#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捌輯・拾玖册

#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 捌輯・拾玖册目錄


尚志館文述九卷補九卷　〔清〕盧錫晉撰　一

味和堂詩集六卷　〔清〕高其倬撰　三五一

嚴太僕先生集十二卷附一卷　〔清〕嚴虞惇撰　四二九

秋泉居士集十七卷　〔清〕汪士鋐撰　五二五

雪川詩稾十卷　〔清〕陳裛撰　七一一

〔清〕盧錫晉撰

# 尚志館文述九卷補九卷

清康熙六十年刻雍正增修本

余讀盧認齋先生集觀其令懷仁時慨然
上書當事於其民之疾痛憂苦有甚其切
膚承之者而其爲地方計久遠求安治衷
古酌今皆言之有據施之可效非徒取立
言名爲文章之士而已至諸所爲論辨之
文卓然見古人之心而度於其時勢所居

孫序　一

掾以情折以理可謂拓心胸撥雲霧使生
孔子孟子時其月列於求賜游夏樂克蕆
章之後耶蓋余惜古之人之不見認齋而
又歎今之人之與認齋同時而莫或知之
以使大展其用也因書其集端使後之讀
是集者知之萩山弟勳

## 文遠集選入文後總批

子弓先生山左名士擅長詩古文著作等
身粹然成一家之學其爲文發源於經取
裁於史縱橫於百家諸子大約得韓之奇
得柳之麗得坡公之變化得六一之風神
蓋　本朝一人也前輩嘗言文章不關
世道雖工無益今讀先生諸作皆極有裨

徐贊　一

益於人心世教者予嘗有
皇清文遠之刻臺南山林無所不有而以新
城王阮亭先生爲第一今又得先生集讀
之拔其尤者得若干篇刻之茲選斯文其
一振乎山左舊有中原文獻之傳然自新
城出而于鱗輩剽剝摹擬之學爲之一變
今先生諸集嘗與新城公並驅爭先中原

文獻之傳既有所托而斯文一綫之緒自此當蔚然興起海內望之有不如泰山北斗者乎甬江後學徐文駒子文識



# 序

予弓先生與余家世締縞紵閒　太先生于先生童時博選其家藏古文教先生先生長而好之有著作一取裁于古及其以進士令懷仁也購書益富以實其腹笥君五年謀最取爲邸假歸豸室與余門相向幸時時得先生開示古文要領其答余之問者曰記短識陋如不佞不足道古抑不佞竊有會于孟氏之養氣夫養氣在



多聞見以强其志使我之心勃然興起于古人之言故其舐筆而為文也嘗有不可一世之槩是以置身千仞必無有污以泥滓者也如此者淡而不厭據實而不嫌于板腐昔者先秦兩漢之文包羅天地橫絕古今其起伏斷續出人意表如雲中龍夭矯隱現凡水族之靈者蠢者舉不得測其高潔唐宋八家猶有徑路可循然已令讀者身入仙窟不復知人間世矣是善學秦

漢者也後之作者輙曰吾姑舍是而希其上焉噫氣不足以勝之吾見其流于重滯膚脂雜亂無章而已矣歲乙酉緝先子雜著屬序于先生先生亟稱之語在文述集中其要不異今所云葢亦先生自道也然先生刻苦自摘方其辭耎守年八十矣猶坐卧書室未嘗輕以文示人今夏餉余一編謂余此乃吾子曩日與石荔園甚人資成我又于其中嚴汰而重梓者以昔在京師質于太康呂少司農及孫蛾山徐子文氏皆未我嗤我乃姑存之子可無一言以益我夫余何言先生之文氣厚神淸而幾于道行可以遠矣余何言思彼古人有不自檢收久而至于闕畧者國策是也且退之無李漢卽歐公安從而纂訂之余不敏抑亦恐艮弥之或有放失而助之扃鐍則與荔園諸君子樂任其微勞焉云耳因附言于集後

世晩生黄求可題



# 叔父認齋先生文集小序

天下惟能辨雅俗者有真文章真人品而可以庶幾於道不然雖欺世盜名騖思炫俗不足以當識者之一哂亦歸於銷磨滅沒而已矣雅俗之分凡山川城郭園林宮室衣服飲食玩好之物莫不有之而其微者則發於聲音文字之閒自明者視之不啻隂陽寒暑黑白之不相侔也而昧者茫焉不能辨且從而反之雖有人大聲疾呼以提撕之而不悟者何哉則以大雅之文根柢深長多讀書以養氣無心於著述以邀當世之譽而性情所觸自然流溢而不容已談理得其真紆衡古今則知其人而論其世如置身於千載之上而爲不可磨滅之論意盡而止文成而法在未嘗規規焉以求合於古而古人亦不出其範圍此文之至者也世俗之士不求其本朝抱而夕吐貌爲而速化其亦烏知毫釐千

里之辨哉今
御極六十年爲古今極盛之運脩文人輩出雲
蔚霞蒸前此皆爲詩賦之體以接迹李唐近時
經學大明共考核辨析尤多宋元諸儒所未到
而爲古文者則尚寥寥焉有橋西宋和者獨力
爲秦漢之文紆徐繁緩起伏變化波濤滇洋光
怪陸離不可方物同嘗讀其文而奇之此亦達
俗之士矣然其言務表而不近裏如木難火齊

序　二

天吳紫鳳爲世所不經見之奇而無與於經世
之大常可以爲身心性命之助則君子猶有所
不取以其能爲文而猶未知其所以爲文則尚
達於文章之蹊境而不可以登於大雅之林我
叔父認齋先生少爲科舉之學即深造自得超
乎凡近不從經生出也既離帖括後益肆力於
古孜孜汲汲猶少壯也歷官中外政務殷繁於
國計民生其措之而無不宜者治無非學也蓋

積深厚故發爲文章去邪郭穿精微其來無端
其變不測縹緲於九天之上迷離惝恍有似乎
莊而皆民彝物則之恒也其波瀾結構似蘇而
未嘗以有意爲之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
所不得不止風行水上自然成文人之文天之
籟也能者造焉不謀而合蓋莊蘇自出其腕下
耳文必至於天而後充充則不雜太史公挪子
厚之文皆曰潔不雜者潔也潔斯雅矣集若干

序　三

卷校刻既成姪雖不敏敢泥其津涯而窺測之
如此且以見前此百年之積今者潁川之化蓋
非無本而然也人如其文誠能動物言可起而
行動合於自然之謂道昌黎學爲文而有見於
聖人之道吾叔父其殆至之乎文至於道此上
應休明之運者也傳世行遠又何疑焉抑叔父
生近聲律辨宮商不但碩曲亦時時緩頰而歌
知六音亦雅矣姪生甫拜書

尙志館文述序 癸卯仲冬

余歸自大將軍幕府待僉諫鈌逾年以其間適族子仲虎氏仲虎南閣榜元名文炳者也居豐縣壤接單父而與單之盧子弓先生有中表親以故道先生學業出處甚悉無何余與北行過其門交拜後慇勤授館餐且謂余曰僕知明公久矣公立朝謇諤不輕爲交際廼今枉車騎過我豈知我猶有不可棄者哉僕碌碌無短長于



世然竊不自量慕古人之文章而擬以成集蓋得于傳聞者多矣雖言之足發其意者什一而不忍棄也今名之曰尙志館文述幸大君子賜我以教益余受而業之數夕因念古所謂知巳者在言與行然是二者又各有同不同焉往余給事兵科所陳奏彈射惟期盡職守以効其涓埃然賈惡于人瀕危者數矣幸

聖明在上察其愚忠始保全殘息以至于今史稱何武在官無赫赫名其去後常見思今先生有之然余觀其訥然言不出于口至語關大節未嘗不擊案起舞徒以嚮者在閑散郎署無由表見及守郡不久故亦不若余之履虎而遭其咥也先生自乙卯魁東省積久而後第而余得于少年執掌流離于仕途者二十餘年或有時以詩詞歌吟直寫其胸臆然無意爲文自分慨慷激切之辭多和平要眇之音少也今先生年八



十二猶閉戶誦書則平時之所養可知矣爲令守淸淨無事以仰體

朝廷安民至意詭佞者以爲庸儒而中傷之則順受正命退而著述其所聞以冀有補益于觀者今余來見先生之吏績也而觀其言不啻知其行然則先生未嘗見吾文而屬序于余聞余有南村集亟索之必也信余所行謂余非苟以立說者也若然則余與先生雖有其不同者然不

可訒非先生知已也且夫古人之言以言其行
耳行立則言之婉與直一也而學富則言文志
足而可以行遠先生原本于六經又參之左國
孟荀騷史兩漢文及韓蘇歐曾以成一家其義
正其徑曲其氣沛然而疾徐伸縮合乎律度讀
之者一唱三嘆雖掩卷後猶若几研間作笙竽
聲也嗚呼至矣余既喜先生能復古又竊負已
之知先生者深于是乎序以贈之



## 後序

先生起家為懷仁縣令累陞禮部主客司郎中
及守常山三十二城之民安之不異其宰縣時
尋上官欲以其要人代之遂請老于鄉君子謂
先生之見幾有足多也其文章音韵鏗鏘如敲
金擊石盈溢頓折如水明沙淨蜿轉橋橫然間
太先生系九翁篤學行以明經老故先生自少
及長未嘗就外傳則吾于集中解疑孟辨性等
篇見太先生之教之有功于理學于散宜生等
辯見太先生之教不惑于曲說于晉撫鄒君等
書知太先　之庭訓多經濟于劉生等傳見太
先生之欲表章隱微以風世于禱雨之文見太
先生之教之重民生于飽蔘張老之言見太先
生之教之尚廉節于論伍胥端木知太先生之
教之明于臣道至其他歌詩賦詞時有危言而
亦駸駸乎多古意且吾以言逆志卒以此見先



生之不欲辱其先也語曰善則歸親覩子序先
生所以命集者豈徒以其名哉豈徒以其名哉

天都年家弟　方琠拜撰

序兼言行是作者占地步處然言為主行為賓
同一言而宜諸口為主中賓書諸楮墨為主中
主其引己之言行與子弓參論又借召烱染法
也先生與子弓異邑偏寫得互相掩映五采爛
然此等非好學深思心知其義者不能到
仲虎是初交人偏纽入手叙次徑淨尤妙在因
求序言而兩知字一言字提出古知己二句
為一篇之綱下文暢發言行同不同分合隱現
變幻不可端倪錯落不可界畫細玩有二大段
每段又各藏二小段前段中從自己起末說到

子弓爲一小段從子弓起却說到自巳爲一小段前一小段任以不了語後一小段却以史語結聯上文引入子弓而結以不若巳之履虎變換之極後大段方因言說到文又從子弓敘到自巳而特以巳文少和平要妙渡歸子弓其從子弓起是特避上一大段其用結語又是特與大段中前一小段相避且特與大段中下一小段相犯也前一大段起法既變則后一大段不妨索性相犯故二小段皆從子弓起其云所養可知是隱與和平相映既避上文不用結矣乃以巳與子弓交互言之細玩却是特避上單結文順便拔出不同結歸同字蓋言可以行信則行仍爲言之主而非浮華矣學富又是爲單贊子弓提起乃序之正而確雅與泛贊不同叚語純用補法正自不可少否則直是歪夜耳安用贅叙子弓文便似子弓昌黎子樊宗師亦然求



可評

自序

時有過而悲生心有悔而不足用今夫寢之存於心不强於寸然而上焉者之能容也不勞而已足於凡作書契以來數百代既往之跡天地之所包舉錯雜百出於經史他稗官小說者一縱目而收之乎寸許之地冶融軫轢及發爲文章瑰奇閎深惟



所欲爲不可得而器焉苟是之未能則宜及其壯也屏絶其里諺俳優之語而惟古之爲趨若行道者步步而累之日日而積之勤而取之强焉而後至之此所謂齊於天而盡乎人夫志古人之立言而歧其域有一廢放其心於無用也哉雖有之無過時而不改者易故稱不遠之復也蘇老泉

有數而困焉而後發憤於古文然考其本
傳年二十以上則已謂之晚矣不如吾五
十六十始知所好也吾童時受業先君子
蓋先君子無所不窺於古窮日夜手寫而
誦問於經書外摘孝經小學左國太史公
爲督課吾特畏夏楚勉誦焉少長則見人
舉進士徒熟滑爲媚以故作秀才後掩所



受書不一觀蓋忘已過半忽忽年三十餘
數試熟滑者於鄉卒無幸乃疑而改焉始
得鄉舉於是時乃知負先君子久也又十
二年登第而先君子歿又八年令雲中又
六年取於吏部取後待次三年主事刑部
一年此若干年中不奔走迓送郵驛則俛
服簿書故益好古人所爲文者欲與之爲

徒及內艱服闋貧不能仕出前奉錢所購
並先人手澤幾千餘卷日省觀之姻家劉
子中柱借吾廿一史亦數百卷然吾老矣
性故善忘至五十後滋甚目昏昏焉思搖
搖焉千百中不什一記而吾之心故空空
焉蓋力之足爲吾用也鮮則吾所爲文可
知矣吾以是悔焉悔無可追則深悲吾之



嗇於天而不盡乎人棄於少而妄冀老之
可復收也吾友石子觀止黃子仲庶聞斯
言而謂余曰子爲謙也云爾且業之非一
日其可無念其刻以質人將要邑之好古
者賚金助子因是以狼戾於敝篋者整次
授工閱一歲刻成而觀止又念吾窘楮墨
之貲要前助匠直者直吾刷印意者爲德

壽孝節嘉行懿訓裁而不可沒耶集中如
此等得所託以爲辭也至賦頌吾　君哀
且誌於吾親苟以盡臣子之心而已工與
否可不論也獨安能以其餘者申面目示
人何不自知之甚耶古之能立言以傳上
者根於德其次或濟於時或發明聖賢之
道而有所補又位望足傾其身之先後豈



其苟也吾於此四者一無有焉直欲贈悶
悶者作笑本耳雖然蜣螂轉丸不自知其
不可也好焉遂不忍捨去夫吾之不顧通
國之非笑也者無亦其好吾丸乎康熙壬
辰秋七月中元後一日撰

昔者先大夫名館以尚志若曰居仁由
義卽孟子自道其行以敎天下士故士
尚其志志古人之言行而已小子晉少
未就外傅其今幸不至墮溺於俗學之
阬俗者皆本諸庭訓憶先大夫恬淡修
潔好讀古人書而不屑趨時今吾行誼
不逮此遠甚又愚不量力輕任千鈞然
家有遺書吏事有間卽誦之不忍掩卷
亦時著其一得於文詞歌咏積久成帙
以付梓人吁豈吾敢有作蓋其意傳之
先大夫言雖不暢達不可自蓋匿也故
名是集曰尚志館文遂

# 尙志館文述目錄


卷之一

封禪論 禮樂百年後興論
為君難論 為臣不易論
正體論 品論
復讐論 齊魯報政論
舜不罪象後論 禹戮防風氏論
孔子欲應公山召論 子貢論
魯隱公論 祭仲論





管仲論 伍員論
弘演論 鬼谷子論
韓非論 子華子論
墨子論上 墨子論
秦始皇齊桓公勢不同論 陸賈論
四皓論 蕭何論
陳平論 張敞蕭望之議贖罪論
揚雄論 文中子論
擬漢東平王求子史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


卷之二

文王獻地及散宜生獻美女辯
雅鄭辯 文王郊祭辯
儒行章辯 魯有耶邑辯
董子說性辯 解疑流
論語集註解略例 拙宦解
書會夾谷事後 書魏文侯不禮翟璜事後
書郤獻子分謗事後 書伐原事後
書商子後 書唐庚正夫論後
書太宰不死說後





卷之三

曲盈傳 鄭渭伯傳
楊貞女傳 劉天繩傳
朱奉傳 同邑王克楨喬甫氏傳
重修辛羊集泰山廟記 清凉山記
南昌塔田村宗人重修祠堂記
太原入簾記 沂州洗硯池記
趵突泉記遊 遊王宜兄靜山園記

游泉林記　鳳凰村記
塞外神山記　飽夢說
書張老言　答鄉問
答爭日　昏禮
駁葬地說　駁葬日說
鬭鵓檄　琴臺詩跋

卷之四

七遣　演連珠
元日早朝賦　怡園賦



雪賦　白鵝賦
助道公香火小引　朱忠烈公廟壁勒石
朱忠烈公塑像碑　碑亭頌
禱雨　遷馬神
勸修學宮　募建文昌閣
邀建送子觀音閣　爲釋氏募裝泰山神像
募修南橋代　問
勸無移菊　邀友人遊天竺代
賀李粲仙傳帖　詳大府葉公
水災公呈

卷之五

上晉撫書　上督學徐公書
上王明府書　上緡城張吏部書
與鄒尹田君書　上許秀山老師
答田健翎年兄　寄粵東楊慎齋門兄
與宋淺齋孝廉論時文札
寄嵩禾母舅　寄高六長內弟
代室人寄三妹　與張大儒妹壻



再寄　答王玉珍
代人與汝上孔成池　復李餐仙年丈
與中州段年丈　復弟子陽銓部
與趙和千年丈　寄桑世兄
寄邑侯王公　寄潯州守黃桐止
與張大儒書　與張邁若書
寄高淳王世兄　與張山公書

卷之六

東萊翟太公八袠壽敘　壽姑蘇宋嘉彝公祖

國學士壽邑侯代　朱逊亭廣文壽叙
賀王明經　李經西八袠壽叙
公賀曲阜縣宰　公賀葛進士梁公
公賀黃夢賚孝廉　公賀劉子晉孝廉
公賀牛越千歲貢叙
友人扁戊子科副貢常孟峯小叙
賀時九徵選侍衛　賀黃太孺人德壽
重刻太上感應篇圖說叙
續志錄叙　續晨鐘集叙



中憲大夫閔公洗心齋纂錄總叙
送高審李端甫之任阜城叙
張愨菴先生詩序　黃節菴孝廉文集叙
石觀止制藝叙　荔園文至叙
張氏家譜叙　袁氏家譜叙
黃氏家譜叙　驗方集序
賀吳延曾子入學叙　遊砂集詩序
齒錄序

卷之七

歌行

頌　車駕西征凱旋恭呈　御覽
猛風行
國士行送閻學彭方洲年丈歸里遷墓
弔孟振菴母　芙蓉篇
悼室人　悼善先兒
家書至有朔雲之變夜起作墜釵曲
王爾公母夫人節壽　倒馬關

古詩



贈雲中俞總戎太翁詩五章章八句
洹水懷古　鳴泉吟
過浒子北嶺　山行即事
登恒山　述悔詩七首丙子圍中
關中寄家弟文侯
寄謝張大儒妹婿以吳歙侑家慈壽觴
戊寅秋奉大府檄如威遠衞理命案夜雨有感
登賜和臺　感懷
遊西山　同浙中徐暉吉飲西園

古交情　歸思三首
漫題　感舊
苦雨　美女嘆擬古二首
漫興　寄興
蝇　獵回
有所思　東郊
漫興　示家人
望家慈未至　代室人答媍氏遺書之什
暮春　再同徐輝吉飲西園

道上偶吟
丙子三月下旬題懷仁署西涵青圃
題涵青圃　有懷
奉大府檄如塞外　喜張大儒至
宿秘魔巖　吏部杏文至
長安道中作　示弟文侯
流民嘆
奉　上諭免四十三四年銀米並以前積欠喜而賦此

曹南萬俊圖新居　雜詩文侯弟涵南華著中感而賦此古韻
五言律
恭頌　車駕北征噶爾丹二首
步同年閆太史應　制賦得月傍九霄多
北嶽　靈丘南道上口占
出山
兵自雲中出有見者爲余言之因賦
奉大府檄如敗虎堡道上作
懷仁署中元日祀竈

別零陵尹朱眉仲于長安抵里却寄二首
乙酉二月題孟氏主道上作
贈河曲宰劉次公　送使如山陰三首
排律
步李庶常館試賦得薰風動舜歌
送御史大夫吳公子告歸浙東令子見山翰常
遵例隨侍
七言律
乙未長至前奉　命平糶古北口倉米恭頌

皇仁 八首
四時佳典與人同 乙未仲春澹寧居試分校官
木村 丙申仲春趙北湖試從官 上幸舟中觀獵趙北口試題
春雪可愛 澹寧居試陪奏官 賜周易折中
萬壽 擬暢春苑應 制
氷 限韻四首 靑塚
方洲彭年丈以王巨峰年丈贈別二詩屬和
常山署中送楊愼齋歸粵東
贈山陰李葛梁公年兄



送同司賈漢升郎中歸河間 二首
司馬臺趙城守仁公留飲
趙叔牙海豐司訓齋署蕭條有故園之思 寄此勉之
代人謝師蔡銓曹 又壽蔡君
丁亥歲請假歸里所中作 爲王明府門人題獻
王秀才題學師壽日招飲屬予𨕖求正並索一律
寒食
豐縣趙明經九日初以詩寄原韻答之
余友張邁若垂死憐子無子贈浙之錢姓女從
歸自懷仁居三年已病別之官京師强起送
余無幾何竟死矣又一年假歸抵墓作此
夜舶松木㙮詰朝移寓湖上 二首
絶句
姑蘇臺 二首 虎丘 二首
姑蘇別徐人之同舟者 吳山懷古 二首
岳忠武廟 二首 小靑 二首
琴臺 二首 題中州毛副貢秣卷 四首
遼陽阿君以郞歷兩郡及福建副察尋遷貴州



廉使以憂歸 三首
白鳳仙 中秋夜遣典
燕邸偶作 過賈漢升別處有感 二首
李不死悍婦幸耳未聞宣武有以衛之故猶遂
茂弘 示弟 四首
寒食後棲霞山作 漢宮詞呈 御覽 時令懷仁
庚寅春日偶題 再題陳氏墓
題張山公畫冊 十二自 春歸
玉龍山漫興 中秋夜懷張邁若 丙子闈中

題司馬臺北湯泉四首　古北口雜詩十三首
再寓古北口經公僧舍望舊居二首
戲題捕箭嶺　紅泉舖見雪
大兵已出殺虎口　過渾源州
戲題磁窯口　遺釵嶺二首
桑乾河口占　刻朱君子軒前竹上四首
友人以三韻索詩于琴臺爲口占之
詞
詠蠶蛾　霜天曉角　閨情　虞美人

早行望嶧山　前調　春暮　探春令
步右衛壁上韻　東風齊着力
題張氏廬外紅梨變白　乳燕飛
卷之八
丙戌進士知宿遷上虞兩縣事愚菴張君墓誌銘
曹南孝廉萬君暨元配徐孺人墓誌銘
曹南文學樊公墓誌銘　郭已菴先生行狀
袁氏墓表　先考歲貢士盧公行述
先妣賈太孺人行實　先考歿廿一日再祭文

祥日祭先考文　祭先考墓
祭先妣文　告葬期文
祭亡兒善先　祭王宜兄中翰
祭愚菴張先生　祭王元升
祭蘇太翁　公奠黃夢賚文
祭豐邑崔明經文　祭張六上舍
爲邑人祭黃封君維垣　爲闔邑公奠魁寅梅文
祭朱先生方來　公奠謝君茉甫
公奠公濬孫先生　公奠蘇如川

劉中烈內子祭文　代張大儒祭長女文
公祭王紫城內子　祭孟年嫂
公奠周南矣母趙氏　公奠高太母文
公奠黃英超內子　輓朱母張太宜人代
公奠徐孝廉文　代從子輩作

# 尙志館文述續集目錄

卷之九

常山集


萬壽節隨督臣大佛寺拜祝

觀蓮依康熙時西湖（增韵） 倒押前韵

亂押前韵 府署後園即事

漢文帝壬戌元年周勃壽星碑

知稼亭 弄珠亭

送軍出塞 山亭秋望





北岳 別同官

無題 去官

聞諸同人謫赴軍前 農家

寄臨城尹李年丈 題階前文石

原韵酬南村方先生

重陽後一日寄彭學使石園

再題 劉迂齋哀詞

楊佳士哀詞 哀節婦詩擬古

郯城周節婦

自庚子至甲辰仲夏始得大雨浹旬雨後南閔

夜望之作

辛丑年河決吾單并成水鄉附舟至趙都寺宿

海棠 公奠劉迂齋刑郎

公奠李仲明中舍 李子茂公奠文

朱母徐太孺人公奠文 張太孺人公奠文

世節傳 袁烈婦贊

續晨鐘集跋 郭村集東岳廟碑

林下續入





湯太君節詩 悼繼室高孺人

爾長弟咏玉賚並余誦審多經索和是時荊人

不祿又殤余愛甥原韵答之兼知蘭摧玉碎

又已爲道順之讖也

奠孔年兄彝仲

丙午長至後送聊城朱絅其廣文赴禮闈

遥祝梓翁王父母

罷郡時貧郭新令李元復年丈九日以菊贈

燈下黃不夸于光祿也其友人分韵賞之

菊　處暑


認齋盧子弓八十七歲自撰墓誌銘

重修皇籙殿碑文

公奠中憲大夫刑部郎中劉中桂

祭女道順　冊山集序

贈魚臺金秀才序

書醉翁亭記後

中憲大夫刑部廣東司郎中劉中桂行實 代婿





卷之一

吏議　救荒議

頌嵇公　祝嵇太夫人八袠壽辰

魚亭韓母王氏節壽附側室盧曹

卷之二

韓信論　荀子不畏天變論

卷之三

彥德弟六十壽序　祝范建中年文叙

辨疑　犴山詩序





卷之四

太學生子岫孟公墓誌

李佩弦先生墓誌　曹南萬公阮暨配王孺人

合葬墓誌　曹南王君暨二孺人合葬

墓誌　再祭先妣

太學生袁君墓誌　先妣謝太君墓誌

同年孟子岣墓表　劉迂齋墓銘

卷之五

公奠張仔蒼文　與永城羅氏求菊書

公奠王太翁棠城　公祭王棠城內子朱安人
公奠劉刑郎任淑人
公奠文
卷之六
祭前進士石覲止母張太君
舉郭龍菴鄉賢
卷之七
朱母張太宜人墓誌
擬白雪書院記　邑親友公奠先兄

孟君墓誌
爲魚臺祝王粹盧父母
賀郭星枚初選教諭
刑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劉公墓誌
東金鄉李叔其　題東鄉樂子集
孝友朱先生墓表　朱太安人李氏傳
卷之八
中憲大夫黃公維垣氏墓表
補東坡駁文選語　陶靖節詩
王摩詰詩　杜少陵詩
李太白詩　韓昌黎詩
孟貞曜詩　戊申十一月輓歌
應沛人爲其邑蔡母張氏徵詩
感懷
卷之九
菊花詩三十首

應名字見得命名處非有失

# 尙志館文述卷之一


單父盧錫晉子弓氏著

胞弟錫[illegible]
同里[illegible]
海寧朱肇楨幹齋評
世晚黃永可仲庶
浙姪生甫仲山氏


## 封禪論

或問曰、封禪何爲其不可也。古者天子巡狩之年、以四時至於岱霍衡華。至則行祭焉。祭必爲壇。夫曰封曰禪、亦築土除地之名耳。然而君子以爲不可者何也。余應之曰、君子之不可乎封禪、爲其志也、非爲其名也。虞書紀舜巡東嶽、柴望秩於山川、使其諸侯卿大夫各以圭贄來朝、而同其法度、協其正朔、舉其禮器焉、非勒銘頌功而有所希望於不可知之事也。設當日名其祭曰封禪、奚病乎。而後世乃以其金泥玉檢禁秘怪詭者行之、至謂孔子稱無懷氏後封禪者七十二君、顧其文不見經典、而出於後儒之所傳記。然則爲孔子之徒、決不肯神奇其說以惑後世。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有馳心乎。彼蓋自以爲德高五帝、功邁三王、而又心艷於方士鼎湖飛昇之說、以爲吾祀之而天神可降、不死之術可得也。嗚呼、是秦皇漢武之志而已矣。然蓬萊方丈之使接跡於東海、而奇藥不爲之效、文成五利之貴震耀於京師、而仙人不爲之出、何則、能致其實而有者、不能致其虛而無者。且夫敬以事天、孝以法祖、仁以養民、儉以利物、明以知人、公以用財、讓以明禮、誠以動衆、此八者、事之切於治道而可以力致者也。死生猶夜旦、是理所必然、而非真有其度世之人。奈何忽其可致者、以爲不足務、而求諸事所必無、求而不得、則傅會其事以欺後人。夜光白雲之瑞、仙碁馬跡之遺、曾何益於帝。故凡以此媚其主上者、皆君子之所惡也。昔者齊桓公欲封禪、管仲窮之以鄗山之黍、北里之禾、比翼之鳥、比目之魚、與江淮之一茅三脊、而令其自止。可謂以正導君而不失於戇、其勝於司馬相如萬萬矣。然余以爲相如瀕死好諫、亦上之人有以啟之。後世若宋仁宗謙讓未遑、大臣不敢言封禪、至使所謂芝草者銷藏委翳於蒿萊榛莽之間、而人不以爲瑞。大聖人正其志以正百官萬民者、其此之謂與。

應志字見封禪之名實於志

[illegible]是大儒[illegible]世道不小

爲串上者引一証

篇在上者引一証仍收前志字見封禪之名[illegible]

論封禪挈一志字破其病根如聞晨鐘可以醒從
來夢夢



禮樂百年後興論

今有人求箴砭舍飲食而欲其觔骨強健血脈流通
吾以爲此大惑也君人者之於治人亦然刑罰猶箴
砭也禮樂猶飲食也箴砭可以攻疾不若稻粱酒醴
之可以潛滋而暗長也刑罰可以懲惡不若度數節
奏之可以漸移而默化也故云禮主敬而樂主和又
云斯須不可去身古者唐虞三代之治敎養雖微分
先後然未有聽其飽煖逸居至於既久而後徐施其
化導者堯民時雍舜民風動至禹湯文武亦各能使
其民遷善遠辠而不自知當此之時其別有以致此
耶抑即其禮陶樂淑之明效耶若必百年而後興則
堯舜在位不過七八十年禹湯武皆晚受命其肯以
聖人之德操制作之權乃以其事俟之賢愚不可定
之子孫蓋當其風俗既成則禮樂之興亦已久矣虞
書言禮樂於陟位命官之始而即以治神人則帝王
一也是故先王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樂知其
心之敬則安不敬則悵悵然其不安也而原其躬行
於廟堂者以倡之又爲之拜跽坐立以明其分爲之

灌獻趨蹌以反其本爲之擗踊哀慼以報其生爲之
定婚姻通往來以厚其別而合其交知其心之和則
樂不和則戚戚然其不樂也而推其近行於冑子者
以率之又爲之採風謠以察其貞淫爲之歌功敍以
道其勤苦爲之正雅音以去其流湎爲之抑揚於聲
容俯仰於綴兆以節其喜怒而達其悲歡當此時民
之服習於其中者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離故然後久
道化成而傳於詩書者如彼其盛也及至後世聞禮
樂之名則曰此王道之極功吾不敢輕議也夫不以



爲王道之極功非也而不思其功之何故如此其極
亦非也且今考其所以典禮樂者不過車服封禪等
典律管之分寸而已此謂知尊其名而不求乎其實
然猶且謙讓而未遑不知其百年間所恃以爲治者
果安在哉嗚呼此孰非俗儒之說有以誤之劉向謂
先刑罰而後禮樂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可謂
知言矣然以叔孫爲稱而未知雜以秦法者之不足
以復唐虞三代之盛治則猶未離乎俗儒之見也夫

言正而確

先下一斷語以振全篇

爲反情下一注腳

## 爲君難論

好順而惡逆者人之恒情也其患常中於君之聽言
去刑而就德者亦人之恒情也其患常中於臣之進
言上不好順於是有諂佞之誅而甘言以持位者寡
矣上不惡逆於是有忠直之賞而緘嘿以全其軀者
又寡矣是故爲君者必能自反其情然後可操刑德
之正而示天下以去就之門然情之忽動而期於能
反焉者是又人之所難也而君爲甚今夫君之尊如
天其威怒所及如疾雷迅電發於頃刻呼吸之間震



擊而不及收雖以堅剛之物當之無不糜碎矣何則
其勢便而不暇思夫是以人君之反其情常百倍其
難於人也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
汝志必求諸非道夫聞言而必求其是非者是卽以
思反情之善術也逆於心未必皆道順於心未必皆
非道而逆之合於道者必多順之合於道者必少故
好順惡逆不足爲君病夫惟其好惡之速發焉者後
雖悔之而無及且令人臣皆有以窺其君之所向夫
如是則直言不入而諫言日至朝廷之是非豈能得

其眞哉昔者楚莊王病謂令尹曰常侍筦蘇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焉申侯伯視吾所樂者勸爲之所好者先服之吾樂與處而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焉夫莊王之知此亦晩矣嚮使能蚤知之其所成就必有不止於霸功者是故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置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當是之時豈復有道德聞識能及其君之所得者哉然而求之如此其急則雖所言未能盡當彼四聖者必優容以節取之而不加譴訶亦可知矣故其時君子進而小人退政治修明而民氣和樂由此道也是故善用人者（沆鬱之至）必導之使言而未嘗輕折其鋒使棄於鈍𢾰無用之地且人有言而與君相齟齬者愛其君者也何則明知緘口可以容身除柔足以固寵而特其心有所不忍焉耳怒而折之彼一二骨梗者流固不惜受捶楚蹈誅滅以成其志下此者夫誰敢以其身輕試於不測之天威哉然則鈍𢾰之勢成而進言者難矣抑吾聞之曰君知其易其難也日至君知其難其易也亦將至苟聽言



而善反其情則既能力圖於所難矣顧謂爲之臣者不乘其易以應之則是難易不相需而人之負其君者不既多乎

善反其情四字未經人道出

爲臣不易論

聽言者知難進言者得易是其故何也知而善反其情則言雖直而聞者以爲無罪故爲闇主之臣難爲賢君之臣易若龍逢比干皐益稷契夔龍伊周之所遇者可以觀已然吾以爲人臣進言固以心之至誠爲本而所言亦正有不易者何則大抵章奏之言易而召對之言難論事之言易而規君之言又難古之人蓋有以書獻其君者矣彼其所欲陳者必思其措施之宜與立言之體至於數十日而後筆之爲文文



成矣又從而討論之有一語之不愷切不足以感悟乎君則必改爲之或至於數易其稿或使善言者代之如張方平之諫用兵然猶未見其必可行也若夫天威咫尺決是非於俄頃則將有鄙野而無文震掉而語諮者非其見之明而講之熟必不免矣況欲其聽吾言乎此之謂召對之難難於章奏者也有復於賢君者曰某言不可聽聽之必有害也某事不可行行之亦將有害也君必曰是某之不善諫也吾向姑試之今願責而改之此無他未切於身猶有所歸咎

耳曰君之所行某不善某不善君之所言某不善某不善則雖量能容物亦必有變於色者其不至賈禍幸矣顧無益於君吾獨何樂於此哉此之謂規君之難難於論事者也若是者蓋亦有故焉古者學古而後入官其於易詩書春秋禮樂律曆及歷代紀事之文既求聞其大義而又能獵其華以咀其英取其善而棄其不善夫是以有問而必答有議而必當彼賈生召見於宣室至於夜分而文帝猶前其席夫豈無本而能致此哉後之君子株守一經外此者閉目而



不願觀也曰主司之取我固以是耳又其甚者至抽取經語爲揣摹以希遇其外此亦如他書耳則是名爲通一經而實亦未也亦何怪其失辭於應對也且夫進言者期於言之有功而已非欲人稱其直也故知者不鬬主以求勝仁者不汚君以明潔孔子惡訐以爲直穀梁子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君臣之篇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古大臣知之蓋有自焚諫草終身言而人不聞者矣夫盛德豈以改過爲諱然良臣

忠愛之言
溢然楮墨

之告君其體自當如是且庸知犯顏廷諍之益多於
婉辭隱導者耶昔者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
怒中期出或說秦王曰中期悍人也而適遇明主向
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漢元帝欲乘樓船
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
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帝曰曉
人不當如是耶是故意所欲陳而能爲君地其言易
悅明揭其隱以自爲功其言難下因機而委曲以感
動之其言易入躁激而近於把持其言難從善爲臣



者愛其君而不務名夫愛君而爭其名是猶拊琴瑟
而掩人之耳又大聲疾呼以求其聽此亦勢之必不
得矣故曰人臣進言亦各有其不易也雖然學無所
不窺與言而和平中節者世有幾人夫苟察其心而
取之則爲益亦不可勝道者哉

分明三段文字末段似在二柱外然細看却是從
無益於君句生出仍只是二段伸縮變化令觀者
目迷是加意摹古處

此風雖壞
身分原在
振綱挽頹
感慨係之

## 正體論

三代以前分天下之民於公侯伯子男故諸侯者爲
天子治民者也大夫蒞於諸侯士則蒞於大夫是以
親民者天下之重任也故尊之凡以見治亂之所由
分必先於民而其體不可以不正也及至後世僅存
五等之名以待戰功食邑不治事而以民之安危責
於州縣之吏是吏所任乃古諸侯事也爲上者恐其
不能治吾民也於是立之大吏以廉其賢不賢而糾
舉之號雖爲大夫其尊比於諸侯而親民者位不過



中士下士之間大吏以其分之卑也往往倨侮於其
上暴慢恣睢不能體　朝廷察吏安民之意有事行
縣吏朝服待境上望塵長跪而大吏不少假以辭色
禮貌甚至僕隸賤人皆得肆其叱辱以飽其欲部民
觀之皆有輕吏之心吏卽有讀書懷古求伸其志於
夙昔者挫辱既久亦皆愧沮消磨不足以自振甚非
所以養士氣而厲廉恥也夫迎送上官與朝服請謁
功令所禁亦大吏之所飭行也吏因其折辱之既
久則有犯令嘗試以爲容悅者大吏心喜其尊已不

託述正體之正面

只言折腰不言屈膝也駁辯確當

體實引出故見流失

肯洌正其非以言奉法而行乖焉故凡體統之大衆
者皆非其定制爲之由於大吏之不能奉行焉耳古
之爲士者始見國君必答拜之曲禮曰君於士不答
拜也此言其朝見之常禮也然非其臣則答拜矣大
夫於其士雖賤必答拜矣故又曰凡非弔喪非見國
君無不答拜者夫大夫不敢直受士拜何也解之者
以爲憂其嫌於國君也今吏職雖卑其實與大吏同
爲天子之命臣故吏尊大吏拱揖受約束可也狠藉
無狀聽其叅處可也度　朝廷設官而令其大小相



屬不過如是而止乃今處以不堪使腆涊無恥于衆
目覩瞻之地彼其氣先已委靡而尚欲知所自重以
特立獨行而成其素志焉亦已難矣且獨不懼其嫌
於君哉陶元亮不爲五斗折腰棄官而去彭澤彼所
謂折腰者僅如今之長揖未至稽首匍匐若彼其甚
也然今無挂冠之例雖有志者亦不過因仍苟且以
幸其無過而得遷其不肖者必日蒙面貿行無所不
至然則過堯舜之君而天下猶有不安之民者吏體
不正故也體褻則人之自待者輕自輕則襟懷卑陋

之必然乃見正體之關係最大

引一古人爲正體之榜樣

卑陋則任事不勇而持守不堅任事不勇持守不堅
則民不被其澤爲大吏者誠當念其責任之重且大
而爲之力正其體也嗚呼以大將軍之庭而有不拜
之汲黯此豈獨汲黯之美而已乎

追論本始窮詰流失無非爲士風作一挽救而言
極和平聞者聳聽

## 品論

斷一筆立案

此段分論賢奸之本領

謂品無定耶至治之世必有頑夫而大亂之世必有骨鯁死難不可奪之節其有定耶則世而治也天下之善士固不可勝用也世而亂也不善之士亦不可勝誅也若是者何也曰無他故焉大賢大奸自有生而已定小賢小奸則隨其君之好尙爲轉移者也夫是大賢者得於氣之正也全而其學又足以充之大奸者得於氣之戾也多而其才又足以濟之故百千中僅有其一二人焉其不然者則爲善之心不勝其



此段分論賢奸之作用

此段合論賢奸之作用

避禍患之心爲不善之慮亦不能勝其保支體之慮也此不可以不知也然而大奸立於朝而天下之小賢或改行於末路大賢立於朝而天下之小奸或反有以自容故大賢大奸者進退天下之大機也此不可以不知也以大賢而遇大奸則必正色以折其佞嚴詞以拒其非雖忤其意而至於危身而有所不恤至使彼小賢者指以爲戒以大奸而遇大賢則必陽從而陰逬之顯交而隱傷之雖快其意而至於危國而有所不顧至使彼小奸者藉以爲援故大賢大奸

[illegible]

者又邪正消長之一機也此不可以不知也聖王法施一二人而並使百千人曉然有以知朝廷所尙其所尙者定故人皆專一其耳目心思而無可惑察之而知其爲大賢也雖朝言而夕行之猶以爲晚而不使賢之不勝乎奸也察之而知其爲大奸也雖朝案而夕刑之猶以爲遲而不使奸之得雜於賢也至其御小賢也取其言之直而已與其行之潔而已雖有不中焉優而容之而無責焉則直言者衆而可以擇乎其間矣雖有過峻焉優而容之而無責焉則潔行



者多而可以收乎其長矣不則人必曰上之急急於大賢徒以爲此名耳彼有行半途而思返者孰爲之哉其御小奸也雖有惡而未形焉宥而赦之而無誅焉雖有過而未成焉宥而赦之而無誅焉彼見其已形者無所逃以爲吾不可以一旦而蹈此也而匿於中者日消矣見其已成者之無容逭以爲吾不可以一旦而蹈此也而警於心者日嚴矣不則人必曰上之急急於大奸將欲盡其類耳夫且有欲嚮道而未由者孰爲之哉昔者堯舜在上而有驩兜共鯀桀紂

在上而有龍逢比干不能移也此大賢大奸之有定品者也楊子雲蔡伯喈漢之大儒而變其節於莽卓張儉以黨錮之禍亡命偷生累及友朋封德彝佞於隋而忠於唐此小賢小奸之無定品者也是故小荀子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故斷以處其有定而寬以全其無定則天下曉然有以知朝廷之所尚而不可惑此又不可以不知也

收結束到君之好尚上是存者專題之法

排偶中變化錯綜從韓子原毀脫出而無其迹似勝荆公原教篇



復讐論

昔者韓愈議復讐事而徵諸春秋傳若禮記周官蓋余嘗尋繹其說而不能無疑焉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誅之爲言上施於下之辭也不受誅殺之不以其罪也殺人而不以罪爲之子者疾痛憤激不可忍而欲剚刃於其腹者情也然而殺吾父者何人也固儼然天子之命吏也彼殺吾父吾亦取其父之子而手戮之若匹敵然則國體凌遲而天子之法不尊夫法之行也豈無以治此酷吏哉吾仰而赴愬於聖明志豈遂至於不可伸哉今必明許以要離專諸之爲脫使不幸而爲之不成而又得死焉是仰無以謝父之恨而已且爲法受惡身死而無以自明矣豈不哀哉且人奉天子之命而治此邑係無有干吾之法者乎將不誅之耶罪不可宥也將誅之耶吾恐其爲之子者皆將援公羊子之說而曰上固以許我矣我何憚而不爲也使人賊殺天子之命吏以汨壞天子之法而大亂之端由此起矣烏乎可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之讐如之何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

此舉乎情以言之

此舉乎勢以言之

立論極正大

此舉乎理以言之

共天下也遇諸塗不反兵而鬬說者曰秦火之後禮文殘闕漢儒各述所聞補葺成書其中衆以己說而託爲先聖之訓蓋不少也何以知其然也曰二論者夫子之真傳也其有言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葵丘之會命諸侯無專殺大夫而子之稱桓者曰正而不譎諸侯且不可擅殺人而況匹夫乎先王之世善惡明而刑罰中威愛濟而民情服豈有使天下自相報復之理且殺人父重罪也亦安得自脫於盛世使其子齎恨銜寃而出於無可奈何之變局



哉孝子之事親也親有過則諫愉色婉辭必求其改焉而後卽安今據檀弓所記是平日不能幾諫至陷其父於死然後操戈以求洩其忿吁亦异於聖敎矣夫聖人者義貫而辭該人遇其父讐而謂之曰勿復也者是無父也謂之曰絕脰陷胸以復之不可舍所以處孝子者得矣吾君聞之無乃疑其非律乎試令爲子者廹於復讐而不遑他顧然聖人之言固未有通於此而滯於彼者也故不若無言彼世而偶有此也聖人固不欲禁人情於不能已夫其不能已而偶

灌幽入微洞中聖人隱情

一爲者或亦吾君之所矜焉爾若明示之以爲常法則人之擅相攻擊豈天子所不問哉故凡若此者皆疑非夫子之言也周官曰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又曰凡報仇讐者必書於士殺之無罪今有語人者曰大夫也一鄕之不善人也又曰大夫也一國之不善人也吾將因人所公惡者取其首而甘心焉若是而可爲義乎曰否是烏得爲義義者宜也人可殺而已非可以殺人之人則烏得爲宜故孟子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擧殺人者而義之而令其子以



勿讐則凡殺人者皆能文致其詞以快其私而殘賊之害多矣且安有操刑賞之大權而假手於齊民者哉則又有語人者曰夫夫也殺吾父者也吾狀其事於官而後殺之彼其子如我何哉其爲之士師者必偶人也則可非偶人也而卒然聞人之將殺人必變其色以止之曰夫夫也殺汝之父者也吾知之而失吾職吾何以對吾君及天下之爲子者哉且又烏知書於士者爲能盡得其情也夫人而可殺也吾不殺正人殺之則是以天子之有司爲贅疣無用之物設

酌情準理其極平允之論

使其不可殺也吾不殺而人殺之則是以奸人之甚詐招挾私行刺之媒兩無一可者也曰書於士而士不理奈何曰頃吾言之矣不有治此士者乎而斷擅殺者爲無罪則其說亦不可行矣然而復讐之文雜見於經傳何哉曰以唐室考之自貞觀至元和凡七人堯舜禹湯武之世不聞焉古之君子以爲治人者蓋嘗早杜其萌而又恐偶有此事而聽之者一斷於律至使處變之孝子與好勇鬭很者同科不亦無別也哉故寧存其不中之說至或託聖人以爲重蓋留



此法外之一徑以使人酌而行之固亦仁人不得已之心也夫

準乎情權乎勢酌乎理一路曲折寫來道理極光明議論極正大視駁復讐議一篇直是後來居上

# 齊魯報政論

昔者太公治齊尊賢而尙功及其報政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其君者伯禽治魯尊尊而親親及其報政也周公曰後世寖衰矣吾以爲此二國季世有因其時勢以傅會其說者而非周公之誠有是言也夫敬禮賢士而後風俗之本立封賞勛勞而後朝廷之事舉名分定而後上下貴賤之體嚴姻婭成而後伯叔甥舅之情篤此四者治國之大經百世行之而無害豈所謂苟且於旦夕哉齊之以尊賢尙功而治以



不尊賢不尙功而亂者莫著於桓公是故管仲鮑叔牙隰朋甯戚賓須無立於朝而伯業興矣豎刁易牙開方立於朝而五公子爭立以弱其國矣當此時去太公幾五百年而驗如操券不得咎其瑕釁之卽藏於始政也若夫陳氏代齊乃後之人不能善守遂廢奪至於此耳且吾聞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中庸稱達孝則曰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此不亦尊尊親親之謂耶以平日之耳提面命身體而力行者乃一旦齟齬其說是自爲矛盾耳

昭公娶同姓不以道齊其家而徒憤然欲逐去三桓不能親親也定公惑志於齊人之女樂而使大聖人之治幾成復敗鬱鬱然去之遂至於不可復振桓子可謂不臣矣不能尊尊也嚮使後世謹守周公之所以命伯禽者行之無替則其盛如一日耳烏有削弱其國如昭襄定哀之際者哉嗚呼太公與周公同道者也當時所以治齊與伯禽所以治魯皆百世不易之常經所垂統者非有不善而其繼世不能無流失也故曰二公之言齊魯季世有因其時勢之旣然而



爲之傳會者也

齊魯始政俱可經久不敝後之寖且衰者失其始政故耳撫時論事激昂感慨皆顚撲不破之論

不從天理人情上討論精熟那能有此格言讀此直可換人心肺

## 舜不置象後論

周公不幸處管叔之變而以義勝恩舜亦不幸遇象之傲而以恩勝義者其故管叔有作亂之才不得已以社稷之大計斷之象之才不足亂天下故放之有庳是皆道之當然而非忍也昔者豫章守廖謂海昏侯子充國當嗣死上其弟奉親又死天絕之也宜絕賀以奉天故舜不立象後以爲暴亂者不可爲國太祖夫賀死而漢之君猶惓惓于其後此正友愛之心有大不忍者廖不以此時將順其美而乃誣舜以爲之說噫過矣且古聖人之繼絕世豈必其支庶之皆



存哉蓋無嫡則取近無近則取遠此亦何益於絕滅聖人以爲吾使奉其宗廟耳必斤斤焉較其世數而吝其封爵是猶非仁道之大公也故雖異姓之疏者猶必惻然而爲之所而況以至仁處乎骨肉其忍毀其廟祀又援其人之生平以快天道之能報施邪故引舜不立象後爲比例者邪說也且象未嘗以暴亂終也嘗讀王陽明象祠記以爲象被舜之化烝烝不格于姦故旣歿而其治民愛而祀之是則象之不宜

江寧坊板
武題註腳

爲太祖者非舜言明矣就使象以傲終身舜亦不忍絕其世而况其能改耶禹啼黄帝而郊鯀是方命圮族可以爲天下之太祖也周公封蔡仲是從亂而蹈禍者可以爲一國之太祖也何至象而獨不然乎故曰廖之爲言邪說也嗚呼尙論者安可以耳食而自負其審於味哉

入手以友愛之動於天寫其不立後之謬是透一層上面襯法次以異姓之繼絕例其不立後之謬是側面襯法次以象之化於舜決其不立後之謬



是背面襯法末兩証之事實斷其不立後之謬是對面襯法覷題之隙前後左右寫來古大家集中亦有數文字

折衷諸書方得有此論見不具此識不能作勅案文字

勅中實有權衡筆下絕無回護眞大手筆也

## 禹戮防風氏論

吳伐越隳會稽而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骨孰爲大曰丘聞之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余不能不有疑於此言虞書謂苗民之征至於三旬逆命退而修文德舞干羽以格之則禹之不欲以刀鋸威天下也明甚其肯因小過殺一國之諸侯乎三王之令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夫不朝之罪大矣三王何不遂誅之



而猶必懲戒再三然後加之師旅以明正其罪者以爲吾求其生而不得耳天地於萬物何所不容王者崇效卑法而有一人焉自外於生成此亦惻隱之心之所不忍者也且夫防風氏特至而後焉耳其視彼跋扈而不朝相去不啻什伯雖以貶削施之猶以爲過重顧乃殺戮以逞其憤若暴君然亦事之不可信者矣刑罰不中人命不恤何以繼唐虞而稱治彼好事者因萍實羵羊之事傅會其說以証聖人之博學多識而適與道悖夫是故流于小說稗史之荒唐也

倚骨作一駁益見其事之不可信

昔者齊有營蕩知仁義之為美而不知其言仁義之失太公惡其亂俗明正其失以示人可也屏而遠之可也何至立而誅之如繁露所云故謂禹以小過殺諸侯者亦此類也不然骨一節而專車則其身且長數丈而闊百圍矣世豈有如是之怪物也哉

下車泣囚之仁主以小過而殺一諸侯實千古一疑團也妙在摘專車骨一撲以見其說之荒唐則事之附會亦迎刃解矣何等明快



## 孔子欲應公山召論

昔者孔子避陽貨蓋惡其有不臣之志夫所謂不臣者不臣季氏乎曰否志不在魯則謂之不臣云爾公山不狃亦以費叛者孔子何以欲應其召也曰公山不狃憤季氏之專魯者也身為陪臣而黨其大夫以攻公室春秋筆不勝書人以忠於所事稱之者比比也惡知倍臣亦公室之臣乎三家專魯而四分之駸駸乎有奪國之勢公山氏憤之是可謂知大義者而又心慕乎聖人故聖人若曰吾為之斡旋於其間則



魯可興而道可行矣夫是以欲應之也其後不果召敗而奔吳々叔孫輒贊吳王伐魯之問而責之曰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不以所惡廢鄉子奈何以小惡而廢宗國覩其亡命於异國猶不能忘魯若此則平日之所志可知設墮成時有斯人者應之則魯之興亦已久矣或曰取其志在魯君則既聞命矣大夫不可叛諸侯與諸侯不可叛天子同也敢問孔子何以使魯為東周曰孔子非欲使魯代周也道行於魯

則可以復周之舊蘭彼齊桓晉文假仁義以濟其私猶能使天下知有天王况以禮義之邦又有大聖人爲之輔則桓文不足道矣故道行於魯則魯重魯重則周重周重則伊洛之間執玉帛而往朝者衆矣夫是以謂之東周也然則孔子豈輕於一往者耶晉與魯同爲周室之懿親趙氏與三家同爲晉魯之叛臣公山佛肸之召俱有可以興周之機苟有其機皆聖人之所欲用耳雖然惟聖人爲能用之下此者寧守其介介耳若聊試爲焉以學孔子則吾未見其堅白之可恃也

得此文而周始有正解不徒以酷似公穀爲佳



## 子貢論

越絕書載陳恒欲爲亂於齊而以兵伐魯孔子使子貢說止之使之攻吳彊齊成大事而又爲之南使吳越西使晉皆以其徂詐之說搆之故能强晉霸越破吳亂齊以存魯子弓氏曰孔子欲存宗國固仁人之用心也然何至亡他人之社稷助成賊臣之逆亂以圖苟安而自喪其道也哉觀簡公旣弒恒之勢已成孔子尙沐浴請討以明正其罪惜魯之君臣不能從耳設使當日從其說夫豈徒託之空言而無道以處此況當其伐魯大臣疑心於內黔首勞役於外且逆謀已萌齊之君亦必有所不堪而忿恨於其隱者何不使子貢說齊閉關拒恒而魯以其兵禦之境上樊須冉有之徒皆能師者彼豈能遽得志於魯然則進不得利退無所歸陳恒之頭可懸於兩觀矣是一舉而齊魯皆安吾可以反弱爲彊而行仁政於天下奈何廣日遲久行數千里之遠以成其詐夫聖人者其量如天其光明如日其道之行如風雷雨露無所施而不宜若以詐而幸有成功奚足以爲聖人吾以爲

一筆直透資翻石破天驚

說孔子擬一証以見先說之誣

信著有爲批卻導款小范子胸中淘有十萬甲兵也

越絕書蠡種輩爲之而援孔子以重其說也且非獨孔子不爲此也子貢在聖門與聞一貫故孔子敎以終身可行之恕而其自命者亦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今吳與齊何罪於魯顧欲自處以安而處人於危其視二君之滅亡若以粒鬭蟻漠然不加悲戚於其心若曰吾所爲者宗國而不暇顧其他則是學聖人者不幸而遇變皆宜擇其私且便者爲之於所謂恕者止可行於安常處順之日也豈不謬哉又其說恒者曰憂在內者攻强憂在外者攻弱此尤邪說也何者恒之亂齊亦詭秘之事耳豈肯輕洩其言於人吾卒然明發其所諱彼必陽怒於我而因示齊人以無他則身危而計將不行就使能料其不怒而以此啟之無乃其以仁人義士與人之逆謀夫以其師之欲討者而爲之謀雖本意不在乎此然非聖人所以爲敎也聖人之論君子一言之失且以爲終身之恥而况其禍之流於人國者若是其大者耶

證一段援一証以見多方行詐之語

從反面說快

說帝皆而論決其無此事

更折進一層就義理而論決其無此事

具知人論世之識上下數千年間洞若觀火方可



讀古人書不至如矮子觀塲隨人唱和也意思層見叠出翻駁無遺亦酷似韓退之諍臣論歐陽永叔上高司諫書 文遠選本原評

攝之爲字包藏如許深心文人筆鋒眞是可畏

於久據此位而誅其讓之僞

## 魯隱公論

桓非嫡也公羊氏貴以其母意者如後世母愛子抱之說與然隱公母繼媵爲室故隱當立而桓不當立何以云攝位而待桓此蓋惠公嘗愛仲子而及其子而因欲立之故隱公爲君非先君之所命也萬一有以此搆桓者則恐其義不足以勝而羣臣之擁戴者不堅故不若以攝爲辭則明示人以順親之孝而又陰消夫介介不平之心人之視我如遇泰伯夷齊焉其肯舍賢者而別求君乎是故隱之欲讓桓也以爲此名也其爲名也是欲以持此位也小畜之六四曰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中孚之彖辭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蓋君子之心誠則虛虛則明明則能深察乎義利之幾而一切術數之私無所用之是故能以其心孚於無知之物況小人猶人類也顧有不可格者耶彼隱公者徒欲孚人以名因循眷戀於富貴權勢之間至於十一年之久而不能斷是未濟之所謂濡其尾而不續終者也當此之時桓與羣臣必有以窺見其



桓已長而不讓可知其無讓心

情故羽父敢以殺桓之謀進耳夫欲殺人弟豈其兄所忍聞吾意隱公宜動色垂涕明正其罪以肆於市朝奈何僅以菟裘爲辭而開大逆之言似以爲無足怪者則其意之不切切於桓亦有不可終假者矣嗚呼不從其言而又不慮其自危是則利令智昏而鍾巫之禍隱之讓有以取之也或者曰讓奚宜取禍曰古之能讓者視千乘之國若敝屣然顧隱非其人也春秋書觀魚於棠是隱樂逸游而拒僖伯之忠言也書入祊是隱利土地之近而其無君無親與鄭伯同也書取郜取防鄭入而我取焉是代鄭而受其不義也元年三月書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七年秋又書伐邾元年九月書公及宋人盟于宿四年夏書公及宋公遇于清十年六月又書公敗宋師于菅是隱惟利是急而不恤其信義也由此觀之彼豈能脫然無欲於權位哉且桓能聽邪謀以行弒逆此其年蓋亦非童幼矣乃猶曰待其長則其積怒已深而不可須臾忍雖無羽父亦不免於亂何則無其德而竊其名鮮有能終者況欲馭人之素不知道者哉今夫爵土者

先將公論把存亦見乂必假讓之名色

一路撇翻至此代爲足訓作收局精擒極猶抑悚緊

天子之公器也惠公之欲立桓私也然則隱之爲君雖非先君之命其於義故無傷也誠欲成其父志則宜如東海王之讓顯宗宋王之讓明皇若不欲明父之過而以巳爲當立則宜請命於周以正其位而封桓以邑如舜之封象於有庳焉桓雖惡又奚能至於如彼之肆此其說蓋嘗聞之先儒而吾爲隱公討道固無踰於此惜其以兩岐者自文而卒至於兩失悲夫

推勘用心追論形勢引經據典摘瑕攻隙層層翻擊逼桜其讓之非眞直使隱公無躲閃處



直揭其私筆筆鋒利

證事以證其不知有經何能行權

## 祭仲論

桓公十有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穀梁子謂經之不名仲者以仲爲知權故賢之也余謂仲不得爲知權也嘗聞之權者所以變通於經之中故離經不可以爲權鄭之先莊公勢不在宋下宋即欲出忽立突未必能以兵力挾而行之仲不從其言亦奚至於君死國亡而藉曰於此以文其非當此之時若能怡然於鼎鑊之威以折宋之君臣而阻其謀彼亦何能爲者奈何偷生苟免僥倖於突可故出忽可故反之計其視君之廢立曾不若歸除者之視其子吁亦悖矣厥後突惡其專雍糾洩其謀故忽得乘隙以復國此亦仲之自削其憤豈眞以舊君爲心哉繻葛之戰以諸侯而敗天子誰實相莊而聽其若此觀其平日所爲蓋絕不知有忠義之大經顧謂聖人以行權許之斯亦其不可爲訓者也然則聖人之不書其名何故曰春秋責備賢者仲何容於誅宋脅上公曜其親以不義挾人何以示天下之爲臣者曰仲既不臣又有以甚之哉彼前乎此者有華督後乎此者有南宮長

萬數十年之間禍亂相尋而不已皆宋之君有以啟之故曰經之不名仲者所以惡宋也

權不離經離經之權卽是悖道於聖賢義理體認精細方能發此碩論關係名教不小也



## 管仲論

嘗讀商誥至湯之伐夏而歸慙然恐來世以爲口實蓋益知其取天下之至公也使其有不可以告人者豈能無所諱哉昔者范雎相秦嘗欲以金餌燕趙士彼秦虎狼之國以詐力勝人固宜其用雎謀耳而說者謂陳平歸漢亦踵其術以走范增則是高祖之豁達大度可爲湯武而其治不能遠過於桓文皆平爲之也夫古聖王之以天下爲心者忘天下者也其樂人之善不啻其出於己故其憂人之不善亦若有疾痛在身必藥而去焉然後可安枕而無患方夏桀之時民有與日偕亡之嘆此固天心之所欲去而湯所不忍於天下也豈嘗以爲己利蓄其陰謀詭計幸人之大惡以快其欲若管子所稱賂桀爲反間者耶孟子曰湯以牛羊遺葛伯而助之耕耘爲無以供犧牲粢盛也夫鄰國不祀亦似無與於己者然必矜其窮而爲之所則平日之事桀者可知矣考其自夏臺以至返國不聞出一怨言得伊尹必薦於朝至擯棄再三而猶不能已夫所以事君者如此其忠故知南巢

之放非其所樂也揆以君臣之義則君重於身揆以為民立君之義則天重於君故南巢之放奉天以救民而民自歸者也若謂有陰謀詭計以待其時則伐國十一曾不畏桀知顧謂仁政及民為見忌於桀亦說之不然者矣今夫天照以日月潤以雨露而威以雷霆曰照者人則仰之矣曰威者人則震動於其下矣曰潤者則莫不悅其澤矣聖人一天也行仁政而民悅之若時雨之忽降豈必有收拾人心之術且聲色諛佞固桀之所喜也女華曲逆之寵又豈待千金之行間然則謀國而畏人知者是卽作內政寄軍令之說也仲以誣湯而助其詐以求說之必行嗚呼是仲之所以相桓者而已彼其敎桓公貴縞以儆魯與湯之愛葛伯何如其公私必有能辨之者後世伐人國葢有欲急乘其會而恐天之更生令主者矣假使桀不死於放伐其繼世僅得中主吾謂湯雖不得天下猶勝於遭變而有慙德然此聖人之心非人之所能知也雖然仲有仁人之功孔子所節取也彼以天下才而能佐桓以正不雜於權術則其仁之所及豈不更大而止於霸功也哉

孚出一大 武偶然篇 公字作脚

破空而游 如伏馬反 蛇不可活 捉

聖人受名 義甚於得 天下文特 揭出眞討 梟逆史之 恢文



古聖人以放伐取人天下都在天理人情上行事不以己與也排邪說而申大義使聖人光明心事如日月之經天視蘇長公武王非聖人論優劣何如

伍員論

春秋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子曰[illegible]爲襄公諱復仇也昔者哀公亨於周譖之者紀侯而殺之者天王也襄公不忍其遠祖之仇是矣然五侯九伯齊實征之若當日請命於朝而明正其罪戮仇人之後而存其國豈非義舉奈何恃兵甲之强逐滅之而利其土地哉余竊謂春秋不言齊蓋不欲與齊以伐國之權是尊周之意云爾今夫楚平王雖無道固連尹之君父也設使當日殺奢而宥子胥遇無極

不與齊權妙其尊周尤妙其責眼爲子頂



於塗而手刃之與齊襄之擅兵何异雖曰不共戴天然猶不免於無君況欲加於平王之身哉彼其父事之數十年伏首就誅而無怨卽召其子而必殺之受命致書而不敢違此其於君臣之禮可謂明矣爲子胥者不忍絕其先則逃之勾吳而終身不仕可也坐不面楚可也而乃引敵人之兵覆宗國之祀掘其墓而鞭之處其宮室而辱之貪殘不仁若盜賊然嗚呼甚矣匹夫震於雷其子不聞怨天爲子者孝於父亦欲其父之孝於祖君猶天祖也連尹爲太子師豈不

予其父正以甚其子通篇俱用旁筆殺身逃地但從天理人情上酌出

能以忠孝之道教其子習聞其說而悖其行是謂傷父之志而已烏足稱烈丈夫哉故克隱忍就功名者太史公特引以自況而非其正論也且胥之功名孰與鬬辛方昭王奔鄖辛之弟將弑之曰平王殺吾父吾獨不可殺其子乎辛曰自敵以下則有讐君而討臣何讐之有於是以王奔隨夫辛之忍爲鄖公而不去非也其言則是也嵇康死子紹自廢山壽以物理責之出而死難於蕩陰唐末王行瑜李茂貞犯京師昭宗殺宰相杜讓能於臨皋以自解子曉痛父死無

逆太史公亦斡旋是何等跳脫深引不仇君之子



罪服除十餘年猶不欲爲鹽鐵巡官元秦仲季父長卿上書世祖言阿合馬罪狀請按誅之中貴人捄之得免他日以長卿司鐵冶誣以課額督獄中殺之仲乃去官不復干仕古君子不幸而遭變不過如此而止皆未聞其仇君然則禮之所謂復仇者亦民間偶有此事爲士師者得以原其情而諭之耳非齊襄子胥之謂也

君一天也父也君可仇則天亦可仇父亦可仇乎

鞭尸一舉子胥叛道已甚鴟夷之浮焉知非天之

假手於吳以爲報也壯言篤論不爲罵座之容令人俛首心服眞良史之筆



審情度勢見其必出於此

弘演論

衞懿公之鶴乘軒者三百狄人乘其亂侵之使士拒之士曰君何不使鶴於是狄人攻破衞軍醬公以去會弘演使齊返求公尸寺人有傷而未殊死者指曰此是也演復命於前則尸碎而肝獨完遂自剖而納公之肝於腹論者於是乎謂演爲忠臣矣子弓氏曰演亦齊襄之石之紛如孟陽小臣費之流耳烏可以爲忠古之所謂忠臣者必有以格君之心而救其禍患於未成之始武王聖人也西旅之貢獒犬又非其求之也此不過遠人慕德之誠心而召公猶作書以訓之曰玩物喪志不可貴异物而賤用物若此者豈過慮哉蓋嗜慾之萌以漸而必長珍奇之好以勢而易集故事君者貴防之於其早也彼懿公好鶴而不恤士其初亦未必如此之甚若能以國之存亡及君之生死爭之安見其不聽耶且公臨狄難蓋亦有悔心矣獨其知之不早是以無所忌憚而至於肆不則其禍亦未必如此之慘也嗚呼平日坐視其君之狂悖不聞發一言以止之及其日引月長至於殺其身

又說其死而跌進一步以責其死之未當以情理責之絕非已甚

危其國然後以一死塞責則亦何益也哉夫人欲諫其君猶豫而不敢發者不能置身耳演固非惜死者奈何不死於面折庭諍而死於君亡國危之時且當

又拓開一步以見其死之不必

是時衛之不滅僅如一綫所急者莫過於擇立賢君使社稷已危而復安宗祀既絕而復續藉狄人一勝而退使與國得以徐爲之謀設不幸而土地人民爲

不死之功較死節更烈文與說得光明正大足令弘演心服

仇敵所據演可以死諉其事於人乎故愚爲演計不若縞素哭泣勉衛人以忠義人心既奮然後告之方伯請命於天王而立君復仇如申包胥之所爲則狄



國可滅而吾之勢可以立强況賢如文公豈不可雪憤於一時倘須茇舍楚丘至於數十年之久而後復其故哉演計出此則猶可以蓋其不諫之愆顧徒死

至末贊一筆蘇長公范增論一樣用此法

無益以蹈奇節亦不足重矣雖然死而正君子之所難也演不惜一身以殉君其亦遠勝於世之偷生苟免者歟

　晏嬰枕尸不閧以不死罪之然則死亦貴得其所耳始咎其不能匡君繼責其不能死諫末罪其不能全身復國俱是讀書論世中絕大本領至結語漾開一筆以讚之詞極嚴正而意未嘗不忠厚甚

酌盡善之篇

論自正大今制科士欲迎合主司以說遇皆蘇張類也

述其書目便非正類

高其人因疑其書

# 鬼谷子論

古之人所以進說於人主者非欲取尊爵厚祿以爲己利而已將以行其道也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夫相君者豈有唐舉許負之術哉觀吾言之合與否可以知君之志矣是故吾所言者道也未嘗迎其意以求合也苟其閤之而欣然欲行也命也其迂闊之而不行也亦命也吾之身亦奉此爲進退而已矣夫安有期其必行而覬爵祿於抵掌之間者也孔子適衛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則對以俎豆而辭其軍旅之事



以爲末學故因以去衛魯陽文君謂墨子曰有臣焉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墨子曰誠如君言是似影響也君將何得於影響彼鬼谷先生周末之隱君子也卽不敢望孔子猶可以步墨子之後而世傳其書大抵皆欲隨喜怒愛惡爲俯仰而自題以捭闔抵巇飛箝揣摩之惡目亦可怪矣且夫先生去今如此其遠也後之慕先生而稱其高潔者如此其久也今書與人何其不類哉彼夫釣人之情以求其必合陰陽縱橫而援聖人之仁義

皆其人不足有其書

君其居之可感以襯其書之可疑逐層追快

取喩新絶精絶喩意透而正意自然活現超脫無比

至此幾然切

道德以助其譎詭之辭而適足賊之此戰國策士之長技而韓魏燕趙諸君所以日尋於敗亡者也然且爭爲之若雞鶩焉無他其趨利之心有以使之然耳先生之於勢利何如肯以說之必行爲榮而賊夫聖人之道也哉其高蹈也閔斯世不可救止而不忍視之其託於仙也不欲人之見其跡也夫如是而又暢發其邪說以爲儒矢是之謂遇暍者而救以火其與道悖也甚矣蘇秦張儀學於其門數十年去而爲遊說干祿誇耀於妻子卒皆蒙惡聲以死彼其棄喬松



而趨浮榮豈先生敎之哉後漢蔡邕訪其居而以清溪五曲寫之於琴聞其風者莫不興起也使先生而爲是書亦豈能感人至此然則孰爲之曰有賣劍者呼於路曰吾寶劍也其過之者不顧也人敎之曰子不得其術矣請刻其脊曰薛燭刻之不出門而人買以千金夫書之附古人以求其傳者何以异此吾猶以唐志始信彼蘇秦者自喜其說之工而又恐後世惡其爲人而並棄之夫是故附其說於師嗟夫如秦者庾公之斯之不若者也

一路用鷹那法如蜂之採花不撓色香但取味去
未設一喻遂使從前吞吐破空而解空靈潛蕩之
極



莫頗備之言

存心者貴立說須奉法程

總推一筆愛母典常

## 韓非論

古君子立言無意於言之傳也彼所言皆堯舜以來相承不易之道同而不嫌於襲複而不厭其煩其間或有文字之小异然期於有所發明而已矣非創爲意見以鳴其高也及其行之數百代而不可改則道傳而言亦傳故孔子大聖也而曰述而不作又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孟子亞聖也而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若夫韓非之書則不然以爲吾欲有言而昔之人已言之則無以驚世俗之耳目而吾



言輕矣於是乎詆斥前聖而不顧離經畔古而不恤今其書猶有存焉者大抵以文爭奇而去道也遠至謂明主使民以法禁不以廉恥而又申之曰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於民無愛而令行於民也萬父母則謬之甚者矣先王不驅民於法而樂其無犯法之心不威民以令而欲隱動其違令之恥廉恥喪則法令雖嚴而不可禁且其法之所求者何爲也哉李斯之督責與非之見同而惡其先已故譖而殺之以獨肆其論秦君用之而盜賊日生東

作一小關漢高健無比

舒於脈管處出奇制勝

諸侯曰起安在其令之行哉彼漢高之入咸陽衛鞅導之李斯親啟其門而韓非實拔其關鍵者也其後文帝除肉刑禁笞背法至寬矣而天下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及至酷吏郅都甯成義縱減宣王溫舒之徒作鉗鑷沉命之法至有論囚一日流血十餘里者其始也非不欲梳奸而止邪其卒也刑殺多而風俗日敗若是者何哉教化不行而寡廉鮮恥之民衆夫是以至於不可禁也四肢之不爲用其病不始於四肢元氣不足以運之也善醫者養其精增益其血氣而後可去其風濕舒其筋骸雖使扁鵲復生無以易此有人焉謂此方書之陳言亦聞之熟矣今吾可一投而拳曲者伸再投而木殭者活問其所從則曰是吾之獨見而非庸庸者所能知也嗚呼此適足以殺人而已矣彼韓非之書鄙古方爲熟而自喜其獨見者耳豈以殺人爲樂哉彼欲立异以傳於後世而不暇顧其爲害之烈至使後之尙論者深惡痛懲而舉其言以爲戒則其所傳者幾何且其身之不能保而何有于書哉



著書亂道必至殺人必著書亂法必至殺人身商鞅李斯韓非之亂秦皆書之流毒也以淋漓之筆寫沉鬱之思至寫到以古方爲熟而自喜其獨見直是韓非一幅小像

轉上桀論奢與不仁 引關成道歸上論 以下歷言聖人必不奢 奢歸不仁而證以實 事

子華子論

悖哉子華子論桀紂之亡謂其以不仁而不以奢而下如桀紂之奢正其所以不仁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是故古之聖人能爲天下愛財而後無益之費省能爲天下惜費而後不急之求希是之謂藏富於民使其民從容於耕稼蠶桑之際倉廪實而衣食足樹蓄蕃而俯仰樂暇則歌吟於道無怨咨愁嘆之聲夫奢靡一去而天下之被其澤者至於如此其不能者則必反是矣奈何以奢爲無關於不仁哉禹之政在於養民而舜以勤儉稱其德湯之寛仁兆民信之而仲虺稱之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文王卑服專其志於康功田功武王聖人也西旅貢獒而太保以爲訓周公爲相使冢宰量入爲出通三十年以制國用不幸遇水旱之災則惟郊廟之禮不廢至於飲食服御必爲之變其常矣漢文帝在位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匠計其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何以臺爲躬衣弋綈室不繡帷故能粟紅貫朽



一路滔滔至此鎖住 以下提出漸字以深入防奢之法 收結起局詞笑談知橫排

捐租賜復而海內登於殷富傳至武帝內興土木之役外連戰伐之舉大司農告匱而言利之臣析於秋毫當此之時壯者殫於征戍老弱罷於轉輸及其知所悔而民之衰耗者亦已久矣自時厥後以儉興以奢敗者不可勝數幸而君非桀紂雖敗而尙可僅存不幸而至於桀紂之惡則一敗而不可復救故曰奢也者不仁之所自始也昔者箕子益知之方紂之爲象著也箕子曰彼爲象著必不盛藜藿於土簋而甘處茅茨之下夫象著者後世至用於民間而不足怪彼其尊爲王者顧不得爲耶然而箕子憂焉以爲其漸之不可長也故夫瓊臺瑤室酒池肉林充乎其爲象著者也其菹醢炮烙斮脛而剔孕則欲征斂以悅婦人而恐其不服而以此威之也宋仁宗嘗與諸王食胏有手斯而食之者食已而拭以餅帝大怒切責之曰將以餅與人耶人雖不言必心惡其不潔將棄之也天物不可棄也凡此者皆憂其漸也徽宗之文秀至與桀紂同亡嗚呼彼豈以奢非不仁而誤蹈之也哉

筆法一氣呵成篇法分作三段前是窮源探委之論中是援古考信之論末是防微杜漸之論隨風捲舒而氣體蒼鬱眞是自我作古者



長一幅墨子小像此一句乃題故也

豈但不知不可且與自信爲可矣

## 墨子論上

墨子聖人之徒耳觀其惻然於國家之亂亡與夫强弱之相吞噬人民之相毒害忠孝仁慈晦蔽而不可復明雖昔者孟氏歷聘於齊梁不亦有憂於此者耶然當時辭而闢之至比之爲禽獸何哉且言之太遠於聖人若白黑而不可混者世固有之矣荀韓申商之流是也故邪說充塞且有倍兼愛以千數者不足患亦不足與之辯若墨之爲言易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而其名足以傾當世之君言足以樹講



席之幟又有蓋世之雄辯足以竊取吾道之似而使聞之者不覺其非假令遇孔子而得聞其教未必不在大賢之列惟其不幸而不遇孔子執其一偏之說而不能移傳其學者又從而甚之於是分門別戶以與吾道爲敵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孟氏憂之是以惡楊墨者若彼其嚴也余嘗觀其書而嘉其意未嘗不疑孟氏爲太過蓋久之而後知言之失不可以易見其（甚神之筆）誘人也順而其亂道也微且雖墨子亦豈能自知其不可哉或曰墨之言非盡無可取也今偶憶

其一二其止魯陽文君之攻鄭也譬之曰其子彊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應之曰以爲不知其悖也夫既或知之則盍謂彼曰有子於此其父愛之撫之曰吾子也鄰之父亦愛之則必稱之曰彼子也不亦曰吾子也曰其難巫馬子曰今有燎者焉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子奚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彼摻火者之意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之數言者吾必謂之善喻矣則



又應之曰今其室與里人之室並時而燎先灌己室乎先里人之室乎彼必曰先里人先里人而已之父若母或寢疾而不可行若何彼必曰吾負而寘室之外五十步若是則鄰室之焦灼已久矣惡在其能先之故夫墨子者其意誠善而其學不能權衡於先後輕重親疏厚薄之間誠有如孟氏之所訾者夫是以至於不可行耳故君子病其言而不謂其意之不善彼夷之者倘能因一言而憮然思返況其師而直以爲禽獸也哉故曰聖人之徒也

持平之論亦正亦辯行文亦頓折多姿

墨子論下

周末之亂道者多學者相與角逐於其間而各從其類然至墨子一言則應者之多且如居下風而答遠響焉此無他故以其誘人順而亂道微也彼所言非甚大遠於道若彼老聃莊周列禦寇申不害鄧晳韓非儀秦鞅衍公孫子之書故雖勉爲君子而不能折衷於毫髮未有不爲之惑者漢以後蓋有以孔墨並稱者矣若韓愈嘗欲排斥屠以斯道爲任而亦躋其失故余嘗疑之既而讀其所以叙墨者然後知愈固

申明與愈之意極透



亦祖闘聖道而其失不足怪也昔者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其作春秋也必譏專臣故愈謂墨之尙同與此近矣然聖人之辨君子小人不嘗在和同間乎其教弟子不嘗曰事君者勿欺而犯之乎今必曰上所是從而是之上所非從而非之且以爲爲君言者爲欲其上下之同義也夫義亦何常義者以義爲義不義者亦必以不義爲義故夫以同爲尙是使比周成風而批鱗逆耳不得蒙納言者之賞勸也且庸知其義之非不義乎孔子以四科進褒弟子疾

此一段論尙同之非

三語足勘破尙同之弊

此一段論上賢之有弊

歿世而名不稱愈又謂墨之上賢同於此則亦强引而傳會之耳聖人非欲人之騖於其名以充必實有諸已如彼四科者乃可稱於世耳內而修已外而觀人一道也皐陶言知人而先以迪德聖人刪書至此蓋未嘗不嘆其知本故其告哀公必曰取人以身而後待之以忠信養之以重祿今墨子徒以爵賞致仕則恐輿隸廝養之選駢肩而爭趨其百已什已者衰足而不肯來也魏文侯以祿使翟璜而不能屈段干木無其本也然而上賢云者固非聖人之所惡人主

提一本字以見上賢之有偏義



用之亦將有功而特不可以幾堯舜之治故識者惜之且幽冥之理難窺者也朝廷之賞罰其不爽者也舍其不爽而據其難窺則人之自克者不堅而吾之說有時而不信彼墨子明鬼於夏商周以來及列國軼書卽使其事可信然豈二千年之遠可報者僅此七八人而已雷之在天也隱隱隆隆人皆股栗而思過有一死者焉則疑之矣若曰彼隱隱而隆隆者陰陽之廻薄非能盡天下惡人而誅之也是以先王爲治修其政事明其禮樂示之以君臣父子長幼夫婦

此一段論明鬼之文之陋

最愛此設一喩寫得極得人情是古文能事

此一段論其兼愛之必窮

朋友之大經賞善罰惡若春秋寒暑日月出没之有常從吾教者官之不從者戮之至於鬼神之幻怪未嘗舉以示人彼非謂君蒿悽愴精氣遊魂之無其理然而致愛致愨則孝子仁人所以報本而返其始非有所希望於不可知之事也後世浮屠氏至有輪廻生化之說爲惡者以爲可禳求而免而賞罰之權由此輕矣此墨子啟之也愈爲史官而恐其直筆受禍於天鬼無他由其信明鬼之文同於孔子祭則受福之義焉耳孔子教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



鬼神之爲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夫不遺即詩所言不可度非有奇鬼之能搏人以快其夙憤者也且即無鬼而人可肆然以爲不善哉木之游於坎也先其近者而後其遠者不計其遠近而曰彼亦一坎也此亦一坎也何爲其不并時而滿也曰近者竭而遠者不繼其勢不能也夫聖人之仁天下則何以异此哉先王爲治知親親者仁之本務故家不齊不可以治國國不治不可以平天下故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其文載於聖經

兩層駁難與使無處置喙而文之瀟疎古宕直逼韓歐而上

未見太陽爾冰山原足悅人亦是確論

不俟予之復說也今爲兼愛者曰吾必爲萬民之身若爲吾身爲萬民之親若爲吾親原其意雖孔子之泛愛親仁博施濟衆宜無過焉然而取譬於近者仁之方也假令施行無序則將飽煖乎吾民之父若母而姑置其親以待他日乎閔墨子所不爲也而不權衡於其等則又將坐吾民之父若母於吾父母之宮而錦衣玉食之乎又墨子所不能然則墨子之道窮矣而愈以爲同於孔子此亦求坎之并時而滿者也雖然墨子之救世也切故人莫不聞其言而悅其意



一時爲之徒者尊之信之不啻七十子之服孔子焉彼亦幸而皇皇於鄭曾楚宋間未得一試其言耳言不試而未知其必窮遂至堅執其見而著書以傳後世使士之篤於學道如韓子者亦取而亟稱之至推而附於聖人則其誘人順而亂道微者亦可以觀矣夫孟氏之闢楊墨豈小功也哉

誘入順而亂道微一語已破千年之的題之定盤針也後逐層剝辨亦只在一個順字微字上敲擊破解之至其作法之妙入手以墨之近道易於惑

人駕起末則以闡揚擧作收見不感於墨者惟一孟子一篇之大起大落也中分四段各自尋要領各自爲起落源源本本灑灑洋洋是何等風神何等結構



## 秦始皇齊桓公勢不同論

先下一斷筆陡健

柯之會魯以曹沫之劫盟得士燕太子不知時勢欲祖其事以使荊卿難矣彼齊桓無志于幷吞徒欲假信義以成霸是以魯三戰所獲一朝而反之沫固虞其能得志於齊也秦自孝公以來蠶食六國其勢不幷吞不已安能一朝而反其侵地匕首擬胸劫盟於殿上則能之不知既盟以後能保其以信義爲重耶

議論確中時勢而文氣亦疎越曲暢短篇

吾恐荊軻且立爲虀粉尙何救於燕即使血濡正身然此時廢立之權不在高也李斯既無有挾之者則



句法最變化種

必使恬與剪奉扶蘇以問罪是秦失一暴主得一賢君則其國益張而人心愈震又何諸侯之能合爲燕討者莫如愛民養士掃境內而屬之賢將堅壁清野以老秦師然後東約齊南結楚以爲犄角國尙未可

詞老而韻遒是盲左化身

卒下也奈何不務根本而探指虎口以挑其怒卒至亡命遼東自速其傳首之禍豈不悲哉

句法老鍊篇法遒峭無多數語卻自灑灑洋洋有雄悍蓬渤之氣

## 陸賈論

古之人蓋有閔人之病而醫之者雖其人於藥肆指其參苓茋速术瀉丹砂蟲蛇之森然羅列者而謂之曰是有可以已若患坐臥於此將必有幸焉若人者盲焉不知其取舍也扁鵲過而笑之曰若之術弃於吾所聞吾惟按脉以投方某患在皮膚官骸某藥其君也某患在腠理腹心脊腸之間某藥與症宜也於是投之不二劑而蹶然以起問之曰向也盲焉而今蹶焉者何也曰無他也其察之也微故其治之也專其攻之也一故其去之也疾今夫人臣之進言於君



蓋亦有類乎此者矣方漢之初興儒服而請謁者嘗嫚罵之恥介胄而佐命者被夷族之誅又父子相疑儲位幾危而後安詩書殘闕文學易世而粗定由此觀之高帝之所患者蓋不少也彼陸賈者一時之儒宗也其博綜於古今之故實而能折衷其要以垂法於後世又遠過於絳灌輩也不以此時取高帝之病一一爲切除之乃欲廣稱泛引求工於文字之末務以悅其君亦已疏矣漢儒之最著者莫如賈誼董仲舒諸陳治安多至數千言然其所指者八九事而已仲舒獻策蓋亦各得其要領皆未有汎濫而無歸者然且其君不能盡從焉則賈之說必無濟矣此新語所以稱善於高帝而卒莫之行也且帝以開創之才有從諫如流之美假令專以治之則去其患者必疾而盛宜亦可以復追賈獨何爲而不出於此故愚謂賈之君可爲湯武其學識可爲虺散而直乃不若賈董



彼狙見高帝之陰忌功如鄧侯猶不免於械繫是故深戒夫批鱗逆耳之險而託爲括囊將順之文其意以爲苟行吾言吾與有功焉而不然者亦足以固吾之寵貴雖嘗折服南粵乘銳氣於一時及至身貴名顯而所以自危者必甚觀其退處分金於諸子曰從事於讌飲服食而不知以儉樸率鄉人則其平日之所志者不亦可見也哉白圭譏惠子以爲其言雖美顧如支市丘之鼎以烹雞大而無所用也吾於陸子之書亦云

讀新書實不能無此疑非故爲刻論也

皆史有識
深中其隱

四皓論

漢迄今幾二千年論高士者必稱四皓抑不知若而人石隱者乎養其志以有爲乎由前言之不如巢許隨光鄭子眞嚴陵希夷由後言之又不如李泌之保全廣平辭婉而正則愚未知其果爲古今之全人也夫義不辱身於輕士嫚罵之主此其節誠高而其守誠若有不可奪及其以靑宮之書動商山之駕豈不欲有所爲於盛世哉然留侯稱其爲上所欲致而不能則知漢高祖蓋深知四人之足重者徵而見帝則



所以信其言必過於叔孫通周昌萬萬矣奈何客於建成使太子迹涉樹黨而事復近於用術吾思高祖欲廢惠帝非眞惡其仁柔又非不知仁柔爲守成之令德也蓋憂惠立則呂氏必張劉氏必危且子無制母之道而其忠將有不忍言者耳今見四人之從之也意必以有賢如此而歸心焉其於兄弟母子間必有所以調護而安之者故喻以幸卒其事爲懇懇也奈何四人不知早慮及此而聽太后以毒如意戚姬之慘致惠以悲傷而損其軀當是時也劉氏之不

引三層寫出其眞詰例剝論皆確論也不具其後醜那能道一字

立論主意一語盡之

亡僅如一綫然則調護之說高祖蓋誠有遠憂焉彼聞其言而不喻者是不知也知而不能爲計是無道以全人之骨肉也而又不聞其歸山是其出也徒欲藉安車蒲輪之尊寵以重其名也觀其挹撫晉人教申生之陳言以止惠帝之將兵旣委其難於君父矣又言其功臣宿將不爲盡力使鬪之者疑而自危則其所見者類如此耳豈足以語君子之正道哉嗚呼志不能終而出不足以有爲猶幸廢立之事未成僅可以塞其責耳不然者於四人奚取哉故曰非古今



之全人也

尋根探柢寫漢高之心事如畫擊瑕攻隙寫四皓之作用如畫不具十分眼力不能看到此不具十分筆力亦不能寫到此

## 蕭何論

古大臣之事其君盡皆新進於明良一德之盛而不襍以權智之私是故誠於敬其君不忍疑其君之將我侮也誠於厚其君不忍疑其君之將我薄也誠於愛其君不忍疑其君之將我惡也雖不幸而遇猜忌亦惟盡乎道所當然至於利害禍福一聽乎命而亦豈必多方以爲之防使出於萬全而後仰安且爲臣而防其君則微微焉慮患之不給奚暇於論道經邦之大者乎老子曰爲人臣者勿以有已吾取以爲臣道之極則焉昔者大禹刊九山濬九川其足跡所至卽因以撫循天下之艱食者而率稷以播奏之勤當是時民之親之若父母焉然未聞其陳謨於君有所諱避而不言此非但以堯舜在上也其道當如是也周公之爲相也養賢以及民吐哺握髮所朝於窮巷甕牖之下者七十人其蹟類於戰國四公子之任俠而當日者亦不聞公之以此自疑也其後居東以避流言宜其緘口不道政事矣然猶必作鴟鴞之詩以貽成王何者君臣之義不忍斯須去於懷耳是之謂



從其自汙之計作一

不知有已者也三代以後若奸佞模稜之輩吾何責乎哉蕭何者世所謂賢相也然嘗讀其世家而竊謂何之爲人質美而未純於道恭於事君而不愼於聽言方楚漢相距於京索高帝數使使勞苦丞相其疑何與否俱未可知其使何遣子孫昆弟悉詣軍所者鮑生之計也及帝自將誅陳豨聞呂后用何計族淮陰侯又使使拜何爲相國而益封置衞其疑與否亦未可知其使何讓封弗受而悉以家財佐軍則召平之計也之二說者雖不免以智術防其君而猶可以無傷其忠淸之節所可惜者客說之買田地賤貰貸因以自汙而何亦從之耳且帝豈眞欲殺何者哉何素恭謹固知其無他也特以關中根本地而何之得百姓心者十年於玆矣萬一羣聚而擁戴之則其勢將有所不得辭吾先示以隙使之彌縫終日而猶恐不免民卽愛何亦從此息心矣嘗見釋氏以繩繫環坐杯水於中而舞必旋轉上下無一刻之閒然後不至於傾漏夫帝之顚倒豪傑亦若是而已非欲殺之也不然彼賤彊買田宅數十萬至使民遮道上書豈

翻跌令人毛髮皆起

原心之論是使鄧侯心服

猶不可討賊以誅之萬一因此而死則禍既不免而並喪其德不亦兩失也哉故曰客之爲此計邪說也而何亦從之是則其聽言之不能慎也當其從高帝破咸陽入秦府庫獨以圖籍爲寶使帝周知天下之阨塞而用以成功及末年置居窮僻不治其屋垣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世家所奪由此觀之客之計豈何之本心哉亦怵於信越等之族滅不得已爲之而未揆以君子之大道也夫自靖其心出於至誠之不容已舉夫全軀命保妻子之私計不得而惑焉



是眞大臣之事君而措其未之鬮也故吾以爲質美而不純於道雖然、聽客言而復有上林隙地之請是又可見其本質之善有不能掩而與禹周公之愛民有隱合者豈以此致械繫吾謂其賢於客計遠矣

從聖賢道義上出經濟自有絕大本領而權謀譎計無所用矣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也篇中評論鄧侯有原情處有責備處有縱步處有破緊處吾欲錄一通作聽言箴

二語喝破千古知己

## 陳平論

子弓氏曰、太史公作陳平世家稱其少好讀書居負郭窮巷以敝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嗚呼豈有潰倫無行能傾當世之賢豪者哉及項籍欲誅之間亡入漢魏無知見之王王以爲護軍諸將不服至謗以盜嫂受金而無知爲之說曰臣所言者能陛下所疑者行也今卽有尾生孝已無益於勝負之數楚漢相距顧其計謀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何足疑夫無知可謂不知平之甚者矣昔者樂羊食其子



之肉覩師贊以謂其子之肉而可食其誰不食於是中山雖拔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齊威王使章子將候者以其變徽章紐秦軍而三言其反威王曰夫章子不欺死父以葬母豈忍欺其生君以入秦由此言之盜嫂欺兄也忍於心而害於義不啻樂羊之啜羹於中山也雖有才人主亦奚取而用之然考其兄伯出妻爲以食糠覈譏惡平耳何得誣之以帷簿中冓之私且下不啻封賜金以還猶恥不校金而逃至於裸身入漢而無以自資此亦其不貪之明效也夫惟

漢王能諒之是以加賜而益遷其官拔於嫌隙之中而不惑關乎諸將之口而用以成功縱無知未詳其事奈何輕二者以爲不足疑誠如所言是乎爲寡廉鮮恥之徒而所稱奇謀者亦不過譎詭險仄而不足以爲與王之名世矣雖逐而去之豈爲失人當淮陰破齊而請爲假王躡足而止漢王之怒者乎與留侯也酈生欲復六國後借著而陳其不可與項籍約分天下而敎以急擊勿失及約諸侯共伐楚患其不至又敎王捐地信越布而令其自戰若是者非皆留侯也耶辟如奕焉漢得勝著者四其三出於良其一則平與良合設使當日無平漢遂不能定天下哉故曰如無知言雖逐而去之可也然至議王諸呂留侯已卒獨平知高后難以口舌爭而不急爭之以俟其時遂能與絳侯朱虛謀誅呂氏以迎文帝此其智節誠有過人者故吾竊謂其持重有爲不與傾險之策士同世徒聞六出奇計遂億度其說使近於鄙陋然史固以爲秘不得聞則所傳必非其眞而平之謀與夙昔所自立者蓋亦不亞子房嗚呼平封而無知賞固



不負無知乃如無知所言則吾以爲不知平之甚者也

旁激正射如秋雨洗塵

句中仰伏權字意

張敞蕭望之議贖罪論

入粟贖罪之策漢時議者紛紛張敞欲令入郡罪人非不得赦者皆以差入谷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征賦斂蕭望之又引古者藏富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困乏百姓不能以古法爲非若罪可贖則恐請奪假貸或至爲盜賊而人不顧義從敞誠有如望之所患從望之則民不能無擾也是二者安所取衷哉子弓氏曰二說皆能出其所見不爲首鼠誠异於響影俯仰之士然非其說之不偏者也書云金作贖刑蔡氏謂其爲鞭朴之可疑者無以處之故薄示警戒非概施於典刑流放之中及穆王作呂刑有百鍰以至千鍰者並五刑皆贖矣故蔡氏謂孔子刪書存此特取其辭意惻怛猶可以想見古者之遺風非以爲不易之定制也若參以舜典則法戒正自明白今敞之欲贖雖云罪不赦者不准入穀然以律考之漢法不與古同古者有墨劓剕宮大辟漢自除肉刑更定律令最重者如今十惡是已其外更有棄市誅斬諸死罪過有可矜



者例得遞減然則敞所云不得赦者必十惡也其他諸死罪竟以富倖免矣其不借橫行以求生無足怪也此(挽帶後說)望之所以疑而駁其說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使其民餘於菽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卒然遇水旱螟螣之災不至倉皇流散爲之上者不費而惠溥百姓日食其德而不知所以爲之故曰藏富於民非若外府內府之說有事則橫征以擾之也望之謂百姓不以古法爲非雖兼言與而用以儲邊則是取之而已豈古人之本意哉敞所(迴挽前說)云賢於煩擾良民者正爲此也昔者夫子蓋嘗難於用權故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權者聖人之所以經世也何謂權蓋稱物而輕重適均之謂也其說無奇其道不偏堯舜之爲治不惡贖罪之名故此非盛世之所病也能酌乎其輕與重斯聖人之所以貴權耳夫律載死罪非搏鬬殺人則劫人之財貨子女者也度天下犯此者歲不過百餘人其他不可以數計除死罪不贖則一歲所入尙不下數十萬石如此者旣可省臨事橫征之暴又使吾之民不敢肆行

權衡輕重 情法均平 具經世大學問

無忌以僥倖於苟免脫有一二不逞之徒有司者治之耳而又何患焉是故實邊備而不以罷民謂之權於仁宥微辜而不以濫恩謂之權於義善取其言而去二患以就二美嗚呼其亦不得已而制事之善術也與

洞悉贖罪之源流熟籌藏富之經制於蕭張兩說中流弊明若觀火而以權仁權義兩全之實可妣一條以列則例豈徒紙上空言



先下一斷筆

髮針楊子 文於易論 下之循作

## 揚雄論

君子之學聖人行其道而已不徒以其文也無其道而擬其文蓋未有能之者不量其能而輕以其幽深賾涉之說作爲書以示天下其爲之徒者又從而標榜其名至使後世自修之士往往惑其心思駭其耳目而不敢議夫孰知其爲竊聖人之文字以自蓋其悖道之名也哉林泉洞壑入焉而後能言其奇陰陽五行之微妙實體於倫物而後能測其理孔子者明物察倫之至者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當然



者無毫髮之可議仁足以敦其本義足以制其宜禮足以正其名智足以知是非邪正而信足以誠有其德是所謂大聖也前此數十聖人之相傳者至是而集其成然其所自居猶曰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故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贊周易其曰刪曰定曰修云者既皆因前人之舊而參互考訂於其間其曰贊云者以爲易成於伏羲文王周公其義蘊精微廣大不可以有加矣而特恐學者不能通其辭故爲之彖象文言繫辭平易近人而不敢爲非常可疑之論要

在於明道而已非有所創爲以求此名也且孔子[illegible]
全體皆易也於魯遲遲其行焉於齊楚陳蔡鄭宋杞
衞接淅而行焉於趙簡子臨河而返焉故天下有道
則見無道則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凡吉凶悔吝進
退存亡之幾知之也精而行之也熟乃其雅言惟詩
書執禮而不及易明乎易之不可輕言也言且不可
輕而况敢別作一書以與之訔其高下哉彼楊雄者
博學而好奇然不能見幾於亂世改節辱身曾逢莽
王譚之不若其弟子侯芭顧以爲方州部家之書勝



於周易可謂不知天之高而培塿之卑矣嗚呼聖人
所不敢作而亂臣賊子作之至使人炫惑於其說而
莫能推求源本以非惡之而爲世戒劉歆止慮其不
傳班固亦微議之然未責其大節司馬温公讀佐則
謂孔子旣沒學聖人之道者惟楊子雖孟荀猶不能
及夫聖人之所以敎人者莫非其道之當然道悖矣
文不可以意見强探而合也度雄之所見必不能過
於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何則吾以其行卜之耳雄之
法言蓋嘗議羊質而虎皮吾於太佐亦云彼固所謂

文字何作

躬盜跖之行而襲聖人之衣冠以自蓋其悖者也
文以載道周子言之未有可略行而言文者美新
一作文雖工而大節已非迨後投身天祿澳泓求
生貞萬事瓦裂尙何文之可言乎得此一論足正
先儒推贊之誤卽使子雲見之亦應頫首心服　文
達原評

文中子論

三代以後有以聖人自命者二人曰楊子雲王仲淹二子之中吾必以仲淹爲巨擘焉何則子雲以劇秦美新之論諂事逆莽雖有僻文奇數奚貴焉蓋大節旣已虧欠其餘不足觀也矣若仲淹者高尙於隋唐之際敎授於河汾之間其才其學不知於子雲何如其節操品行居然過之然而視已不明處已太尊則予之疑仲淹蓋未嘗不同於子雲也昔者伏羲堯舜禹湯文武皐益稷契萊伊周孔相與開之繼之而道



以明其載道之文亦因以大備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孔子沒游夏之徒記其平日之身敎言敎以爲二論維參伋暨軻又先後發明其義爲學庸孟子凡此者歷數千年之遠萃羣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後其成其經天緯地之文學者幸生其後亦惟尊所聞而力行之以求爲君子而已庸知其有得焉否耶今有人於此未窺閭里之藩而遽曰吾已登堂而入其室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可以探而取也則人必以爲有大言之疾者矣仲淹乃欲以一人之心力作中說續經與羣聖並驅夫仲淹之道果且無歉于聖人哉其道歉焉而以爲能者妄也不知其不能而以爲易是仲淹自視過於孔子也孟子稱孔子以集大成而孔子但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今仲淹果且知之無不精哉道未精而擬諸文吾未見其合也陳思王魏之狂於詩酒者也感甄之賦後世譏之中說則云以天下讓而人莫知仁義禮知非截然不相通也中說則云仁者吾不得見見知者斯可矣知者吾不得見



見義者斯可矣孔子惡驕吝而中說取恪不妄散孔子欲攻異端而中說謂梁亡非釋伽之罪此其謬之大者至於續經吾未得見其全也然觀元經傳知其名實予奪多不合古法其他書大抵亦此類也且六經四子之言其亦有悖道若此者耶此如力不勝一石而欲彎千鈞之弩以求勇士之名難矣雖然仲淹固潔身好學者也與失節之楊子不同道而何其自許之過亦若楊子耶此又吾之所大疑也或曰其弟子薛收姚義欲推尊其師而失其實記其言而附益

之嗚呼其然耶其不然耶

透徹



## 擬漢東平王求子史議

臣聞東平王求子史大將軍鳳議弗予昔孝景皇帝時七國合從西向諸書故不在侯國司馬遷史記亦尙未出諸侯王非反於博古明甚東平王素驕奢宜乘其好古人書益令與傳相涉獵百家傳記庶可以考鏡千餘年順逆興亡之故今禁不宣示以沮其氣易令自廢寡聞識且恐陛下示天下私故臣愚以爲鳳議非是

似漢人奏疏中短篇

# 尙志館文述卷之二

單父盧錫晉子弓氏著

沘翁[illegible]
同里[illegible]
海寧朱肇楨幹[illegible]評
世晚黃求可仲庶
浙姪生甫仲山氏

## 文王獻地及散宜生獻美女辯

翻從獻字生駁

此據時勢上駁

引證奇無中生有一路撇翻至此始旋一筆想出盡之論切是確論

史稱文王獻洛西於紂請除炮烙夫諸侯爲天子守土寸地尺壤非其所自有也文王何以得獻哉當日者伐崇伐密亦以身爲方伯不得不往正其罪豈嘗利其國而自據之故夫三分有二孔子亦言其人心之歸附耳若謂數國之版圖盡入岐周以紂之忌刻暴戾者顧肯容忍一時而復使人咲已以成其名此理之不可信者也昔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對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曰非也古謂年爲齡女夢必年齒之謂矣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壽數在天文王安得愛其子而與之其意以爲吾何敢撫有殷土耳夫岐西且不敢有況商洛之容邇王畿者乎或曰紂賜文王地千里文王辭之而以炮烙請此爲近之故愚以爲去暴刑仁人



就用獻物下寫出聖賢光明正大之心遂使千年宿霧一朝解散文之氣儘比桐葉戲封一辯更曲暢而醒快

之事至於獻地則史臣誤書耳又稱散宜生獻美女得出文王於羑里不知文王當日爲知其事耶抑不知耶若以爲知之吾未聞聖人事君急於脫己之難遂忍以聲色蠱其心者且妲己之禍商豈不烈哉其以此甚之也若以爲不知則是散宜生之愛其君乃細人之姑息耳君子之於患難有命存焉不可以苟死不可以倖生輕其身而無益於人國不爲愛其身而有害於道義愈不爲也散宜生親炙聖人承見知之統豈猶未明乎此而以細人所爲苟求其君以不死則是不知有命也安在其爲賢哉然則爲宜生計將坐視其君之危亡而不救與曰是又不然昔者紂之惡雖不可悛而感以文王之至德則其怒亦將有釋然者故易曰信及豚魚吉紂雖昏亂寧异類之不若耶在文王當日惟有盡忠以俟命而已固未念及於此而在散宜生必蚤知其脫身於羑里也何則紂不能殺文王也其後祖伊以戡黎奔告而紂若罔聞知夫豈無可奈何而姑置之亦文王所以信之者深其一時怨毒蓄已有雪消而霧解者以爲吾之憂不

在西伯故聞之而不爲異耳由此觀之紂豈能殺文王者若謂女謁有靈九侯何以不免於菹醢是知以美女脫其君於囚係者或策士借口於用權而適足以亂聖賢之大經其爲史氏誤書明矣盡信書不如無書吾取此語以爲論古之法焉

除暴刑盼主阸聖賢舉動光明而出於貨利女色誠爲不解縱曰爲民行權爲主受惡事出於不得已然汚其君以自汚殊非正矣一經駁辨而千古聖賢心跡如日中天後人不得借爲口實作者欲維持世道特爲名義辨不爲事之有無也



欲探其本却在未上應那末處最得盡刪

本合自遵此書家妙筆法也

## 雅鄭辯

書曰詩言志歌咏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律者何也八音之律度也古未有聲不和而專和於律者聲也者人聲也所以抑之揚之以歌咏其詩者也故詩者樂之章而人之志也夫心之所之謂之志所之也正欲其言之邪不可得也所之也邪欲其言之正不可得也是故因詩以知志因志以知德凡器同而音不同其聲之所自出者爲之也今以褰裳涉溱秉蕑贈芍諸詩比於韶箾之器吾知其爲鄭而已矣夫韶之所以爲雅者豈徒以其器哉彼有所以爲聲者也卿雲復旦解慍阜財明良喜起及擊壤鼓腹六府三事之歌今之可得而考者也夫且爲湯武所不能及而況如鄭衛哉是故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非惟夔之律呂爲之而舜之德爲之也故雅者正也惟聖人志正而所感者無不正所感正而其形於聲者亦正此舜所獨也若夫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凡作樂者之所同也蓋雖鄭亦然矣後之人謂此八者爲雅樂其瞽媢所爲彈箏擫阮以和其鄙俚之曲

者爲鄭樂果若是是韶與鄭之分徒以其器耳昔者衛靈公適晉舍於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師涓爲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而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同一琴而有所謂靡靡者何則其志之形於聲者然也且三代之時未有後世之俗樂也如僅以彈箏撥阮爲鄭聲則其人非惟不能知雅而並不知鄭之所以爲鄭者矣奚足語樂乎

信筆直書無經營布置之苦如風水相遭而成文



知人論世　獨具隻眼

## 文王郊祭辯

漢儒謂濟濟辟王一詩爲文王受命稱王郊祭伐崇之樂章而不知其爲後王追頌之辭蓋昔者孔子嘗稱其至德若以三分有二蔑天子而廢臣節則何以異於曹孟德孟德之言曰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乎夫以一言不愼遂使至德爲奸雄之口實甚矣其妄也文王受西伯之命得專征伐崇無道而虐民是以征之兵戎之典必有祀事焉裸鬯以璋意其爲天子之賜器也且璋邸射以祀山川造請賓客牙璋以



起軍旅雖天子不必專用於郊安得以髦士奉璋斷其已行郊祭之禮以爲吾已受命於天乎其後武王誓師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曰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於上帝宜于冢土若是而遂可謂文王受命不諱於其子且又命其子以郊祀乎嗚呼此孟子所謂以辭害意者也武王益推原王業所由始而不敢自以爲功必謂穆穆翼翼者實諄然命之非其意矣說者又謂文武皆聖人也（論古有識）奈何文不伐紂而武伐之曰武王所處聖人之難也殷之盛也澤之所及者

聖人心事聖人時勢數語了了寫來快如

遠而近者爲尤深及其衰也遠人之思其澤者已息而近者猶未忘且夫三分有二之外非尙愛紂也彼以六七賢聖之深仁未泯故雖怨其子孫而不忍忘其祖宗文王於此猶可以終其服事至於毒痛[illegible]久則人之思前王不勝其痛肌膚於是乎幾民禁旅亦皆翻然有倒戈之心故民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而武則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夫惟聖人能體天以救民是以行乎其事之當然而不能辭此所謂不幸而適處其時非如後世之急急於富貴



而惟恐其不得也蘇子瞻疑其非聖蓋由未明乎此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不曰文而曰周以見文與（見解最高）武同此心也吁其無疑於武也（收筆細密）其益可無疑於文也夫

議論本歐公而文甚遒緊

説得痛快今人何處置喙

儒行章辯

嘗誦禮文至孔子告哀公以大讓若慢小讓若僞盖言爲後人之有所托也今夫聖人敬人中正和平而無毫髮之疵故學者聞而行之不至有所流失其與仲弓論仁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知仁者無地而不敬亦無人而不敬也讓敬之文也隨所處而皆一安有小大觀執圭享覿之儀雖異然皆動容周還自然合禮而非有心於其間必曰若者當大讓也若者當小讓也則過焉而流爲足恭不及焉而



失之簡率者有矣抑又聞之夫子曰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又曰誠之者人之道也今曰大讓將惟恐其容之不傴且僂焉安得若慢小讓者其心以爲是不必用吾之大讓也是直僞耳又豈但若僞且聖人固嘗憂人之不敬不誠而肯比美德於恣睢欺罔之惡哉吾以爲其文之氣概似顏厲而體製似賓戲客難等一篇之中合於道者雖多其可疑者亦十有其一二焉先儒蔡氏李氏辯之詳矣故不具論論其所未道者

正論有功於經學可以嶄入傳註



以領筆作伏筆章法緊而密

## 魯有郰邑辯

檀弓曰魯婦人之髽而弔自敗於狐駘始是郰與魯相爲勝負也魯之不能縣郰明甚說者謂郰爲魯邑孔子父嘗爲其大夫故或稱之爲郰人之子夫魯何以有郰邑哉按春秋襄公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漷東及沂西田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入邾又逕郰山東南而西南流郰山卽左傳所云繹山也邾文公數被魯兵城於郰山之陽依巖阻以爲固故以郰氏國京相璠曰地理誌繹山在鄒縣北古之郰也今在縣治南者晉以後之郰也說者蓋因水經注謂邾文公所遷國卽叔梁氏邑孔子蓋生於此是以云云不知旣爲魯邑（筆駁勁）邾又安得遷於是哉且魯嘗城郚以備邾今考郚在沂西則魯之疆域不能過郰山明甚余以爲魯亦邑其所略之地而已故非得全郰以爲屬縣也六朝時江北郡縣半沒於拓跋氏吾意南朝憤其金甌之多缺於是有南徐南宿南豫諸名以示其不忘中原之意彼魯得郰地而遂以全鄉名之若曰爾之國吾偏鄙耳此亦猶南朝之有南徐南豫等也是

故夫魯有郰邑必在鄒水上流否亦或漆澄之間矣
二邑者庶其（漆山水間矣）黑肱以之來歸者也
傍劃鄒魯界域如指上螺紋縷縷清晰而氣極峭
拔下筆俱有斷制



董子說性辯

宋以前聖人之道不著無有好學深思如周程張朱輩為之講明其理是故言性者紛紛而無有定荀況稱性惡公孫子稱性無善惡楊雄以人之性善惡混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韓愈以性有三品此數家之言葢皆有駁其失者若董仲舒之非孟子則未聞有以折之今請摘其說而辯以所聞仲舒之言曰性之名非生與葢如其所生之質謂之性詰質以善之名不能中也故不得以為質善吾以為



此即告子之說性耳夫性猶萌芽也質猶莩甲也物惟有此萌芽然後能生其莩甲以至於百條千枝而不可遏若去其萌芽而望莩甲以發生則莩甲之不能為百條千枝者無足怪也故萬物結子皆名其中曰仁則知善者生之本然也故孟子曰性善不曰質善性無善則質亦塊然血氣而已矣安望其中於善且董子詰質以善是欲責孩提以仁義禮智之大全無惑乎以為不能矣仲舒之言曰心之為言栣也栣衆惡而不使發於外人之受氣苟無惡者何栣哉吾

故文從未
疑造破

以爲惟其能集斯足以徵其性善集之爲言柔弱也
人之爲惡未有敢肆然張大其名者故閒居之不善
者其行也見君子不能不厭然性於良心之忽動也
仲舒之言曰性有似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當其未
覺也有見質而不可謂見故民之名猶言瞑也吾以
爲未覺之時目非不能見有蔽焉者耳乃其能見者
固渾然在中也今試有有目者於此問之曰交爾睫
亦可辨陰晴乎知日之掩於雲否乎彼其朗然瞭然
者一如其睹之矣又有生而瞽者於此問之曰爾嘗



見白黑之爲白黑乎曰未也今知其何以謂之白黑
乎則必應之曰白當如雪其黑當如漆然則人之性
亦猶是也其偶（破解的當）爲不善瞑者之蔽於眶善之渾然在
中則瞳子之能見色者也仲舒又曰性如繭如卵又
如禾卵待伏而爲雛繭待繅而成絲禾不可全爲米
夫伏卵以求雛不聞其翼雛而成鵞繅繭以取絲不
聞其養蠶而求麻葛所以爲米者禾不聞其舂麰麥
而得黍假使一有於此則人必奔駭動色以爲異事
矣今舉性之本善者而斷以惡如之何不以爲异哉

瑰窮中洞
如裂火貞
堪羽翼傳
註

更濟也一
層以立辨
創論實確
論

故夫教之而善全於人無所與不教而善亡於性非
有奪也謂天使人抱空質以待聖人之矯揉誤矣仲
舒之言曰循三綱五紀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
而好禮此聖人之所謂善也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
而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孟子質於禽獸之所爲故
曰性善吾上質於聖人之爲善故曰性未善吁又誤
矣蜂蟻知君臣烏知父子鶺鴒知兄弟雎雄知夫婦
羔知朋友騶虞知仁豺獺知報本爵知風鳩知雨則
是並禽獸之性亦不可謂爲惡耳况人禀二氣五行



之全又安得以爲未善夫以所得之偏全質之則以
爲异以梏亡於旦晝者質之則且違禽獸不遠矣故
曰操則存舍則亡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
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
事天也未聞有是四端旦旦而伐之而遂能至於忠
信好禮敦厚博愛之善人也聖人緣人情而制禮依
人性而作儀若謂善在性外則是戕杞柳爲桮棬而
激水於山難乎其爲教矣仲舒之言曰天地之所生
謂之性情故二者爲一謂性爲善若情有不善何吾

嘗聞之矣情也者性之形象也一之爲言是也旣曰一則無不善矣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彼夫見孺子將入井而怵惕惻隱情之自然者也口之嗜味鼻之擇臭耳之聞聲目之好色四肢之喜安佚而不自限制焉者非情之正也仲舒之言又曰人有性情猶天有陰陽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天之陽而無其陰也吾又嘗聞之夫太極靜而生陰動而生陽則似陰屬性而陽屬情故喩情以陰者非定論也（一語破的）況動靜互爲其根豈可謂陽善而陰不善且卽以董（理解透闢）



子陰陽之說推之夫乾之道以陽爲主者也方其一陽居五陰之上幾乎其盡消矣然而曰碩果不食者何也明乎陽雖至微至危而其體猶足恃焉耳至於五陰在上一陽在下則陰極無所復之而陽氣生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明乎剛健之本體雖羣陰蔽之猶炯然其不可掩此亦如小人當極惡大過之時不能無悔心諱言焉耳何則乾以陽爲主性以善爲常故性善而情無不善卽有之亦性之旁出者則然而非其本也或有爲董子難予者曰吾聞孔子之

救時之弊必溯其所蓋洞見聖賢立敎之苦心

言性特以爲相近今孟子云云不乃异於聖人乎曰相近者合理與氣言之耳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然孟子之時諸子見不及此而遂以氣質爲性是故專明其理以救說者之失要之言理則氣在其中非執其一說而遺其一說至有悖乎聖道也曰孔子旣曰習相遠又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何也曰吾意聖人舉其聰明魯鈍之極致者耳是卽氣質之淸濁以爲名非善惡之謂也且聖人固曰不移未嘗曰不可移也是以君子愼其所習習於善雖



下愚者可以不入於惡否則可移者終於不移矣夫豈知堯舜周公朱象管蔡之始生同此性亦同此善而無異理也哉

中多名言可以羽翼經傳

方知此解是不得已不好爲辯

解疑孟

昔者涑水司馬公著疑孟篇以摘孟子之言而駁之迨余誦其說頗覺辯甚既又取孟子全書累日夜尋繹其義然後知公所疑不能無誤而恨不與同時以上下其論後之人爲其爲有宋之賢相大儒莫敢出一言以指其偏斯亦論古者所不能已也因各綴數語於後雖淺見寡聞而衞道之思切矣題之曰解疑孟

孟子之言曰伯夷聖之淸柳下惠聖之和然一於淸其流失易至於隘一於和其流失易至於不恭故曰君子不由也至其論孔子則以集大成贊之其可以仕而仕可以久而久和之中而淸存焉可以去而去可以速而速淸之中而和存焉蓋時乎類夷而非隘時乎類惠而非不恭也今公疑其所云君子不由者而歷數孔子生平以爲若者非夷之爲乎若者非惠之爲乎然公固已兼夷惠以言孔子矣兼以爲言是卽孟子集大成之說也今試起夷惠而問之曰子能相易爲行乎則必不能矣然則孔子能兼夷惠而夷



不能兼惠惠不能兼夷卽必不能若孔子之無失也况乎其由之者哉

酌乎事之輕重以定其取舍此聖人之所以貴權也故以義較利則義重是以君子舍利以取義以義之小者與大者較則大者重是以君子舍小以取大仲子之居於陵以求潔其身也義也辟兄離母而獨與妻處則義之小者也孔子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臣與母兄奚擇哉舜尙帝之二女帝豈無別宮以居之然其心以爲違其父母昆弟而异居以爲安在舜



必有所不忍且吾所以取舜者謂何也溫公疑孟子之責仲子太甚謂其身織屨妻辟纑而得室與粟斯以爲義焉而已然既曰不宜更問其築之樹之之爲誰而又曰食鵝而哇者爲其兄之受饋於人也嗚呼豈得於妻者（二字疑倒）可以不求所自而賜於母者顧必逆探其由來耶且公以仲子嘗諫其兄哉則仲所以處已又不若章子章子爲責善於父不得近出妻屛子終身不養焉仲子之視兄與妻何如吾謂彼諫於其兄而不受則垂涕泣而道之曰貪利以危身如吾母何

哉而又不能聽焉則惟有深居獨處屏棄人事以明其志而已矣奚必視其兄若秦越人之不相關哉若孟子者迂闊則有矣遂以狷者稱之曰彼固有所不爲也此非其說之不易者也

公又疑孟子聞王命弔東郭以尚德自尊而引孔子事定哀周公事成王以詆其非按孟子之時與孔子不同也孟僖子將死而屬說與何忌使師事仲尼而學禮焉是當時之人心猶知尊道德敬師儒也其可患者莫如三家僭逆而君臣之禮不明故聖人憂之



而身示以則若曰臣道之當然者固如此也然而女樂受而遂行蓋未嘗少貶焉若戰國之君止知有爭奪耳觀梁惠王以利爲先齊宣以桓文爲問雖嘗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未必不以儀秦視孟子也苟所以自處者輕則人將不知仁義之足重而功利之溺人其勢不可以復返禮曰師嚴然後道尊又曰君命召不俟駕能各素其所居之位以合於中則如日月之代明而不相悖且其以堯舜望齊宣非敬之至耶孔子敬其職而道未始不重孟子尊其道而心未始不敬其位亦有不同者也周公相成王正與孔子之仕魯同位豈得援其北面稽首以譏客卿哉如孟子者可謂善學聖人矣

詩譏素餐謂大有官守言責者也不得其職而不去此誠爲君子之所惡然而官守云者守其一事也言責云者責以職所當然也若師則以論道爲主道於官守言責無所不該而特不可以此盡之當七國之相雄長也傾側擾攘於策士之口滅裂三代之井田廢格三代之學校楊墨橫議以亂其君臣父子之大



經不有孟子先王之道幾乎息矣韓愈稱其功不在禹下謂夫澤之及於後世者大也至於言不行於時則亦天耳豈君子所能必哉孔子曰仕以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如溫公之言則是知其不行而不忍不出者皆謂之貪祿也雖然有孔孟之德則後車數乘從者數百以館於諸侯可也無則抱關擊柝亦不可無事而食彼素餐者果不可援孟子以自解也

齊將伐燕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子答是也當

知之何若以爲不可則噲非堯子之非舜而以世守
之國私相授受此綱紀人倫之大變王者之義師所
必誅也齊果能若湯武之於桀紂誅其罪而弔其民
王業方自此興奚不可之有而孰意其盃之水火哉
且夫勝燕之後王蓋嘗以取不取決之孟子矣夫取
之而燕民悅孟子固欲其爲武王取之而燕民不悅
孟子又欲其爲文王矣其爲齊謀利害若指掌然溫
公以爲坐委軍旅之大事豈本嘗深觀之而輕爲立
論者耶



昔者夫子語曾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爭
之爲言諫也然諫之道亦正有不同者故又曰事父
母幾諫而其見於禮文則曰事君有犯而無隱事親
有隱而無犯是故孝子憂親之過必下其氣愉其色
柔其聲婉其辭以冀其親之有悔心焉未嘗悖悖然
責以不善使其有所不堪而至於不可挽也若夫父
之敎子能知方名則視以毋誑成童則使入小學敎
孝弟習洒掃應對出入升降之節及禮樂射御書數
之文十有五歲使入大學以講求其格致誠正修齊
治平之道故曰愛之能勿勞乎勞之云者敎以義方
者也然而有不率焉則傳師警以夏楚耳若曾皙之
扑其子則君子以爲近於賊恩故孟子曰古者易子
而敎故父子之間不責善爲世之愛其親若子而不
知道者也非如公之議其不諫不敎者也

性善之說非孟子之創爲之蓋指其最初之體以示
人卽中庸天命謂性繫辭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旨
也然而夫子又嘗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此則指其
稟於氣者固有是淸濁厚薄之不同焉耳夫上知之



不移於惡固也下愚之不移於善豈曰必不可移乎
瞽叟生舜舜生商均誠若水之東西以其地有高下
而非決導之所能致抑吾又思朱均之氣質雖不能
肖其父而不聞有極惡大罪者非其幸爲堯舜之子
乎以四海之富天子之貴坦然於揖讓之時而不恨
其視商之武庚何如不可謂非陶染之力也故曰性
相近習相遠自其相近者求之則其氣雖有淸濁厚
薄而本體之無不善亦可見矣吁以溫公之賢而衆
性善之說與告子同譏愚不能不惜其失言也

公之論性者又曰孟子云白羽之白云云告子嘗應
之云色同而性則殊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
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之難也夫人物同賦天地之
理以成性同受天地之氣以成形而人得其全物得
其偏故人之性有仁義禮知信物則不能兼也此其
說程朱論之詳矣彼告子以生之謂性是謂人之性
同於物之性也夫性之出於天地同也其所得之偏
全則异也今曰羽性輕是羽之性不可爲雪之弱雪
性弱是雪之性不可爲玉之堅然則犬之性不可爲



牛牛之性不可爲人明矣不益使孟子得施其辯難
哉故知夫理之不易者人雖欲异同於其間而究不
能外嗚呼此其所以爲聖賢之言歟

天王者天之所立也故能奉天以爲治則安不能奉
天以爲治則危安危係於天然則廢立之事誠非人
臣之所當議也伊尹而後惟霍光行之而僅能無害
然身死而族旋滅魏晉六朝五季之世常有蹈其轍
者皆簒賊而已矣由此言之雖伊尹有大功於商要
亦非人臣事君之常道也溫公疑貴戚之易位是也

淵若心府之論則人旨曠不少

然而孟子非此之謂也謂夫諸侯之危其社稷者也
夫得乎天子爲諸侯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故善則國
之君不善則天子之罪人貴戚之卿與國同體不忍
坐視其滅亡則以之聞於王而更立賢者以安宗社
可也豈若博陸侯之處昌邑哉齊雖僭王本侯國也
當時周室微弱雖不能變易七國之君而文武之法
自當如是夫言其法之當然者是所謂以正對耳溫
公未喩其說顧以易位爲稱兵而伐苟如是是孟子
引天下以亂階也雖愚亦以爲不可也



行其道不計其祿者君子之志也至並其禮貌而簡
棄之則孔子在衛以仰視蜚鴻之故而遂行焉者何
爲也哉周之東也禮樂征伐凌遲於大夫而天子之
政不行魯有三桓晉有六卿孔子之所惡也彼佛肸
畔趙氏非畔晉也公山弗擾畔季氏非畔魯也而皆
知尊慕乎孔子是其人未必不可有爲也故曰夫召
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東周云
者豈眞以王政予陪臣吾意所以爲之者必當削私
家張公室以夾輔王朝使凋瘵河洛之間復覩鎬京

之盛而吾道行矣嗚呼此孔子之志也非急於仕不擇乎禮而若彼皇皇也孟子學孔子之道者也孔子有際可之仕而孟子曰迎之有禮則就之孔子有公養之仕而孟子曰周之則可以受之且禮貌未衰則循可以望言之行也周之之辭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從其言而恥其饑餓於吾土地則猶有悔心焉而可以望其改也故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不然孟子豈志在謀食而亦烏可以禮文虛拘之哉溫公以爲戾於孔子亦淺之乎論古者矣



孟子論五霸以爲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溫公謂文具無實之謂假國且不保於此惡能霸故五霸非假特強焉而已皇帝王伯皆行仁義者其高下大小遠近多寡則不同耳之二說孰是曰溫公所云文與實者何自而別乎將能不別於其本乎堯舜湯武皆實有其德於心而堯則安安舜則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湯則執中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此所以措施於世一如探諸其室而與之何則其素所畜積也今夫五伯計功謀利而外託仁義以爲名若貸人器用而忘

非己物不知君子已有以識其之竭故其迹似其心則非而終不可據以爲有若以爲強而非假是謂同於身之者矣董子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強亦安可訾且雖湯武亦豈能自然而皆中耶是故皇帝王伯可以公私言而不可以高下大小遠近多寡爲斷七十里不能限湯三分有二而不足以少文然則孟子之說爲深探其本者哉



桃應一章孟子因其設爲此問以觀聖人於經權之際也不計其事之有無浚井完廩不見經傳要亦藉以明其道而亦豈必拘拘焉辯其妄誕哉夫聖人之道人倫而已矣君臣父子勢有不能兩全者或聽其缺陷焉或得其一而廢其一焉皆不得爲聖人今夫殺人者死叟雖天子之父不得妄有誅戮是法之經也非獨皐之職守而亦舜之受於堯者既不得以恩而廢法又不可執法而廢恩於是聖人之道窮矣孟子曰此不足以窮聖人也權私恩於天下之公法則法爲重權天子之位於天性之至愛則愛親爲重蓋

惟有竊負而逃者可以兩全耳若謂以舜爲子必不至於殺人則蒸乂允若書已言之矣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父子定孟子又嘗言之矣此亦何須置喙至謂皐陶既執而不得竊也舜雖逃而猶可執也外執法而內予舜之爲僞也民之不聽其逃與亡舜之多於亡法也皆就其眞有是事而爲此迂論也司馬公之相業品行自三代以後莫有能及者乃其講學不能無偏昔明道先生蓋嘗有不滿焉豈亦見其疑孟之書也非耶



解的正折的倒惜不能使溫公見之

今春讀　御纂朱子全書知宋儒余隱之已有遵孟辨蓋未嘗不悔吾之爲此解也雖然人各言其所見古人自是勝于後學安知後之人不有一得焉以發前人之所欲言耶姑存之以質士之論古者　自記

## 論語集註解略例　凡五條

古者取士必先德行自宋以後糊名易書而試以八比之文主其事者初不知中式之爲誰也斯豈徒相賞於辭章之末技耶抑欲得夫說理細而見道精因以此卜其學問識力之不苟耶是文亦可以觀德也夫朱註所以釋經而士多誤認註意師以傳其弟子先達者以取其後進莫不以爲正說而不知其非設其中有一二人知者必以爲狂悖而擯斥之則是遵註適以畔註欲以其祿習之陋解發聖教之蘊奧似亦難矣吾聞之書曰庶言同則繹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庸詎知衆說之皆非而吾說之誠是耶然錄其所疑以待正於君子或亦明辯愼思之一事也其所解皆有名文行於時故他不具論且無有發予覆者故亦不知天地之大全兩是而非則註之可以講求訂正恐尙多也是以謂略例云爾



犯上作亂不仁之大者也仁民愛物仁之全也蓋亂萌不絕而能使民安物阜者未之有也君子使天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人心和平災害不生鳥獸草

務本二句是下一句之魂下二句其形現也

道蓋聖賢冰領

木咸若於下然非身有其德則根傷者其枝葉必瘁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本於此立道卽於此生此所以貴先務也上下文融成一片而人泥註中凡事二字於是說上節太淺說次節本字太泛今思日用間凡有所爲必求其合於道者亦何一非孝弟中事故知朱註凡事專用力於本其意已覰定仁民愛物皆當以孝弟爲先務耳非謂事事物物各求一本而勞吾心力於紛紜錯雜之中也蓋務本二句乃是承上文下一斷語而其下遂詠嘆以指點之玩其



意旨何由容得泛說且道之在日用者亦豈有二本哉

性與天道學者之所謂至精也問之曰爾能脫然於貧富之間乎則曰此學之粗者耳然吾未聞隕穫於貧賤充詘於富貴而尙有盡性以達天者彼蓋以精粗爲二虛談微妙而不求盡於其實也聖人立教必務爲平易切近之功其幽渺恍惚期於坐忘者二氏之學則然耳是故不能審取舍於欲惡謂之去仁顏子雖簞瓢陋巷而亦樂而謂之曰賢則夫處貧富之

徧有體會之言

道豈爲易易而如韓子所謂哲人之細事者乎人見註云樂則忘其貧好禮則不知其富遂謂子貢引詩忘其言貧富夫子言往來又忘其言可與未若彼釋氏之機鋒相對何以异此夫忘貧富可也至謂聖賢以善忘爲入妙境此何說哉且由無諂而至樂由無驕而至好禮必其存省之久至於從容和順而後能之豈冥然不用其心者之所能致此正如切磋琢磨然方其切焉琢焉以爲磋與磨之地而不遺其力也及其磋焉磨焉一如其方切與琢之始而不已於心



也蓋卽此已是義理無窮故其功彌進而彌勤吾夫子謂其實有所見於詩是以與之後人奈何舍其平易切近而求諸幽渺恍惚者以入於异端此有關於世道人心似不可以不察也

昔者夫子之門蓋三千士雖其傳於後世者不若七十子之著要亦非常人也若七十子可謂表表者矣顏子閔冉而外與聞乎一以貫之之教者曾子子貢而已子貢蓋已不能無疑其餘門人則皆疑之矣而況今之後學下於七十子之等不啻什伯且卽置身

於三千士中或亦未能遠過也曾子猶心契而不能名言是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示之然則所謂一者固非可捃摭性理中一二字爲柱脚也朱子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嗚呼盡之矣蓋道之變化多端而其心初無二理仁也者理之公而愛也義也者理之宜也禮也者理之節文也智也者理之精察也推而至於明倫盡制孰非此一理爲之運用乎所謂體一而分則殊也若一有定名則亦不足以貫通萬事矣且以至聖大賢之所難名



者而吾能强名之哉今文之下者則以有無繁簡多少動靜等字爲影響之浮談其高者乃不免硬下柱脚失聖教之旨無乃其與註意不合耶觀其譬以天地又曰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又曰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夫能玩味於此而經言自可領會矣

顏淵問仁註云仁者本心之全德夫德何以謂之全也曰是卽其心之德愛之理之謂也後人之說書也迂而偏故云聖人言仁各有所主如此章則但言心而不及愛愚疑此亦謬說耳夫聖學不若浮屠氏之垂堤趺坐以爲功也其靜而存養者心之德也體也其動而省察也不欲已私之形於事則已有愛之理矣用也且夫復禮云者固必實有其節文度數以與天下相際如視聽言動豈無所以及人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若但虛求於心卽人亦何自而知其仁大儒腐儒之辨正在於此不可不察彼學者言性言命及求其實而不足用焉病固有由然耳又一日者非日日積之而一日成之之謂也蓋顏子不



貳過合下便了其由心而檢於事者雖終身如是其更不走作只在一日故能信天下歸仁所謂才堪王佐者也又天下歸仁於一日其效甚速且大要其機止在克己復禮則爲仁誠在己而不在人註所以謂之無難也若以爲無呼將伯不惟於請事而不辭者了無關涉亦殊失大文三助語緊相呼應之意高明以爲何如

寬信敏公註云泛論帝王之道問何以謂之泛論也曰猶所謂統言云爾謂其非指一人一事言之則爲

泛論爾非泛而不切之謂也帝王者謂誰堯舜禹湯文武是也道者何也記者敘次帝王而約舉其言與其行政之大端猶史家之有本紀也當其時衆已得民已任心悅誠服而治功成矣然代雖易而所本則同事雖殊而所操則約故衆何以得寬則能之爾民何以任信則能之爾且何以悅而有功公焉敏焉則能之爾此亦猶史家作傳紀而以贊語繫其後也云爾是人知寬信敏公之爲道而不知融貫通章以立言故其說寬信敏公只辨得換幾色形似字面而已與



論語渾括其辭以明堯舜禹湯武先後相傳之如一者亦了無干涉也此或由于誤認泛字爲泛而不切之泛也耶愚不能無疑也

士於四書註語當不止如上五者之誤解也然五者或已售於時不以爲誤則其誘人速而惑人易驕氣勝而昏氣深吾既恐其迷謬不返又欲世之有德者匡類以推而不徒以庸師之說爲蔽門之瓦礫也於是乎言

說書亦曲折成文

## 拙宦解

工以巧傷指樂師以巧矐目泅者以巧溺身言以巧與戎妝以巧賈妒騎以巧折背緣橦以巧失足若夫仕宦而巧則貌竊忠直以濟其讒佞守託廉介以富其篋衍其術足以固結主眷其勤勞奔走足以傾動公卿蓋未有一朝而速敗者彼見有拙者於此訥然於口而不知其辯於是非也退然如不勝衣而不知其勇於有荷也則施施然傲之及智盡能索既久而露其眞將必一跌不可復起使後之人非之笑之蹤



有子孫不能爲之諱則反不若推魯悃愊之無惡於人嗚呼巧與拙果安所取哉

拙宦解却只說巧宦巧者情形既出拙者之身分自見矣如此文可謂言不煩而意盡

## 書會夾谷事後

夾谷之會齊欲屈魯賴孔子以武備得免然孔子不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乎無文事而僅以兵力爭之魯亦安能勝齊盍當夫攝相三月而國大治其文事已足服乎强鄰矣是時魯之民必且有親上死長之心而其勢不可以勝故孔子以爲文武二者一有必兼有之非至臨期而後爲之備也惟其如是是以萊人揮斥而不拂其意侏儒斷首而不憤其專設使季孟行之於孔子未相之初能保齊之帖然聽從而無



一言哉宋襄公會楚有文事而無武備然徒知假仁義以爲名而其實固已先失矣就令當日能從子魚之言亦必不免於難何則文事不足服人則勝負在强弱之間而已孰肯爲之下者由此言之魯之不爲宋襄左右司馬能奉法以威鄰而非其力也

立論能見大意

矛盾運一筆只見本領

## 書魏文侯不禮翟璜事後

昔者魏文侯恭於段干木而踞見翟璜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吾官之祿之而不受今官子以相祿子以上卿奈何受吾實復責吾禮愚以爲此文侯之言失文侯以璜爲不賢耶不當任以相臣之位以璜爲無忝於相位顧從而侮慢之是欲使坐論之三公下同於廝役弄臣之流也烏乎可且人君所以優禮賢士者徒欲其矯尙高節而已乎吾未見尾生孝已之勝於皐夔伊傅也然借璜不知大臣之道故貪其豢



養不去耳設使以禮貌決去就不知文侯將何以託國耶嗟夫彼以折節下士之虛文傾列國之君乃欲使在位者不羞無禮皆甲甲焉惟貴富之求則將舉其國而盡付於貪鄙之小人而凡庶政之所以亂與民心之所以偷皆此一言致之也然則段干木非惡官祿也亦惡其受官祿而將有無禮之羞者歟

落落數語已寫盡魏君臣之行狀而文如生鐵盤絲勁爽無比

## 書郤獻子分謗事後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往救之不及於是以狥請而謂其僕曰吾以此分謗夫行法而可以召謗則是其法之不當而受法者以無辠而見殺也吾謂雖已斬之猶當白其冤使瞑目於既死韓厥晉之賢大夫也決無闇正言而自諱其過者夫不諱其過而衆情乃可以服矣故曰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其更也人皆仰之過亦何傷於君子哉不然千萬人謗之而以一二人分之此如掩鐘而塞人之耳欲其聲之不聞於外也亦惑之甚矣且其人當斬耶則救之者私矣其人而不當斬耶欲救之而又以狥將何以示衆無辭示衆將何以帥師爲帥無以服人心而又使遝就其辭以開疑貳之端吁雖不及其身而於其後亦猶幸也夫

短而曲如寸幅中畫九折坂



論近左傳警法

## 書伐原事後

王賜公以田而陽與原不服是無王命也其守臣不得無罪晉定襄位功名既可震主謙讓不伐以請命於朝純臣之節也不此之務而擅稱干戈於畿甸則晉之罪反浮於二邑之守臣大體以正信己則無禮又欲践三日解圍之約買信於原氏謬矣臨門之降盖亦紬於兵力哉嗟夫請隧不許憤而示威以此稱之曰輕土而重信則吾未見其說之誠然也

論事如老吏斷獄而文亦委折清勁

究元玩其通幅篇短而勢橫是文與可叢筱也

## 書商子後

商君入秦其秦亡之始哉彼其以烹裂族刲驅民於耕戰猶欲富强人國也至舉禮樂詩書孝弟廉恥等爲六蝨使前聖相承以敦風俗正人心之道喪失而不可復而秦之血脈元氣由此日耗孝公以後雖蠶食六國而兼併之然其亡者忽焉此與人之外壯盛而中枯竭何異嗟夫商君之法秦不知其爲國蝨悖道而無忌憚以禍其身商君亦不自知其說之爲已蝨也公叔痤嘗欲其君之殺之夫用鞅可以抗秦殺鞅適足以延魏豈爽言之譫誖者耶

學史公讚只到得歐蘇門庭 自記



## 書唐庚正夫論後

文引庚公抽矢酈況說呂祿事以爲事有輕重不可一槩操戈於友當孺子疾作而退師出境利在逐之使去不在殺將以怒鄰此事之輕者也若呂與劉勢不兩立社稷之存亡係焉故況之所處事之重者也愚非不謂然抑惜庚之言未嘗深思夫友之義也友也者友其德也酈況之與呂祿友云乎哉且安知其非陽與祿交而謬爲歡愛以圖事機之會耶孔子遇原壤小過則責之大過則如弗聞也者而過之謂彼原壤者非惡也子桑戶之放於方外者也君子不與惡人友若陽貨則早已絕之矣庚知戈不可槩操何不言友之不可妄合故愚謂臨難而後權其輕重者左氏所謂張趯有智其猶在君子之後者耳

酈呂不可云友深中情事行文亦遥淨

## 書太宰不死說後

昔子貢聞太宰死以告夫子夫子曰不死也天生太宰以亡吳吳未滅太宰何病夫天何以欲亡吳吳不成其爲君耳當是時雖無太宰亦將不免於亡何則黷武好色而不恤民夫差之大疾也及其元氣盡傷申胥以藥之苦口者投之而不能救故吳病而太宰之身肥然則太宰亦乘人之將死而爲之祟焉耳假令夫差之戕賊其生者猶未若彼之甚天豈忍故生佞臣以絶泰伯之血祀哉故夫太宰之生吳生之而非天之生之也則太宰之滅吳亦吳自滅之而非太宰滅之也天心仁愛人君苟有可宥則皆欲曲全之曰天亡者其聖人所以甚吳之罪乎

從病字生出如許妙句是古文中弄姿處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之印

# 尙志館文述卷之三

單父盧錫晉子弓氏著
胞弟[illegible]
同里[illegible]
海寧朱肇楨幹齋訂
世晩黃求可仲庶
浙姪生甫仲山氏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之印

## 曲盈傳

敘序詳略有法

曲盈者蓼人其遠祖曰曲張當黃帝時舉於青陽子揮嘗從征蚩尤入其國諸珍異一無所愛獨載其觔角緊絲膠漆竹箭之材歸獻之以儲軍用及帝學廣成子之道昇於鼎湖張幸得侍羣臣攀龍髯以號乃隨髯墜以故不得仙去而名用此益顯卒後人祀以爲神傳數十世子孫皆能繼其業其散於列國者在魯曰六鈞顏高壯而用之方定公伐齊於州門士爭傳觀其勇有樊若者自周來賓陽虎挾之入於讙陽以叛抗節不撓虎不得已歸之在楚者曰屈盧屈盧有子曰弦隱於宋爲箕工偃王聞其賢徵之弦惡其邪枉敢於虐天堅臥不起也其後生彍從信陵君合從逐秦將函谷關閉命之發數矢著麗譙而還六國滅隱白牙山殘藏其圭角不鳴於時彍生彊彊生

毅志毅志生盈長而冠字之曰叔寶蓋叔孫氏有貴
珍力士能指揮金僕姑擒僑如其父愛之故以字之
盈爲人外和中强喜田獵其鳴嘯聲與馬嘶相應運
機如風雖狐兎之善走者不能脫故人皆器之自子
濯孺子尹公庾公養由基伯昏無人之後號能傳其
先世之絶技者視當世無所許可一遇盈則求交而
恐不得會項籍起兵從爲裨將高祖臨廣武與籍語
盈伏其徒傷高祖胸高祖捫足曰虜中吾趾及卽位
購得盈以千金怒罵曰若傷而公耶豎子不足汚吾



鼎趣使磔之盈曰願一言卽死曰尙何言對曰上何
見之不廣也方是時臣知項王非能愛陛下卽幸陛
下先得臣臣之視項王豈異是哉且帝初得天下宜
擇任有用器爲豪傑先乃今以一發之忿易猛士言
未畢上悅撫其背曰强項吾將以四方之事屬卿盈
既得進或在上側聞上與功臣諸侯王計事謹厚未
嘗洩鞠躬終日而已上憐欲寬假之伏地謝曰臣無
他長惟以拘謹報聖恩久洗沐恐不健任使不敢奉
詔以是益得幸功臣諸侯王莫如盈者雖蕭相國得

有此一補方無罅病

桃弧棘矢見左傳故此云斑九棘

此句貫上句不與下句對

賜劍履終不敢與盈左右手而旋辟殿上叔孫通嘗
造其第見其貌癯晝寢欲以手屈信之力不勝而去
其後擊韓王信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綰及代相陳豨
盈皆在行陣或短兵不能接鉤戟長鎩不能及得盈
力卽無不括蔽洞胸盈又召其族類累數百千自大
帥及卒旅人給一焉以爲助故所向克之蠭起者不
旋踵而敗上以其近侍肘掖又有功以威天下益進
其秩斑九棘云初上困於平城冒頓以數萬衆圍之
七日不敢以鳴鏑相向蓋亦盈之彊勁有聲足以奪



其氣既歸上勞盈曰甚賴卿力平諸禍亂然卿亦休
矣吾且賜朱紱爲卿服晏卿故府坐近肅愼氏楛矢
及朕泗上斬蛇劍卿以爲榮乎對曰陛下撫臣背信
用臣幸久無斁然臣性過急束則體龜裂陰瘠又苦
液汗帝必欲憐臣使風雨有蔽足已無須華麗居久
之上益厭兵會有以罷軟變節短盈者上使謁者陰
伺之則傅會其說以爲有偏疾反張上嘆曰嗟乎盈
力今不能任一石矣明日詔下以桃氏代盈官盈既
免家居於是尹庾輩皆來握手歎遊道平生意所往

則盈合之不差毫末有不能者强拉之雖義不忍絶至其所揣度十步內不能一二合也而人以爲違其意旨至於交一臂而遂失之然盈因人爲向背豈有心哉踰年人益諒之嘗比耦於其居旁小圃揚觶而角飮使盈居間斷勝負盈駢脇通臂而容偃僂至其決于應機又若能遠覻者雖微如蝨細如一葉必欲人數其眉睫察其文理非其人則不授以所能夫庖丁目無全牛（作一丸銛）盈又欲覻蝨如牛故得其意而勝人也非盈私之使勝也其後苗裔益多自京師市亭州郡



及荒徼閭曲姓皆祖盈彼其始有所引以發其能至於充滿（新然而往）故其名獨良盧子曰吾聞諸夫子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夫盈以天下之纖材（字出胡瞻）而動止以禮爲的其庶幾乎然余考世家傳記皆遺失不傳何哉或曰桃氏畏惡其能毀其實錄故幸抑角生爲之家乘云（傳之甚本）

筆力遒古如司馬氏其鬬合之巧亦不讓毛穎

卿二傳

叙本中郎以數益字加意

## 鄖湄伯傳

伯諱如參字章輿別號鄖湄其先世亦江西南昌人洪武初徙黃麻又自黃麻分徙於應城傳至其父類伯公凡九世皆以儒名家而類伯公受知於葛屺瞻氏稱邑庠理學鄖湄其仲子也與兄元章奉庭訓力學爲文一試輒皆售母嘗病爭願以身代歲丙子張獻忠圍應城類伯公率三子執戈登陴義形於色城陷及元章罵賊不屈死之鄖湄伯曰父死忠子宜死孝然俱死即幼弟亦不能存活盧氏之鬼餒矣於是



負其弟亡去匿山中益是時邀天之幸羣賊竟無一覺者卒得免　本朝定鼎伯歸鄉益肆力經史百家不屑讀秦漢以後書會中州名宿彭禹峰先生督學試應城取以壓卷岣嶁石鼓執牛耳主齊盟等批贊不容口居久之領丁酉科鄉薦不第至辛丑會試已擬元又以數奇落名不得行其所學人咸惜之而伯署教諭安邑方坦然以講課爲樂一時問業者不獨後生小子即先進長老輩亦嘗以疑義就正之大抵伯之訓士崇實行而以其身爲倡昔景陵宗人言其

故有田數頃盡以與幼弟愛諸姪如子皆教之成名於庠則知安邑誌誌其能變士風由教人不徒空言也無何卒於官門弟子議私謚文恪以伸其愛慕有子譽貽贍裕賜俱博士弟子之綱中辛卯鄉試諸孫安映奎愷輩亦學校之選爲應城望族云吾先世自南昌移居單父與伯同遠祖吾父歲貢後無意科第其敦行誼好古則亦與伯同要之均未爲得志於時也及吾守常山刻尚志館文述署中綱弟來見之日昔我先考力爲古文同于兄今存有字苑統解鄖湄



文集若干卷然不能刻以問世則又與兄不同矣因唏嘘者久之吾旣素知伯而又惜其老於一科並著述亦不顯行於世故爲之傳而刻之綱弟字勉菴作制藝沉摯有聲吾又以此卜伯之將賴其力以傳其文也夫何歎哉夫何歎哉

叙次潔老不輕下一字零零碎碎皆有氣行乎其間語不接而相承恰如貫珠末幅因同祖隨手生出兩同字一不同字又暗藏兩同字弄姿甚佳所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也

從孤一項遙一句錯落又搖帶無限情事先安頓正理然後翻下文勢是單承帶一子子乎則已然矣　項作不了語似結上却是起下　遙挽閒出便以性字伏下　非所出亦無可如不必盡所出不是閑句

楊貞女傳

古賢女少寡節如松栢歷歲寒不變者吾嘗於詩詞傳集聞之矣至所得之郡邑諸誌亦間有其人然或依舅姑以爲活或篤唱隨於先而撫其遺孤子以待其成立不必盡所出也然如此者亦已難矣至不幸未嫁而夫卒則於唱隨之恩何如哉又况無孤可撫彼何所冀於後哉且夫姑老而代之養孰不謂然然子子乎食貧操作以爲悅至勞而不怨若惟恐其不得然也非聖人所謂安仁者耶故吾以爲此人情所



尤難者以昔所聞亦或有一二人焉至殘毀形體以矢其志然未必所遇若斯之窮也乙未冬十一月奉命平糶古北口倉米居久之而事未竣與客雲衞學生楊鳳儀鄉鳳儀之長女小字文媖葢女子之有至性而世所間出者也今歲閏三月居停主室人始一道其賢於吾室曰西鄰楊氏女許繼室司馬掾吏汪瑛子未娶而壻卒壻父考滿入仕籍卽世及壻卒時母徐年六十矣而所先娶者無遺息獨季母余守二稚同居然其家空無有也初女欲自殺以其父若母防

十餘個其字如蝶舞花

有此問答便非揣度語

之嚴也而不得遂默念夫子有老母在所不能瞑目
孰大于是且其季父遺孤亦汪氏血祀所爲絕續吾
豈可謂無與於我哉我父母以彼凋落伶仃而難之
而惻惻焉者愛子之心也我不可以義爭而傷之也
於是復稍稍進食得爲哭於其家者而返焉爲送其
葬者而返焉又寒食爲祭其墓者歸入於姑之門而
遂不返焉斯時也父母以其義之決也則皆有以裁
其恩曰吾不可以强返之也成其志而已矣曰嫗何
以知女意曰其母問而知之又曰彼所以養其姑也



託其掾於人而分在官之祿以佐其饘粥之養然無
何有攘其缺者矣今壻之從叔父汪允與迎其家居
京師葢周之者五年以至於今吾聞之以問楊生生
之言與此同也吾又(章法)以爲今 朝廷 詔舉天下孝
義貞節而旌之誌之以奬民風若楊氏女何以至今
不傳而與之鄰而至於歲將半而後知之則豈職任
採風者亦未之聞與抑亦之子弟求遂其心之所安
而非爲名者與夫取德行於士大夫求其不爲名而
行所安非篤於學者不能乃今女子能之耶或曰其
有家學焉曾大父聯魁以歲貢爲學博部郎大父密
雲衛博士弟子名丕勳丕勳生鳳儀名翥娶于高而
生莊威泰威德威亦衛博士弟子夫楊氏爲古北口
有禮故家夫所以教其女必正嗚呼其然耶其天性(結)
志道而不盡出乎此耶(緒 性 字)皆名乾一其前室姑之女姪
也嘗以股肉食姑故附記之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禮部主客清吏司郎中古單父
盧錫晉子弓氏撰

洗去濃肥力追淡古有草蛇灰線之法無逐段界



劃之痕相其墨妙直似從孟子割烹章脫出 石部
觀止評

寫孝子孤上行爲帽

劉天繩傳

孝子劉弘甲者字天繩單父之城南人也父字日具瞻以康熙十年經歷雲南徵江府道遠故弘甲及其弟弘基奉母趙氏留於家及吳藩難作不通問數年當其始弘甲幼弱差役重而多外侮且入城治事嘗暮夜策蹇歸有留之者曰不忍使母氏倚閭也雖心憂其父强以歡顔解母之鬱懣十九年寇平道復通弘甲與弟亦已先後爲弟子員而家少寧矣乃以尋親事請於趙母母曰兵戈起其居民且離散不知所



如往況萬里异域今兒行得無重我憂耶弘甲泣曰吾父之得見與否誠未可知脫有不可爲諱乃獨得晏然安坐於家而已乎弘基今可任子職願無以兒爲意於是以壬戌七月攜一僕渡河揮手於飲餞之旁泣者終已不顧越二月達貴州平越府及其僕病於旅次無何僕人死而弘甲伏枕痛哭不知所爲也會居停主人王良梧者素慷慨好義聞哭聲訊而心愛憐之曰孝子也若好將息南行事吾當爲若謀弘甲從枕上拜曰君乃有意於吾之煢煢者哉自今以

六字三頓如畫　慷慨好義之狀直畫出　豁行來妙手

往所不事君如兄者有如日於是良梧爲營葬其僕而弘甲病亦少差因以言察其意曰兄何以教我且兄之地寧有人可共緩急與俱之徵江者耶良梧唯唯有間又問曰吾所以未卽應者爲有所擇耳然君以孤弱入不測新定之地而所依藉爲安危乃不知其爲何人此危道也而欲求可與俱殆非吾所知所可知獨有吾耳弘甲出於不意感極而泣曰兄之恩生死而肉骨矣因以酒酹道路之神約爲兄弟離平越而去是時越州土寇起城鎮戒嚴常露宿而幸無



虞良梧力也又宜良縣裁軍劫畧途人大哨坡遇數騎持刃怒逼良梧哀告以尋父事賊義之得不死腰纏外舍衣被於地曰汝好人留此禦冬而良梧所分挾金獨以智匿得全故可資以達徵江然徵江經歷司已有別員詢舊胥始知其父住永昌數年矣弘甲念當更行二千餘里辭良梧良梧曰爲德不卒吾嘗以爲惡行耳他何可言者先是弘甲知徵江守張公青州人求得其家書爲贄故張公以書抵永昌守稱其孝及至永昌始聞其父實在騰越州之界頭鎮州

歎寫孝子之喜得父必詳寫其父所匿之地文之最生色處

倒叙一句長須二字不落空

過府治三百餘里界頭又西行百二十里瀘水出其東緬甸八百媳婦諸苗皆在其北有永昌張媪買一山村居焉而具贍爲其贅壻弘甲喜倍道重趼（如畫）至其門疾入而呼有（如畫）長須出曰來奚自且何音似山東萊此疇昔從任之童僕也有頃（如畫）父亦出弘甲瞪（如畫）目熟視曰奈何久棄兒踣捫其足而哭父愕然曰子爲誰曰我子某也乃亦撫其背而哭焉蓋具贍幸以閒職得避此爲家人事定上書自明於當事故人皆知其居止而使其子得以蹤跡之於是問家事畢命弘甲以



諸母之禮見張氏張故賢亦爲慶勞云居久之適有騰越州喩使君舍人柳青之以萊人掌界頭稅務與弘甲艮梧傾蓋定交知其欲歸也力爲假百金於喩公而弘甲亦已得永昌路券乃婉言開導張意以癸亥十月得奉親還單父王艮梧至鎭遠始別去其籍本山西平陸後一年來省分以田宅並其弟有妻子於單成土著以嘗與弘甲約爲兄弟不忍離嘗弘甲之窘於歸塗也樂濟以金者二人其在荊州曰劉芬傑在襄陽曰劉蘭雨傑亦單人寓於荊始具贍之任

細究一義士

又問出兩義士來眞是餘勇可賈

寫弘甲孝承親志其純孝如見

與通譜蘭雨樊城人隱市儈中初弘甲南行上其家語次知爲尋親者亦願與通譜約歸時無越跕去弘甲今憶之前行遇諸門未相揖問知具贍且至即驚喜戒傭奴假騎轎迎於舟次留三日以一僕挾金衛之至其家弘甲既還出雲南省驗文以次上達事得白邑宰嘉獎之其後具贍卒張氏與趙氏居甚歡及既葬亦以疾卒弘甲祔其柩於父使張之義男弘兆主祀事以昔母子之養田三百畝盡予之成先志也（篤孝子）子弓氏曰方滇南初變人皆危具贍以爲不脂韋



于其間即已死耳乃獨以聯迹得全身命豈非以智也諺曰有是父有是子今劉子蓬累行萬里犯難（太史公得意之筆）履險數矣卒以德感人助成其志不賢而能善後若此乎吾嘗欲偕邑人請表其閭以劉子力辭中止夫可謂純孝而不爲名高或小孝於親欲急急以自鳴者亦獨何哉

以傳神巨手爲孝子表章寫得有聲有色人與文堪共不朽

## 朱奉傳

沛人朱奉者愿謹不識一字歲凶從其父及後母携一女弟來粵父爲人傭奴父故委痺糞溺臥起需奉負之而後能故其母先傭于黃氏是時粵父亦有水災人以力易食得飽即止不能貴其直而奉復不忍其母之癉瘁曰奈何獨倚一母氏且母所得食寧足分吾父哉今吾役于人而以其閒時事親宜爲盛德者所不禁乃亦求傭於周氏之家勤操作無餘力食必留其强半以獻諸父其主初不意爲孝子也會有



客坐談屬奉給使令客未行即亡去怒之則俯首受責讓無一言亟問之故泣而曰吾晨來負我父東簷下臥適見日景轉恐曝傷父兼懷餅遺之是以不遑告主聞而嘉之曰嗟乎孝子乃屈身吾門耶寧吾事少慢不慢汝我且益而食以食若父蓋憂奉日餓且勞而將至於困憊也居久之其父思肉食無從得乃陰割其脇間孰而供之母至問曰汝父今何食曰食肉曰肉何自奉色變不應驚問而視其創因大哭奉伏地慰母曰無使病者聞而益劇然其父業已知之

而痛不已而奉復伏地慰其父曰脇血今已止無楚也其鄰人來觀皆駭然相顧嘆以爲難夫孰今事親而能若是者於是餽之以食物酒果不受主人予之金亦不受曰余所與爾者傭直耳乃受無何父亦漸差可不扶而行初其母不甚愛奉以奉事之謹故亦感而爲慈母矣又一年父卒周氏資之使葬待之不與諸奴同訖以農佃諸事課入數倍於昔古稱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觀朱奉猶信

子弓氏曰臧獲賤役也然季布爲朱家奴司馬相如



與保傭雜作滌器臨邛市後世尚傳之况取物不苟以養其親耶割肉雖非例與稱詩書頌中庸而行違者異矣

不識一字而孝爲至孝不著一色而文爲至文誦之令人肅然敬復悽然悲

先爲不得意人作一小傳

又旁及二不得意人全是太史公筆意

同邑王克楨喬甫氏傳

喬甫與先文林公共蒙師及余識之近艾矣爲人訥重善誦記而敏於文數困躓無所得而聊一鳴於騎射論策當事則拔入弟子員咄咄氣不能平益隨諸童子絡筆硯入場幾一得當於文試丙申後余初與同事而辛陳公甚器賞喬甫文陳公諱履端失字其閩中受業數人皆已取甲乙科而公晩起明經聞者惜之今所遺季氏富周公文雖大士最佳者無以過然器賞喬甫同衆覆試之余特竊覘喬甫挺如高山



懸泉不留其行既交卷復可匄富見四五輩然每折翼於督學何也豈亦有物焉使法眼當小試亦時時睫耶喬甫老而邑有徵趙氏孔彰黃氏與齊名有徵溺死得青衿而孔彰死童子中三君子者有徵遇矣喬甫遇達其能俱已不可云幸其不幸甚者孔彰也物之易白黑顛倒好醜如此類蓋難數計然喬甫雖少知已乎其所從遊多諸儒生至如七子書間說之以稱求者非所好也故至今名能成後學云辛卯冬喬甫之子以余刻文述集持昔邑人壽喬甫八袠文

文自是不得意與前篇是一色文字

來示余曰公之欵識也幸以附集余覽其文富贍非力所能爲奈何攘人善因更言所及見云云爲先輩一吐其氣雖然子欲附吾集以傳子之先則爲計左矣余嘗不滿楊子雲爲人至其學問實倍余無萬數彼尙恐覆瓿矧能必余文之傳於後耶夫余之文非可傳者又以獨子早殀愁病無聊無意於名位其奚有于陋劣之辭然而刻斯集也何爲哉夫天或欲絶余也天而不絶余也此足令後之能文者知其前世學古不與俗諧蓋雖未造其至而幸與文林公名館



以尙志之意蔦一無違耳嗟呼是文述集所以刻也子欲以傳子之先而藉吾文恐不得矣

學孟荀列傳得其神

文氣蒼老敘次情切極瀟洒

重修辛羊集泰山廟記

辛羊廟集在單父東南四十里以辛之音近尋土人謬傳爲蘇子卿尋羊處然縣誌採其說何也豈事在不疑亦可援史家傳疑之義以自解耶或曰集起於辛氏羊氏故名以其人或曰辛勤于耕稼也其土赤埴濱於泰皇之堤河水草甘肥可芻牧故名以所宜余數過之欲覽其殘碑斷碣以求其所據而不可得葢歲久而漫滅荒廢者多矣地肥而斥鹵者半焉居民雖衆而衣食不充者半焉祭賽希舉而廟之傾圮



者半焉泰山五嶽之宗雖不宜祀於民間然古稱雲出膚寸不崇朝雨徧天下則食其德安可不崇其報集中央故有廟祀其住持尼僧照揆慨焉有志於重修而適會 聖天子休養生息人有起色於是木石瓦甓之存者因之缺者募之工匠和會不數月而告成今也登其堂煥然一改其舊瞻其象肅然而敬于心頻年以來風雨時若年穀順成使前此荒野蕭條之地漸復其耕桑貿易之樂豈非神之佑之也哉若揆之善亦有不可湮没者矣丙戌春二月鄉長來徵文以鐫諸碑余有田二千畝在集東數里內嶽神降澤亦將不予遺焉遂不辭而爲之記廟三楹南向成於康熙四十二年某月日揆之徒普全普如孫徒貞心祝暨諸善士並載碑陰

朴淡有遠致

必作如此寫則文徑便曲而文氣亦蒼鬱可嘉所謂乘得高跌得重也

插腰插補二句最是峭拔處其為歸途

清涼山記

西去懷仁城一舍而近相傳有文殊清涼山余每從署中望其蒼翠聳削思欲一登焉以領其勝既涖事三年歲豐而民和案牘亦稀於是同內姪高曦菴及季弟文侯引二三奚奴隸役騎而往有悟道村人獻雞黍不能却食已會微雨霡霂曦菴意頗倦余曰山色最宜雨中看嘗以簾事過雁門廣武皆於陰晦得佳境今山靈雲妝霧裹相待何可負乃從導者由峽道西行高嶺怪石近峙南北令人左右顧不暇瞬目



遠可里許聞足音跫然則馱煤出山者也又西至山腰見煤窯旁穿如一間屋徑丈始下俯覷黑不辨物聞其深百尺栗然去之又北折而東上始達清涼山之麓適濃霧如烝天與地接諸山藏奇匿秀導者亦迷於所往移時而昔之所望蒼翠聳削者隱隱現雲間霽色映帶明滅斷續變態百出雖工畫不能寫其妙余興益不可遏鼓勇翹足逶迤數折而後得登焉是時獨文侯從予而曦菴竟以倦止也山巔建浮屠三級云是獅利遺跡古柏數株生石罅中禿幹杈枒

作生趣亦脩快

若相搏鬭諸山皆在足下遠眺城郭屋廬僅可敵一畦田亦佳境也因浩然而歌曰豁予目兮萬里披予襟兮千仞懷佳人兮不能忘聊相羊兮霄漢文侯和余曰望歸鳥兮山椒飛何以兮獨迅懷佳人兮終可覯諒吾誓兮旦旦歌闋枕石而憩頃之而導者復引徑於山南阧險可怖從林薄間下以手攀莜坐而後敢移足聞呼聲嗚嗚響答巖壑疑其為虎嘯及稍近平地則曦菴仰而譏余曰以天欲雨促丈歸聞不余笑曰誤余以虎者子耶遂整轡出峽未數里而向時



石瀨沙汀已淹沒不可復尋蓋大雨初過余竟未與之值豈山靈憐人有丘壑之癖使夫豐隆走而列缺移耶丁丑七月十有二日

歲豐民和得領山水之趣循良韻事也筆情幽折萬壑爭奇節節引人入勝其輞川圖畫耶桃源烟雨耶方之廬陵醉翁眉山赤壁正恐前賢生畏

## 南昌塔田鄉宗人重修祠堂記

吾宗故居石溪相傳爲唐開元賢相（諱懷慎）之故里然唐史不言公爲南昌人今石溪鄉乃存其園亭遺跡豈後世遇安史之亂有避地於此者耶宋神宗熙寧間有逢辰公贅於塔田屈教授屈氏絕遂不返石溪而承外家業爲塔田鄉盧氏始祖自始祖至今歷五百餘年子姓繁衍凡數百家相聚處其族譜未嘗散失宗支瞭然雖無服疏屬皆知親敬其尊長稱呼則以一字別行輩如卿大夫士庶人等各（好○掌○力）茀之曰某一若二



三以至於十而止如親昆弟然列於譜藏於祠堂（方○出○祠○堂）族長掌鎖鑰元旦則懸之老幼拜譜後分班行家人禮生子女以除夕入註年庚派子爲某字中第幾大事則於祠中公議其可否有爵位事業及孝弟義烈砥名行不玷没於鄉人者許入其主以勸善若不守家法族長集闔族老幼撻以示儆受撻者仰負性桀驁習見其禮法之素行無敢違以故少匪類而易相教睦其賢於世之以卑幼侮長上如路人仇讐者遠矣戊子兵變祠堂因傾圮廢壞不能容公祀至庚寅歲族中八人某某僉以爲無此堂是猶水木之無源本且無以合族屬而敦親親風俗既變難以猝復其爲患何可勝數於是白族長文英公簿分家貲爲上中下以三十金至三金爲率而勸其輸瓦埴榱桷之屬既足乃擇地改建於比屋之北南向凡五楹需工五千餘始壬辰八月落成於癸巳冬厥址廓如厥象威如凡有事於此堂者一遵舊法而始祖至今累代相傳之家敢於焉不墜記曰禮反其始樂樂其所生吾祖考占籍單父而念曾祖以上丘墓在塔田排吾兄

（一路叙次五百餘字而以五句結之筆可扛鼎）



弟於闔字雁行中以示不忘其先蓋吾於過庭時聞其風之古又喜今堂構復新故廼晋弟南來索記不敢以不文辭并寄分金附名中下以鐫於石云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守常山郡加五級前禮部主客司郎中盧錫晋子乃氏撰於官署之集古軒

其風近古其法可以通行讀其文一過覺東坡眉州遠景樓記風致宛然在目

# 太原入簾記

偶以無奇說起妙使讀者一閃

丙子七月廿七日潘憲檄余分校吾闈越二日治裝就道博士秦君設祖帳東郊酒再行乃起亭午飯桑乾之流以濟遂至山陰山陰宰周君聞司趙君偶莊肩羊胛餅弗受亦無敢答拜昧爽使使謝之而行過廣武宿焉石齒馬足於道無奇勝獨廣武城於大山之闕仰覘嶺下飛鴉如黑子而長城更踞其上阻險易守亦雁門以北一重鎮也入旅舍良久館人煮脫粟乃熟與秦中王子九世兄食既則日已啣山余使



故作險語以驚人乃是文家出奇制勝可謂跳脫之至

人在雲門中

兩字是一篇筋脈處處照應

下南門外為溝中蹲東嶺大壑陰黑蔽薉響聲在數武若風雨驟至駭然以為猛虎且搏人而食亟走呼從人則其西有泉飛瀉礮而為是怒號也且日行過其處因為子九道之以為笑樂是日也濃霧被野京雨在襟乃乘肩輿行三十餘里兩至雁門之陰有村多柳居人好以蓮鍚作嬰兒諸嬉戲物鈞遊者自是而南蓊微覺輿夫之蹐步比過關陡然盤折而下俯瞷山麓漫道不可窮惟空濛一氣而余行其中若天上兩崖依稀見大木參差及碑廟幽谷交泉久迴闇

遇見折角帶風流

其下雞犬聲與夫喜曰是宜可息肩然逡巡移時未能至余憐之舍輿雨立欲因有所採覽人言公乃入關已過武安君廟矣太史公之記武安君其一白起事秦昭王為大良造阬長平兵四十餘萬衆者也其前蘇秦蒙惡聲以死皆不應廟祀而雁門近雲中故嘗是趙之雲中守李牧牧良將讒死於郭開而趙亦亡歸嘗入拜其像以弔之道之左有坪半畝許水流其隙而坪上礎痕若嘗搆造者其地曰九龍池明備兵王公亭於此而記其勝且言用兵者奇正相生其



變化如龍不可端倪然龍之為物可擾狎而騎也可豢而烹也故為將使敵得闞以利而乘其間則險不足恃也嘉靖後常有邊塞之警至於震動京師蹂蹸中夏豈不以仇鸞輩因可擾而食耶不然險如雁門亦安能長驅直入以憂國家也因浩然而為之歌其辭曰帝命應龍兮夏時乘雷車兮雲旂而逝為魚服兮網罟困之歌闋而霧散雨亦止迺間步約八九曲道未平去關不知其幾十仞矣又自此而南為南口始嘗瓜已因見代州庖人欲問土人以磨笄之山而

莫知也是夕宿羊頭城約二鼓復雨比明大注廹簾斯不得留遂去而過崞抵原平夫崞亦巖邑也厯道管轂其口地故阨塹雖小而堅易守滹沱河經原平南既濟而率水滸以望新口渺茫烟靄如舟浮水上羣峰數點如畫中遠山如行吳江道望太湖洞庭過此則山分兩脉其東屬句關連延委迤不知其里數而西入石嶺關望可五里有大柳數十百株土阜蜿蜒起忻州西北若長隄蒼然無際佛寺村莊有無烟樹中倏忽萬狀亦一奇觀也夫忻程嬰公孫杵臼故



里余徘徊久之欲問其遺跡所在而人亦無能言者夜苦木蝨披衣呼燈禽數個殺之遂不成寐明日雨益不止又時行峽中滑難放步輿夫心厭苦之然顧兩崖峻削野花綴似錦繡色藍而似蝶者有目與須張翼宛然余名爲翠蛺花殷紅而草本爲山丹藤本似玫瑰紫者黃者似蘜苦生新綠似孔雀尾上色雨水瀉高岸似瀑布頃之至石嶺關益滑易陷乃西紆道行嶺畔望烟中隴畝鱗次似暴練似畫卦樹高而特起似浮圖比而立者如城郭村舍道如髮牛羊似

以上一道作如許名色并爲此一段作襯語耳

蟻蚼耶人從下望予在肩輿中必亦如螺行於壁抑不知其所據者其腹耶亦猶然角耶夫在角者不知其小也遷而腹則必狹之矣雖然腹之大於角亦有幾耶因自顧失笑既下嶺有僧方營新刹環而樹以松余因且息焉而語之曰前數十年無此寺而况於松耶行此塗者徒見夫裂崖零石而已矣則更歷數十年松必蒼然老矣然復誰當見之僧亦顧余而笑余於是遂行久之而有渠深可二十尺廣數倍雖細流雨溢末由見人跡也頃乃右涉乎渠內愈益前滋



如入桃源洞不識漢時衣冠寫得奇絕超詭

不遠東鄉得有此一段異文

前用無數似字此用

不可窮竟或以爲黎陽上流然不知其然不歲久岸土皆屹如奇峰人多窑而居之薜蘿繁木蔭於戶牖如是者又十餘里而後得旅寓焉曰黃頭寨夜深子九至言其自高岸摸索若鄧艾下陰平者數矣爲惶怖久之時八月之朔三日也距太原約僅百里然雨故達旦不止人有走新店道益陷不得過則復違而東其人窑處無异山後蓋自崞以南皆然然至是稍益工內穿土爲院宇樓屋而外築二十餘版以爲蔽棗離離垂其上其稼無吾鄉棉芝徒谷黍麻菽秫蕎

無數其字另一排展法

二其字總上八其字前用仄筆收此用正筆收又另一結煞法

麥其木槐柳榆楊棠棣松柏桑柘其蔬菱芹韮薤之屬其瓜及木實實而酸其羹和虀而糲食其構室而居者其平無脊亦與山後等其女子乘屋操作其衣不稱其所蔽匿其俗儉其流失褊陋故曰國儉則宜示以禮矣折而南入深谷半晌不得出有兩童子方攀棗取食謂余而誤也因指以出谷而至所云新店者於是雨乃止余乃取道入太原舍館甫定陽曲尉卽以藩憲命來封戶而雨復大注連陰晦及初六日晴快當入闈矣而以京考未至弗果入明日又雨約



旁午而歐陽公始至宴於藩司羣有司咸集而迎于其門府道臬司次第先至然後傳呼聲自遠而近樂人儀仗及門優侏儒爲諸色襪䙓前引監臨溫公最後歐公至其前而引者亦然皆著綵繡衣是時雨亦少息余隨同事者易服入揖乃趨而出迎於棘闈之門久之諸公復先後至余又隨同事者趨而入監臨命以進士爲內簾於是予與襄陵令諸君汾西令靳君石樓令魚君猗氏陶君平遙壽陽兩王君曲沃潘君沁水和順令張君趙君皆與遐高平令雄之廣文

以孝廉治孤經徵入而前曾分校者雖進士不與是數焉於是各招吏從持襆被諸物由至公堂再進而達內簾內與外門皆下鍵卽公事耶公啓之京考及提調者揖相望也其堂曰掄才掄才之側戶相向中各正室三楹京考居焉其後爲過廊東西戶以達各房北戶以朝文昌文昌宮兩側及東西廂爲十二房房設一几一榻一胡牀几上硯一方筆一筒筆牀一座鎔錫爲之籃一圭注硯煮酒之壺各一棊二木架之高四尺其層三之瓜二圓梨桃各十枚紙一篋雞



肉魚菜藥物日給一單茶一緘桑落酒一卣炭一束凡二房之廚共之以貯米鹽醯醬之物初八日正考徐公乃來諸同事皆拜公答拜語不及寒溫卽命擬題題定而付梓人矣余以中濕忽瘖下不欲啖食監臨公命醫就視至十二日乃差力起閱卷二百八十餘而當意者蓋鮮乃更羅襄陵之逾額者二卷以足之初同事推轂余房一卷將見收矣然以予論刺其骨塱知其非良士領之使更易焉以爲副中秋節監臨賜席余從而坐誦將母之言作述悔詩在別集中

試既竣越六日榜發凡中式五十有三人副榜者十人余所得曰張直曰田光復曰閆堯熙曰鄒大雅副榜曰楊士恂是時天大曠霽監臨命諸貢士即日易冠服入揖堂上然後待之如舊儀使謁廟焉鹿鳴宴在布政之紫薇堂正考中央其副坐左其右監臨堂上南向藩臬道府分考官各以次東西向坐佐領側廳攜茵席於月臺以坐元魁而甬道間亦爲席室列筵以坐諸貢士皆東西向於是諸貢士以次由賓階入行禮然後舉樂就席命童子歌鹿鳴之三章以寵嘉之酒數巡然後與宴者皆得望闕九拜以答殊恩凡貢士馬一匹馬卒二人執名號之牌一人執旂仗之卒二人執絲對之卒二人鼓吹之人四雅樂間之舍人從而監夫馬旂牌者一吏農之掌席者一五魁之軍卒倍之其衛所官之總領驅使者十員營官以兵守門者一員委官守坊金一員兵之按席而稽者各二人其官衣錦其執事吏役懸牌於腰貢士之從者執花吏承及歌詩之童以絨爲之執事人並諸從者以紙爲之其色赤樂人之花其紙以五色其無花



一本歸凡作二頓

與牌者不得入焉入則有刑以故自入而出(收往)無敢譁囂以辱盛典事竣謁上官告歸既許之而京考徐公復召飲叙同年誼閒以言爲勸誡甚相愛也以其故留一日亦會張子等來執弟子禮因待其另寫闈墨一冊刻之爲同門卷而還余闕中錄稿以示懷仁士并寄故鄉乃更留一日而歸

登山涉水徧寫得如許奇幻直似武彝九曲處處一洞天也叙棘闈事亦詳畧得法

# 沂州洗硯池記

東兗道舊駐沂州武清李公滋茲任一年屬民安之
乃與賢育才命中舍王宜兄先生以書招予曰子新
捷南宮宜於文學未疏幸不憚遠臨以惠沂士予維
沂州古瑯琊地自漢以後多名人其流風餘韻必有
存者今願往而取益焉遂不辭而戒予駕既至李公
除館垣於右軍祠堂之東側祠南向門外有止水二
畝許（字法）蓋相傳爲昔之洗硯池云由池陽西行北折達
祠堂後街書院於是乎在時賢子以文者王子玉軫



玉度中舍子也元變孝廉其孫也而張子叔彬任子
義六輩州之名士皆謙執弟子禮晝則誦讀書院中
夜就予商訂疑義張任二生兼善鼓琴月宵風靜坐
池岸奏圯橋進履之曲（風韵絶倫）游魚撥剌亦似感斯音而出
聽者曲終而玉軫家僮以海上新蟹至劈之中若含
殊乃酌酒於予而言曰昔吾家右軍修禊蘭亭羣賢
畢至少長咸集所以暢叙幽情者何其盛也今其人
已逝而覩斯池者猶神往於山陰會稽間顧安知後
之視今亦如今之視昔也哉予應曰嘻世之稱右軍

者徒知其書法精妙而未必盡知其爲人也觀其以
書止殷浩之出師勸謝萬之恤士卒二人者不從其
言以至於敗非明達知人亦豈能若此惜當時未嘗
大用故後世不得窺見其蘊而徒傳夫文字之工以
憑弔其跡而用相愛慕要亦其人足重耳否則眞硯
尙在亦將有棄焉不顧者況復傳道其洗硯之故址
耶且公等知敝邑有琴臺乎太白過單父詩以爲陶
公築臺像半月故名爲月臺則今之巍然高出者非
先賢所爲明矣然今登斯臺不知有陶公而皆以爲



此宓子之揮絃坐理者也故凡遇古人所遺而不忍
其湮沒焉皆非以其地也今按右軍爲始興公從子
公既從瑯琊王渡江爲東晉其從子何安能從容學
書於已亂之故鄉又自元帝至穆帝幾五十年右軍
故健則以其時勢推之彼臨川墨池較此猶眞而此
或亦如單父之琴臺云爾君子之論古也求其可傳
之實而無以其跡今予與諸君文藝相切磨諸君既
以宏深奇麗無所待於予之助矣顧僉憲公所以望
諸君與諸君所以自許豈惟文焉將必有進於此者

（眉批：最得立言之體）
（眉批：實有見地而文亦夭矯）
（眉批：文頗開……）

但師範爲並且與主其事之人增長身分所謂用一筆而兩面都到也

使後世指而頌曰池之濬某某所醵集也池上之草廬某官所延人以倡其教者也而予因竊光於其末孰謂今人而不古若乎玉軫言斯言之微有補揖予請書時予已微酬屬任予走筆記之

獨具卓識爲右軍千載知已而行間字裏若有琴音當於淸風明月下一唱三嘆以領其勝



奇景以奇筆書出遂成絕世奇文

逸興絕類大蘇超然

## 趵突泉記遊

吾單士鄉試濟南走三百里渡汶百餘里巖開地曠府治適當其衝昔人謂[illegible]山之中必夾一水乃山勢之拱赴於濟南者高下迤邐以千百數故其水脈渟蓄至是而盡發焉七十二泉中若芙蓉金線珍珠等狀各如其稱眞奇絕也然以趵突爲最趵突泉在城西里許有河自東南來闊逾丈其流駛而淸可鑒喬木蔭蓋日影穿射砂石有色泉出其中央者三高河水二三尺騰雪迸霰雷震而風吼



癸卯歲余初從先大人及同邑謝九飛先生應道考試因得一遊其間魚目屛息蓋食頃不能移步因口吟馬扶風長笛賦濁瀑噴沫犇遯碭突謂其若爲斯泉寫照者蒞茲土者欲與斯民樂斯樂也構廳事若廊廡於河之南岸而廳則敞其北面以向泉又杜康泉烏龍泉及頃所云珍珠金線者咸萃其旁於是甃數處爲魚池下鐵欞潛洩之合河流入城滙爲明湖其北岸爲純陽之閣憑欄遠眺攢峯疊嶂如在戶外過雨洗綠雲霧煙嵐有無斷續南峙函山漢武帝之

盡而猶溢
遊之

是記遊本
色

得玉函者也東接長白范希文掩金之僧舍也啟北牖則見鵲山秦越人之所遺丹鼎也華不注逢丑父之所紿郤克者也凡皆瓌𧗳劾奇以助趵突之勝寓目于斯者信云樂矣是泉也不出於寬閒寂寞之墅而近在闤闠是以彼市人者皆得携葷蔬醪酒歌酣於其側亦可謂不善自處者哉然自太古以迄于今蓋已歷數十萬年而泉故如斯未有以溷其潔也夫君子苟能自立則其不受汙于濁俗者亦若此泉已耳吾有感於中故並及之至泉之源流出沒南豐曾



氏記已詳不具載

借鏡於泉而以不受塵汙期君子之自立不但可作一遊記讀至寫泉之奇寫瓌𧗳乎泉者之更奇眞似珠璣錯落

## 游王宜兄靜山園記

通篇關閉尋一個宜字寫出許字中無數閒趣來遂覺布景設色只成得一片空靈世界眞神乎技矣

瑯琊代有偉人其在漢蕭望之二疏諸葛武侯最著者也王休徵兄弟顯魏晉閒其後始輿公佐元帝爲東晉苗裔茲茲或以事業傳或以文字歷宋齊梁陳未有艾也而今之無忝其家世者實維宜兄先生蓋先生舉進士高等負濟世才而性嗜林壑距城西三十里爲其別墅牓其門曰靜山課其弟子輩讀書於中而若無意於斯世者歲已巳余偕茂才任子往游坐而與語以爲林壑者幽人達士所以寄其傲邁不屑者也夫先生之於友愛則誠宜若乃高臥而不出



其無乃不宜於時任子曰先生不惟宜於詩所云云蓋又十宜於園之景物而一宜於其身今者非秋令乎夫其甃石爲橋蜿蜒突兀高柳迎人夾道出沒則宜披襟緩步以任凉颸藤蔓低垂廊腰曲抱其壁玲瓏桂蔭人照則宜開軒夜坐以望明月銀河淡而參已橫玉露瀼而夢初醒則宜聞鶴淚微雨濛而清無塵鳥語寂而客相尋則宜奏琴聲疊峰嶺於草堂則宜其徑之崎嶇而賞夫松柏扶疏而蒼翠納雲霞於

文極爲先生回護身分文之極有根據者

此一宜更襯托得高妙格

收此才分作截住

遠岫則宜其臺之高敞而見夫巍峩盤礴而鬱紆亭則宜竹池則宜魚欄則宜菊圃則宜蔬十宜者具而先生以一身嘯傲其間香一爐茶一壺圖書數架外不以擾其靜致凡園中景物皆與先生爲宜此之謂無往而不自適者也又曰幽人達士多自知其才不足有爲而托於時之不可爲以文其陋君子則以爲時不可爲而吾不可不爲吾方悲天閔人而惡得自暇逸乎今先生才且賢自公卿至於士庶莫不想望其風采假令先生當始與公時高臥不出其如蒼生



何彼用人者孰能聽之夫惟海內承平庶績咸熙居官者奉庋憲而治然後瑰奇宏毅之姿得以優游而卒歲然則先生之能樂此園以返於靜者蓋又宜於太平之時也故語曰天下無害無所施才而孔子亦曰使天下有道則丘不與易不然先生豈眞石隱者而無意於世也哉余曰然卽先生莫如吾子於是記其言以贈先生而並以愧夫世之營營於利祿而不已者任子名易字義六余認齋盧氏名錫晉者也

園以靜名靜固題眼也忽因園主字宜卽借一宜字作通篇線索生出無數波瀾而仍以不擾其靜一語爲千里來龍結穴遂覺別開生面

一起寫泉先寫亭亭之名色甚聖顯則泉皆聖水游皆勝游也是文家佔地步妙法

總寫泉旁景物妙

## 游泉林記

晋以八月望日探泉林之勝泉出陪尾山麓滙而爲泗水其左爲　上駐蹕處扃其垣之正戸而右通一佛寺爲出入徑　御製碑覆以黃屋搆廳廂各數楹以息遊者山足有如斯亭碣曰子在川上卽不知孔子所嘆逝者果於斯不要亦其杖屨游息所時及也珍珠泉出亭南小山下洞口西向窺之窅然投之瀹然從石渠北折接趵突泉吞吐玉屑畧同在濟南者又北尺許接黑虎泉大石橫峙岸側若獅象若龜而



坐水過則儆之若雷鬧以樹上凄風幾莫辨響所從出水底小沙石青白綠紅日映之作螺鈿色與水荇相間燦若鋪錦濤靡泉或卽誌中湧米泉也不曉其所得名歟曰烏黍山人題亦不曉爲何許人字畫頗蒼勁自珍珠泉至此石刻題詠以百數一石橋跨渠東西其上卽如斯亭亭西卽　御製碑在焉圍以槐柳松柏兜羅之木參天蔽日蔭映掩靄凉風時過七八月已如初冬卽炎暑時淸致可想過此爲飛雪泉寺僧云噴沫如雪故又名雪花而時浮萍布滿不得

作一停蓄之筆然後再放筆寫之便覺有幾許洶涌幾許領會游者之意味無窮非從實其文運之曲也

上六泉先出名後寫景此下二泉先寫景後出名另換手法

其佳勝五泉合流遶寺後西出石壁橫截數空其下通水道望其外若盡汪洋也於是且憩且行離寺而南地可畝許衆泉湧其中有名響水者從石溝飛瀑下注數武猶淙淙在耳又有如紅線數千縷布水底沙上者就視乃樹鬚耳其泉曰紅石過坂橋折而西流皆然人題一絕有沿流若欲添顏色除却天桃不用栽之句又西水色深綠樹根橫其上可沿以渡彼造物亦何巧也其西北岸刻石曰樂水與諸水相廻環中一大渚樹交柯而生若亭然柳子厚石城山記



一筆收煞以下各泉名色只作餘波促覺言有盡而意無窮

大拼大展以龍王搧尾法作收水盡山窮之處想此乾坤許大快絕

以訓類智者所施設此泉亦云然而所能記者止此矣其他若白石若繁林若新舊甘露若新舊潘波若琵琶若黃陰若上奎下奎上新下新若馬跑若三臺等誌泗源者雖列其名而交穿錯亞不可分指又不知誌所名皆在此與否時雨歇泥滑故但見其土岸隆起不可近地益僻境益幽景乃益奇於是升陪尾之巔立而望遠凡南北諸山與龜蒙雲氣相接邈然自適不復作濠濮想頃之暝色四合隔林野燒明滅隱現乃扶奴就館煮茶三飲之月隱隱出雲罅伸敘

蘇長公後赤壁一樣手法

而臥不知其爲雞聲茅店也泰少游臥觀輞川圖以
已其病若身入歙湖柳浪鹿柴竹里中當復何似今
夫泉林不亦卞之輞川乎彼徒以摩詰傳而此傳以
聖天子之表章寧僅爭奇於歙湖柳浪鹿柴竹里而已
泉亦幸哉夫身入其境乃勝於少游之觀圖書則泉（收法加意）
幸而游者亦幸已巳中秋古單父盧錫晉記
狀泉之噴珠瀉玉變幻百出樹石交橫亭臺參差
覺蓬壺仙境近在人間矣讀至末幅升巔望遠一
段風韻絕倫更令人有曲終江上之想



## 鳳凰村記

子弓氏不善治生產丙辰以後連不熟田直賤甚又
不需現金故能得人所棄者田四千畝磽鹵三分去
一其佃者無牛車等具草萊復三分去一以故卑孝
廉後貧如爲諸生時而征呼之苦增焉癸亥夏田忽
得售因以其金別買田於故莊東之鳳凰村其南距
黃河十餘里即決口不苦淹沒蓋單城東勢最高也
其土性尤宜谷與木棉其居人喜以穡事相矜倘牛
蹄角百車輪三十雖不可以言富腴然嘗登樓四顧



村落中茅屋環列丁壯勤於野童稚戲於室宵則燈（一幅田家樂圖）
明犬吠機杼戛戛聲相亂也回思斥鹵蕭條之象則
此亦可樂也哉雖然吾家數十口皆養於此鄉之農
夫苟人不得其樂即吾安能獨晏然而已微獨吾也
凡天下之食人力者皆不可忽此農夫也且農於四
民中僅下士一等耳其所以下之者必有所以貴之
今士處已反爲農夫之所賤何耶夫以其所養而爲（寫出持盈保泰之深心）
其所賤且將有思今日樂事而嘆爲不可復得者則（收得款有韻係）
由士而上之而其患益甚矣吁其可畏也夫

尺幅中具見素位而行與民同樂之象



恰好一位
隋客而詞

甚工逸

## 塞外衲山記

衲山在蒙古。辛巳六月。奉府檄如歸化城。過而驚其奇。是時雨歇而雲猶封之。仰視。腰必反。曲下有流泉清駛。濊濊作鈴聲。其北不五步。得砥石。光潤無塵。而濊濊者來自東。嚙石為溝。樺木山攬。蓋覆蓊鬱。余停驂坐石上久之。南望山椒。雲氣半妝。始見其勢如削成。裂文縱橫。如老僧衲衣。造物弄奇。真不可測。因戲名以所似。而為之銘。

銘曰。夸父植杖。化為鄧林。人言荒唐。未必非真。何時有僧。在此卓錫。其神西返。其衣石立。葉葉比連。風雨補葺。胡離中土。而脫於斯。或遠塵囂。用靜居移。今予作記。為汝傳之。逝予去汝。汝尚誰知。垂棘在壁。以牽(衲說)予衣。子(之至)心恐然。不可留思。

布置小景佳。銘亦奇闢。

借題發大議是一通戒貪格言

說得嶄然可與頭醒世人不少

## 飽夢說

人有蔬食數日未嘗肉味者其隣饋一蔬肴烹焉而嚼盡其觔膜毛皴惟大胍不可呑咀然後棄之食已伸頸俟氣蔽腹作膨亨聲逵屋行夜分未消則欠伸就寢夢入庖廚之中釜甑氣蒸蒸然煎者炊者腊者塊而流膏者腊者塗以飴者左右顧𥈞無人乃復據案大嗽食一物未盡更探其一而忘宿昔之飽於肉也既寤病脾七八日不能受糜粥患之延醫而告以故醫者曰醫門多疾療食傷為易弱者導之壯盛者



瀉之即吾事畢矣今子之病非獨在脾而已是傷於心者也吾不可以導而瀉之也吾聞之子列子曰甚飢夢取甚飽夢與今子飽而夢取吾是知子之傷於心也子所嗜在口所受在脾然而無飢飽不知厭足者貪以反其心之常耳且貪之為患非惟中於心吾恐其將害子身而兼能奪子於所嗜魚貪餌吸鉤鶉貪粃掛網虎狠貪犢入機穽黃雀貪蟬墜於彈盌䟢之劫人也貪于金而觸法方禍之未發而汲汲於所嗜以為可以利其身也及其已發則身為魚肉而人為刀俎矣雖欲棄所得以走其將能乎是之謂害於身而奪其所嗜者也于已何益焉夫人之飲水以其清積而雍之不可以濯足而生者其氣無宛是故其神清雍不飽而亦不取今摩子之腹既已積而雍之以宛其氣矣氣宛則神不能守吾恐子夢則飽亦取飽則取亦夢而何有於嗜肉為子計者莫如治子之心而棄其貪取於物也有道用於物也有節見人之芻豢醪醴以為鴆毒聞宰割之聲戚然食不下於頷焉有餉之則曰是欲重吾熱也吾不可取快一時而



終至於嘔逆焉若是者雖似苦之實足以輔之雖云汰之實所以艾之周鼎著饕本字饕餮啣物於口而離其首以醫道言之則亦貪味者之鏡也吾所傳於吾之師者麴芽黃術皆可以已脹然非所以療子子休矣吾不復有言矣於是扶杖而去子弓氏聞之而嘆曰旨哉言乎然獨飲食之人然乎哉急述若言以俟後之知類而能達者

小小題寫出一段大道理似南華筆意

書張老言

單之東南五十里有子弓氏別業以其遠也歲不一二至至則止宿焉甲申十月朔日之暮會佃人有開蜂房而取蜜者數家皆屬其事於一老者子弓氏從而觀之見其執敗棉爲炬以烟導蜂集安處乃以刀徐刈其兩旁而留其中十之六焉開戸至訖事不傷一蜂於是各以其酒食供之老者曰公等酬吾勞耶勞非吾所惜有勞於人而責其報吾嘗恥之不願而去子弓氏疑鄉人不能爲若言就其室而問焉曰彼



衆任子子何故不受餉項余觀其嚶嚶然盛也纍纍然多也豈前乎此者未嘗有取取亦無害其嚶嚶纍纍耶將子有道耶老者肅然坐子弓氏而言曰吾之善此亦未耳不知其爲道也雖然苟無其道卽吾事不可爲也吾學爲此十餘年矣始以爲爲蜜也旣而思之無蜂其誰能釀以是知有蜂不知有蜜旣而又思之則益知吾之嗜於心甘於口者皆蜂之所以爲命也三時勤動而今乃有功及其取之也怗然以伏不肆其毒焉順之至也夫吾亦不知其何以得此於

民爲邦本之說也

食爲民天之說也

催科攻掠只此一個

物也意者以吾求之也寬節之也裕彼得以蓄息食飲於中嚴霜大寒墐戸自活故彼覘其取若無取焉而豈有含怒相向者乎今夫炬者可以焚其室刀者可以戕其生而行而不愼彼且覘若寇賊之劫奪將必毒螫死徙而嚶嚶纍纍者不可保矣故吾每爲人取之覘其內如貫珠焉覘其外如雕玉焉然未嘗有所羨慕也分其所當然而止未嘗染指於一瀝以從吾所欲吾方怵然恐其餘之不足而人以爲吾功吾寧忍乎哉若是而受其酒食是重吾悲也吾是以不

反從人情物理中寫出一段撙節受養道理來是有關官箴文字

一幅嚴吏箴詞



敢子弓氏曰不亦善夫聞子言知子之信有道也且爲其事而無其道者何往而可哉老人姓張氏不知其名

卽取蜜亦有道而況更大於此者乎借蜂說法爲臨民者痛下針砭不可不人置一通於座右至行文簡嚴峭拔當與柳柳州捕蛇種樹諸說並垂不朽

文遠原評

一敍凡四 一折一折一 見身分妙

## 答鄉問

子弓氏令懷仁五年以例得取需次補郎曹有揖而問焉者曰吾嘗見夫人之宦遊而歸矣其閈閎焕然而耀日其樓屋崔然而干雲過之者莫不趨走駭恐動色而相告今也過子之門則猶然圭竇也入子之室則猶然蓬戶也吾意子久宦易此易易耳獨何爲不然其無乃不好華膽耶將子以無能而困爲笑於鄉也應之曰然雖吾亦自笑爲無能豈惟鄉之人顧昔之仕而無以爲居者非獨吾也劉宋時有張融者



緒之從弟也武帝嘗問曰卿何居對曰臣居陸其水止其動帝不知所謂而以問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棲止蹔牽小船居岸上耳庶愈事魏肅宗以功封侯嘗假貸居止唐鄭璠守象江三年歸長安妻兒止人舍下宋杜衍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至其歸老無屋居寓南京驛舍者久之是四子之所處可不謂困哉然未聞當時有軒渠於里巷者則其人情之好尙亦可知矣吾幸得守先人之敝廬似猶勝於四子而人以爲笑焉設身當四子時則其笑又宜如何然使仕者盡如四子之遇之如越犬見雪于北地則其不以爲笑亦未可知也然而笑不笑無加損於彼也且吾亦欲問若若所云崔然焕然者遂無一可笑者耶曰無有則吾以人言爲笑曰有則又將以吾言爲笑且見其口之不能合矣吾與人亦各是其所見而不相謀焉其可乎賈生曰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吁獨愧吾非廉吏耳若里巷之軒渠庸何傷

答爭曰

嘗觀列子有二童子爭於孔子之前其一曰火之近者熱而遠者凉日則似之故東西遠而上下近也其一曰視之近者大而遠者小日亦似之故東西近而上下遠也雖聖孔子不答而去之何居蓋以爲童子自有下學之切務不宜妄聽虛空以逞其巧辯云爾雖然於答是也何有哉嘗試以意揣之日者純陽之精氣耳晝則陽盛而用事也夜則陰盛而陽氣潛行於地中也是故夫日之初升也其氣散及其將隆也



亦然惟行而至於中則其氣聚矣散則人之視之也大聚則人之視之也小其視之也雖大而受之也則凉其視之也雖小而受之也則熱故日可以聚散論不可以遠近論也明乎此而二說者皆可以無疑矣說者曰先儒謂月如銀丸置之明處則現置之暗處則晦子謂陽氣至夜而散彼月將誰借以爲光哉曰月亦自有光也特其氣柔不若陽之剛而易滿故其運也以漸朔以後陰之精者欲凝而不能不以漸而凝也望以後陰之精者欲散而亦不能不以漸而散也若如銀丸之說則是其爲塊然之一物耳亦安能運行不息如此哉書曰生明中庸曰代明夫生者自生之也代者言其能代日而照臨萬物之行生也日之行夜日也歲之有冬夏也天地之有混沌開闢也此理之窮經是惟者亦疑陽氣不可以聚散言乎哉吁以此參之彼二童子之說豈可以一言而定斷乎今是也何待

庖丁遇大窾導奏刀徑過尚安有攖其芒刃者

所噬甚切 不厭其複

昏禮

昔在授姓命氏之初歷年未久其支派亦未繁尚未有散處於四方至自爲一宗而不能考其始者凡所稱爲同姓皆同族也及至後世散處而不通譜牒者雖在同邑相視如路人要其木本水源則一而已矣然間亦結爲婚姻帖然不以爲疑故男女之別在古易而在今難先王早慮其流弊之至於此也故爲之明著其文曰娶妻不娶同姓不曰同族而曰同姓者蓋以姓同則族無不同耳又恐人之忽不加察故爲



之嚴其辭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今律與禮相表裏者也其禁之未嘗不嚴也而或且貿貿以犯之豈以習俗之沿襲既久而謂其無害耶愚以爲彼蚩蚩者固無足論設父母教之讀書能文章儼然列甲乙之科其所以通歷履於禮部者曰某某姓妻亦某姓耶則與律違將不實書耶則又恐患生於所暱幸遂入仕雖得之榮寵而爲之父母者顧早貽以觸籓之艱豈不惜哉文中子云任薛王劉崔盧爲昏非古也何以視譜蓋任出黃帝六代孫大壬薛出黃帝六代

寬語正是緊處

孫奚仲爲同譜劉出堯之後封于劉至漢有王于齊者號王氏爲同譜崔出帝嚳妃姜嫄之後居崔邑盧亦姜姓之後居盧爲同譜古皆不通婚也後人卽不能謹嚴至此然何以蔑禮瀆姓謂可使任匹任使薛匹薛以至王劉崔盧各自爲偶耶昔者鄭伯之疾以有四姬鄶之滅於鄭也由叔妘聃之亡也以鄭姬息之滅於楚也以陳嬀魯昭公之薨於乾侯也以吳孟子由此觀之男女無別不妖於身必妖於其後故禮之所不能及者律及之律之所不能及者鬼神及之



前事不一蓋可鑒也且亦聞唐張守信之事乎信爲餘杭守善富陽尉張瑤欲以女妻之使錄事參軍張遇達意吉期有日治裝具矣保母問曰欲以女適何人信以告保母曰壻姓張不知主君之女何姓信悟亟止之噫若信者可謂勇於救過者哉

有功倫敎之文自可傳世

援據確世安

言至此令人毛骨竪然

## 駁葬地說

葢自堪輿之說起而人皆信之至有求地數十年或旣葬而復改徙者於是忍視其親之暴露顛越而不之恤嗚呼其惑矣夫漢吳雄少時家貧母死葬人所不封之地喪事促辦不卜日術者皆言其法當族滅而子訢孫恭並其身三世爲廷尉今術家大抵皆此（今言則謬）類也魏文帝與孫權書云塟而掘之古人所恥夫葬也者藏也淺則狐狸扣之深則及於水泉故葬必於高陵之上者所以避其患信斯言也是昔人之擇葬



地皆未有藉以自求福澤者且福澤自在德器如吳雄者豈嘗求之於龍沙向背間耶何爲信之而牢不可破也夫信之而徙以自惑猶可也惑之深而因暴露顛越以增痛于九原豈人子之所忍爲哉

觀孔子之告子游孟子之對充虞古聖賢從未言擇地自堪輿說起人遂以地理求富貴而不顧親之安否循此援事據理之文足以解惑

句句刺針出血與醒迷少迷途

## 駁葬日說

按戴記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有一定之葬期然吾聞梁惠王薨葬有日矣天雨雪深及牛目羣臣請弛期更日而襄王難之惠子入見於王曰昔者灤水齧季歷之墓見棺之前和泰卜以是日封文王曰先公必欲一見臣民百姓也夫故使灤水見之於是爲設朝三日而後改葬焉今葬有日矣而雪深及牛目意者先王不欲行也王必欲及日是羞法文王也且得無嫌於欲急葬乎王說曰敬聞命矣請弛期



更日由此觀之古者葬期雖定而苟遇其日有風雨雪霰之災皆可以改卜也今人惑陰陽家言以爲過則不吉不知卜於數十日之前而至是適與災遇將所謂吉者安在哉若必欲乘風雨雪霰而行則明器壞矣而坎亦濕矣愴惶急遽而不成禮矣委其親於水而去矣吾以爲不吉莫甚於此夫卜吉而得不吉焉而不知悔是彼陰陽家言賢於惠子之通權達變者耶

卜日而遇災焉用卜乃猶奉爲耆蔡何也文以不

忍傷親之情動之其警策語可以立砥頹風



鬪鶉序

言外寓憐才之意

鶉之名見於詩其性好勝而鬪昔者越王式鼃怒夫鼃徒怒耳未必健於鬪何以彼獨見禮而此則玩弄於時人之手哉閭相鶉者肩曰鼻喙羽頂嗉爪距聲神筋骨如法則把持訓練之否則育潤乎鼎俎以爲萬不失一然十幾五六巾而以頹棄者亦復不少抑又願鼎俎勿輕加而並收與才於常法外也才不抑而後可以用之晉及楚約戰曰請與君之士戲今鬪鶉小戲耳然聽其嗔叫怒嘶則如聞鉅鹿軍之呼聲



動地觀其毛落血灑則如見陳呂軍之短刃既接故亦豪俠丈夫之所爲觀也于斯時也酌斗酒切彘肩以賞其勝而快同志者誰曰不宜敬請可否吾將擇日延君議論鬪飲啗之期

興致淋漓

琴臺詩跋

按縣誌半月臺築自唐時陶少府沔在舊城東嶺今其地平衍無隆起狀何也李白與少府周旋久凡勝跡皆有題咏獨無登琴臺詩至讀高適詩則又有琴臺無半月其果爲二臺耶抑故有琴臺自陶築之使高而別名半月耶昔宓子作宰得父事兄事友事師事若而人化行民理事簡而心樂乃託之音以鳴其象治固不以琴也即何安以臺爲則又似本無琴臺後世末由寄其仰止而遂以半月臺爲昔鳴琴之所



也白詩云逈向高城隅勢非卑也其去今時又非如周之遠不應近者無跡而遠者乃巋然獨存豈君子亦顧其可傳不耳臺之始皆不可考而登斯臺而誦其築於某某士君子而外不能讀誌則亦無其人矣然今牧豎童子皆知爲琴臺也於此見德澤之入人有深淺而跡之留於後世者誠不足恃嗚呼巫馬氏未聞有所遺而名與宓子並則宓子亦安以臺爲哉

曲而右味足動人尋繹

尙志館文述卷之四

單父　晉子弓氏著

胞弟　　　　　評
同里
海寧朱華楨
世晚黃求可仲庶
浙姪牛甫仲山氏

七遣

作文而襲前人君子恥之然自七發創於枚乘而曹植張協輩又有七啟七命七依等篇蕃散行必自爲杼軸所以表新奇之論韵語可因其體製要在局綺麗之辭雖比魏晉于西京不免爲六朝盜陽而其志棨乎古亦可尙也癸未冬余感嘆雲中往事作七遣並叙八首亦欲使後之覽觀乎今者有以識其志焉

西鄙之野多鬼。携儔引類穴田據厉或其遘之命乃



痺傷魯人學醫扁鵲之裔孫二十餘年往試諸而激其怒於是有魑魅蛟蛇野仲游光罔象獝㺊魅蜮非方溺以萑洵之淵鍊以衆口之焰已又贅以貝錦藉以赤勤介以周容氏之子而惡之於大司命爾乃信以其方怒不追廉遽命彼魖從而伺旃决張陽陰使厭不誰變亂黑白使目眩逆扐援飲食華滋伊息顛倒寤寐精力彌眊炎與凉鬪佐使安定投之以藥乃不應於是乎魯人亦病其師至自衛陽臨視而嘆曰惡惡至此且子豈有所見哉魯人指其奥而物鯿詘

子弗見耶其爲狀揭鼻鼠須顧眉蒿目口無寧歹覩
無常矚慓奸諂如劌刻勃豔然則是魅也（不用師曰）吾知所
以治之而未女告若强起我且有問乎若聞之周墉
鍵戶不如投鑰發篋故烏之避弋也翔于寥廓而君
子去疾藏身于澹泊若徒𢾾哀乞憐裸醻陳牲惴惴
急急以稱魅情是謂佁之奚摽拗之是惟奉之奚滕
送之其心怦怦其㸑蒸蒸其眦睜睜而支體疙疙雖
施以吾術庸愈乎且妖厲不入無間而萌甲發于遺
荄故若雖擁瞰裘以出彼且因而爲蠛蚋句朽粟以



處彼且由而爲鼷鼠夫安往而不盡而况勢位富厚
糾纏紾紉泰侈逸樂洄洑浸淟彼有啫者莫不銷鑠
困乏瘵疹田驕是假朘削者以利刃而身嘗焉惡能
全也今且爲若稱生人之至娛齬往事之遺跡而後
使若濯雪精神盪滌胸臆夫妖厲不祥將辟子乎千
里之外矣亦欲聞其說乎曰謹受教

師曰曲叔掘冢以起家桓發博戲而滿𣁽張里擊鍾
於馬醫濁氏連騎於胃脯賁漿販脂灑削行賈而雍
容之徒皆能擁萬金比千戶然而名不列于薦紳故
士君子不屑道也若夫才以貨通命與志詭西蜀司
馬以貲爲郞南陽孔僅入粟補官陋無文於卓鄭齊
任俠於𡖖原奢兼不何年富葬甘快心而退其樂湛
湛華勝閎殿高下充斥居負郊墹內包泉石其巘岫
巖巒則岭岈巃嵸嶙巑嶔崎崀嵳岣嶁嵽嵲嶢嶤其
幽樹重開曾臺廣廈粱刻棻鏤彩椽飛架膠葛參差
突兀夌跨雕欄綺疏布護周列長廊曲砌奥窔聯綴
樹以龍門之桐邛笮之竹武陵之桃櫚洞庭之橙橘
喬松千霄密蘿被屋葩卉代謝葱蒨綠蓐其泉流之



所廻遶則瀅瀅沄沄瀉瀉灔灔灌處爲池趨下成澗
鼃魚唅喁鶩鴻聚散紅渠綠芡萎荇㶀波桂棹蘭舟
蕩漾浦溆葢惟午橋金谷差可方其蔭緊此亦居室
之大觀也吾子能棲息其中而無魅患乎魯人曰某
貧未能也

師曰庇高明之宇者躭珍異之玩於是乎漢嘉朱提
犛藏闐忠賝賂賧琇珣玗琪珊瑚瑇瑁羽毛齒角
之屬多畜必爲富無購不獲盈而復廣（叶給）桃笙簽扇漆
几象床綉屏錦帟炫耀輝煌獨繭盈篋三入爲章佩

闘風之珠蘂苾芻之香其所臚列如彝鼎圖畫數多
而難以縷匾舉其一二陶情者則有博塞樗蒲握槊
投壺楸梡瑣伏開奩逓裳玉子温其在手宋鞠櫟以
躍場雪女窺人慢搖乎金桁飛奴傳書高響乎風鈴
狎客鶩至動目駭心器不徒具室無遷㜲其他所以
悅耳目養口體者雖希世而畢敶此亦玩好之至珍
也吾子能賞心於此而無饜患乎魯人曰某貧未能
也

師曰肆筵設席以衎嘉賓獻酧不拘繁肴旅臻於是



炰易牙之鼎滌皐父之盉斫諸懷之鱛抽渤澥之鯊
蹠掌翠奐唇峰蹯胎（叶駝）麋鹿膽氷取精爲軒蜮（去聲）蜥博帶
初脫於河雪鱗如瓠有鱀盆車蝦之賈于巴人者紅
奪榴花梅以和其味飴以沃其釜酥以滑其內桂以
燀其下蜀蒟之醬玉華之鹽粔籹粱粥餅燿晶粋美
之美者土肉石華碧澄鮮潔芼以龍紗炎州之丹若
於越之朱欒嘉慶離支盧橘黃柑柿朝飲以析酲荷
夜食而增顏觴飛寫而羽疾傳九醞而咸甘言歡欸
其未已抱離愁而可欣（叶欸）然後南冷之湯沸同蟹眼北

苑之芽香沁蘭心故啜之至再不啻涼風生于肘腋
而甘泉出於吭咽故此亦食飲之至快也吾子能饜
飽焉無饜患乎魯人曰某貧未能也

師曰將使中郞拔奇於柯亭伶倫取材於嶰谷叶羽
鴻之音吹引鳳之曲緩融裔以含情欸嘈霰以華撻
按輕拍而呪語乃抗聲乎雲際（叶切）何未秋而起粟差非
喦而將裂於是焉金波入戶衆籟俱寂鼓離絙瑟捲
簾促席閨思典於遠塞宮怨賦于長門伯奇讒死屈
放而淪其太息悲壯寫於嗚挹者不過一再行客已



掩泣而不知所以然矣此亦樂中之至神者也吾子
能終聽而無饜患乎魯人曰某貧未能也

師曰姑胥之優登場奏雅（叶語）嚼徵含宮流商泛羽齊謳
爲之結舌楚豔羞而斂齲北調如漁陽之摻撾石鐘
之吞吐南音則如蘇門之淸嘯與瀟湘之夜雨其情
態之詭設也若寫生而添毫于頰也其移人之情也
若人之忽變其愛憎也其憤滿激昂足以裂眦而支
冠其婉孌妖冶皆若襄城安陵藉孺韓嫣形要而骨
閑躝千日譙集覽擇乎元明之劇而不能全固亦天

下之妙伎也吾子求而得之能無𩳐患乎魯人曰某
甚願觀而負無有也
師曰燕女鄭姬吳娃秦娥晨裝初試艷若朝霞耀姬
閒之美髩畫倒暈之雙蛾玭顏嫭日朱唇皓齒修頸
嫇肩弱腕素手嫈姌姌以怯風窄窄而餘掌移輕
襪以凌波躡庭堦而無響衣韶州之退紅衫員嶠之
文錦揚纖縞之襧襧湘裙佩其蘭紉拖條脫於長袖
珮聲蹀而徐引絢綵倚裞縟畫綷縩芬芳馝馞葳蕤
曉霧魯人曰美哉形容至此乎師曰未既於是焉譙



鼓發𥱧鐘起剪曉紅布新毯嫚孃折盤彳亍容與體
紆游龍座凝素蜺輕如春絮裊若晴絲翩然而逝目
不容瞬驚鴻方迅迴波乍轉蓮上花嬌雲中月偃凡
衆音繁奏曼邀繁促而集羽旋懷適中其律雖起絳
樹陽阿以觀之亦賞其赴曲之輕䟃也於是舞酣而
歌其詞曰謁金母兮下都廟無拝兮我禱與子家兮
縣圃子何爲兮踟躕當是時也嫣妖姿妙哉肢無力
倦而就人訳詥狎媠履舄縱橫觥籌絡繹香燼燭跋
狂兒離席樂而忘死飲可一石此亦天下之快心滿

志者也吾子能沉伏於此而無𩳐患乎魯人曰某貧
未能也然吾諜彼之聽之也蹲而覘掛喙于膝殊未
有去志耳敢問所以治之者何也
師曰固當爾夫吾之治焉必察乎此也夫病者積飽
不除內熱未清醪醴芻豢驕汰淫佚之氣傷溺鬱悶
負重上行雖蔓苓不能成功矣今子幸未至此故患
之中于腠理者不深猶可以施吾術吾所以療子非
巫咸俞跗之傳於秘書者也將以仲路之明決爲診
曾綽之述譜爲方董宣之善擊盜賊以去其毒李果



之能破妖蠥以止其狂何紹傳朔之清慎以濟水火
彥謙公義之慈仁以和榮衛而又以顏君醇酒通其
絡萊公柏實補其匱如此者蹶能扶之死能蘇之況
其氣未衰竭神猶健壯奚呻吟而難安亦何憊而不
壯此亦藥之環至而立有效者也能服焉而無所苦
乎魯人曰某不敏請嘗試之師卽其可起遂進而畢
其說焉且居子於無何有之宅春雪以爲糧承溜以
爲漿漱廉泉憩肱枕吹沉瀣焆流景聽鳴鳥之歌披
芰荷之服褰明霞之幃負旭日之曝此之謂無悶而

物不能傷吾子其亦聞之乎於是魯人父仲而起曰嗟乎聆先生之言亦已薾柔骨勁心清氣爽魑今側身告我遠離彼司命者若龔韓鄭𠕒之無私吾安從而欺諸

魑魅決張授之以隙未有不爲之蠱者彌縫弗能卻也唯養其身於澹泊寧靜使魑魅無間可入方是篠元善術文之寓意深微矣而詞韻葩流才思橫溢又其餘事



演連珠（取古語韻之欲其易記）

蓋聞吐納細流河九曲而赴壑襟帶甲壤岳萬仞而頫雲是以唐虞之朝謨明弼諧虞其佐商周之聖從繩納約著其文

蓋聞事無分難易心一則通理無間顯微誠至則格是以土龍召雨蘐靈於滅𦡘徵懸芻狗禳災不效於免稅賜復

蓋聞精滿者體腴心安者氣和故鍼砭下而疾已發丹砂服而生日枯是以省法不煩養人以清靜之理措刑不用道民於仁壽之途



蓋聞陣形象水欲避實以趨虛兵勢如火常棄虛而焚實是以善戰無堅壘智勝則危者安廉將無私槖財散則疏者戚

蓋聞逢蒙善射弓不素調者矢撥王良工御馬不熟嫺者車毀（叶希）是以吳試武於太湖利刃加肩而不懼越習戰於諸暨烈火爭入而不辭

蓋聞山有猛兕喬木不爨於釜水有驪龍明珠不藏於匱是以賢才得而干櫓之衛强道德深而風雷之

化速

蓋聞事幾之妙神運者不敗時會之難得先者能勝是以聖人處陰而衆人處於陽智者見霜而愚者見於氷

蓋聞澄流而惡濁不如濬源指景而患仄未若更表是以大臣茹荼則小臣以脫粟爲甘長吏抑金則衆吏以懸魚爲皦

蓋聞名無故而顯則衆口之責重爵無因而崇則一跌之痛深是以禮戒譏聞君子積學以樹本易危折



足忠臣應幾以投簪

蓋聞直與抗疑觸刑則易忠由心出無欺爲難然賢臣批逆鱗而不忍默良士愧獨衾而不敢寬是以蘧瑗不因昭冥异行史鰌不以生死忘官

蓋聞乘恭敬之輿疾徐不防其蹶築禮義之宮出入不伏其害是以因時趨事心欲小於才潔己與人行必方於智

蓋聞節高於陵齊宜棄而不任名起市販魏文尊之爲師是以器非周簠簋篋之才不足用寶出和璞分寸之瑕不爲疵

蓋聞鵬之乘風非待舉而知遠龍之降雨寧俟潤而見滋是以傅說貴於商版築叶一宵之夢陳平封於漢屠肆蘊七出之奇

蓋聞闌蹏之涔不納尺鯉合抱之由不採丈木是以呼吸風雨則潤物者全吐納江河則翕受者足

蓋聞持大器者不惡人於小懷全德者不棄人於偏是以雞木能知曆聽其鳴足以戒旦蟻非能鑿地覘其封可以求泉



蓋聞玉剖卞氏纖瑕不能掩其光珠稱隨侯微纇不足滅其照是以棄其所短漢賴曲逆之功錄其所長衞收干城之效

蓋聞一鄉皆好相士者疑衆耳皆悅知言則議是以魚目無類不生明月之光燕石無考不若連城之貴

蓋聞劍同形於太阿薛燭不佩玉疑琢於君盧朱公不寶夫奸异資者著詐託忠者狡是以厚貌深情怏交則患烈巧言令色輕信則憂兆

蓋聞旦施異容美麗要於合度籥笛殊音節奏期于

應律是以量力授任適事爲賢度才命官用違則紕
蓋聞鏌鋣惡而款稱歐冶貴人買以千金緣軫倣而
名識虞爂宮者囊以什襲是以托名不善不足亂其
眞矢口不廿不能飽其嗜
蓋聞骨遺騄駬伯樂過而不顧梳出豫樟匠石棄而
不材是以學不適用箕山乏浸灌之澤德不及物嚴
陵逐烟雨之磯
蓋聞銛龍淵以爲錢鎛薛燭所惜割靈鼉以爲鼗鼓
方叔不任是以懷利器者輕試其鋒則鈍涵宏度者
小叩其響則瘖



蓋聞縱鴈擊蚊志不合則去驅狸戰虎力不敵則摧
是以負遠略者勿責以近功懷小智者勿決以大疑
蓋聞善獵者飼鷹不飽其欲善御者驅馬不盡其才
是以逐狡兔于北郭去絛索而寡飛颺之變厲騏驥
於東野弛鞭策而無銜橛之栽
蓋聞虬龍之神或擾于劉累騶虞之片見獲於鉏商
是以君子處山海以待風雲之會聖人養胎夭以致
郊藪之祥

蓋聞論人於毁譽則宵小之計得試志於取舍則文
飾之俗成是以東郭濫竽謬列知音之目智叟累谷
混跡愚人之稱
蓋聞繫馬施策王良弗獻其巧捉肘躍丸宜僚難逞
其熟是以庸常之士逢將命而驟致青雲奇杰之才
困負俗而終棲白屋
蓋聞春和卉發藍花不開荆棘之枝秋寒木彫敗葉
不在松柏之下是以質惡則滅色于盛明志貞則完
節于彫謝



蓋聞一毛似驥不免爲駑馬片鱗若蛇無疑於神龍
是以羽葬重瞳詎卽顏淵之聖皐禹鳥喙寧涉勾踐
之凶
蓋聞驗禁方者患以人命試其能觀丹青者豈以美
綾恣其染是以貪而後黜則吏之害民必多用而後
遷則官之飾情滋甚
蓋聞政猛于虎婺婦抱憂以懷鄉吏毒於蛇捕人恐
傷而探穴是以寬嚴異施治道不相勝上下一體民
依不可忽

蓋聞役人喜樾詎意壺樹之為爽餓夫甘糲豈知魚肉之為腴是以琢玉而傷性寧慵其璞刖民而長偽寧安其愚

蓋聞鬼瞯其密理無幽不彰神告其誠心有感必暨是以魯陽戰韓撝戈返將墜之日雍門千薛拂琴下方欣之淚

蓋聞建蘭孤植幽而彌芳濟水潛流深而益潔是以伯玉之盡禮信於宵行顏子之修身敬於夜浴

蓋聞大光之發涵於幽晰彰奇樂之來知其苦則紹



是以虛實未審白蠟之粕不如螢終始未通青果之味不如棗

蓋聞任利則害必生知難則易將至是以善游者喜試深於江湖而風波溺狎水之民善御者樂逞速于騏驥而阪險覆習馬之士

蓋聞溽暑未盡富者不拔貂狐之裘冰霜既凝肥者不宅瑤玉之室是以用當其會德不少於尋常物過其時感不生於鈞鎰

蓋聞推富樂以與人身安而害遠攘美利以益己怨積而行虧是以取約則堅孫叔願寢丘之賜專欲者敗智伯招晉陽之禍

蓋聞施視其所難壺餐可使感德報生於不意束脯至使捐軀是以倍負羈用受由之急趙宣孟起翳桑之權

蓋聞食羊口腹之細故華元敗其師鬭雞嬉戲之微譽郈伯斬其嗣是以物無隙而不入人有報而必倍

蓋聞蛇床之葉疑蘼蕪衣徒能黥素貍身之采似虎召風不聞動影是以學疏言文經史罹剽寇之毒行



貪號潔閭里罄猳鼠之牙

蓋聞樂樂者無樂漆園鳴先天籟味味者非味太牢敬尚元尊是以耳好繁靡則桑間濮上之音奏口就濃醲則易牙白墮之媚親故和平所以安其志淡薄莫能移其神

蓋聞落梅折柳之曲吹於風則吹貝舟越艅之使浮於陸則膠是以裂崖流雲傳響嶰谷之竹黃龍青雀藉勢孟諸之濤

蓋聞弱女臨書媚而不健妖童試舞捷而不威故吳

以難而見短習因質而得長是以宋朝子都不登衛
阿之席班女蔡姬不升羲獻之堂
蓋聞利導之術便物為先博施之功切身乃頌是以
髡笄刖屨強服而不能堪瞽鏡聾瑟雖與而不知用
蓋聞鵲巢獺穴覩風水之徵珥目陰諧分兩暘之召
是以明先于幾安坐而應以理識全於物隨往而適
其好
蓋聞工倕釋斧以齧指巧不足貴饕餮銜物而離脊
貪遠于生是以木鳶飛空未勝斗筲之任金穴匝地



終罹誅滅之刑
蓋聞音過清則燋而不揚聲太濁則鬱而無轉是以
俞絃克調高山流水之韻發黍律既協速棟遏雲之
妙引（叶眇）故節莫賤於處卑事莫危于自滿
蓋聞道石折軸舍石而怨棄石之人川木碎舟詈木
而詈樹木之子是以尼山致惡於俑師蒙叟遺戒于
禍首（叶媸）
蓋聞謗起凌物若奔蜂而不能收讎生發諱若結絲
而不可解（叶已）是以黜敖行仁于路嗟來忤蒙袂之夫閭

子見殺於齊直言失捫舌之旨
蓋聞縱魚者提而擇山不如其潤諸𢇁放鳥者架而
淵水不如其閑於籠是以閑時措之宜施而不棠其
澤遂因物之理惠而不見其功
蓋聞矢集一札被甲而不完則疏鳥挂一目張羅而
弗廣則漏是以治事者治于事之無可遺慮患者慮
於患之無可搆
蓋聞簸糠止眯必重裂眦之傷抱架救焚寧免焦額
之疾是以家置一喙而毀日生人亦五毒而法愈遝



蓋聞染士不叶陽春唱邪許乃和汎舟不奏緘栗呼
欸乃則賡是以審物理而知其治達人心而赴所迎
蓋聞投明珠於夜行貧者整支陳魚肉於臥榻病者
掩鼻是以不虞大利則防患之識明不見可欲則爽
口之害沒（叶去聲）
蓋聞據井窺妍不能自定其齒仰答命隸不能自問
其條是以善鑒必因明於鏡善呼必藉勢于高
蓋聞兩貴相下雖退不辱兩辯相角雖勝亦傷何則
論過激而黨分名太勝而禍藏是以歷陽之沉清流

與濁土同溺崑山之火瑣玉與碔砆俱殃
蓋聞訛言勝慈曾母棄杼以出戶積毀萌悔尹子托
鳥以集軌是以塵消霧散常懸秋日之清雲行雨施
希在夏雷之擊
蓋聞利甚鼠齒穿石則鈍捷誇豕足越墻則蹇是以
德美兼金非衆口所能鑠身託曾雲豈積埃所得涴
蓋聞赤舌燒城終當並延其屋沸口鑠金久必自裂
其鼎是以張湯死而莊朱之族夷郤宛喪而鄢費之
家告



蓋聞逃雨者搴裳疾行遠而彌濕病暍者背日急走
勞而愈汗故患莫若去其甚苦無寧棄其全是以幾
下之衰翁半棲於露錦茅屋之陰可斂穿于曲閫
蓋聞智而不密忌藏其府狂而無禮禍致其門是以
陽修端情於雞肋遂干曹公之誅禰衡抗辭于鸚洲
終致黃祖之憤叶○平
蓋聞深谷之植木弱生無條幽瀆之萌木暴長少葉
是以負才一往子輿以速退爲憂挾義再思尼山因
當可爲協

蓋聞鑽日取水陽燧不盈于瓶瓮瞻月生火方諸詎
驗于鼎爐是以巧與法合逸其心而功成法與衆違
勞其身而行孤
蓋聞智不能應卒與無智同咎謀不能適時與無謀
俱困是以行而後索穰侯因以見疏過而後悔申屠
所以發憤
蓋聞專諸之刃不揮以斷流蒙恬之毫不束以書沙
是以物有察會則其應無已事有宜適則所及必遐
蓋聞逢萌之長繳勁弩不能與羅氏競多詹何之錯



鉅鋸鐵不能與罟客較富是以任術則巧而常失守
道則廢而益聚
蓋聞榮期撫琴三日而孔聖樂鄒忌調瑟終宵而齊
王悲是以感生于心者動機運于誠者移
蓋聞壺生外名實神巫驚九淵之微晏子忘死生嚴
兵完六尺之軀是以至道非徇迹而得上壽不計年
爲遐叶○平
蓋聞懷希世之珍枉已則殆履違衆之撚正訓則反
是以楚廷獻璞卞和之衛足不如葵涇陽傳書柳毅

之祝孽乃如蜓
蓋聞井之石强於繩故習繩而鋸榷之末銳于柲故
先柲（叶上聲）而盡是以老氏守雌天下不能出其谿莊子葆
光萬物莫由見其眕
蓋聞澤雉以豐肌召射孤鸞以异采來思是以深藏
若虛良賈不失其富衣錦尙褧良士不鳴其奇
蓋聞鵬徙南溟絶雲負蒼而鷽鳩笑鳳翔西極飲瓊
琢玉而燕雀迂是以智者識達不能踴于近修士志
高不求悅於俗



蓋聞鯤魚不慕餌以近絲鸞禽不顧粒以落罻是以
月桂結根于月窟探蘇者莫得揮其斧蟠桃垂實于
閬風竊果者莫能張其袖
蓋聞悅紘索之音不注聽於焦尾嗜瓷炙之味不俟
甘於欖實是以知已沒而伯雅碎琴世情淺而任子
冬葛
蓋聞悅人以口腹膠漆之合不足固動人于勢位金
石之盟不爲堅是以朝暮變行馮驩愉以入市貴賤
殊態翟公憤而書門

蓋聞宮商不和歌不叶鹽梅不調味不宜錦不寄不
必撰采筆不新不必誇毳是以取士之程先道德而
後文藝作人之法重實學而黜浮辭
蓋聞三觶揚嬰相禮本聖人四節終蘋蘩教行鄉士
是以比禮比樂寓戢伐之誡則習則安多材武之技
蓋聞巧拙無形情急而事或緩窮達有數身後而遇
或先是以江漢貞女不興遲暮之悲盤澗碩人不乞
矜競之憐
蓋聞河流出山必入宗於溟渤芽芒散畝必聚富于



囷倉然而源以委弘效由功昌是以學海觀瀾不成
章不達仁耕義耨不去穢不生
蓋聞异珍不售於庸夫高言不吐於早行是以委靡
汚下之習嗜腐如痂光明俊偉之知變古若命
蓋聞經營慘淡蟲音之犯毫者寡貫通要眇天籟之
落墨者清是以學富燕公漻未勝夫潮州詩逸太白
厚不齊於少陵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元日早朝賦

丙戌十月　上視朝未設儀仗及今歲元旦具設之下士榮觀其盛乃欣然而賦所見小歲丁亥之元朝兮夙興而往造於朝盥漱櫛沐誠以潔兮薰裳衣以芳蕭與夫走以遊遨兮斗燦指乎寅宵竹爆硏轟逵衢境兮爆電掣而雷抛燈火燭以星布兮紛雜遝于象條城闕崝而旁敞兮進欲驟夫　聖堯潮禁墻而旋折兮幸關闔之非遙遡東瞥之得由兮鹵簿設而森列斯時也虎賁戒途衛士羣趨森羽爐煙續紛秘



緋值啟明之初升欣惠風之和暢列寳炬以相輝焰高燭而鱗狀百神于斯扈迎王路平而餅㫋屛息蹕侯遠馳道兮瞥蹕閭而衆仰導鈞樂其已遙瞻阜門兮有伉穿金鋪之邃深度銀河之滲漾雙闕翼蓮以鳳騫五樓巃嵸而龍向黃屋宮以拱極春旭射而流光依左序之同官咸趨立而延望文象馴而金披其如恩兮荷珍器以服褒當夫夜漏盡曉鐘長玉輦廻而從蹕逗迓　天帝于閶闔止衛尉兮披門姑俟旦于未央於是鵷班井移彷戶逈遝貫魚入以呼嵩佇

賦其趨朝之早　賦乘輿出東長安門出祀　記讀日賜詞官

蹌濟乎彤墀氣葱鬱而陛廻殿凌空以爲基建杠而各以方色夾衎則劍鉞戈戟象華蓋與勾陳分遶微座而長熙發蓂莢之一葉數九莖于仙芝浮瑞靄于欄檻冉鼎然而葳蕤宮扇規其如日列宿圖于旆旗飛彪文豹蚪麟孔鸞之屬雖飄纓而倚遺磬抑揚以淸蹕兮降后夔于雲中八音諧而鳴梢震兮登墀闡而響重覲　聖顔之穆如知純德之在躬誠可格天而雨暘皆已時敘仁以逮下而年穀爲之屢豐肅武性成而畏懷無間于遐邇理義先得而詮經不惑于



異同賦詩而明良足繼勵治而康哉功盛今及而慶歲允愛戴于羣工祝太平于萬祺兮僉蹈舞而獻頌協同心悅而來享兮若百川之朝宗諷籠緩其欲下兮感簫招之雖雖瀉瓊漿于玉巵兮錫甘露以酒心念郎曹之瑣尾何幸焉沾此寵榮爾其鑾儀徹而朱戶深仙仗移而瑤階靜退食委蛇紆綷縩應或貂裘被乎繡裼或蟒雲生於錦綺或商富于蔡廿或貌比大朔耳殊品級分冠裳紳垂腰而郎紫及大勛傳簪纓熊羆虎兕前後甲胄勇而好禮離披垣而歸邸

賦蹌濟朝儀　言此備筆旁說排衙　記賦早朝

以下試民安樂事

東方朔七諫心與雲叶楊雄河東賦頌與諧叶甚穩若學賦然

踏街市之輕塵民駢肩以并脅兮樂佳氣之絪縕聽
衢巷之謳吟兮與韶華而俱新覘河柳其和𣈱兮苞
萌甲以待分魚上陟兮冰煖將泛波以成文禽鳥鳴
以翔集天空青而無氛遠峰拖夫晴嵐兮拱京畿而
為鎮於休哉顏覆幬以咸若兮犖　皇圖于千春

氣象通皇文詞馴雅



二句渾括得妙

## 怡園賦

乙亥仲夏太傅王夫子召門下士飲於怡園是日也
同請之至者或後或先師復朝退憩而午眠乃乘其
暇遊之爽然若冰窟之初入體蕭灑而暑平雖闤闠
近在戶外而諠譁嘈雜之音寂不聞焉既燕既返快
若遊仙有問於余者曰能言其詳以相贈乎曰吾徒
見斯園之梗概耳若夫梔秀延蠛倏忽變換日倦而
不得其倪足疲而莫窮其畔非累數日坐臥于中恐
其詳不可以卒誤也今請為子賦其大略可乎夫其



輪兮奐兮華屋崔嵬甍飛簷峙天矗日蔽此貴富世
家之所宜爾也觀之者以為仙府之巨麗莫或與京
乃其洞開北戶峻壁為屏初若無見而但聞乎鶴唳
之聲西出翁鬱忽得其扃桃源耶郯中耶肢懈魂走
魚視魄蹀驚喜欲狂既久而醒於是仰巉巖穿松徑
曼聲嘯谷悠爾傳應其突臨乎樹杪者布濩攢列其
幽藏乎梅間者窅窱突險嵜其拱倚於亭側者隔窗以
如揖其仆伏于僩中者接武以為磴其恣意弄險訝
鬼斧之無痕其百方搆奇引化工之佳興透迤盤曲

欲往而復紛糺嶂嵉擬下而上趾擇安於坦塗步步沿石目求谿於空樹面面對山水不見源其響琤潺流不辭難其行彎環繆雜遝兮覆道邀台星以爲匹架樓閣兮峯際留安期而與鄰烟裊裊兮日皎皎荷皎皎兮葉旖旖波橫彴而前邀山勢斷以枕野曠十畝之平疇圍藥闌而芬蕊草無情以自適微雨過兮綠瀉花鋪地而呈緗梅子熟兮握赭吾棲遲於蕭寺慕斯境之幽雅身擾攘於蝸蠅胸鬱結以成瘕蒙師相之垂睞醴酒設而心寫匪鎖鉚之祚金幸造物之



爐冶矢淸介以爲報寧毁方而合危何當行吾志以乞林泉兮乘博望之仙槎

字字匠心而吐屬極其流逸天工鬼斧最近自然

雪賦

夫何蒼黃易色銀海迷離覆茶爐而烟濕入酒榼而香微剪澄溪之氷綃剗飛花以無影鏤天關之瑤扃夜叩戶以有聲高士山中握素管兮墨淡美人林下曳霓裳兮珮鳴錦帳肥羔減陶家之淸味撒鹽起絮角謝氏之佳裁葉添重兮夾竹枝迸似兮宗梅鶴翔空兮墮羽月過砌兮失輝乍輕落以尋僻遭迴風而忽起或團集以成毬或紛颺而若綺塹皚然而露淞堤皓然其剗撻束蘪苴於樵夫窶若須乎舟子兒乃



霏霏榆塞寂寂綉衾夢金微兮無路竟莫辨兮重闉凉氣逼兮透體補征裘兮千縷嗟愛貂以爲賜諒裨卒兮難分

繪雪之神能令觀者起無窮佳興

白鵝賦 賈漢升郎中告歸留贈余嘗愛而弄之一旦出門爲人攔去感而賦此

感美人之南歸乃情深於斯鵝匪鶂鶂之爲重伊投贈之足多緬淼淼於蒹葭羽沾結而不澤意惓沮以顧影驚飛鳥而目側獨何能兮長邁鳴悲切于鍛翮因豢飼而馴予知充㬋之爲德伏陰簷以自適返初服而耀素曲修頸以如弓時蹣跚而舉步思彼美兮不見撫茲物而唏噓羌靜機之欲動忽躡足于街衢迷舊宇而前征蹇遭攘於傖奴亮刀几其非遠膏將潤夫鼎爐抑惡拘而好逸禍斯起于不圖

極力摹肖子建短賦亦有酷肖處



本來面目深述

記入香火意

說入助字意

字字綴以貝葉家言無一字牽合妙極

助道公香火小引 公師遺廟田五頃其徒分之故云

道岸開士參般若之上乘慈悲轉入鋪金地眎色空之下界清淨分開卓錫山極不平處會作平等觀何用着我人壽相最虛無中乃至無明盡即可見去往來因然而攻苦食淡雖曰佛國精修若夫燈爐香錯亦非竺宮盛事吾輩檀初行而難越詎期布滿于給孤貝由積而始多寧當施慳於舍衞況聞儒服之子時有方外之交三飯未能分雨花而常推賓誌一齋無自過日景而急飯生公莫言恒河沙無益衹園樹請首官號佇候陀那

字字典句句雅蕞爾一引氣象萬千義山云大去自應欺粟顆小來兼可隱針鋒文其似之

都在空中摹寫

妙在布景設色其情狀事可想

再疊一筆愈覺無數輩來矣

激昂感慨淋漓盡致都在空中漾寫而感人情事已

透出紙背矣

朱忠烈公廟壁勒石

明季死難名臣有備兵道忠烈朱君請學使祠于朝京門外之通衢薦紳先生文而刻諸碑者林立而余嘗遠宦未暇以謭詞附名於其後丁亥八月請假歸欲有所表著而公之斬使擊脾抗節不屈可比夫嚼齒碎齦握拳透爪者則人已言之甚詳昔在京師石振穎言任城人有目覩者其子至今猶能道之余數屬石君問其事並任人姓名意其有傳聞所不盡者而惜尙未得洎十一月有佀庶百餘來自大名相與布几筵設牢醴羅拜于廟中仲氏武林往謝焉則環視而喜且有泣下者因相顧曰此我公子也自公備兵於吾郡吾祖父以來皆食其利共一時正氣雖賊將亦義之故城得不屠數十萬性命實造于公以賴我後人吾聞公祠成來觀來祀今且約歲至以爲報也越二日至者復數輩爭饞石題名而去嗚呼君子之建奇節也讀書懷古之士慕而傳之或民之及其時者尸祝之若遲至六七十年故老皆無存者則流風遺愛或幾乎熄矣今其民重趼而至以道其往事而動其悲思則知當日者實能使之家頌世稱以至於今也故公之傳於懷古士與同時之民誠有若睢陽張許者至夫尸祝于其家異代而猶未已不知張許嘗有此否且此亦傳聞所不盡而可表著者哉夫言出而緩頰得晉其事之罕者附名薦紳後則余之初志也時長至後十有四日

從全活數十萬人見正氣之所格流澤無窮故尸祝勿替其所表著眞非人云亦云者後幅一種懷古深情纏綿慨摯眞令人一讀一擊節

說得有但撫題意雅

紫性狀正大沿是勢所欲言以爲其式

# 朱忠烈公塑像碑

越昔并吳而霸范蠡上書辭王下令曰國之富貴且與子共之不聽則寡人不能生子蠡曰君行令臣行意卒變姓名泛湖去之齊其後王求之弗得以良金寫祀之蓋廟祠塐像始此云今時諸君子以詩文讚頌頷吾邑忠烈朱大夫大節則闔風者既已無异親炙而大名府故老傅義源張其德又以先日所圖祀畫像同紳士某某越若來奉于專祠當大夫死明季仲子武林九齡矣惚恍記憶逾六十年乃忽得其真于不意中若有天焉壽此二人以待今日者噫蠡之像留于復國大夫留于殉國异而同矣越二歲仲氏過敝廬而言曰先君畫像得之實天幸然思古人奉其親細物若几杖盤盂尚愛護無敢失而況須眉角犀之如生者哉且夫範金刻木而欲其肖則難故吾討將謀之塐工矣余曰諺有之人須榮名則大夫所恃以永傳不係像之存亡也史所書死難不一人豈皆有遺像遺矣亦豈能完好至今日然而讀其史如見其憤激怒詈趨湯鑊如歸者此之謂以榮名爲顏



急收轉亦是得身分

說得有關係方見作記非阿好也

故累千百世傳之既無庸添毫於頰而又奚以塐爲顧孝子用心則有所不容已耳郝京山曰祭有尸禮近戲者也夫尸仁人孝子不得已而寄其思若使當時有能狀其祖禰生平者必更以爲合乎如在之義故今尸禮不行而像乃間設於學宮君此舉蓋欲駿奔祼獻時真可僾然見愾然聞且傳稱委土爲師今而後瞻公像者必皆誦景行而心嚮往焉即所以嘉惠後學亦多矣善爲之吾且爲君記於是仲氏求善工如宋時楊惠之者三年然後得之始事於庚寅年四月廿七日以某月日告成率其弟子以下往展禮焉並刻余所言于石



傳以名不傳以像能高踞題巔至說到嘉惠後學則頑廉懦立百世可風是有關世教文字

碑亭頌

康熙四十二年督學使者以邑人公請允立忠烈公祠縉紳先生無間遐邇皆揚休于碑仲子武林氏爲兩亭以覆俾無剝蝕瞻斯舉者謂永言孝思與公靡極孰其傳之以示後裔於時刑郎盧錫晉爲之頌曰

天叙彝倫有常厥德常德維均好是正直惟公見義不有其躬以血奚賊以笏擊兇曆數有歸眷罔在明養士十世孰報以貞公也烈烈如日如星昔在甲申天地憐怒百物蠭粉靡者愕憮公憤於時義不反顧



卓爾而立灘莫能仆載事者史無遺勁節其永其傳以繼先哲有嵲者石樹之廟堂憲憲載詞發發其光匪曰詞傳因公則揚於惟正直亦孔之彰胡以仲氏思深且長亭以葢之飛翼琳瑯維風及雨猝之激之亦有寒暑薄之泐之彼仲子兮胡寧寢食于以亭之不遑暇息彼仲子兮匪是則盡于以葢之如岡伊岩白石有爛蒼海有田保此貞珉靡或傷焉芳躅標炳億萬斯年

似老泉張盐州畫像贊

禱雨 祭之三日而適與雨値

某年月日某官謹以云云恭禱於本縣城隍之神曰惟神正直明威嘗視一方之善淫以爲徵應故雨暘燠寒雖屬二氣而恒若時若實陰司其柄今觀懷邑地氣苦寒耕穫之時不滿六月幸遇風雨時若僅乃免于凍餒然且有糟糠不厭裋褐不敷則是瘠土之民焦勞憂思宜無淫侈以干神怒近者　聖天子巡行邊塞目擊心傷慰諭軫念連歲　蠲免而自撫軍藩臬郡伯州牧以下無不仰體保赤之盛心以奉爲善政夫至誠何往不假乃甚風暴靂雲不留駐以致



雨澤愆期人心惶惑者何故　皇上爲百神主奉天子民而神則天之命吏國本之所憑依也豈其忍視一邑之阽危莫之省憂揆厥所由無亦　令奉職無狀民多怨咨和氣乖戾以召此菑歟數月以來閉閤思過苞苴雖未行而中或多慾利弊雖已悉而時勢艱苦或至因循未變抑或氣質昏暗明斷不足胥役之擾民者衆究抑之獲伸者寡或身家念切而于公私之際不能無怍或春秋之享祀不豐朔望之拜禱

不虔凡茲昔令之過無與彼民顧今何足惜乃貽累于民之無辜豈亦神所惘傷也願無以一令之不善而降此蘊隆之害以爲農人憂若以令不可逭寧降戾于令而無作威于蚩蚩之氓此蚩蚩者 聖天子之所軫恤而惟神之保佑是賴矧今節近小滿正軍需播種之時五日不雨則無禾稼伏乞大顯靈庇普令霑足以仰答好生之德而救此無辜之窮黎普上下胥蒙休焉豈惟末吏得沾餘潤謹告

言之愷切足以動鬼神



遷馬神

於戲明神職司天廐威靈誕敷克錫蕃庶矧茲西安驛馬實夲 朝廷之命攘外裔輯中夏軍機傳遞惟騰驤是賴乃神不加佑我馬元黄將無廟近四地雖有享祀而威靈不降臨耶是用卜吉恭遷大神于懷仁署西之涵青園厥位正中厥基開朗且涵青以毓生意而西方地居成功伏祈監格馴致長育聿壯國威仰答 休命邊城末吏無限懽承尙饗

峭勁如老檜有旋文而無枝榦

## 勸修學宮

三晉山川峭削透折奮迅而渾浩故嘗鍾于人而發為文章前代名家不可枚舉仰今之以甲科爲宰輔者天下莫敢望焉而雲中一郡獨否或他屬間有一二達人而懐仁一邑則又否余之始莅茲土也問而竊怪之既而周視學宮則見其殿廡漫漶墻垣傾圮而茂草生焉乃始憮然曰夫人文之不振其以此與先師之聖若天地之于萬物無所不容豈以區區廟貌而有譴怒于冥漠之中者然聖人固欲人人而降



之福而其能受與否則視乎其人之自處也且人亦知夫苗乎其生同其雨露之所及亦同有賤農夫者暴其根本偃之踐之而慢不加意雖有時雨不若其鄰之碩矣是不亦受之者無地而饑寒困苦之在我乎夫士之上者以道統爲己任其次立功立言不失爲聖賢之徒夫民尊尊而親親安居而粒食日用行習于其中而不知是皆孰爲之則聖人之道有以立其本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乎有所觀而興起也今也任其漫漶傾圮而不之恤則既無以動人之觀感矣且未有蔑其根本而能榮于枝葉者也然則懐邑之人文未必不衰于此余忝爲邑宰則亦與有責焉然以其興之後懐之四年而不敢發遹者外裔寧謐獨租之 詔屢下民之俯仰朝夕亦可以無患而衣食足而思禮義此其時也邑博士秦君率其弟子某某慨然有志于學宮顧非一二人之力可以辦而理也於是謀所以募成其事而屬文于余且欲余捐俸以爲倡余曰是余之志亦通邑士民之志也況郡伯葉公先已倡于雲中行且風氣變而人文與



自近及遠莫不蒙福豈其屬在密邇而甘菲薄根本以自棄于雨露之將及吾士民其勉乎哉

散散碎碎收拾成文味之皆有古意

有關世教　可娛

# 募建文昌閣

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宮凡六星曰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占者嘗覩其光明聯絡如珠玉爲賢人在位之徵又其神主天下文章故自制舉設科以來儒者益尊祀之崇聖號曰　梓潼帝君而傳其遺訓則曰十七世嘗爲士大夫者靜降于世以顯示爲士爲大夫之道也不能謹修其道而祀　帝君以求福則倖得者十無一二焉嘗試觀其廟像不旒冕衮黻而戴巾衣縫掖休休然有純粹之容則豈彼



口誦詩書而行乃不𢮦于市井人者能若此睟面盎背也哉故　晉又以謂是其訓人不惟以言也入廟而思所以休休者已不啻　帝君之命之矣釋十一學浮屠之道者也浮屠氏喜慈悲普度必不誚儒者異吾教吾忍其誦于口而悖于行焉今十一豈學其師之道而有得而欲建閣塑像于東郊以祀士大夫之所尊祀哉若是則于吾師所謂道亦當有禆益者故願吾邑人輸貲以成斯舉蓋目睹而心警之非難以因時香火徵得于朱衣之一首肯則神之佑其身與其子若孫者俱於是乎在康熙壬辰冬十月邑後學盧錫晉薰沐敬題

四通八達皆說得不悖乎正方見作手

開口從孔孟說起有身分

## 邀建送子觀音閣

余受孔孟遺經求其義有年而悟者什一疑者什九今將問師資于瑯邪以盡去其疑而未暇博及异書之旨趣因是浮屠諸說槩未有聞焉浮屠氏尊無上者爲如來其徒以慈悲濟世凡上而士大夫下而婦人女子無不瞻望尊禮者莫如觀世音何其號之奇也竊嘗以意度之夫如來者非如其來之謂耶此猶吾儒家繼善成性之義其來也天其如其來也猶是天也蓋一天體之渾淪耳若夫世人之聲音萬口嘵（妙辯）



嘵郎安可得而觀且觀所以用目而何以得音音可觀色亦可聽乎今夫人耳目口鼻與兩手足各司一事徒以無菩薩之心體故雖專以耳聽未能盡聞其聲專以目視未能盡睹其色又安能察其聲色之善否而因以知其心觀世音慈悲爲主然心體則與如來之天同一虛明故（妙解）不必專以耳聽音而亦可觀而得之可合萬口嘵嘵而一觀而得之故曰言者心之聲觀世音者觀其心之所由發也夫佛道如水會而爲江漢亦支而爲沱潛故觀世音又有白衣送子變相送子慈悲之一端耳特其慈悲不欲混施故必觀其音以觀其心而加予奪焉則世人安可不潔其神明齊其思慮以承神佑今約我同人月各聚金一星久之則建閣於吾街而寫像其上遇朔則齋戒焉平生作事不愜心願一切滌去凡神之大公者常惡人邀福是舉也匪曰邀之蓋常瞻其像則常知自儆庶几無愧于古先聖賢之心（暗應）以無愧于神之觀之而希慈悲于大士云爾故無論目前之有子與否而皆不可不勉也



能作未經人道語其歸本于心仍不失儒家本色

立言必須得體文方可貴如此篇作法不阿時好而亦不梗衆意極有斟酌

# 爲釋氏募裝泰山神像

泰山跽魯封內實惟魯侯之祀不然者僭矣故今民間之有泰山行宮非古也然吾觀行宮有象皆女子何也按志泰山有池曰玉女曰王母曰白龍其祠曰青帝曰碧霞今所祀或玉女耶王母碧霞耶此非泰山之全體奈何寫其像而專泰山之祀余始甚惑既而悟而竊以爲此亦有徵指焉公羊子稱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雨偏天下其泰山之雲乎泰山則胡可以不報顧民之分則微者也微則不可不報而



不可以僭是故不敢名曰東嶽而于若玉女若王母若碧霞者寄其誠焉云爾故今之有泰山行宮非古也其于古實無大戾吾邑東郊其偏爲張氏園亭主之者舊于園左廟祀泰山而重命工寫三神象既成無金碧粧飾某高座爲此募化諸善知識同心共力於是焉寄其誠杏神貺也夫是舉也可以萃農工商賈與夫婦人女子所從來也至守禮之君子亦將思其微指而樂輸焉則予之迂言或卽予之廣于勸善也夫

泰山不享非禮而獨祀玉女碧霞等像則都人咸咸得展其誠無戾於古此與昌黎送文暢序同一衞道苦心可謂斟酌盡善

募修南橋代

古者水涸成梁言其爲夏秋之行潦人不苦于褰裳濡足故成于農事既畢後也若吾邑南郊外枕畏橋跨河南北商旅之往還輿馬之馳驟日由乎此其下雖故無水然一有則深不可涉今春大雨上流川建瓴之勢奔突激射以故齧蝕其西偏幾至傾圮時則邑侯命樹椿實土以補其缺既又恐弗完弗堅弟可以持久乃復命底成厥功下走等仰奉德音並望通邑仁人君子共成不朽之善事且地屬要衝不可



一日無橋由斯橋者不可睹其瀕危小安謂可俟天根之宵見也謹啓

如此小題偏寫得有聲勢當由其墨妙

問

今贈有喪以詩歌文辭爲輓幛也安昉按士喪禮始死則銘銘明旌也廣長視其傳蓋喪家自爲之而其襚人也惟以衣至唐宋以來諸集始傳有祭某某文然未知當日亦如今寫以綾錦誇耀于人之耳目耶不也彼其文皆以告死者而非張大其詞以示客故或載于紙若版讀之柩若墓所訖事則焚之耳今惟喪家自焚其文而以人所贈爲懸壁之飾卽安得不日趨于華哉古者誄辭甚簡後世至數百言故輓幛



非三幅則幅不足其長率亦二三倍爲以金碧邊襴爲美好相尙亦其勢然也今欲律以古人之質朴誠迂而不可行若夫以吳綾越錦書詩歌文辭則其不可行反有過于律令以古者且予謂不可非徒奢靡之足以敝俗也爲夫孝子後日無以處此輓幛夫此獨其時可懸耳另時將庋之高格耶必不忍歲時取觀而久或破損于蟲魚之口梅浥于暑雨之氣將束而焚之其中多一件直緡錢數十千者安得以天地所愛惜輕任吾之暴殄且其風又不當存于節儉爲

治之時則惟有浣去墨蹟爲服用耳夫湮漬搓摺目瀚色毁不中表料也即中亦不忍況嘗載吾先世氏號及諸尊貴不敢褻嫚之文而未免爲中衣則獲罪于聖明不少矣至其他所用以致褻嫚者可勝道哉曩日會葬于城東某氏見有紙書而藉以綾錦者金綫及色綫爲界不翰素王孝廉雍周誦太史之言曰俗之漸民久矣與之爭不若因利道之夫此既免于瀆褻而孝子後日亦不患其處之難徵而行焉亦姑救其奢之太甚者乎余曰然我邑士大夫皆有風尙



之責則于斯舉也當云何敢問

警策可以挽奢俗

## 勸無移菊

（方知調理愛物者有功夫非徒泛然賞玩已也深情語教閒人多少會心）

菊中細種不若他種之易成葢葉欲其全榦欲其柔枝欲參差合度花欲大而滿脚欲其低然不可必也自分芽首地物之賊之也多食心者能令其瘋癃食葉者令其文如篆籕久乃黃落泥蝕根者齧根者皆能令其枯死其出沒不易得見故旦暮守視若防盜然灌宜雨水若河水無則暴井泉熟澄去𪉴時其旱澇而均其期勤其芸鋤性嗜陰純陰即不能生暑月葢以葦箔令得微陽怒雨甚風謹其蔽護七月出苞次



第汰之枝各存其一偏一則力聚偏則開時能高出大葉四五寸低頭垂頭可愛苞之初灌根宜肥北方不能蓄金汁淩蘇糞爲助余草堂前歲植數本日惟讀史記一篇其餘力盡用于菊葢菊亦若有精神意思與余相依倚者開滿移書案側酌茶一杯酹地曰幸子不虛吾勞然觀者嘗欲不勞而得是不知爲之苦而後樂之深也囊入口即甜無乃爲不知攬味者耶陸遊稱小西京風俗好花自太守以下往往就其處張幙酣歌車馬相屬最盛者寒食以前謂之火前

情文極聲
須泊馴雅

花遇陰晴相半謂之養花天栽接灌剔皆有法謂之
弄花故人有弄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語大家倒借花
約賞者不得折剪惟花戶多植以牟利而周家以花
餉諸臺余竊謂春花茂榮雖不廢人工然以較種菊
十不及其一二如余所云云乃眞可謂弄花一年者
矣辟若良友焉所以共甘苦者甚久乃忽一旦舍之
使適异國其痛惜宜何如苟諸君愛余菊可時時就
觀毋用將去若以小西京周氏望余則受餉者亦勢
利場中俗客而已耳其奚以菊爲



前半以菊性難成種法不易迤邐寫出勞苦護惜
之意是無移二字前一層逼法下半纔說到看花
須惜花看菊更不比凡花聳紫寫出保愛不捨之
意是無移二字對面逼法末結足勸字意叙法細
字法雅調法古宕篇法完密

一段小叉
有兩段就
可去然然
冒佈之振
叢今近說
二小節的
利合不
極佃

邀友人遊天竺代 喜絲竹南曲故云聲談

杭之勝西湖爲最遊西湖者至天竺而觀止吾嘗問
于遊焉者而僅能言其略蓋內則有昭慶靈隱淨慈
飛泉延祥崇眞等寺之臨水依山南北峰吳山孤山
泰壑靈鷲之集棠鳴鳥下上遊魚唼喁蘇堤六橋桃
柳郁而亭榭幽畫船簫鼓仕女遨遊者工媚而競姸
驚魂而駐目外則有錢塘之洄折及奔激爭瀉之怒
號競渡則彩蝣挐波一放而千里弄潮則鮫人含珠
上下出沒于無垠近則行旅人烟輻輳而可觀遠則



天目會稽隱現而可達余聞而神往久之以無同志
者而格于行今念聲談諸友相契在高山流水定當
神往于越嶺吳江夫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此言傾篋
于一朝則難而積儲于平日則易願于會期各輸眥
若干于檳時共出入權其子母日引月長而後謀天
竺之遊是舉也凡屬韻士皆可同心故兼有望于諸
友之外敬請可否以便投刺奉邀

說西湖而託于問遊者故不嫌挂漏又含蓄得湖
景言外十分可愛只此一句便可悟作文之法

## 賀李粲仙傳帖

李進士粲仙補授中州樂土隔吾邑二十舍而近將以其仁愛鄱陽者往而行焉異日課最入朝遂之人恐亦有攀君轅而遮留不釋者也太封翁耄耋而健其奉迎於署無跋涉之勞其養志承歡非但口體之奉高年而多喜則所以增其壽者無量矣夫里有君子亦親見之榮其可無賀耑書號于單擇日舉行之

百二十字能寫得無義不備斯善學昌黎之短作者



## 詳大府葉公

某官詳爲某事查得劉生義業已將女許字盧習明而乃越禮別嫁此真愚魯無知視婚姻爲兒戲矣憲臺斷令離异復續前盟以正風化乃法理之當然不易者也但念王道之平易本乎民情而禮意之無傷或可權變在盧習明雖云聘定而幸尙未娶在劉生義雖不合將女再嫁而今者愿以未適人之女代結絲蘿似亦可以微贖前愆況其次女業已適人懷孕則使習明收已覆之水劉女反若蒙兩醮之羞故法雖難寬而情或可通倘蒙格外曲全使習明得處子以爲室劉女雖失節于前而倘得完節于後翁婿聯衿翕然和睦則昔之斷令離异者所以使民知法度之嚴今之曲允兩全者亦可使民樂天地之寬也盧習明情願續親具有領狀但事係憲批卑職不敢擅専爲此云云

婉而可聽

水災公呈 邑宰蘇人金某拒弗報

某等為異常潦災麥禾盡淹懇乞轉申以救民命事切田家終歲生計七分恃麥三分恃禾而二麥必種於腴土腴土皆坐于窪下其或地身高阜定多沙瘠種亦不多收亦不厚此單縣農事之大率也今歲二月連陰三月多雨十寒一曝元氣已傷然猶冀薄收糊口不意昨于四月十三日狂風大雨晝夜不停麥在淤地者盡沒于水下其在沙土者多偃于泥中并蕎秫早谷木棉亦皆泥塞其萌甲生機沮喪即使雨從此止水從此落所遺已不及十分之二加以村庄土室大半坍塌穀價騰踊升合為難歲計一失民心倉惶從未聞四月之交人以新糧為命乃即有災傷如此之甚者也自父臺下車慈愛存心寬和為政項聞大雨夜焦勞數起愛民之誠于斯可見兼逢各上憲皆仰體 皇上好生之德俯恤小民疾苦之情若知此異常災傷其惻隱怵惕更當何如乎叩乞恩准轉報則詳切陳請便比美于鄭俠畫圖四野啣德萬民頂戴為此激切上呈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單父盧錫晉子弓氏著

胞弟欲□□
同里□□□
海寧朱肇楨翰□□訂
世晚黃求可仲庶
浙姪生甫仲山氏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圖書

## 上晉撫書

某官某謹頓首上陳管見以備採擇伏思郅隆之世不棄芻蕘之言而安內攘外之功必有經久萬全之計恭逢　皇上文武聖神廣運無方海隅出日罔不率俾蠢茲噶爾丹窮荒小醜敢爾跳梁揆其事勢本不足憂而聖心猶恐毫釐不伐將用斧柯頻年以來命將出師期于殄滅以安中夏雖盛暑嚴寒不憚躬臨邊塞相視機宜乘輿所及蠲除租稅凡含生之倫無弗戴德當是時獨以保赤重任屬之閣下賜貂賜食惓惓　溫旨其隆禮異數爲羣臣所不敢望非平日有興利除弊之才輔世育民之德足以深結主知安能如是比者惠澤之流溢亦旣充滿于境內矣定民運禁官債勸招携除蠹役薦劾惟公吏皆奉行恐後救過而慮不及則是閣下大有造于晉人也於此



入後明目張胆之論先著此一筆作引

有人焉竊不自諒而欲爲國計民生効其一得就使言不足採然不爲大君子所罪責亦可知矣故敢陳其區區狂惑之說而閣下試決其可否焉今雲中所急莫過于右衛之兵餉右衛北枕殺虎口爲京師外藩　朝廷宿重兵以塡之誠善策也然以數千人仰食于縣官於是合四州七縣及各衛所之賦改爲本色以供芻糗而又撥通省之金錢助其不足計一歲所費不下三四十萬雲中地氣苦寒收穫有限而頻年飼養馬駝物價騰躍地之所產旣出其大半以應

指陳利弊言之慨然

採買則其勢不能以時轉輸右衛兼以山路險隘遠者五六百里近者百餘里往返交兌經月累日民運則有牛車者旣欲高其價以射利而官運則往年徵收出入之際不無陋規以故額外之費數倍于正供史所謂十鍾而致一石者今日右衛之本色是已閣下仰體　皇仁洞悉民艱請以大同捐納移就右衛而于右衛糧草酌行半折實心實政所裨良非淺鮮顧愚以爲利必先舉其急害必先去其甚者行仁之善術而安民必求其本論治不厭其詳者下吏之愚

誠方今大同屬邑雖近右衛其富戶十不一二則損納一途勢不得不需遠人彼遠人冒霜雨越關山百舍重趼以携重賫其情固已難之又加以米豆草之貴雇運之艱與各項公費之煩即一俊秀監而所費之金至于百六七十愚竊恐欲行而却步者爲不少也至于半折之議在閣下亦不過因民之不得已姑爲是權宜之計以救其急而非以是爲可久不變之規善醫者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方今大同之疾患亦已治其標矣愚以爲調養根本正在此時不養其本



則元氣終不可得而復何以明其然也計額徵之數每上地畝銀三分中二分有奇下一分有奇計改徵之數每銀一分有奇輸草一束銀一兩有奇輸米一石九錢有奇輸豆一石今折草一束需銀五分米豆一石時直應不下二兩雖其省且便异于全運然以正供較之終亦不輕況地力民財止有此數而簁蘿重戍勢不得撤能保其行之久而不竭耶何可以不預爲之所也古者養兵之策莫善于屯田趙充國郭子儀皆用以成大功衷祇任峻劉昌李元諒之徒皆

兵瘝疾苦邊衛時勢讀之直一字下一泪矣

因以致富饒元和中開營田東起振武西過雲州界極于中受降城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近日臺中亦嘗以此爲言而執事者尙無定議愚以爲沿邊內外皆有隙地自殺虎口以北多膏腴可耕而近右衛者地廣人稀亦多荒棄今中外一家固非若漢唐敵國相望且耕且戰而功甚難成而特今之言屯田者或欲于各省營伍裁其老弱而遷之于邊夫老與弱豈足以任耕耘且遷者衆則一夫所獲僅能供一家之衣食尙何



補于兵餉此其故由於分兵農爲二是以不免于齟齬而難成今誠專令沿邊防戍者各于汛地屯種給之牛種以貸其力明之賞罰以厲其氣能耕百畝則以七十畝之入養之而分其三爲公儲其于農隙則講習武事無使狃于治安而後富强之勢可以持久如此則兵農相爲用而人各自衛及有征伐之役則使更番從行以休息之彼之所以得休息者以吾之能屯種也夫孰不樂其生而勉其勞五年以後倉庾充實兵各自爲養而不必遷各省老弱以滋紛擾故

然戰守足食足兵之計侃侃而談却是王道經久之政肉食者定恐反目爲迂濶也

纏綿悱惻藹然動聽

糧餉可不勞而足而戍邊者亦不必坐需于州縣夫如是則本色可以變而復其初而即以向者額設之金錢爲旗兵甲胄器械駝馬之費而南府之協濟亦可以漸減計固無有便于此者也閣下身膺　特簡固宜朝上疏而夕報可誠使此議一成則大同之元氣可復而食德者爲無窮矣往者閣下念雲屬民多流亡加意招撫傳檄各州縣廣爲曉諭其父兄子弟有聞之而感泣者以爲流民復業則逃糧賠累可以無憂然竊窺人情雖感而不能不慮其事之難何也



眞此字字有血淚公戶口論與此通切也

今夫復業之民之所必需者曰牛具曰籽粒此二者雖難然尙可設法以給之即如懷仁有壓任石令所遺官牛尙在民間今莿勸土著者分借諭使而牛具有所出矣或詳憲量借常平倉穀而籽粒有所出矣故曰此二者雖難然尙可設法以給之也然而人情又進一進之所謂難者何也蓋莫難于逃糧賠累則雖有故鄉之思亦將遲迴而不敢歸今試舉其害之日積而愈甚者一詳言之夫民雖逃而糧猶存故始焉一戶去則累其家一家去則累其里故人皆曰里累里戶累

痛快透闢眞可發聾起懦

戶似有成例已非一日民雖以爲苦而不能辭官監如其苦往往咨嗟太息而無可奈何彼其除一家衣食外旣竭力以完在已之糧則生計所餘幾何而乃代他人以受其積弊是以雖有賠納之名而其實逋欠如故今歲之欠至明歲十月猶不能淸乃致右衞倉厫之官以明歲新糧墊入今歲則舊者雖完而新者因以虧矣爲有司者見其虧而慮其後則敲朴不得不急敲朴急而民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逃逃者益衆則賠累益多是以無益之虛糧而致此無已之切筆斬截



實害也且夫完舊而虧新又跌進一筆其于國計固無補耳存之未見其益去之不爲大損通計雲屬如蔚渾朔應大同幷諸衞地方較稱富庶其逃民多者不過廣昌廣靈靈丘懷仁馬邑山陰以懷仁之逋欠言之約米豆不過四五百石草不過二三千束推此而計六縣米豆不過二三千石草不過三四萬束此皆按冊則有其數而本年倉厫十無二三蓋存而懸之與豁而除之其爲無有均也其爲利害于民則太異故與其存之以致流散不若除之以便招徠今夫人親戚交遊

務極究竟而言之是眞實經濟不徒紙上空言

皆在故鄉其不敢歸者不得已耳彼知既歸而無向者之憂而猶甘落魄亡命爲他鄉之寄戶此豈人情也哉則愚竊以爲不過五年而戶口必至日增地土必至日墾而後將向者蠲免之數漸行開復是又暫蠲無益之虛糧以獲無窮之實利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閣下一奏請間而民賴有安土夫仁民者卽損上益下猶且爲之而况其實無損計又無有便于此者也前代于薊遼宣大諸鎭多置衞所北抵邊南至長城軍民錯處犬牙相制無事則爲農有事則



爲兵此卽古屯田之遺法也然其始散兵于衞所外以彈壓遠人而內以懾服奸宄故軍官皆令嫻習其攻守擊刺坐作進退之法及其衰晚法度廢弛然後武事不修而衞所軍官主收租稅而已名列武弁而與一縣令無異其君高處深宮不知此輩之不足恃猶曰吾之所以爲扞禦者此也是故立法之初意既失而因循不變方今武備精嚴凡引弓之國皆已稽首稱臣故我之所以爲扞禦者在四十八國而不在衞所記所云天子有道守在四裔此之謂也况又設

總鎭于郡城以統綠旗其各州縣皆置守備而于隘塞之處復有都司叅遊以左提而右携之星羅碁布絲貫繩聯至于衞所之官未嘗屬以兵事也豈非懲前代之失而善于變通者耶近者我　皇上又分八旗之兵戍防右衞夏秋出塞以討不庭然未聞衞所之官有從征之事則亦安事此冗員爲莫若照宣府新例改爲州縣于名實爲相符也且又非徒正名實（又跌進一層）而已葢亦大有利焉何以明其然也　國家裁前代冗員歲省廩祿役食之費以數百萬而天下事未嘗



不理今衞所獨不可裁併乎故愚以爲所城之近衞者可以歸衞而改爲縣而至於前衞一官竟可不設夫前衞駐扎大同非有專城之寄也其所管轄襍于各州縣治譬猶廐馬相離非有長策能制馭也軍戶以本官遼遠而輕犯法州縣之民往往逃入以詭避傜賦每見衞村皆數百家而州縣村落僅數十戶則是以衞地之錯襍而益開逃民之塗徑凡州縣所以日至于罷敝者未必不由于此誠以前衞歸併大同而撥其地之近某州者歸州近某縣者歸縣則俸食

可省流民可復罷敝之邑可漸富庶此與招撫之政不爲無助也如以部憲方議屯田而以爲與新屯不若理舊屯遂疑衛所不宜裁併然亦思今所謂屯糧者不過別其名而已其實與州縣之本色無异也其轉輸甚遠均足以勞民而曠日遲久復無益于庚癸之呼故莫如以屯政專責沿邊各堡而董其成于防堡等官至于右衛則請限其東西南北及口外地凡若干里以內皆給旗兵而令之屯田而卽于八旗中各遴任事之將領以督率之然則右衛之同城守備



亦可去也且如此則以近右衛者養右衛而緩急足以有濟其與屯田之議亦不爲無助故衛所可以裁併而從州縣之例比聞閣下旣以有此議矣而衛所人皆曰不便夫愚民可以樂成而難與慮始蓋自古然矣若果毅然請行則又計之至便者也　卑職庸鈍之資未諳吏事而幸爲閣下屬員仰止善政誠欲奉行於萬一兢兢業業不敢自棄簿書之暇深思長慮而頻若有得雖籌畫未必盡善腐儒淺見未必可行然竊聞泰山之高不讓土壤河海之深不擇細流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採焉蓋位有尊卑智有大小其心之主于忠愛本無异同矧今噶爾丹業已撲滅則此烽火永靜之日正保泰持盈之會故凡　卑職所陳皆願留意于國計民生倘閣下不責其謬戾則以入告焉而備採擇若夫奉令承教廉謹自矢以幸無罪則　卑職事也于閣下敢有負哉臨稟無任惶恐翹企之至

博大昌明是宣公奏議周詳悱惻是長沙治安氣雄而疎放是韓法嚴而遒峭是左韶清而流逸是



史此稟章法于法兼乎古大家而有之　朱肇楨識

上督學徐公

七月十一日治下弟盧錫晉謹頓首上書老公祖世臺閣下晉聞騏之伏櫪也伯樂拔之以去而羣馬不敢妬焉其心以為無奇能而見擯斥宜耳然伯樂相馬其嚴其愛馬甚切故取馬之途亦必甚寬是故力不足以致千里而苟不至乎斷脊折肋縣蹄盲視則皆欲器而使之不然馬安得盡騏驥也故其遇伯樂甚幸而其感之于心也亦必甚衆昔者先老恩師之試士于禮闈也凡瑰偉奇異之才旣已前而取之而



有一藝之可觀不忍棄也雖如晉之駑下而亦與斯選故士之感恩者衆而晉之感于心也則又獨深其後聞梁木已摧而以扉屨無資未能拜奠于兩楹痛之深至非可言述丙子分校晉闈撤棘後伏承嘉惠彌日在旅邸中故敢以區區微儀奉答遠音然今一回思之又未嘗不愧汗沾衣也比者倖蒙部取需次家居每欲一叩台階而嫌于有所干請弗果也閣下淵源泓深蜚聲藝苑凡文字之傳刻皆無愧古之作者今日者衡士齊魯較然若白黑之不可混而有善必錄凡得與試者未有鳴號其不平焉則是相士嚴而愛上切雖一藝可觀皆欲拔致之闈中以成全激勵之也不以騏驥之難得而槩斥其羣也是亦今之伯樂耳士之遇此信不易也於斯時也舍弟敔晉獨以隨任懷仁而未得與焉然其為文徒幸有思路不乎腐耳固未工也不工而以書請固宜有赧色特其志不甘自棄似亦君子所閔惜焉耳伏惟閣下遠推先老師延攬下士之德近念中才不自棄之意而益宏格外之仁許其于補考時並補一科試之卷附于



歪案之末使得靜專其心以俟入闈雖未敢過有希冀而所以望閣下之垂念世好以激其氣志者則誠亟亟矣驅馳之効願以異日明德之施尙容走謝晉頓首謹上

曲而暢不亢不卑辭令中之輯而洽者

# 上王明府

曩者聆言於慈仁僧舍，伏見明府溫乎其不欲凌人以色也，藹乎其不欲上人以言也，辯乎其洞于是非也，肅乎其正于聽聽也。既退而喜，至于不寐者終夕。其後以八月抵里，邑人來問者皆曰：子見吾新令耶？能醫吾數十年不能除之痼疾耶？於是以所見聞者語之，則莫不欣欣相傳告曰：易所謂剝極而復，在斯時矣。望後尚未聞旌節南指，則又曰：吾儕望令君如望歲焉，胡爲至今不來也？由此以觀，敝邑之人情正



在饑易食渴易飲之際，簞食壺漿亦可以感動之，況明府素所蘊蓄，又不難使之醉飽者耶？下車以來，士人相慶于學宮，農夫交忭于原野，于是取往昔之荼毒民生切齒而腐心者，羣集而赴訴于庭，愚竊以爲此亦明府施簞食壺漿之時也。人心之嚮背，聲價之增損，在此一舉。語曰：時乎時乎不再來。願明府蠹思而立斷之，且及今不斷，能保受創者終于嘿嘿而已乎？人不得于父母之僕隸，而不敢言，將必乞憐于大父，萬一有之，欲行于是時則已遲。抑使其終可不行，

一路乘高作勢，下便迎刃而解

忠告之言，鑿然入骨，文亦至此有致

而子弟之情乖矣，尚何以收拾于异日哉？況舊役他人之僕隸也，士庶明府之子弟也，何所顧惜而因此不相干涉之人，使望澤者疑心于發政施仁之初頃？然聞欲別其輕重以定其罪，此誠用法詳慎之見端，然愚又以爲衆憤既同，則槩行懲革，定爲不枉，若一有分別，恐是非嫌隙由此而起，其所損蓋不少也。若疑太阿不可授柄于人，則盍于數役外擇二三可惡者並行之，因可爲之辭曰：吾所訪諸公之所遺也。則人心不失，而又以明其操縱之在我矣。昔子產以公子



有之祟而封良止，並及公孫洩，是善用權者。今正可取此爲法。身在事外，其孰不欲袖手坐觀，而愚所以欲獻其區區者，誠以知君子者深，愛君子者切，並使前之稱道于鄉黨者有所取信焉，而非諛也。倘明府不怪其過直而加採納焉，幸甚幸甚。

此一折更入人心脾，而文徑亦委蛇有致

得此一証

益可鼓其必行而令妙手

收○得○周○密

此篇寫法俱用加倍之筆。首從親炙所得寫到人情之屬望，而寫屬望用兩層寫出，使若無日不望，是加一倍寫法；次從屬望寫到必慰其望，偏夾寫失望之流弊以聳之，又是加一倍寫法；次從其不

能速慰人望而推出一段嫌疑之情斷其欲速娟
莫如善用權而援古人作一樣本又是加一倍寫
法末仍收到親炙所傳誦以見吾言之必用又是
加一倍寫法愷切周詳讀之更令傾倒



## 上稽城張吏部求墓誌書

以作手之驀地架起有壁立千仞之勢

某年月日、孤哀子盧錫晉稽顙再拜上選部大夫仲翁張老先生閣下、晉聞嘉名為積德之符未有韞諸已不傳諸人者而非託于文則其傳不顯邑乘中賢有德何可勝載然求其昭然稱于衆口十不得三四焉此由文不足誦而博覽無遺者少也且文之品有異焉鋪張潤飾爛如異錦引其大略以就吾布置者文人之文也若夫知之也切言之也實使人聽之信而誦之不厭則非君子不能矣蔡中郎自言平生為



為前人出脫一筆妙甚

人作碑銘或時有慚顏唯郭有道碑無愧李翱議史館不宜收誌狀昌黎文能起衰劉乂猶譏為諛墓得金然觀柳州誌多微詞彼亦豈諛人者或人行狀先失其實耳君子不得其實寧不作可焉故嘗以為得文人之文難文作而又出于君子為尤難雖然君子觀人蓋亦有難焉者人所深知必于其鄉里故舊若遠據行狀為實錄即所誌皆孝友大賢矣況內言不出于梱所誌者乃為閨閫事哉故嘗又以為頌父母尤易至于過而欲觀其實則惟揆以事親之道父母

文須罷意意須得高題矣又須遂詞以修辭之詞對寄題之意自成絕妙凭文讀之嘆絕

有此善而吾將之與無而強名之皆道所不取也吾頌吾親而不肖其行于吾親奚與是之謂欺君子以欺其親即幸賜以文文傳而親猶之不傳耳然而君子則斷有不可欺者以能觀人之知道與不知而已矣閣下居銓曹不妄假人爵秩意少不合奉其身而退託于攝生而隱焉此以知爲君子無疑也前爲儆邑袁氏叙族譜典實淡古讀而嘆其必傳又以知後人誦之若韓歐諸集見其文因熟其事非僻書野史之有知有不知也不肖孤雖不能事親以道竊嘗聞而慕焉其不敢欺人以今世之頌美（絕好結穴）亦頗有自信者且無以自信又安肯爲是言哉哀念親族賢先太孺人七十年雖外言亦未有間而寒門與閣下隔屬度或未能悉知若蒙察不肖孤以道爲志信之而文其實使前人有所託以傳于後世啣結隸服何足云報謹稽顙拜上

文之清真者須有骨力無骨力則調弱而氣不振即能修整其詞亦外腴而中不實無他意不足也蓋骨力生于意置想於雲霄之上而以勁挺之筆



逶迤曲折以赴之自然情深文明百讀不厭於昕文真無毫髮之憾矣

斷文陪出 襯來文徑 將徐有致

## 與鄒尹田君書

足下治鄒之三年有來言于余者曰吾聞之水濡則民狎子田君師也盍以是規之曰子無乃狃于世所謂武健嚴酷者耶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非聖世所宜子休矣吾今以人言爲賀書往附文一通寒温動定私也姑不及

高平與懐仁同省而遠聞足下之名不相知焉而適舉于吾門吾之文不知與子相似否也然有觀吾文者曰是不能爲悅于將也其觀吾子之文則亦或云



非不能也 不忍爲也 語最質豪

然其後足下成進士爲令于鄒鄒與吾單同府而近者也壤相接焉音相聞焉吾之政不知與子相似否也然昔之議吾者曰是不能使人畏也（點應人言）其今議子則亦皆云然也足下與吾殊異者何少也今我得子文悅焉子以試于禮部又悅焉則可無間他人之悅不悅矣且爲文而求悅于人此吾與足下所難也爲政而求畏于人非獨世之所易也然而能者多而吾與足下不能焉何哉曰念在斯民而已矣懐之與近遼而苦寒鄒則膏腴少而石田多夫父之于子也教以

詞旨悱惻 切摯懇款　真念在斯 民句緊相 呼應

義方其遇疾子也則先以撫摩醫之調壯大也先攻其毒其遇尫羸之人則必養其元氣以徐去其所患故吾以爲二邑者疾子也尫羸不可遽攻者也抑不知人諸議吾于懐仁者其果是也耶其果非也耶足下嘗兩至焉其必有以定其論抑不知足下所以議吾于懐仁者果以爲是也耶其以爲非也耶若嘗以爲非何今日而亦然耶吾又以爲足下姑信其所是而勿以人言爲恤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亦各有道矣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此不可不使人



不肯下一 苟筆　至此所追 雖一毫以 寓威于愛 見規諷之 意

畏者也書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此不可使人畏者也審其可不可而因其地與人以施之斯善治耳足下所治先賢之故里自古稱爲守禮之邦吾未聞其今果異于昔否也然近吾之居者若此其甚而吾不聞焉則意其俗之果不异也足下施人以究持已以正使人愛今若父母而怵然有不忍犯之心則可謂能信其是者矣蓋久而後是非乃定亦將有採風于嶧陽蓼洞之間而樂觀其成者哉

淸言娓娓如撫素女絃瘦骨崚崚如盤生鐵絲曲折而挺勁深得盲史家法○泉流淸駛隨沙石爲曲折求之王曾集中亦不能多有



上許秀山老師

恭惟老夫子德業文學邁跡魯齋方崇譽于講席尋養重于東山玉樹蘭蕣科名輝映固可粉庭階以怡顏時令飴而樂志然春秋正富而早號泉石蒼生致仰云何可忘況門墻末士立雪無時奚所恃以爲適從乎乃者捧讀瑶扎如承面教欣慰之頃忽爾愧汗自念駑鈍之質蹉跎遲暮一省郎已爲非分監司森嚴又何敢過希或者僥倖一小郡勉學勤愼以求無咎此則所以自矢而庶幾上報知遇之恩者也子陽



之輔南回竟窘乏無多助眞令人慚傷無地尙望老夫子見舍姪時爲門生轉言此苦或當不罪以寡情骨肉耳鴻便肅候起居凡諸款悰覼縷難悉臨禀不勝瞻戀之至

曲折深摯

此句中人有以語

復田雒翎年兄

前損大惠使涸鮒復蒙濡潤感斯何如數年濶隔方屈指馬首之北而忽捧翰音使不佞失望深爲懸耿不佞迂腐之質好靜善懶衡石等物平生厭見白補官日與爲伍似造物有默相警者因是念東西南北之役皆王事也惟其所　命不敢慢卽無論難易差可處之不憂耳如來教則是大賢以下學問豈僕所敢當年兄文章一道不宜讓人頗以貴邑侯壽文見屬是自藏其珠玉而欲取他人之碔砆也僕倉役甫



完駒中雖有一隙粗土塞之矣下筆都成塵垢安肯以不令之辭辱賢者實心善政耶且宗誼稱謂間亦覺難于措辭當于京師相識轉圖之若臘間不能寄到則或求之而不可急得得之而文不佳不必寄也于時年兄卽自出錦繡珠玉以爲吾宗光無相誤肅此奉復并候近履惟照鑒不宣

文之趣者或傷雅此書趣之極亦雅之極

寄粤東楊愼齋門兄

燕臺分袂遂逾數載思之深至匪可言悉老門兄足下青年偉器驥足未展乃忽以無妄之咎退處丘園凡我同人孰不惋惜然得之不得旣曰有命遯世君子想不咄咄于斯時也遊眺嶺海之勝曠放詩酒之樂政使畏途倦客聞風慨慕況心暇力富振筆著書立說藏名山以得其人此宋儒所謂千秋大業何必勳紀當時始爲不朽耶不佞分司西曹遂隊盟署心有見而不合于人事欲爲而不操其柄一年以來無



涓滴之澤流施貴鄉昕夕撫膺殊增悚愧近以家慈懸望請假暫歸雖復蹉跎數月然情有不能已者大抵早暮通塞非我輩所得逆料且區區微名豈吾胸臆間物惟是南粤北甯水以隔絕睠憶疇昔百感交集卽復何日得一聚首高密孫成錦者亦乙卯同譜陞平遠令與足下爲鄰或亦天假之緣使我兩人得相聞問于萬里異域耶比日起居何似尊家矜體近作也蕙風時至如接清塵牘言止臨毫惘惘

通問不得意人寫得高邁有身分遂能令文字加

倍精神



[library stamp]

與宋淺齋孝廉論時文札

頭採杓量海狂妄足責何幸過蒙獎[illegible]
索及蕪作昔時子未滄柱二太史選刻數篇[illegible]已覆
瓿餘爲同人取去散軼無存者要亦如朝菌之偶榮
隨時萎落不足觀也抑昔嘗聞之師云貪收成語色
不能鮮莽下虛字氣不可聯句拙則音韻不和旨晦
則精妙不出硬截上文而無法何貴乎尋龍全寫本
題而無勢奚有于點睛排偶多者難于靈動堆積勝
者易有支離位置安而乘間出奇布局之穩也風水



頓而因便揚帆過接之善也神明于古參差變化而
不亂沉酣于理澹泊清疏而不瘠有山嶽之峙而潔
涸者欲其深以漸有潔素之質而絢染者欲其工以
雅毋大于言而空其中毋肥其貌而枯于神毋拘看
經文而離以俗學毋誤認註意而狃于時說此十數
條者今僅能記憶耳實學之三十餘年無一得今且
不知吾師之說其是耶非耶以門兄之高明審于其
中則必有定論矣佳章除舍弟更不使一人得見無
下囑擬題不能保其不走且吾兄具才實學無爲

效此等伎倆

中多格言託以聞于師便不嫌自任



寄嵩禾母舅

自去歲離吾舅左右至今尙爾依依甥待罪邊邑艱辛萬狀舅聞之猶以宦遊爲佳事不外祖考妣尙在淺土亟懸耿當俟明歲謀襄此舉庶可了老母一件心事比聞太妹于歸名門甚爲舅慰乃駭僕不能言新婿爲誰氏復令人悶悶遲吾母至始當釋也肅此一候起居并達舅母無以愛子離膝下致傷調攝臨啓馳切不盡

寥寥數行初無意爲文然讀之者不能不生其渭陽之悲當由其情摯耳

寄高六長內弟

別後數奉好音且聞呼盧絕響而唱嘆吟咏時遣予螢窗雪案來秋必以大捷償前人書債亦可見豪傑之士一發憤便非常情所能料定夫行者不患其岐趨患其返于半途彼岐趨者猶可以歸正半途即終不能達矣惟望堅而行之以力赴其所期耳令姊無恙老弟洎闔宅安吉更望來音臨潁無任懸切

此札如東坡畫竹不多着筆而大有遠致



女妹長適　雅

代室人寄三妹

慈姑在堂奉兩遠別巾纓綦履之奉缺如罪責深重擢髮不可數也女妹晨昏存省以慰倚閭之思使吾姑能康健如疇昔感愧交深非可言喻吾與妹睽隔歲餘闊闊久疎乃忽捧蘭訊如接音容夢寐間益令人增懷想耳北王行來知禮姪忽殤吾姑之年何能任此悲甚慮甚慮計惟急請到署或當免其觸目神傷然道路遠離終非快事妹苛幸臨一圖聚首即則四月間暑氣未深宜可治裝同來官署雖窮然道京師出居庸可以觀　皇家之壯與關塞之險亦我輩閨中人一僅事也甫望翹俟不盡依依

平常語味之深摯

與張大儒妹壻

老母得存汪安和無恙頃者鄙里之句何足盡大惠之萬一亦聊以誌感耳隷僕來乃辱慰諭惠以佳果嚼之如在故鄉何期邊塞間有此一快統俟異日拜答殊恩臨楮無任翹瞻

止七十餘字覺婉婉轉轉其意已達



再寄

郊亭分手忽逾兩月思之深至非可言述前者天氣正暑長途行邁甚爲懸耿度今已逍遙梓里新酒正熟秋花繁茂與二三親契圍棋歡醼樂且何如碌碌俗吏遠在邊城思此徒勞夢寐耳力還附候起居佳勝舍三妹平安也幸語以老母康強爲慰來歲四五月內當圖送歸無爲苦憶以傷懷抱月令向寒調護爲佳贈言尙賒臨毫惘惘書及樺皮祈命人送至武林處

平淡中絢染有色

答王玉珍

瑕丘一別遂已易歲忽承芳訊能無慨然夏五月赴部投供辱令姪翰林留話竟日悉近況極佳爲慰日者督學公按臨亦思到郡一圖良晤徒以憂在採薪遂乖初願讀來札益知兩地有同心矣芍藥數種得諸舍親處謹對使者再拜奉上但恐不足供金谷清賞耳明秋鹿鳴佇聽捷音瞻對有日濡穎神馳諸同人並希寄聲

雅



代人與汶上孔咸池

闊里別後久切懷思自分庸碌得見君子不爲鄙棄已出望外乃辱下交推誠投契韜孫氏云不能是於何幸今日竟蒙嘉奬感佩之頃忽復長嘆其心伊邇其室則遠安得握手時聞謦欬知兄相愛必相念也彼伶者倚寓弟別墅三月周旋忽以故去北風殘雪助其蕭條月色入戶燈影橫窗塞雁孤鳴霜威逼枕晨夕清味亦能堪否于其晉謁願因問之且或意外不無狂且附此數行遠托覆露明秋會齊當拜君賜



瞻對尚賖濡穎神馳

句限四字古人尺牘間有之迺其轉折便利蘊藉風流後起者亦不多讓

復李賓仙年丈

垂示殷殷感匪言喻故當倍道兼宿以赴事機然自維馬齒長矣烈日征鞍不任馳驟況復家如懸磬點金無策行可垂橐褁糧難繼足以心慕追風之捷足而行于于罷羸之登步今也秋令薦爽庶幾越太行涉澤沁求洞谿之潤于平陽䢵霍間然後可北首于皇路耳夫人之仕進有宜速而遲有似遲而速莫不有所以為之斯之謂命亦又何尤獨以同人望切而匏瓜久繫仰則孤恩俯亦失時然知此苦者恐梓里



諸君子外未可多求其人也劉門兄季佑王年兄用章不及尚啓片希寄聲

有與致

與中州段年丈

鄒彥先對策式乖謙敘停雲數望我勞如何側聞老年臺足下追景之足已試步于百里之途垂天之翅復培風于六月之息而音塵終隔徒懸夢想雖云河之廣矣可以方思然僕也無因而南亦猶足下無因而北古之人聞聲相思况幸淡墨同書而不獲一聆謦欬者哉舍表弟賈仁昭者僉憲之裔家世中微百畝讓多于雁行一枝守同于兎株故欲擇樂郊以營室乃今望仙邑而稅駕喜茲便羽順候興居伏惟愛深



屋烏寵追門廕優以禮貌容之座隅樾蔭宏敷與鄰服而俱蔽樗木初植附社土以長安畜烏護之力不惜提携伏黃鵠之膺寧忘卵翼兼此代佈更無他企濡毫不勝瞻戀

偶與至屬對却無四六習氣

## 復弟子暘銓部

別年餘時時悵惘支林言眠食佳善爲慰又聞欲請假南旋弟年富盛資望更優故當扶搖直上而忽欲遠歸定省斯今之不易得者昔曾子學于孔子十有餘年晨起眷念二親援琴而鼓之曰歔欲歸耕來兮安所歸歷山盤兮今雖所事不同然孝思一也不佞歸自窮署囊無一錢兼以雹霧霪潦連歲凶殣家號寒而人啼儀于斯時也方且謀衣食應追呼之不暇尙安所藉資先期赴部以僥倖于跬足哉來札云云不敢聞命只望于單縣邸報中示一的信卜行期于遲早耳窘甚無物爲寄想能諒之書不盡意林細述

援古一段喚醒多少仕宦人



## 與趙和千年丈

外吏之苦苦至不可言又況其爲邊陲衝劇之小邑耶老年臺大人宏猷偉抱卽使遊刃于寬閒之所亦且恢乎有餘乃造物者偏欲閑之僻遠無所用力之鄉此無異故蓋欲將大任之而惟恐有攖其芒刃者是故寧處以閒澹以全其據遇以簡靜以養其氣無何而晉秩仙班竊冒以熾吐氣伸眉行見光逾十乘以耀餘明于里黨弟以駑鈍遘遇艱阻如前所云云何辜而得此耶豈固命也力赴都附此鳴賀兼以謝勞之詞求正大巫然甚恨別無長物一將此微忱耳欒公處不及另俟乞一致意頃僕人到署海物幸已得一又云其一至六月間可得能爲弟轉懇了此局面不欒公盛德上斷無有肥于食言者也臨楮翹企不宣

尺牘中僥有古意

寄桑世兄

曩者先師樗學敝省老世臺避嫌深居以故無因緣得親色笑比先師棄世道路悠遠未能哭拜于兩楹亦未能遣一介之使通候起居二十餘年徒深歉仄乃忽捧翰教如聞謦咳又令姪言近履佳勝甚慰甚慰因念老世臺卓絕儒林足令北堂頤而色喜孟氏所謂養志者非公而誰弟承乏邊邑悲涼萬狀役重民貧差煩馬斃未及六月而賠累之苦已不可堪忍日深一日竟不知何所抵止令姪光臨數日想無不



詳知者將來倘賴諸師友之有力者共相提攜或僥倖脫此火坑則報稱之事或在异日老世臺必能陰體吾先師在生培植之心下諒窮吏不得已之苦而豈其譴責之也至于老師母懿德深厚福澤故未有艾且吾師貽謀遠大老世臺所以光顯親闈者似可不必過慮何來教竟云云耶小阮遄歸附此肅候求叱名代叩老師母座前荒僻簡𡃙無限悚惕聊奉不腆統冀鑒原臨穎依依不宣

辭婉而意可思尺牘中妙品

寄邑侯王公

伏承餞臨又重以隸人之郊送足使桑梓覩交觀以爲榮甚幸甚幸違離執事今月餘潤思深摯殊已似久歷歲時者懷此區區何可言盡尊使回以初至都匆匆不能作書故託之道意然亦有感于荆公所云空言不足輸欲報之實耳雖然以晉之騃痴困拙自廢于　聖時既老而無所樹立而猶日報人于異日者是不知恥之甚也因復略陳所懷于左右惟企亮察焉伏審動履清和慰甚舍頴依依不宣



文于無可洸發處亦自有一種色澤

與致劝勁勁人

寄潯州守黃榭止

自東郊送別于今雖止六七月而相隔似已數年[illegible]思深摯何可言忩比在都以紫瀾李年兄嘗兩[illegible]西問如貴治界在南北兩關最爲樂土即坐理馬而名實（有令譽）可加于上下也僕以衰殘頓跌之足學步邯鄲之市衣食租賃之資闕如老世臺昔曾惠書勸僕起者今復何以教我肯以其一朝之享丐僕爲數月計乎一笑一笑貴屬夌聖西諱森美者幸奉教君子自宜有以相合占人云錐之處囊其末立見况加以離



婁子之覡祝乎僕所以不能嘿嘿者亦交情有甚切耳熊軾南指僕與令兄朝夕見太夫人及闔家俱安伏惟崇志以追龔黃無使三公久懸其位斯凡在里黨咸竊餘明臨毫翹跂不一

爲人作曹丘難得如此潔雅

與張大儒書

別歲餘懸耿不可言比家弟文侯歸想爲僕道意但不知今已治裝返懷仁不初七日得簡儒枉顧知足下調養佳善爲慰佃人役夫輩米鹽瑣屑甚煩籌箸聞故鄉風尚劣劣居是邦而其氣不能下人即安得超然塵俗禍患之外故惟三復曲禮狠毋求勝一言乃爲可耳然此獨可聞之足下若一語他人則笑者或不少也某街宅一處聞彼主有動意僕已與簡老計之足下問之可知其說此與足下昔者之夢適相



符或有數耶今歲行取郡伯臬憲奬借踰望而齊藩以諸屬逋賦業有旨寛限免議遂不以分別報完爲急及院駁時彼又將同齊藩降調則已爲所悞無能爲矣大都此亦有命僕謹彌縫其闕二三年頗亦可可便于此爲歸休計但以無所棲居爲憂恒耳足下必能爲僕留意舍妹平安也爲言老母彊健善飯恐以爲慮故及

筆意做十七帖

與張邁若書

吾鄉近俗不謂惡至此極大都不能相下故遂爾爾父母之邦旣以不可避去則惟忍于事之始發尙易收拾耳人生亦欲自適安用敝精神于是非勝負之場況吾鄉事勢其禍患倚伏有非恒情所及料者比聞甚爲寒心故于二三親執竊不敢自謂迂言不以聞也足下氣體小差當復慗加静息尤不可涉此惡湍吾輩故喜恬適想不以僕言爲迂耳簡儒來得手書並悉疾近漸佳甚慰甚慰劉氏有一稊本頗閎欲



售僕以與簡儒計之矣倘其不就倘能爲僕他訪不足下數舉子而僕猶子然以待衰老想憐之也又僕雖不嗜飲然三四年未嘗一盃佧者亦大苦事劉邦彥爲足下作酒之餘肯令之同文至一來署不簡儒無多贈甚愧牛乳作茶味佳有益其製法簡儒甚悉書不載

氣味絕似晉人

寄高淳王世兄

山川修阻未奉光儀南望音徽憮我竊嘆丙子分校幸與尊大人比屋而居每閱文有暇相與促膝話燕臺舊事雖秋雨連宵無閒也爾後蹉跎五載甫膺部檄不圖與遥司同籍山左家居需次仰望尊大人輩聲諫垣談明弼諸于堯舜之世更無异雲壤耳舍弟九鼎微職輕如飄羽蠹材劣于散木庇其所賴匪巨室而誰依因不失親幸通家之可託伏惟老世臺俯念卑末寵加盼睞庶幾乘小艇而遊以獲濟于宦海



到自晉謁更令祇候不一

末見其子故只叙其父舊事便親切有情

與張山公書

夏四月蒙以徽味見餉已于大儒令兄逖聖致書伸謝比想達也邊城風起黃雲蔽空駝馬芻餘將與賽隆蒐以爲國蒐使駐足郵亭上官兼吏肆醉歌吼淸朗開曠歲不數日聽音與故園諸友彈棊歌嘯煮荈論茗都不問外事豈復知人間有如此苦惱然世人嘗說報應卽不獨禍福與善惡如影響也凡一生苦樂亦若有爲之乘除者不佞所歷已驗其二項所云云豈非造物忌吾平日過閙好弄故令有今日耶乃



更有一事亦可言予如已書以發一笑不佞于度曲一節頗不夢夢往者無論非蘇人不肯屬聆邇卽崑山無錫猶凡竊竊然曰某吐字不中律也某科白微若其舌之發也往往以此射其爲姑蘇與否以相笑樂其他如諸女伶唱平調兩頭蔓卽時時與聞然未嘗不欲掩耳也夫此豈可不謂爲折福者乎足下亦知吾到懷仁定不能不坎軻于此然未必實知其云何也予所見皆盲婦巷人口中故實兼之袍裂而腸出屐脫而揶見或以壽幛改錦衣而僭衔可辨或以莫軸裁鶴敞而祭物猶存又有勝于此者曰亂談云卽所見梆子腔也其最不可堪忍者又曰跳賽鉦鐃大鼓力撾不歇娼優襍跳噂喈聒耳此大儒令兄所親睹者今忽于六月間收得一班弋陽腔聽其節節圓滚則不復思姑蘇矣設其中有一二齣平腔如往日所最厭則以爲真姑蘇矣不佞歸自五臺爲小石口某官留飲觀其演寄子者妙不勝言最妙乃是伍胥唱目斷慈闈及倦途休駕淡爲句然尙以爲空谷足音也若此者宜亦有默致焉然耶否耶身在二千



里外筆所能寫十不及一如復何日得執手暢道其事小力還無可寄足下亦閱此爲笑焉可也記足下的有蘇簫乞惠一管幕賓有南僕善此器或偷閒令吹一曲亦可如羯鼓解穢六弟等所論俊秀事已于大儒書言之故不贅諸昆季不能逷候幸卽以此呈覽臨楮無任依依

以下里恢諧語寫牢騷之氣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磊落敘騎 相映逸興

# 尚志館文述卷之六

單父盧錫晉子弓氏著

胞弟[illegible]
同里[illegible]
海寧朱肇楨幹齋[illegible]
世晚黃求可仲庶
浙姪生甫仲山氏

## 東萊翟太公八袠壽敘

太史公曰吾聞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而樂臣公受教其家其後以教蓋公蓋公復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然則安期生亦秦漢前一隱君子也後人至列其名于仙傳豈不以生往來于烟波島嶼凡世之擾擾變遷者舉不足勞其神攖其志乃至享有大年使千百世仰其高風如雲霄之不可躋也哉苟如是是亦仙而已矣今東萊翟太公性嗜山水嘗以爲古之隱處者必遠放於荒岑幽谷而吾接佳勝可不越境而得於是搆屋於城河之湄以吟咏于芰荷之間又郊外南陽河東有別墅搆亭于地之高敞者升焉而望其南山則有寒同文璧九峰東則有大谷雙山鳳翅



議論超不凡境眞宜之述眞古文中之大觀也

及龍吟之澗西山之巔有亞祿之亭而北可見大海之滙洞及蜉蝣島之下上而沉浮環墅數十里盡收天地之奇嘗攜其子若孫坐臥于中非有寂寞枯槁之苦而得以自適其深渺閒曠之趣年已八袠矣而耳目聰明鬚髮蒼秀不杖策而行步稚稚斯所以頤養其元然者亦已厚矣然公不目不欺親于其隱不吝見以其財卹戚夫饑寒之無告者使其生者安而歸者寧豈與彼尊生之流棄其親戚鄉黨以覬覦于長視者同乎哉語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又曰知者樂仁者壽公可謂兼之矣千百世後仰其高風者必與安期生同乃其德盛福全年幾逾壯而已有才子十人今男女孫更三十餘人席豐履厚含飴弄孫則安期羨門未必有此也乙酉冬有來司訓於我單父者字曰建漢公之第三子也三閱月而教士有效能文第乘其職守倘亦其家學有自者耶上巳之吉爲其太封君覽揆之辰邑紳士謀製屏爲觴而問詞于余余聞其同里李素聊茂才道公生平甚詳因文所言以獻

作文置身題外自闢高超四方八面寫來不泥於題無非題之意徑題之風骨老萊子七十作兒啼後久已仙去矣此文其綵衣也夫



壽姑蘇宋嘉甡公祖

大司馬王顓菴夫子言太公祖與大學士某公爲昆弟門閥甲姑蘇蓋經濟文學之相傳盛矣今犂從巳仕者分守倅佐卿試若御史中丞公則由京職出佐兗郡政理而民安于楚屬邑沐恩紳士以嵩辰將屆欲同晉躋堂稱祝而屬以辭晉惟華桁世家門生與故吏半仕籍祝辭且聯珂滿室安用此謭謭者塵其間然君子斂福于德而頌德者道其身之所被則言切而有徵即如吾潁泗諸邑特隄岸爲保障增庳倍



薄分領工邑簿往年工冗土柔無以敵潰坼剝剔之勢惟幸河身南徙爲私便不遑他恤也自公受總憲知率下以潔正勤攀修築完堅依然爲南北巨障東河而東下撫部以時瀹濬有法故居近河則先食其利因之及吾通邑人並吾鄰邑無遺澤焉乃兼以深仁彈塞盗源日進州縣長吏而誠以民依之不可忽若曰無或飢之寒之棄赤子于禁網是故不得已者矜焉頑梗怙終則無縱縱則予不汝狥使愛且畏而帖然井里如水之歸于崖墜則樂生者多矣此兩者

推開一句極周到

公之官守若界之大任知必無所往而不可也異時與羣從鼎立朝班多所建樹以續其家傳夫且佐天子壽萬方而公之壽不在茲乎古之所謂壽者太上以德其次以功其次以言最下者以服其氣老子載在仙傳其所著經則亦曰不自生故能長生何謂不自生如公之以德壽民是也信斯言也夫且與國同休夫且與造物同久故曰身被之而身感之則祝辭莫有切于此雖謭謭者不足言文哉然加爵勸酬未必遂少于琳瑯滿室者也是爲叙



叙次起止無一筆不冠冕亦無一筆不古趣

國學士壽邑侯　代愚菴先生

恭惟老父母莅吾邑已六閱歲湛恩汪濊亦已下逮乎閭閻而上聞于　朝宁故凡遇覽揆之辰名公鉅卿皆著爲文章俾吾邑人書諸屏以爲祝頌余從縉紳先生後躋堂稱觥得覽觀焉嘗竊以謂公之盛德大業微茲言不足相發揚也今者吉辰復屆公所薦舉太學諸君子謀所以侑觴者而屬文于余余竊自惟文章不逮前所稱遠甚其何能有所敷陳有亦不足以發揚其盛將焉用贅然余嘗待罪浙虞與嘉禾



比鄰其知公也深而今居宇下藉蔭于公又相感也況余季子亦賴公以通籍于王國則又何敢以不敏爲辭古者太師採列國歌吟譜入樂章而協諸律呂以察其治忽夫歌吟者民間自道其休戚未嘗取上所以致此者明言之彼聽者則曰是有所以致此者也故稱善政者不若言其效言政者曰某事善某事善言所不及斯遺焉而已若其效固言所得盡也譬觀良醫者觀其生全乎人固不必取其方而一一稱贊之今吾邑士勤于學農勤于野絃誦謳歌既已比

澆薄之俗爲長厚家給戶殷熙熙然仰有以事俯有以育懽忻鼓舞而無怨咨之聲此之謂人和至夫雨暘時若蝗不害稼與詩稱屢豐春秋之書大有相輝映焉此又所謂天和者矣夫豈一二善政遂足以致此由此以觀公蓋仁人也仁者之得壽吾自誦夫子之言而已信諸未能諸君子皆皇然恐曰方今聖天子嘉惠元元崇奬良吏率三歲一拔其卓异如子言即慈父母有時離吾而去焉將若之何余曰不然自邑侯而上有秩列二千石正身以率一郡之屬吏而民得安焉又其上有藩臬又其上有御史中丞正身以率一省之屬吏而民得安焉六卿分職于朝以倡九牧爲阜成者也宰相論道于密勿以燮和天下者也得其人則民無弗安焉是皆公分內事也且公既能召天人之和而以仁爲壽自今以往惟願公即爲吾郡之良二千石與吾省之藩臬中丞是慈父母即有時陞遷而去而無時不庇我以生也若卿相即又舉四海之民咸利賴焉豈惟吾輩乎是諸君子皆矍然色喜而以余言爲不謬遂書以爲祝詞



大起大落之文筆意淡古格局朗闊

朱述亭廣文壽叙

萊之夸維有以歲進士司鐸于我單父者曰述亭朱先生聞其勤職善誘所以申重勸勉者皆有關于長少卑尊戚疏厚薄之誼時余在京師甚爲鄉里慶也及請假歸省先生則施光于敝廬須鬢如雪而肌色潤如童子舉武升降便利從容有尊生家謂此君善導引服氣而不知人生與百物接既以攖其天和又或內顧其宗族昆弟若子姓戚然有所不足于心若此者徒好怪誕之陳言何益于長年久視今吾觀先



生玉貌一似有所以自樂者何也重陽後四日值其覽揆之辰邑紳士咸欲採菊泛酒以介壽而書其家世屬余爲叙乃知先生維之盛族自高曾以來世傳一經蓋已有秉鐸于淄川沂水兩邑者太翁德行文學冠諸生課弟子輩讀書掇巍科或明經食餼他子姓從孫著聲縣庠通籍吏部數十餘人而疏遠者不與焉然則先生之自樂殆樂其天倫者耶孟子所稱三樂有可勉而得有不可勉而得不愧不怍而以教育爲事此猶可以力爲至于父母兄弟之間此有天焉不可以强也先生受文公家傳所以俯仰天人者有素英才卽難得然單曾邑禮樂之遺俗必猶有存焉以此二者爲壽于天下後世若操券而取獨其天倫之至樂則可謂適得其難而快于其心當此之時必將父勉其子兄勉其弟使無睚眦仇怨以貽前人憂蓋得其難而善處之則和氣致祥者壽考之徵固不必如尊生家所謂導引服氣也若是而稱觴曾復有量耶抑又聞君子不獨樂其樂而常欲與人共之吾邑人宗黨榮盛與先生同不同未可知而皆能法



先生以求先生壽先生必更樂焉此亦可以勸酬故余並及之

和平恬雅不作意摹古而自有古味

飄飄遐舉從路絕而風雲通矣

是一通議世俗言若業見之處爲一勵

一語增人僅僅十倍

## 祝王明經

鳳之爲瑞希矣然旦夕與鴟鳶鳴于尋丈之丘則人從而賤之故方龍之乘風雲而上天也苗則蘇矣然而洿池之中有乎哉故方其伏處于深淵大瑿臨之而不可測睇之而無所見矣雖士亦然昔者子游宰武城而獨有取于非公不至之子羽此可謂結契于流俗之外何則耳目之玩非希世之珍故士之懷刺曳裾以求相重爲名高者其中未必有也余令懷仁五年邑人士有脫穎而秀發者吾未嘗不得見也而



無因得見王君今歲仲夏始以公事來誨余之不敏容肅而直語簡而中倘亦澹臺子羽者流耶其後君之甥雲中貢士何生爲余道其爲人余益心賞之不置也君盧于懷之東鄙而爲平城博士弟子以優等食餼三十年不肯一入縣庭淹貫經史與人言慷慨引大義鄉之人時有化而善良者君有三男子傑出懷庠女子子二適士族皆嫻婦訓則其教于家者可知矣君與其內子生同年貧同樂葢至于今而相敬如一日冀野之遺風于斯乎在君雖以貢士通藉王

長字只作如此用法幾

家然非其志也嘗綽其髯曰此已自不能博一第領以明經老耶君之志信可謂高尚者矣然余以爲丈夫亦德業之立爲可貴耳卽無論古之聞人今朝廷用人不限以資格彼功業爛然者豈必盡甲乙科耶吾烏知異日之蒲輪安車非君分內事也君于是時以其身立于朝廷之上而以其修于家者爲天下倡使天下化奔競爲鎭靜國史書之千百世傳之頌之曰風俗之淳厚自某某始也斯其爲壽遠矣豈獨長年久視爲好德之報也哉冬十一月某日君之覽揆



于初度者也何生欲偕其親戚交遊稱觴以祝而屬文於余余不敢效尤世之誕且諛而有感夫龍若鳳之潛德者葢以君非流俗之士焉耳何生亦端士余察其所云云良然故推其意爲序

入手爲明經二字影起身分寫得有聲有色至後敘王生亦寫得淡雅脫去壽言之套是一篇本色文字

長公批而 金言

李經西八袠壽叙

齊諧言鵬徙南溟以六月息。有訓息爲休息者是不能解莊也愚以爲息與脈息之息同蓋呼吸之謂即下所云生物以息相吹耳六月一息故鵬之爲大年可知是故以上古之大椿之千六百歲爲春秋者况之彼于人之中而相傳有仙者焉亦若是則已矣然謂有圍碁一局而樵夫之柯爛故世嘗謂仙境一日抵人間數十年抑愚又以爲此說誠然則是人生百年與仙家數萬億年等速耳雖然有辨焉何以辨則



心之外馳與不外馳有以辨之外馳者勞勞隙栞中百年如飛鏃而不留也見有物而輕擲其日此不曾過得神仙一刻者也苟有樂于心而不馳焉蚤暮四時之至于吾前者吾與之爲友而不一棄焉與之並行並遲而相忘于不忘焉萬物不能使吾心與吾生一日相負則是人間一日亦可抵仙家數十年言未畢有欣然于坐者曰子知吾東鄰李子乎李子葢養德于和以遊心于冲漠一畝之宅環以千餘畝之田日與二三子悠然于花竹禽魚茅亭曲徑間縈陰翳鳥鳴魚泳雖桃源仙洞不相遠也吾嘗以夏秋間至之故所見止此若夫麗日和風雪霜刻露之佳致李子所以樂之而不肯一負其時光者亦可知矣噫庸詎知古之所傳地仙者非即若輩耶今其年八十尚能不杖而疾走與客坐夜分不倦子知其人爲有傳于內經者耶抑有所得于心耶余曰吾友也吾奚爲不知彼真能以一日抵仙家數十年者則由八十年計之雖巧曆不能得其數何論吾與若况躋中壽而上壽乎客領而去適有以書抵余爲李子祝者遂叙



所言以寄之

眼前實理從未經人道出然無子弓氏筆妙亦不能得如此躊躇滿志也當是古今壽文第一篇

公賀曲阜縣宰

學使者行部凡皆下書檄士人聚之府治獨兗崇禮
先師留東九邑並西南曹金鄉城武單父從聖裔待
試闕里晉往除他事行過其試科與歲者五焉至則
手蟾拜廟堂摩挲松檜後求問其家之賢者及後同
商珍舉于鄉益幸見前所願見其獨未從遊今令君
沛也先生蓋先生時尚幼也然後此數十年聞于吾
美東朱兄及諸嘗承下風者固已嘖嘖于先生之名
行矣先生曾大父起家進士以直言稱職垣中而大

得此一折方為此一篇文字種根脚



父及世父先後宰其邑皆有能聲今復聯起而光大
之不出戶庭而政和人理猶有昔中都之遺風焉何
其盛也則意其于聖道有得乎用則行與其期月而
已可者耶單之交先生者將往賀而晉復自借謁部
急不能列北海末座執爵為壽以自豪顧徒能寫其
心之聞風而想望者抑又何相遇之終難也夫先生
宰闕里伊里人是幸然吾單有先生別業桑梓之誼
深焉亦當有餘明照及四壁夫是烏可以無言

一段頓挫取致

迴環四映顧盼生姿

有此一掉方見立言身分

純從虛際作盤旋是贈未識面人語抑揚吞吐比

之答李元賓書似不多讓

公賀葛進士梁公

去秋歌鹿鳴距今癸未之春甫六月餘梁公一怒而飛遂已高踞曲江之座既釋褐歸而需次是亦猶鵬之搏扶搖而上而暫以六月息耶异日者奮翼而飲于天池復以其餘瀝溉我里黨何其幸也方謀以錦帳踐堂稱慶而適會大學士熊公之文至遂書其言曰　皇上以臣屢在政府有年特加寵异故得于禮闈五主其事今春受命惟恐耄老加瞶上負殊恩日與諸同事擇真才實學以獻雖有新异自喜而不能

卽其取文之法而如



沉實不與斯選也十魁既定得柘城王戒三太史所呈卷貫通經史根極性命意爲博洽名宿取以冠又十名之首謂其可與元作爭席也榜發爲單父葛子洎謁余年幾及壯盤詰以爲奇比戒三家有來都者取道于單邑中友葛子者言其先爲鄆人其一支遷于鉅野明季中進士科者曰太垣公嘗給事黄門上疏言周延儒溫體仁之奸士論韙之其遷單父者五傳而至葛子自其高曾卽以耕讀稱長者大父不得志佀身縣曹旋退而鄉居今倘健也父宁武侯爲博

且其文并如其人

士弟子故葛子不就外傅甫七歲趨庭受小學稍長則又受左國史騷經義詁疏以及漢唐宋之文濂洛關閩之書而卒業焉大抵爲學務切實不事浮華觀其內涵英銳而持重寡言無少年躁矜之態蓋素所蓄積然也武侯不得終事厥考而幸其子之能立葛子亦不能生榮厥考而快其祖之無恙可不謂天之善補缺陷也哉君子之所以立身言行二者而已今以葛子闡墨藥海內浮華之病則所謂言之不文無以行遠者吾知免矣異日受君之民而爲之牧而出

雖討好事爲求備善頌善禱好看殺人眞筆妙也



其家學以布德施惠因之擢在諫垣而無忝其前人之官守以大承休命然後合於篤行之君子而言爲有用卽余所以賞其文者益實有所試而不爲盲于目也是則所望于葛子已矣且夫積日累年而晚得一第則筋力已衰葛子之年譬猶日臨曾泉去蒙虞不知幾千萬里豈有窮于義馭哉士幸試而中矣未必有得于君得君矣又往往有感于遲暮方今　聖天子闢門籲俊而屢從宰臣後竊有志于周公之吐握葛子何患乎不遇其惟及時建豎無負此方富之

譽中寓諷最得立言之體

再提起葛子適合可必

年以求全立身之道是則余所以望葛子已矣於是乎鄉致其餴以贈之使單人知師弟子相期于有成者固不徒一科名赫奕有以震駭夫無知之鶩鴂也

世人遇此題亦知從師之期許弟子處着想而未必如此愷切詳明者無子弓氏之妙筆妙手也



公賀黃夢賚孝廉 正主考某公銜

庚午秋余與給諫朱公奉簡書比山左士旣入瑣闈與諸同事公愼相檢閱沂水令陳君亟薦一卷請而賞之拔置第七榜發爲單父黃子越數日來謁見其人温雅如玉知爲有養者宜其闈墨力追先正無近時嵩張氣習余因顧給諫公而嘆曰嘗聞之馮先生曰自三事六列下逮一命皆士爲之正朝廷正百官必自正士始語曰作于心害于事作于事害于政夫正于心未有微也正于事與政則已晚夫惟文章立

*文章根柢數語托出*



于心術政事之交而可以爲徵正天下士必自此始

*此布士衡文之定盤針也*

故爲雕琢不如爲樸茂爲奇險不如爲平易今有人訥言質貌疎節直幹于事未必便也世必以爲無他華言飾行宛轉縈縟于事未必不便而世且賞其能疑其巧以爲不可知士多逞其詞說自託于不可知之地而主司又以文之奇險雕琢者信其心術政事是兩失之也又曰得才士易得正士難彼相馬者求之絕塵追風自以爲得天下馬及其鳴和鑾範馳驅雖復一日千里無所用之故馬之有轡銜也木之有

至此纔入正文

正文數語已畢

純用襯筆法空靈之甚

妙

一篇擬議獨具靈現

纏墨也農之有畔也士之有六籍也治天下之有典章也不可易者也故正天下必自士正士必自文章始余嘗以先生言相士百不失一今黃子文春容澹雅有慶曆風所謂爲樸茂不爲雕琢爲平易不爲奇險則與公取其言而可以知其心卜其政事並欲使天下囂張之氣習從此一正蓋囂張者非吾君取士意也且吾君之寵多士不嘗爲歌鹿鳴乎鹿鳴之首章曰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行者大道之無偏陂者也其次章曰我有嘉賓德音孔



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蓋惟其周行是以孔昭能示民使不偸薄而爲君子所則傚也黃子可謂無愧此詩矣异日爲六列三事而正朝廷以正百官可操券以待故黃子之發于政事亦自黃子之文章始黃子勉之無使後之程士者視制義爲空言而已給諫公以爲然于是敘次爲文而寄其邑君子書以賀之

太史公作贊有全引他人文者此篇祖其法

公賀劉子晉孝廉 命題第一道焉知賢才一節

戊子秋八月邑人試歷下者獨子翁列賢書不佞肅敬以羊酒賀而書關學徐先生之文于錦所辭曰頃余與主政高公奉勅總校山左取督學錄送士數千掄棘嚴試之拔文義優者七十名貢于春官夫士重德行耳以八比取之奚足畢掄選之能事然自宋以來五百年不能變其法蓋八比文所以傳聖賢意旨言有是非由所行不可掩而特其疑于是而實非者爲難辨焉即如余試士首題只禮運中天下爲公四



字便是眞詮而有別爲倡率之說者亦自謂無大謬戾然能細認書意則毫釐千里矣雖主此者頗有佳製終屬見理不明不足重高公與余同故余所是高公不以爲非高公與余之所是度多士亦不以爲非世稱賞其文者爲知已而余謂不惟此也知已者知其言並知其行因各于榜發後廉其爲人以驗吾說之果否而單父劉子子晉則高公言在京師時同年虞誠齋道之甚悉蓋子晉覲恩兩庠師儒含睿氏季子嗣其叔父聖臣氏自高曾祖父皆盛德名宿而能

詞從道解老出

身承其家傳為人後敬愛誠一不異事所生少與兄
冀皐相切磋力為大家文幾四十年不以遲暮改轍
學問操修不詭之卓然士林者與余以是益嘆士敦
行于平時者其見理必明故劉子闡墨疏朗條暢無
一支離語異日居宰輔獎士類必能以至公者開功
名之路杜朋黨之門則今日所言固即其芻獻之先
資彼揣摹家以八比為敲門瓦礫夫豈知人一生品
地皆從此出而非以為徒文具也且未有精于理學
而不長于經濟者吾呈諸貢士策於劉子得二焉劉
子其庶幾于此矣

徐先生言畢不更贅一字格甚高老



氣古不媿大雅作

公賀牛越千歲貢敘　學使者黃先生衡

國家取士之科如甲乙榜及博學宏詞皆人之所重
而莫如其最宜重者在明經今夫糊名易書而試以
一日之文藝其識解庸腐品行佻薄務不經事而狠
戾于除官者亦往往倖而得之比韻叶聲而採以一
朝之辭賦其摘記類書勦襲文選卑不自愛而毀屨
于閱閱者亦往往起而應之當此時也豈不如其中
之有此輩哉然而姑收之者若曰吾猶將核其賢否
而升黜之耳較其虛實而進退之耳故此二途皆未
有預養以俟者獨歲貢士自弟子員于餼廩使誦詩
讀書三十年然後上其名吏部而大半以鄉學之教
付之教也者人心之所以醇治道之所以興皆視乎
此顧必需歲貢士意以三十年間蓄積久而制行端
也明初有選監察御史至卿貳者今則久用之視其
能移風易俗者卓異之使致通顯故曰取士之最重
者莫如明經一科己丑春余承　命督東省學政會
當合郡縣貢士考第其名次榜發後以弟子禮來謁
余坐而與語就中最契余心者唯文牛子也其文章

四字句見其人

余既善而許之今不具論論其人敦厚而文雅謹重而質直年在服官而氣靜神閒眉揚目曙非所謂蓄積久制行端又力足爲用于時者耶他日以明倫膺薦章不自負所重而可爲宗族交遊寵嘉者微斯人吾誰與歸因卽以此言送牛子返里使其鄉人軸之爲賀

筆力抬得明經起足爲吐氣



友人扁戊子科副貢常孟峰小敘

甚乎哉得失不可以定人也所從來久矣嘗讀留侯世家有謀中副車語彼亦雲蒸龍變之時未至豈術有不善哉今世俗於皋甲乙科而貢諸正榜外者亦云然孰使之謀耶士幾中而以瑕釁落者有矣孟峰墨醇而肆焉其不以慰多士天耶人耶說者曰天安得有謀天意所篤生往往於其先小頓挫之而後沛乎其莫禦愚以卽孟峰之遇其時者不遠矣同人然其言扁而書之爲賀

韵折

言其心趣之高　言自力學之篤　言其本領之大

## 賀時九徵遐侍衛 張愓存先生衍

癸未歲十月例會試諸省武貢士主事者既疏中式人姓名待　廷試至日　上御紫觀閣親閱之有罪父時子支左屈右於法無不合又狀貌言辭俱稱　上意及對策余承乏讀其卷臚傳以二甲第十名賜進士出身又三日　召步射景山　上顧皇太子而色益喜於是留時子並十二人俱充侍衛　諭之曰武臣中提督總兵官皆汝等分內事愼無自棄是後隨獵必使與工射者較數有　恩賚一時皆榮之



然時子未嘗以此驕人退而燕處溫雅有儒士風會其同邑盧認齋與余弟恕可爲同年友省余京邸言時子高曾以來皆文人方其爲童子時習制藝力甚阨于數不得已去而學武操弓矢命中拔出時流顧猶不自足鄉薦後住長安十餘年從名師遊處專其技而既精之矣乃集古之論射者詳註其義皆從身所經試質而驗焉以爲之說俾今後學讀其書於凡昔賢之約略其說而不可卒曉者皆朗然如日月之入懷豈非其功之鉅者哉余聞而喟然曰固疑非粗豪者流也就其刻苦于射學則前此之澤于詩書可知顧以學武爲不得已則余初不謂然楊子雲稱雕蟲篆刻非丈夫事人生固自有不朽者耳周之方召漢之衛霍唐之郭李宋之高石曹王明之徐常湯沐何嘗效腐儒小生嚶嚶作窗下蠅聲然皆能乘風雲之會建不世之勛勒名彝鼎流傳奕祀彼其所以不朽者一何其盛哉今雖海宇升平出塞行數萬里不持兵刃然時子固大將器也宜嘗思　聖恩頃刻不忍負今之扈從與异日之出鎭一方宜皆禦暴安民



屹然以不戰而威則海故君子以爲賢將之事業不下文臣謂此也而況夔相之事載在禮文古豈有不善射之聖賢哉夫時子亦在勉之而已認齋揖余曰明公何不以此贈時子而令單人晝錦以爲賀余曰諾于其子告而暫歸里也文所言以付之

拓大不入俗艷似歐公晝錦堂記

賀黃太孺人德壽　司空王老衙

朝廷簡儒臣纂修通誌凡事關忠孝及閨人之義烈靜淑者既按其尤爲奬勵仍
詔撫臣檄郡縣廉所部得實即上之蓋恐有謙退辭名或至于遺而不得聞也林和靖曰爲善易避爲善之名難若謝謝焉求人之知之皇皇焉于人之譽之者是謂以其行爲餌野乘中未必無此輩人特世遠而眞與贋不可辨耳然採取之法有二遠則視其文古而無愧史筆者收之近則于其鄉大夫之稱許信之單父盧認齋客部



嘗爲余言其邑朱昆良氏元配黃孺人佐夫子以奉其翁姑遇大事無辭難無失禮有才子二人孫及曾孫幾二十人而護惜側室子若屬離恩年今七十餘辛勤治家事不少逸邑中人數欲呈請孺人使其子數辭之以爲吾行女子當然耳且何故以此餌聲聞此所謂爲善而避其名其賢于世之有一善欲人之知而譽之者蓋亦遠矣然今敝邑不謀于其子不聞于其母以德壽請縣而達于郡省行當由禮部陳諸宁扆之側以俟寵嘉則豈非謙退辭名名益歸之者耶盍錫以文使邑人持之爲賀余以謂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稱于今無慚于後之謂壽孺人蓋兼有之子以示邑人無視吾言爲頌美之虛文又知夫今之謹于纂修蓋欲取若而人者存誌之典焉則無負
聖天子惓惓之微旨矣

緊嚴

再作一折以聖取到感應上極登勤有悲

# 重刻太上感應篇圖說敘

古者自修之君子知善之不爲而不可也孜孜乎復吾性焉已矣非曰吾爲善將有以善之類應我者也其去不善亦然皎皎乎潔吾身焉已矣非曰吾去不善恐有以不善之類應我者也此孔子所稱無所慕而仁無所畏而遠乎不仁之人葢千百中僅一有焉於是乎在上者有勸善之賞有罰惡之刑而人之慕焉畏焉者始衆然賞焉而以智取罰焉而以巧避者千百中亦豈僅一有焉於是乎在上者有神道之教



以合天下之知愚賢不肖而警之而人之慕焉畏焉者始無所遺此如風之無竅而不入雷之有耳而必聞故感應者所以助賞罰之所不及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孰爲之也天也天者太上之謂也人之日用間無時不有一天則以爲虛空難測或有爽于報稱者非矣伏惟 世祖章皇帝奉天立極以聖神文武之德致四海同風之盛嘗于萬幾之暇博輯羣書爲勸善要言一編而序其所以化民之意是編也旣已採入感應篇之精切簡括者因遂命詞臣翻譯頒行于世今 皇帝繼之漸摩五十餘年民心累洽天休滋至庶幾乎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矣凡茲大小臣幸逢嘉運共執不以承流宣化自勉吾單劉子中桂行郎有民社之責者也其于身世間謹奉乎感應篇者有素歲壬辰得許氏圖說則以爲此書無士農工商男女童稚皆可覽觀也倣而刻之其敘事繪像不求多于舊葢彼以易覽易記爲貴凡以防人之或有厭心而不必多增也且苟能邑有藏板家置一冊使我



朝風俗歷億萬年依然此有善無不善之可樂而後不負爲堯舜之臣吁是重刻之志而已矣昔先子嘗有意于是舉而以屬于晉力雖未逮不敢一日忘故旣爲今序並自慨其不敏而矢志以待于後焉

尋出賞罰大頭腦作襯纛遂覺圖說之刻正維持

賞罰所不逮有關王化不小便不流入道教虛無

敘述原委本要簡括佳

# 續志錄序

昔者子思作中庸而引夫子之言曰吾弗爲隱怪而又以鬼神體物不可遺故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神者非他人心惺然不昧若相告語焉是卽神所在也晉先大夫卽世三十年于茲蓋夢寐間有呼予者曰咄嗟晉來懐善志如而考而奈何忘之則瞿然驚濕濕然汗下曰惡乎敢聞之先大夫曰天下風俗厚故治可成民知爲善去不善故俗可以興善不善知慕且畏焉則其爲之去之也力無謂修



立言奇而正不流異端

身俟命可望此愚民也吾觀　太上感應篇文字簡易誦之者知福禍所自捷如響影拘儒或疑戒殺一條近老佛然與大夫士無故不殺牛羊犬豕之禮同而此尤易動人愛物之心蓋古之致治者有託焉以爲言故君子樂其道之合小人不至無所忌憚又可家自爲說以曉婦女童幼之不知書者故謂之神道設教後之人多刻而傳於世或繫之事以明其不爽而吾也亦有志焉惜乎今無力以成斯舉也小子巽時卽無忘如吾自爲矣是時晉方舉於鄉居久之始

以進士令雲中之懷仁上官又使捐俸無虛歲不能有所爲及奉咨取累陞容部郎　聖天子不以爲不肖使出守　眞定夙夜兢兢恐教養無術以上負　特恩如是者四閱月則向之若相告語者復無日不厲聲疾呼於夢寐間矣咄嗟乎棄歲與時地下且無以見爾父則又泫然涕泣曰惡乎敢蓋旣竊尙口誦之會長安客有工剞劂者來遂捐俸屬之刻太上文爲綱而各綴以馬氏圖說諸故實然而省去其圖者何曰先大夫欲刻是書也亦將使人共爲之也工多而



淡而古是謂真古

費鉅則爲之也難而是書之傳于世恐不能廣也故寧取其易而可以共爲者爲同志倡焉而已矣嗚呼晉承先大夫命四十餘年而始能成其志此四十年中其刻而傳是書者應不乏人然今猶未見家置一冊也又况望之以難成者宜其能爲者寡也工今且告竣吾三十二邑賢牧令皆有風俗之責其以數帙先頒部長老又各鏤版示民願刷印者上其名獎賚之於是而風行邑中矣又久之未必不行于各郡矣彼慕且畏焉而爲善去惡之能力者亦庶幾其得廣

平。

歐陽公瀧岡阡表於家庭最平常語皆寫得涕淚欲出由其孝思篤摯耳子弓氏此篇可以並駕其于勸世也何有



續晨鐘集叙

單父劉君中烈以其弟中杜續晨鐘[illegible]誤余受而卒業未嘗不嘆其孝德之施于人也大孝者無一事可忘其親故昔人敎人子推及于勇戰敬官之類是故夫身之所履口之所言目之所視耳之所聽所以完吾之髮膚勵吾之名節無弗是者且不寧惟是並欲天下後世之所履所言所視聽以保全髮膚而勵其名節者一皆無愧乎前言往行則于吾君吾相之政敎有所補益而吾親之志乃因以大順



此晨鐘集所由續也劉君太孺人（負字見漢書）徐負喜聞集中善事方寢疾時中烈仕河曲則使中杜就臥榻側讀之以佐丸散及負逝而中杜思其所嗜益纂輯諸故事增入集中以俟中烈歸而梓行焉其類廣其辭約其情深於所生而其感人也無微不入君子迪然以樂而細人觀之瞿瞿汗發背思改其前日之諐戾也覩斯集也吾方亦欲爲君誦錫類之詩而君又以書來示子曰聞之老僧之撾鐘一百八十意或多爲聲以求人之發其深省耶有味哉子美之言也今小子承

先太孺人志夫何敢憚煩謹復列所採錄若干條者刻附卷末先生其惠我一言乎余曰善愛若毋施及天下後世益不啻提其耳而省之也者且其聲固不可百計也遂忘乎辭之謭而樂爲是叙

柳州云參之太史以求其潔如此文方可當一潔字



## 中憲大夫閔公洗心齋纂錄總序

夫心者君子學聖以之立本焉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在求其放心又曰物有蔽夫耳目者則引之已矣夫耳目固管乎吾心之出入焉是故吾日聞正言也日見正行也吾若語默動止遊於石師之側也吾之不能存吾心者寡矣且雖質有不美亦將知所警而不至於肆而不然者是童子而習之牧豎間也質雖美吾若其心何哉此守歸德閔漢卿大夫所以有洗心齋纂古之書也大夫先君子爲辰韓理學所自



修以教大夫及次公金壇令君育卿者一以古言行爲則故其兄弟之賢稱於鄕及其仕也又稱于所部吾邑去歸德二百里而近聞大夫之風愛而慕之想見其爲人丁亥冬育卿之嗣衡伯公簿我單事能使瀕河居民慶安瀾富穎栗於是以今歲十月補刻其世父遺錄之傳於河陽雪苑者示予屬叙集中增訂荆溪蔣氏日省錄凡二卷述其先君子廷訓而輯之者洗心齋纂古是也凡四卷讀是集也固不必解履布席而所以澡雪刮濯於神明者深矣凡耳目之

託於物以引吾心者亦已淨無垢矣夫是而其心存矣心存而后皐魚夷齊羊左之行夔益适散之佐駕漢唐而軼宋明者于此出矣蓋甚哉大夫之有助于君之化理而善爲敎也且人亦嘗聞伯牙之受琴于成連乎蓋其始學之三年而不成成連曰東海方子春吾師也能移人情乃與伯牙刺舟蓬萊山去之迎師數旬而不返伯牙延望無人其所聞惟波濤之傾坼鬻鶴之嘯鳴也所見惟林鳥之窅曠深渺也愴然曰移我情矣于是乎援琴而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適至曰吾師子已見子盍歸乎來夫是何也曰是亦敎之去人心垢者機耶

師是真師

此

和平之音淡薄



反照安靜吏僞起

能之一字敘有聖賢本領今欲以花面當之苦由錯願能之一字耳

果如是仕錄蓋眞才矣吾欲錄一通以作引見箴

文從論告臨上詩

## 送高密李端甫之任阜城叙

世之稱州縣長吏者曰能察也能明也能市德以賈悅而積威以約衆也其不然者則以爲不能于官然思今日　聖天子一一詔見而謹其除授取其能如是而止耶將其意惓惓于斯民耶漢章帝貴安靜吏而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者不與乃考周禮以六計蔽吏而亦有曰廉能者彼非世之所謂能也其謂積之也久養之也裕而後賦式物行施而民不擾焉則所以能安靜者卽由于此耳今吾君登萬方于仁壽比隆周室其于漢詔所稱明察德威之在人必一覽而汰其似者焉聞敷陳應對而知其蘊蓄涵養焉夫是以詔見之不憚煩也先生以名孝廉著滋陽學博十年得卓異入覲時則縣無缺員姑使諭吾縣而需次焉未三月尋下阜城之　命阜當孔道南北之傳送車馬夫差之驛騷民不無受其斂者吾　君多先生詩書之氣發于辭色又稔其閱歷久而老成重厚若曰以斯人治阜阜之民其有豸乎抑又思之吾單先賢宓子之舊治也先生登琴臺

言之妙逗出來以掉足立序之意

誦任人則逸之訓必嚮往焉而阜城在漢爲河間獻王近邑其俗至今好文學必有隱逸君子如毛公者若以宓子之治單往求其人與益廣其教育之術以無負 聖天子惓惓斯民之至意吾知异日報最于朝非他人所能先而台垣且虛左席以待矣是爲叙

前後俱是規其贊語只三四句而端甫之賢自在言外最超脫



## 張愚菴先生詩序

開門叙起見古窮人之詩不能和平

聞之歐陽子曰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葢所遇者不得以行其志故鬱于耳目感于心思而發爲歌詠能衆貴富適意者所不能言而曲爲言之以寄其愁怨故曰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以此歎聖俞之詩爲有合于古然温柔敦厚詩教也故史稱小雅怨誹

此段言今窮人之詩亦能和平

而不亂彼歐陽子之時去古已遠今去歐陽子之時又遠矣爲詩者吾不知於聖俞何如然未有不自以爲工者也曰吾之憤時嫉俗以自鳴其不平者古之



道也然試以其言揆于詩所爲敎者其果盡合耶抑猶未也則愚因以此論愚菴之詩能于道爲庶幾也

虛轉筆

叙其遇之險

先生以進士爲兩邑宰其在上虞也上官有挾私怨者擠而陷之僦樓于西湖之崖以居洎事解而所以

極叙其所觸之易激處落騰那與有風雨不離之勢

覽眺于其間者久矣其高嶺疊嶂雲影嵐光足以覩景物之變其浦漵蕩漾舟楫往來又易以興羈紲之感其遊魚飛鳥之聚散足以生其離憂而江濤之汹湧怒號足以助其悲憤弔古人之遺跡考唐宋以來開塞蓄洩之故事以及亭臺寺觀竹木泉石往往因

人之所處而哀樂異焉然則懷才而不究其用有形之爲刺譏怒罵已矣况其有以感之乃何以先生之遇既窮凡耳目所寓又易寫其愁怨而未有猛厲噍殺不可耐之音如後之自負爲工者耶余令雲中之四年方悽然于邊雲朔月黃草白楡而會先生子山公仔蒼輯其家藏詩若干首寄余叙之予受而卒業則亦將有以平其志焉大抵先生才高而識達雖困躓于時而辭益和旨則超然遠舉其作于杭與罷官里居無在不然蓋亦有所自得而庶幾于樂道者也

一筆跌轉萬籟皆靜

至此略叙其詩品之高



當是時也吏事多而恐言之不文以辱先生又三年余幸量移需次乃爲之叙云

找足當序何之意作結

一氣奔騰抒捲而段落自明寫得愚菴人品詩品頁成兩絕然人以詩傳詩以序傳則是人與詩兩絕合之此序又成三絕矣

## 黃節菴孝廉文集叙

古之學文于太史公者爲唐之韓子學文于韓子者爲宋之歐陽子然嘗聞之云後世讀歐陽子文如不知其前有韓子讀韓子文如不知其前有司馬氏此辟之善織錦者自爲杼軸以成異采不相襲而各極其致然其軌于法者一而已矣嘗試舉所聞而略道之易縟也而淡之以歸于雅易直也而曲之以蓄其勢易畸也而求其理以合于正易勦也而變其說以趣于新易冗也則有不結不轉以取其徑遂者易促

妙文妙訣數言盡之矣熟此自能開拓知識其文未有不妙者



也則有抑之揚之以取其開展者剪去戹詞峭削獨立而不拘增入助語姿態橫生而非弱有嚴避以明潔有故犯以示險有絢染以設色有淡宕而味在言外有泛引而可証有不接而意承凡此類皆其法也余志此甚久每欲得其人以講求于中而未有所遇辛巳之春至自懷仁有老友郭公晉廣文爲余言曰吾邑中爲古文者節菴而外不佞不敢多讓焉子吾之世交當不以吾言爲過余聞而喜以爲可以償所願矣而會是年節菴署教淄川又未能一讀其文以

自益居恒邑邑甚以爲恨其後節菴竟以才氣不能下人棄其官歸尋復鬱鬱以逝而公晉亦衰老不作文字嗚呼其可惜矣夫先民不起君子猶欲求師友于四海之內乃何以近在桑梓而艱于取資者竟若此哉去秋八月節菴之仲子仲庶氏輯其家藏若干首涕泣屬余爲叙余始得受而卒業焉其音調冲和似承叔而神明變化于法之中世有具眼宜覽而自知之若夫受命五閱月而後能脫稿者葢余于韓歐諸法竊嘗聞焉而未有得則于文之佳者不能一覽而盡其義也

如此寫來作者叙者身分俱超覺與神俱

一筆



文之有法猶制器之規矩製衣之刀尺用一也而有工拙由其守死樣以畫葫蘆胸中不知有幾許變化耳托出無數法程古今人妙文之訣指掌咸在而節菴文集之高不須更下轉語矣固知上半篇是槐影暮鴉下半篇乃玉人烏紗也

## 石觀止制藝叙

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然而夫子又嘗曰不知言無以知人葢議論發于其心氣骨生于其品必不能藉勦襲剽割爲欺世之術楊子雲以文章爲雕蟲小技彼誠淺覬乎言不知其可以觀人之邪正非篤于論文者也　國家以八比取士士之慕榮華與夫立大功顯名于當世者率皆由此途而入方其搦寸管揮洒于闈中皆能述孔孟之訓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說乃除書一下而見于行事不啻如徑庭焉凡一科中翹然异于流俗者不過數人而止嘗試讀其文則皆冲雅有典則者也又或抗懷古處俯覷一切凡世人板肥庸腐之調不屑以一字敗其邊幅者也余以此驗之十不失一焉獨怪有一二傳稿世所稱爲雄文者細按則謬于理詭于法徒能爲大言耳竊嘗因以疑其人又不能不自疑爲妄言也然是人者亦遂以狼藉罷去矣余同里友石子觀止居恒沈酣理學爲文一軏于先正大家精刻峭拔有不可一世之槩令其得志于時所建樹必有翹然于流

十不失一付遂

俗者何則不能爲是行必不能爲是言也秋八月以其時藝之選于文淵子未兩先生者來示余夫兩先生海內之鉅筆學文者翕然宗之何其所賞乃與余合則以余之妄論質諸兩先生其以爲非也耶抑以爲是也耶非與是所不敢知獨喜觀止屬敘于余使得附名兩先生後且因以質其疑也于是乎言

作文能自樹立不苟悅于世其終身必有可觀故此敘兼可爲用人者法程



是庸師壞法病根

教幼学之法莫善于此奈何求之今人十

## 荔園文至敘

作文之法壞自今幼學始幼學壞作文之法自庸師始庸師壞法于幼學又（亦然刺骨）自有法始故今人有法而無法先正無法而有法夫言法而至于先正備矣吾曰無法者非放乎規矩之外其先後起伏虛實反正伸縮接遞那展烘託等不勝指數一皆以題爲之節則于題外無法矣無法者無一定之法而法之無定者乃其法也豈嘗節節而乙之又爲之名曰某處某處當用某法也哉今庸師奉此如金科玉律使人童而習之至白首而復轉以相授其疾已痼藥石不能入其智已封則爲焉不見其可樂或厭焉倦焉而無由出乎其哼吁可哀也夫文至者選于余鄉荔園石子



石子名噪都下今督學黃公重之如南金偶見余臨沂友任義六教人小品注解五六首于瑯丘旅邸謂能換人凡骨幼學時便當以此引之而世且疑其不能領會而不知其否也管子云習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蓋甫有知不使一見世法則不得不依于古何則外此無知耳于是倣其式而增之如干雖前輩

美不勝收然是集固已無法不備讀此不必目開朗以文爲樂而至于厭去者愚耳愚卽教以庸師之法寧有愈乎中柱劉君眉子朱君韋喜而梓之而劉之長男余壻也養正之年功無善于此者旣爲之叙並以此言致之康熙庚寅歲重陽後二日同里盧錫晉子弓氏題

教子者當于座右各置一通



向居首盤說出譜之親疏關係不可不修

## 張氏家譜叙

家何以有譜譜其家之所從出也一家之同譜者戚與疏近與遠各有其父母焉由父母遞而上之而有始祖由始祖而降而後各有所屬而近與遠別焉疏與戚分焉盧子曰其後之遠者其始之至近者也其後之疏者其始之甚戚者也著爲譜而後人知其始之近也而後人知其始之戚也知其近而后不以其後之遠而遠之也知其戚而後不以其後之疏而遂疏之也故家譜之存亡親親之道所由以廢興也張



氏自東西周始見于經傳詩之有張仲孝友左氏國策之記晉事有張趯張孟談是也歷漢唐宋明世有聞人其族散處于中國而余妹壻葆光子之先則汴之望族也余覽其舊譜葢洪武時河決大梁其始祖仲宴公卜居于單遂家焉公長者以故克昌厥後其在今著名于庠序成均者猶不下數十人至其由明經甲乙科爲國家廣教化司民社者皆藉藉有聲單人言門第無出其右嗚呼何其盛也葆光子能紹其祖德族人之有急者濟之病者藥之無所歸者收之

先寫張之能成其疏近其遠爲修譜作引

從一譜上推出歸類之仁與見譜之關係甚大

一法六於絲也

嫁娶凶喪爲之經營措置至于久而不厭往往推而及于族人之親戚而猶恐族譜散軼使人不知其始之戚且近也以歸于蒲于是取而修輯之刻諸木以藏于家謂余曰始祖之前不得而知故吾不得已而不譜也始祖之昆弟一時散居如今虞城夏邑間更盛于單猶相爲聞問也然彼自有譜他日吾得觀焉猶吾族之戚且近也設使其觀吾譜亦猶彼之戚且近可知也顧吾世掌斯譜而或食于蠹至于字跡滅沒不可據以爲參訂此非吾之疚而誰疚乎余曰不亦善夫是舉也可以親親並可以勸吾之族而使之各親其親故人之視爲疏屬者皆祖宗之所甚愛者也孝莫有大于此也譜既新遂以斯言爲之序葆光子名法程字大儒好養生者言故取南華語爲今號云

一意翻作數層情文斐亹



隨上一束以引出譜之爲重意

從跡一筆是叙譜主意

緊一筆是叙袁氏之譜

又進一步[illegible]

## 袁氏家譜敘 丁亥

周制卿大夫有大宗小宗大宗者繼別子之後凡族之人共以爲宗而小宗之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再從宗之繼高祖者三從宗之其又遠服盡則袒免以相恤蓋親可屬而不可疏雖子姓蕃衍至于數十世猶若川流之同其源泉也故曰同姓從宗合族屬又曰繫之以姓而弗別姓何以繫以有譜而繫是故君子重譜今夫士庶之分不得立宗子而未嘗不放其意以合族易言乎放其意也其傳之也遠其一姓之散處于四方也多是故太始不可得而記記其始處于此地則以爲宗之始也云爾孟氏稱之大宗也有遷于鄉者不復得而宗之故鄉之有孟氏仰以子輿爲祖轅氏陳之大宗也其後有韓固又其後士東有袁安敞宏粲等其苗裔也然自唐宋以來本末源流不可得而詳故吾邑袁氏之有家譜以元季之可記者爲始當其家于延安有起自進士爲中大夫者其子宜繼別爲大宗而以父雖去鄉處于單故袁氏之記其祖于元季又以遷單

袁氏譜

一部袁氏譜散語渾若披掌成章

作一大總論語屈散

錢一步收緊矣

者爲始元亡歷有明三百年以迄于今成巨族代有名士其一支家城北白浮圖一支家挑河灣家白浮圖者自某至某凡十世而譜之可記也遠以詳家挑河者自某及某凡四世而譜之可記也近以略然所以合其族而不使疏者則一也俗之薄也親昆弟不能相友讓至或有睚眦小怨而報復如仇敵者况其戚之已單者乎戚單而屬籍絕矣不知其本之同矣非禮之事無別于异姓矣此古道之所以難復也今袁氏之合而散散而復合也吾知其能反始也能厚別也反乎始所以本仁也厚于別所以盡禮也尊祖敬宗以嗣其親也明其世次以聯綴之所以勸愛也更數十百世按其圖籍若合今昔而歡聚于一堂也貽謀之遠也丁亥歲之淸祀月璁佩次其家譜將同出自白浮圖者付諸梓而來命余曰四代以前吾不能詳其諱字矣乃其世數與出自遷單之祖則傳聞於吾祖父者幸與以嶂諸兄之前𥳑不謬而庶幾告無罪于聖人之正名先生其叙之余謂斯舉可以復古又喜璁佩與諸昆之文而有志也于是乎言



先叙譜之源流次及袁氏之得姓次復叙其時地考據詳明步驟井井中後閒以崇論弘議關係世道人心不淺至行文斷續離合抑揚起伏處亦純是歐曾家法　文遠原評

黃氏族譜叙

單父之聞家有標其姓于所聚處以相別者曰黃堤里黃氏其遷單也自中州夏邑始祖至今八世滋益盛族中多能立基址門戶其入仕籍始五世之近溪公其列名于庠公之子範明公也廪于庠者孫飛尹公也飛尹六子而其季十京舉乙科于雍成之者守西粵潯州府桐止之先君維垣公也方十京爲諸生嘗以修家譜謀于諸昆弟昆弟皆曰善而維垣曰成吾助若梓及完編而十京卒于淄川博士諸兄亦先



後俱卒丙申冬桐止畢母服於今春來京補官出繕寫家譜一冊付余曰此吾父若叔之志亦小子之責自太夫子與吾祖父爲文字交五十年矣子宜詳吾家事其可以不爲叙余曰歐陽公嘗言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心竊以爲不必其身顯于時有事業炳耀一世乃爲大也苟上伏處不修飾言行滅沒于鄉人中則已耳不然則傳記序次家皆樂誠之採風者或錄且矣以鼓舞于久遠豈事之小者哉然則文雖不工而

逶一可共交汐作應然見若以觀州傳起句已應閣卯矣明滅隱現須異靜縣

莪譜猶可以傳不患其不章也蘧余不能言今于桐止前四世有聞知者焉有幼時目見及稔知于壯且老者焉蓋余聞範明公爲邑庠增廣生歲卒諸子下帷于繹山富而好禮今縣誌皆可以徵其爲人也晚年無意仕進築巢由菴琴臺之陰工畫者以松鶴圖寫其風槩贊之曰崖之枯松澗之老鶴何榦之虬屈而翔之樂松風鶴唳幽人旁礴無嘆枯老石砥水淪公仲子飛尹受庭訓早年食餼交遊中皆欸其文以爲不可及無何公卽世窺伺者皆禦之以道不能傷



居旅舍不離簡策平日常計版課諸子姪而亦嚴自程以圖進取或時寓其志于詩歌嘯詠有彭生常集爲卷若干公見而藏之曰欲暴吾短耶其謙抑如此然年幾踰壯竟賫志以卒今白雪集藏于家者生所輯也卒後幼子不任事而維垣語其兄十洲及伯高曰嗟乎我曹可以償前人書負獨四弟奈何使墮志生業乃以其兩世積書盡付十京而獨料僮僕致力農桑廢居貲用遂饒十京亦因發憤于文冠諸生焉甲子闈中賢明題末下有同號生呼曰吾號中有黃

見聞界限文極淸楚

極者乎極範明公諱十京出應曰先大父也曰君中矣吾夜者夢神人揭冊唱此名及傍發果然明歲十京歸祭先塋而維垣喜且泣曰無負我祖父矣維垣生平勤儉忍事而樂施予卒之前數年疽發且革夜夢人噓背傅藥尋得瘳噫自飛尹公後稔見于余之幼壯且老又如此非皆事之不泯于鄉者耶以此爲載之非小而亦可傳譜所不能自言雖然余能言所知而已由是觀之彼五世以上能蓄德于孝友耕桑使今子姓及他支繁昌而福未艾者亦可知矣若夫



譜修而族叙溯源而親睦益篤能言者不必予也晉人謂本前修以作系余叙桐止之成斯譜亦云丁酉秋七月望後一日題于京師之高爵邸舍

文多倒裝法求之古人惟荆公集中有之

## 朱氏驗方集序

治民若醫之治疾者然蓋世有俞跗而後無不當死而死之疾彼見人之呻吟望救者雖非其昆弟戚友不翅痛楚之在于身也其心如此而術又甚精觔骸之不舒有物焉以導之榮衛之不理有物焉以和之攻焉而害生者去輔焉而滋生者益于夫寒熱實虛君臣佐使之間旣已見之而無不明施之而無不効而因傳爲方書以澤天下之不近吾居及後世之不並吾時者嗚呼仁哉今吾邑朱大夫蓋亦民之俞跗



也前此者令祁五年爲司馬偏關三年中間攝大同府事一年已而服母之喪廬于家有先後集錄驗方刻之以公于世而屬余叙之余聞大夫之宦于晉也晉之上官亟稱之則意其必能去民所患苦益民所愛樂使之體暢而氣和因以幾于仁壽是烏喙參苓之相濟而古良醫所以起死回生者耶抑又聞曾緯之政蹟記爲史謂今大夫所錄仁民之餘耳然其仁以存心故雖小道而不敢忽則余又意好德之君子必有以諧其善政而天下後世之被澤者蓋不惟驗

方之傳也是爲叙

妙手空空烟波無限



賀吳延曾子入學叙代

王制命鄉論士之秀者累而升之至于司馬曰進士然後授爵授祿之典行焉故秀士者青雲之梯也前此數十年往往有命中之文老于童子中今主司俯體

朝廷右文至意釐剔宿弊而又爲江南世科名家凡有片長者錄之不忍遺劉生之空羣拔類者哉生賢良士也遠祖爲明尚書丞自是累世稱長者以傳于生而又學于其外大父黃節菴孝廉學行優而適會單之氣運方啟吾知其進步于青雲者且未可限也邑親鄰于其將入學也請余叙爲賀余不文率爾質言之他日當不以斯言爲訣

安帖

## 遊砂集詩序

瑞璃性嗜吟咏故凡耳目間有可悅而可擬者皆能譜入聲韻綺思麗藻諸體具足亦既積久成帙乃自爲目而屬叙于余噫瑞璃何取夫余之叙哉余于詩猶入人室而未得其門烏足以知室中之所有也且雖有寸珠尺璧何從舉以示人于是則有問漢魏以來孰與三百篇之旨合唐之初盛中晚孰從而分之吾不得而知也夫瑞璃何取乎余之叙哉噫此必瑞璃聞人言以爲某之文嘗有慕乎古之作者也若是



則告者妄而聽之過而不知余固非其人也雖然瑞璃亦既有慕乎古則其志之期許于詩者可知年富而志耑吾又烏知其後所止耶詩不以叙重而余將以瑞璃之詩重柳州云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吾與瑞璃必且有徵于斯言

佳處正在言外如畫中遠山

## 齒錄序

客秋邑親友數輩憂鄉俗華而費欲先返以事所便安來命予作言請于衆既申意侯茂才岱嵐從中舉手屬余曰前壬辰拔庠士貢于朝有　詔以縣令別駕用而先大父與焉一時同里相還往則有城武劉公曹南高公鄖陽守東昌朱公杭州倅滋陽孫公守吾郡涞水趙公倅高平李公令吾邑浙之章公約我曹奇遇不數徼郎甲乙科例三年一合視今曠典猶易也今可無念予後所不世相保持者有如日後僕



嘗得搦某君某君者果加恩禮如初約家故有序齒錄一卷益珍藏之而火燬我衣物書籍筆研獨此厭璉下無損噫何其異也災雖劇實邀靈祝融氏留吾先澤令丐子序以傳僕後應曰諸君之爲若言則厚矣然余謂其無薦賢之柄故可不受蔽賢之譏耳昔李絳多引用同年生彼意以爲吾耳目之得其真于不意非若不相知見之人可希望于名聲詭得于一時也不善則黜而不暱善即舉而無嫌此真宰相事耳余猶及見尊大父翁眉朗秀喜恢諧亦時以莊

言服其坐人作文一脫稿人即抄誦之具如此才調
方期如士元展其千里驥足廼洪都之除書久始得
下而尋亦逝矣彼守何人失此良佐豈當時譜中無
有居大位者薦之耶抑皆勤勤于小惠而不以人才
爲急耶吁可惜也夫然以此視人之謂同年爲偶集
擠其身若子姓於阬谷而弗顧焉以鬻其公正之名
者固不若棄其錄于祝融氏之爲愈矣今壬辰六月
嚴六奇氏爲岱嵐趣予草遂書以贈之

氣色蒼老議論開拓



[illegible]

# 尚志館文述卷之七

單父盧錫晉子弓氏著

胞弟[illegible]
同里[illegible]訂
海寧朱肇楨翰齋訂
世晚黃求可仲庶
浙姪生甫仲山氏

[illegible]

## 歌行

### 頌

車駕凱旋恭呈　御覽

中外一家古鮮有重驛欵塞爭稽首點强鷙猛猶翊
戴剏茲荒裔本小醜酋帥敢乘覆載寬部落嘷[illegible]嗾
獒狗侵削鄰國狂且悖長鯨吞噬虎視久五十名王
義憤深此國效順仰明后興滅繼絕寧遠人引領來
蘇奚其後　九重赫怒仗鉞旄呵護百靈兕衮袍甲
胄熊金射白日熊羆十萬從鄂褒長劍欲殪欃槍血
利矢風生插蝟毛螳背可能當輪轍兵精無煩苦戰
鏖追亡逐北馬絕塵騰空越碉提于鵰八門五花營
瀚漠夜燒燈火廻寒飈肉峰橐駝千百輦載俑偷軍
軍氣豪胝之敵石能摧敵無堅不糜遠不焦電光睒
睗赤龍舞霹靂廻薄迅且翾荒裔小醜驚颯散揮手

子女竝相看擒殺首虜成京觀三十五人同鼠竄
廟算深沉衆不知將軍受命合機宜玉燭常明無纖
翳釜有游魚脫者誰君不見臣民拜舞宜露布　鑾
輿已近淸河渡郊圻新霽道無塵仙仗繽紛遶香霧
御香吹入安定門鳳輦龍旂識　至尊一獻馘囚舩
弓韔景星夜照紫微垣華山畜牧滿大谷甲兵之氣
隱乾坤　聖神文武錫自天儒生迂濶何足論自古
槎芽成椽芥斧斤不施豺虎屯西去蹴踏靑海雲匪
曰驥武寧爾云萬里烽烟今永輯蠲租賜復行當及



佳哉甘露繼雷霆　詔傳諸夏春風入頌言欲奏十
易草何人指與金門道

猛風行

夜吼大風撼空屋案塵朝視可盈斛春城咫尺正彌
漫風力熛疾過飛鏃萬里黃雲帀地來庭樹披靡鳥
雀哀雪花欲落落不下怒龍攫擊䗲蟲雷轟孤日外
兵威冷淡日直飄大旗影露布有時到未央早知戰
氣如風猛烏孫紫髯綠鬢毛上山下山捷于猱　王
師臨之應獸伏一掃塵氛春日高

國士行送閔學彭方洲年丈歸里遷墓

南陽國士之廬虛無人焉三十載梁父不吟花自發
今日花發先生在先生此地文章宗行楷亦臨王與
鍾下筆疏越激淸徵太聲不求入里耳有時洞庭張
咸池震雷欲驚蟄蟲起妙才用之爲書法慕者終身
如妾婢偉哉事業不勝述中心嚮往略屈指釋褐留
讀中秘書幾歲臺中仍太史龍門旣歿文在茲誰有
昌黎論陽子兩科傳臚第一人插帽宮花豔桃李甲
戌並得探花郎後先收盡知名士君名日重勞益積



講席學士黃閣勅立朝辭氣何誾誾如宋希文孫政
日任昔曲江同壯年意氣各當休我先今子白首一
吝部君儲八座虎散仙人生誰不貴出處吾以此道
謂君賢付春路欲直翰疾靑雲之[illegible]綠[illegible]田[illegible]故廬
分朌者英授輔翼人兮　主聖明北去可得歸二疏
常依前時平水行鄉與子兮遊郊野贈柳欲折遠條
靑目斷猶聞嘶馬鳴

弔孟振蒼母

連宵婺宿婦天關豫州之野視如月吾疑其精華降

爲閨賢復歸次夏邑孟母果爾没咄嗟母兮爾公方
期頤爾素孝者遂悽其有子佐刑明且慈無忝爾公
觀察之風規大器早孤成者誰畫荻訓之代父師事
業今當符母期雲車漠漠駕何爲咄嗟雲車駕已去
揮涕陳詞涕如雨

芙蓉篇 壬午雨成湖荷花無際以小舟載酒放乎其中而歌焉

芙蓉花傍水城開詩酒神仙鼓枻回碧蓋千層香沁
骨瓊瑤液注玻璃盃一歌一盃一狂呼太白披雲天
上來肉眼凡夫何曾見揮酒連篇急雨催奇言掣電



龍睒目光迸重陰力劃雷金宿之精曠世才氣雄九
州凌八垓屈雅不受鑪與鎚標榜富貴等塵埃手攬
奎文撼天柱落筆如刀山鬼哀自君度世八百載長
虞詩運沉劫灰抱膝獨盟國士心願作羣蠹臥墨林
食古不盡誓不吐吐成滄海小嬲涔涔海洸洋吹如
潮笑殺川流夸父飲半月臺上月垂釣纖船登望思
悠悠桑柘不蕪今非昔慨慷牆傲儼儷僂歸閱巵辭
注秋木擊碎唾壺語詠詭交梨不丐安期生還丹不
師鍾離子欲借石家芙蓉城換與盧生邯鄲里

悼室人

團圝虧何亟露凝花歷歷還疑玩月人倚花淚暗滴
月暗空庭花失輝花魂月魄幾時歸譙鼓聲繁露霏
微明星高出照羅幃寒幃舊事難重省坐久思睡睡
時醒誰放轆轤戛深井

悼善先兒

子昔往矣勞我實多謂子有兒其魂則那兒年幾壯
我髮有皤昊天不惠伐厥茂柯根本枯兮安知其他
兮予兮予兮傷如之何兮



家書至有朝雲之變夜起作隊釵曲 侍姬名金

杏靨桃腮春初入風雨摧殘日暮泣馬啼蹴踏長安
塵悵望遊魂招不及夢裏猶疑誤寄書鐘鳴斜月暗
窗虛金釵已墜奈何姝

王爾公母夫人節壽

知命之學上之志昧者欲生甚于義生如有爲生勿
捐故云嬰難杵臼易採風使者時結髮多取名節入
通誌怯懦何須辱彤管勇或未完身後事二三畸行
取次錄敢曰閨媛無訾議我聞曹南王氏母歲逢戊

子鯨鯢吼槎枒萌蘖偶嘯聚巢穴逼近城不守兵火
拉雜動地呼烏驚獸竄黎民走力扶病姑潛脫難夫
子呼天疑烏有眼看少壯不能全白髮恰惶安可保
泣向城闉潭水亦溺身下尋黃泉道吁嗟藁砧裂復
摧那得斷腸徊九迴已經五日絕粒米念姑及兒心
更哀姑執婦手顧弱息子牽母衣痛何極試從仰俯
一權之其重于死鈞萬億慨慷激烈頃刻定百歲辛
孀看識力勉留微軀堅負荷不比尋常責易塞自茲
啜素盟素衷脫簪斂鏡首飛蓬夜夜機絲銀河仄賣



穀市鮮鮮有餘含飴應忘子舍空君不見嗣孫拔起
字鬮公翩然蘊藉舊家風家當勝國卽清門父子科
第聯金昆兼山遺刻富名言今日所以阸弗墜六十
餘載願復恩比昔趙室兩俠客程爲其難母與倫母
兮母兮千古炳耀如朝暾直道而行倘在人見說鄉
里請賜甄交章兩院達　楓宸表厥宅閭日月新纆
細成帙我後塵江筆無夢慚不敏詩以謌之謌難盡

附小東　伏承去春賻我先太孺人之葬感均歿存
濶隔無能詣謝維時但西向稽顙耳老伯母節孝詩
今始呈去者正山坤德難名不敢忽就昔有以文字
屬眉山蘇氏往往數年乃應之工拙殊類其愼于所
作則一無虛僕妄拔古人自解也間比體益佳甚慰
然懸對無期如悵邑何臨毫不勝一一

倒馬關

雉堞因山勢關門亦壯哉崎嶇名倒馬烽靜列墩臺
出關望雲中飛鳴雁聲哀雁兮雁兮何哀鳴黃沙日
暮受降城我爲君歌君勿驚君不見翁孫屯牧制先
零

古詩

貽雲中俞總戎太翁詩五章章八句

溯彼泉源東流瀰瀰充兮溢兮于彼澗沚有涯其滸



維其暨而有衍其德遐不世而
嘉德孔彰孝克將母嗟無怙兮中心惻惻兄弟式好
侯此季貞侯貞季仕載訓載行
巍巍天都毓才賢矣浩浩洛水如文瞻矣有力屹如
有忠鮮如有莪有施有若矢直
憲憲令德以似以續以燕翼子受節及纛薄伐蠻方
稽顙攸服　帝嘉其先報功有假
爰崇其爵錫之秬鬯祼獻奔走曰皆偏將我思君子
我心寫哉高明令終受福不回

泹水懷古

蘇子好陰符取印懸于肘縱約難堅持寧有策未朽
泹水何清徹照此岸上柳岸柳年年生古蹟今在否
憶彼梁齊君好士好奔走遂使名世英投溺無好手
悲歌聊踟躇悵望一搔首故鄉日以南空濛遠何有
願假塞外風吹歸蒼顏叟

鳴泉吟

策蹇沙河南晨入定州界渡河未十里沙磧棘林礙
物象今如此況復出北塞忽喜雙鳴泉夾路若衣帶



衣帶舒且長鳴泉曲能洑掬之何清冷徹底無纖塵
對之亦蕭洒忘此鞅掌身橋上見遠山淵源眞可尋
予亦有仙路甘爲碌碌人

過洪子北嶺

峽路繚文轉徐舒復偪仄高嶺插入雲躋足氣盈實
携弟升絕頂日薇懸崖黑盤石下欲墜萬仞如何極
從者亂驚呼面覷無人色妻奴乘籃輿勢危不可測
山麓憇茅屋驚定羣相責子不爲五斗困苦安從得
夫陶異今時隱顯無定跡且吾履周道雖險不傾跲

出門見新月相視如舊識屋後亂山青瘖谿流[illegible]泆
聊以當前者贈汝逆旅客

山行即事

環山鑿窄徑遠視行人小直下臨大壑流水何浩溫
怪石競攢立突兀碍飛鳥孤村晨烟炊日上衆山曉
嵐氣在遙峰芙蓉靑未了安能換仙骨委雲恣遊眺

登恒山

偶憇恒山麓遙情忽飛躍崇崗在林表前行隔大壑
且此下籃輿栗栗沿横彴過之渴欲燃巖雪共分嚼



蒼松千萬株怒虬欲拏攫魚貫出其頂濤聲足下作
高者生絕巔浩溫天風落扶拔瞻岳廟磴道何危崿
廟貌尊且久飛甍耀丹臒峰巒列幢幢傍空勢如鑿
陟此一縱目當知天地廓斜陽低欲墜相顧乃錯愕
村落雞犬聲松杪月如鬪下視萬山靜塵心嗟無着
飛仙渺何處欲乞洞府鑰靈穴白雲封但聞雙鳴鶴

述悔詩七首　丙子閏中

吾母近八袠豈吾今始知奈何因微官竟爾久睽離
先氏貴祿養捧檄以爲怡既欲具鮮灩或不遠驅馳

一旦乖素心有臧亦何爲
燈花今夜明作書遣三妹比聞奉慈親定省以爲慰
吾忍絶裾行不孝將誰懟念今屬闈闕終宵一長喟
噶爾丹未平
故母留于家
吾家有小阮娟好而秀只甫能遶膝行嬌養學佛子
前爲季弟言無遲我雙鯉所要竟如何重關隔桑梓
小阮後殺于痘
諸子亦關心艱難衣與食無怨怙汝者其夫亦寸尺
何以遠爲謀探囊淚沾臆



四序共流轉嚴親墓奚如北枕故城堙狐跡羅中衢
我心憂且傷行行視掃除所植多松檜森然翠欲數
乃令令邊邑兄弟獨勤劬
悵憶石店陰大父兆于此旁有寄者誰曰吾妻與子
自吾違作令一年未汝視尊者祀久曠傷哉安及汝
前夜夢阿與忽忽竟何語
去歲故園菊枝葉何蹁躚今年移官署老勁癯其尖
有官使菊壞無官菊乃姸良苦凌霜客依予正可憐
土姓剛不宜細種

闈中寄家弟文倓

七月見家書知汝試歷下吾茲校晉闈低盡衡文價
閱卷二百餘無一得當者盲目未盲心所賞要風雅
早知便稱姸脂粉皆可嫁命中故無難力將陳言謝
汝才能辦此猛拚入題鋒

寄謝張大儒妹壻以果飲侑家慈壽觴

夏孟朔日五華筵樂淸晝曲廻暮雲遲舞耿長蜺縣
遠體遊子情近覡倚閭候開我慈親顏益云慈親壽
相攸倎自昔誰歎處君右嗟嗟羈微官聞此沾懷袖



戊寅秋奉大府檄如威遠衛理命案夜雨有感

吏職雖云冗法尊難可輕所懷瓶寸心呼吸別死生
吾年方十二趨庭受呂刑惻惻哲與良詞理一何精
惟勤乃由慰警以紳與銘今者委讞獄蠶雨宿荒城
中宵披衣起惻之涕淚傾

登陽和臺 時噶爾丹新平

五月陽和臺女墻生新草秦塞紫如虹漢月常皎皎
驕虜馬不嘶烽靜戍樓悄遠猶出 聖心赫然事征
討萬里服戎翟通此中外道所望雲門山陰晴變昏

曉垣闢北風來返掛在林表

感懷

故鄉邈何極關河鬱所思鴻雁嚮南征遊子乖素期
漠漠黃雲起厖馬鳴且悲豈不戀北闕有懷莫致之
荏苒何足道素餐愧明時

遊西山 相傳懷仁治西為文殊清涼山○以下古詩多用古韻

孟夏芳草深山櫻花未落邊城吏事稀駕言出西郭
沙平微雨歇泉流纓可濯盤曲礀絕壁對峙如門闕
襟帶靄白雲巖岫挂青柏從容陟幽洞坐將茗椀瀹



薰風吹微暑解衣時磅礴衆鳥翔以集攸然鳴且樂
淨理乃在茲更無淸涼石

同浙中徐曜吉飲西園

秋陽下濛汜明月臨窗白新蘋起微凉濁醪甘淡薄
越客似徐陵胸富六朝籍相投各義氣陸沉邊吏宅
感時寄淸興豪飲非荒噱杯行徙于天夜迴三百爵

古交情

巨波滙溝瀆曾嶺冠丘垤相貧不相棄懷此日[illegible]
交情本深至詎忍爭日舌所惜告者善聽之猶一吷

義盡雖可止此心終難絕

歸思

與隱並隱名此身奚延佇麟遊未戢角鳳翔猶見羽
班草泣何及網羅礙仰俯故園今蕪矣蓬歸懼無所
名所以役身故欲並隱
碧莎問青蘋碩人方在薖脫屐度深谷策杖陵層阿
日暮看歸鳥悠然嘯且謌緬思泉石盟抽簪一何賒
濡足狎鯨鯢斂翮犯矰羅所失不可追願言樂有儀 儀叶義



廿載向平志何曾卜一邱世事增嶽纏吾心無天遊
白髮驚遲暮青雲終見招寄書烟霞侶結廬岱岳岫
分明仙路在紫霄倘可求

漫題

昨宵萬籟寂仙人降我庭謂我本虛放徵謫下玉京
塵緣雖未盡丹臺倘註名教我吸白石貽我以青精
我昔鄙肉食早勤淸介行敢曰養尺寸堆案詩濟濟
絕廿倅粱穀願言持此生

感舊

郭生畫印證奇來懸西閫層篠對岸生漁舟棹烟雨
水文聚復散挐音如在耳鷗鷺勢將鳴一半驚飛起
佇視感疇昔解纜揚之水鮒鮮久進　御行旅不禁
買隔渚相招呼但聞聲欸乃景物與斯同年華忽已
改白首沙南吏强顔却心海

苦雨

雨重雲難闇日夕沒平疇不惜殘稀穗有意廢劬耰
暫能湧怒浪未可接通流江湖良遠矣何以負夌舟

美女嘆擬古



冉冉春日媚灼灼夭桃姿裊裊緈蟬鬢曲曲雙蛾眉
蹙蹙含愁思寂寂守空幃片片梅英落盈盈珠淚垂
嗟嗟遲以暮紅顔誰見知駒景馳年華孰分厲與施

其二

明月照西廊素手搖輕筵幸郎恩未深歡容迴向妾
盟言金石固恩情膠漆洽叶協願今愛靜好永懷無間隔

漫興

西施浣淸溪東鄰去弗從惟淵徹毫髮妍媸各恩怨
昔我遊厲嫣照水形影滮不辭濁流名可免醜女嘆
第恐塵埃積傾城失嬌倩

寄興

鏌邪忽踴躍非爲冶者祥寶劍不自名牛斗見光鋩
方其未成器凡金與比抗洪爐鍜煉落利鈍何足爭
一旦成神物延津攝龍精陸可傳兕腹水可劃蛟額
胡使早矜異不缺亦終傷平　抗作

蟋

拔劍揮不去淸風忽蕭颯床簟一時空夢魂終杳帖

獨回



宿昔自矜許他人休我先食古久如蠹同學方少年
旦夕據淸要裘馬共新鮮棄置不復道鬱悒誰與言
冬令何融和背隼出郊原我馬亢以黃安能逐駿駸
歸矣樂西園晴雪看餘妍

有所思

南閣定何如久虛半窗月明月照君懷衷情無間別
匪石詎可轉似蘭寧將歇回首萬重山相憶不相訊叶屑
結契在同心安用固膠漆叶切

東郊

上二半俯地 步極高殿 下半俯志 偷極和平

節使北地來迎候東郊路覘彼夏畦人桔槔灌瓜圃
古榆蔭炎暉雖勤乃無瘉悠然怡我情人云翔我步
溝水淸且流架蔓沃以茂世事多拚攘於女復何與
嗟嗟鞅掌身繫此成匏瓠

漫典

嗟我辭仙闕塵埃日坌起欲從王生遊盈掬汲石髓

示家人

春暮起白沙日日風蜘颷小齋廣二楹獨坐當窗牖
好書數增積舊篋半蠹朽豈曰愛淸貧所志終難負



數奇非人爲匏繫亦已久受祿不敢辭幸以養老母
寧能築於陸携室棄之走勉矣無交謫晨夕供鮮滫

望家慈未至

朝聞布穀鳴課農屐彼畝邊城驛路賒故鄉音信阻
南望白雲深不堪頻陟岵八旬親正健平安定可保
何日承慈顔彩衣上春酒春色惜又過更欲占夏五

代室人答娌氏遺書之什

女姪行出閣姻也書問予何以助箱奩開篋但踟躇
宦味雖云薄鶺鴒義可吁努力遺荊布無能贈瑤琚

暮春

駿風動窗紙春深欸欲歸含愁驚出戶挽留不可回
殘花沾范冠泗水生蠹衣嗟此隔年別緬然將奈何
祝融布新令誰得免炎熹

再同徐暉吉飮西園

佳興隨時足寧當計筐篚右有涵青圃左遊魏氏園
花氣正芬蒔柳影亦此豸殷酒新釀熟前夜屬淸醼
徐生悲故鄉酌汝破塊磊度曲笑屢謔射拇喜巧詁
聚散等浮雲不飮良爲鄙案牘趁未積閒日歲能幾



道上偶吟

故人千里隔北來一何似策馬方笑迎相看知悞喜

丙子三月下旬題懷仁署西涵青圃

十日九風霾出戶愁裂皆十室九饑寒一顧一雪涕
時吟苦葉章將爲厲揭計有圃曰涵青斗室亦已敝
呼童除腐草萌芽發堦砌乃知芳草時遲在春歸際
春汝欲何歸此中還可悉柳眼未全開杏腮方小懋
女墻四五峰翠如綰高髻和風盡久留爲余噓陰颸
奈何輕棄捐從彼炎熇勢

題酒青圃

夕涉酒青圃隔城山旁崩見草没階發陰嵐入户黑
鳴鳥翔空濶長邁歸西麓有雉任樊中顧羽時矯翼
感物一浩歌風聲裂如劈

有懷

蓋無著述跡覺真歷

末由知姓字無從見著述杜門掃軌轍衣褐厭杼栗
前山對窗牖林巒何鬱崒朝看白雲生暮宿白雲窟
景茲高上風徒能感夢寐

奉大府儆如塞外



九月霜霜發我馬欲北首盤曲怖荒徑紫塞山鬼嘷
秋風一何高騰冠挂壚壘白沙屯氈幕柵木刺虎齒
獄獄歸化城信宿蒙古里喚雞雞聲熟觳觫牛羊矟
造廬索酪漿餞許啖酥餌昔爲引弓國今乃安井臼
烽烟萬里靜縫掖持檄走屏指古所無遊時異蘇李

喜張大儒至

今日兆何佳衆鵲鳴高枝捲簾射旭景當戶挂長絲
斧親忽遠來践予前歲期携手話宿好驟喜翻成悲
千里憚荒遐親交至者誰感君發單父顧我居庸西

贈勞非能腆獻延正有時烹鮮似故鄉但恨食無魚
素餅猶堪果醑酒倘可顧相看俱白髮不飲安所希
況聞金蘭友長逝益悽其古人重遠別會面難預知
清風自東南翹首日成思我思雖云慰願言比翼歸

時張邁若卒

宿秘魔巖

不親見不知此景之真

秘魔巖上松濛霧陰雲詭湧地失虬根倚天綴靈閣
山色看有無礀道陟仄隗架畬渡細泉滴石響珮玖
祇林何年搆飛錫擘開士攢峰列層臺濃嵐環翠扆



唄誦清人心龍潭稽客首坐聞蓮漏發萬事如脫屣

吏部吝文至

赫然衆有名顧我但碌碌撫心憂民艱勞形畏簡牘
俾科政既拙鞭撻慚且酷夙昔何所期今也愧幽獨
跼蹐承顏色奔走相徵逐宦情淡若水流言駛於鏃
强顏慰慈親怡然前跽告聞昔陶元亮挂冠棄微祿
折腰良爲鄙東籬醉黃菊緊我有母遺安能繼芳躅
況乃禮所宜斯謂仁者粟既薦亦用養慈親壽以樂
母意戒素餐將欲返初服緬思車城東有田給饘粥

葑根秋霜脆薺葉春雨沃酒冽新蝑醒嘗稀巨魚蠲
家人力砧杵農夫峙畚挶網羅極羣書胸兩劉子籠
窮達自有時焉用長守辱受命未乞身山公肆遐矚
駑馬隨騏驥籠絡還京國菁莪蔚文德先後除郎屬
乘閒一歸省可以導樹畜

長安道中作

學製無并剪六載法未嫺巧者咸有名赫赫踞其先
縫紉違新式衣之乃云安爲邑余似此鄰人適謬傳
或以狀郡省金針求代拈不才恐兼攝幸寢委署命



銓曹忽見徵送者在郊原摩肩爭祖道揮淚攀我轅
悽然撫之泣停車難久延攬轡偵前路分手割昔恩
回看日已暮照見寅納門崎嶇過雁塞迢遥歷趙韓
晨夕霜風吹欲以趨承明冀北多駿足天馬早絶塵
歸歟奉甘毳匪曰慕嘉遯何時近故鄉望之一暢然

寅納城西門

示弟

物候競新榮羣芳發舊柯彼美馮子都金鞍驕馬馱
晝橋楊柳徑青樓娼婦家冶容邀盼睞柔枝稱心懷

君誓如皎日妾亦指明河七盤爲君舞六楚爲君歌
相偎盡歡醼寧知時易徂當時輕棄擲既徂將奈何

流民嘆

麗景矚芳樹柔姿發春榮一夜驚搖落殘花歷亂紅
南枝墜北野高蒂薄低叢苦無歸根日感物撫我膺
撫膺悲窮閻杼柚一何空分攜適豐土骨肉何處逢
灌溉尚難保摧折詎有終將子無號怒盛氣過飄風

泰 上諭免四十三四年銀米並以前積欠喜
而賦此



羣烏日空啄啞啞集水旁潦水寒且清人心慨以慷
豈不鑑饑色難以潤枯腸採彼西山薇逝將殉首陽
誰歟陳疾苦蠲䘏出我 皇膏澤蘇二東綸音孚萬
邦生世逢堯天帡幪安可忘敢告百司牧仰體在循
良

曹南萬俊圖新居

築舍水中央居之塵埃阻城市一徑通地僻得容與
近接汻藻香鯈魚相喁處幽客時往還傾茲瓶內醑
日落雲影暮丹霞漾石磴鐘聲忽已發梵音出別浦

緬懷天地闊委形偶爾汝所悟在南華河海奚微巨

雜詩 文侯翁誦南華署中感而賦此 古韻

種瓜蹙其蔓瓜時奚所取築城廢十仞艮爲胥靡苦
塵緣爐鼎裂丹砂委黃土願言持素心成茲雲霞舉
通首用比體
平生無所好龍泉出古冶萬金不能得解以贈壯士
吐氣貫白日狂謌語恢詭非舉從所加眉間常栩栩
冶叶 以
繁露晞朝暾柔葩隳夕飈豈不揚華澤時序逝難守



里耳習所聞黃鐘愔于缶抱彼甋甎器遂爾小升斗
異同隨所見欲與寥闊友
矯飾辭常癃豈但比懸魚剪蔬腹能果何乃羨侏儒
治懷仁六年 供奉檄捐俸
是非驚橋起三尺喙莫伸桓予木彌舌無使見蟛蜞
靜念乘除理寧非禍所門旦夕開宿瘨蜚氣成奇雲
其奇何所似天矯如龍文爲書叩閶闔青天今可捫
橋起等俱用南華語
坦直非民惡孰與長吏讐時命丁蟣螵讒夫搆禍尤

厲聲以提耳顏色警我聆無作險阻猜似從石師遊
讖語在數年前
多藏召寇媒奇謀搆爭府弱腦不盈掬嗜能任衆監
駟來乘日車緩轡決濟楚聊可息吾生亦以遠吾悔
悔叶虎
邊城少賓牘薄言適郊野壟上歸宿雲時雨春草怒
老稚瞻我顏擁拜不知懼無勞獻雞酒願以餉耕鋤
野叶樹鋤去聲讀若處
朝看虞淵曉忽忽已下舂池荷收夏蓋籬菊敷秋容



服氣久無驗還丹老未逢朱顏不相讓白髮如勸公
誰能助甜飲清酒滿碧甕
抑抑增令聞雎雎誰與俱我嘗覽溟澥沆瀁百川趨
微波附巨瀆日日灌其虛逝者往復續今古無溢流
願且處卑下勿爲山上砠
義色似饑渴一何棄之深所相惟眉睫什九失其真
畫出一奸險人
步出城東門有聲在高阜聞之一駭然掩耳將却走
凝睇匪創覩如女亦孔醜鸞鳳絕朝音緬邈中怮怮

成僕脫巧綴彈取克子釜得無梟鳥鳴隨珠於何有
通首比體
草木競華榮松膚方龜坼勿謂成功晚秋冬自結實
塵世人那能道此
甘言售鴆毒義色伏羅罻非必仇與敵瞬目成吳越
相彼下里人井飲不詬誶（叶若）徒欲擅國能同官乃相軋
交道今已矣履虎寧勿咥
士行尚廉讓宦情易怨讟相值不相入何啻箱與軸
念彼都人子言貌一何修（叶叔）抵掌既云云俛首亦或或



自反愧無能安得名士目徒薪為笑黔常理不須浴
吾且忘吾白尚安知其辱
金商澹陽馭木葉辭故條萬象盡蕭瑟感懷悲暮秋
歲序既難追人生何久勞田園幸未蕪樂事在東皐
願歸食於耕不願折吾要
為邑孰云易多求似醫門（叶悶）達官職其要坐看羽檄行
自顧非兼才劇任安可勝緬昔元愷賢各以一官終
奈何負蜩翼乃欲抗飛鵬素食良為鄙挂冠[illegible]
敢謂有心得藉此試攖寧

幾日廢登臨芳草淺生陌鴻雁自[illegible]
沸鼎誠足患嘉穀不易得逝將絕[illegible]
冥冥之鴻孰與鵬奮
名馬閱世生詎乃試銜百憐彼千里足困茲三尺筴
願為解轡銜縱之去槽櫪悠然散且飲騰驤如傅翼
長鳴信非凡青天驚霹靂神物誰見賞流豬御東稷
借名馬為名士一哭
室中何所有積書新成帙（叶秩）放衙得三昧推戶自吟悅
運甓砌我牀煤烟敝裘混布帝隔朔塵短垣分馬埒



亮無金刀貴奚為固扃鐍
屏翳臨修甍列缺照重突有聲發淵默勿謂聞者少
砰磕童稚驚迅疾龍蛇糾蒼蒼怒何施將以蟄鳳抱
料叶
攪
里巷習折楊拊手作敲拍常理何足異耐此度曲客
井氣競繁音流聆揚德色既少周郎顧遂專優孟席
大雅嗟已矣感懷長太息
抗懷入空濶坦中遺纖介不謂讒夫言毒敵過蜂蠆
白鴿安可黔周道詎能背所患淄與茅終將失素壒

觀世保身
[illegible]無限

感此彌吾刃連根刈吝悔氷雪徹骨寒融以洗瑕纇
逝當學辟穀餐氣飲沆瀣
盈虛如循環終始相調劑一年樹槿花朝紅夕已退
松生誰見長四序無榮瘁物理盡如斯予心乃憒憒
有實可承筐奈何須歸妹
萋菲復萋菲聲色勿輕作如紈素衣時有青蠅洿
揮之既不能棄置誰堪那季布廿奴虜淮陰出胯下
自古貴知幾龍蛇與時化
鬱紆西山道嶔岑西山麓卒然凌叢薄迷陽傷我足



幽壑晴雲歸深巖倦鳥入雲歸本無心鳥入時斂翼
感嘆追曩轍矯枉何太急患至如捷矢搏之未爲得
迷陽草能刺人者
斷尾憚嘗烝曳尾適塗泥謀身信明哲悠然動遠思
彫俎正可憂衣冠誇麗媚借問鄒忌婦何如接輿妻
媚作平
涇泥計什一東流屬渭汭何以暫同波水清鑑者畏
寄興淡遠
垢汚難輕浣勢可玷白玉瓦礫忽有耀酬之千金値

可當一篇箴銘讀

卞和逝何年眞僞更誰告抱璞豈夙願聊欲衛吾足
雖無尺寸喙猶幸能守辱
秋水淸且寒盆魚沉以升今汝安所居豈必在濠梁
有隨遇而安之意
鐘鼓疾如雷勢可振衰萚海鶢數驚鳴高飛遁林薄
耳目悅所習俛仰貴自若感此思民依平易卽安宅
不乃示非常衆心安可鑰
百萬輕一擲胸懷何蕭灑所矜不在注黃金賤于瓦
丈夫但爲國富貴非難捨區區顧棧豆終身服轅下



無慾則剛此詩能道其眞際
入世如涉險何術遠禍尤澹然忘彼己江上一虛舟
因風先後度隨波近遠遊勢便忽遄往時至應難留
縱令有擊觸惡聲不以酬
邊地農時促不滿十五旬驚飇吹嚴令霜木摧爲薪
蹄涔穰鄰畜篝車盈亦艱秸秆何由貢藏朴孰忍看
寧如北宮氏聚金成鐘縣
日中趨闤闠日暮掉背走或乃棄千金飢餓負赤子
利盡故意移恩深卒難解論交如鮑管骨肉差足儗

今也近市道信誓傾人耳旦夕不相須去之如脫屣
疏遠猶可言毒螫不可揣歌以箴宦遊無作陳語視
揣叶 齒
彼闕夜生白雖陋堪止止何心高閑閑虛哉夫猶是
句法 作
無言詎是嗇所施良難測計可避金木或忘陰陽食
天網恢 而不漏

五言律

恭頌



車駕北征竭爾丹
龍文生帳殿虎旅震車霆一怒西羌伏三旬朔漠寧
氣開天際霧妖散日旁星摛藻微臣愧燕然不預銘

其二
聖仁非嗜殺神武肅風霆率土名王扈格心屬國寧
旗翻邊郭雪角動戍樓星今日扶風士承綸好勒銘（寫得餘勇可賈）

步同年閆太史應　制賦得月傍九霄多
秋河淡復淡淬鏡照澄空桂蔭敷華遠仙音結霓崇
影分天闕外色滿掖垣中咫尺微星在恩光到處同

北嶽
仰首天樞近攢峯辰上方雪崖封皓皓松壑靄蒼蒼
朔狩班虞瑞北門鎮代疆至今飛石事殘碣立恒陽

靈丘南道上口占
峽轉靈丘道嶙峋一線通神師開邃古意匠發虛空
對揷皴痕異迴看削壁同相扶升絕岫城市夕陽中

出山
乍與深山別悽然繫所思勢平人尙恐行遠意終期
回首雲烟暮撫鞍僕馬疲正如良友失碌碌爾何爲



兵自雲中出有見者爲余言之因賦
畢象包羅遠豐州過始分炭疆明夕日高戍護邊雲
甲冑人千里音書雁幾羣無將征婦意輕棄塞旗勳

奉大府檄如敗虎堡道上作
沙汀間柳汀秋草暗泉泠微雨過村白薄雲歸岫青
石枯生髓活松老結胎靈宦味衰頻減願言閉秘扃

懷仁署中元日祀竈
除夜香燈合薄言禱頌幷（去聲）有親能順其無子（共生）可憐生
菽水（告勅）明神惠雞豚暮歲情詰朝朝玉闕爲我乞蘭英

別零陵尹朱眉仲于長安抵里却寄

楫撼星躔動舟維夜氣薰鄉心縈杜水別夢入燕雲
飽叔艮知己朱家未似君曉行雙岸縮回首思紛紛

其二

十月天香近三年吏績聞烏臺留左席驥足軼前羣
湘水俗猶古瀟巖清可分酸鹹與俗異不鄙野夫芹

乙酉二月題孟氏主道上作

麗日在郊坰肩輿初啟檣石文新碣白柳色遠林青
知己勞難貫華顛歲幾更豈如刪木者無事一丁丁



贈河曲宰劉次公

河上神明宰風裁玉雪光廻車諸素葵行部茇甘棠
歷得鳴琴暇猶希戴宿忙鞭蒲徵漢史宗姓與君芳

送使如山陰

佳氣枌榆轉比年多宦遊驛歌常惜別鴻信動經秋
自顧仍寒暑將思託遠郵西江不可待濡沫仰崇高

其二

有爽朱衣未百年五六人叨隨鴻鵠舉寧收素絲新
行可乘風雨事難脫垢塵京圻送遠使宿霧欲沾巾

其三

管城與墨卿維昔證嚶鳴汁緑慚終染綾紅羨丞擎
世情憎晚暮高義怵巖阬況乃援同氣得無舟楫情

排律

步李庶常館試賦得薰風動舜歌

羲道舒陽馭炎方佈景風加槐條正緑轉杏子殷紅
微吹奇雲合緩迎大火中天行皇極運地籟夏時通
擊壤喧耘子祝衢樂杖翁雨移陰斷續麥湧浪西東
已兆千箱滿仰看百物豐氣隨璿玉適情逐羽干融



歌叙調燮律徽絃諧舜功無為音淡漠不與象巍崇
與入生成速離明變化工太和非有慍欲解聖心同

送御史大夫吳公子告歸浙東令子見山翰常
遵例隨侍

宗臣儲鼎器憲府厲清操未應鵬先息方同鳳遠翔
歸心馳冀驛別夢入吳舠去豈思蓴鱠潔非惜羽毛
衮完輝日景紀委斂霜毫堅（庭堅）拜虞皇詠疏行漢典褒
野人歡袚禓才子壯旌旄瓊苑科名貴仙洲賦品高
趨庭知可繼戀闕正難韜偶涉林泉趣終餘氣節豪

羣生贍北斗幾歲臥東皐盡此杯中酒遲君爲國勞

七言律

乙未長至前奉

命平糶古北口倉米恭頌 皇仁 八首

堯天之大信難名萬姓協和自樂生豈爲汎舟忘歉
歲艮因雨粟滿常平春回紫塞金甌固日轉 黃扉
玉燭明鼓腹康衢惟順則不存知識更㒷誠

洋溢今齊至聖名對時育物並行生常餘雨露來西
是歲古北口旱
苑偶鮮雲雷過北平 當宁遂因勤軫恤 臨軒都



欲選廉明謬叨 寵命陪星使庸碌惟知抱此誠

一載刑官未有名春曾典客擢儒生在公數諗屬邦
遠行役令遵 王路平但使盈箱堪宿飽何如空壁
借宵明趨承兼攝慚無力贊化由來歸至誠

穆穆渾忘補助名潛停穀價濟羣生市廛杳爾居奇
貨村社油然飽太平不減年芳雪色霽尋看春暖杏
花明麥秋從此占豐瑞 聖意天心豈二誠

携男携女徧呼名佇挹倉儲艾汝生鍾釜誰家愁踴
貴槩量若個不均平天高地厚山河泰雨潤風和日

月明祝列華封今應備萬年訢攺蒭玆誠

言笑無文荅姓名飲醇飽德太慈生禹功自昔知河
潤周道於今似砥平處處歡呼千嶂應家家杵臼一
燈明彌天際地恩難報況爾顓愚只寸誠

崔嵬雄鎮古關名勤恤軍民得並生寧待西江輸轍
滿便教北斗注漿平千家烟火晨炊熟萬歲歌吟夜
月明莫道康衢忘 帝力有時善禱亦肫誠

萬國尊親萬載名綿延資始與資生風吹幽籥聲皆
豫曲寫虞琴調悉平造化因心充句服颺言藉手獻



承明可知煉石非疑史敷擬補天事即誠

四時佳興與人同 乙未仲春潛寧居試分校官

聖學淵源未有窮道傳何處不相通民胞物與知仁
體歲運時行見化工得意概聞皆勝賞忘機少長同
歡從郎令 上苑梅花發先驗春深雨露公

水村 丙申二月廿四日 上幸趙北湖試從官

雲影日光漾碧流上移犀壁動沙鷗遲迷沼沚人難
度居間菰蒲境自幽錦纜開時春氣入翠華臨處
聖恩留有時憲老還停蹕詢取百年近 御舟

舟中觀獵 趙北口試題

盡槳龍帆映錦濤和風暖日布輕艘應茲碎羽天花落跋網驚鱗玉尺韜時倣春蒐繇薦　毅樂同夏諺爲休勞尚書筆札明良詠謾說相如賦品高

春雪可愛 澹寧居試院奏官

如篩輕細未成堆續見梨花片片催學士煎茶仍夙味佳人比絮恰時裁簾開玉戶晴輝徹日照瑣窗暖氣回最喜　東皇恩意溥雨岐嘯麥不須猜

賜周易折中



玉簡金題雙象籤百家易理萃新編漢儒之後多疑旨昭代於茲得正傳例舉統宗分次第中裁微妙見衡權煌煌　聖製包函大弁冕天經光萬年

萬壽

春深香入萬年枝節會瑤光運更熙華祝應先仁者壽嵩呼端在　聖之時勳高軒帝人常戴日照扶桑景未移此際爐烟攜滿袖芬芳兼幸小臣知

暢春苑侍班恭逢　御試

納言近午春闈靜試士傳題　聖意裁懸篆豈由三

須過鶴鳴初自九皐來忻瞻雲日歟　堯舜顧賦明良與馬枚今日仙洲移戶外漢時空憶引船開

冰 限韻

年年落寞抱堅稜減却傳錢易夏冰小彼明珠惟徑（對書）寸欺他璞玉只單層村醪借冷量嫌窄別夢趨涼思不勝多少清輝移近竹無人喚作此君丞

玻璃爲質玉爲稜淨洗塵襟對此冰欲隔迎來寒一陣伏應遂退暑三層逸人煮茗清何極良匠琢花巧未勝玻骨阿誰能味出難將詩譜屬王丞



嘈嚼太乾無味

好因敲擊見鋒稜傳舍只饒濯熱冰似蠟還輸聲淅淅如銀却看色層層身逢緇絮終當潔掌握清涼乍可勝昔日阮修能饜此鴻臚應少一饑丞

嶽嶽巖巖素素稜正逢暑日破堅冰藍橋霜染丹砂簇閬苑雲開碧玉層蟹眼湯融清未滅蛾眉骨瘦冷還勝何殊錯夏滿頭雪補化工先疑與丞

青塚

已鄉今歲仁過此蝴月宮雲無是愁和齊猶可覓嬌花化飄殘魂紅顏苦化由青青土一杯○蕭傳遺說亭業休試名畫圖貴復誰尤當時但數毛延壽更憑丹青誤女流

塞雁蘆菸一片愁爭如宮月照清秋安求亦知懽軒

詩義任學嘗別好仇永巷自從與玉與丈城備可賞
金閨深情依氣無知已青瑣千年向帝州

藕蔡相和有大小見

莊子

方洲彭年丈以王巨峰年丈贈別二詩屬和

夜趨朝班宮漏微台星欲動老臣歸　聖明無事容家食蒓菜何時見毳衣山樹舊畦花藥滿河橋初暑蛙魚肥長安棄擲金蘭友爲愛風塵此處稀

塔上名題歲月同行藏若箇得時中封傳鳳閣絲綸客賜告瀧阡六一翁卿和衆虛簫響細始經孙野劍光雄欲知別後關心處緊足時看北翥鴻



常山署中送粤東楊愼齋門兄

別來二十二年餘相見渾如夢境虛留客愧非陳氏榻問奇頻到子雲居詩酬險韻曾邀賞情入離憂不可舒明日山亭還假舊登高更會自君旣

聚日光生四壁餘今宵却恐聽窓虛杏傾桑落分南復厨寫蘭言聯索居不盡離聲猶角角欲高月色正舒舒嶺南雲北哀鴻斷從此天涯音信疏

贈山陰宰葛衆公年兄

宓子鳴琴吾昔愧沙南南去接山陰道行君叔先馨澤邑險人懷保赤心庭遠食鶴空啼鷂野馴伏雉馴謳吟幸同衣缽青雲上他日珠聯似背參

送同司賈漢升郎中歸河間　二首

文章政事擅名初百里花封晉遷一再除瀛海仙人臺閣選長沙太傅治安書金銀氣息郎官耀鸞鳳聲聞貫索虛可惜蒼生堪救賜徵將檝蔭賦歸歟

嬰錄何當壯志灰故園佳事早相催花間柳外高高笛水際沙頭滿滿杯華髮不因朝弁櫛蒼顏端爲野人開與君分手白雲署一歲關心有幾回



司馬臺趙城守仁公留飲

嶺下春城城下泉獨行落落意偎偎生憎迂腐知誰異錯愛風期幸汝賢豈是省郎堪掃逕設敎厨宰爲烹鮮相逢意氣留傾盞分手斜陽黯著鞭

趙叔牙海豐司訓齊署蕭條有故園之思寄此勉之

大水先生無棣庠澤流芹藻潤宮墻鱣飛學舍台初近龍化儒林雷欲長但使六經明海嶠豈能三桀易藻梁此中住事憑君取草署猶聞苜蓿香

代人謝師蔡銓曹

周室諮親宋室儒西江鍾秀更誰俱染衣柳色迎宮餅懸旗絲文隱篆爐荒籍舊容安汝水酣筵今可重燕都自衛楊子門邊客難作山公啟上姝

又壽蔡君

瀛海籌增不記年麻姑醮語仲秋天香飄畫省爐間種瑞繞蒼藤檻外仙九品才分多士叙一絲清奉幾人偏欣逢伯樂（伯樂星名）聯南極驂馬何由被錦韉

丁亥歲請假歸里舟中作



烏雀巢邊乳烏啾白雲天外久凝眸二年報國誰相許六品隨衙只自尤奪俸尚看臣罪薄寧親兼幸主恩周關河迢遞京華遠細雨孤帆送客愁

為王明府門人題獻

河上芙蓉拂綬香身邊鵷鷺綴鴛行驅車謝客交難締戴宿服官澤未央郊野荻麻新雨露士民絃誦古宮商德星會捧微垣近函丈須思禁籞長

王秀才題學師壽日招飲屬予甥求正並索一律　張甥昊字元職

一度春秋十六千年年年今日起華筵羲輪按轡咸池客桃子結胎閬苑仙化雨兼能成下士光風近可仰名賢飲醇自足人堪醉况復銜杯雪暮天

寒食

寶馬香車趁艷陽朱門少婦踏青忙榆錢欲購春園富杏酪初勻綺陌妝廿露叢間兩棠粉曳烟枝裘度韓鑽再來鬬草卿須快休放韶華逐夢長

豐縣趙明經九日初以詩寄原韻答之

露浥秋英黙泛觴村居不見孟嘉狂浹辰欲短歌吟



氣今日初聞翰墨香富麗六朝驚學圃風流七子擅詩場趙家自有連城璧移入枌榆幸接壇

余友張邁若並死憐予無子贈浙之錢姓女從歸自懷仁居三年已病別之宦京師強起送余無幾何竟死矣又一年假歸抵墓作此

一抔青草轉眼來緣結了謝輕葩傷春柳絮吹綿少記曲幃空擲豆斜魂返异香知底處死留隱恨在天涯即今宿草猶含泣桃葉何堪逗此嗟

夜船松木廠詰朝移寓湖上　自樂天有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

清空老健 涵蓋一切 妙不可言

留是此湖之句東坡詩中有席未煖語

越女晨妝在眼中水光山色髻難窮雲㘭海日拋龍窟樹挹江嵐入象宮謀面信知留自傳放閑何用煖坡翁從今身住蓬壺裏檢點詩篇與畫篇

十里平湖徹太空山圍三面氣蔥蘢能知幽賞惟名士可語陸沉是化工市帶雲霞仙嶺出家依㳿淑帝城通吟成未有延清忌大雅誰堪與駱同

絶句

姑蘇臺 二首

尚志館文述　卷之七　四十

蘇臺春草綠如醺猶想西施醉未醒可惜延陵歸季子留將宗國換娉婷

黃池一去越江翻十萬貔貅苦夜丸不見姑蘇秋夜月年年却照夫歸魂

虎丘 二首

一羣鶴舞萬人悲地下弱魂那得知勾踐滅吳吳自滅暗銷國脉是何時

西去閶門墓草新當時弓劍已成塵空山夜雨魂知在寂寞還同嗜炙人

只言姑蘇 未說到家 國與鄉聲 并用其故 鄉同意

姑蘇別徐人之同舟者

芳草萋萋江上春天涯難聚異鄉身片帆一夜聞越鳥不見姑蘇思殺人

吳山懷古 二首

夾岸桃花隨意春山中鶯語喚遊人南遷一脉今何在和議當時只自親

南朝鳳闕跨高墉俯瞰吳山第幾重自剪爪牙豺虎嘯處堂不見遠江烽

岳忠武廟 二首

尚志館文述　卷之七　四十

五百年來戰血乾廟中香火不曾寒人心自古多遺直長使賊臣唾滿冠

富貴榮華事已虛千秋惡蹟未消除忠臣可殺名難滅有勢誰禁死後書

小青 二首有跋

亂動筆行寫舊踪巫雲仙子字如龍自言前作廣陵女鸞馭今歸第五峰

仙姬只向玉京逢有底陽臺雨意濃莫道孤山非楚峽待題絲字倚蒼松

黔南劉西爾有召仙術每飛乩疾書應響成文歟
識小青字愛芳是五峰仙子偶謫人間然惜世無
知者故爲表出之他日刻于孤山墓石亦千古艷
史中一佳話也仙詩登琴臺二首並錄 氷輪光
滿單城西烟起溪波覆徑迷籟繽流風聲自古雪
飄冷韻調難齊一時佳客留碑字千載騷人拂壁
題祠接銀河地更聳遙天此際白雲低 遙從天
半禮先賢勝蹟岩巍枕碧泉碑壓霜臺遙曲徑樹
迎寒嶺帶疎烟遺風留得一函太傍遶繞成萬頃
田此日登臨邀作賦漫將綠字寫新篇 疊韻

琴臺 二首

單父堤臨一水盈鳴琴何用杵丁丁只今臺上陶公
柏都作風前恣子聲
目送閒雲去不回陶公當日搆崔嵬東城突漫求遺



柳已爲前賢月下開
壬午歲重修琴臺諸遊客紳士以偶句題額僉宰
余疑青蓮詩中半月臺即此成一聯因調音定愛
周氏力記蹟聯歸魯
宰賢並前詩云云

題中州毛副貢硃卷 四首

里巷折楊傾聽宜雅歌偏令變雙眉宮商的的原非
誤除却周郎幾箇知
濃妝端的襯嬌姿爭似夷光未嫁時國色天然終見
賞羞從鄰女借胭脂
月中丹桂影參差不許名流折一枝漫說邢江曾紙

貴長安今刻仲初詞
紗罩能教五色移目迷休恨主司癡暗中顛倒非無
故第一科名別有期

遼陽阿君以郎歷兩郡及福建副察尋遷貴州
廉使以憂歸 三首

黃金絡首赤纓繁竹馬迎將五馬看漫道漁陽歌麥
秀使君何地不相歡
畫省香濃五夜燒除書幾次降丹霄金崎江上留思
永銅鼓山邊引望遙



貴陽觀察盛京賢忠孝廉平總占先都道遮留留得
住一時忘却蓼莪篇

白鳳仙

瓊瑤宮靜碧欄芳跨鳳仙姬雲滿裳飛舞迴風飄玉
屑着花結就玉人妝

中秋夜遣興

建春門外接烟霞露醲香融燭夜花今夕月明全入
戶鸞凰遮莫駐山家

燕邸偶作

日上東廚飯未烝故人餽我一牂水只今且與同蕭洒休向鴻臚醢作烝

過賈漢升別處有感 二首

多少名流重尙之豈如殷浩劒江時斷腸草色十年路猶憶歌殘送客詩

可惜韶華度此身誰敎名士老風塵尙書郞去秋官省不作江南第二人

李不死悍婦幸耳未聞宣武有以衞之故猶遜茂弘



蜀女晨妝髮似雲南康公主醉芳芬王家九錫勝宣武麈尾犢轅撄細君

示弟 四首○吾母生我二人皆有西河之痛然吾老矣所望者弟耳慈親絶續係汝一身安可刻緩哉

四竹悄詞悲愴入骨不耐多讀

信是五倫不可無未權輕重誤夫夫白駒欲過誰當縶長把黃泉阿母呼

曾記含飴二十春蘭摧已老樹蘭人萱堂絶續全由汝忍復蹉跎負此身

北堂萱草子離離花落子成只舊枝昨夜天風驚露下還如泣向老枝垂

世事安能計萬全諸名都讓孝名先身同伯道愁嘗甚伯道猶兒尙可傳

寒食後棲霞山作 舊有木以高祖幸臨名漢河

荒臺猶是昔時春綠盡垂楊漢水濱已慣淸明常過眼漫勞鶯語喚愁人

漢宮詞呈 御覽 時令懷仁

長門宮外柳絲絲恰是淸明烟雨時終日危欄何所見黃鶯飛上最高枝



空階過雨日西斜倒映溝流錦作沙自惜紅顏時一照春來何似上林花

金井梧聲御道開何時月色過屛山坐來隱隱聞歌吹却望昭陽香漢間

翠輦分明入建章靑螺日畫恨偏長含羞欲買相如賦金屋承恩未可忘

庚寅春日偶題

綽約凝花含曉露鮮新如錦耀明霞由來邊地春光晚二月今生縣令家

再題陳氏墓

彈弦欲譜廣陵散度曲曾教蘇幕遮無限芳情成往
事孤墳秋雁暮天斜

題張山公畫冊十二首

一頁 蝴蝶飛將下者二已下者一芳草地落梅五朶

寂寞園林滿地香留春蝶爲落花忙看梅欲寄殘紅
句藉草還疑蕩子裳

二頁 月季花淡紅色牽牛藍色野果一枝赤色蜉蝓四作房于斜枝飛房之上下者各一二集于房房有螳螂者拒斧一半立仰首張刃欲撲之



朶朶層層相間開花明清露滴蒼苔細腰欲倚枝低
亞只有石蝦毒螫猜

三頁 太湖石下菊二朶葉數十枚才露短枝上有螽蟖蟲一俗呼蚸子查字書虫部無之

一夜西風到藥欄露垂花重怯秋寒湖山石畔無人
語切切蟲吟鼓翠鞍

四頁 秋海棠襯以藍菊金蓮其海棠落地二朶有促織二螽一逼欲咀之

秋花秋月兩迷離幾片先辭妖豔枝最恨風來留不
得阜螽促織任相欺

五頁 石榴一枝二實一露子一佛手枝相交加草蟲背行于地如今尖首長脚斂肩飛仰出彩翅拍作微聲者

黃柑色並石榴新應是祇園掌上珍莫訝草蟲行不
顧淸香知重屬何人

六頁 六月菊高下三四枝旁赤色野果一枝草二莖一玄螳展翅扇之若動二戲撲近地有蝦蟆捧背伴走目睛迴注

巧畫蟾蜍故遠行香迷蜂目欠分明採花漫向花間
躑躅背陰生唤汝情

七頁 虞美人一本開數朶一蜻蜓欲集螻蛄仰覘者二背負一勢似作網

楚姬何日倩魂歸垂頸彈肩舞力微却恨無情相逼



覘凌空遺下一天衣

八頁 芙蕖一菡萏一大葉面且背者二蜻蜓各一蟾著葉上

妝成雅素近江居竊藥仙娥步步虛水面蜻蛉浮月
影廣寒搖落碧蟾蜍

九頁 萱花石竹野菊叢中出一枯枝有蟬斂翼抱之

淸秋風動畫欄西猶見繁花覆徑齊惟有鳴蜩知物
候耐寒斜抱一枝低

十頁 綠波無崖淡藻荇間浮日綴

湖上烟波藻荇分等閒浮動水成文綸竿不近長須

國鼎俎何由佐夕醺

十一頁 桑椹一枝綠蕪上蛾有交者又一扇翅蘭背露眉目向人

半登機上半佳儔君自歡娛我自憂漫向桑間尋密約蛾眉行露不勝羞

十二頁 蝶二一撲落花于草際一欲颺起

一雙蛺蝶舞春風何處落英歷亂紅却意鄰家春未盡聞香欲過小墻東

春歸

春歸何處覓嬌紅飛去飛來蝶翅空只在桃花源裏



住萬山蒼翠雨濵濛

玉龍山漫興 時山椒有雞鳴

蒼崖丹嶂雨漫漫仙舍依稀仰首看雲裏雞聲啼不住却從何處覓劉安

中秋夜懷張溥若 丙子闈中

長河欲沒雁無聲千里中宵故友情當日南園花上月被風吹影入邊城

瑣闈深閉望舒移永漏蛩吟動所思知子夢遊雲鎮夜足余身在并州時

題司馬臺北湯泉 四首

斷冰出水過西灣臺上松雲日午開何處湯泉能沐老羅仙塔後近青山

到來石上聽潺湲波潑游魚逝復還不似唐時持節客紛紛雪裏唱陽關

酥潤融和凍可勝洞天想近碧山層分明湯溢胡麻熟執爨童兒喚不應

弄泉六月潺溜濁石塢涵春浴未曾誰使輕寒添一倍草醺沙軟氣如蒸



古北口雜詩十三首

城上蒼松接暮烟城中流水噴潺湲老僧隔岸鳴鐘鼓知誦法華第幾篇

山南曲磴水西陘路異忙閒各自惺戟下晨興三棒鼓佛前夜誦一龕經

築成高下任峰巒雉堞如龍百尾蟠南祠文昌臨斷谷歲深風雨老苔癍

一道清溪四面城山高雲淡夜無聲和衣輾轉晨鐘發那有鄉魂夢裏驚

矍鑠老人杖不凭不須扶掖過山僧雲深坐嘯如鸞
嘯可使蘇門澗谷應
風流不似晉嵇康奇癖生來韻較長今此居停鄰鍛
室累他鐵馬歇玎璫
亂石爲墻岸作屏我家租住碁山青瓊樓咫尺天街
近猶自樓遲看斗星
月上殘更照戍樓還家有夢動人愁不堪細數北征
路且向天南指帝州
杏靨妝遲未可攀宵來風過又如刪春陽底事無情



緒不放榆錢買少顏
挑菜踏青事已睽更無鶯語到山家故鄉若遇春來
早二月清明叫賣花
三分春色二分過芳草無情奈若何記得去年寒食
近御橋北岸踏青涉
東風一夜塞雲收萬里寒空似暮秋悵望前溪冰又
結幾時風沸板橋頭
進鼓頻催寺鼓稀月光欲墮曙光微楝花風起愁應
劇猶幸羣疆春信遲

再寓古北口經公精舍望舊居二首
重來山色鬱青葱一樣旅懷居未同飛燕傍人如有
意春前曾識舊巢翁
自移山舍別山僧春暮家人砧杵聲今日梵王宮外
坐悵然秋思滿邊城
戲題插箭嶺
牧豎皆知八子名六郎插箭鎮邊城荒唐廟祀人何
在嶺下惟聞溪水聲
紅泉舖見雪



故鄉梅蘂應垂條二月邊城雪未消昨夜紅泉驚客
夢風吹觱栗落山腰
大兵已出殺虎口
雁塞春遲雪拂鞍霍家剽姚已登壇黃雲迅掃青山
北大宛今來貢血汗
過渾源州
盤礴鑿空客路艱人傳山是古陰山龍城飛將知何
處寂寞渾源水一灣
戲題磁窯口北人呼爲金龍口

劍閣歸來棧跡同雲羅峽口易騰空金龍不比金牛
後誰起當年蜀道工

遺釵嶺

和親一自漢皇開曾見美人天上來數點遺釵千古
事謾言紅粉易成灰
漢家貴主落天涯紫塞春生紅袖娃山鳥弄晴花似
沐至今如叫整雲釵

桑乾河口占

凌氷帶水渡桑乾春塞風高僕馬寒恐有鄉書傳雁



足一齊回向暮雲看

剩朱眉子軒前竹上　四首

低亞瑱玕斷續風晴川清韻此齋同知吾貧今多饞
口書引輕烟護筍叢
蓊鬱新篁曲檻幽一天暑氣到來收結成綠實誰當
餌自有仙鸞作唱酬
明月閒階萬个斜微風欲動影交加鵝谿絹付文夫
子移入雪堂學士家
晴雪凝寒君子居直竿高節素心虛交遊豈謂松梅

老父要平生義不疎

友人以三韻索詩于琴臺爲口占之

蒼翠幾千秋臺荒蹟尚留吾斯何所取斟酌兩賢侯

認齋詩有風骨有聲調古詩勝近體七言絕句勝
律詩

詞

咏蠶蛾　霜天曉角

修眉月偃淡抹鉛華淺還似玉簫重會前生事思情
滿。相思絲未斷相憐簾不捲一霎幽歡如夢繡幃



密難拘管

其二

不茶不飯直恁韶光短傳道金蠶無數分飛後誰嬿
婉。乍逢驚復散擬行須更轉月樣眉兒頻覷似描
畫青螺淺

閨情　虞美人

瞑迷雲脚垂南浦樓外瀧瀧雨好音已負杏花開誰
道荷香入檻尚疑猜。玉繩低度銀河悄氷簟湘紋
巧無情爭信有情牽抵恁清凉時候不成眠

早行望嶧山 前調

翠微人畫連空起初日平分紫忽然百尺橫烟痕剗
道一灣秋水遶孤村○遠塵何日乘風去遺跡渾無
據舊遊如夢入仙扃記得那時髮似曉山青

春暮 探春令

綉閣花信已重重有殘香無數被燕兒啣上雕梁語
道今日春將去○絲鬟驚綰追春住倩何人傳與使
滿空陣陣榆錢落也難買春來路

步右衛壁上韻 東風齊着力



夢眼初醒依稀猶見銷盡鉛華尋思就裏惡緒但重
加那更関山書永合成個兩地嗟呀知今日南來新
燕飛過誰家○繡戶幾枝花君見否倚欄婀娜堪誇
鸞箋未寄應尾掠風沙無限幽香澹艷些兒事隔在
天涯空回首繁枝吹損芳信成賒

題張氏廬外紅梨變白 乳燕飛

杜宇情悽切向花梢啼紅已盡芳華都歇見說柔條
拖碎練憔悴不堪再擷多應是灰心成雪遙念玉樓
仙駕杳但紛紛碾下瓊瑤屑凝素面恨千疊○花神

況惜人嗚咽認香魂桃羞李怨淚冰偷結知得此中
移換處半刻也增白髮辜負了豔陽時節銀漢欲斜
窗影亂正漏聲寂靜雞聲徹渾一似舊時月

風情酷肖周監稅惜其作吏後散軼者甚多急刻
此數調以見一斑

尚志館文述卷之八

單父盧錫晉子弓氏著

胞弟[illegible]
同里[illegible]
海寧朱肇楨乾齋評訂
世晚黃求可仲庶
浙姪生甫仲山氏

丙戌進士知宿遷上虞兩縣事愚菴張君墓誌銘

吾鄉有先達愚菴張先生起家進士仕不竟其施而抱其材賢以老康熙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寢疾歿于家其子嘉績等將以明年八月十三日葬于單城南之安樂村具行述請余銘其墓余辱先生知垂三十年勵名行切劘文字今粗有成立蓋得之先生爲多故余銘先生無敢辭按先生先世河南開封人也明初辟河患遷山東單父數傳至天桂公諱一枝以歲貢任開封教授與居開封者復序宗譜是爲先生之曾祖生貢監生矩齋公諱方方生明華公諱潤然潤華公諱蔚然明華公以拔貢任寬河衛經歷陞成都都司經歷生子諱元儀元徵天惠皆能世其家元儀令富陽與先生仕同時潤華公爲增廣生以先



臺灣督撫檄君辦各項軍需旁午無誤臺灣復名雖簿軍功無所營求旋即軍中檄君浮海攝鳳山方其至西桔也怒浪山立舟隨之爲起落鮫鯨怪類出沒觸觸肘腋間復激回八罟衆駭遽無人色君不改其度敧高吟功名大海外身命一舟中之句可謂壯哉然鳳山巖邑剏茲甚又繼以颶風疫厲居人多漂散死亾或露棲灰燼中不能自保君慨然曰口多嗷嗷奸民易藉以倡亂嚮之官斯土者能居安慮危使境內安樂如初開時未必有今日之變也且賊黨未盡捌殘者不宜令之失所乃急條上諸舉應數事請奏得



旨先免康熙六十年以前新舊正雜錢糧發帑賑其被風災者諸所陳仍便宜行之平糶練鄉勇築城郭除八社耗粟及通事文武官辛勞生辰等橫派和輯諸番獎客仔宥罪人使自新由是鳳邑安堵而賊黨楊美等皆以次擒滅矣其善政在紀畧者不可勝數而難於前此治縣蓋不啻百倍漢虞詡以治朝歌稱最朝歌即多盜然難易於鳳山何如恐易地而處詡亦未必

爲不能及至若詩歌古文詞曠然洒然無一怨天尤
人語與人言婉而莛明而善斷方疾革與親戚訣猶
從容如平日囑後事無一亂語謂諸子曰吾不多貽
爾以財恐爲若曹累且令若曹知所自立嗚呼先生
蓋有道者也天生才實難先生才且賢將見于世而
小人者遂排擠之可惜也初先生令上虞適病而值
大旱邑人惶然不知所爲乃力起步禱自爲文檄城
隍神雨立應歲以大稔民共神之白頭賊餘黨居山
谷時出剽掠鎮將將兵欲盡殲之先生曰大軍至彼



宜驚破今往招撫之宜下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也
卽不降用兵未晚乃單騎至賊壘宣示　朝廷威德
賊皆羅拜曰某等慮罪重誠無由乞餘生今公乃生
我卽投戈呼萬歲響振山谷保全生靈以萬計士人
作仁聲錄記其事會上官某有所干先生以直言拂
其意遂摭撫不根語罷公職是時同年某爲觀察使
先生在都嘗與杯酒談詰其人深中多數謫輕已陰
銜之以故苛爲鉤索而獄不得雪先生吟眺西湖上
與烟嵐水月友三年而忘其身爲羈客及某泉將發

此後用墓
定趙翁年
見序

至者白之事卒得釋歸時諸子尙幼不能多記其吹
蹟先生又絕不自言今所述蓋十不一二也漢唐以
來文法相繩自縣令而上郡伯監司皆以文彈壓萘
欲以防官邪而惜勢作威嫉賢病國者不少也先生
非由此獲戾者歟李絳唐之賢相也其引用不多同
年生歟乃或有猜忍相蹂踐者何歟昔向柳與顏峻
素友善顏既貴向不爲之下曰吾與士遜心期久矣
及向得禍峻竟不救豈崇卑之勢懸殊故舊之情易
衰而以狎易招釁者歟余撰先生行事見其可以傳



亦可以知仕途危險動人感傷者不少也銘曰
古制官刑黷貨是戒能于其職而反以廉賈謗齮不
祥謂鳳無德以弦爲曲而取鉤之直嗚呼先生如斯
而已吾不知泥之者誰氏之子
於江河日下時風裁獨峻宜當路之不合也賢其
人惜其遇而兼以慨仕路之崎嶇文情激楚如聞
長沙太息聲

## 曹南孝廉萬君暨元配徐孺人墓誌銘

余女兄歸公長男四十餘年因數如公家聞公之門生故舊道公行事甚悉葢公之歿久矣及康熙壬申元配徐孺人卒公之子將以某年月日合塟于新塋以行述來請銘余伏而讀之與余所聞于昔者無以异公諱士元字懋德別號贅生以順治辛卯領山東鄉薦四上公車阨于數奇而遂卒其所蓄積如玉在璞世莫得而見其光乃德行文章則固耀然華國之選也其先爲江西南昌望族父塈梅公諱時美工于



詩而喜施予當寧藩時以賠湖田之糧故至于靡產借內子勤凡儉寧薄自奉無坐視鄉閭之貧乏者生公兄弟凡六人公幼頴異受易于明僉憲徐公徐公者徐孺人伯父爲易經名家嘗著易經解四冊者也甚器重公方公應童子試而其父母已相繼卽世及明崇貞庚午携其伯兄之遺孤子宜和遊曹省居曹之從叔樂園公會督學至就試見賞乃以第一名入曹庠因家于曹爲文務發明經義工書法試累冠軍食餼樂園公命二子士熺士傑師事公一時從遊如

樊孝廉輩藉藉有文名者不可勝數已久之宜和旣壯爲娶于羅而貲之貿易之金金耗盡又數貲之無所悔而宜和卒死于土賊李化鯨之難事平又買地葬之先是其季兄居江西公念其鰥也亦使使奉之至曹而爲之再娶而貲之金及與宜和同遇害公受養其遺女及笄而擇儒家子以妻之嘗撫而泣曰汝父來曹而遂以死吾致之也天乎吾何解于兄壬午樂園公宦保康命公與幼子同居欲因以衞之會劉澤淸魚肉鄉里將及樂園公子公毅然欲以身代劉



素重公事乃解及李賊陷曹士傑家破公分館穀衣食之而敎之讀書爲文章亦會公臯于鄉士傑益因之復收田宅不墮其家聲矣古者風俗醇厚人親其親雖視其疏屬猶相愛敬及明之衰或兄弟間以睚眦爲讐或反施小惠于行路以取名而坐視親戚陷溺不一救雖郡縣中各有一二君子起而挽救之難速效也而況一二君子又未必盡有挽救之權者歟然聞公之風獨無變化其儇薄者歟方李賊之亂執公索財物燎以火火三衆而滅怒投之水沉而旋浮

豈天欲留公付之挽救之權以倡此俗耶賊去門人高供來粱大任救之得免明年正月公避難河陽高子爲跰足負囊行至河河淺則負公涉水以濟其與諸門人謹事公終公之世云公卒時諸門人及交遊皆哭失聲無何高子竟慟而卒嗚呼此何异古者師弟之誼亦可以知德之所感深矣公誠信篤厚有智識性慷慨好義聞澤清盛時欲締交公公托詞遠之澤清碎流賊走山陽人或領認其田產以及于難而公獨否亦其智有過人者也自鄉薦後五年歸南昌



祭其先省諸兄親屬僉憲徐公猶及見之而自喜其知人是時公疎族有賣其本生祖塋于俞氏者將立界以平其墓矣會公至鳴于上官竟贖而歸之順治庚子七月十二日公卒于曹距其生明萬曆癸卯六月十五日葢享年五十八歲徐孺人生明萬曆辛亥正月二十日卒于康熙壬申九月十一日享年八十二歲嘗其事舅姑烹飪上食無分勞于娣姒意及公遭內外喪孺人襄事終始無違禮其父母家南昌歲奉衣食營後事至其家人婚嫁亦與有力焉公所以涉歷危險卒能保全身名而無患者固盛德之報然得孺人之相助豈少也哉子長晟次昂云云銘曰

於惟公履險蹈危成其名家有一經無取金之滿籯於難公刑于室其室既治歿而卜宅于茲土以利其嗣

敘次有法不厭其事之煩瑣

皆于天分自具大

天資其見為學中行孝資本

家都正人與孝于難

與

## 曹南文學樊公墓誌銘

公名六珩字楚三姓樊氏樊氏之先始于周仲山甫封于樊故姓樊氏其在魯樊須其後也漢興樊噲為高祖參乘從入關定天下封于舞陽是後散處黃河之北或在豐或在鄆及單父世世有偉人明初有名良聖者遷曹以農事起家生友儒數傳至應秀為曹之隱君子其裔孫繼芳官主簿能于其職生崇得崇得神宗朝崇得為都司壯貌魁梧慷慨持大節娶于傅而生公公性至孝甫十歲而遭其父都司公之喪方其



父寢疾公雖幼稚依依臥榻間憂形于色及居喪哭泣甚哀人弔者見之無不垂涕自是以後屹然立志如成人讀書學為文章年十四補曹州博士弟子其大母母顧而色喜也公之昆弟凡四人長兄孝廉公名六雙年二十四渡淮以策干明東平伯劉澤清澤清亦曹人擁重兵鎮淮跋扈作威虐雖故與孝廉歡然孝廉且率書生或干無意中中奸雄之忌故澤清陰怒孝廉而孝廉未知也是時澤清佯為殷勤與歡讌握手道故舊累數十日已而送至河上將渡而有兩

孝行天人所難

甲士馳至曰請公復反孝廉曰為我謝將軍吾歸意決矣甲士拔劍曰欲請公元耳即遇害其險賊如此時明崇禎甲申歲也曹人見殺于澤清者十數輩惟獨孝廉公人尤惜之孝廉既遇害於是澤清欲擒其家人盡阬之公聞甲士且至乃與仲兄率其家人奉大母母潛避於河南之虞城朝夕必求得甘毳進之而自食麤糲藜藿雖患難無異平時及澤清敗歸曹母心傷孝廉之死因成疾閱十年而歿公日夜視湯藥不視嘗即不敢進居喪終始無違禮不飲酒不食肉



既葬必朝夕焚香于主前如定省然時季弟年十五衣食婚娶公實為之所季父維城卒從弟幼孤公實為之理家事至成立然後反其田宅無少暇昧求諸後世蓋鮮其人也嗚呼懷才抱德之士不幸而值禍亂可悲也然人之大節正于倉惶無措時觀之明季之亂假朝廷兵威荼毒民生如澤清豈少哉而兇盜賊之四起者卯則其間亦必有處患難而忠孝節義不易其常度者其得傳者或未必盡與其不傳者亦未必遂無其人惜乎未之多聞也予所聞公之奉親

嘗落魄亡命猶殷殷如彼昔人云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將無所處异而其志同歟是雖孝子之常然不身處其地不知其難也幸而闡之則恐其湮滅無傳乃爲誌其眞以從其子之請且以俟後之採風者公生于明崇禎甲戌年九月十一日卒于康熙壬戌年五月廿四日享年四十九歲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阡配張氏子男三長戢和庠生娶郡庠生萬晟女嘗割股醫姑晟余姊夫故知之云云銘曰

窆如其負而惟河水輪囷蜿蜒孰爲壘茲積善而殁



以享其貞吉是惟樊侯之苗裔

劉澤清一段摹寫逼肖末幅感慨頓挫有承叔風神

入手便有聲色

賢其子推本所生是文家爭上流法

此從師長口中信其言行之合一

## 郭巳菴先生行狀

先生少受業先君文林公憶余夜讀小學于公側見闔諸門士課文每擊案稱快先生起而曰大人何喜也曰此非汝所知旣而嘆曰嗟乎郭大我有子如此不死矣是時余習句讀不通曉文字又數年幸與先生會文始知先生不與時下之作者同嘗寫而誦焉以發余意雖爲兄弟行實師事之凡有疑不能省爲余暢言所以則下筆寬然若有餘地其後先公歷疾不出戶猶時時問先生近日所學余對曰此者文益



簡老能發聖賢精蘊而道俗學所不能言正使王唐捉筆無以過之公徵覽其文數首則益喜而嘆曰我乃不意其進步至此小子可謂知言矣然亦知其所以不愧先正者哉彼其求于道也精行于道也熟又能貫穿百家以領會其要故發而爲文以言其所行也無諸已而强爲是言辟猶竊他人之室以探其藏其不中者多矣烏足望郭子戊辰余　廷試甫歸而文林公忽見背是時先生亦已有歷疾力起爲狀先公生平實託其辭以傳及余將爲邑于晉過辭先生

此言其本身以爲教

是中正和平之論亦是終遵理解之論

先生謂余曰吾聞以言贈人賢于財今欲以一言送
子其廉乎諸所以稱吏職者皆自此可爲不然者反
是故余居邊邑六年幸不至傾跌以羞鄉黨先生之
教也其後是移需次先生故無恙有問即省之書舍
一時從先生講學者若李子愿魯趙子嵩岳石子觀
止輩皆彬彬有文采而先生數爲酒食召集賦觴前
不鄙余之嘗爲俗吏也終日言不離孝弟其學大要
主于守身養志謂孝經由立身行道推而至于通神
明光四海大能不辱父母之身即於致誠正修齊治



平一以貫之如中庸所稱舜文武周公亦止全得孝
中事故孔子論政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而有子
言爲仁以此爲本孟氏以仁之實蓋于事親從兄故
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蓋吾身生于父母吾所以仁
民愛物非有毫髮加于所生之外也又言孔子不廢
彭聃孟子與夷惠不同道終有取焉今人尊蹄翁固
當然姚江之學欲于事物中求見此心本體故其言
多有與聖賢相發明者特學者求諸空虛不能體認
下孩提知能之良遂失其真耳若一切覩爲佻譬與

此言其行實之容

此篇道中甘苦之言真非得統大人品出

義滿僅是道學話是何等人哉真默得品地出

是其其書已之志孚於其辭已之怒

犬之吠聲何异鳴呼吾以先公言合之今所聞者益
信先生之求道精而行道熟也歲時伏臘常以少牢
薦其先雖降年哀慕如孺子門人之執事者亦皆感
泣觀此則知其能報本反始爲實體諸身故其言仁
孝與西銘先後一揆此豈所謂無諸己而强言者耶
先生數入闈不肯下晰輩然未嘗貶節求合歸與學
者講論孳孳無少怨尤或欲彝其言則怫然不悅曰
道豈有盡藏今日所言明日未必不悔朱子晚年蓋
悔其自誑誑人而况于後學其勿以成予過甲戌歲



疴劇而昏忽若夢中語人者講欲仁仁至推勘入微
少間問之曰不知也因述其語先生頷之曰吾未以
谷憤喪吾靈明其純一如此平時應事有不安于心
必兌冠自責至改正乃已規朋友使能愧改又喜而
獎之以堅其志二子有過則怒而使跪曰吾望汝曹
學爲君子豈欲與鄉里者絜短長長公聲斯得先生
家傳弱冠以第八名魁甲子鄉薦既署教諭雞邑意
以先生病難之先生以大義勉使去未嘗見離朋可
憐之色使者以書往無一字言及家事嘗責之曰若

狀先生狀得通幅一色活現一個眞道學出來妙極

書來奈何不及入文典替顧徒念我爲豈豎子不葬
叢猶位郎甲宜盡其能事且明時海桑二君子不當
居是官乎志不及此而徒憂吾疾疾今篤矣去年季
夏自題其墓碣曰不得已墓下署墓中人自題笑曰
吾事畢矣頃余蓋親見之然不意其竟以是秋長逝
也昔陶淵明自爲墓誌徒以其曠達先生蓋有得于
全而歸之可謂之無愧于道者也天生人而優以賢
能文章豈無其意哉如先生抱其所學牢落不合于
世而無所展布以老斯天意將何在也士風衰敝學



鈎出發論予收發前文隨以下乞狀是到攻棧道暗渡陳倉法也

者徒知藉四子書爲腐惡時藉以拾青紫而肥其家
是以無益于身而出亦不可以有爲先生明聖言于
將晦晰至道于毫芒使長公昇日集其言以獻 聖
天子必悅而頒諸學宮爲楷式于士間風與起一改
其腐惡之習斯其功在教化豈不過于局局一官者
哉長公旣以憂歸輯先生言行來命余曰子稔知先
大人者請今爲狀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讐襄者先
生嘗以卯椽之筆爲先公行狀矣若予之謭劣其何
能報然義不得辭而卒勉爲之敘次不文則余職其

啓先生諱鴻嘉字渭孺號已軒龍菴其別號也其先
張姓遠祖于元時世襲驃騎將軍駐濟寧明興九世
祖賜名忠來如舊官忠來子陽洪武末調駐寧夏以
幼子欽留單易姓郭是爲單之始祖欽生福福生允
以貢士爲武清屯留訓導允生咸休與兄咸熙俱嘉
靖辛卯科舉人咸休爲任丘令仲子崢食餼有聲崢
之第三子雲班公先生大父也諱如嵩中屯衞叅軍
生六子先生父行五諱誕字大我號鹿床增廣生淹
博善爲文工詩書貫志早世遺先生一人旋復失恃



是時已入庠爲弟子矣自其童年卽見稱于邑長老
經史外無不觀覽而識其指歸焉間亦游心于詩歌
行草人皆稱其工妙生于明崇禎丁丑四月十一日
戌時卒于康熙甲申八月初七日丑時配謝氏生二
子長卽思寧斯其字次思庠生男孫四女孫三從姪
恕少孤先生教育之爲名諸生

狀眞儒學行當看其切實詳明無徒羨文之高古

也

袁氏墓表

康熙四十九年春括孝廉黃節菴誌從周袁君暨配李侯二孺人文以聲韻付君子任倫稱表其墓辭曰

維君之族忠臣舊支僑居延安士而能師越登上第備兵雲埀志整元綱數丁其奇死事有孤從母來後榮萸繼輝建域綏綏自時厥後家祚迺茲瑋璟璉珂避河居移其移伊何惟單之西鑿井廿洌立廟崔嵬德華傑出地吉人宜緬邈高胄允惟績之三世益昌厥有介眉祖心長者父章德耆插架萬軸文戰不雌



丈夫子四棣其韡兮其長則君而性不同在昔參魯不晝於貧君力記誦幼不戲嬉一書百夜不忘若維發憤爲文乃見精思曰與滑輕寧沉而進未冠入庠高等下幃何圖困極朝露易晞甫中及酉靡瞻靡依斂含祭瘞君孝妻隨無日年豐而後薦肥無曰家難荀以居籐上帝祖母追宓以馳下成娶季愛以嚴劑淑哉侯哉甚之孜孜君謂百身不償親慈緊誰無親我憂早罹積書在案我誦未非積德在鄉我恐其墜立身勤讀顯揚是幾若貌淸癯訥類無辭惟義所在侃其必爲雖有强禦執傷以威歲在壬申河夫爲疵宿病發派募可改施嘗事不欲君義獨持怒且剔瘢屈公卒彌君氣浩然君文益奇六試甲等十入瑣闈僅乃廩餼遺珠者誰游泳山川大史逐追江漢淮海岱遊嵩嶷靡覩不壯靡感無詩吞落鬱勃慨慷嘯悲少陵不作誰歟君知文嶠峰巒字泆漣漪敦其宗譜解難扶羨行無細大無或匪彝方者中矩圓者中規可謂君子邑是用希景行行止惟德之基晚學尊生服氣自頤遊海而東豈惑羨期志違厥初聊云俟時



長往不返可勝嘆噫噫乎噫乎吾執與歸書之貞石百代是詒子姓姻盟載於誌辭我歌不復惟以表徵

硬語盤空

先考歲貢士盧公行述

先考諱鑄、字鼎臣、改曰象九、別號曰大谷、高曾以前
世居江西南昌縣之塔田村至慕齋公諱學儒是爲
先曾祖課農治生稱謹厚娶于唐而生先祖考雲程
公諱賢朋及二叔祖明宇公三叔祖亭竹公自先曾
祖考妣相繼卽世歲連不熟先祖考以宗人賈單者
十餘輩遂偕兩叔祖來遊而家焉娶祖妣余氏生先
考祖妣卒娶繼祖妣李生叔父鐘李祖妣卒又娶繼
祖妣劉生叔父銳先考善記而勤于誦讀自言爲童



子時不好戲嬉就外傅未嘗一受責讓是時遷單父
未久家無擔石之蓄未嘗以貧之故而廢學也年十
九補博士弟子一再試輒以冠軍食餼自此以後雖
盛暑嚴寒未嘗釋卷自六經子史濂洛關閩以至星
曆醫卜稗官野乘之書無不博觀而詳核之人有問
輒疏其所以未嘗一有舛誤嘗曰讀書當爲通儒若
胸無一物徒竊世俗人一二唾餘以苟取富貴非吾
所能爲矣所雜著古文詞樸厚如兩漢今文一日可
得十餘篇不起草不改塗其奇奧令人目瞶舌撟亦

時以此爲鄙儒所惜數入闈不售然未嘗動念于浮
名而改絃易轍歲設科講學以其修贄半奉先祖考
未嘗以損子女之養故而有難色至繼祖妣所欲施
于兩叔父者多取給于先考則曲順其意助之營田
產婚配未嘗有所吝蓋先考事繼祖妣無异于祖妣
余氏世嘗謂人之盡孝于繼母也難故昔閔子在聖
門獨以孝稱先考于斯行始庶几耶劉祖妣卒又娶
陳祖妣越數年而先祖考卒于鄉終始襄事皆先考
自爲之未嘗援兩叔父也曰家雖困吾終不以兄弟



之愛而爲此斤斤者陳祖妣無所出則奉事惟謹以
終其天年三叔父以叔母之逝走錦州則撫其女無
異已女年及笄爲擇配儒家子嫁時衣被奩具未嘗
與諸姊妹與人處和平坦易未嘗見厲色橫逆至以
無事遇之訥然未嘗與校其人內愧而事尋已自先
考設科以來邑人士半出門牆有文名者不下數十
餘輩乙卯至庚午舉于鄉者八人三爲受業士其二
則門生子也順治己亥膺歲薦時先祖考卽世已十
有餘年先考遂絕意仕進嘗謂不孝等曰古人有以

祿仕者若毛義之捧檄色喜是也今吾安事此爲且
先儒謂嚼菜根不斷不足爲士吾惟三復此言耳華
膴非吾志矣晚年惟好菊嘗植數本于茅舍前灌溉
撫玩足未嘗至街市也戊辰不孝錫晉以六月朔一
日歸自京師先考猶笑語終日無恙何僅得侍四日
而忽溘然棄不孝等而長逝耶方是時疾起倉卒不
孝等環立于側心欲救而不能身欲代而不得呼天
號泣肝腸寸裂欲于苫塊中紀述先考行事卽泣血
不成一字旣閱二歲而禫乃勉强握筆詳次其實不



敢有一語粉飾倘得大君子錫以鴻章使先考生平
不至湮沒無傳則不孝等感且不朽先考生于明萬
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未時卒于康熙二十七
年六月初四日丑時生不孝等三人長崇晉先母謝
氏出娶孫公諱繩武女繼娶周氏許氏次錫晉戊辰
科進士娶府庠生高公諱亮女次啟晉庠生娶陳公
諱昌世女俱今母賈氏出與崇晉同母女一適曹縣
辛卯科舉人萬公諱士元子庠生晟與錫晉啟晉同
母女三一適張公諱聖求子森卒一適監貢張公諱

元徵子太學生法程一適庠生吳公諱子龍子庠生
瑄卒繼女一適庠生丁公諱元運子瑞麟孫男六善
治善世善言善擇崇晉出善先錫晉出善繼啟晉出
孫女七出崇晉者五錫晉一啟晉一曾孫男二鴻緒
善世出鴻嗣善世出爲善先後元孫三元女孫一孤
子崇晉等泣述庚午科舉人門生黃廷弼填諱

叙次言行無溢美

先妣賈太孺人行實

太孺人姓賈氏明嘉靖乙丑科進[illegible]

先公女也。介石公諱館。仕湖廣按察使司僉事有政

聲。陞陝西副使。生太學生我祚。我祚生七子其行六

者諱肅度。爲邑庠生。生我外王父諱會字卯先幼孤

家漸落娶于沂水渝諱盡孝閆公未弱冠生先太孺

人無何閆太姥卽世。又娶于潘而生先舅嵩禾公閉

戶安貧。記誦前史。能道其時代及人物賢奸而潘太

姥又明淑善教。以故太孺人適我先君文林公能明



諸婦道。不肖孤髫時嘗嬉戲外王父家。太姥藏果餌

哺子卽予舅不得與而太孺人撫愛我前母謝太孺

人遺息。不異潘太姥之于不肖孤也。變簪珥衣裾。使

大兄營生業。值時艱數喪貲本。終不見慍色。再絕絃

爲再續之媵孫氏女與季父所遺。皆鞠成擇配儒家

治裝一與生女同。萬門大姊家曹南。歲一歸寧。別時

執手相涕泣。姊年七十。猶恨不得依膝下。至買單治

田宅。移居之初。先文林公餼于庠。士強半遊門下。獲

修贄以奉先祖考。使陰貲兩叔父。祖妣余早世。兩叔

至性語令人酸鼻

情詞悽惻聲淚俱有

父李劉二祖妣出也。太孺人成公志。怡然順之。益率

子婦親舂織爲助。或有勸爲子女計者。曰有兒幸不

癡騃。令勤讀作佳士。自有衣食。奈何效田舍翁爲私

蓄事。且吾不逮事先姑。而翁幸存。不以時相夫子色

養。後尚何及耶。先祖考晚年好郊居。嘗感寒迎醫。月

餘乃差。太孺人日以肥甘進。不肖孤幼欲一啖不可

得。寄禁啼哭。恐聞于堂上。祖考知而嘆曰。吾垂死復

生新婦力也。孽不肖項謂是兒後必佳。然惜吾不及（字有泪痕）

見。久之祖考下世。終始襄事。佐先文林公甚力。不使



兩叔父費耗以重其困。公既免喪。絕意仕進。間爲文

亦不趨時蹊。貢後太孺人知無所賴于捧檄。亦未嘗

強爲慫恿。與共甘苦無所恨。歲乙卯不肖孤舉于鄉。

五試于禮部而後第。是時文林公病痺。屬太孺人拜

主前因曰。翁言驗而與不及見耶。更相飲泣。及甲子

謁選得懷仁。迎太孺人至署。以徼外無珍供爲謝。太

孺人曰。吾欲看爾作好官。何至念衣食。此後每以廳

上多杖聲爲戚。而不肖孤非甚不得已不敢妄笞人。

六年中部民無論死者。太孺人乃治室前隙地種諸

吾讀此語心竹悲

朴質兩寫來情景活現

與作好官相塌應猶作大官意滿爲此一腔仁慈直是女中堯舜

花令婢朝夕灌之以爲樂然淡素一若平昔獻絲帛衣資諸篋不開辛巳冬不肖孤以例行取使季弟從歸里同三妹謹視其起居食飲其明年正月不肖孤赴　京師而會吏部郎補同籍陳君題改五部因得以其間歸省太孺人故健也命隨從舅伯功氏葬外祖考妣猶能送至墓俟窆而還又四年丙戌不肖孤除刑部主事有家人顯後至知太孺人食少減以丁亥六月請假返子舍太孺人喜曰吾比亦思汝呼汝來卽蹉跎時日今汝幾歲可外任僞應曰近當在明



歲曰好好吾猶願到署看汝作大官親族窮乏吾母子嘗念之卽俸多可以行所志矣平時遇故舊無貧富一接以謙和有急輒量力濟之食而甘不分賜婢僕卽不快故人人稱太孺人愛己慈仁有禮出于天性頃已昏革猶糢糊呼大兒小字爲訣雖屬離恩不加于是矣然多與不幸事會二妹亡外生女夙養于太孺人出閣未十年卽亡七妹遺孤又以痘亡不肖孤止一子亦夭亡啟晉又數亡其孩稚今皆無嗣太孺人不絕如弱絲故常蹙額不樂是則貽憂母氏皆

在我兩人何安所歸咎乎嗚呼太孺人其抱此隱恨而歿也最者不肖孤　廷試歸甫三日而先文林公忽以痰終今假歸六閱月太孺人又寢疾五日卽逝都匆遽未聞一遺囑感愴今昔淚枯氣盡雖嚙指以和血恐亦舉一而漏百乃大兒八旬罹憂殘不能操筆命不肖孤錫晉及啟晉商略其所聞見者謹述于左太孺人生于明天啟二年四月初五日子時以今康熙三十七年遇　覃恩封至四十七年二月初三日子時終壽八十有七歲男女姻家詳先考志中



述先人生平直是一字一淚何能下一諛語

悶痛我考尚幷訃及我考之痛不但善儀

生前之親忍而更讀殺後之親心與情學之筆

前一段痛逝受痛之無由

此一段痛追孝養之未逮



先考歿二十一日再祭文

維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六月既望越十一日丁卯男崇晉率弟錫晉啟晉暨卑幼眷屬謹奠羊豕庶品香楮清酌于顯考虛公之靈泣而言曰嗟乎痛哉方我考忽有疾患目視不肖等欲有所言而卒不能矣我環侍我考欲有所聞而卒亦永不能矣我考之痛與我之痛我考俱無窮極也然不孝等之痛我考猶得告其虔于我考之靈我考之痛徒欷歔悲咽于杳冥之中而不復出其懷以相示此不孝等所以悼心摧骨而痛恨于九原之無門者也且我考則何爲遺此暴疾哉曩日所以承順我繼祖妣李氏劉氏之愛兩叔父者皆嘗竭力爲之以悅我祖考之意如此者不孝崇晉猶能記憶也安貧而樂善學古四十餘年博極羣書未嘗動念于貴富而改狗時尚與人接一本于忠厚敎人有方薰陶于門墻而稱良士者百有餘人如此者即又通邑知之蓋不宜與暴疾遇何爲遺此而遽長往也昔人云子欲養而親不逮不孝等每念斯言輒爲嘆息泣下乃今而身罹此憂矣徒

痛仰祇祖文情綿摯不忍多讀

寢腸七曲八曲無處脫卸直欲詢諸蘇之日月盡斷矣

此下以慰先靈作收場

末節收合無祭意



有養親之思而真無及矣嗟乎痛哉數十年以前不孝等方養于我考而不知所以養我考也數年以前不孝等方謀所以養我考而不能養數年以來錫晉僅領鄉薦不孝等薄有衣食而實未充裕雖各致養于我考而又不成養也今春錫晉成進士不孝等私心自喜以爲自是以後可盡力于養補從前所未逮矣何錫晉歸甫三日而我考遂至不諱人間猶勝于異地而永訣者然度歲甫六日而錫晉赴試禮闈及試後歸省甫八日而復赴試于　大廷並今歸家之三日計之是凡五閱月而父子得聚首者僅十七日傷心之事幽明共之矣爾時雖有　欽賜鈔錠以爲紋綺衾冒然孰與生前之蔬養哉况啟晉頗亦能文我考日夜望其售而今齎志以歿也天乎天乎不孝等何安所贖其咎乎自是之後惟以不得力養我考者奉之我母晨夕寒暑問視溫凊有子者教育成材以承先業無子者敦行積善以祈神佑宗族間相親睦也兄弟相好無猶也庶以此稍慰我考之靈而求無怨恫焉然而我考則既逝矣我之欲致于我考者

終不逮矣嗟乎痛哉我考竟以此長往耶日月逾邁哀慕不寧重煩親執以贊茲祀事我考有靈尙其來格謹告

讀父書得第成名已足慰先人未竟之志乃猶以色養祿養未能兼致抱恨終天孝思愷惻應與誦蓼莪者同掩卷流涕



祥日祭先考

著一夢字寫思親之情何等悽惻

嗚呼痛哉自我考棄世再歲霪潦頑茂土而心驚者靡日不然今二月以用人不謹致火災先一日錫晉夢我考掛赤纓盔體搖動不寧痛而泣也不知所爲及屋宇延燒始知我考於默默中固已告我以難之將及也柩雖幸無恙顧以不謹之故震驚我先靈罪何可逭不孝等用懲茲戾欲以冬寒水涸舉葬事而善地未獲倘俟八九月谷刈土出方可占求然不知果有所遇與否是以愁思焦悴而不遑寧處嗚呼我



考於默默中其亦有啟我者乎夫由前日之夢微言之則知我考之靈無日不在戸庭間其必有以啟我而使我有所遇以成斯舉抑又知我考之靈自屬纊以至於今猶戀戀不孝等而不忍去也素幃半損白駒難縶曾日月之幾何忽已兩經霜雨嗚呼時已邁而心滋感思愈切而我考之聲音顏色益恍惚于吾目吾耳而如覺不異蓼莪之詩曰昊天罔極檀弓曰忌日者終身之憂也今不孝等回思劬勞罔極之恩難以口述而此終身悲悼卽又恐我考聞之而適以

考之知我
思親筆飫
無聊情象
真摯

傷其心則今日之敬陳於我考固實有不能盡言而不忍盡言者矣嗚呼痛哉

孝親者自是終身怨慕至恐傷厥考之心而不忍盡言則真事死如生其孝思彌曲而彌苦一腔血性滿幅凄雲



## 祭先考墓

維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十二月己丑朔越三日辛卯男錫晉謹以羊豕庶品香楮清酌之儀祭告于我考盧公之墓前曰男謁選赴部八閱月而始得授山西大同府懷仁縣知縣到任日期卜于明歲二月十五日先于正月十九日啟行聞其地雖苦寒而民尙朴直易治我考于冥冥中亦可以安然無憂也然君恩至深厚難以報稱男用是慄然危懼若將墜于淵谷惟我考之靈其默佑之無俾催科違時而傷于撫字無溺貨賄無近蠹胥無淫刑無召災無滋盜無取憎于上官無拒善言無怙非無忽輿論無以貧格形儆無始勤而終怠庶幾無隕越于後貽我考羞惟我考其默佑之謹告

朴老真摯

倒插此事以作一振

追本若死一片情文飄蕩蕩之致痛

## 祭先妣文

維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二月戊寅朔、越六日癸未、男某等率闔家眷屬、謹供牲醴庶品、以告于顯妣賈太孺人之靈、泣血而言曰、嗚呼痛哉、我母逝矣。几杖依然、栝棬在室、形容聲息、不可聞見、四歷晝夜。而恍焉惚焉、魂夢絕頃。母于元旦昧爽、尙盥漱櫛沐、拈香供神、顧家人拜祝、甚歡也。何圖偶一遘疾、遂至委頓不起、以有今日。嗚呼痛哉、號天而天若罔聞、呼母而母終不應。淚枯氣竭、心裂腸碎、歿而有知、忍不



念此。況春雪凝寒、甚于冬令、方母病時、呻吟惡冷、宜于此際少留避之。乃茫茫大地、欲何所適、侍從無路、攀駕無術。天乎母乎、使煢煢者將安依乎。邑親執閔焉、來命成服、惠以几筵、助之裸獻。靈爽未遠、盍歸來乎。嗚呼痛哉、罔極之恩、百口莫述、亦百體難報。長幼男女、連名籲請、減算益壽、而神不俞允、麻冕衰衣、（哀思之至）何救母逝。嗚呼痛哉、謹告。

聲吞氣咽、言短悲長、從來祭親文無此沉痛。

## 告葬期文

維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二月壬寅朔、越一日癸卯、男崇晉、錫晉、啟晉、暨闔家眷屬、謹以羊豕庶羞、明酌楮幣、泣告於顯妣賈太孺人之靈曰、不孝等不獲奉我母起居者、蓋已期月矣。痛矣哉、我母之魂氣何所之乎。且亦時往時來於窀穸中、而不可見。見遺柩在寢、而庶幾如侍我母之側乎。嗚呼痛矣哉。然此期月中、雷電震驚于屋宇、風火備患于未萌、諸如此類、時時觸耳目而驚心。思此古人所以不嫌其過急、而定士之葬期于逾月、又譏過時不葬、謂之不能葬也。不孝等平日奉母訓、勉爲清貧、明器池翣之屬、卒卒未能辦、憂懼不寧、以至于今。乃克于本月十九日、祔母柩于我考文林公新阡、而先以期告。煢煢無知、重煩諸友昆甥舅臨而教之。惟靈未泯、其監此遲于定制之故。嗚呼、劬勞難報、瞻言永違、寢處雖安、而子痛何極。伏惟尙饗、



有根柢、中含眞淚。

祭亡兒善先 康熙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

嗟嗟善先汝母蚤逝惟遺汝一人我年逾四十所賴以承繼于後者亦惟汝一人而汝竟死耶吾見汝事繼母不惟其慕愛而已凡問視坐立與事之微而易忽者必留意焉吾以汝羸瘦從未督汝學而汝知誦佳文手寫韓蘇廬稿今猶在几觀其批點雖文中精奧頗似通曉作文雖未成然頗飛動有致又節儉甘澹泊嘗言于吾前曰人當愛身以悅親況兒身所關如此其重乎嗟嗟善先汝之疾莫之致而至其死



莫之爲而爲也方汝府試已腹脹不能食而寄來手字猶曰兒與居家無異也是時汝亦不知汝之卽以是疾而死而惟恐我聞之而傷悲也嗚呼孰意汝歸而竟以是不起耶計汝今歲甫活六月餘耳而我南遊不見汝兩月汝在兗郡不見者又二十日及汝歸臥病常勉强起行以慰我心我不知汝之果死也又日事帖括齋中適計我今歲與汝相聚不滿月餘耳嗟嗟善先我肝腸寸裂矣汝其知之耶否也汝臨危泣而對我曰兒無兄弟子女兒死而父母何依一切家務誰爲服勞本欲竭力奉養于後日以報父母之生成撫育而今已矣死不瞑目矣我亦執汝手而言曰死而有知其嘗依我于夢寐今逾半月而夢不相接何也其果無知也吾不謂汝之賫恨以殁而精氣游魂遽散無餘也其有知耶其不忍我之夢汝而增慟耶汝欲我葬汝于南郊意殆不欲離家人而遠去耳雖然汝母墓在祖塋而汝在南郊使中間隔絕數里吾心何以安且汝之言曰葬于近郊使友人往來其間皆曰此苦命盧某之墓夫與其風霜晨夕以孤

古極悲痛已不可讀



棲而供人悲嘆曷若依汝母于地下耶其勿疑我之負汝言也嗟嗟善先汝母有汝則死且不朽我與汝繼母有汝則晚景足娛今已矣死者乃眞死而生者亦苟延歲月無味于人世矣初汝有室我以汝母神主付汝私心自喜以爲供奉有人也繼自今誰爲供奉之人乎嗚呼悲哉汝雖無嗣我不忍絕汝也屬一孝廉題于木曰孝慧童子盧善先字體仁置于汝母木主側一以棲汝魂一以表汝行不至滅殁俟後之可承繼者以主汝祭今者享汝以牲醴賫汝以楮幣

至于負言益見其深痛

汝無聊之極寫深痛之情從長

即以明日葬汝于石店陰凡封樹之式一如汝言若置（側瓜切）汝于汝母之懷中焉其勿復戀近郊也嗟嗟善先以是日生適以是日葬豈非天哉予往日以是日而喜今而後永以是日而悲其何罪于天而遭此慘禍哉嗟嗟善先汝心未遂怨魂未泯其聽予言而來饗予寘

蘭摧珠碎已屬痛心又況其爲孤子天道無知眞千古不可解之恨事讀此覺退之祭十二郎文尚遜其悽切



五句山三川先生字味之不厭是史遷得意筆

敘語甚出絕世風標瑰後文字望之意相映

從閒處着筆寫出高人一等處

## 祭王宜兄中翰

維康熙某年月日、年家眷晚生盧錫晉、仝年晚學生黃玹、樊經、徐楠、郭愚、謹致祭于內閣中翰宜翁王老先生之靈曰、蓋晚晉慕先生爲人十有餘年而始得晤先生甚矣夫相見之晚也晉閱當世賢士大夫衆矣皆未有如先生者客春以僉憲李公召至瑯琊居義館中兩月愈益知先生爲人歸見元樊四同年友而相與道先生則皆以爲充充乎其貌也侃侃乎其言也溫溫乎其君子也抑抑乎不欲上人亟亟乎其



與義相赴而如不及也舉進士三十餘年公卿士庶無不延頸而望其出使其當民社之任所建樹必有异人者即奈何高臥丘園而矢在薖之貞以沒世耶嗚呼惜哉然晉謂君子即鴻游鳳隱而未嘗無事功先生惟如公等所稱故遠近識與不識皆愛重之聞其于民間休戚利弊每爲當事者指陳其所以然當事者重先生故有弗言言之無弗聽焉蓋功不自已出而功大矣非所謂陰行其德不役役于榮名者耶則是惜先生者無足爲先生憾也今四方之賢豪長

烟水蒼茫
典型何在
低徊嘆想
不可奈何

者皆願與諸子交而長孫元燮已魁一經行當爲玉
堂佳選其身既無遺行其後之光顯昌大其家者復
不可量從容豫順而以天年終也夫寧有毫髮餘憾
足以加先生者惟是先生既逝而吾輩後起者無所
觀法异時行過瑯瑘而弔望其墓漠然徒見山水縈
帶而有道之音容杳不復覩嗚呼是則可悲也已于
是四子者以吾言爲知先生而屬輓章焉夫先生懿
行當于名人誌狀中具載其實無所待于吾言即言
亦非尺幅所能盡敢即以私相稱道者爲先生陳之



嗚呼吾等既不能哭先生于屬纊之時又以道阻且
長不能執紼贊引于即遠之日顧僅以區區不腆遙
薦几筵遣使後惻然悚然無以自解惟靈有赫肆其
鑒之

與諸人同祭而自爲文故以私相稱道者陳其公
愛格安而辭曲

逝逝寫來
溶成一色

## 祭愚菴張先生

嗚呼悲哉叔竟逝耶昔吾先子嘗與不肖等言而及
叔則曰吾與爲文字交相愛如昆弟歡者蓋久矣女
曹或未及見或時幼小不能記憶故爲汝曹言之女
曹成立後則凡其所以庇我家者皆身受之無庸子
爲汝言之也吾老矣汝曹識之無忘所以報稱者子
志也夫自吾先子即世每見叔則念斯言至于感而
泣下且以爲不見吾父猶幸見吾父執也嗚呼悲哉
叔亦逝也耶今叔捐館舍四日其諸孤于是成服戚



屬皆助祭而肯等與焉謀所以陳詞于神于是崇吾
日吾兄弟得與叔朝夕見而稔知其生平者宜莫如
錫晉既受命因思叔之爲人若文章政跡若孝若友
若學廣而問多若居鄉謹飭被服雅素若手采言論
溫而暢茂而理則彼通邑知之吾以俟其人之公言
之吾亦言叔之澤及吾家以述吾父之意焉其可乎
方子之爲諸生也親老而家素貧叔則念之使其子
姪從子學而豐其穀以爲養親之資豈真以子爲優
亦欲周之而嫌其無名耳嗚呼何其厚也至子學爲

舉子業叔實爲之摘其瑕而導其美幸而薦于鄉也
則叔喜而忘寐其試于禮部也又贈以金與馬雖數
下第不厭命其諸孤數貸予急而未嘗一責其負計
一歲召食且飲于叔家者月不下數日叔雖尊而與
吾坐語終日嘗假以辭色故雖不至于狎亦不至以
過嚴而畏及爲吾父求塋兆叔則慨然賜之其田近
郭而腴畝直數金然未嘗多取取可以實劵而止叔
于吾家如燠寒也如扶蹷而起仆也叔疾革吾與啟
晉問于榻前泣而謂予曰尊大人與吾交垂五十年



無小過差兒曹與子又然吾聞子將仕惜予不及見
其顯達矣嗚呼此與昔之聞于吾父者又何其相合
也吾兄弟雖赴水火蹈白刃未足云報且叔不望報
也然今叔往則與塋隨之吾誰從而可哉其何能以
不悲耶崇晉曰若所言皆吾與啟晉所欲言是可書
而薦也遂陳之不腆而敘次其言以告于寘寘以哭
父執之長往而不返惟靈不寐尚饗

悲咽眞摯○愚菴爲認齋文字知己忘年下交誠
有古風認齋敘次覼縷視世之受人賜而諱言之

其光明曖昧必有能辯者

祭王元升

嗚呼膠之爲州海若爲籞（起句微微有氣也）其濤山立沆漭澒溟珊瑚明珠流光耀星臥蜃潛蛟藏雷貯霆鍾奇于公實爲士刑彼世祿家惟公由禮經明行修士也仰止如宇斯棟如流斯砥庶幾立朝以襄　聖治　帝愼登庸而姑小試謂茲文亭徃哉無替惟二三子汝式用乂乃振厥鐸乃鼓厥鐘以訓以誠以厲士風曰來爾士爾無面從其一乃心共欽乃聽聽予孜言各修乃躬綏茲大猷以若降衷僉應曰諾草偃金鎔自時厥後



視篆甲庠化行俗美薰爲善良自時厥後司訓于冠霽月光風罔或弗變於惟君子聲聞輦轂　帝將大用徵此名宿公擅文學玉樓召歴歸神渤澥藏舟大衆師道于今煌煌炳燭許予姻契半在公門念公始來厥道惟尊公之既往厥徽永存伯起黃氏嘗爲予言憶肯擔簦省公冠齋公喜相勞曰遜矣哉出而幼子蘭萌蕙芽嬌好娟秀卜世厥家雖今無父孰終爾加嗚呼公宜永命爲四海師天何弗弔而不憗遺聿予聞訃愀焉心惻人之云亡匪獨伊戚陳辭薦牲稽首而泣公靈不遠監此悃牘尚饗

蒼深古穆有漢誥氣味

祭蘇太翁

嗚呼太翁往而吾終竟未得睹太翁（字本史記）玉顏然知爲盛德君子無疑也方震器玉翁之簿我單也時則民苦大河之泛漲無何而庳者增薄者倍堤防山立水暴發不爲害故吾邑人濱河而忘河之患又孫家堤口自元年潰決當事者棄之以爲無如何而東西數百里之保障與夫明忠宣劉公（公諱大夏）修築之偉績至此廢矣堤之（先○時）陰滙爲大壑魚鱉之所出沒蛟龍之所盤踞雲雨雷電之時往往見怪物焉或日落陰晦經過者無



不股栗髮豎鄰邑若金鄉魚臺城武鉅野受害者不可勝數然今則復其故矣其成之者邑宰而佐之者有簿領河工之責者也微太翁善教子其奚足成其才以勤于職此可信爲盛德君子也嗚呼太翁固宜長年享大祿而今卒然逝也意豈有所恨哉（旧○下○調○波○無○限）吾邑沐簿君之澤久豈無惜其罹憂以去而抱遺恨于太翁之逝者哉簿君功高而意下善積而不伐吾聞其諸子森然能自立志此不有久而彌昌者哉翁不及見雖吾亦惜之也然古之人有言曰人固有一死死亦何悲惟不得與太山權重輕斯爲恨耳既爲文始見翁行錄其能自修以刑於家者果與余言不謬當不鄙余訣而惟茲不腆是歆

從其子勤職想出不謀而人遂令枯寂題偏有異樣色澤

## 公奠黃夢賚文

嗚呼天之報施善人爲何如哉太[illegible]悼歎于斯而又引蹠蹻以壽終顏回糟糠不厭而死死而終以孔子之言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行其志也嗚呼能斷于志于天乎何疑哉天福善禍淫理不可易而數不可知不可易常也不可知變也君子信其不可易而懼其不可知是故盡乎其常而聽乎其變彼伯夷窮餓而死與顏子好學而殀及今公之一發而忽萎薾亦適與其變者相値焉耳嘗見公丁

筆情天嬌蘇長公集中有數文字



年承歡太翁側聲柔態痴若孺子然風雨晦明誦讀絃歌佳晨令節讌集談笑未見與兄弟相離人交之數年不見怒色論事確有所見而巽然不以賢知先人自庚午鄉舉至于今澹素無異諸生非公事未嘗至縣庭潔如玉溫溫如處女可不謂卓越于流俗者歟今天假之年而得居承流宣化之位彼孝弟之人人豈不深歟風俗之貪競者豈不有瘳也歟何太翁甫終而遽隨以逝也卒之日農惜于野商嘆于市縉士中親者疎者有間隙者無不太息泣下共稱爲賢至欲呼天而問其故夫孰知公之所能爲者其常而不能爲者其變故以公而遘斯疾天之不可知也疾已劇而更遭太翁之喪而重以哀毀亦天之不可知也嗚呼豈非數也公有子三人未弱冠已工詩文幼孫秀發早晚就外傅蘇子曰天而可必仁者不必壽終不可必耶仁者必有後此四語政自別有領會况年逾五十不爲殀科名傳于四海不爲不壽出皆可以無疑者也獨太翁卒不得躬與葬祭可爲公恨與吾邑一旦失此君子可以爲悲耳然且奈此數何哉

單詞斬截筆筆疎宕集中又另一手法

天然一証頭經自別

一路作製語至此愈一揆發筆只令刊祭



不腆以薦厥誠惟靈其鑒之

文章以潔爲主故柳柳州綮之太史以求之斯文詞既修雅其字裏行間更饒刷致則潔而峭者也

## 祭豐邑崔明經文

嗚呼士之修身砥行載于前史者多矣然其間不幸而不爲人知則名字磨滅不傳于天下者何可勝道其亦可悲也夫豐與單壤相接予少時則已知有先生而以不見其人爲恨其後先生即世長公交公相繼淪亡故其季子至今屹有以自立乃克爲先生卜兆又痛其幼孤不能憶先生行事問于鄉黨親族之賢者知其實乃述以言冬十一月來示予而告葬期則益詳知先生而思之累數日不忘設異日載之邑



乘採風者錄之則天下後世亦必有思之不忘如予今日者予又以嘆自古山林隱逸雖一時無傳及其久而益芳多有如先生者豈真貴耳而賤目耶抑修身砥行有不可磨滅者耶先生好學敦行誼書法妙絕一時顧試輒不第主司者每斥棄之何也彼天意報施善人自古以爲不可測而文之易售又非其至者故云作文小快意則人小怪之大快意人亦大怪之後世誰相知定我文耶此又古今之所同也憶吾先君子行誼與先生同力爲古文與先生同不第而以明經老與先生亦同即不知先生能坦然不介于中與先君同否要其困躓而不變亦必有自信者也嗚呼今將駕而即遠矣先生往先生與文爲知己則庸庸者不知先生先生無恨若夫予之不得見先生而又有感焉竊有所私恨于中於其既祖墳拜陳不腆以哭之惟靈不昧尚饗

濼宕中多慷慨嗚咽之音

祭張六上舍

仔蒼仔蒼吾從君遊處相歡愛垂四十年可不謂久而彌篤者哉君之齒未也吾又不欲久官京師方期异日者麗屑皓首杖履逍遥于琴臺烟水之間而君忽逝矣已矣乎吾之所以悲君者深也夫死者人之終事也然往往懷其未完之志以爲恨如君有幼子而未及其成立者非耶吾又以知君之自悲于地下者深也人方其無子也以爲賢否可勿計也及有矣而不克負荷又不克留其身以保全之憂乃從此始



耳曩吾于君之子十日而五見之撫摩與語喜其器宇深厚温雅而秀發使誦四子之言與虞夏尚書若走丸于坂若闕者放轆轤而下井焉是非庸常兒所得比數也故君之目亦可以瞑哉雖然古人謂死生大矣情所痛悼更無有過于此况其親交之久如骨肉也仔蒼仔蒼今吾入君室弔君之遺像沾臆結脾不能起重泉相告語姑爲之陳厥藴藻而薦以文尚饗

眞實愷切潔緊雅秀

爲邑人祭黄封君維垣

嗚呼沆瀁澒洞海之蓬島不可適兮暴鯢鼓浪響礴礰兮出沒尾閭擠潮汐兮行不擇地工乃射兮蜃氣離合晗人集兮玉城泗水斥鹵沓冥沒吉仙宅兮孰若君之室寧且謐兮魂乎歸來無遊于濱際兮嵯峩岭岈山之瑤崑不可躋兮峯巖矗立薦億尺兮混濛積冷雪被石兮虎豹多餓嗜搏擊兮彪虎鬪怒踞盤礫兮穆儵荒唐紫霜玉笈尋之無實兮孰若君之室宜食息兮魂乎歸來無淹于西極兮乘風御氣無彳



亍于疆埸兮郊垧隍池邇相及兮望君之室高山大谷不爲蔽蔵兮魂乎歸來無更彳亍止輒兮迴翔容與無忐忑而遂立兮鐘鼓簫管奏門闕兮入君之室禄酒陳牲顯神來格兮魂乎歸來無更忐忑踽足兮

嶔崎突兀如崔子玉作勞窠大書有危峰阻日孤松单枝之勢令人對之目眩入之楚騷中幾不復辨

…下文作
…讀清致
…法欲絕

極力承高
來以爲下

一跌作勢
妙絕

用意曾…
然法不由
人不悲痛

## 爲閩邑公奠魁寅梅文

嗚呼光陰之過人一何速耶昔昌黎誌殿中侍御馬君述其父子祖孫三世交遊而已皆哭之以爲傷感始余不覺其言之悲也今自弱冠知人事歷四十餘年邑中人零落至有三世二世者比之昌黎所云蓋已不勝指屈即如丈爲余南昌世親故童幼相往來嬉戲是時丈乃才脫襁褓耳太翁體尚健而伯兄占寅則長余一歲嘗憶元宵日翁與余宗人醼飲酬呼嘯歌丈著赤襌食果餌而余亦間與翁射拇角勝或



共占寅扎雞羽傚蹴鞠戲甚歡也然瞬目則已哭翁矣翁逝未數年又已哭占寅矣並今丈兩世而與視含斂者三嗚呼其何能以不悲耶方丈居母憂會占寅遠適他邑獨終始能襄其事而善視男女弟爲婚嫁占寅遺女撫養周至又念兩弟衣食不給時時解推之蓋晚年居鄉勤儉理農事家計裁足而篤于同氣如此吾又以悲丈之獲報者不與其人稱也然才子五長公萬好義而智已卓卓有名其季讀書能文字故吾邑與交遊者謀哭丈以文而謂余知丈使爲之辭曰日月不居兮人命不長白雲驂駕兮流澄爲糧天道非難知兮孰忠厚其不昌子姓多才兮蠢甘飽于帙緗信井渫之終食兮福王明于未央若敖死而不餒兮雖溘露亦奚傷醴酒設而茅斯藉兮神彷彿其來翔

文章有影射法有襯托法影射貴逼得近襯托貴乘得高影射得近則一轉身便成小像矣襯托得高則一跌下使如破竹矣斯篇首以昌黎之哭馬侍御射起三視含斂影得近也繼以食餌射拇蹴



踘托起幾個哭字襯得高也文之扼要爭奇在此餘自迎刃而解

## 祭朱先生方來

嗚呼先生欲竟返其宅耶往者晉甚蒙先生壽循記春闈數蹶先生皆勉以及時就功名事業意極懇至晉自是日勤勤焉以僥倖于末第實惟先生教之其後自愧仕困而歸滋釋旅負厚德久未報泊丁　歲別先生官刑曹方以教澤之不親爲恨而訃音忽至矣何棄人之速也先生溫克好義愼思而寡言論㬎沃未匝月而士敬服之于其歸也祖送者空一序雖與尊忠烈公時地不同而典型如在自先生逝而人



之學爲君子者無所傚而行焉此亦通邑之不幸而微獨一二人私愛也易簀時未獲執手一訣今僅能引紼于郵遠之日痛何可言且聊試言之而豈知冥冥中聞此耶抑不聞耶嗚呼哀哉尙惟茲不腆是饗

字不滿三百而敘次層叠有千巖萬壑之勢

## 公奠謝君某甫

吁嗟喬木歲殖春籜云胡君材于霄聿落昔在六朝家世明德亦越趙宋叠山嗣作於昭青史其灼其爚詒謀燕翼德音不作謂君之身守業維恪拮据卒瘏增其式廓學武不試棄兩繁弱載遊圜璧以信屈蠖父兮母兮側援君爵君曰丘嫂稱予攸託靡恃何生靡怙則擴賴彼嫂氏不我肯餉我衣我食我繩我約俾也有成伊誰之澤哀斯勤斯報之惟禴既歷廿載乃心無斁又曰外氏有篚齒莫念室人母無使不若



生迎以養死以沐槨誂彼咸兮仁均義各肅兮一兮家人嗃嗃義方之教越石斂鍔師友名士以箴以鐸富在詩書不以金錯惟用爲廸匪用爲虐如尙與元蘭茂玉焯庭階之瑞惟君之樂君也燕只廿素且薄奄觀南畝以課錢鎛遹厥隴墓周原膴柘分乃不忍祭用儲繂有德則適砌竹蘭藥清酒百壺爲君子酌于以稱之高門縣簿雖曰頤指未云旣耄何斯疾斯鵰鳴晨惡于以弔之車馬繹絡君乘白雲解其塵縶顧我桑梓云誰是虁爰拂厥几洗厥梧杓醯魚拍豚

露雞鶩雁亦有蘋藻菰米春鑿紳士鱗集走階而踏
涕零如雨寸心如淪吁嗟君兮來假于漢尚饗

辭甚悱惻稱頌處分寸不爽



公奠公濟孫先生

嗚呼公乎、藏德于身與舟之在壑孰重然自有力者負之以趨而所聞所見孰是其可以廢夫人抱利器而不得試其嬌然于鄉黨者往往不表而能著不譽而可名故其生也君子雖爲用人者惜抑又爲近其居者慶其歿也世之失此人者不知其知之者莫不躑躅奔走而發其悲悼之聲彼自古有死如公雖死其猶榮憶太翁承忠謹于累世、舉一邑之明經、訓士臨淄而易其六博蹋踘之遺爲鄒魯禮樂之英隱萃



于公一復誦成盱衡夫前史而能揚摧焉以開瞽盲其事父母也生養死哀邑人以孝稱所揚詡于口者不啻如皐魚曾閔之行溫乎君子謙以持其盈解之推之而宗姓相庇以安又不啻夏屋之幪幪展如之人而不售于世安得不鳴其不平而公則澹泊磊砢山立而淵泓以樂其天以醵時選誰詞商山既遯而莫或與京入南國而植卉蒔西疇以勸耕詩酒娛老而遺其子若孫以縹緗之滿籯元方季方既難其評碩長文與孝先復並爽以兢瑩公胡不足于心而胡

不期頤其生無乃傷心于仲氏之不祿夫此數之所
爲雖哉之培之者亦若夫其定衡嗚呼公于生雖不
隹德音實久振以砰峪意其厭蒸塵世而欲從明復
先生于梁父否則魂返于坎而翔曜夫少微之精獨
不念吾黨末俗式漸淪于搢揉頽人云邁孰適爲聖
泫焉乎悵焉乎徒能仰榦堂而其陳夫觴莧與酒清
雲爽肅其來逝盍廻駕以披賓

行錄自人妙筆在手古集中想不無此種文字



不也二字[illegible]與[illegible]迎下語

公奠蘇如用

維己丑歲[illegible]十日如用蘇君之[illegible]初遷于[illegible]
親友公薦儀物而屬哀辭于不佞晉嗚呼君獨何以
不考終耶人之生各有命焉以運于昏黙不可知之
中聖學有立且至云者盡其理而聽于其數嗚呼君
不克考終其數之不可知也夫其固莫之致而至此
夫君標姿肅晴礧砢有氣槩少時嘗養和于琴桑余
往遊邂逅識君因婚喪通饋遺然嘗一造君生館至
治具爲報輒不赴蓋體惡冗闒故人皆稀見之而與



之交亦往往以淡而得長今東城之滅有遺聖龍木
陰輿然亦未嘗指處其間此豈有志于古之閒修者
耶若是則其操履于獨處必有人所不及稱者乃不
意一旦而變起于折弓也方是時欲弔問其家釋此
駭异而事有不得急者至今猶戢戢不平于懷與人
言則爲之怵惕髮指嗚呼其知余與鄉之情君者若
此劇耶不也吾不謂君之否怨以致而遂至隨風飄
忽散滅無餘也其有知耶則吾恐君之痛且無已時
雖然君勿以此爲永恨也昔與相僕以益世雖傑不

仗矛于七百里連營而死帳下之卒伍誠千古恨事然識者謂彼有命耳于桓侯何損且世之以善遇不幸以不善幸壽考者殆難以徧舉盜太山鴻毛久而後輕重乃定君倘可以此自解耶而况嗣子之賢今已甘心于仇讐者耶君其來吾爲君楚歌嗚呼熠青燐兮安歸風烈烈兮雪霏霏魂于其間兮靡依揭來歸兮素幃醍齊滰兮瓊瓊潔藟餡兮牲肥君若來兮咀且嚥將去之兮祈祈

無一語可移善終人歌亦不亞屈宋



## 劉中烈內子祭文

嗚呼孺人無爲悽其神于他鄉也蓋女子生于斯長于斯所適者于斯而終亦于斯彼或良人不遇時老漏下耳自仕宦得携家人居治所而爲之室者亦相與賞其目之所未覩及其耳之所未聞異時歸爲親戚道及咋舌驚若天外事可不謂之榮幸也哉孺人一從中烈于河曲今歲復從宰新喻道維揚走吳越波勢吞吐于艣帆之下山色獻秀于眉睫之間其以爲險而危之耶抑亦有賞其奇勝者耶吾獨悲夫能



見之而不能歸道于人也且吾思之中烈治新喻已四閱月即頌聲必溢于洪都雖其才器過人豈賢內子無所陰助之異時報最入臺省于凡都城 帝居爲從宦女子所不槩見者孺人可一一指數其狀罷而逝何速耶傳曰重主道也長公依其制告成服于寢而吾係葭莩助祭因慰之以言而哭其所不足焉若夫婦道之可稱者倘俟鄉士大夫公爲條悉之以告于樵嗚呼神如先歸其惟余不腆是饗

從覽勝着想似非題肯然恰是中烈內子死治

所絕妙祭文



代張大儒祭長女文

嗟嗟吾女汝逝迄今忽已一年而吾痛汝猶如一日吾與汝母愛汝如珍吾雖中年未有子息適只有汝獨用自慰蓋汝事親無片子男及往汝家治爾婦功有暇卽歸于以寧予吾與汝母頓而色喜孰意汝命竟遭短殀天乎天乎豈復可解嗟嗟吾女吾觀汝亡一如子殞憶汝歸寧言笑滿室無子雙親竟忘寂楚今久不歸痛生癡況疑汝尙在食頃而悟乃復知汝與成永訣日月昏黃晦明不辨佳辰令節益復難堪



間或强笑旋增切怛矧汝幼妹一殺于痘其一逾月隨之而殤吾與汝母形影相弔飮泣强活若汝有知何以爲情自汝之逝汝壻事吾視汝存日更加殷篤吾與汝母感泣轉劇汝在地下知此苦否哀汝母氏夢汝華屋女侍數人戴榴而立再疇則室則皆神宅或汝無過陰有職司夢汝有言汝家小患或時宜警當是兒歸及汝妹殯壁壽忽動豈汝歸耶恍惚依稀尙明無據嗟嗟吾女葬期且近悲無窮期言寢聲咽以招汝靈其惟聽予來享于冥

未以夢結實由流痛人神思顛倒之狀



公祭王紫城內子

嗟嗟安人胡奄而逝厥壽永只千載爲烈匪若凡淑
其沒斯滅當其未字婦道克達大父明經文兮秀傑
灼灼邑誌聞訓匪　爲君子女有如尹姑頴容溫潤
玉以爲質來相夫子允宜其室雞旣鳴矣盥漱比櫛
笄總紳佩舅姑是謁問視抑搔扶掖入出饘酏滫瀡
棗栗飴蜜機杼儉勤賫以爲悅閭則歸寧稟命傀物
父捐館舍母委珮褵先後襄事如子克竭家始未盈
勤之旋斡自朝至暮井臼操作日新月昇雲興霞蔚



田園每每第宅巘巘桂枝茂映蘭芽階茁聆彼東床
有光坦腹憶昔念往亦弗充詘曰痛舅姑先此淪沒
伯氏鞠養我獻匪飾夫子在憂我但哀經雖殫厥力
亦餘厥恤乃其德謙人信已疑訓彼子孫就茲緗帙
志士忘飽勿惟饌饌寸陰可競勿好豫逸僉應曰都
玆愼其發懷珍待時長仕先篚振鐸于新躬行化疾
有不然者甥舅立辭爲歌渭陽知樂且洽安人聞之
謂可析爵靡不有始亦勉厥卒伯倡仲和捐俸開鐫
親族被澤邑人慕膺長仲曰吁母命是述嗟嗟安人

敦厚誠壹衣德若服行善若衛孝全始終仁衍瓜瓞
揮金愛婢擇其匹結又念閭墻今是用塱遺命厥後
勉勉無失我儀母善何由不徵神祐嘉懿瑞凝門闕
爰從夫子焚黃薦鬱既廸厥福靈乃西較挽于懸圃
頊華位列縻戚靡疏涕零聲咽雖虞無恨忍我棄絕
言薦其忱匪伊其設魂兮歸來共監其毀

其色蒼深細按行錄却又羅羅如掌紋



祭孟年嫂

嗟嗟孺人厥世三逾歲也嘉德淑行積于內傳于外
里之人稱道而嘆慕以至于今也余幸附驥于夫子
故尤聞之熟而能言其實也方孺人未字而失怙襄
大事周且詳也能扶植厥孤保先世之遺業也及佐
夫子事舅姑中饋蘋蘩潔謹豐厚兩大人頠之喜可
知也舅氏好客能賦有北海之風文章盛而名譽門
起謂孺人無得于凫雁之義焉固不可也至夫子中
式乙科孺人則荊布如故夫以靡麗相矜尚而窮達



易節雖男子未能免俗今也見之閨人何其奇也斯
可謂性與道近者也夫子規當事者去邑中故所忠
苦闘孺人常以言贊成之又何其多隱德也性與道
近故能無成而代有終也夫是以子姓繁衍沐慈訓
而擴大其家者數倍于夫子之存時也然余能言其
槩而凡所不得聞者則亦不得而詳述也吳季子曰
骨肉歸復于土若魂氣無不之也今葬既有日意孺
人必翩然來自金母之側以鑒余非諛言也言之切
者意斯誠誠斯格格則所謂儀不及物者幸可免也

孺人乎其無以兼此不朽也

亦是一格



公奠周南矣母趙氏

辭曰膠之境瀕于溟渤盡距吾單以千里其寶氣光澤鍾爲人文而發祥于閨閣之賢母遠不如其壺刑然何因而聽記維太夫人飽淑德毓今子南矣先生乎省薦來正予庠以鞹軌羔修職而匪懈爰明教乎庶士雖龍抒其文心不余陋以下友余因悉母之生平兮雖古媛其焉比煒煒華族叔帶實始母惟齊媚以奠不企其事翁姑也克養以敬而致潔夫衿纓與綦屨或嗔怒之未回聦終日其戰懺叔不幸罹其猲



瘵兮心悲厥姑而祝二稚以代死奈何行人情之所難而神不令之有豕其無知者天耶抑亦其命有攸止及夫相夫子爲師儒也爰操井臼爰私橐是節食無兼味衣不麗綺無幾何夫子歸休騎箕翼而仙只太夫人訓誡諸孤而眉山程母之允似曰予某爾嗣教爾考無泄泄思厥仕惟優則學以所裨爾曰子某爾蠖屈爾惟苗之實穀之熟以竢厥試曰惟釜鬵之同四世及爾伺各刑爾室無俾携于姊姒于是諸孤應之曰唯勤教儆學睦婣友愛稚母命是以單之人

聞之爲之咏棣萼而嘆其韡韡方且聯兮翩兮受茀
祿以供甘瀡乃忽焉萱草秋枯婺宿夜晦哀哉南矣
君長慟而夏色如苴枲于日跣行見星思起念吾儕
之素心將何以託其獻欲勉使爲位以奠牲醴魂其
無不之也願監夫泣涕之如雨

長短參差如樂有節奏瀏亮活潑如珠走盤如公
孫大娘之舞劍器



公奠高太母文

維某年月日邑親友以牲醴楮幣之儀薦于　大清
功加左都督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以遊擊陞山東
沂州副總兵官奉　旨陛見賜降龍衣封榮祿大夫
君佐王親翁配封一品夫人高太母之柩而屬余爲
之辭曰嗚呼夫人遂與大夫相繼而逝耶天生豪傑
士使之樹勳業貴富福澤歷世而長享益徵獨其身
能也彼亦往往得賢內子以爲助焉昔閩寇起大夫
初仕未知名嘗與數十騎冒白刃多所斬獲台灣之



役賊隔水支礮爲久持計大將軍募能燒其險一軍
難之大夫擇一人自隨以大雨晦冥泅而泥其火門
守者累日夜不得休幸雨且假寐及覺我軍得報已
半渡發礮不能然訌而走降者數萬諸將士鼓勇進
取倚公益壯他若澎湖金門廈門等寨皆先登拔之
于是閩地悉平當是時設夫人一言及子女身命以
爲大夫憂亦安能出入于萬死一生之地爲國立奇
功而吾未聞也吾又以爲必有如古之縫征衣餉士
親勞苦行陳者雖今無能傳其詳要之共履危險以

濟大事可稱也蓋夫人家常山父爲千兵故自幼習
聞戰事相夫子以功膺殊恩傳世無窮而長公陛選
比已得　旨補河南北諸鎭閫職則吾又以爲陛選
祖父已二世爲貴臣由世情言之宜赫赫鄉里中矣
然其居蓬戶繩樞問之而巷若不聞也者非夫人之
爲敎亦安能樂恬靜不事炫耀有如斯耶古人云無
是母不能有是子誠哉是言也奈何年甫六旬遂與
大夫相繼長逝彼天所以福善人者其亦有不可知
之數耶將有所待而益昌耶然夫人之識量奇偉則



已嘖嘖于邑中人矣聞訃太息以不腆公薦鄙誠嗚
呼夫人尙其來假

熟于荆軻傳故叙手忙脚亂事往往似之

公奠黃英超內子

嗚呼月有死魄明復縮朒嗟此生民歲運如轂往而
不返蘧蘧爾宿人之同矣伊傳斯銜古志列女光則
常昱余里嫓者屈指誰孰孺人其人可謂曰淑甲門
名妹荆璧在璞父宰南江里萬以出逢彼逆氛勢何
墋黷談啖燎垣八歲乃撲逃險二人憂思翌翌惟兄
暨嫂是訓是谷四德作儷叔度之家父母歸只駕言
時復力孝猶恨謂昔未足生寧死葬往來僕僕其事
翁姑令善有儆婉娩柔順勤勞齊遨燔炙鎗鯉屏當



笥篚翁也云亡婦也力劬姑曰汝勞弱汝休沐應之
唯唯不改初服翁逝姑衰吾忍不昜其後也悔百身
莫贖與夫子同旣同且告云何之子天不慭篤女子
有行旣殞于殰弱息爲命奪之乃促天胡不聞鬼伯
慘酷割愛卒殫痡靡有劇肆降厲疾二豎孔鞠維參
及苓聊可止啇與藥抑矣釋衡廝擲金虎踞歲一庚
始伏參苓無驗鵙鴃夜哭與姑訣矣氣息裁屬目陷
舌殭涕竭欲濾上不終事下不肯育抱痛長往罹此
殃毒宜吾里人躑躅匍匐往陳蘊藻問以脯鱐羊一

豕一嘉脯不腐惟酒冽胥白茅用縮藻菖在案明粢
潔盛詩以哀之悲不可讀孺人歸哉勉爾行于嗚呼
尙饗

煉句古似千年以上碑石苔蘚文



輓朱母張太宜人代

嗚呼太宜人卽遠之日近矣洙弟當太宜人逝後百
餘日以書報泗詠太宜人者幷之同官部人吾邑宰
師儒簿尉及親交族黨無慮數百章而洙亦已代頋
其不敏之辭且曰卒卒不能俟兄文也葬期卜今冬
兄其圖之嗚呼自泗發書至今日未嘗不念及之而
泣下也身在二千里外不能執拂輓送傷如之何況
戚誼關切若公豕親家與泗等者耶記主政伯翁與
先君相愛非一日而公豕氏及泗等又相愛妻泗子



堪以其叔女里中喜我兩家世交聯姻來稱賀及後
洙弟又以女字公豕氏季子里中復稱賀我兩家重
聯姻今子婦治中饋而家人稱其能而曰我何能亦
幸遵家大母之訓耳大母日訓我姊妹兄弟其忘之
也以是里中喜太宜人澤遺泗家得佳婦而見洙壻
髫年岐嶷則又賀泗家賴太宜人得佳壻然則太宜
人不惟壽考孝慈恭儉勤且忍如詠章所載卽所以
波及泗家亦若是乎可感而可思也書此寄洙屬請
于太宜人寢室以幾太宜人知我兄弟之悲哀與泛

泛者不類。嗚呼、洒既不能偕洙弟拜臨哭奠。獨有數。太宜人行日滴酒江上而北望唏噓耳。束芻之儀。其來假無棄。

秋月在梧桐可想此文佳致



公祭徐孝廉文

辛卯秋八月署泰安州學正徐孝廉木伯卒于官、以朝廷有優卹死事例、歸櫬于單城故居。邑親執葦薦儀物、厥室而同學晉爲之文曰、吾聞之也、不知而言謂之誣。言而無物謂之誺。今孝廉返魂五百里、諸公子滋哀痛、未能述孝廉行事、則請留其詳以俟公子異日、而予姑言昔者共鉛槧時事、爲孝廉一哭。孝廉先文林公門弟子也。自年十二三作文字、已足驚同學長者。初歲試、翁寶林代督學使者閱卷、贊之不容口。及後以冠軍入闈、舉進士不第。而予日與孝廉作尚書文　啓聖祠中、孝廉每先成、如夙搆、無一語猶人。予竊自愧、以爲不及。夫孝廉于此道、亦所謂天授非人力也。然天何優以文章才名、而詘以爵位、使數困禮闈、而老且死于師儒一席耶。嗚呼、其可悲也夫。然聞泰安士彬彬質有其文。其爲牧者、待孝廉有加禮焉。蓋一小試而效已若此。予前歲遊泰山、因謁孝廉。孝廉飲予酒、予亦酌而謂孝廉曰、公無以一第足限人也。今自乙榜作監司督撫、以至陞刺宰者、不乏

其人顧亦視事業何如耳事業不足傳位卽尊其貴幾何又何論一第孝廉曰然吾與君皆當志此矣嗚呼孰意孝廉竟老且死于師儒一席耶天授以文章才名而使事業僅見于一州此何意也哉予以此問親執親執輩惟有泣下沾衣亦足徵孝廉遺愛在桑梓嗚呼孝廉益數奇也數奇何足爲君子病其來饗

同窗好友家常語亦爽切有味



一句一轉一轉一意深之所涵淋漓血淚

代從子輩作

康熙五十二年歲次癸巳正月既望越九日壬寅不孝男善治善世善言善撰暨闔家孫曾眷屬奉兩叔父命再以少牢清酌等泣血謹奠于顯考盧公之靈嗚呼痛哉自我考奄逝不孝等徒能對几杖舄履而呼天長號雖欲人百其身以求魂氣之復歸而既無及也嗚呼尙何言哉思我考平日所以望不孝者何在五十六十以後所以託頤養于不孝者其重何如卽我仲父提携不孝治言而入之國學其望以榮我



考者意又何篤然而不孝等闡我考之教訓而能恪遵之者誰乎于我考五十六十以至于今所以養之者何日也其能卓然自立以榮我考者何人雖罔極之恩詩稱難報而圖報于萬有一分者何事榮親雖有命然無愧于身而可以諉之天命者又何有一二之可自恕是不孝等負大罪于我考也是悠忽歲月不能盡其職于我考生存之日而徒能擗踊悔悼于既往也嗚呼天地雖大我罪靡所容尙何言哉尙何言哉爲人子何貴有此既往之悔也哀思楚毒惟不

昔人謂讀陳情表而墮淚以此文觀之更當何如

有此身而後可以無所知而又恐犯滅性之誡重慼我先靈故復忍而苟活勉奉我母菽水而課穉幼以學以續將絕之書香以合夜臺不能瞑之目然今我兄弟所得自盡者如此已矣究何補于長逝者之不可復歸耶嗚呼痛哉今日者諸親戚臨光贊成事靈宜不遠來歆來格謹告

一氣捲舒字字本色若無意為文者而心頭疾痛之隱口頭嗚咽之音已歷歷吮咂而出視李洗馬陳情更覺哀楚



## 劉君可亭氏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光泗字中烈別號曰可亭生而雋頭慧秀色愉愉依太翁膝下雖既長無異童時與其弟廣陵郡丞中柱氏同嬰相友愛年十四補博士弟子讀書時有得大意臨右軍道德經上下篇肖甚然不自炫異故余頃始見之起家貢士考翰林教授京衛除知山西河曲縣河曲近邊磽瘠民夙苦重耗及官費不貲悉詳革勒石為例以故邑人愛稱之及以內艱歸遮留涕泣奔走弔於其家者數十輩服闋起補江



西之新喩其愛人與愛於人無異宰河曲而新喩有積逋尤多陋規君一一釐剔公事完而不傷鍥急省倉災獨喩販得免蓋時以為廉吏之報云課最以卓異引見

賜蟒衣一襲銜五品改部擬承德縣子海澄海口多私艄法以攔渡坐地方官君逼近其衝而奸人不敢犯蓋有以鎮服之也自宰河曲

仁廟已聞其治行故茲復試之艱難之地欲益利其器于盤錯而大用之會康熙五十九年賊吳外陳印等陷

語臨源序中有錚錚

生貴封文林郎先生其仲子也諱元鎮字翰臣一字
子貞別號愚菴性聰敏狀貌偉如年十七應道試冠
諸童子二十四領乙酉鄉薦明年丙戌成進士授江
南宿遷令無何丁外艱歸跣足行泣聞者咸稱道之
既而補浙江上虞令甫二年罷官以歸年才逾壯不
復出或勸之應曰予視當路者無一事合予意即予
無一事合當路意可知予休矣異日當信吾言手一
編自吟嘯與宗族故舊相歡接多施德于人人又益
稱道之也公生于明天啟壬戌七月十一日及其卒



享年七十三矣有子四嘉猷趙孺人出嘉績中植側
室何孺人出嘉則側室王孺人出女一亦何孺人出
配庠生李元長子孫男二倓嘉績出佶嘉則出女孫
四二出嘉績二出中植先生余父執也吾時時得侍
見其問母陳太孺人寢食者日數起或賓至坐談則
以命諸子復日安無恙即色喜兄早逝無後承太孺
人意給弟元鍵元鑰田宅以為悅太孺人即世雖服
除猶悲啼不勝沒齒無純采也其孝友如此平生喜
讀書考古人軼事弱冠所為制藝其先輩皆已驚嘆

遠勝君故民甚德君嘗冊覈兵米五百餘石計無所
出客仔相率擔負代賠之今
聖天子初政亟亟於孝廉方正之舉蓋欲得才賢士佐新
政如君果以軍功得引對其見賞宜不異
聖祖時惜乎善未及聞不幸詿彈劾於細人之中傷也君
既免官縣事無一可攟摭以快讐者歸時辭撫軍獨
惋慰遣之君出語人曰夫既知我冤吾何邑邑於心
嗚呼此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耶余於丙子冬別君
京師今知君將歸日夜思與執手道數年契濶而君



舟行至姑蘇卒矣其可悲也夫其數之不可知也夫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君弟中柱率君之諸子塟
君於城北八里河祖塋而先述其行事及臺灣紀畧
屬余為之誌銘按君曾祖諱思民庠生祖諱田貢生
父諱士彥字甫明贈如君秩君於河曲任中遇
覃恩封文林郎生於康熙七年正月初六日午時卒於雍
正三年九月初六日未時壽五十八歲母張氏贈孺
人徐氏贈太孺人元配江氏太學生江公之廣女繼
牛氏邑庠生牛公煥若女贈皆孺人再繼王氏江寧

府庠生王公嵐女子湛、候選州同娶山西太原府同知朱公珵女繼娶太學生侯公元憲女、竑歲貢生娶候選教諭張公克遠女靖、瑀、翊、璋、幼未聘女六長適歲貢生趙公汝智男任卒、餘幼未字男孫六錫慶聘太學生徐公映震女、衍慶聘歲貢生脩公鐗女、永慶幼未聘湛出、廷蘭、廷蕙、廷芬皆幼未聘竑出女孫六湛出者三一字候選州同知朱公椿男漢一字歲貢生孟公永豐男篤仁一幼未字竑出者三俱未字

銘曰勾吳藏舟有大力者負之以遊江水之漣漪安



且吉未若子之里忩浪鵖鼓鬼甑不可仵君有兆域牛眠鶴舞歸而安之以綿爾百世之祐

叙次簡老銘語奇古而切



皐父盧錫晉子弓氏著 一

胞弟〇〇〇〇　同里〇〇翰齋　評
海寧朱肇楨
世晚黃求可仲庶
浙姪生甫仲山氏

萬壽節隨督臣大佛寺拜祝

鷲嶺排僊鹵龍樓端化城采幢花雨邑（面〇家〇供〇柒〇法）高梵竹林聲南極朝金闕北辰炯玉清想應尊佛力不栽外臣情

觀蓮 依康熙特西湖舊韵

蓮塘與柳溪掩映日平西蒲出柔如劍（柔錯與蓮相間也）芡成錯似雞（不脫木意）花繁冰鏡歛葉亞玉盤齊懷袖清香滿歸鴉陣陣啼



倒押前韵

（西字非浪押席于陛東坡云下觸繇二字方是衙花）

盈盈嬌欲啼泥泥露團齊濬惺涼新鷺明粧促旦雞影涵晴浦外香濕慢亭西粉藕吳娃臂採蓮去越溪

亂押前韵

微雨過城西舟行洛鳥啼並無琴共鶴焉用黍兼雞素、葯、苦偏妍碧筒香與齊問花花欲笑相契是濂溪

府署後園即事

吾愛放衙後北園聽桔槔井泉何潋灔槐影正蕭梢

二句亦群燕開飛字面

日落鳴蟬咽雲開舞燕勞拔葵充晚食恥負公儀操

其二

官署如傳舍何人搆此亭開軒亦曠朗環水恰澄渟磴道臨橋穩莓蘿傳壁𡨴春京微作雨時色望中青

能使尭寰處寬出仕境

其三

未厭林泉興北廳過始幽野花齊削壁孤樹倚高秋尋逕𥓰難遂仰空岐易收依醇無積案閒坐不知愁

漢文帝壬戌元年周勃壽星碑

漢代文皇紀壽星出地明當時無札厲率土樂昇平至德天人協太和景慶生絳侯摹像意萬歲少商彭

尙志館文述　卷之九　二

起句妙絕今古

知稼亭

山後饒詩意幽風不用圖耕勤靈雨浹草盡嘉禾敷望野思艱食詢鄉驗近居屬城三十二巡省帶星無

弄珠亭

孤生公說法和如和泥之和

公餘看沼荷碧蓋露珠多傾側滑皆溺安閒遊亦和鈌圓無損益細大儘騰挪縱有靈芸巧穿鈸不易過

送軍出塞

太守司民社送軍出井陘非能負弩矢聊欲輯戎丁

秘客馬陵屯森嚴細柳扃漆頭作飲器應掃月氏庭

山亭秋望

此篇率題髣髴人不能到處

其一

日下長安遠蒼山一望同攬奇非志隱慎國敢言忠白髮多愁客青門賜告翁僕夫佹路久馬首未投東

其二

世界浮雲裏離奇仰蜃城中山半想趙當畢分派水介接泰阬佛寺松梢過人家幕畔清高丘臨眺際不盡古今情

其三

尙志館文述　卷之九　三

風觸篖羌旅燕趣鷄踰關離宮疑昔跡霸蹟遂名山亂石崖旁立列亭嶺上開嗟予將出涉松磴毋辭攀

氣象與小家殊天壤

北岳

去天知幾許磴道盤虛空分野王畿合法音帝座通孤峯溯赤縣列嶂衛玄宮岱岳宗吾魯威嚴氣象同

別同官

其一

五雲深處鳳凰遊緣底躊躇憐故丘不爲林泉生處樂朝京可作望京樓朝京畢之北門

覺情景宛然得風人之旨

其二

淮陽附理復何人清淨祇緣老病身歸去柴桑莫送
酒欲留醒眼過花春

其三

車渡東轅別酒醺繁絃急管不勝聞寧如汲黯河東
召尚可歸來一見君

其四

臘後溫涼換索居憐余春气可全舒郎今河潤思千
里況也隣田溉有餘



無題

尋思射雉豈前身猿臂彎弓勢欲蹲笑語歸來霜雪
冷幾時芳草郭泥春

吳姬越女貌如花翠帶香裙栩逕斜春色濃時春又
去風吹落絮滿天涯

攀花鏡裏意如癡金谷名香好護持爲報天工元有
主阿姨休使惡風吹

深谷無人蘭蕙開狂蜂浪蝶不須猜偃姬自是有真
賞留取司香侍史來

似吳歌又似竹枝詞不知何所指不能名

淸妙

滹沱河上打魚郎賣却魚腥欲換香探取囊中渾失
去始知心計太茫茫

粧成綠索復緣梯嬝娜腰肢緊繫齊容易送春無覓
處花殘月落鳥空啼

火樹銀花月下明門前坐月已三更遊人相過頻相
問此際能令百感生

妖童粧點勝南威鼓樂喧闐迭技時最愛鞦韆打未
歇雙雙高下無差池

將軍血箭夜常腥白石硜硜沒羽翎力盡生平難再
入請令莫問五侯鯖



列侯拜賜逐嫖姚駿馬如龍意氣饒李廣難封還自
問因何偏把數奇招

衣似羽輕裳似霓妖嬈爭媚翠鬟低画工畫出如親
見傳與詩人帶笑題

去官

聞道撫軍擬薦章黃堂故是讓賢堂去官不作還家
夢猶向燕山望帝鄉

有前賢三宿出晝之心可詠此詩

聞諸同人謫赴軍前

石似雲林爽余謂詩亦似之

中使傳　恩霄漢間臂弓馳出玉門關雪中驛路無
官酒夢裏家人有病顏萬里烽烟何日靜三軍甲胄
幾時還繡衣爲服諸謨少爭似勒名戊巳班

農家

雨前布穀至雨後綠疇萋一笠耕耘父三時饁餉妻
起看參轉北歸視日沉西秋熟賽田祖村醪徑欲迷

寄臨城尹李年丈　李尹頡人

憶昔同舟波上行凌波羨衜一帆輕水壺照徹常山
碧葉葉濯從（住何）穎水清千里闗河疑客夢終宵風雨說
雞鳴班生自有神仙路早晚得聞入帝京



題階前文石　三首

其一

文石擧於鄒隨意置前墀披圖及雲林東墀偶似之

其二

好手恒惜墨枯寂彌天然落落竹與石疑將出雲烟

其三

西墀寸尺强攢出千尋勢應須爾雅客賡唱與心會

表弟方文炳僻元偕其給諫叔居吾家云自軍府歸補序文外有詩留贈原韻答之

家遠容城任杜陽重聞英槩出尋常高談欲作白虹
氣抗疏能添青史香生性嫺好衣獨古勞心茹苦味
偏長椒山再世逢堯舜一鳳歸飛萬里疆

紫城宮闕射朝陽翽翽高鳴應似常願佐參苓滋並
青終持荃蕙紉奇香虎爭金殿誰當縮鶴立瑤階孰
許長聖主得人能服遠呼韓將復款嚴疆

樹字忠管子貞從李

重陽後一日寄彭學使石閣　二首

菊花時候非陽春何事玉堂悉李新爲遇秋空除積
垢光生東壁樹賢人



太史河清葢有年澄然徹底幾回先萊籠寄與藤花
署便作山公啓事牋

粘應

再題

毓紫帶（起得奕元）洙水氣與海岳并聖祥發神秀餘澤散華英
其間何所有蘼蕪荃芷莫所忠蓉與葹雜揉炫目盲
宿昔占易象厥吉在彙征一從傚秘施難破如堅城
仁公懷制壁北渡江水清鑒物同燃犀龍蛇甲胄明
受　命試東土風力何崚峥況握雕龍技文心燃可
程廸知良有本豈但事量衡控抑復多數僞學自踣

頎促局諠巡吏可無慘淡營古人貲倚馬何皆遠能
鉦得士以爲贄鄙哉金滿籯我亦生鄒魯枵腹似飢
伻念非賦頌才徒能切攜羨多士須磨礪勿怯堀崖
乎日看秋隼有咢有覍無冬日行

清切頗採悲從中來

劉廷齋哀詞

生同閈里登朝爲一先生之門士長乎君者予之齒
不若君之清節著聞而先退翔于琴臺之巔及夫杜
水之淚步後塵予復守郡兮嗟宦遠于予美今我歸
矣君胡以疾謝客而久竟不起君乎君乎孰謂予昔



送予于京華即長于予爲乘委離大椿之庭蘭多且
茂兮然雖禁大夢沈酌清醴兮陳斯盛之來兮來擬

傷往士哀詞

梁摧士逝同上亦歎渺姑之廬雖傷夫子德澤孔長

貞烈婦詩 擬古

四句一樣跌出而接意不同

蘭芽既凋擢葉佔旋亦裂逝者悲流水況乃恩義結
豈不念阿母哭兒腸斷絕豈不念衰姑悲運紛羅列
死如吞刀劍吾恐亦未銛去去承此辭願無減飯餐
眷戀心頭肉寧令眼底安

郢城周節婦

約取古詩意嚴雖可勝指

華袞榮魯史書法垂伯姬悠悠歲年多遺裔繼者誰
黃氏有賢母源分錦維支叢秥背擢裂結藕能發哇
黃雲𡚰白日夕秋風吹所遺一何遽同穴誓所期
上念白髮姑下有呱呱兒懷此見良人目瞠死不垂
悽悽復切切俯仰力所宜豈曰生事樂吾責方在茲
家厄遭陽九虐厲乃未虔一脈萬金重翳蘭忽爾萎
萊歲含餘情何堪重此悲欲以延柔榆樹彼同死枝
泚泗茂幽堦奕世敷華滋寧當似若敝泉壤懼餒而



聖

朝錫寵典旌則覩民儀我思叔度家明德久未衰惟
仁能昌後況也有母遺範然四邑英公好不予欺摘
藻華連珠焉用巴里辭

近作

自庚子至甲辰仲夏始得大雨決旬雨後南堤
野望之作

其一

不信雨師慣不仁年來底事但飛塵天行漸改恆暘同五得行
誤龍德方回秋稼漸潙滄難分今日澤枯槁忽放蘇

形身蹴遺泰極還成泰忙殺鈕穫隴上人

其二

豐隆列缺亦深仁力應雨師痛洗塵滓水浮空青似
故斷虹飲地綠同新一盂不負翁車望拾秉兼施愉
緯身從此完公堪饑戸誼甘去作捕蛇人

辛丑年河决吾畢半成水鄉附舟至趙都寺宿
得之舊書中

蘭橈動月影激水濺宵衣下坂知篊逮湧舟覺岸飛
漁康篝火暗鷲嶺梵音微君去敲僧戸爲言衣度歸



海棠

晴雲吹去雨雲來春歷紅妝莫漫催願得嘉州千斛
水滿城瀟洒帶香開

公莫劉迂齋刑郎

嗚呼嘖嗟之士一死生齊彭殤而不知泰山鴻毛之
各殊其等豈且物理之變化孰歷久而彌芳或棲于
悲風寒燐或寄神于松栢丹砂珠玉諸珍奇及辰宿
之英夫君子之傳于身後豈若庸庸者殘没而不彰
況如大夫之脩行于家國咸翹然其不可與顏方其
居夫子舍値家道之素落雖甘臛匪類而邑養志養
終其身惟此孺慕文試先諸生餼學宫而擇傳學成
掄于棘闈數奇焉阨諸榜副雖仕籍由此入而主者



毋自懈其錯𨚗大夫處此坦乎靡悔日行義以爲逕
奚科第之足賢于是乎中翰起家而淸慎乎友于白
雲之亭督倉儲乎河堧殫數年之獎而甘夫蘗水雖
一飲一啄寧薄以自處而不肯開其竇于魍魅惟富
與施時總其事此二賢之所推轂微大夫分安政宜
其恩之累加階之累徙而兩世之封章熠燿輝煌于
黨里又宜其歷台垣而大用而使吾黨亦沐其深仁
柰何後進者方彈冠于王陽而大夫斯特乃遽抽其
簪豈衰暮而請告抑未老而眈乎園林盍臣力所得

爲業爲之而無恨其子道所當爲不亟爲之而寧安
于心於是乎歸理祠墓以崇以新碑厥制詞亭壁欽
碒當薔親之痛伯氏聽而顏寬以嗣息母曰吁有子
如是吾何爲死于痛蓄今伯氏之嗣且拔萃于冀北
報厥親于泉壤洵不怍乎泐石乃孝思之不匱能錫
類于疢拐衣之食之療之兆之英達伊邇如昔運戶
之頌周于艘又宜其年登上壽而何以雲車猝駕趍
懸閫分態遊雖大夫之闡道匪生世之可每然人當
死生之際淚不禁其有灘嗚呼望英爽子列宿羌無



由期子乎九陔求子于子之堂寧遂棄而不悔披繐
帳之皓然悲偃師之遺于傀儡亮君子之不膌吾將
求大夫之靈于禪海慘無術以歷與㕹兮仍臨槪而
拱待奠清醴而陳辭鑒吾誠兮如在

四雖二于是乎三宜其作章法尤妙在一宜其結
上兩宜其起下一宜其寔二宜其虛二宜其相連
一宜其隔遠古雅做岸節奏鏗鏘

公贊李仲明中舍

曰嗚呼李君逝將安適太微垣外白玉樓側彩筆生
雲寔屏君宅在昔太翁厥旻衍德庚幾五常眉卷仲
白岐嶷幼志雙親聽悍伯及叔季罔弊牆鬩音起膠
庠試則廩給雖云其廩文惟爾特院有白雪在濟之
藏王李讃擲衛公樸棫君入擲管快如電激叔氏繼
之如笙鼎篴青紫襲荷文陣偶北君慈纈揚種求速
衄有拂其爲有類其寔孰知造物別有醲醯曰塞他
途蓋爲文滌曲江之水濯錦的檪何如溝撇小試涉



澼僉欲跂步桂香獨郎僉欲易服袍則柳色今昔乘
除孰失孰得歲惟壬辰中舍試職同彼鶵俗先後傑
直論綷連閒亢老近席署臨分賜宮酒時澀君謝受
醵戒先素食出納封駁我亦有責誰探淵池最徒翰
畢麵翰麵勤乃分圖疎兩拔京闈匪陸望擠匪洮姚
李思遴徍石相彼傳鉢師腐兮赤公爷法服師乞同
蹤柏指朝紳名流在縉
先皇覃恩賞勞布澤君之考妣寵錫厥秩顯揚志遂符
璽在册雖先失怙孝思無隔章服雖遲式安且吉況

也豈悼倚閭盼亟君忽心動廻念罔極憂樂相同如
父時昔言抽其綈言反其陌一日邑養重于旅百承
顏順志內行外施大本不匱爾類永錫何圖斑舞萱
影忽踣君以暮年哀毀致疾姜被緊空涙傷潮汐二
豎爲災拊吭扼嗌天乎奪子一鄉執式人之云亡厞
獨伊慼痛我桑梓廉間號咸陳牲奠醴涕泗沾臆永
言厥行以寫心謚尙饗

韵語叙事雖得如此明亮周悉至其句多奇古故
是子弓本色



李子茂公奠文

古今流通貨財使若水泉不息以濟公私之費者緊
商賈是賴故士農講學務本百工利用與並列而不
可缺一太史公作列傳自端木氏及計然陶朱白猗
頓鄭之屬皆以貨殖起家稱後世歷漢唐以來言治
生者皆欲祖其術及若許魯齋名重儒林亦未嘗諱
言之則士而偶涉其才于商不足病也至有商其名
而規行矩步徃徃不愧于尋丈寸尺則余謂李君子
茂氏有足風者然今既亡矣惜哉君晋之高平人也



父仁裵翁居與余宗人近故余童時嬉于其間即識
子茂及就外傅勤誦讀不與羣兒等然是時仁裵翁
已皤然老矣子茂不得已棄儒學代理其業嘗曰吾
既失上達志乃復拘拘厥什一之利謂哀親何且吾
有少弟而使異日無所資以糊其口乎廉賈歸富古
之人命我矣是後家日興而子茂在闤闠中無
毫髮鄙吝之習邑人頗稱爲長者其爲人大抵端正
和厚如其貌時時以勤儉樂施爲家訓故其子若孫
皆能遵行之不知者以爲棄儒而學商也其知者以

爲學商而不愧于儒行嗚呼是讀書之效也今也年七十而歸展其先隴以卒其可謂生順殁寧者亡何足爲子茂恨且夫狐死正丘首禮猶稱其仁太夫封齊五世反葬于周雖孝子慈孫不能不以兩地死别增其痛悼然余謂子茂於是乎有合于反始樂生之義計至將設重以祭吾邑與君友者因誄其行事而陳牲醴以公薦其誠魂氣苟無不之也尚其駕雲車而來歆

說得如許關係如許鄭重是此等題妙訣



韓孫尚銘存中得意之筆

朱母徐太孺人公奠文

噫嘘唏太君壽數希有自昔撲大惠廸尚未雠德如栢堅老羗何遂摵循令之子忠烈孫憩將冠于庠黌博家裔秉其家訓歸于名室克踐以孝謹侍姑疾卧起手扶不遑寢食姑曰勞哉吾惟若恃隱料藥餌俾姑心懌病是減除僉云孝假結褵三歲逢矢未射雖有女祥夲虞宗祏進之副笄廼欣備極名以命倚誠允保赤岐嶷漸幹雕龍協爽益黎願望覩越仕籍厥考旣逝竟此延脈福今未艾母功爲奕胡天降戾棠砧以坼太君投繯救媪覆責曰有是哉强子覩息舅



姑曰嗟汝任事責在生孝無以死塞君拜曰唯飲泣自克自時厥後昕夕丕劬衣茹布素不忍帛腊膳厥賢箴勸斯紉織掃跡閫外伯姬是廼舅姑在堂承順祇飭殁而襄事不以備畢子當孤孫夜與視泣病瘵切體燠寒靡斁越就外傅文行必核訂童使言紛志可格器可重厚誦可發册夜誦口生以上其日疏而訓之涕泗交臆于以化之文行聲藉振鐸新甫具曰稱職行司民社郎官虛席成之者誰太君之力噫

噓唏婦道維勤如子之昜母道沉篤如師之益在昔
表宅以麗嘉德封典匪遙盍稍亍亍翅遡乘雲將安
所適黃鵠在天壺型則失嗟我里黨憂心如熱聊具
禴祀盤其無斁

摭寔旋轉如宜倷之九恰又筆筆古峭



張太孺人公奠文

嗚呼名之難傳莫如閨賢人情好奇詩戒無儀濟坎
雖貴不若王饋彤管輝映烈烈匪幸郎令處常靡德
不將家有常經孰安其行求諸今日孺人則克名門
儲秀德原娠授維舅與姑供恒鮮腯恭履矜縷劑爪
其事舅姑郎木其哀其昜白含至窆勿悔以偕教子
三人如父之勤澤以詩書載德之輿女子子二相攸
以配婦道之軌慈訓之力儉勤謀謨佐與爾家加爾
宅田以舍以廦張君雖智助益鱗萃乃指百櫝惠彼



觜骨寒涉栗慘施纏築橋見無目者瘠心如瘵活之
以儀業之以藝矜不成人與此同心共他煦嫗恩從
此淫所行常道名藏幽馝如蘭之芳在靜益颺如玉
之韞栗栗氳氳嗚呼孺人乎旬始逾七遂返幽宅邑
無壺範告語悁悁清酒素葩羜豕饈籩惟救無尤靈
來悠悠

二句一韵奇格

學大史公
處當傾折
其學力于
法

## 世節傳

夏四月車驅北門新表不辨所題識及歸而有爲劉
氏徵詩文者盖邑人以其家婦姑雙節公乞兩院大
臣請 賜褒典旌閭賢不致湮沒 制曰可故今劉
秀才浩得建表于其里門按浩先世自東昌教授時
齋翁六傳而及其曾大父漢臣漢臣之子崑玉奇偉
高標爲弟子員未久而卒孫孟超小試不售而亦蚤
卒是何其厄也秀才于時若稱枿之發于枯株微太
毋毋苦節相保岌岌乎殆哉太毋姑張氏歸崑玉十



有四年而寡初已自經而甦于懸解泣語人之環視
者曰若輩且休矣若卽日夜防我寧能無一間顧吾
轉計之死非難也死則以二孺子貽舅姑憂且鞠耋
尙食將誰屬未亡人今恐死之罪浮于不死更不敢
輒自斷割矣其貞亮有器識如此聞漢臣公晚暮頗
自適若志其嘗有子者以張孺人能代其養故孺人
又善教其孤故孟超雖不祿而漢臣夫婦于公超及
浩之文之賞于學使則相悲也已又相慰方孟超之
卒也李孺人生浩纔五歲齒少志堅有栢舟之操吾
聞之敬姜曰婦學于姑者也孺人盖深明此訓以故
蚤夜佐太孺人居凡夫仰而事俯而育與一切葬祭
婚娶勤勞備辦無悔忒一如太孺人（合傳體）其家雖數遭厄
運然稱閨賢者必曰北門劉氏劉氏故爲單門家至
是日振振然蕃縣息矣抑余有感焉自崑玉三世皆
同業于先大夫之門故余皆識之而嘗嘆其父子之
不壽又喜其孫之温栗如玉將益昌其家則意造物
厄人不以其道似亦限于數而無如何而孰知夫兩
孺人竟以其苦節相繼斡旋而力持之耶或曰兩孺



人不愧儒家子（論法）又曰漢臣公在里庠稱敦厚長者宜
其得世節之報云

品格高貴詞句煞甚老辣

## 袁烈婦贊

予乃氏讀荔園傳袁烈婦事。蓋不勝其嘆息。謂之予豈一時激烈之爲之可幾及耶。嗚呼。生死取舍之際。非有識者不能決擇也。能擇矣。或其趣不堅。往往因時易慮。及有所勸沮而愛戀生焉。依古以來。如班劉所誌。其間從容慕義。矢死無悔者。尚矣。及若舒敵不及。反顏靦捐生如屣。稱節俠於士君子。雖後世猶多之。況歷時而移。於勸沮者過。亦有幸不幸焉。故夫知及之仁能守之。然後事急而可示以緩。有心而可應以無心。此非人之所得與也。今袁氏女自其夫子痛爲于而卒。蓋已了然於己之可死。其所以答其舅者（印以其言辭了）曰（然）。舅與姑（何俗）寧（手）不能割愛（安知此法）一時。且俱暮年。何爲久縈懷於未亡人也。可死而生焉。罪也。久生遺舅姑感傷。若重罪何。是後姑令女謹視之。而袁女盡出其奩佐丘嫂治廿。旨至所當葬祭諸儀及當家務整如也。正晝哀臨（請也）夜不哭。久之未能自引決。乃忽于葬後乘間隙死矣。何其堅也。語曰。婦人女子有感慨而自殺。非死難也。死而見義者難。見而能守之爲尤難。若袁氏女者。其有合於知及仁守之訓耶。或者謂其無從頸而縊。此吾不信也。邑中無賢愚。親睹皆至今稱之。宰王君聞於學使者。旌其烈以風世。嗚呼。豈不宜哉。瞀爲單庠王秀才名深。

遷史文引而不發。所謂非好學深思心知其義難爲淺見寡聞道也。此篇頗庶幾焉

朱浮子改換有深道手寫自情發其神明

爲張甥東緡城郭明府以未識剕不果

某年月日某頓首奉書金鄉邑侯郭老父母閣下、晋聞漢時爲公卿于朝者多入自州縣循吏如班固之傳卓魯王劉輩是也。今考其治行。大抵有愛民之實心。又有其利民之善政。使皆安然于農桑樹蓄之事。而無勞苦窮困怨咨之聲。斯時也。蓋不惟生其地者樂其鞠育顧復而親之頌之。而凡與土壤相近。亦往往聞其風想見其爲人。蓋仁聲之所浹遠矣。晋有甥張昊舊族也。家事中落。困頓于童子試中。刁黠者欲



侵蝕其所存田宅。訟事橫生。不得已售其產而買田有餘畝于貴治之南鄙。若仁人之字雖貧也而有處仁之樂。今春來晋家。言閣下無一事不以民爲念。因述閣下所以惠緡城與緡之人所以抃舞于閣下者。自燈時至起更不盡。且曰。向吾不幸離邑侯柴君以去。中心極不忘。然使刁黠者日勞吾賢尹之訊處。非所以報其德也。所不可前知者。避彊禦而復投入慈父之懷。如今日耳。晋謂昊。吾嘗有慕于古之循良而不得見。見郭公。如見所云王劉卓魯者矣。何謂今之人不古若也。太翁宣郡伯。前治深州。游刃有餘。又能不鄙余之朴魯而嘗翼其不逮。至今猶服其才且賢也。以此可知其家訓。而凡公今日所以仁愛其民者。蓋素所蘊蓄者然耳。是後晋嘗思一得承君子之下風。以自豪。而衰老不任走邊。歎歎至今。聊敘其私相問對之語。令昊甥于齋以辱下執事。幸使晚而進之。以達此區區感慕之誠。不宜、晋再拜、

言不涉諛存之可以風世

續晨鐘集跋

集而字之晨鐘者何盆人以其聞也盆人以其聞則朝亦聞夕亦聞焉曷爲取乎晨旦氣貴爾曷貴乎旦氣凡衆者于此時氣嚮乎淸一震動之覺矣夕則昏亂覺之難故不如晨是以取之乎晨鐘夫晨鐘集則曷爲一續再續而不厭其數也皃氏之爲鐘也舞上謂之甬舞者甬盡而有繼意焉長甬則震震則其聲舒而遠聞夫晨鐘集之一續再續不厭其數也猶之乎甬之盡而有繼使其遠聞而覺之者衆焉云爾



覺始于此乎曰否前此矣前此則曷言乎覺丁此覺之者衆則謂之覺于此爾然則前之爲是集堵縣爾今則肆爾若予謂劉子庶幾不倦于誨人

罍之公穀文中不復能辨

荒唐雜成異采

敍次拉雜而意滿不露

郭村集東岳廟碑

古者祀五岳禮視三公而泰山居東方於氣爲春於德爲仁故謂之曰岱宗天帝之尊貴臣也舜巡狩覲東后于此三代因之其在周爲魯之鎭山故魯侯得用旅而大夫以下不與歷秦及漢天子有事於封禪親臨幸之他歲時則遣官奉勅吉行事浸循既久州縣鄉社皆立廟設像服袞冕號爲天齊或曰小說家有傳其始封者或曰高可與天通典雲雨不終朝徧天下能佐天地生物故爲所生者咸以是報之廟之



前多東西列冥府十王及諸施受苦樂之因考唐史蕭瑀謂地獄專爲人之謗佛者設蓋其說起于釋氏之輪迴生化自隋唐以前有之矣世以其位置若相屬者並謂東岳主治人死事此非其意也夫岳祠生物者也生理在直不直則離生之道入死之門故生與死閒不容髮人不知直之可貴不直之可賤未有不知樂生畏死者也六卿之設秋官亦然雖仲尼之徒未能博稽二氏之詳然後世不聞有拘拘然議以古人之祭法者或有取于斯乎彼輕信怪誕而不思

前文以二詩詠之及替新廟貝不再煩筆法高老

直行契萃橘志芳馨見米子音離騷

其意烏足以知之吾單西鄙有集曰郭村舊以廟供岳神及竈君（因使補出）答生養也其兩廡則儆以閻羅十殿數十年來雷雹所震擊烈日涷雨所燗淬北牖剝落不足奉神靈悚商氏之觀感鄉善士田㘣貝倡衆新之匠師和合葢煥葢肇堂祠斎庖之楹計若干用工之數積時日其計若干椽梁楷柱戶牖瓦甓灰石之直若干丹碧膠漆刻木傳金（回頭補出）之直若干其功金之多少誰某某名下經始某年月日告成于某年月日皆詳載碑陰既作記並擬楚辭二章使詞以迓神



靈氛兮占吕暮以脅雲兮琑宝蕭北望兮汶陽因梁父兮告吉○銜𦬆龍（叩切森山）兮青玉（叶入聲）道王女兮隸唱蹕觀者兮無譁靈之來兮浴沕○瑱舞兮應律荃茅藉兮蒸橘監徵誠兮相羊祈遐福兮盍解謷（叶作入聲）謂有靈兮蜀之壁（叶作碧）羌爲都兮鄴下（叶作戶）萬化兮何窮何衆鏡兮逝無所○辟霹靂兮目炬蒸迅邁兮迴風來從獰惡兮搏人齒鍔露兮血口（叶作苦）蠶來降兮紛挈叟芳蔡兮女氛驅癘魎兮村之左綏厥生（右綴歸宅字）兮無涯

康熙庚子冬余以年八十請休爾日得沈石田先生畫四頁各繫有古詩其題識乃明孝宗甲辰清和節醉筆也時先生多余三歲寫雪嶺江樹中散人若遺于者因裝爲二軸擬其體各弁于端

松老年年在松下日日行淋漓多元氣石凹疑再生

嶺樹近方見江村瀕鼎問風雪遲蹇步奚囊薄暮還

君時八十餘畫遺八十翁太素原未染還期素心同

坐釣似忘筌結茅待心知圖成自吟悅往矣文在茲



絡緯

絡緯爭白雪安事藍與纏舊邑誰當認新章吾未聞豈能還潔素仍欲炫袿裙爲語機中女提花問雨雲

和柴立齋明府歸里以詩留別

科第黔中最孑然琴鶴東隴頭馴雉伏車畔蠐鯑空孤館停雲黒長江落日紅去帆如可轉欲借石尤風

卽事送邑侯柴立齋歸里　古韻

爲君奏驪歌車驅仍止止置彼泣留者欲今向何許中情那可道揮手歸田里南望白雲深關河正漭[illegible]

樾陰自携將善保千金體

止止見泣留者傾邑留之不能故問其醉若有憾而寔深恋之中情那可道則去留之苦都可黙會然可言惟歸里養親故接以望白雲也甫字是上下兼寫不忍去又不得不去故以大義曉留者留者則曰我亦以君爲父母豈不甫望白雲甫思哉閭河溽暑是詩人摹留者意中事一正字有多少憐情痛楚結語又是詩人慰藉留者送邑宰只就其上下相愛公言之其情深于已亦于此見渾含正大得風人之體携將字本韓詩弟敬晋



[stamp]

湯太君節壽

徽音求內佐譜爲房中曲雎麟[illegible]嘒彼星三五抱衾忘怨誦風詩今可[illegible]徂徃傳閫淑吾邑鄰碭郡有以壽母告華裔今名閥王饋湯孫家厥德足以谷緩帶況聞穀綿綿子姓成屬離同恩渥膝下雙南金藉如雲門陛自然服　王化所開母也獨貞焉表宅閭　龍章煥駁犖勉爾開風者柔嘉方比屋

悼繼室高孺人 婚第二者荊室先見夢

稠桑何處夢何因科第悲從代饋人深坐箏教紬帙掩屢空不使翠翁攀觀魚渤澥猶爲水氣息武陵不再春徃事窮通渾在眼欲言難盡只傷神

不堪豎子瞻中侵起死靈香底處尋知爾悲離聊强慰戒予苦病莫終臨鼓盆竊怪莊生達炊扊長銘百里心憶脫釵頭珠數粒與焚箱庫受誰深

二長弟咏玉簪並余詞寮多經索和是時荊人不祿又殤余愛甥原韻答之詎知蘭摧玉碎又巳爲道順之讖也

勇素凝香七夕多誰人摘取供星娥步虛聲落秋塀
裊似有遺簪仙侶過
蘭摧玉碎奈愁何唄葉名香禮蓬婆欲使心中無罣
碍傷心爭得不磨陀

奠孔年兄彝仲 昔人言科第名次必曰某元榜下第幾乙卯元德左李少司寇也卒先中議公余年八十有五觸緒興懷罷郡後五六年間又喪此二友屈指同年不但希如晨星悲而連及之

孔李通家久科名奕葉同仙根扶省憲聖藝累蘸功
歷宦欣贈日秉時各御風無棣文星墜今墜晉陽空



公卒于太原

言亦同袍者情深奈若何邑居吾偶近交善子彌多
維昔依松柏傷今委蔦蘿杖藜行遺弔揮手涕如波
觀海更何術潮分天際浮過庭蘭畹潤明道玉林脩
行者誠深切文哉足應求兩楹如待奠箕治訓堪酬

丙午長至後送聊城朱縄其廣文赴禮闈 縄其加為閣臣聊今已中二狀元

宦味琴書減鮮嘲復短吟論交千古事聞道一生心
私淑門牆外窺光翰墨林遠行無可餽蠡篆豈兼金

夫子金臺彥將封鹿洞門寒食凌白雪郵犬吠黃昏
涉境皆詩趣行衣帶酒痕與家江筆落高第復誰掄
春瑞生長至秉時欲御風踢身鰲背近高步鳳池通
柳色侵袍綠綾花沁果紅雪消看屋麵良會一樽出
豈不戀長別公車不可辭易元聊攝脈台輔婁源柰
况繫蒼生望即看霖雨施彈冠吾老矣扶策倘傾葵

遥祝粹翁王父母

邑名留自矢魚文今日魚懸郄壽君飛下雙鳧香滿
袖九歌三命一時聞



筵上笙歌徹碧霄東曙佳氣鬱岧嶢投桃喜遇三千
歲不及飛鸞見翠翹

罷郡時負郭新令李元復年丈九日以菊贈

君贈黃花花不孤我歸歸客說新圖圖中有意圖花
草有此霜前傲骨無
不受憐在人也不援攀並不欲與人以憐
傲骨生成不援攀何曾咄咄指長天憑君欲借丹青
手畫出東籬一醉眠

燈下黃不奪于光談也共友人分韵賞之

在昔籬邊菊未聞燈下黃宵談佳茗熟浮乳映花光

雅勝塗金邑清婉佩玉香移生玉濟埒爭似入柴桑

菊

荏苒重陽十日徂參差佳菊始全䔢花牌不借時名貴酒令嫌將令韵輸芸裏仙人肌似玉露罰處女佩爲珠幾年北闕歸來晚每憶東籬別後孤

處暑

秋梧落葉點人衣石上青苔作翠微向晚蜂衙何滌祿欲眠螢火尚厯厯支頤杖策文方細炙手炎燻境可違知我縣車緣底事故園花待老翁歸



認齋盧子弓八十七歲自撰墓誌銘

康熙五十九年冬文林郎直隸正定府知府秋應得中憲大夫加五級臣盧錫晉以病請老奉

旨依原品休致今在單父之新居字曰晉侯號認齋子弓者吾文述集中之別字也生于明季之壬午年十二月十六日戌時卒于某年月日某年月日葬于城西安樂窩父墓前左配府庠高公諱亮中女先其子善先卒繼則其季也卒年七十有九女適廝熟班氏書出閣知義命後其母九月卒先是先公命以長兄之



孫鴻嗣嗣善先吾爲之再娶而遺有男女曾孫男僧述年今十三聘同年孟子峋氏孫覲光氏女女未字吾家高曾以上居南昌縣之塔田村恭自宋慶曆始也吾祖考遷今籍單父事蹟具先公尚志先生誌故不復云惟弟啓晉中式康熙丁酉科爲前誌所無吾受書于先公公于書無所不閱故嘗以學爲通儒爲家訓吾六七歲時惟好嬉戲獨祖考異之祖考有田百畝餘于城東遠鄉城中因土寇李化鯨破曹南士人皆登陴荷戈公令吾長兄及季父送吾于祖考祖

考悲且喜曰是兒出吾家猶幸然亂亦尋平是後公
以朱子蒙求授吾于河干曰先令汝知如許古人事
年十一爲文則蒙蒙焉先公憂之每文期刖命傳其
題與諸門人卽以一題口授余曰汝于某處某處當
云何今憶之固已前後成片段如夙搆矣趨而錄出
差不過數字如此者久之而吾心亦若有朗然者公
乃喜勉吾異日當如祖考言庚于後吾爲諸生慨聞
舉業之有譜樣于前進也舉之公不懌及慕廬先生
文出喜曰此吾目中久未見者因使寢食坐起于其



間數月不欲再寓目于前所業矣以吾之駑下而亦
得附驥于卯辰兩試賴此覦孰意
廷試甫歸而公忽見背乎吾歸于舍于戊辰之五月二十
九日公逝于六月兩日而我祖考則已逝于三十餘
年之前矣感念今昔可勝悲恨其後又八年始奉我
賢太孺人令儀仁亦猶初與之蒙蒙不自知其所
抵也幸大府葉君愛而懲挽之吾此時不過于軍興
之際奉法順流乃不意郡邑之欲于越俎者走省府
額求問其故則曰是能使民無他累而軍需以辦者

也旣而知其有人則又號呼而散曰只懷仁是
朝廷赤子耶吾聞之竊自異以爲此所謂不虞之譽耳然
吾每行縣視諸村若新于初過焉牛羊多閑民多遇
其戲樂賽神者焉此因噶爾丹平定皆
聖祖綏萬邦而至屢豐之象也吏遊値其會當亦有天幸
哉而他邑父兄子弟不知以爲吾有異惠大府亦誤
聞之而畧其過薦其聲至于行取入部雖府沓任亦
幸無譴焉兼得不治部事藏吾拙以至守郡焉方吾
之累陞爲客郞



聖祖嘗于引見時詢其科名對任邑舜如也掣府籤後同
日引見者多不錄而吾一木彊人獨奉
俞旨感切愛恩之深思所以自靖二年餘無他短長也今
可自許者獨兢勵奉成憲不敢多事擾民及無一降
罰事累上官耳上官者乃曰三十二州縣官民如不
知有太守也者何也嗟乎知無似防螫不知或芒刺
去體耳夫人各有能否夫旣不能矣寧敢自解曰此
亦其求全之毀者耶世嘗嘆生無知巳而欲俟之于
既死古人有言曰死而後是非乃定夾夫不得入國

史不過丏嘗世有名者誌銘一首耳夫作者未必能知其人之生平而有所不得已于是取人子之所條列以希傳道于其親者影響傅會加潤色焉以就已之文而因以投彼孝子慈孫之意雖不盡然然是非乃益淆矣故君子謂良史不擴人墓誌爲此吾非學古自作者以爲達也以予弓非吾更無知巳耳子弓子弓吾請槩言子之爲人爾亦嘗學爲孝然不力讀書以早就其祿養忠人之大節也爾嘗願學焉而進思退思之間未之能信愛昆季若內外諸猶子豈盡



（太亦嘗太佳）空言無實耶然惜其不善治生嘗好博古而玩物費時記誦不忘者少亦嘗學爲古文藏之家恐以爲咲然聊一出之不咲者適今金鄉伯圖三公及鄉達孫莪山太康呂少司農浙選家徐子文近則有吾邑数君子然集中咎鄉閭之辭如彼今所居且何以自爲解曰有是言也然由狀夫之不可徒行推之謂素位之道必終其身于環堵亦非也抑吾更有說焉外大父知先氏明進士按僉諱館之曾孫而此宅屬焉其失也則予嘗聞其故而忘之矣吾宦遊数十年貨鄉

田二十頃之所儲蓄蕃息者以復而新之一俟他日報吾毋之靈一使知者稱爲賈某之宅相今有人焉與樂爽塏華屋自倍其說者殊矣然今萊藋不足坐（以上一段獨長結句恰好轉出兩亦字一足）此也亦嘗慕古義田而壞業稱少今同宗人約分遺（上落一起下文）弟及諸姪地二頃一頃有差明素志而已亦嘗矜名狀而不能蚤見幾于禮屬且昔孔子猶難事公卿何有于子夫所云事之者亦與今同道否耶道若同夫復何難子弓溺塞伏不應頃之夢一人近其几曰起吾昔得一馬不奔不退景不搖尾于棧豆駕以遊（守郵以下如群峯萬壑忽以一豪晴卷道字前）



千里十日而至不震不覆乘之者身快而無恙焉所過不食道上之苗不損人溝塍言未畢而出追之則衣絓以寤顧猶聞其嘶曰此馬今安在于是乎作而（匯應開章今在二字）爲銘

銘曰異哉吾之與病相周旋也（病字結又深出一病）夫盤據癥疹于吾隱處者邂逅于衰年者也其久不若鈍與集鈍者常使吾失機于事外集者則使吾杜氣于蚤戒故榮名雖不及而人無肅肆其害小辱可暫守而禍不能從之（責代）大功過半而吾不厭焉以其善乘除而會合有常也

今與子邂逅而乃欲久要不相離而規予無間時曰
尙嗜味而能變之爲蠟去貪之遺也寢可苟安而動
之如圓枕惡重其蒞之疵也如此類皆有全功于吾
然而吾老矣又何必以予爲此拘拘者焉故吾所以
德予不若鈍與朱二者之賢且予舟于汚瀆旣久則
樂遷請辭爾維毋獺毋延徒使我苦棄此餘年

雍正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起草

據寔論列抑揚推就不用一鋪張語而一幅安靜
吏圖像宛然在目望而知其非隨俗遺作者子弓



之自序行樂肖哉肖哉然不顧同氣者之對此而
心傷耶　弟啓晉評

## 重修皇籙殿碑文

戊申三月鄕老某某暨持疏人踵門言事而吾病不
能與則致言于從孫緒以巳入言吾嘗四記廟碑不
襲誕妄神罔蔑悄人無訾鄙故欲屬以皇籙殿重新
文病間延鄕老問曰天下皆尊神號曰玉皇非卽蒼
蒼之天耶曰然曰吾聞道籙言某國王后乞子于道
君丙午歲正月九日午時子生色相妙好慧仁散庫
財修道普明之岩歷二千餘刼證位于天主百神以
弘正化夫未有天且無人物乃先有一道君則黃老



者必傳君之道者也老氏無師而黃帝之書惟師廣
成子其書于君不槩見何哉方王子道未成孰主宰
于天日月星辰之運行于數萬千年孰斡旋之事旣
無可考而竊意揣之其言有人焉證位于天而別爲
尊號爲祀天之嫌于郊也玉言其德容也剛健中正
邃而無所至極望之如璧耳皇言大也萬物之父母
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
元后者天之嫡長子萬物其庶孽也尊親之情一而
分則殊故惟天子得以祀天故曰備物盡禮之謂祀

其非郊而禮如之謂之類禱詞之祈隨時供香花祝
頌以報始生謗謂之賽此亦儒者所謂發乎情止乎
禮義是以
聖朝令禁立淫祀而至于玉皇香火存其故于天下而
不議或者爲此或天不惡其爲誣而降以年穀順成
無災無害之遐福亦爲此夫然而皇籙殿之重新豈
可已耶殿在城西南隅隍外歷年久剝落欹陋不足
以降神邑父兄子弟革其新之基址如故凡若干楹
功始于雍正　年　月　日以　年　月　日



告成工若干瓦甓木石金碧墨粉費若干鐘鼓鐃吹
如故幡幢之敝者易之募金錢若干某紳某士某耆
男皆詳碑陰

莊子所謂[illegible]風者如是

日新月異[illegible]有默佑意

公奠中憲大夫刑部郎中劉中柱
公卒官于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子葦跣泣載星
以六年二月一日扶其柩歸之于裘邑親友將公致
不腆而屬哀辭于不佞錫晉錫晉奔杖在繇無何忽
痛吾景甥未滿朞又痛吾女惚恍謬惑靡知所以生
頃吾姻兄之訃又至矣吾何能言且欲我何所言也
皆曰大夫才且賢初作爲維揚司馬嘗守邵而復補
掌部曹歷歷皆有聲實可稱數日新月異且將遇越
次之陞不似有默佑之者乎遽今忽聽其溘逝以供



一時及後世之太息流涕已乎何故焉而天復若此
曰此其中有故乎無故乎大夫今日不可以乘雲車
而叩其執事乎且吾頃言所痛不皆有切痛之在大
夫而大夫不知者乎抑不知人之靈爽旣死即無弗
知耶知而兼問其故彼造化之不齊可示人耶不也
伯牛厲疾賈生才而促鄧攸之仁賢無子蔡中郎一
女生際時難古今人若此類者不可勝數豈天于生
人後信有不復省記如昔人所云者耶抑太虛一氣
散聚無定而忽有時不能用其全力耶將知其偶一

錯誤而且補于其後耶知與不知蒼蒼者不能言其
後之補與否云何可定今欲有補于大夫顯親揚名
猶可于諸子施之吾女內嘉美于翁姑外傳道于逼
邑天欲補之計惟有厚施于褆祿之女耳如此者足
以平其不平矣乎嗟乎天乎痾大夫之冢子而殀其
室奪大夫愛孫使吾女不得成子姓而易以一女而
又于大夫之方盛摧折之是無乃重其誤耶諸親皆
掩面失聲良久而喟然相視曰嗟乎大夫乎死于官
忠也圓規方矩寔惟廣案之儀式定之類也中憲例



不得謚吾儕行當私稱之以誌不朽奚必問蒼蒼者
以其故于是乎潔理几筵而並書余惚慌或謬之辭
以瀉其憤懣 神雖時恫毋惟吐兼客部郎守正定
府姻弟盧錫晉頓首拜撰

脫胎于南華秋水如夏雲變化無端純是自寫悲
憤題中所應有只乘便出之捉夯筆人生世不曾
麥見 弟光晉評

夏雲因風頃刻萬變一語人皆知之而或未深思
其義且將有偏歸其功于風也者而不知非也夫
不泛指他雲而必曰夏雲且不曰夏風蕩雲而必
曰夏雲因風即其謂爲是雲之能而非謂爲是風
之能也可知蓋惟夏雲本有是可以萬變之才而
後稍假其力于風而萬變遂形于頃刻若夫巽府
之雲則不能然矣即如此文使非有悲憤蓄積之
情蓄于中者無盡藏則祭中憲亦不過有當于祭
中憲而止亦安能變幻無端其奇其妙至于如是
乎信惟夏雲因風爲足以評此文而讀此文者亦
並可悠然有會于夏雲因風之義云 弟敬晉評

祭女道順

雍正六年四月旣望日丙申𭔃服父訒齋以牲醴家食等物奠于劉門長媳女道順之靈曰嗚呼慟哉自女甥孫免身後吾日夕望汝之起而歸省乃今長不歸已四閱月呼汝不能至吾前而無時吞聲淚沾于久病之願百忍不能止吾不知老而無子者何以爲活也吾女自十歲受書于吾吾以童子久學懶者之日道順如有一子焉誦曹大家閨訓講說之皆能通曉及出閨知義命不愧古人纓履問視外焚香禮神



以祈高堂之壽考及愈夫子之疾者晨暮無怠而神若罔聞知也殤其子復殞其身今且離吾家日遠卽欲見夢于吾而亦難嗚呼慟哉汝死吾未能臨哭矬又不能送吾雖生無異于死也吾女之賢邑君子長者皆知之幸異時能不至湮滅猶可謂短于數而壽以名雖然名汝者或恐其難爲辭吾又知汝之靈不忍以遇之窮名後世也夫汝所以傷吾之心者何時已哉

申生辭狐突孟子答尹士二篇氣短淚咽千載如聞其歎此文亦云弟光晉

丹山集序　詩九十八首

余資性遲鈍故平生多與事會相左踽踽然直行于榮辱得喪之交至困頓而不悔然此無足惜徒以不能趨利益爲後于人耳獨惜治劇郡職事外不復措意雖知吾復菴趙君佐訟獄甚善至夫詩學之精則于其旣逝而後得之是吾之相君子有遺美也况余固嘗志于詩而未逮廼交臂失此良友至今九原下應猶唤予爲懵懂叟矣復菴諱來旬淮陰郡臨雎人少爲諸生義俠尚氣節避仇昌外家姓携幼子湘走



閩越燕薊諸幕府歲丁酉余以客部郎量移恒山有友五人而才且賢惟復菴爲最居二年復菴以篤疾將舘于外命子湘送其柩故里卽以父事余而余後二年亦告歸畢父湘旣服闋遵遺命覲余如復菴孝謹誠篤而衆口藉藉謂物則蒸民無一好懿德彼何人哉亦事之不足怪者也有問錄復菴丹山集一卷屬余序之余以淋罝其集書格有日矣及少差姑隨意摘讀一二首則蘧然起舞爽然不知其氣之恇怯盛唐以後未嘗多有也因以掊蘸新茗濕目讀之終

篇蓋得以咀其味探其所蘊以爲其養厚其音雅㵝
于六律五音之清濁高下應節而出其骨稜深渾無
怪譎斧鑿之迹閎麗而不縟潔而能渾使觀者自得
其意而不必字蹴句解信乎其爲有道君子之作也
又憶昔曾示我以手註十九首古詩亦未暇細覽今
並檢得之然而已晚矣悲夫安能起九原相切磨以
自取益此余所以惜其知君者晚爲生平一大恨耳
予湘有大功于吾重取予然諾好右軍行楷書蓋其
家訓有方非苟焉而已吾亡子善先孝亦如之故因
名之曰善至今以寒復惓蹉事歸于讎



國手置子嘗作退一步法却都是勝人着數
其氣蒼穆其音鏗戛 姪生甫

## 贈魚臺金秀才序

觀人觀之于所本與其所以見知者則什不失一今
吾病宜加惜眊而能不失金秀才于浚于魚棠猶然
浚名涵顧學使試棠所拔入學宫者也棠去單百里
而近吾嘗聞予浚力學幽居潔身自重至今未得見
其人然至其文與行則信之如夙交者以顧公吾同
年彭直上閣學之薦于禮闈者也直上今之君子其
文閎拓邁往而無前甲戌一甲胡與顧皆出其門然
則顧公之得薦于直上與其所以賞拔于浚者皆可
知矣故吾之信于浚于所見知以此及戊申仲夏浚



之困余者兩年餘而遂會浚館居于單城東之許村
村之人不知其文與行也而以其嘗有驗方來告余
惊然曰浚乃近在十里外耶趣价持刺迎至舍視病
皆切知其根而稱量其血氣流止之分際以輔其虛
蓋醫道之有本者非苟焉而已耶其所以則又知其
兼精于醫自太先生玉衡而上已六傳矣其言曰先
人喜玩敲黃諸方書及經史子集有間則澆灌花草
巳讀父書無敢遺而以文字見知于顧公然不幸嚮

爵以老今無爲久涸雀鞓中也酉戌之間且欲隱于
醫以遣吾志噫子浚殆行優而數奇者耶見其人聞
其語雖藥之良猶次于此也昔枚乘發吳太子者七
太子霍然病已此以浮言爲鍼砭者巳之速恐亦復
之疾若子浚以用世之學不得志欲用其緒餘于醫
余因得一文行可信之佳客喜入膏肓脾脊而後從
容調劑于淺者桂蔻之間豈有不連根拔去者爲我
謝子浚曰良不臧肱折則吾之安行無苦而遊覩于
琴棠烟水以東望故人之至止也有日矣八十七翁



盧錫晉撰並書

從退之送楊憑文脫出然退之亦是脫于近臣違
臣節不知此不可與道古　自記

## 書醉翁亭記後

歐陽子以善學昌黎之文名後世昌黎答李秀才書
云吾于古非好其辭也好其道焉耳即歐陽子送吳
充秀才亦云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道一而已第
而善其身達而施之于民皆是也今滁未聞以歐陽
子治民之事蹟勒諸石以爲後世法則而徒傳其游
覽于景物名勝如醉翁亭及菱溪諸記何也余于是
固嘗疑之丙午仲夏無雨煩熱不可過因讀醉翁亭
記以挹其滯而明人至禽鳥以下駁其難爲衆賓懽



始而然其說及再四讀之不覺失笑而並吾前所疑
亦因釋然于此矣駁者殆以樂其樂之其字屬醉翁
耳若爾則唐宋幕府守刺以上皆自選天下士辟之
其後多將相名臣不可凌且非所以鳴謙鳴呼是未
之思也彼所謂其樂者乃指滁人言若衆賓一段不
過襯出太守醉以便還題作結耳故下文即以人字
抉開言樂在滁人也滁人之樂以太守能樂其樂故
知其樂者滁人太守樂滁人之樂則滁人不知孟子
曰惠而不知爲政夫市惠欲人知政善而民自樂是

有道焉孰知其所以然乎且歐陽子固未有自譽而輕人者也記中以歌者負者提携往來爲主而以樂其樂應之此可以想其政之所施矣施不以其道亦安能使其民日勞勞焉遊于峰嶺原泉之間而以爲快于心乎脫稿後欲寄滁牧朱淑邸表弟渤于記側淑邸無何以憂去

擬坡翁莊子祠堂記　敉胥



[stamp]

吏議

民者君之所以立國也孟子曰得[illegible]日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凡君所以宵衣旰食不遑暇逸者皆爲此邦本也是故聖王重民然民之散處于天下者一人不能獨理也則爲之設官分職以任其事內而宰相部寺臺垣百司外而督撫藩臬監司太守而後及于州縣之有司大官至有司亦卑矣然位尊者與民不親其朝夕撫摩吾民如家人父子近處于一室者反不若州縣吏是故聖王重吏吏得其職則民安不得其職則民不安自督撫而下絲聯系于遞相覺察遇吏有貪酷不法者既已特疏參處而又以八法懲戒于大計之年官皆奉職惟謹乃其惠愛之及于下者何少也此無他責之太煩役之太賤處之太褻　凡吏職所以欲盡而不得者皆坐此四者之故古者任人擇其能量其才而後使之善理刑者不聞其兼明農善禮樂者不聞其兼治兵蒞皋益夔稷皆聖人之亞猶且終身一官而不遷況如今日之士者哉且士治一經則鄉考者錄之以舉于

禮部而試于　大廷夫豈不欲六經之兼通以爲人
各有能不能不可强責焉及至出宰一邑則百務萃
之彼誠盡力于錢穀刑名教養撫字亦可謂能矣若
夫盜賊刼截或來自數百里之外而遂發于其地吏
不能必其無也不幸而一有之雖其治至于夜不閉
戶道不拾遺亦無救于參罰降革矣無乃攻之者怨
而用之者刻耶愚謂宜專其事于防汛之武弁則彼
不得有所推諉而疎于遊廵以虛糜縣官之金錢其
有警而有司不通報上官者罪之如此則吏不敢還



就隱匿以顧情面而防守者不得不盡力擒獲以求
無過彼盜賊聞之亦將不犯其所難今以此分其罪
于吏而防守者反得以有名無實之兵爲影射之弊
博奕飲酒以坐待文吏之捕緝爲吏者方役役于風
影之不可知尚何暇于民之疾苦卽云盤根錯節以
別利器然人之才力豈能盡如虞詡彼曰吉之太煩
以分其心者此也曩時郵驛之政嘗以驛丞領之彼
單司一事則力專而勤又出身于三考凡掾役之吏
往來接送之勞擾固非其所難也今惟大縣荒僻

存其官其餘皆歸併于州縣僻邑猶可支持若一當
衝煩孔道則皇華往返日無寧晷而索詐怒詈使人
忿恨于心而無可柰何雖功令有直申兵部之例然
誰敢冒險以獲罪于欽差之貴臣與親臨之上官哉
士惟有氣節而後可用故賞之而知所勸罰之而知
所懲者氣爲之也以驛務程其優劣旣已困頓而操
縻之而又貽以賠累應付之苦欲其不抑刻勿敢而
橫歛于民以救其急其勢固有所不能也故曰役之
太賤以沮其氣者此也國家欲程士以清謹之節必



先養其羞惡之良士方爲諸生時上所以養之甚有
禮也擇其學行兼優者崇而飭焉聞有不肖則使學
官教之教而不從然後夏楚隨之爲有司者不得擅
行其笞辱有大官行縣則拱立路傍一揖而退其培
植廉恥如此之厚夫是以士之賢者莫不高自期許
不屑爲一切卑污之行及至出身作吏則人莫不相
戒曰官不同于士也士如處女官如新婦然愚以爲
新婦之敬其舅姑是理所當然也彼舅姑豈欲以不
堪者喪其恥哉夫設大官以轄其屬不過欲察賢否

公為劾使不敢肆然于民上而已亦豈嘗令彼奴視
之道路郵亭衆目觀望之地直聽其朝服隨行踞不
為讓甚至大官之僕隸亦厲聲斥罵之嗚呼亦褻甚
矣爲吏者始猶怒于心久則相與安之又久則相與
賤之夫如是而向之恥心既已喪失無餘于是並其
所不屑爲者或不幸而爲之尚欲求其廉不可得也
且奴顏婢膝之人何以居民上哉此所謂處之太褻
以變其守者也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
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漢宣帝曰小吏勤事而俸



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並吏百石以上俸什五
本內外官吏皆給職田凡此者以爲君先使之潔仰
無憂然後責以爲善而罰其不善故人之從之也易
今　朝廷之于吏非無俸也其于各役非無工銀恩
計一縣所費歲不下五六百兩不可謂不厚然相舊
爲大吏者因其庫有缺額故累年檄令捐補有自除
授至陞轉未得蒙升斗者　朝廷豈意其如此哉夫
吏即賢亦豈能不謀其生或賢者猶能不至于大貪
于然百不得其一二也且非但無祿而已其須其猶

沿至較其所治之大小分定數目以獻于一歲之節
辰者五謂之曰規禮大數之外以小數與其親幸之
僕人謂之曰門包小數之外又以小數與其傳稟之
蠹役謂之曰茶儀自太守以上皆取之州縣以轉相
餽送至于州縣之官復有何項可取若是而倘能毫
髮不累其民愚以爲非陶朱猗頓之富其勢不能也
今吏取于民而上司雖知而不能禁者一役取于民
而吏雖知而不能禁者百其一者條銀之火耗是也
上下習聞不以爲怪于是乎加一者爲良吏甚者則



加其一而陰索其二三不等不然者餽送之資何所
出也是故陽禁而陰容之能以所得之半賂上官則
橫行而不敗矣若夫役之取于民而以百計者約畧
之詞也其實不可測筭彼其人大抵多無賴之徒役
之而不養之則必至以法爲斃數不養而又欲嚴治
之則有逃焉已耳夫吏患其盡逃是以至于不能禁
然則民安得不窮此所謂澄之太清以甚其貪者也
今夫富人之養嬰兒也既已托于乳媪則必潔其衣
豐其食使專志于調攝保抱又寵异之不與僕妾等

而後可望其愛吾之所托若命以并日烹宰而賤琛凍餒之乃欲其愛嬰兒若母子之相依此大惑也是故天下之安危係乎民民之休戚係乎吏故曰親民之官莫如縣令知所以重之則能盡其職而循良之效可覩夫如是而吏有害民者雖誅之而無怨矣

頴濱之論水也寬緩游波不一瀉而盡而其文郎似之予于弓此篇亦云



救荒議

歲不能有豐而無歉故計然曰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此二氣五行循環之大致也聖人處此不以爲天行之適然而修其政治有以預圖于平日匡濟于臨時使其民雖遇凶歉而無患昔者堯湯在位其水旱之災至于九年七年之久而不聞其時有飢寒死亡者則是盛世不無凶年而能使其不至為患于民焉耳周制冢宰通三十年以制國用量入為出以儉樸教天下使天下皆知貴



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計之則雖旱乾水溢而民所以待之者亦已蔣矣後世若耿壽昌之常平長孫平之義倉朱子之社倉其遺意也然其始也法良意美而人被其澤及其既久而出納收放行之不能無弊大抵周之民藏富于家後世之民仰給于官是故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否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夫人與法相資為理而不可以偏廢也欽惟　皇上以上聖之德躬至仁之行而又無逸以作所節儉以化俗嘉與海內黎

民登于芅安其所以協和保乂若荒潟無以遐奠征
者以山東偶有水荒宵旰圖維軫切民艱已將康熙
四十一年以前積欠盡與豁除而緩其四十二年蠲
其四十三年截漕平糶發帑賑施命官員分道贍養
其有就食京師者煮粥以食之給資財以歸之于之
籽粒以功之是以民氣和樂上感天心連歲風雨均
調麥禾豐稔流移復業各安耕鑿然　聖心猶以
爲災傷甫離不可不弘敷恩澤以底斯民于盈寧也
于是並將四十四年租賦接連蠲免又　諭撫臣飭



州縣有司實心奉行道民以撙節蓋藏家有餘蓄此
其仁之及于民者淪肌洽髓　詔旨到日人情懽忭
歌頌洋溢雖偶遇凶年而民足爲恃然唐虞之盛亦
有難挽共䌛以州縣之多有司之衆豈盡能仰體
聖心而行之無弊夫上受　君父之託下救閭閻之
命而不肖者不免行自便之私此所以德洋恩普而
遺于一縣一鄉者亦其所或有也臣愚竊以所見言
之今積穀所以備荒也吏專其出入百姓不得而問
其平日不無那移虧欠遇當開賑則昕聯盤攻旨以

飽其欲因得以少報多開銷其虧欠之數是以　朝
廷之殊恩爲一已補漏塞隙之門于又僻村窮鄉有
老死不能入城邑者一聞賑濟匍匐而來枵腹露處
守候至五六日必俟衙役之相知勢家之佃僕鄉保
里正之所影射者先得之矣然後給以升斗此五六
日者腹既不充加以雪霜寒威浸入肌骨雖薄有所
得而已不可活矣而況報縣歷賑惟以乞丐孤獨其
有釜甑無薪米者皆不與焉則彼所及者幾何哉且
窮民豈有積欠敲朴不可支也追呼不可避也瑣押



入店胥役之索詐不可忍也蓋皆典田宅鬻子女以
脫其苦不至十月而欠者無幾　赦令雖已早降按
不張示至尚不能掩而後發爲則其報上也必有以
完爲欠以上著爲流亡者故臣愚以爲現年之赦民
之食德無窮積欠之赦官之獲利爲多其四十二年
之停征本奉　上諭則其補征也亦必俟有　明詔
今于四十四年夏初已嚴刑責比且將四十三年已
蠲之米並四十四年臨米加倍派出始亦疑其無據
後乃知其影借上官預禁火耗之文以惑衆人之耳

目而熇愚八之服從曰不令開征何爲禁耗銀哉乃
今觀部文內稱奉　旨四十二年之漕于四十五年
酌奪然後益知　皇上寬卹之至意有加無已而
吏所以上負國家者如此其甚也夫私征之銀起解
則上官必不敢收貯存庫則有司必至侵欺而貪婪
以足其數害將復歸于民凡皆由于不得其人故雖
有至善之法不能不慮其弊故臣愚敢冒陳所見而
兼以所聞于古者獻其一得以俟抉擇焉解之六三
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井之初六曰井泥不食舊井



無禽而顧之象辭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能養賢
則不乘負擔之人以致害不汲泥濁之井以廢食故
人才者足食之本務也舜之咨十二牧也曰食哉惟
時柔遠能邇而即繼之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此可
以知古者聖帝明王欲誠和萬民必以得人爲急是
故有陽城之撫字心勞則必不幸賦稅之蠲除而催
科以規利有富弼之安輯流亡則必不秉倉廩之開
放而侵漁以便己夫如是而以之備荒于平日則必
使耕三餘一耕九餘三而家富益藏也以之救荒于
臨時則必能公其出放應其緩急而人慶均霑也是
謂治人得則治法兼效故言雖常而不可易或者謂
民之沐膏澤亦已多甚予所言特偶然耳夫天地之
大保能無缺陷乎臣愚以爲不然聖人之愛人也一
夫不獲猶以爲病今　皇上聖君也得　聖人以爲
君而不敢盡言其所見以仰助萬分之一非其自外
于堯舜之世者耶此臣之所不忍出也

愷切詳明似陸公奏議　肇楨



原缺

家宰　稱公所爲得過甲失任節敢慮不知其
爲贇淑之退貝何克致　大君子折節如此
公之年家子李生言公裔本中散太公祖完
節下逆耿時得配享范公因以俚詞寄謝　公
贇卷

節表錫山俎豆新。麗分中散象賢人。言行共扳三千士。忠孝相承六十春。棘樹犀頭谷岳。選藤花省裏濟川臣。不嫌迂腐承軒駕。林下風生一掃塵。

祝嵇太夫人七月初五日八袠壽辰　代

於休哉太夫人鍾秀姑胥連天姥大節可與贈翁同千古。欲訓自昔慈且端。庭有倚青金匱貯入必懷歲



敘事勞。憶昔祖是臣源。曾行水扶桑塞。瓠子因極永奠蛇龍逃。太夫人于時封大國。八袠不減蒼松色。含飴得得人難老。況値叔孫六戰克。又聞授職自館閣王轆走。馬喜先春乞巧。以前是蜿辰。慈德早逢天祿中。團圓歲歲中元月。恩光及民長清波。卿爲下里之歌兮歌佳節。君不見草澤無文祝頌切

語不泛故有無窮響　韻

魚亭韓母王氏節壽附側室盧對

瑯琊昔稱孝弟里天祚明德家日起自晉至唐門第高生男閔士女黃芷沂公輔宋配享崇事業文章孝魏公七百年來無與替兩家裔胄正龍葱南北散處各其家。一枝如棠界山東相隔百里未識韓乃是崑崗隣項研現耳裂碎何太急閨人爭先地址化有姑有兒及弱女婦道克勤母教端亦有側媵盧與曹姬妾苗裔貞可褒是時茹辛共劬勞大韓小韓雕龍彥彼叔已看頭角變桂花蘇特萱花復耀于千年今正



高歲星回摘大如鶯及期應為王母觀此桃仙味甘芳飴美弄諸孫飴與之古人長壽欲三尺物論乃留真是非徵詩著姓三十餘尺十者九語陸離灼然真金生光輝

漸近自然　韻

## 韓信論

有語余者曰淮陰侯之死于鍾室豈其罪哉夫蛟龍居江海之中有可乘之勢而帖然以遊及其困阨于蹏涔爻死不給然而覩之者朔欲作風雨鼓雷電以逞其怒則其勢有不能而理所不可信者夫齊楚之國信之江海也爲而侯之咸陽必不令其設兵以爲爪牙所與俱徒數十舍人耳且其與陳豨無積素累舊之交何故輕以非常之事謀之又何故中外不相聞輙敢爲部署以待其應而不慮謀之洩哉彼前此



不聽蒯徹今勢已去而爲之與蛟龍遷怒于蹏涔矣异故曰非其罪也余應之曰人有言木腐蠹蘇行疑來禍信雖不反然而有殺身之道四焉當其渡夏陽戰泜水魏趙爲虜燕人望風而服淡之帝業實自此始其功可謂高矣夫功高而不自見爲功然後其功可居雖有忌之者亦將釋然于中而不疑故古君子之事君欲其利歸社稷而已其身之貴富尊榮不計也若夫韓信則不然彼其襲田橫以死酈生則疑于爭征請假王以怒高祖則疑于倨上愛垓下之約束而臨期不至則疑于要君項羽既滅易齊而楚而陳兵以行縣則疑于藏甲凡此者皆非人臣之道而信皆爲之無他急急于貴富尊榮而不暇遠慮焉耳彼雖嘗受辱于胯下而非誠能隱忍于世情者也觀其居咸陽不能痛自斧悔閉戶遠嫌顧乃終日鞅鞅羞與樊噲爲伍以傲而言彼畏惡其能者豈惟高帝雖蕭何以下皆惡之矣此其所以始薦其才而終與于殺皆事之不足尤者然使信至此而悔其禍亦有所不及救何則怨毒已深而不可以卒解也易曰亢龍



有悔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高帝疑信之幾豈非始于入卧內奪兵符耶爲信者宜于此時知幾無亢載其患而不顧其欲懷其愛而不私其衆任其事而不計其功夫如是高帝且愛之不暇何至與彭越英布同時夷滅哉故余以爲信之用兵誠智至于保身則近不若留侯遠不若唐之汾陽王留侯辟穀身全名顯郭子儀譏于魚朝恩程元振然詔書一下無不即日就道而寄人之計卒不得行吁此皆大丈夫善處功名之會無意于尊已故卒莫得而卑之

無意于利身故卒莫得而害之信不知此盖由其才
有餘而學不足惜哉
急急于富貴以至殺身淮陰侯切骨之疾可求



## 荀子不畏天變論

嘗讀荀卿書至以爲星變木鳴可怪而不足畏盖喜其文章之峭刻而未嘗不嘆其失言昔者孟子大宋輕之志而不可于其號夫著書立說者辟若決水焉始不過蟻穴之穿漏及其久也至于潰隄防壞城郭而不可救其流失之勢然也今荀子之言又非但蟻穴而已其言人妖也舍其虎而責其實乃志之善者也曰畏天之變爲非者則所謂號之不可者也且大拂拈情而傷歲穀價貴而傷民是上之不能重其農



功也政刑紊而下不安舉錯乖而民不服是上之不能慎其措施也禮儀不脩而內外無別君臣相疑而寵辭日至是上之自瀆其倫叙等威也君之尊無上所畏惟有天耳天不足畏故無所忌而至于如此然則天變者人妖之所致其妖之在人固可不畏天變之一念有以成之耳何謂天變者人妖之所致也春秋繁露云災异之本生于國家之失其始萌也天必出災异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變則循必見怪异以驚駭之如是而又不知畏而殃咎乃至明主者畏之

而不惡也故凡災之應過而常至者謂之幸國其或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謂之不幸之國而禱于山川以謝其過楚莊王之事是也此天之因乎人而不可不畏者也何謂人妖者其不畏天之一念有以成之也太戊之庭生桑穀一日而拱太史請卜之王退卜者曰吾聞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見妖而爲善則禍不生于是早朝晏退問疾弔死以鎭撫其民比三日而穀止文王寢疾而地震群臣請增城以移其災文王曰不可天見其妖以罰有罪而又欲興事以動衆是重吾罪也不若行善以移之行善而疾以止享國者五十一年宋景公惧熒惑之守心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兆且不利君身請移于相公曰微相吾誰與治移于民公曰微民吾誰爲君移于歲公曰歲惡則民飢而死焉有君人而殺民以自利者乎子韋北向再拜而賀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今夕熒惑其退三舍君復延三紀矣已而果然此之謂畏天而人妖散殷之將亡也晝見星而天雨血紂不知懼而湯之祀忽焉宋康王之國有爵生鸇王問羣



臣曰吾聞小育大王者之祥也于是縣革以射天伐隣以搆怨虐使其民至于亡滅他如季孫意如知雨雹之爲傷其君而不憂也卒逐昭公張禹知日食之爲害國而不告釀成漢禍夫是二臣者無亦有忌其君之知而畏之者耶此之謂不畏天而妖以成是以孔子作春秋而書災异者不憚其煩焉荀卿昧于此義放言高論不顧其流失至使王安石直以不畏天變立說而未能原其志吁其亦可惜矣夫

典雅蒼涼渾浩流轉是之謂墨妙 觀止

彥德弟六十壽叙　選部蔡年兄衙

塔田盧氏爲南昌舊家隔余不數里有其賢有聲余皆聞之有客單父字彥德者戊辰同榜認齋年先生雁行也人雖傳道于吾前而莫由詳其行事及丁亥歲認齋由行取改補秋曹因問彥德所以得譽于鄉里者且曰吾子質直不妄諛盍爲我言之認齋訢訢然應曰微子問吾願有言于子明年彥德歷一甲子邑人以其生之日往發焉願因僕屬辭安可以其嫌于親而不言方從叔茂才公即世彥德及其弟啟先



皆幼也熊太母撫成之以坐食非策命彥德從族人求單學廢著其生平未嘗學問而性豪俠好爲人解紛不屑治貪賈行什一取息除寄歸供母嘗以貸急難自簿尉兩齋以及役卒鄉民咸愛敬之始至單父未弱冠一空囊隻手不六七年積累至千金入貲縣前人列紳士中太母喜不欲趣其歸于是不得已歸妻子以奉甘滫今母年八袠猶安和無恙也余曰如子言是所謂才士也好義不私者也能承先業者也順親志者也與世浮沉而不汚者也惟其如是是以身在二千里外鄉里傳其名至盈溢余耳若夫以國學上舍出而爲用于時必且才益老德益劭使功業所成就歷歷可紀然後歸拜萱親與弟子輩優遊于西江之滸是時也頌者無疆而余所託其人以爲文者亦無疆然則彥德壽吾文耳文何足壽彥德异日聖天子幸豫章而問百年鄉大夫中有應徵召崇嘉獎者其在斯人也夫其在斯人也夫

一入子弓手便覺人文都有异采良由其所見太而取裁于古者深也　舜楨

祝范建中年文叙

昔之稱壽者於史有安期羨門其見于他書不可勝數然秦漢之君嘗使使數輩之海上求之而不遇莊子之言曰大椿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樹今安在吾欲使數萬人世世斷以爲器而果且無盡乎哉岳壽而塊立日月壽而薄蝕麟鳳不可卽鹿及白鶴壽而人玩之金堅而能久顧嘗見變于人不善變人君子祝有爵必本其所司以推其能事則于此數者無取也今大聖王所以廣厲學宫明有倫也自生民



以來質文損益猶因時而异至教以君臣父子長幼夫婦友朋之大經雖歷數千百年而不能變蓋莫有壽于此者矣漢以後獨有國學而教于鄉者無專員至後魏始詔郡縣立學宫貞觀中詔于郡縣學設博士博士外又以功教佐夏楚之政令之司訓導者是已明初貢士試職學宫無何有陞御史爲達官者今雖無赫赫之可畏而體尙尊凡大吏入境太守以下迎不爲讓博士助教則長揖郊外與監司以上等也豈謂守令所司不過簿書錢穀雖其事甚急而不若人倫之爲重耶無赫赫之威故師弟子之情洽其體甚尊故然後人知重學重學故倫明倫明故道可久而奉　先師之道以教人者亦將以成不朽之業是以聖王難其選也今吾邑司訓忍菴范先生先世爲關西開人王父宦于青遂家益都而其道東矣及其父没而先生復受教太夫人由廩貢生秉鐸單庠學廣而行篤厚重而寡言遇事或一二語輒中窾會當章者不能拒所謂有德必有言其于教諸生也何有任事幾四閱月而單多良士蒸蒸孝廉者甲齊魯矣



邑弟子既已悅而服之而適會某月日爲先生覽揆之吉因謀所以祝先生而屬辭于余余曰異時儒林中有卓異膺薦章者先生也諸君願以是頌乎曰然然猶淺之乎頌先生也且先生豈藉此以爲榮者哉榮名在身如春花鳴鳥悅一時之耳目而不朽者固不在此獨其以倫教爲任使人皆變其儇薄曉然于忠孝節義之重昭昭然如日月之既蝕而復而先生之壽真可與聖道相終始吾願諸君持此以爲祝焉耳且先生郃陽弟談一翰林爲余同年友亦言其先

文正公裔也公嘗有義田以養族人身兼將相教化
非其專責而躬行以爲天下倡者若此則所貽謀遠
矣今更歷五六百年其澤未艾吾嘗遊姑蘇詢其遺
跡故老稱公者不以其將相而樂道其敦睦族黨曰
此其田宅之所遺也故夫蓋世之勳被之一時而可
樂教化之澤傳之百世而不泯先生能繼其志則其
久而愈新亦將有同于斯者斯亦可以祝先生而使
其訢然舉爵且至于無筭者也諸君子皆曰不亦善
夫盧子以吾師之能事壽吾師也于是書其言藉手
以獻

恣意奔放如長江大河 弟敬晉



## 辨疑

今人所尊守而不敢變易于其間者莫若律與禮律
曰爲子者爲其繼母服齊衰三年別其爲繼者言服
母各以其類不教其家庭間稱繼母也又不教其稱
于族黨親戚亦曰繼母也以理度之或父主其喪則
可以繼室辭世爲訃或繼母死無所出則前母之子
訃于人猶可稱繼妣或前母之子仕宦遇覃恩請封
贈于朝則可云母某氏繼母某氏律雖不明言而愚
謂書繼與理無嫌也若繼母之子仕宦遇覃恩請封



贈于朝則但云前母某氏母某氏故今　誥勅之及
于人者亦云爾前母某氏贈某母某氏封某不責其
不稱繼而斬此封典也律雖不明言而愚謂不書繼
亦與理無嫌也戴記言喪禮詳矣然皆不于母之中
別其爲繼母故云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至于稱
繼母則無明文又服術有六其三曰名疏曰名者若
伯叔母及子婦弟婦兄嫂之屬故云弟之妻可謂爲
婦是嫂亦可以爲母乎其辨名定分至不遺于兄弟
之妻若所以稱母者又不啻重于兄弟也何以不爲

之別耶古之人訃于其君凡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
某之某死是父喪則曰君之臣某之父死母喪則皆
曰君之臣某之母死也喪禮者聖人之所重也其垂
訓于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周密而無遺若
不稱繼母爲非禮豈有漏而不言者惟服問有云母
出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不爲繼母
之黨服終戴記一書言繼母者此而已然亦無爲子
者稱母爲繼之文也蓋稱母不礙其實爲繼母稱繼
則礙其母之者矣今前母之子乎曰稱母于人將曰



母耶將曰繼母耶曰母者親之也曰繼母者是或母
子不相合而疏之者也先王緣人情而制禮必不使
仁人孝子之情有所不安焉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
不仁而不可爲也生而母之殁而別之其無乃有死
其親之心乎噫律不禁其稱母禮不戒其稱母何所
限制而必欲如今時所云爵使其制自前聖後聖傳
之千萬世而確不可移決不敢回護此一字而事親
以非禮且繼母之分非甲于前母者亦何所用其回
護以爲其後前母耶夫終身稱母人不謂其無前母

奈何今一稱之而有是疑且稱母何足掩其爲繼母
稱繼則兄弟間均有不安于心者矣以爲其繞于宗
子則吾聞古卿大夫家有大宗小宗宗子之尊不過
立廟于其家爲祭祀主而已凶吉必赴告而已至其
告神也考妣外無異辭也稱于神且然乎人而反不
可耶儀禮云繼母如母爲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
孝子不敢殊其所以喪之稱之者也

考據詳確　仲山

秆山詩序

余少聞古詩篇數多至三千竊疑自孔子錄取之外皆惡札及後得見逸詩之散見于他書者辭語音調爲三代下名善作者所不能過然後知經之所存非但以言之工而已孟子曰不以辭害志夫言之發于志尙矣然志或無關于士君子立德立功之大節在作者不過偶然自遣其情亦未必槩欲其親戚友朋爲傳之于身後則詩固不病于逸矣劉子懷遠嘗爲咏歌吾于其卒後始得讀所遺秋浦游亭江洲琴臺



諸集謂君爲中大夫迂齋子一筮仕卽官五品然何其錯語多落落如寒儒豈以爲詩忘窮而後工如廬陵所云耶抑其天資有適于流俗者耶夫人祿期不曠遠幽悄不可以學詩讀詩者不以意滲入乎其言中亦不足云取乎詩以爲人益至于益之大者則在乎興觀群怨推及于事父事君而後寄懷于鳥獸草木此聖人之詩教也吾竊有志于此故今于懷遠亦不敢不以此志待之非謂褒其所嗜貶其所可疑能不謬于聖人也懷遠之丞池州皆有成勞已名士誌

其壙者樂爲詳道之諸詩大抵忠孝積于中不能自已而寫夫意所欲爲觀其督糧艘行三千里之遠風波倥傯同官答贈所言皆臣子至情凡可以興起後學者至九十餘篇以觀人之一二言偶合于道亦異矣吾嘗聞德者功之本根也功則德之餘也詩則其德與功之枝葉花蕚也然夫木之生或至于千齡或枯萎于拱把萌枿之時則一若有天焉而人亦然令天假懷遠以年其位日崇其功業必日茂由是作爲雅頌以繼古之作者則君子以爲此三百篇之遺而



豈徒風雲月露流連光景之浮音已哉盡美矣大其言且日進而不知所止也

歐陽子筆意　韶

## 太學生子岫孟公墓誌銘

同里孟君子岫氏卒時。余於邑京師。

爲悵。越九年歸自鎮州。而君猶在殯。將以今歲十二月初三日巳時葬於城西西鎮集西南之新阡。而屬余爲誌。余稔知君者。能幽道君之平生。因不辭謭劣。

君諱嵐。子岫其字。先世居東阿張湫。　大父玉吾公[illegible]先生我　年伯皇翊公積學砥行。試高等食餼。子三人皆能傳其家訓。長公　子峋氏。嶸同余中乙卯科鄉舉。其次即君也。君少與兄齊名。兄歿與弟子



嶸切磨文字。名藉甚庠序。而惜當時有司無能知者。君事父及母　趙太君。恂恂然。辭色若孺子。又不失古人纓巾拳鞠之敬。初其父怒人有橫逆無狀者。暴終。子峋尚爲諸生。而子嶸又幼稚。然卒使橫逆者斃死于公法。此微獨其兄能復讐。亦君素賢不貽以內顧憂也。君既不遇於時。學爲齋治生。頗能擴充其舊業。而君嘗曰。吾爲此欲推及鄉鄰親族之急難。非好自封殖也。以是人多賴其周郵。其交友以信而履直。於謙挨事以理而確然不可奪。或爲人策行止善敗。卒一一如其言。中年無子。奉兄命嗣以其季男玥章。養教篤至。而玥章爲人後之道。亦見稱於時。晚年築小園阜財門外。阜財者。城之南門也。東遊宓子鳴琴之臺。升高望遠。歸過望仙橋。吊呂惠遺蹟。其地遂踞名勝。而君又襟懷曠遠。常必有會於心者。非所謂知道義。安於所遇者耶。　君生於順治四年丁亥正月初十日寅時。卒於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七月二十五日丑時。配邑庠生劉公行可女也。男玥章。候選訓導。初娶候補州佐石公女。繼娶於四輔張公及永錫張公



女。女適洗上舍仲男。孫男銂。庠生。娶上舍黃公女。孫女二。一適戶部河南清吏司員外郎王公仲男。一字邑庠生劉公仲男。曾孫女未字。

銘曰。於惟君。藝林之雄。有賁其實。父之風。厚厥積。綿綿其澤。安其神。犖爾佳窆於漼。君萬億斯年。載此石。

雅潔宕逸　荔尉

封定遠將軍江南江陰營守備劉公墓誌銘

公諱瑞符。字文水。明鴻臚寺正卿中議大夫鍾岳公
之次子也。其爲人倜儻磊落。讀書能窺大意。好擊。公
子無忘兵法。而以其宗人有家于滕者。往。舉其邑茂
才。及　皇清定鼎。而公適遭太公之喪。從其伯兄少
卿公若廬三年。初公家本晉人。明興。遷單世世以力
田孝弟重于鄉。大父誠齋公始貴爲通倅。伯父。父先
後官鴻臚。而其父卒爲正卿。依日月之光。陳保民四
事。爲懷宗獎賚。明亡。遂不仕。雖富室不屑屑籠籠然



其既歿。而公不免小人之覬覦。以爲是齒少易與。其
伯兄孟水已解組歸。謀冀之法。欲瓜分其田宅。遂以
事搆擴之。公時猶在歷下。元配張恭人竟以驚悸不
起。而訃音至矣。恭人通內則。多所裨益。而公以幾危
虎口之身。哭之旅舍中。何其感也。公既歸。益奮厲。能
自立。嘗以謂世方鼎新。盜賊之萌蘖者非能卒除也。
男兒當爲國平禍亂。立功邊陲。今其時不可失。誰復
能執帖括。兀坐牖下。至老死無所聞乎。乃復自滕庠
改任城衛武學爲諸生。辛卯舉于鄉。其明年秋成進

士。分鎮粵韶。韶有靈取洞賊。前攻者數輩皆失利。公
受檄偵其阨塞。詳薄其地。爲攻取狀。賊悉力守險。乃
以奇兵間入其巢。大破之。降三百餘人。行狀云。是役
總制欲盡坑之。公惻然曰。此屬皆赤子。爲賊誘致。一
失足無以自拔。宥之。使耕其地。彼利其生息。宜無他
志。且可以風降者。即盡其餘賊。聞者皆堅自守矣。此
甚不可。於是總制曰善。獨斬其渠魁以徇。其餘得保
安頓入籍爲良民者。公之力也。粵之東境瀕海。朝廷
厭海寇出沒無寧歲。乃欲空邊海之地以困制之。總



制檄公徇順邑爲界。約民三日不內移。盡誅戮之。公
念民數被寇。喘息未定。而迫之轉徙。即恐多所激變。
此謂借寇兵而資盜糧者也。乃急見總制言狀。因得
更弛期。而沿海數千家皆相慶曰。生我者劉將軍也。
秩滿。遷江南常鎮守備。駐劄江陰。江陰臨海口。公嘗
擒冒禁者若干艘。而當事釋之。事發。連公竟免官也。
時年已六十。抵家田園癈蕪。未嘗以困窮不得志之
故形于言色。藜藿之食。大布之衣。處之泰然。公自己
亥筮仕。乙卯卸事以歸。居久之。苦雨潦。城居以病卒

于乙丑冬十月之十二日公生于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享年幾十幾歲至是卒先是　覃恩封定遠將軍配張氏贈恭人子男象咸庠生娶某公女象晉娶某公女云云公英毅而鋒鋭可謂才矣閱歷于夷險安危不可謂不熟矣善騎射擊劍有四方之志壯往之氣可以催堅陷敵矣其于行軍用兵可謂識其要領不至悻悻然無謀畧矣且古之殺降者何人哉彼欲以威敵乃返以阻其歸附自傷厥德曹彬下江南不殺一無辜之人王全斌下蜀則不能也三將之功



名以此异其福澤短長亦以此分故為將者莫不善于殺降莫善于因事而多方以全活之大將如此偏裨可知若公于靈眼又不可謂非厚德矣而况能救數千百衆于倉皇危難之中哉惜乎未竟其用而抱其志以終老也天之報有德或于其身或遲久而後及之或近而易盡或遠而無窮是皆不可測乃其理則有不易者焉嗚呼公今其卽遠哉吾將以公之德卜公之後公其徃吾為公銘

銘之曰干霄之材以尺蠹棄其孰為而孰致雖齊下

蕆功益肆雖累于物名益至於休哉歸復乎土以永衍世

子术孫先生嘗不揣余謏作誌傳然豈知余固亦自惜其筆墨者哉文不古不為也不合于古人之善善不為也嗚呼質此文于同時知公者豈不然哉

李佩弦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李氏名銘鼎字曰太常別號佩弦其先居南華馬家坵世單傳至肖亭公是爲先生父先生幼慧父教字膝上遲復指問皆識之人有曰昔君家長源七歲賦方圓動靜稱奇者今當復見矣少長就外傳果一日數行不與諸童子嬉戲篝燈火無間寒暑兩大人憂其瘁諭止之則竊窓以誦無何太翁暨太孺人俱即世有盜焚邑里而先生配趙孺人又病歿于是益難以自存而求遊單父時城東輔乾李先生奇



其狀貌端雅試以文物之以猶子使課三子讀輔乾歿從母劉太孺人爲娶于邵氏且欲析産以先生固讓而罷歿時先生能盡哀禮而情同于所生初先生從學于名士張必印經書外兼通性理通鑑諸子集爲文自然典古師甚器賞之督學吳公取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棘闈即屢困無憤懣意益肆力載籍一時受其教以成名者不可勝數嘗語諸弟子人不能讀古求生活于帖括識趣卑鄙文必不工嗚呼是真君子之言也今人標竊一二新調以爲奇按其中實無一有然此等猶品之上者其下隨手作反正皆庸腐小生語不足直識者捉鼻案頭亦或置近時傳稿然掩目不欲觀觀亦不知其佳妙之謂何此由兒閱册本未有聖賢豪傑及前代與夫君子小人正直邪枉之辨終日對之安能使襟懷高曠思與古爲徒聞先生言亦可知所歸矣易云言行君子之樞機蓋未有不行而能言者前四五年余每入其舍必見其手一編座右自題讀書半生止藏忠孝廉節數字存心一世願學顏曾孔孟諸人先生好古有得不知老



之將至故其志如此按行鋏稱其一跬步不苟至不虛此非所謂行而後言者耶嗣餐仙中辛未高第仕鄱陽令終母服復補授遂平先生家居日勖諸孫以篤援家訓大抵教子無異門弟子教諸孫無異于其子方餐仙西赴治所依戀不忍違先生必勉以正曰范文正公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今有百里民社不當行所學耶又曰夏日可畏不若冬日可愛第佩服斯言何郤顧爲之官後手諭申告都不及家事子既貴猶布衣蔬食鄉人有一善必津津于口至間

有敗類則曰小人即不可與作緣然何用暴其短使
無自新路蓋人有內慚者惟恐先生知其名余邑中
稱爲今之彥方卒之日皆爲痛惜焉先生兗郡庠生
覃恩贈文林郎宜君縣知縣配趙氏邵氏叩氏俱贈太
孺人一子一女子捞名貞模邵出也配孺人王氏以
外艱去遂平補宜君行取授禮部主事 贈先生如
其外秩男孫四以愿癸卯科舉人以忻庚子科舉人
以恣中癸卯正科以意單庠生女孫五曾孫男女不
數先生未旣也先生生于明萬曆戊午年四月二十日



卒于康熙丙戌年二月初四日以其年月日葬于某
阡
銘曰奎婁之野月犯少微先生應之雲服騑騑神返
于次瑕咀芝嘆老成謝矣典型用希郎官縱擢其升
其睎企彼月好言晉其衣匪斯止且珠冑赭褘乃眷
有顧日本覲圖明德有後寵贈不輝牛眠鶴下阡崗
維巍順先生志器含雕幾永安蕊宅蘭馥桂郁
先生往矣讀此文覺典型猶在 生甫

## 謝超武行狀

宋之亡也元人逼叠山先生仕先生不食死其子定
之以喪歸信州而葬定之子忭携其子守貞遷居太
梁守貞生端儀在洪武時其家單父始于端儀之子
興自是累世皆稱長者至省祭龍臺公擢生文學魯
瞻公嶧嶧贈修職郎生潛昭公諱燦如君潛昭少男
而叠山先生裔也其祖妣賈爲余外大父姑庚子歲
君又與余同入庠余何可辭不爲狀方其入庠未久
而居父憂也佐伯兄獻先仲兄愁宗以勤慎理家事



水旱不能困外侮不能加家勃起數倍嘗將君之力
爲多事母馬孺人能順其志以樂其天年邑宰黃九
我性嚴正不輕許可語及君則喜而嘆且以爲無是
母安能有是子尋旌其門曰有程母風及孺人歿而
葬縉紳名流以什伯數皆來觀禮焉長兄逝無子以
稚子蕃嗣之蕃長遵君之訓事母不殊于所生仲兄
厭酬應居負郭村舍君于一切事無易難皆自任之
終仲兄之世同其產姪蘅卒亦無子君又以孫述訓
爲其嗣述訓者君仲男翰之愛子也義不忍骨肉間

有絕世者以故力行乎人情所難而邑人皆稱其友愛出于天性矣晚年益孳孳為善按行寔君于死無歸者棺之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盲無目養之藝之疾病者藥之張子曰民胞物與且無故而殺一獸伐一樹皆人于所不忍而況其同類之困苦耶吾因思蓉山先生歷久而澤未艾也抑不知數十世後傳君亦如先生否要之先生遭世變亂故特以節顯而其乎時處父子兄弟亦必不殊于稱君者君真能紹其祖武哉君監貢生生于明末癸未年四月十一日寅時



卒于今康熙壬申年九月二十日亥時壽五十歲娶逯氏邑庠魁南公諱珍女子三人蕃為伯父後歲貢生翰廩貢生俱候選教諭圖庠生以君課讀嚴皆佳士女五男孫五女孫六名次姻家已詳行實中

蓉山先生品節文字宋末第一流余每讀史則如聞其聲而見其人夫得古人之一物一器猶愛之慕之況其賢後裔耶濡筆太息不能自已悲夫 自記

晉南萬公阮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誌

按公諱士煉字伯雅公阮其別號也其先南昌人有諱瑞者任永城學博遂不返瑞生贈奉直公儀選克已遷曹遂為曹人儀生愛民萬曆丙子魁東省除知山陽縣歷陞廣西慶遠府同知帝嘗賜璽書褒勞使朝鮮又賜一品服愛民生惟樞 皇清丙戌進士授北部主事為公父公穎而好學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歲進士王君以女來歸則相與奉事兩尊人旦暮視食孺人躬自烹飪恭轄而上之處娣姒和而有禮親



戚貧者數加存卹人人皆自以為孺人德已以故甚稱舅姑旨比部公體故弱勞于王事而疾篤請假回籍公北迎倍道馳良鄉境比部公既捐館矣帶星行息哭踊扶櫬歸遵禮營葬孺人亦能襄其始終方是時長君猶在抱公憶比部公嘗有含飴之愛見即擁腑涕流曰吁嗟孺子孺人亦撫子泣曰吁嗟吾不敢數見爾以傷而公盡終公之服猶以子藏別室也其僑居東偏有比部公小圃盜葵屋樹公且築且植勝曰勿圃編刻其祖父詩歌古文辭即一器散失必多

方購求珍藏圖中時出而觀之未嘗不悲涕公季父
嘗城破後家中落為置室廬焉曰吾之責也太孺人
黃與比部公先後即世公之外姑貧且老則迎養于
家事之如母王孺人事之如姑也外姑卒葬祭無敢
不周初比部公以金貸人有遺券公閱負家業已凋
殘即惻然善體其先人意焚券不復問弊指于四方
士皆願交公或相過從王孺人為庀中饋即賓客非
時至未嘗不設醴酒陳脯饒至自奉不求甘能衣澣
濯數年不易以此佐公故公益專力于學學使者往



往拔置異等詩文皆法冠絕一時余少從友人宗頭
悅公小楷今復讀其百泉記好孫徵君為人而思其
不見游中州諸詩敦古處慕先民慨然有三代之想
公所自命亦可睹已平生襟度溫雅無町畦崖岸而
操行端潔人不敢犯以非禮其先世宦官清慎未始
貽以財然性喜施予慷慨赴義如饑渴邑宰知公持
大節無所回曲使修邑乘稱直筆焉然惜其以諸生
老也公既不售乃教其子若孫讀書于仍園居數年
始卒嘗曰吾雖老猶恐廢學以為前人羞若曹宜刻

苦為善士寸陰可惜安事嬉戲為又曰若曹宜知所
以繼踵前人者實學實行而已取青紫故是餘事即
涵泳有得則俯仰皆無愧命之通塞可相忘也蓋其
言庶幾于樂道者雖數奇然海內士君子已傳知有
公既矣王孺人稱未亡人十一年卒之日僕婢亦痛
至于失聲先日有僕婦以過見逐至是嘆曰主恩誠
不忍負顧吾罪人也不可以服役喪次吾哭諸野焉
公孺人生卒及男女子孫云云
銘曰奔而跳焠而孺慕庶幾成身為君子與澄不清



淆亦不濁庶幾叔度為修士樂刑于而室善則相只
式穀而子風格嶒只孰云力耕而歛不厚孰云積德
而家不蘇茂哉松阡吾以卜其後
寫公既風流文雅能使後之未見者心嚮往焉此
豈子弓之筆墨為之耶至其錯綜之妙如風 臨
合又不能不歸功于作者矣人哉文哉 求可

曹南王君暨二孺人合葬墓誌銘

曹南王君玗字蔚玗明太學生也生于萬曆某年月日卒于今康熙某年月日君之子某卜于壬申春啟君及藍孺人柩奉李孺人與合葬焉求余狀蓋公先世為洪洞人有名茂者為元戶部尚書元亡明太祖數徵不啟徙家曹之離庚都持大節著東州野史詩集殁祀于鄉賢長子麟為明國子監祭酒麟生導以孫珣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導長子威威生璥璥生崇器崇器生易易子四叔曰携季曰提提字倚巷為



北城兵馬司指揮史其長子治褒字永清為光祿寺署丞娶米氏卒乃復娶于李而生君初君伯祖太學生携字雲林娶于耿繼梁及楊有子治隆梁之自出也娶于李而三月而卒又二十二年而携始卒無嗣殯于室惟楊與李姑媳相依越十月而會君生于是治褒撫念其伯父昆弟而推以繼之君幼受母詩膝下能記誦崇禎辛未補庠生時年十六精甚九月娶藍孺人而會永清公以十二月卒諸子幼不任事君兼為籌家計憂勞無寧時明年壬申始葬雲林公于城西新阡己卯七月藍孺人卒十有二月娶李孺人是後流賊起又繼以水旱辛巳饑壬午大饑人相食兩太孺人憂甚君奉事益謹日求甘毳進之是歲入國學明年癸未賊北渡勢益猖君奉兩太孺人辟于考城明年甲申大變復奉之辟居淮上及我 世祖定鼎于燕君乃于乙酉奉兩太孺人歸自淮居無何而土寇李化鯨又以戊子七月攻陷曹城先二日楊太孺人率家人居于鄉而君猶留城中城陷兩太孺人方憂甚君竟得逸出奉兩太孺人奔于城南土



山八月復奔于西河之涣夜出晝伏凡兩月乃得渡河避其害方城之破于李賊擄掠殺傷其慘酷何可勝道是時兩太孺人俱年六七十歲而君之子未壯女猶襁褓卒相與全軀遠害不見兵戈此亦天之默佑其孝耶庚寅十月君乃奉兩太孺人歸自河南入其遺室斬之蓬蒿棘艾而居之獨其家人皆環侍無恙以故兩太孺人益相顧慰樂丙申邑人有訟君壻崔生為逆人者逮君京師事白得歸不以壻之故存報志也其長厚如此己亥楊太孺人卒享年八十有

六歲甲辰李太孺人亦卒年八十五歲君謂其子曰悲夫以母氏之可傳而邑乘闕弗載七十年若節不其泯焉前明魯王嘗以完節楔其閭君恐歲久漫滅故云子是長子某上書曹尹王公如君古曹尹臨祭而誌之君乃有喜色曰吾死不恨矣是歲十月朔奉楊太孺人柩並啟耿梁二墓合葬于雲林公望後奉李太孺人柩合葬于治隆既葬二年而君遂卒藍孺人年十五歸君明進士備兵肅州道藍進任女善事姑若祖姑愈而有度勤而有方寬而有制中外稱其



賢已卯病篤持其子拜太孺人曰婦不能事姑更遺此弱息爲姑憂語未訖而逝李孺人父如蘭河南考城人由順治丙戌舉人知和州孺人歸君時年十五親烹飪食飲以養其姑若祖姑撫藍孺人子女如已出自娣姒至一切戚屬皆有恩禮馭下隨其器令節嘉會必均其養子以此相君故君益得盡孝兩太孺人君既卽世孺人稱未亡人二十五年長子食餼援爲太學生孺人所成就也然不幸短于年惜哉孺人痛其子遂不能言蘊寢疾六年而歿藍孺人生于明

萬曆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生子元著援貢生娶苗氏李孺人生于明天啟某年月日卒于今康熙某年月日生子一名大著庠生娶李氏繼娶樊氏孫男二基元著出墉大著出既按其狀叙次之乃銘曰於惟先生嗣以孝誠困亨而在醜不爭作其匹剛蘊得李而志成維宅神于兩以占其永寧

頭緒繁多叙次處越細瑣越清徤先生之筆可謂游刃有餘　肇楨

再祭先妣 戊午二月二十六日

嗚呼數日以來不孝等盡求我母于牀几戶庭間以冀遇夫僾然愾然者而非真矣已矣事則過而時則迅矣崇晉于我母之事我祖考與逮事劉祖妣雖丕見之而歲久不能詳記錫晉啓晉或幼無知或晚而未得見也猶憶我祖考六十八歲時感寒而病劇我母憂形于色藥與食必謹其烹劑早暮問視與我考無異其明年祖考終于鄉殯斂葬祭佐我考稱家爲禮不一二攀援娣姒以順我祖考妣在生之志則知



我母之孝養舅姑終始無間也若夫撫育教訓我兄弟姊妹無毫髮分別于其間病革時言語模糊猶頻呼崇晉及萬門女甥之小字則知我母之慈愛性成非矯爲此聲譽也居懷仁署四年每聞杖聲希則喜而加餐否則蹙然有不安之色也則知我母能教子以道故錫晉自爲令以至于今而幸得無大過焉又性善朴素以華服獻箕之箱不輕啓也壯時爲男婦親舂織使我考無中饋憂至錫晉成進士宗族親故無貧富一以謙和接之餽送往來受寡而與多凡食

物必分賜其餘于婢僕而後快則是我母能動于道合也念我兄弟姊妹罪孽數奇承歡少而助以悲戚者常多蓋崇晉之窮于家計也我母憂矣男女孫婚嫁拮据貲予資助我母憂矣大妹五妹鄉居窮遠田庄少而家不豐裕也我母憂矣而又于二妹七妹之亡也而哭于三妹之女之亡也而哭于七妹之遺孤子之殤也而哭于錫晉之子善先之殀也而哭于啓晉之子若女之連殤于痘也而數數哭于錫晉啓晉年逾六十若四十而尚無嗣也而言及之而輒哭嗚



呼痛哉我母素健無病亦傷心日久而積漸不覺遂至于精神之忽減耳天乎以我兄弟之罪戾而累及我母乎（此下一段是補前段順出作收局）病績之際倉惶不知所爲賴大儒妹壻及三妹經理多方伯功舅誨戒不怠及諸甥元曦羽南建章南溟與梅表弟公篤之籌畫一切禮儀幸而粗辦然茲二十餘日形容聲息逾遠難追思慕悽悼不遑寧處乃因是亟煩親耗哀薦祀事庶幾其歆享而聞且見于僾然愾然者焉嗚呼痛哉

叙母生平由所知見以推于未知未見字字如聞其哀慕之殷　牽楨

## 太學生袁君墓誌銘

君諱縄祚字受天曹南人為國學博士弟子以康熙庚辰秋七月之二十三日卒其子卜以壬午冬十二月初八日奉君柩暨王孺人合葬于邑東五里之新阡因其同邑萬儁圖茂才求誌于予曰袁氏于曹為著姓也久矣及君之曾祖諱一俊用子貴贈徵仕郎中書舍人配劉氏贈孺人大父諱獻可亦用子貴贈官階如其子配戴氏李氏贈孺人曹氏封孺人再封安人父諱崇厚除文華殿辦事中書歷大理寺右寺



副封孺林郎配王氏封安人是生袁君君在兄弟行為中子年十三而其父若母先後即世居喪哀瘠不與諸童子共嬉戲事國初曹邑多故君以明哲保其家及天下既定則與兄繼祚弟綿祚日從士之博雅知名者講貫經史杯酒共嘯歌以此自適而絕意仕進曰親既没無為援毛義之捧檄色喜以屈吾志也乙丑歲不熟穀價騰起邑人患苦之君曰輦粟數十石于市賤糶之而價因得平活飢民無數曹尹愧謝曰嗟乎救災縣令事今袁君乃行之且人幸災樂禍

利民之急以便于家者比比也君不恤其私而陰救之其賢于世何如也惠下仁也佐令不逮義也從容鎮靜能使豪强不得食人之膏血以快其意智也救荒不居其名讓也太史公稱君子富好行其德此之謂矣君遇鄰里鄉黨久而益篤晚年屏棄世務營別業于邑東郊課其子若姪讀書于花竹禽魚之間以此自適而與世無求以終其天年焉余覽其行狀亦云于是乃叙次為誌且系以銘君生于明末某年月日距其卒享年七十有二歲元配王氏繼配藍氏又



王氏及子孫家世生卒各詳本誌中

銘曰天道維公嘉於而德地氣之豊萃于而宅松兮楸兮何畏佳孰其里之惟袁氏君益昌兮永其世

文有結構筆無纖塵

# 先妣謝太君墓誌銘

先妣姓謝氏。父字明台。母陳媼。生于明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卒于甲申前五年三月初十日。壽二十九歲。康熙中　覃恩贈孺人。子崇晉錫晉啟晉峕晉及女子子一。出孺人。男孫四。二爲太學生。女孫四。曾孫五人。曾女孫九人。名字姻家詳先考誌中。其祔于新塋者。康熙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也。戊辰進士知懷仁縣封文林郎行取累陞禮部主客清吏司郎中授眞定府知府中憲大夫孤哀子錫晉誌。



銘曰。維母之逝。祖側寄窆。于今來祔。歷年七十有。孫繩繩。延父祖脉。願言隱蟄。以葦斯宅。蒼老若出自古塚。

# 同年孟子峋墓表

君諱嶸。字子峋。其上世居谷城之張湫。自大父玉吾公文遷阜父。父皐迎公英偉有擔荷。試高等。食餼一時。咸推重之。卒遇無賴者加以橫逆。暴怒而終。君甫成禮。即墨衰報怨。能使其人囚首服辜而後已。是時君方爲諸生。兩弟皆少。未嘗以孤立至有退諉。故稱孝烈。傾一邑之人。事已。則以一少牢告其先靈曰。兒不能以身死仇。罪至深矣。居未久。聘名儒教弟子岫子岩。今皆嶄焉見頭角。又推愛女兄弟。扶掖其窮孤。



趙旭微童時師也。死而無子。諸受業生力營後事。實君爲之倡。規朋友盡言不諱。爲謀事指陳其可否。及後驗之。不差毫末。故人人憚其直而又樂與遊。處皆以爲孟君愛我。不我棄。君多智而勇于有爲。鄉黨後邑宰有公事延問紳士。獨言人所不能言。當路者雖陰忌之。卒不能逆。若漏庄開懇。邑人所患苦賴以得免者。不可勝數。八比文清簡麗肰。每承破即墨光耀眼。三試禮闈而未第。年四十有二。病瘵數月卒。以康熙某年月日葬于城西之新阡。又十七年而元配霍

孺人始卒孺人治中饋井然有條姑姊妹妯娌姪娣
親族及婢妾奴隸皆接以恩禮子琪章瓚章琭章玥
章現章玥章爲仲氏後琭章庠生早卒徐俱劉貢生
孫男毓熙幼業儒君既卽世霍孺人教諸子成立五
倍其富于昔卒後又四年爲諸子奉其柩往祔于君
君友盧錫晉表其墓曰信矣哉君之可傳也昔劉叉
譏呂黎爲諛墓夫能批憲宗之逆鱗瀕于死不回豈
猶以諛取金耶無其諸誌中亦有據傳聞而爲辭者
耶若是雖韓歐爲墓文未敢盡以爲實也君之誌銘



晉偶未見見通邑軸辭述其畧于左不知其文章於
古人何如要其可信乃過于古人也晉與君生同里
及試于春官則行聯轡止同郵亭寓同舍食同几臥
則連床同榜諸公若因方賢良先達又同其交際讌
處若嘗言吾父力學不得志今吾遂列賢書者父之
遺澤而恨不逮其存爲可悲也今母幸無恙卽得一
第亦安能遠仕卽亦仕而吾父之靈無乃傷乎故吾
中式與否皆有不忍憂喜者又曰吾曾祖以七葬張
秋吾嘗往祭以江老言而後得墓所焉吾所以報祖
父惟此耳然不得歲時祭饗益增吾悲也始晉聞君
言以爲適然既而聞其言于人又往往有然或至于
嘆息泣下然則其出于誠然可知抑又聞之孝德之
本也故移于君而忠施于兄弟而友和于鄉黨而睦
推于矜寡孤獨而仁夫婦以別朋友以信是故凡君
之稱于人而型于家皆以其敦本者信之矣于是並
次其言使泐于墓碣以明其非諛他日且有採入邑
乘而錄于太史氏者豈獨揚詡鄉人之口哉時康熙
甲申清祀月二十有二日



言切而有據　仲庚

劉迂齋墓銘

先生姓劉氏諱天眷字季佑號曰迂齋其上世居山西之洪洞明時遷豐主其父亘之門伯五世矣伯援貢於

皇清世祖章皇帝甲午年能繼世德為邑之典型迂齋其季子也為文師任城潘竹溪解元日有名弱冠食餼每見奬于學使副我

聖祖仁皇帝庚午年順天鄉試榜王考為婁東顓菴王公公先以庚子試山東乙卯科而晋謬蒙採錄與迂齋

尚志館文述 卷之四 補七七

生同里出身同一師仕又同部及公為大司寇嘗以職守勉吾二人與迂齋言必及晋與晋言亦必及迂齋云迂齋性至孝家素豐裕滫瀡甘脆非其所難故凡事必求得父母之志而養之善事繼母廖太君太君愛迂齋亦無異于長兄祖公蓋祖公太君之所出也祖公卒太君堅臥涕泣不欲生迂齋順以初生子嗣之頭着出血于榻前者累日太君心念其誠懇乃稍稍進飲食無何子穀生迂齋即延賓告墓以悅太君由是太君得安其天年及其與太封翁相繼即世迂齋同仲兄仲毅氏附身附棺盡其力之所能為與分之所當為無不及亦無有過遠近助祭者咸以為知禮服闋筮仕入中書科知 制誥

覃恩授徵仕郎贈父母如其官而廖太君亦捐封孺人遷刑部主事累陞至江南司郎中平反無冤雖罪當情真猶持筆嘆息不忍即下及 欽差大通橋督分各倉漕糧蠹剔夙弊飲食日用皆自備無毫髮染指以故運户舟中皆拜設生位而見知于當施兩大人富時為冢宰施總督倉場皆公正賢臣咸賛賞迂

尚志館文述 卷之四 補七八

齋不容于口是時婁東王公已相國亦附之有喜色也康熙癸巳年

萬壽覃恩進級封中憲大夫後又捐升大夫得贈其父母若繼母及元配繼配張任二太君當是時資望俊甚當事者且有台垣之推而迂齋語余曰不稼穡而取禾廛夙人之所譏也

今上以至仁治天下幾于刑措部曹上下多君子安所用素餐者乎吾數年幸無過不敢以蠅蚋之力再肩重任越數日即以狀請老

仁廟素知其廉退特　俞允之于是歸而修家祠垣先隴
碑其諸　誥命而又建之亭室樹之坊表過而望者
無不嘆嘉之若頃之泮學宮頹落嘆曰此吾先子所
啓蔡葺者也急出重貲偕同志者復其舊其他如劳
殤之活饑民茁茶鹽豆之施于寒冬無私謁之跡而
有赴義之勇棄券已責成就後學施棺續橋行潦恤
佃農諸善行不可勝道大抵汪齋為人有操守確不
可奪其與人相際則溫溫無齟剌以忠孝為本以愛
人為用不尚智數而人亦不能欺吾鄉謚之曰恭惠



先生公呈上憲祀其主于鄉賢先生生于順治七年
二月初四日戌時卒于雍正二年三月初二日酉時
享年七十五歲以八年九月十六日甃于城南四十
里之新塋太翁豆之諱則久　誥贈中大夫刑部江
南司郎中如子爵母黃太君以恭人贈太淑人繼母
廖太君以孺人贈太淑人生母趙太君以孺人贈太
恭人元配張氏亦由恭人贈淑人父歲貢諱右鎮幼
奉家訓嫺內則事舅姑無違禮奩資以儉勤馭下以
寬康熙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酉時先汪齋卒距

其生順治六年九月十六日申時享年六十六歲生
子謙歲貢生娶福建晉江縣知縣修公諱映宸女卒
又聘戶部廣東司郎中孫公諱叔詒女繼配河南太
康縣任君見白女生于康熙八年二月初七日未時
卒于雍正八年三月十四日寅時享年六十二歲封
淑人能子張淑人之子而女其女生子毅凝超毅之
嗣伯氏也順夫子割愛以成其德故內外一時咸稱
其有丈夫風汪齋于出處之際淑人亦多內助焉毅
娶進士宿遷上虞兩縣知縣諱元鎮張公子名士嘉



績女丞池州府有能聲淑人之教也凝歲貢生娶候
選州佐石公諱宣女超歲貢生娶候選知縣孟公諱
泓女張女四一適庠生黃餜一適歲貢生楊以任一
適歲貢闞叔一適太學生賈銑任女二一適候選州
佐李濂一適業儒郭培誠孫男六用礪歲貢生娶候
選州同吳公諱克義女用霖業儒聘候補知縣趙公
諱崑理女顯祖業儒娉庠生郗公諱世榮女謙出成
章幼未聘超出降服孫汝霖歲貢生娶歲貢生孟公
諱永年女長松幼未聘毅出孫女七謙出者二人一

逵太學生謝世學一未字凝出者一亦未字超出者一字歲貢生李諱深三男穀出者三一逵歲貢生石從一逵業儒趙龍章一一幼未字曾孫女一未字汝霖出

銘曰侵蠹之謂餘定國之謂則以此易彼公與有力縮朒之謂隱勝義之謂克易忍爲仁人食公澤有䅩而起莫擠而止不怠不辱以返于吉里厥儷𥘅先從君子



[library stamp]

公奠張仔著文

閔閔清門巍崔雲矗代出令士有文有[illegible]太翁連穀先後名𡈼匪養藉祿令其[illegible]明德有後君宜似續秉質冲雅亦乃警速謙謙爾容磨圭夷角貢難無驕陳戒凌德况茲濁俗孰超其間翩翩如君匪勝也獨警速維何有機在握密則緘縢隱若射覆人言予知遇則盡木灼若光明脊寐之燭風期曠達不裁邊幅大或無累細寧爾束鄙彼呫囁如魚在籠雕蟲篆刻雄不汝數始爲諸生匪曰予欲



遷而上舍則亦匪足他人施施何其逐逐銜厥背籠顏于門屋不直腐鼠以嚇鄒盭君翔千仞下顧而瞯人而戲遊終遂厥垢豈不能炫不顧以辨豈無崇閈不表不暴展如之人云何不淑嗚呼吁嘻時命短促孟夏乙亥令有鳴鵩乃頓以逝鬼神夜哭君兮君兮誰遺伊戚僉謂斯人而罹斯毒某也聞赴彷徨躑躅已相吊也更慰而告君與伯季催此百六莫爲爲之匪行是趣寧孱先得必大其家君乎默助以享後福昔在莊生言忽言倏天地爲與兩曜疾驅人處其間

[library stamps]

亦猶蘧宿孰知死悲不如生樂遠者長夢且如大覺
惟酒清冽惟牲匪蘇來格來視鑒我心曲尚饗

寫生手下筆都有分寸



與永城羅氏求菊書　代

客秋煩足下之力以濟吾事又竟日坐伏于菊畔以重勤庖人意氣懃懇且如何感佩別後想盡康樂也乃鴻羽未便開問久疎朝斯夕斯繞切懸耿卽所奉菊芽亦曾有訟事出門不暇灌溉竟枯槁無一存者至今念之猶然悵悵偶與敝親家盧某道及名菊多佳菊彼神馳久之因嘆敝邑好菊者不過粗花數色點綴疎籬至如牡丹等各色細花則近日絕不易得意欲往求幾種作明秋張本而若未識荆嫌于唐突



然足下深情雅韻必無靳惜而不予者古稱不謀而面神交踵其跡者將在茲矣若异時握手言歡政是一段佳話也附去獵狗一隻亦正諸人者其所出非牡甚善未知果能相宥否微物見意仰與此存留紙翹企匪可言喻諸兄並希寄聲

筆意蕭灑　仲庶

公奠蘇太母段孺人　古舘

噫乎孺人而已焉忌隕闈梱之大賢猶女史之刑儀起大家于九京亦斃共名媛而臚記蓋生順歿寧雖學道之君子不敢以爲易今孺人而若斯也則可以謂之賢也而亦又何媿卓卓夫子在明季世筮昏而宗撫有其室維之子之允叶而棗栗榛修以來贄斯時也姑嫜猶存婦職無替相夫子于寢門聽雞鳴而乘初日之晻暳其櫛沐盥漱巾帨綦屨所以明其潔而其致養也又芬乎其滫瀡前而和以盎緹之齊姑勞之日新婦苟吾無恙將惟汝其終賴居久之而姑亡爰襄事而克濟丁家業之中微遇灾亂之顛蹶贊夫子而光復初服曾不憚夫劬勞與顚頓或富有而若窮或儉約而憂後或昌大而虞衰或勃發而圖繼居則連第宅之著著野則廣田園之毎毎于是焉明神佑之以芝其裔桂馨蘭馥充庭遶砌其瑰偉奇特嶔巇歷落譬千里之驥足御良父而絕塵使大凡馬逢之而佁儗昔子贍子由之母以范母自期而易二子求遺薮于五百年非孺人之爲徒而其誰是謂繄



孫竹之一枝謬師予以蠶伎與叔嗣而深交閑懿行而若覩噫乎孺人閨人之法固宜永銘上壽而何忽嗑然遺其醻醻豈隱痛伯仲之淪没抑或聞女子遠行神因之以瘁痒噫乎孺人而已焉忌邑之人聞之其孰不泫然以悲而懷當以慨矧今共睹夫麻衣之如雪而擗踊哀號又如寒鳥明唶而驚悸陳牢醴以以數辭靈依稀其言來尚饗

音節調暢朗誦之可以遏雲　仲麃

公奠王太翁紫城

辛卯秋九月。封儒林郎紫城王君捐館舍。邑之人將以祭日公陳不腆而屬詞于吾晉屛君下交誼至篤義不可辭。嗚呼君吾邑人傑也。多智有風裁談笑談諧能以一二語闡人之口入以故愛且憚君君嘗為伯兄耋寶守缺中而賊不能犯斯所懷抱可睹矣然數困頓于場屋而輒以老雖嘗援州衙博封贈猗歟足論如君趙白有稱道于人不衰者君何憾君平詞以君而取效于時不當如此止也然士遇與不遇



親終如其始蓋既久而為猶于几筵間作孺子泣少從兩兄算燈說經史敬之如師析箸後猶日聚處相歡樂兩兄之病革也不解衣于側累月有勸君且休息者而君曰吾忍以此時告勞哉至兩兄即世撫少弟愛從子善難更僕數也晚年居別業以花草禽魚自娛若無意于世者至遇急難亦有以蔭藉之云君先大人名儒善教子故伯兄以進士為賢宰者南疑集仲則試輒高等芝蘭玉樹滿庭堦而長公教兩庠能于其職太原瑯邪之族今何足多讓故鄉人稱門

第無能出君右者嗚呼君何憾夫死而人不能忘者其惟君乎其惟君乎君寧其安之吾為君楚歌薤天之生才也能生之而不必用之其不必用也時既歿也其生之也長其年以為鄉之儀也噫嘘唏君來歸兮無違乘雲氣遊西極兮余之告君誠而懇兮歸來祀丁友執兮于敬以君之行叶歌什兮

賓錄無訣辭斯文之所以作也仲庶

公祭王紫城內子朱安人文　古詞

嗟嗟安人胡奄而逝(叶誓)厥壽末只千載為烈匪若凡淑
其沒斯滅當其未字婦道克達(叶惕)大父明經父兮秀傑
灼灼邑誌四訓匪一(叶業)為君子女有如尹姞縝密溫潤
玉以為質(叶折)來相夫子雞鳴盥櫛笄總紳佩舅姑是謁
饘醴瀡滫棗栗飴蜜(叶戚)機杼儉勤資以為悅間則歸寧
稟命覲物(叶)父捐館舍母委珮禰先後襄事如予克竭
家始未盈助之旋斡自朝至暮井臼操作日新月异
雲興霞蔚(叶楚)田園每每第宅巘巘桂枝茂映蘭芽眉茁



憶昔念往亦弗克訕(叶缺)日痛舅姑先此淪沒伯氏祿養
我獻匪餓(叶僕)夫子在憂我但衰絰雖殫厥力亦餘厥恤(叶䘏)
訓彼子孫兢兢紬帙志士忘飽勿惟餛餽(叶列)于陰可兢
勿好豫逸(叶曳)僉應曰都步慎其發懷珍待時長先佩紱
振鐸于新躬行化疾(叶捷)有不率者惕勇立辭(叶切)為歌渭陽
知樂且洽(叶協)六人聞之喜曰稱爵(叶絕)靡不有始亦勉厥卒
嗟嗟安人服德如結孝全始終仁衍瓜瓞勑稱大諧
瑞凝門閭(叶怙)既備五福靈乃西轍稅于懸圃瓊華位列
靡戚靡疏涕零聲咽雖靈無恨忍我棄絕言薦其忱
匪伊具設魂兮歸來其監其啜尚饗

讀此文如食薑但喜其香烈而不苦其刺喉辣舌
求可

公奠文
餐仙李親翁以名進士宰三縣、
覃恩封文林郎、陞主儀部清吏司事、
予告歸籍、於
今上雍正四年正月二十日捐館舍、邑親友至封襄日、公
祭以牢醴庶羞而陳之辭曰、噫嘘唏惟　公乘春雲
駕蒼騶逍遙於無何有之鄉𢔶吾邑之朋儕親執獨
何爲悲戚奔走而彷徨豈惜其福履之猶未足抑悲
夫先民不作而無以爲世之表坊　公甫七齡孝根



至性偶椿庭之違和煮爇酒而藥病夜未央而即起
力侚時而弗勝邑之少長乎君者咸感與于瞻聽其
有宿慧也越九齡而吐辭華厥考命題而試之淮若
藻荇之初芽雖鄴侯之賦方圓動靜不得以穉齒而
獨誇爰顯名于鄉國爲宗匠之所嘉秋鶚春燕緣汁
問紅綾以卅霞集英才於函丈傳衣鉢而靡差彼魚
棠南華茗志士亦皆望學海而求艤知制科之文之
有精義而鄙俗儒兎棄之堪嗟值案牘之有間咀味
焉而不啻乎梨棗豈惟嗜厥藻采蓋欲以此見希聖
之津涯、學而優矣、仕則歷三縣而皆能于其職明厥
心于堂額鄙之人咸信其清白勤石繪圖雖小人泥
之而思君之去者不終縻格補遂平與宜君閱數載
而如昔蓋台皇于國計民生而志弗及于偃息其謀
最而入儀曹也不逐隊以書名故用是而名藉緊忠
藎之楷瀆乃傺宋之所適居無何而　賜告惟先
隴焉是依望靈爽之幸遊或肸蠁而庶幾一經教子
無取乎黃金之滿籯故四子已三登賢書其科名宦
業行可比姑胥徐氏之難弟與難兄　公于作述之



際雖皆可含笑于冥冥然悲老成之凋謝蓋匪徒生
死離別之牽縈噫嘘唏學文而有疑義將誰叩而開
其蘊勝父老子弟其將焉倣春官之望其起者知之
而嘆其被澤者聞之而悲而況于吾黨聊陳辭以格
薦翩其駕而來饗

叶韵之△轉折難如此流動　求可

公奠劉刑郎任淑人

嗚呼淑人嬿曩哲之徽音至夫子之齊體撰儀則於蘭房指書屈而孰居其最其芳如蕙茝其堅如松檜雖內言不出禮有明訓女子無儀風詩可佩而近遠疏戚之相因而傳者固不禁其旁沛今一旦失此哲媛兮又孰不爲之悲咽而慷慨嗟吾詞之謭謭兮徒可形其萬一安得起班姬走彤管而爲之殫述昔伯氏之早逝維長公于始生其割恩趨義明以順夫子之友悌而幽以慰舅姑之遺感者蓋不勉而能虔廟



祀而克孝恒悕怛而涕零躬罚俎爲殷薦不敢以命婦之貴而付其事于庖丁逮夫子官省郎以淑人之內功而名日起彼司寇弁督戚舜之日職無皐訛遞長公司馬池陽以淑人之懿訓而化行俗美故至今尸而視之無或間于遐邇至其子張淑人之子而女其女蓋慈中性成而非因樂其母子自上下下艱危賴以濟而恩義靡不敷嗚呼納閣君子巾幗丈夫蓋人言無閒于夫子天何不多假之年而留壼型于茂孳秋雲輧兮西極羌寧忘兮諸孤嗚呼諸孤兮蒼皇失恃悼吾儕兮空瘉悽陳辭兮奠醴靈歸來兮無亍

亍於仙除尚饗

祭前進士石覲止母張太君

嗚呼。稱賢母于吾邑者蓋有之矣而若太夫人之完然有名。修儒士之風則亦一二見而未之云以夫耄耋而終焉。其子以爲返乎陰陽生歸萬物不能逃之理其今無戚踈無外內皆唏噓不可禁者。微夫人之曠絕而哀當誰以蓋聞少誦女傳一步目而能辨其賢否與非是故笄而居母家也于凡婦道母道之訓于古者亦既知之無不明備之積之無不有是以歸夫子而見諸行一如經塗之車之合于九軌痛先姑



而不逮羞厥繼以鮮澹當明季冠發從夫子養親于鄉衣盡質而冬葛焉而若忘乎家之中落及昔身之爲富室女謂惟知命素位者能之而今也奚足難乎之子其後翁姑繼逝人皆稱夫子葬祭之有禮乃時盡心力而佐成者微夫人之孝勤而誰獨喜任其藏彼兩叔之出于繼姑也雖田畝不惜恣其用又況以重且鉅者留吾力焉以援困乎彼夫是以姑之居不于兩叔而終始于夫人家者由孝之誠然而非欲其名之歸已且夫兄弟之恩往往薄于娣姒囿世俗之

所患亮賢母之無若甞故吾邑不以爲夫人難而難夫人一出于中心之樂豈曰予不悅以財自厚終吾身願得若儒素而已昔夫子之籍甚而鬱鬱乎不售以死然有子承家訓以舉于鄉可謂不豈其身而昌于後起意夫人欲下報泉壤俾知夫榮錫之將及而慰而相俟嗚呼享茲薄醊尚少留止

稱頌皆透過一層其轉折抑揚力可挽千鈞之努而又有金石之音不細心欲氣咏讀之不可得知也生甫

舉郭麗巷鄉賢

某等爲公舉鄉賢以來祀典事切惟致知力行之謂純儒明道覺世之謂理學故立功立德生則有益于其鄉而在野在官殁皆可祭于其社今有已故處士郭鴻嘉單父名宿河干典型失怙甫垂髫藐木承歡以奉母知名方弱冠德行文學以嗣先念孤姪可哀慈本乎孝思來學待啓迪闡千言博綜百家融微六籍勸後人之俗解則妙義獨抒接前事之正傳則名篇均賞關閩濂洛勃率理窟之奉罷薛歸胡掊揮文



壇之上枝譽非淺陶埴賓多戶屢集桃李之佳材庭階生芝蘭之瑞草長子愚淵源有自一折丹桂之枝訓廸日新而司素王之鐸北瞻玉闕逖雁第于燕臺脩墨椿庭寄魚函于繼木處士則謂子臣報稱分職守不分爵銜是以書信往還問人才不問家務疾雖昏而神猶與言性命于易簀之時身未斂而墓先銘了死生于擱筆之際揆厥終始綜其要歸大抵作文不事揣摹讀書不求榮利處世不爭面目視躬不愧隱微庶幾一代之名儒非但十室之修士恭遇我

皇上五十年乘乾闢泰既已無微而不彰于百邑後甲先庚亦皆有舉而莫發光升遺彥寵祀名賢若乃氏好所同豈云天恩或昇伏願老父母仰宣　聖澤俯順輿情道因立行試之而後敢舉馨惟明德嘘之而後可風故少微之精不爽占于山陰戴氏則太乙之耀可同照于石渠劉生右所關郭鴻嘉應請入鄉賢祠從祀云云

余不工四六以其載罷巷寔跡故不忍

叔母張太宜人墓誌銘

太宜人姓張氏。生於河南之襄城。
其諱。父甥之避居于單。無何時李
世祖父仰德父尚書雍朱變世族而賢。心竊好之。而
以太宜人係王孫貢太宜人中饋事。其承順翁姑意
旨。孫肅柔。與王孟以嫉宜人無華首稱道之及翁
姑卒。饗公踦孤子。而共時勤役太觸衛閑鄉里號公
先太多遺養田宅。常欲以計中傷之。公憤曰。吾與人
無所染。穢而人之不我善。何太宜人曰。公無然。此叢

尚志館文述　卷之七　補二

事能知幽理者。奈何與論報施。願且蘇之。蕭益押公
之言行。不頌之。而待內外親及鄉人。發焉。有急難周
公以太宜人言蘇蕭之。以故太夫人謂公長者。而諸欲
畫公者。卒不得其隙。至益卒。太宜人君常謹守其家
法。數躬親勞苦以邢其子婦孫女。女子之道。蓋太宜
人厚重節儉。所事上接下與道合。天性是婦道克世
襲城知禮者也。小柔守公琢氏。次宜人出也。以歲貢
教授。弟三年將補縣。而公即世。服除。次求發太宜
人知。不忍離。已也。諭之曰。子無然。且子以我故蹉過

時日何如立功名垂後世以顯而親爲孝之大者若
其往慎無以我故蹉過時日是後公琢氏謁選得山
西祁縣。迎養太宜人者中。雖寢疾語澁然間瀸獄多
所平反。即色喜。故公琢氏常默察其憂樂爲行止。治
縣四年而撫軍嘉其能。題陞偏頭關知糧儲司馬。太
宜人以道險與婦段及諸眷屬寓于祁。居頃之而公
琢氏視篆雲中。心憂太宜人老且病。既不得數見。又
僑居以故。歸太宜人。太宜人竟以壽終于家。先是公
琢氏繼配吳有遺子女。太宜人子其知孩笑時即教

尚志館文述　卷之七　補二

以正眉仲今爲零陵賢令。其他以英少登仕籍。女孫
輩又皆明閨訓也。若太宜人者。信可下報于九原無
少恨。按太宜人生于天啓丙寅年五月廿八日丑時。
卒于康熙辛卯年二月初六日未時。享年八十有六
銘曰。在晉李氏。箎于周。後之二。广號與儔同。時江左
稱名流。母之教兮子之猶。於戲朱母家庇麻。爲德先。
後音瑯璆可則。隱合嬪職。修畫策。佐君驅蛇。蘇含飴。
弄孫。孫並優。與昔李氏當誰尤。勒茲墓石炳千秋。
得太史公一潔字。觀止

擬白雪書院記 張中丞孝先衔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士肄業于中耳目靜而心思一以故習而安焉不遷于異物三代以下樂群敬業之教不明故往往遊談浮說紛紜于勢能攻取之途各奉一師以相訛毀故孟子告齊梁欲其于庠序謹之設之豈不以學宮興廢爲有關于文運哉今值

聖天子右文詔郡縣設義學而濟南白雪書院始于猗氏衛方伯繼以崑山徐副察東國士風于是乎日振及後無主事者墻壁漸圮齋厨蕭然則絃



歌之聲稍希矣惟大中丞蔣公巡撫山左湛恩溥被愛士也若護嘉苗焉而督學黃公所拔取又皆一時之選欲相與教育以成其材乃因衛徐二先生舊蹟增新而聚處之是役也捐俸爲倡其藩臬及州縣牧長皆樂輸資爲修築饌食費士旣大集則屬歷城學博郭孝廉恩董課事月擬定文之高下以次上呈使在書院者物誘不得亂其耳目室家俯仰不得擾其心思而又恐士或阨于數則爲之請廣解額以鼓舞之夫如是而不磨厲以須者誰耶今秋比士亦以此爲才數蓋吾未聞求大木不于泰山者故天下不多士之得未而多諸君子能萃士也抑聞白雪樓李于鱗氏書藏也李子當日所自期與所以期多士不徒詩詞文辭蓋亦欲以其理學經濟發爲文章立體而藏用故異時功名事業皆可于始進卜之若徒工揣莫取科第其無益與遊談浮說等一冬烘先生爲之足矣諸君子奚若是惓惓焉予嘗設書院于濟清夏鎮亦竊以此爲教然豈若萃齊魯之英才于一堂爲可樂也哉夏四月多士來請記予時卒卒未暇端



陽後一日始脫稾以誌其盛並使繼起者得以考其終始焉

經術之氣古穆之容愈周愈密愈覺踈朗是南豐集中官樣文字 生甫

賀劉孝廉

歲戊子余承之山左分考得單父劉子子晉篠厥治
近單三百里許故興後甚知劉子其爲人今之敦行
佳士也孝事所後存恤族孤及凡一言動一聽聆皆
蹈道履仁于是至誠克感家祐日篤既將以宿學魁
世而項復耆艾生寧馨使長郎錫公得慰其棣萼相
輝之思異日者振振螽螽寢以熾昌劉子于時固宜
願天和于逆食撫群玉于庭階此詩所謂福祿申之
也夫積厚者流長豈不信哉非敦行孰能致此者予



聞之怡暢而會其邑親來乞文爲賀遂書此寄之壬
辰秋七月上浣吉旦 東阿縣公衙

字不滿三百亦已暢所欲言學昌黎短文者未見
其匹 弟啟晉

邑親友公莫先兄郎以文見委値院試也

康熙癸巳年正月朔九日待贈天章盧親家厥世邑
親友輩于先後壬寅公薦不膺而以言慰且恐之嗚
呼謂君之遊有憾也耶抑夫生乎多可以自樂者而
所憂則少耶君 勅贈文林郎山西大同府懷仁縣
知縣歲進士象九公長子幼失贈孺人謝母而封太
孺人賈母撫之不翅已出兩外家之黨及贈翁門人
熟其人兼敬其爲貴胄三娶多男女孫甥今名圍學
者蓋已有二十子之中亦又有抱孫者焉輩輩之壽



無寂寞鰥孤之苦嗜盆慮花草與比部文學兩弟相
娛五六十年兩弟聽君取棗贈翁遺田不一出于口
蓋君有以感悅之者素也棄業後居不蔽風雨布衣
麻屨與貴富人遇坦如也其有似于古之安貧知命
者耶嗚呼七之懷抱其才不能自爲生而奉困窮以
至老且死不一有得焉可勝嘆哉彼有樂于心故視
世之所戚嗟俱不足芥蒂于中而境過則忘矣如君
者豈亦可謂庶幾無憾于此而脫然長往乎其有所
以樂亦如彼之樂于心者有异乎無以异乎君乎君

乎而亦自知之乎蓋君之可樂者多而可愛者少足
故爲君慰者謂君已漠然怡然而得返其眞至大生
死離別之悲傷則有情所不能免而今之公致其時
莫者疇能不爲之涕流而沾襟嗚呼尚饗

布素中如天帝年翁爲人豈多也耶千夕子故疑
其辭蓋諱也而所以愛惜稱道之者深矣 覲止



## 孟君墓誌

璽文諱珙章姓孟氏余同年友子响孝廉之長男也
其嗣覲光以其年月日狀璽文而屬誌銘于余余
按孝廉公之父皇朝年伯食菜于庠俠氣有擔荷其
言侃如家自先世所豊饒孝廉拮据克之然尚名中
產至璽文同兩叔父成巨室田以畝計者幾二萬居
第日增以肥美者分諸弟求順其太母及母以釋其
先逝者之隱憂吾由是而思古之人銘其器物以自
警而亦有以封爵于旂常藏徽音于幽宇者其文簡



而要閑避而非誇故銘者名也行不成于所遇之獨（友千頃其視聖賢終身求之不盡至文天下[illegible]所[illegible]故合）
難不以名其有力求之終身而猶若不能居一科者（第三不以名是擇上文却用一邑句法作[illegible]疑矣）
不以名以其爲人所熟道于口而因類排列于父兄（[illegible]身求而不足觀存受問者二[illegible]可見今人都作口）
子如之無大故者故不以名故名也者實之表也稟（讀歸許人矣）
其語以移之數十人焉又何其相似如一轍也如是
者則不以銘夫銘人者欲其善之無所疑似而已矣
人之足所爲善在奇才異敏而不在拘迂之鄙儒孔
子不得中行而與狂者之行不掩言然當其未行必
有一二端可表見者如曾晳志在春風沂水意詠

歸而可以應知也是矣彼其天資高邁故聖人樂爲
之裁成焉使不流入于恣睢後數十年而有白圭至
玫抗勝乎禹之治水若是者徒能爲大言故孟子亦
不必多與之辯也方壑文七八歲時孝廉爲余言其
鸞譬有識見見于嬉戲但不若他童兒易馴余曰子
誤矣是即昔人之所謂奔軼而致千里者也今其長
也風裁英毅若玉山壁立負才氣不肯下人然亦時
有功心烈性事從而增益之中年以來漸斂藏其智
數擇所游處而築豐亭池于近郭曾樓入雲開四牖



則俯岳渤瀨嵩高淮濟隱隱在窗牖間此其天資曠
然等與白圭之貨殖等而凡善之有合于宗棣之詩
者蓋以此也異日有知之而援以得爲之位則其所
表見必有可觀者楚人曰摩厲以須吾刃將斬矣壑
文之刃之摩厲既久則其發硎于新者在此時也而
天忽奪其年使人之淺于知者不能不疑吾言之不
驗何哉丘以奇才異敏不克見疑于彼之踽踽者是
非其事之可惜者耶然疑于若輩必且嘆嘉于千萬
世之君子苟如是是亦足矣銘之者又何事多求乎

哉壑文不逮事其祖父事祖母趙太孺人太孺人子
子岣子岫子岩子洵榜名嶙已詳其言行于墓表配
霍氏生壑文兄弟五人壑文之下瓚章琭章玓章琨
章以玥章嗣仲氏子岫女二一適貢生朱公諱爾梅
子監生鉥一適廩貢生侯公諱應侯子埏孝廉公卒
壑文于諸弟之名仕籍及室家婚娶皆周摯不遺餘
力其後皆中年早世又不幸有絕者則以孫嗣焉而
爲之安養其家故其太母暨母所及見常色喜此其
所遇者難耶否耶配孫公廩貢生諱淑熹長女生觀



光名甑既今且仕矣能繼孝廉公所未及爲以終其
受志者必此人也娶朱公候選州同知諱楷長女今已有男女子各
四人男傳甲娶霍公某長女傳經繼其三叔祖聘貢
生黄公檠長女傳綋傳綸幼未聘女一字戊辰科進
士歷仕禮部客郎直隸眞定府知府中憲大夫前
封文林郎盧公錫晉孫鴻嗣之子僧逑一字候選州
同知李衍巨子榮書一字奉政大夫候補府同知石
公中嵩長孫貢生霖子景沆一字貢士徐公映宸孫
監生有慶子某孫基業幼未聘計壑文享年六十五

歲生于康熙元年某月日卒于雍正某年月日以其
年月日葬于某阡
銘曰自古稱知人必歸智者將知之于未然耶安知
其已然者之無不然知于其已然又安知未然者之
不進于所然然而相瞶驟于鹽車之有九方歎也覩
水者之于其勢之洄洄也求大木于梓之不由蹊也
覩燎原者之于其始燃也聽琴瑟而辨于操縵安絃
也庖丁之目無牛有也其下有蛟鯨百里之外無鯿
鱣皆于其前信之異哉墾文尚其寧爾奚耐爾福祐

爾息吾終當信爾名之烨烨而不爲智者斥八十八
歲同邑年姻生盧錫晉子弓氏拜撰
斷績陳家陳言務去其首樓入雲與春風沂水相
摩却陪一自圭而褒貶含蓄不一直叫破令讀者
眼光隨之閃爍不定 蕩園評

為魚臺祝王梓廬父母
皇上
御極之五年秋魚臺士以中秋後九日爲其 邑父
母王公覽揆之辰于初度之吉不遠百里而來過余曰敝
邑幸神君戾止八閱其月食德者既周既渥有飲勳
以爲樂將陳辰稱觴用丕揚厥休政敬丐先生先生
無辭余曰子食德于公何如曰吾儕烏足以知公哉
公之仁非姑息市惠明不同于察見淵魚潔廉而兼
絕物以鳴其高嚴斷而訟而敗者終亦悅服之所舉
厥節多以此理之無不當難悉數也吾何足以知公

知其坦易與人若父子焉耳矣請謁者豪强者掃跡
爲戶士則誦于室農則安于野焉耳矣惟先生能爲
我圖之余曰善吾子之頌禱無溢美然亦思之公所
以能此者乎 公與余弟次彤中式丁酉科次彤聞
他同年道公家之積也有本其力學也有素大父官
協鎮封通議大夫自鉄嶺從
世祖入
京師父岡緣有聲世爲忠孝公舉孝廉後藏修鄴架
間十年又承 太守教以繼厥考工詩文書法
皇上
臨試而嘉美之曰眞孝廉也諭撫臣查諸州 無史乃

試以縣而將大用焉今春以府㣲臨敝邑余忠某謁
公館舍得快讀道上諸什其後贈余一首云悟道文
章外延年六寸問公蓋自道也余以此知公之能養
其心而以傳之先世學之古人之仁之明之廉潔嚴
斷推誠于民以不負君恩必且爲天壽平格之老以
逆玆至之休如周書所云矣然余又以公年方强仕
而再爲之賦天保其詩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又曰
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遐福即所
云山阜岡陵等與川之方至者也方之云猶期之也



至于無愧吉蠲而原其所以則及于日用飲食徧爲
爾德言必存乎意以及于民而后謂之單厚戩穀
也如是而受天之福祿者實矣然後無疆之壽真如
日月南山松栢故卒章曰無不爾或承戓之云者非
言所能定而方至者信乎其滋至也此與所謂延年
方寸者豈有异然則詩與書其而公德業綿長之左
驗乎皆曰然遂歸而書其辭以獻

稱頌處將詩字點逗爲天保一大股作引所謂雲
破月來花弄影也 啟晉

賀郭星枚初選教諭 未之任卒

春二月星枚報選教諭邑親友于余屬賀辭焉余嘗
謂門士先趙千歲貢士起仕籍惟明經足重 國家
以甲乙科及博學宏辭等廣其搜羅而后較其虛實
核其賢否以進退升黜之故未有預養以祿者獨諸
貢士自弟子優等予餼廩使服古厲文行三十年乃
以兩齋之教付之教也者人心之所以淳治道之所
以興顧必需貢士何哉以其蓄積久而制行端也明
初或選監察御史至卿貳今則久任之而獎異其能



移風易俗者使致通顯故曰士莫重于明經一科凡
歲貢與恩孩皆其選也而吾又以爲人之不負所重
以能任此職者患不謹厚矣尤患其處困約久而或
至于氣之日銷今夫士風興起賴有此氣耳孟子曰
善養吾浩然之氣有此氣然后能配道與義凡才之
能盡發德之能好皆由于此而不失之冗陋脂柔齷
齪無短長于世顧表率不亢欲其從化也難矣今星
枚年甫可知其無此患也尤原籍陶邱其曾大父乾
巷避兵于畢設絳帳多所裁就教其子濬明公中式

明季甲子科書法與詩皆有名遇兵火焚畧不所存
在縣誌中白湖公首藩明公子而丈之父也本胡
順治中茂試第一爲單學生後亦不屈于學便抱沉
痾入試至不起至今人猶憤當事者拗不愛才云丈
得其愚世家學食餼後又以陸公歲試第一得選拔
年踰七十而言事慷慨將于踏傍中露英英奇氣同
里開友諸弟子之及門者咸知其爲人而悦服之異
日泰史採風以孝廉方正之士入薦章　聖天子
𥘉其不虛而推不次之　恩于師儒者必先星枚氏



矣越千既訓德平今丈又司鐸近邑二君者皆能不
貧其重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天下之人聞之皆曰單（既越千孝有聞備）
父之爹君子如此豈不盛哉豈不盛哉余既卜前言
有徵叙以達邑親友之心之所同也于是乎忘其不
敏而爲之叙

本越千文增一氣字既與其家世相関又可醫老
儒通病而文亦婉曲清古　生甫

刑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加二級中憲大夫劉公
墓誌銘

公捐館舍歲餘諸孤奉匄卜以今秋八月塟于城
北之祖塋而以其廬中所記行實來請銘余讀之數
過惟見其悲思切摯因思禮所云孝子哀而不偯言
而不文蓋謂人侍詞章則忘其哀非諸孤之言之足
以感働乎覯者比也其言曰痛哉我考比行之日即
爲永棄不孝珍等之日也不孝等永棄于我考而不
知我考慮不孝等之刎未遑涉而其永棄之也亦不



能自知自分掌與刑數以書喻止諸子其八月間家
書內封有三足龜腊曰珍此塞外寶貴物主病蹇有
驗浸酒服之歸當見汝走迎耳嗚呼悲矣大我考之
言歸也廼至于今日而其歸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不
孝等擗胸摧肝幾欲從侍于九原而又恐我考之行
誼或至于湮沒無聞因相與泣述其大節庶幾如見
我考之謦欬動止且以冀　當世之先生長者矜而
表著之也悲夫此廼一字一淚又安知其爲文而反
求不文也哉按公先世啓家于單父久矣其　贯

恩贈如子爵者則自太公文林郎始太公嘗夫貺已
能迺合通要僥舍業義氣扶急倘塗滌匈塚其尤著
者也楚中分公自司李晉秩時已崇重贈公及爲相
循下問于里紳云贈公居常延婚交冠蓋相望于道
因謂公之兄及公吾幸不以治生累若若曹第當勉
力于仕宦以益振吾家而已公之兄諱光泗贈公旦
貧時未仕也公與居憂于家孝事其母徐太孺人而
無改于父之道久之太孺人既老多病長公已自京
職尹河曲公泣曰爲人子不知醫誤親于藥不孝之



甚者也于是購方書草本與百里內外之老于醫者
講問切究于毫釐微末之間然後敢手製以進母勞
其不解衣者數月則潛卧于側近徃徃聞聲踞榻前
不少間母之終也長公辭任有訟事家信至必泣讀
于柩前如徐太母在時先是太母喜晨鐘集及世傳
感應篇可以勸善公日誦之卧榻前以爲悅喪畢則
手緝二書呈莪山先生序而刻之傳數十百部晨夕
侍王前食頃如定省者以爲家法祭日必涕泣上食
遵其兄家書與諸姪析居無競近人田產磽瘠及諸

物好醜多寡之見是後長公改補江西新喻公亦于
其間仕爲揚州府同知王貺嚴華官價之病商民者
一郡皆悅又爲清厘中屯紀水寇覈糧艘以新私挾
食用嘗違致其家蓄公事不取足于帑金皆漕憲所
嘉稱者故其後以督運委之則陋規除而額糧無掛
欠焉居歲餘有以公之監造戰艦嘗自出多金而不
言者語上官以爲義不辭辦可委任希盡卸其他公
務之難辦以爲己地上官雖不聽然斯危職外者未
易數脫也公嘆曰吾聞之古有善射者去柳葉百步



百發百中不休人惜其將至于罷倦而棄前功于一
發今我幸一二中耳又不難至于神罷力倦故今日
乃我弛弓束矢知幾而去之秋也亦會是時有捐陞
之例于是乃援例歸籍歸而值黔中前進士柴立齋
名大本者新治畢父立齋有學行之君子也重公名
事當與除與不多諮公故人嘗此蘋于公之言而謂
公愛鄉人一如其仕宦任職時此後畢父連不登公
于負不能償者焚其劵以印家林地七十畝之資爲
居食收養棄兒時有老人劉守法等求濟于所設粥

殤公領借常平倉出陳之穀給五百二十餘家及秋收還倉而衆不知也其能錫類類如此自公未歸其兄已因新吟之卓异移試海澄海澄航海千餘里至台灣上官初以其有能名而台灣新復之地颶風漂没委使安揖之然幾危于海公聞之嘆曰弛乃求矢之事惜不能遠告吾兄也已而同事者果欲分其功不遂而中傷之免官後上官知其枉而慰遣之曰吾終當直汝而治其讒佞者公聞而率一姪及諸僮僕渡江迎之至姑胥則其兄已卒于舟中矣因護其柩



歸楚撫諸從子痛哭曰與吾兄（言未畢而泪任）任途一別俱壯年耳何知今生已無見期居二年至丁未二月以他事入京而因故友親戚之慫恿謁部爲郎公是時年甫逾艾諸子以爲不久當携家外任相謂曰無若思憶爲也夫豈意公北行之日即爲赤棄其子之日而其子之痛公一如公之痛其兄哉故其言曰心煩意亂恐有漏失而亦不敢記其事之無根者又况父子異地所以亭讞覆駁無枉獄者槩未前聞也即有聞亦大司寇知人從善言之美非言者所得有然聞之太史

公曰砥行立名者不附青雲之士不能施于後世今
我考幸遇
聖朝之多君子而屬纖事焉亦已得所附矣請姑闕之以邀惠于史氏（文已畢又補）又袖出一册曰此（事作餘波）雍正三年縣欲舉先考孝廉之履歷也事雖力辭而册猶存願以黍之不孝等今所彙輯而賜之文以圖不朽余不善諛然不可謂不知公者今以此册驗其行實皆不虛故述之爲誌而系以銘其中間有錯綜及增字減字處然未嘗一有闕失焉公諱光洙字中柱娶修氏恭人前丁



丑科進士浙江寧波府知府中憲大夫諱廷獻公女孫候補州同知如其子映宸贈文林郎河南商水縣知縣諱臣節女以歲進士仕至刑部廣東司郎中卒于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午時距其生康熙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巳時享年五十有四歲柩歸于雍正六年二月初一日鄉親友以忠定先生私謚之言其殁職下及有温粹之度也予矜太學生余女道順婿也道順受業大家書予余以學名易其小字明女訓例得附書一子一女子景郎先殤瑶府庠生娶故

候選教諭趙公諱時啓女瑋候選州佐娶候選同知
州事湯公諱與宗女珂太學生娶故候選教諭李公
諱樹耳女琫業儒娶前戊戌科進士大名兵備道忠
烈朱公諱廷煥公孫候選教諭諱之璡女文五一適
原任翰林院孔目朱公諱叔珙男歲貢生詩一適齊
河縣教諭孟公諱峻男歲貢生永豊一適山西太原
府同知朱公諱理男歲貢生爾真一適故戊子科舉
人候補知縣諱國華男留一新適孟公峻第五男永
固孫男五緄祖聘候選教諭朱公爾瑩女述祖未聘



瑤出承祖未聘瑋出繼祖聘候選州同知黃公琰女
輝祖未聘珂出孫女二玠出者一殤于其母卒後年
餘瑤出者一未字雍正七年歲次己酉夏四月卜葬
得吉于秋八月初七日
銘曰士君子之身君祿使之雖父母不得而子之其
奚戀于故鄉而內夔夫陟屺𡵝東西南北近遠生死
一聽君命爲行止尙何問乎蛟鯨窟穴颶浪千尺與
夫燕雲之荒泳易之涘冽又光依日月氣返白雲而
得全乎聖賢致身之正理嗚呼忠定亦往郎爾宅耳
地下有知並寄語而兄而昆季各以清勤門閥詰而
後榮而里而入猶以士君子不得終于兒女子之手
爲不幸者吾知其鄙矣

銘其大節足以箴天下之爲臣者 姪生甫評

公奠高六長

嗚呼六長里𨶒公右人孰不死孰[illegible]自我寃寃尹逾古希以德而受受不以德徒埴謨諸公也周行惟德之固其寔伊何承開先後　太翁乾老堯庠佳琇其論(所論甚和不能詳述)文也釆分章就冬烘先生果自雜狃不逢其眼孰曰佽好作後學師誕惟翁副應如宮懸細大以扣聞今門楣出玆志嗀穽歲遺田百畝者數菱舍在郊小康克守始也六長穉午在疚有偏處者貌貌而吼智駕術絡帖耳如飑上舍子二如蘭斯



茂次者邑居教之勤讀長則課耕事有理滕天生練達氣和蒸楔醉爾醇飲宜蕆之酸汪汪千頃從容漬涵久而益翱靡猜靡咴靡兒靡獲匪薰兼薾增爾田宅日新月富延亘貿郭黃壤高袤公益専篤學成堪售雖遭黜頹而名斯又衍爾蘭芽圍橋蜚箍絷花堅實武陵之棪筳篡瑚璉不煩刻鏤況也孫曾川嶽毓秀豈曰(安宅七也告誡所遺故曰)神詒不償其僦六(僦其儀)鞶下土惟德斯祐雖有參差靡或不報務銳無餘遝而覆厚三世必得更何宿留或甚其賚或將大授公也靈爽無或僣憾報爾來許兆決吉蹤嗟我人斯口多諠譁詹詹吾言上存首漏匪多則遺寧者來餟匪詳則知快若刷瀫冠蓋諸親止爾溟𥫗爾謂斯言𠡠是為不逼已曰然微獨婿媾書懸之廬以為之佾佾饗

其音鏗爾　弟虔晉

東金鄉李叔其

乃者秦緩來而監子遠涯知所云膏盲不及者未足深信耳歸里後眠食何似周年式佳翰比應得又金銀妝令已爲剩粉殘膏可以取芽矣並祈指教去人分貯竹瓠行當懸藝獻之跡于屋楔學柴桑之步于堦衍瀟洒徙旺亦不減八十翁之却老散也而謝不一

惜墨如倪生書 弟啟晉



題東鄉桑子集 名閾

佳帙一覽不印曉力疾竪坐至數刻總能了序文三通及古體近體六七章耳此際如身近仙窟三薰三沐惟覺有烟火氣卽平生吐詞可知乃足下似謂拙刻有可重者至比以唐宋兩賢無乃坂人過怒耶抑大君子嘉引末學之深心耶倖幸以墨濤之餘教之使同人知單父有盧子弓者文雖不工然志其先人好古之志耄年不倦則僕之大願畢矣

學昌黎短文而有得 補

孝友朱先生墓表

先生諱士蓎字介石姓朱氏單父之聞人巨家也遠吾不能知知先生自先生之父景範公始景範諱正俗明萬曆末年増廣生有文名兄弟八人中居第五配岳継陳子四人先生其叔氏出陳太君頴異好讀書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先生甫弱冠即器賞于學使房公補郡庠博士弟子與季弟吉人每以優等入棘闈而阨于数竒晩年猶伊唔于螢窓雪案以為樂課其子



及諸孫能文章芥視青紫者不下数十人前壬午甲申間土冦蠭起先生時侍養父母于鄉避就夸險負母而行雖兒女子泣隨弗顧也賊平無老稚皆保全無恙人以為先生純孝之所致先生處兄弟能分甘讓美怡怡然常相接見析爨如同室孔子刪詩至常棣之什數其順于父母先生有焉伯兄仲兄即世撫諸姪無異已子其女兄适盲南張氏而寡迎養之五十餘年以全其節又弟有壻家貧困者兼其壻衣食居處于先生又從孫松年襁褓失恃先生属其配侍

孺人卵翼之至婚娶成家愛無異于已孫蓋孺人之善相先生類如此先生六子皆出時孺人允謙字六皆允和字䎖輿俱庠生允才字象六儒林郎允復字聲希允晋字静侯俱庠生允萃字季若恩貢孫二十二人曽孫五十三人元孫四十七人入庠者多不悉載先生自其祖父以來家已豊裕及其子孫各能立門戸其專務舉子業者亦皆有美田産蓋無慮数十百頃是何與太史公所稱素封者耶然先生衣則尚裲居室有環堵遺風其家訓以朴厚周謹為重誓之



曰若曹有貴富驕人慢伎自殖不能以王陽驻隣為師者無過吾前也蓋交友然諾不苟遇鄉人推赤心置其腹中故頼施予獲生全者多感覌之而諸裔至今奉其教多重厚君子康熙三十三年行鄉飲酒禮撰齒德聘先生以介位而扁其門曰品高月旦壽九十猶飲啖如常古之九世同居亦未必目覩其子姓曽元歳時伏臘室不容弃紀如先生家也四十七年二月九日與家人談笑間端坐而逝雍正二年奉

聖旨入忠義孝友之祠祠在文廟戟門外左從祀特享同

邑進士客部郎守恒山中憲大夫八十九歲永觀盧
錫晉表其墓立石者先生之嫡長曾孫貢生沛也沛
字畏四其父先生之嫡長孫儒林郎載歌氏諱槐
謹嚴峭立古氣礴礴于行間　弟敬晉



朱太安人李氏傳

庚戌元旦謁　文廟過戟門前右　敕建節孝祠訢然歎曰此生民來希有之盛典而予以九十歲之老人得創見之何其幸也前乎三代者靡得而記已舜伯姬後或以自殘或感夫霜雪旱魃覩其書誠足聳人之聽聞顧余以爲彼所處時爲之耳世亂多奇節世治貴庸行庸行者時無變故身名俱全故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有殺身以成仁是二者之傳于百世一也恭逢我
皇上躬上聖之德以繼



聖祖仁皇帝之治重熈累洽獎勵民風　喻各省督撫採訪節孝建祠及坊于府州縣之學宮生者題名氏歿者祀其主丁時享而給之坊金家一錢凡閭人之行之可以與是典者皆不至湮滅無聞斯又何樂于感天地動神鬼使後之人咨嗟歎息于其間耶夫傳于治嗟歎息者之口孰與其永享于盛明之世余甥塔朱畏四沛母太安人鄉賢李到翁仲女而孝友先生介石公之孫媳也介石公長男六皆氏聘以妻其子槐

逮事祖翁姑及翁若繼姑無異未嫁時所以事父母
者以故二家無幼長上下皆以孝稱之梲之勤舉子
業也紡績佐燈火不幸而病且卒哀摧欲以身殉其（前幅文止伏）
父兄弟姪止之以再世翁姑及孤子曰此皆若責不（此一段）
可死之事若何可更死太安人忍其言稱未亡人四
十餘載不出閫不妄言不聽音樂不視麗穀婢婦不（連下不字孝曲礼）
敢戲于前不内師巫遊嫗豐絜其翁姑服食不接娣
姒凡問視之無間君舅者一如其子太翁姑諸子及
子姓曾玄不下六七十人俱孝友故余邑稱德門必（同筆伴小）



先朱氏然太安人不以衆自寬其力愈盆謹其終始（傳起手文下一不字古文往往用此法）
沛之孤也甫六歲教以耕讀勤儉及田產數倍于昔
則命之加惠于飢寒死喪及冬涉六背氏卒于子梲
之役太安人率子頗力事繼姑雖病不自休養姑卒
後七年亦卒享年六十七歲先是縣親友舉以節孝
太安人旣題名于祈坊矣今其不朽于從祀固無用
余之諛言矣余知之也許又喜其身際　清時以庸（抬起）
行之表著者風天下萬世大焉以不文爲辭哉雍正（處文有結構）
八年秋七月同邑末眷客部郎中守恒山中憲大夫

盧錫晉題

敘事處詳畧得體無俗筆無滯詞弟啟晋

中憲大夫廣西潯州府知府黄公維垣氏墓表
公諱垣字曰維垣自其始祖至今已不下十世而單
父稱門閥也先之大父父文學知名余嘗詳載于其
譜序亦因次及公之生平然公從學先大夫篤于世
誼故余交之久知之獨詳今不見其人垂二十年思
之而屈指其可傳者正多也公少時頴徹果毅傾其
同人先大夫嘗以大成期之然不幸早失怙與諸昆
六分先人遺業而能守勤儉之家訓以拓充之為人
有智數持重不輕與人校人之好事者陰險狡狙卒



亦不能欺其為子也能承順父志父歿常痛其支字
可以決科而年不能待以故獨任內外諸務使季弟
得專志舉業卒成名孝廉父之愛彌彭百千秀才少
長公家亦先大夫門人吾猶見其手寫公父白雪集
詩甚足珍貯嘗自稱曰黄彭以示不忘身氏及其卒
也公扶掖其幼孤丞述季述為輸三百畝田租逾三
十年無難色郭伯調先生字廉子也與公父切磨文
字愛而將公卒時家寒四子皆幼稚公力撫成之仲
氏歷仗後以歲試抜人　國學其他善行如大冬課

掩露骼粥餓者頗不勝與舉其施于瑟瀕者如南郊
梳堤一橋為歸汝竜頻通衍輪蹄所由馳載値雨漲
上流以建[illegible]之勢傾其西偏且傾圮矣公慨言于邑
侯倡人損資完固之而其大者又有功于先聖先賢
吾邑學宮廟灝有年公言于邑侯倡邑人鳩之號之
俎豆樂器之缺損補之東西廡之覆者新之義經閣
儀餘堦牖者屋之故之廟墀樹之戟門星門丹之鑿
滌其泮水深之覩牲之所碣之扃鍵糞除以潔之諸
祠煥然一新而因易琴臺之祠之庋扁以壯人之瞻



矚庥其簷宇以庇風雨之旁射益之兩廂以蔽其氛
埀之關鍵以拒其褻有斋厨以待賓客有守者司其
啟閉今所樹竹木可以棲雲其南則綠疇無際北則
城郭村舍鷄狗之聲相接水環臺東西六七里皆種
荷花釣者游者爭音在耳一何其盛也然貽之者誰
耶且吾邑聚進士第科有中式者其閭墨多見稱于
選家則文運興矣民皆祀祭有沐膏澤詠勤苦之風
邑父母多有鳴琴之志哉是之勤則然丞之觀感深
矣若是者非公之有以植其本根而然耶公生于康

德七年正月初七日酉時卒于康熙四十四年五月
初九日巳時有子二長仁起次禾中舍次桐止以援
貢授行人簡守粵西卒而子次階又繼起于河上矣
天祚公後必使之出功無虞而仁起之子肯堂于雍
正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掣工部都水司主事七月初
六日引見稱　旨學試以江西建昌府同知且欲大
用焉吾昔與公坐譚嘗聞其戒二子以非分之想違
心之事固以知其後之必昌今恭逢
皇上克明峻德以迓　天休



軍恩之及于天下者且不一而足公與其祖父等弟如
桐止之爵秩荷吾無恙于時當再爲表而書之桐止
官名士鳳次階名醇肯堂名堂雍正七年閏七月二
十三日年家眷世弟盧錫晉拜題

昌黎云陳言務去吾嘗願學焉而力未逮然無一
謏侫語亦頗有叩了心者　自記

補東坡駁文選語

不將酪乳淘貞腸渴死惟嚙白雪吞十九年間懷節
士何言有子在殊方　可是陵書自辯嘲附詩地亦
與時淆梁家舍利無塵垢眼界不曾着意拋

陶靖節詩

東籬歸去憶黃花百卉霜前正可嗟稚子迎門還悵
望不知今日是誰家　有酒詩懷何所之無絃琴意
亦奚爲白饒清響藏佳詠石上流泉幾箇知

王摩詰詩



奇境每從何處開游身此境不須猜看他領取當前
句變化烟雲相與回　輞川詩畫畫中詩忘却曲江
春燕時一片空明何所有丹青想未染純緜

杜少陵詩

蓬門石塢紫苔癡客韵詩清興未闌爲報浣花溪上
雨且移杯酒傍花開　老杜詩成奪化工自然巧力
許誰同支離石畔天衣子金剪日開玉尺空

李太白詩

五言宮怨盛唐稀却擬江樓黃鶴飛鄉使崔生輕屬

和玲瓏秋月可能希　傾國名花醉後篇三山急雨
一時連誰言蒲柳出江涙不洒風流謫去仙（氣凌力古已卯其未風于永王矣）
韓昌切詩
袞起八文貫傳行一如忠貫死入蠻鄉縱令詩思多奇（印以其文）
搆傳者得無掩一長（反嘆之已矣好韓傳皆語）　横空盤句聯知己長劍倚天
議昔人若乃龜山諸雅操素王一去可誰臣
孟貞曜詩
姑射山人玉雪膚吐氣奇語貯冰壺只愁光怪終難
掩雷電攻將還有無　宣王石鼓儼龍夔彷彿生平（已亥秋隨祭廟學見之）
御志館文選　卷之八　補五
熟見之却是乘舟離比部蓬聰日展孟郊詩
戊申十一月挽歌
冬日雨惜別離泉臺上下無消息靈癡如泣却為誰
雲罷樹長至無歸期蒼黃落葉如秋時將使匆靈濕
不厭之死不仁安可為　前宵忽作風雪驟潦水腹
堅能任樞孝子不入禮可考海神疑有盧陵表滕六
牒歸魚龍冢　冬日岐峯初瀧阡地不老
塵海人為其已祭母張氏徵詩
議事有詩者易工筆花色染杜鵑紅匹云淑德傳仁

古不在蘭房錦繡中
朱門謁閣早勿勞婦順切儀志節高望去萱庭梭蘭
晚圃香殘不耐時髦
居然溫栗一恭人功表凌雲紫誥新豈是和風先入
酒歲與松柏定長春
感懷
似水流光不可撈老夫新近階酺糟齊年親友今誰
在晚歲兒孫有二毛
對此茫茫那得不飲又何須計酒高下
御志館文選　卷之八　補六

古者菊無異名而以色之尙于時者錄名之爲黃花應秋令也後因種類不一名之者不減百數雅俗見殊甚或以忠聲相加豈知菊雖分粗細其風槩不甚遠耶文亭陳生及吾邑善詩者以詩王美剌雜錄爲題與上下平韻等數傳咏而觀之意固雅甚余弟次彤有絕句三十首故余亦不辭技痒之矣巳酉花朝八十八病翁盧錫晉子弓氏題並序

滿天星○燦然高下碧玲瓏望去疑窺玉瑲中可是夜闌無月影秋花千朶照秋空　一東



玉指甲○素手摻摻理月容撥雲指出半環蹤重陽風而無爭處却向疎籬花伴逢　二冬

西施菊○浣紗天女濟吳江新寵當年未有雙露下豈懷亡國恨花魂滴淚人寒窓　三江

石菊○文石出崇亞聖祠攀來疊起泰山忍菊生得近巖巖相看骨岐嶷不易欹　四支

黃鶴翎○樓上仙翁黃鶴飛杭翎山半舊翎稀仰天長嘯秋風起吹入陶家待主歸　五微

金彈子○羽翰寶貴竟何如金彈落空日斗飴未必黃花能下鳥癡兒恢不近俟居　六魚

金鳳毛○何池不道鳳亡孤況也來儀頌有虞莫患知希忘我貴學他處女逐金夫　七虞

老僧衣○無色香時錫杖提九年面壁始歸西衲衣留剪寒花片不使僧雛蓄榻棲　八齊

佛頭菊○三世重逢面目乖何緣得度雪山崖天花撒落仙潭菊看取菩提頂相諧　九佳

白鶴翎○琢玉餐冰仙駕材蓬瀛九日洞門開青天背負滄溟潤老翮高寒帶雪廻　十灰



觀音菊○色色如空雲影淡無無似有月華新此宵夢客海南至稽首離邊訊一人　十一眞

鷺鷥菊○信天天影等閒雲誰道菊容亦木分水冷霜寒都不厭可知花鳥是同群　十二文

金蓮菊○花發花如嶺上村參差耀眼近黃昏半開菡萏清如菊改貼金妝莫更論　十三元

水晶毬○如水似空影團團照取日光射菊欄不向花前十歸妹驀然拋出與誰看　十四寒

壘　菊○龍竇一自覲天顏常與謫仙奉內玎何感
馬嵬埋國艷秋葩宿後擬雲鬟　十五删
金錢菊○下尔馬埒亦金錢金落黃州介甫傳無乃
羞同阿堵物花神相避菊花天　一先
鬧蛾兒○花請風細共蕭蕭何事春春恣意調欲以
此名傳麗院憑他繡入翠裙嬌　二蕭
萬卷書○架擬鄴侯志未抛踈慵千古愧深文牙籤
紫插花偏似不與名流作解嘲　三肴
鸞鸞菊○唐突幽香兒女曹香投原只晉人高連珠
尚志館　卷之九　補三
陸氏名千古莫向籬邊擬共牢　四豪
又一首○冷韵幽香不暫離空中月影自雙乖佳哉
千古夫何似夜半曆元合璧時
大笑菊○廿露融融花艦過曉來自是喜容多吾聞
嚬笑不輕假像以軒渠却爲何　五歌
茜紅裙○從他秋〻是黃花誰向東君借物華色染
仙裙時暗壓還疑紺碧暎紅霞　六麻
火煉金○秋深骨傲嚴霜越冶爐中好劍鋩願君
學就屠龍技莫向凡金艶數黃　七陽

回子眼○廟算唐時失借兵柴桑何故有〻名譏如
相戲花須耐謗語無端只自輕　八庚
又一首○真醉寫波斯回試看東籬有也無以此
題名相辱甚還宜留贈酒家胡
金鈴菊○北史錄傳寺上鈴天風吹話與人聽太平
雖有浮屠耳花際無聞睡不醒　九青
孩兒菊○玉潤蘭香秋水澄夢回葓下碧雲層吾衰
尚喜寧馨兆蓮座當明一盞燈　十蒸
楊妃菊○珍重花開君子傍芳名何事惹嬌羞看人
尚志館　卷之九　補四
得意如飛燕面發輕紅不可收　十一尤
金帶圍○丈夫腰帶貴黃金可似秋英自負心不
離憂勤作誦　聖明今即採官箴　十二侵
側金盞○廟中欹器尚虛函學易只將此理諳金盞
日傾非勸爵花銘座右可微參　十三覃
牡丹菊○沈香亭上捲珠簾調叶清平妃子忺九日
未聞傳供〻露華霜骨想能兼　十四鹽
不老紅○開似丹霞密似緘虛名錯認枉
豔質還應有玉屋山雲鎖翠巖　十五咸

# 味和堂詩集六卷

〔清〕高其倬撰

清乾隆五年高恪等刻本

序

乾隆戊午大司農文良高公以疾卒越二年其子恪等校其詩而付之梓爰請序于余余不執筆為文者且十五年矣然公生平於詩文所心許者不過數人



今皆已凋謝獨予一人存且誼屬姻親總角訂交鄉薦齊年同居詞苑對掌文翰者二十餘載招尋無間命題分韻騁妙爭先賞奇摘瑕彼此靡隱後雖外任各方而千里馳郵不廢酬唱蓋

知公者莫如予而知公之詩者亦莫如予請之之意實在乎斯故不能以不文辭也公幼即能詩長而益進暮年以來屏纖穠而歸樸厚聲洪實大既醇且肆矣初時頗不存稿後乃存之然



以予所知者考之如和梁葯亭古詩一章揆凱功贈僧拄杖七言近體一首及和予西山銀山等詩皆一時膾炙人口者今是集中悉不載豈非遺亡者尚多乎嗚呼今之言詩者其蔽有四

一則唯填典故撏撦摭拾豈唯食古不化抑亦自障其神明此莫辨方隅詩之未發趣者也一則唯躭佳句章法體裁渾焉莫辨矜警俊于片言逞尖新於隻字是任周可勝蘇李初盛不及



中晚也此僅拾香草詩之童蒙者也一則唯重法律句句相承字字相照截劃板腐乏自然之風流姿韻悉除風雅安在此未夢三昧詩之謬種也一則唯貴諷托謂少陵有詩史之目香山稱教化之主凡有篇章皆紀時事夫嚴正如靖節廣平亦有閒情梅花之賦澄江如練泥落空梁摹寫景物之中正寓陶冶性靈之妙若必斥此是不識弛張詩之執中道之旁門附正法之



外道也夫富博典贍秀句清詞律細法嚴宣上達下何一非詩之所貴而不免為蔽者正如宗門所言得則為清涼池四面皆可入不得則為大火聚四面俱不可觸也公詩有四者之美而

無其蔽如山澤欲雨煙雲自生天籟一發小大各和故讀之者自初學以及老成即泥執之儒矜僻之士亦無不搖首傾心推為才子也昔公與余論詩嘗戲自評曰僕詩頗似元相嗚呼明哉余之知公究莫若公之自知也然則公之詩公久已自序定之矣余又何多喋喋乎

乾隆五年三月十有一日無動居士蔡珽序



# 味和堂詩集總目


卷一
白蘋紅杏集一百二首
卷二
懶後憂餘集一百一首
卷三
灤陽消夏集六十二首
卷四
塞上悲秋集五十九首
卷五
知非集一百二十四首
卷六
知非集一百一十四首

味和堂詩集卷一

白蘋紅杏集詩目

遊萬柳塘留贈天倪上人

遊圓通寺贈某上人

薊州新城

定興曉發

過拒馬河感宋太宗北伐有作二首

保定道中

雨夜

慶都縣



過固關

山行

牧羊詞

憶熊敏思蔡若璞却寄

薄暮

不寐

登樓

客意

蒲州即事

夢覺偶成

潼關

華陰道中

七夕同李天然作

雨夜

馬嵬

岐山雨夜

過益門鎮

清橋驛曉發

曉行憶故園兄弟

畫眉關



褒城

諸葛武鄉侯墓

黃沙驛

曉行辭

入南棧

連雨水發行泥淖中比抵朝天關夜漏已二下矣

自朝天乘舟江行日中可抵昭化愛其山水行百餘里即遣停泊月上後放舟至縣

劍門

劍州
渡綿江
望雪山
絳霄 四首
同人元祐觀看花小飲
夏日雜感 八首
病足月餘不出同人顧書宣汪安公繆湘芷
疊乂字韻為秋懷食蟹詩唱酬甚夥依韵
書懷兼呈諸君 二首
哭胡芝山同年 四首

題汪東山秋帆圖小照
微雪
小農詩為張至尹館丈賦
楊柳枝詞 六首
獨坐感懷
次韵答宫友鹿見東
擬古 三首
咏香與顧書宣陳南麓汪安公同賦
紅葉
晚雪

冬日雜咏 八首
石門吳匪菴總憲　予告錦旋令嗣漢三館
丈隨侍還里同人徵詩送餞作此應命 二首
重陽後一日諸同人登陶然亭以迴潭石下
深綠篠岸旁客為韵各賦十首予以他出
不獲與遊依韵奉和即呈諸君
燕
正月十五日偕熊敏思陳南麓周漁璜三同
年慈仁寺花市看花 三首
秋蝶 二首

# 味和堂詩集卷一

男恪書勳愿齡熟校編

鐵嶺高其倬章之

## 白蘋紅杏集

余幼解聲病喜作小詩師以非舉子業令屏去甲戌入館後新進者既有日課至羣遊宴居感時賦物亦輒復有詩自謂不工未嘗存録庚辰春有萬柳塘詩同年生顧書宣周漁璜汪安公賞之索余他詩無以應諸君勸存所作自是稍留稾頗性疎脫或存或棄不甚留意丙戌冬病兩月髮一莖白念學殖就荒



忽忽將老又書宣安公皆下世追思生平之言檢未散失者得詩一百二首寫作一冊本不足存存之聊記歲月故不敢求序於人非若元微之欲俟後人論定之也曰白蘋紅杏者原存詩之始且故人凋落質益無從志山陽之感耳

### 遊萬柳塘留贈天倪上人

佳境天教與老倪無邊光景到招提白蘋風細魚苗長紅杏花深燕子低勝日正當春社後好山都在曲闌西他時講席容聽法萬柳塘南即虎溪

### 遊圓通寺贈其上人

石梁西路水粼粼香界分明有別春九子簷鈴閒自語半鉤簾日靜無人花間塵尾能消刼雨後山光不受塵記得匡廬游舊在便從慧遠問前身

### 薊州新城

于役季冬月東入漁陽城城圯五十載奉　詔新經營墉堞一云具築作功遂停胡不事宏麗役物勞　皇情此州實險要世界方昇平長馭控八極内地固所輕昔當明之季置鎮藩神京高起兩重郭遍徵九州丁城中貯芻粟城上羅旗旌薊門大帥任鄭重屬老成高議百僚會推轂千人英且復



命丙魏不啻求韓彭陛辭涕泣瀾密詔言丁寧志嗚伊吾劍意洗魚海兵長計一蹉失塞馬仍縱橫頹九門戒樓櫓六府嚴關扃平安一星火重比千連營一日潰列障同時崩塵來白日匿燒猛蒼天金璞傳呼達禁闥夜寢始不驚外召勤王師内辦還都行下詔責專閫幕府空搶攘擁兵不敢救閉辟如聾盲偵敵已出境追騎甫及垌殺人取其元受賞都堂廳纍纍鞍上級一一田閒氓更奏塞外勲肯恥城下盟懦帥肆欺謾勍敵生門庭既以敘

其軀忠亦貽朝廷嗚呼厲有階夫誰滋亂萌或云右文士誤國由書生或云吝邊餉饑卒難力爭南史與董狐百喙同一聲敢獨曰不然奄寺實彗熒監軍專將柄司禮為阿衡衆賄水輸海百度禾生螟榜笞殺壯士羅織戕名卿剄鯁靡孑遺婾婀忘忠誠肯效鷙鳥擊轉畏走狗烹潢池弄兵子竟射承天閼緬維開創初明祖垂家型内官止四品洒掃供使令外事付卿貳著戒在扆屏孰畀鐵牌毀坐見九鼎傾惜哉興戎首未正司寇刑我　皇法殷鑒典制原六經寺人無官階置員有定程衣冠



帶履外越者誅竄并皇皇一王法萬世其勿更頒獻五百字勒作城隅銘

定興曉發

廐吏整遊鞭雞聲斷又連星低高堠外山出綻雲邊路迴西通蜀親孤北梦燕無言對徒侶風旆與心懸

過拒馬河感宋太宗北伐有作二首

談笑横戈舉晉汾便思乘勝捲燕雲高梁一戰雄心死却倩鴻溝阻北軍

橋邊緑長毵毵柳堤外黄吹漠漠塵遼宋衰興兩如夢河陰閒煞釣魚人

保定道中

宿雨纔過暑氣收依稀風景記曾遊馬前芳艸牽離恨柳外殘陽上戍樓往事十年空脈脈流光一晛去悠悠不須更聽凉州遍此日檀奴已白頭

雨夜

闌風吹伏雨騷屑夜窓聲客路三巴遠愁中百草生鄉書鴻寐寞舊事夢分明喔喔晨雞動衝泥怯曉行

慶都縣



邑門沙擁不全開半啟還因驛騎來籍上不增新户口城中通圯舊樓臺日暄敗壁蜂爭壘人靜空街鳥啄槐誰與行臺陳至計却驅狐鼠闢汙萊

過固關

潑眼嵐光夏緑濃馬前簇簇萬芙蓉河山斗折横千里并冀平分限半墉帘出柳梢遥識路寺藏雲腹只聞鐘關頭戍鼓渾無用閒付兒童賥賥龍山時中徽早見村童共持渾鼓賥潭羣擊祈雨

山行

望裏遥山宿霧開雨餘石路静無埃緑陰深處聞

驪驛知有行人過嶺来

牧羊詞

朝牧羊牧羊亂山裏夕牧羊牧羊幽澗底澗深山高徒侶稀採梠拾橡長苦飢夜夜露卧枕老羝布襆作被還作衣可憐性命寄豺虎牧得羊肥歸牧主經年負直不肯償乞索頻遭主人拒故家舊有南山田蕪沒不治今三年長鑱短笠寄隣壁逡巡欲去不敢前田收已畢公家賦賦外未輸行省怒牧羊猶可更主家縣吏捉人無避處

憶熊敏思蔡若璞却寄



一片斜蟾照屋梁生平詩伴鎮難忘浣花遺鉢分明在不覓晁陳乞瓣香

薄暮

既逐青山行復指青山住山深閴無人野水上道路西風吹秋来遠入斜陽樹悠悠遊子情離懷黯薄暮

不寐

不知心耿耿祇怪夜湯湯残月行天盡秋衾徹曉寒人情閒始覺世路涉方難未就歸耕計栖栖愧一官

登樓

亦知非故土信杖復登樓落日亭臯晚西風禾黍秋倦程行不極獨客自多愁稍喜停雲外青山似帝州

客意

客意全同倦馬慵鄉心更較濁醪濃年年雲岫虛前約定定天涯有去蹤雨氣且從滋細艸鶴情只解憶長松連朝旅擱延新爽頻梦濼東水外峰

蒲州即事

陶唐遺俗冀都邑襟帶河汾接華峴課寬人頻書



上考避徭民半入中條教猱終類操飢虎責犢今將買佩刀有齒焚身空復爾九天日月正青霄

夢覺偶成

織女斜河夜氣清殘釭耿耿澹微明天涯夢醒無人見月照虛廊絡緯鳴

潼關

連雲樓堞麗朝暾欝欝岡原勝槩存險壓諸侯開一面河收八水注三門近西艸木知秋蚤到眼山巒識岳尊形勢有餘官政猛就中至計與誰論

華陰道中

入關又喜及新晴馬騖平沙自在行仙掌擘雲開嶽色蓮峯瀉雨作秦聲斜陽原上人驅犢垂柳陰中水抱城逆旅不須招過客吟鞭留待月初生

七夕同李天然作

佳節郵亭倒一卮催寒細雨滿階墀人間爭得無惆悵天上仍難免別離萬里同為去鄉客兩人俱是悼亡時明朝繡嶺清溪畔應見新霜上鬢絲

雨夜

黯黯郵亭枕手眠秦城客夜已涼天井桐隕砌聲聲續簷雨侵堦滴滴連短檠近牀還似昔舊題在壁已成前即看現跡皆陳跡往事何曾在蠹編（時手一編以消永夜）



馬嵬

曉雞喚客不遑住征鐸琅琅月挂樹胭車却向咸陽西又過唐家妃子墓天寶富貴壓八荒一朝牧豎升明堂蜀道如天舊都棄六軍不發君徬徨三尺紅綃玉環天黃土埋花天不曉幽魂泣露松桂寒年年墓雨生秋草塚前種豆後牧牛石羊夜走東村收西風吹愁愁不歇行旅日夕空迴頭人生如風過馬耳莫遣遺名涴青史三郎負約壽王離惆悵傾城為誰死

岐山雨夜

長宵何耿耿遠夢亦悠悠孤坐對殘燭鄉心搖素秋風喧池上竹笛怨雨中樓無限蕭森意都成蜀客愁

過藍門鎮

家家茅屋翠微中泝水西南駱谷東窓底秦原平看掌雲邊蜀棧遠疑虹峰如逞勢無窮峭花不知名可意紅却惜山村如畫處一鞭斜日去匆匆

清橋驛曉發



高原鐘後見晨曦水外殘雞尚喔咿槐影半村烟綻霧禾香一片露晞時繞穿雲過捫衣潤欲覓詩行任馬遲入棧漸深山漸好却忘蹤跡在天涯

曉行憶故園兄弟

五更山路僻頗覺旅人稀斜月照遠樹涼風吹客衣故園無夢到極浦有鴻飛遙憶諸兄弟鄉關正掩扉

畫眉關

危磴千盤似百牢連江寒雨正蕭騷秋風竄入秦天橫地勢遙連蜀道高山鬼窺人寨薜荔石郎臨

水狎波濤鄉書未寄雙魚沓馬背忘言正鬱陶

褒城

官舍無垣翠巘圍閒花落盡吏人稀江生新水魚龍喜艸滿空城雉兎肥十載流亡終未復幾家烟火自相依舁平漸喜無征繕蜀塞今看戰士歸

諸葛武鄉侯墓

王師帝佐儼伊顏管樂蕭曹詎等班不分槐槍留地上獨懸日月在人間長繩若繫飛星住隻手終移舊鼎還志決身殲名不滅一抔高比定軍山




黃沙驛

危棧都成十日愁馬前乍喜見平疇元猿聲急青楓晚紅桂香濃古驛秋天近蠻方常好雨地非吾土且登樓遠山如黛江如練錯認閬東是益州

曉行辭

村雞喔喔月墜烟衆星盡沒明星懸行人相向穼無語風吹黃葉墮我前鴉集平沙亂無數曉角一聲飛上樹遠綠茫茫烟艸深愁來重對前年路

入南棧

行盡秦川更蜀川揭来仍把舊吟鞭峰重水複愁人路日薄雲濃釀雨天文字因緣應結習鴻泥蹤跡又今年山川漸是宜詩處擬試成都小樣箋

連雨水發行泥淖中比抵朝天關夜漏已二下矣

家家雞犬上墻眠覓處盤渦沒馬肩不斷峽雲兼峽雨更無江月與江烟一星野火跡林外百疊青山倦客前行路難行澁如棘用工部成句羨他得勢放

灘船

自朝天乘舟江行日中可抵昭化愛其山水行百餘里即遣停泊月上後放舟至縣

溢岸淪漣曉漲生敲鉦喜聽解維聲曾經蜀道如天險愈覺澄江似練平白舫青帘都蘊藉蒼山紅樹遞將迎長年正擬誇神速應怪停橈待月行




劍門

兩崖對起削雲根邸閣全傾佛寺存千古哀興幾蠻觸一龕鐘鼓自朝昏無人戰鬼啼清晝不夜於菟到驛門蜀道荒涼身萬里不聞鈴雨亦消魂

劍州

六千庯蜀遠京華劍外秋風倍憶家馬上聽殘樓上角客中看遍棧中花已過月閏寒仍早倍覺山深日易斜却念生平親舊語使車爭似少游車

渡綿江

江烟漠漠白鷗飛倚棹中流看落暉涪右水從中壩合劍南山到左綿稀孤松遠岸如人立遊子他鄉見燕歸又是一年秋欲半荻花風起鱠鱸肥

望雪山

蜀山岮屼皆恭天雪山高壓羣山巔劍嶺巫峽總培塿青城峨岫羌隨肩禹跡不到失搜紀遂使岳鎮居崇班五丁有力不敢鑿胚渾元氣無雕鐫到今尚存太始雪盛夏早似初冬寒我來成都苦卑濕每遇高爽心安便入秋十日九陰雨側身西望



空長嘆忽然金風掃霾翳半空橫轉兜羅綿素雲一段落天外白頭卓立羅烟鬟天門玉龍露寒鬣海風吹水排銀瀾數百里外一舉首爽氣已到鬢眉間豎指數峯帽欲墮如坐井底窺星躔壓覆常憂坤軸折迴旋怕觸曦車搠高鳥之翔不敢度往來或是飛空仙此外茫茫復何有蜂屯蟻聚叢生畬乃知造物有深意區界奧夏分中邊刀州刺史且好事欲通天險招呼韓稾馳載布馬載粟羅致火罽收冰蠶去年行臺留陸賈今年絕塞歸張騫似聞西方諸部落稽首請事天可汗蜀人弱脆蠻頑姦畏之不啻雀見鸇況復此曹不耕織毳衣肉食勞縣官安得天上巨靈手擘山為塞卭崍關

絳霄四首

三尺封章隅絳霄百蠻翹首泣銅標赤羌地僻瞻天遠瀘水波微到海遙強弩未聞收滴博樓船只解載妖嬈西征幕府蕭閒甚可念天寒舊賜貂

鈴下軍書遠算緡馳車溢地走黃塵炎風朔雪邊氓淚白棨朱提異域春筰馬盤雲開廢棧繩橋壓水置危津錦官城北休迴首行盡空村不見人

屠伯威聲讋百蠻營懸一劍尚方頒拄天青氣中



宵挂沆瀣丹流竟日般背後吹笙肴刺射帳前歃血指河山受降入夜歸車重前隊傳收葸苡還

使者東方建節旄遠臨羌族賚諸豪似聞鹽鐵寬邊禁旋有泉刀屬水曹那樸山高輕度鳥子牛河廣劣容舠西州行省官勳大借箸何時降雨膏

同人元祐觀看花小飲

一絲朝雨減輕塵十里啼鶯碧樹新驕馬頻嘶曾到處踈松全似不羈人百花影裡曹騰酒三月中間爛熳春誰道金門無劇事年年風景趁閒身

夏日雜感八首

一卧蕭齋懶竟成經旬今起下階行日方可畏如
宣孟門亦長扃類士衡寒儉文章懃象管黒甜滋
味泥桃笙年来久負歸耕志誰識看雲不語情
意緒閒於退院僧當關謝客少晨興長腰米未来
江左齰腹瓜誰餉少陵護落未妨呼潦倒清羸翻
覺耐炎蒸書生自分長飢耳欲給侏儒却未能
一聲暮遂送炎曦屋角明河拂地垂短夜徂如生
計迫涼秋望似遠書遲蛛絲競巧無人處螢火争
光墮月時笑汝區區空自喜露寒霜白欲依誰
等閒此事不相關造物多應笑我頑舊雨過門同



斷梗新街添字劚移山素心自怯三珠樹時樣兼
高一尺鬟青瑣西南竄惆悵龐才頻綴近臣班
急裝千騎扈鳴鑾馳道遥通十八盤赤羽射生隨
夜火黄門飛鞚趣朝餐平時暑月宫衣重一夕邊
風翠幕寒辛苦從王男子業自慚樗散卧長安
曾識羊曇乞墅身早開甲第換朱輪拜塵車下多
名士行馬門前斷舊人諫議豈應跡貢禹征西空
解重王珣十年迴首依東閣不會平津是要津
動定由來祇信天羊腸敢道著鞭先驊騮越竈争
如鼠雞犬升雲豈是仙舊學未諳囫熟覺新晴只
想就涼眠旁人頗笑應官懶桂籍金閨亦偶然
誤夢神山欲白頭年年所得是窮愁滌腸好用灰
三石鑄錯兼須鐵六州詩外分無餘事業酒邊時
作小淹留觧嘲狡獪吾何有漸擬忘機學海鷗

病足月餘不出同人顧書宣汪安公繆湘芷
疊叉字韻為秋懷食蟹詩唱酬甚夥依韻
書懷兼呈諸君二首

半牕竹樹影交叉蹇卧渾如折軸車病起案頭添
术序雨晴闌角減苔花酒狂尚憶同諸子詩瘦無
妨自一家八月江鱸堪斫鱠連宵頻梦釣魚槎



一廛老屋梵宫邊好學維摩説病禪愛醉恐無蓮
社著扶行聊得竹君憐舊能治俗捹成蠹冠且嫌
多豈羨蟬領取逍遥無限意自儲香梀理茶烟

哭胡芝山同年四首

天意難明竟若斯善人蒙福豈虛辭老叨榮禄遭
讒後病誤庸醫到死時萬事今惟餘子在一生貧
獨畏人知可憐擁絮彌留際猶為君親淚獨垂
東華同蹋軟紅塵回首蓬山愴幻身都尉浮湛能
好客伯仁空洞解容人十年不分君終此累月猶
疑死未真記得城南携酒約黄花開後獨霑巾

三千言奏南宮策二十年經北上勞剩有銘旌書上第何曾初服返東皐新阡兆未占龍耳遺像贊猶礫蝟毛深鍊芸齋蔵制草一窓秋雨正蕭騷是年三月君名其書屋曰秋雨齋颯颭寒風五兩偏喪舟仍似孝廉船山重水複他鄉路雨暗雲淒十月天老母悲唯垂白首故園歸望及殘年星星蠹紙遺詩在故友何時一為編君詩託周漁璜為編定

## 題汪東山秋帆圖小照

秋聲夜落千門裏東山先生拂衣起三年待詔脊



冈消半紙乞假家人喜珪組於我儻來寄興至須官倦即已氷銜借娛白髮覩扁舟歸尋赤松子兩槳輕將一身去載得清風滿船尾不冠不襪旁無人兀坐爇香凭烏几嗒然濃笑仰視天意中自有鱸蓴美可人但酹張季鷹俗子猶嗤李元禮五湖烟水秋茫茫肎作雲夢都一洗好事繪之三尺絹清名歘滿萬人耳我展此圖三嘆息頓首心折顏有泚乞身全盛古所難神仙中人此應是君不見長安城外曉波綠長安城中暮塵紫河橋艇子開復開九陌高軒駛復駛公卿不出春明門都向塵中浪生死吁嗟我亦困泥滓今日如君真勇矣

## 微雪

空裏悠悠下寒中冉冉生珠纖俱旖旎花細未分明度迴饒閒態淩虛劇遠情曉塵乘氣起春絮逐風輕蝶舞零餘粉梅飄散碎英到階粗有跡入聽自無聲鶴過殘蹤淺人歸小逕成鱗鱗粧碧瓦瀯淡暈金莖庭濶遮將徧雲陰薄易晴遙烘天外樹冷襯日邊城斗室虛還白書帷靜愈清年豐真可待瑞兆已先呈

## 小農詩為張至尹館丈賦



戴笠乘軒致本同莫輕五畝重三公野麋飲澗誰穿鼻飛鳥依人便入籠湘水去應思洛下武鄉封豈勝隆中他時一卷攜牛背此義憑渠問若翁

## 楊柳枝詞六首

馳道楊枝間柳枝麴塵新上萬條絲東風著意勻顏色要及龍津觧凍時

枝拂行塵葉委波淡雲疎雨鎮相和年年常認春三月橫放清陰管御河

十二珠簾花外寒如烟似霧壓闌干無端馬上迴頭見的勝靈和殿裏看

毬珍千樹一時裁總待春風次第開多謝社前雙燕子早啣春信過江来

邗溝西畔鏡湖東千里風光一夜同自是楊枝渾不定莫將揺漾怨東風

一番風光照眼新倡條冶葉好留春等閒莫放花如雪飛過雷塘便作塵

獨坐感懷

九十春光欲二旬催花風起落燈辰年華半向愁中盡生事唯餘懶處真託意漸諳吟楚雨閉門長似在漳濵賈生未辦千金賦目斷天涯輦路塵



次韻荅宮友鹿見柬

稽古或受曲士嗤作達常遭俗情怪痼疾塞胸安可藥眼孔如針僅容芥鴟梟詛厭腐鼠腥蠻觸何知蝸角隘就熱恨不生羽翰送窮併欲除根蔕七尺甘因五斗折六經不值一錢賣未必居官同啖蔗誰辦焚魚如斷瘠先生與我泉石流名場偶犯勞生戒我玉已售君未沽濁涇清渭今區界偶然傾蓋忘形骸不惜騎驢到廳廨子祀莫逆子輿笑元駿甘下元方拜口頰沛若天瓢翻肝腸熱比驕陽曬新秋三復東我詩恍御雲霓餐沆瀣却訝野

鶴羨醯雞何關聰明礬聾瞶從来處士輕公侯況是君身有家派狂吟痛飲揮金貂失一可憎得二快丈夫肎為升斗忙百歲羞随腐草壞富貴暫熱還逢嗔風雅雖饕豈傷介驚世文章日揭天炙手繁華露棲薤顯君從此歸立言裂月撑霆恣豪邁百家騰躍歸環中萬軸長留汗牽犗

擬古三首

襟前杜衡草案上鵲巢葡織素三千尺彈絲五十絃藏親破瓜歲待吉落梅天怕挽秋千索墻頭有少年



帬衩棲鸞小釵渠鏤燕偏倩情扶閨髻隱笑拾遺箋夢去峯峰雨身迴步步蓮黃昏収屐子不省抱愁眠

兩兩輸金屋雙雙侍玳筵自憐好顏色不分施朱鉛辭輦跡班姑更衣進小憐年年聽簫鼓行過未央前

咏香與顧書宣陳南麓汪安公同賦

掩冉清芬散絪縕薄霧微未濃飄欲斷漸遠擬仍飛侵曉生芳逕因春上舞衣輕呵粧後鏡寒下夜深幃湯殿融融水蘭釭夜夜輝一星篝火炧六曲

繡屛圍月榭初經雨鄰花不掩扉蝶田知有恨風
定若無依錦薦餘溫在羅巾舊事非背人勻麝罷
臨水握蘭歸蕩子同韓嫣名娃勝鮑微辟邪須作
珮莫只重珠璣

紅葉

煙外消殘綠霜中染艷姿低昂俱的爍濃淡各恭
差有色猜花妬無香少蝶知千重高照嶺一樹欲
燒籬風動飄愁發車停過獨遲薄嬿無月夜寵好
夕陽時粧後胭脂靨更深杜宇枝淸溪何限水莫
送斷腸詞



曉雪

同雲低冪冪小閣靜愔愔竟日無來客推窓白遠
岑天西殘照掩簾外暮寒深亞竹將低檻飢鴉欲
滿林松驚冰柱聳溪訝白河沉立鷺身全隱歸樵
跡可尋星星培火種帖帖歛風襟譙櫓三聲角書
帷一寸陰蹉跎年長意委曲歲寒心梅破催春棊
遍餘換酒金閒愁烏足折醉待月華臨宵學袁安
臥無聊戀一衾

冬日雜咏八首

每乞充廚米都無市駿金綠尊留客少白日閉門

深宮減裁詩今貧消好事心羈愁黯將夕何許復
清砧

十月東籬菊非時且自芳好花都占夏素蘂只饒
霜叢小無寒蝶墻高限夕陽凉風頗無賴三嗅泣
馨香

脈脈憑誰語悠悠秖自嗟身貧兼歲晩親老復天
涯求祿心仍負謀生願豈奢鴻飛書不到掩淚望
三巴

稚弱憐猶子淸羸念阿兄緘書頻裛淚夢別亦呑
聲委曲酬恩志艱難報本情若爲人物論須戒不



平鳴

不測尙書咲頻移啓事題車輪終輾轉溝水易東
西軒好仍棲鶴犀奇只駭雞吾師漆園吏得失直
須齊

直性頻踈脫機心有愛憎人間饒喜鵲天意縱靑
蠅玉好空雕葉山高怯倚氷南溟風萬里只送在
霄鵬

秘術從何得仙才且莫論蓬萊原有籍閶闔自多
門鸞熟雲中路桃𪘲海外根丹梯天尺五獨立立
消魂

平子歸田意安仁換髩年無窮閒歲月長憶好林泉衣薄初寒候雲低欲雪天百端無一可只覺旻容賢

石門吳匪菴總憲　予告錦旋令嗣漢三館丈隨侍還里同人徵詩送餞作此應命二首

勲業方歸第一流却抛榮禄向滄洲白家擬結香山社賀監初迴鏡浦舟一詠一觴傳盛事某邱某水記曾遊時人欲識神仙否副相懸車尚黑頭

路人嘖嘖羨光輝雛鳳相隨衣錦歸世掌絲綸同賈至家留清白遺胡威半函諫藁兼宮燭一點文



星傍少微不用他年翻制草玉堂天上已傳衣

重陽後一日諸同人登陶然亭以迴潭石下深緑篠岸旁密為韵各賦十首予以他出不獲與遊依韻奉和即呈諸君

歷歷白駒影一下無重迴粲粲黃金花一謝無重開登高宿醒醒昨日安在哉歲月不肯留鴻雁亦已來一醉况易謀尊中有餘醅更插茱萸枝且復臨崇臺

精藍寄高阜孤亭聳西南闌邊矚迴野其下臨澄潭諸君固豪邁舊態我所諳魚肉就香積引酒澆瞿曇老衲拒狂客嗔語應喃喃慎毋厭米汁彌勒原同龕

側媚樓護鯖趦趄敬容客人生不自適多為外物役偉玆策杖人俱挂金閨籍屢聞拄頰談但有蠟屐癖陌塵遠自黃秋山晴更碧捉鼻恐不免蒼生待安石

古道既陸沉世態矜譎詐虛聲或互推榮名終不借宛轉方寸間岩嶤起嵩華刎頸昔張陳覆手今頹謝何有二十年每出必同駕庶幾金石堅挽彼江河下



長魚豈池畜飛鳳非籠禽諸君廊廟具皆有江湖心勝境日吟眺跬步相招尋屢醉酒徒酒不惜金龜金有山不在高有水不在深澹然濠濮想可滌塵土襟

今年秋候異金氣久藏伏十日九陰雨泥行困僮僕及玆重九後爛熳見紅旭孤蔬晩餘香遥峯淨初緑造物良多情聊戲不為酷假此晴有餘可補游未足

鼎鼎百年間別多聚常少疇昔杏園人少壯壯者老東西南北身百千萬里道今者亦偶然相依若

叢篠作達因朋儕不獨風日好會合不可期歲月
如過鳥
迴闌環一週虛牕厰四面托足十仭餘縱眺百里
見水外俯市廛雲中識樓殿紅林霜醉深落照山
啣半脩然耳目清倏若風日換誰識崑閬遊不隔
人海岸
初聞挈榼期預作蠟屐忙及茲命駕出乃以塵事
妨一遊亦有數萬事不易量我車非無輪我馬亦
有韁身如風引舟難艤神山旁咄扤枋榆翼不逮
鷟鳳翔



良會佳有餘新句美無匹芭風並光華段錦慚麗
密欲繼振玉音愧乏探驪筆追遊既未諧誦詩仍
自失敢爭盟長雄頑志射彀律讀之當卧遊三復
散愁疾

燕

水滿方塘柳覆檐舊巢零落曉風尖芹金梁静頻
聞語荳蔻香濃不隔簾故國夢歸春晼晚重湖書
去雨廉纖烏衣弟子應難覓啣得新泥與恨兼

正月十五日偕熊敏思陳南麓周漁璜三同
年慈仁寺花市看花三首

古寺門前十丈埃清晨騎馬看花來討春拚有千
場醉此是閒行第一回
狂花總借地爐烘剛到元宵已放紅肯信春林千
萬朵自然成長任天工
擬共春燈鬪麗華千叢貴入貴人家吾儕作計偏
迂拙獨種空枝待發花（是日漁璜買紫藤一本種於寓齋）

秋蝶二首

日日低飛趁碧叢春風過後復秋風閑情湧逐寒
暄變一葉輕身總夢中
飄揚栩栩任天真可是桃源避地人世上興衰都
不識花開花落一閒身

味和堂詩集卷二

懶後憂餘集詩目

風氏園古松歌
曉仙謠效温飛卿體
題費葛陂水仙紅梅畫幅二首
放鷹行
秋荷
歲暮夜永頻苦不寐取昔年故書讀之有感
成一長律
館中即事疊前韻



檢史館舊籍有感再疊前韵
有感四疊前韻
題陳南麓同年匡山讀書圖
賦得新秋
美人蕉
寒食後三日偕同年熊敏思周漁璜游黑龍
潭二首
史耕巖宮詹先輩招同同年熊敏思龔于路
張天門三編修陳南麓給諫遊西山出郭
有作
摩訶庵
慈壽寺
重過元福宮
皇姑寺
畏吾村西道中作
宿翠微寺
善感寺
史耕巖先輩為二絕句咏余籐杖作此奉答
碧雲寺
碧雲寺海棠



自碧雲寺至香山得四絕句
未至退谷入道旁僧寺小憩
隆教寺
卧佛寺
自山中歸途中呈諸同年
晉祠七首
過雁門有感二首
忻州道中
過長平驛感阬卒事有作三首
土木四首

會稽周紹虞　先嚴幕客也夜讀其詩有感
却寄
過故人舊墅二首
正月十日同且園七兄燈市歸作四首
送陳南麓同年之奉天府丞任
初伏日集張天門寓齋是日暑甚晚雨微凉
螢火
賦得槐杪清蟬咽雨餘
秋陰
有感次且園七兄韻



題温樺村小照四首
又贈樺村
柳絮詞
閏三月二日同人集同年范書山寓齋續上
巳之遊各賦古詩一章
雨晴有感
送蔡若璞永平上塚
翳日
送同年陳南麓
又

丁酉五月為　先人相墓永平未獲吉壤歸
過段家嶺悽然感懷四念　先嚴宰泃日
巳二十三年矣
過三河
題友人漸水泛舟圖三首
寄內四首
題蜻蜓蓼花畫扇
立夏日偕同人城南看花四首
題征南圖四首
琴魚二首以題為韻



戲送人販馬四十韻
與熊敏思登蟠龍山頂望都城值大風有感
呈敏思
龍泉庵
擬公讌詩
橋頭村

味和堂詩集卷二

男恪書勳 愿麟勳 校編

鐵嶺高其倬章之

懶後憂餘集

性質謭拙生平慵於命筆復懶酬酢往還無他賓友獨諸齊年時一相過以吟咏為娛客之具故所作與同人倡復者居十六七丙戌後游舊零謝懶不作詩戊子後校士山右不暇作詩壬辰丁外艱三年中無詩甲午復除館職稍理廢業通括前後得詩一百一首復作一册二十年翺翔詞館復逮見作者而所有篇什寥寥若此其于詩可知矣存之如人不忍棄舊衣物耳敢有意於頡頏當世流播方來耶其不丐弁言猶前之志也



風氏園古松歌

風氏園中松絕奇種自何代無人知屈鐵斜抽三尺餘驚蛇橫走十丈枝虬根欝作蠖盤曲蒼皮老化鱗之而矯矯健態自磅礴幻怪不假神扶持如鶴弄翼勢側偏如馬轉控身迴旋欲奮潛蛟乍伸縮將搏鷙獸先蹲跧畸士傲兀方晝眠左舒一足曲右肩美女妙技呈舞筵反腰貼地轉睨天城南三月集游屐綠草鋪茵柳飛絮濃陰數畝自週遮橫列十人容坐語獨開一面向西山不甘就日延東煦青春滿眼飛烟雲白晝空階颯風雨往者豪閹移巨樹（前明巨閹為墳寺多强移人家巨樹）刻雪椎冰取連土高花數丈柳十圍發屋排墻舉將去平泉綠野不敢爭矧此荒園屢無主安穩還因勁直姿籲呼豈待他人拒大厦需棟非所需不材何有班斤冥只愁空庭雷雨入化龍飛去歸江湖畢宏韋偃今世無我欲繪此誰能圖不如為君且沽酒暇日相從學草書



曉仙謠效溫飛卿體

明星出地月墮城白河斜挂西南楹丁冬細漏咽殘響蘭釭短焰青熒熒隆準翁孫赤龍子夜看真圖倦朝起身輕夢入蓬萊宮弱海三千一杯水七曜迴光照玉堂倒持北斗傾天漿綠華舞落玉條脫醒聞墜地聲鏘鏘半尺瓊箋報天曙宮女起收仙掌露通侯更拜白茅人歲星却入中郎署

題費葛陂水仙紅梅畫幅二首

誇紅逞白太嫣然畫裡風神分外妍記取江南春好處蠟梅開後杏花前

丹青點綴越溪春手把閒圖憶故人忽忽離尊如昨日眼看庭樹十四新

放鷹行

廣原兀兀天四遮樹頭月落吹笳將軍錦袍金鞲鞍寶弓六石馬五花從者百騎寂不譁班騅赤驃驪騮騧駢頭並驅如排衙鞲上角鷹嘴爪隹曾肉妖狐搏巨蛇金鈴掣臂風捲沙馬前一點掠地斜飛走窮促喘且呀裂𦟛潰腦困攫拏舉鞭數獲載滿車雉大如鵞兎如猳炙肝燔肉傾流霞侍兒十五彈琵琶歸來猶作三日誇相如豎儒井底蛙如何上書諫大家

秋荷

碧玉樓頭暮靄遮莫愁湖上夕陽斜綵舟不待西風去剩得盈盈數朶花

歲暮夜永頻苦不寐取昔年故書讀之有感成一長律

朔雪嚴風逼歲除一年身計復何如聊充大隱還通籍空負窮愁未著書羊杜僞荒官格減稽劉凋逝舊遊跡一編還理兒時課短檠長宵破臘初

館中即事疊前韻



西頭芸局近椒除信史難成築室如下士寧諳天上事後來誰會刼前書百年人遠忝稽少五等勳高紀載疎日佩銀魚慚飽食自憐歲月二毛初

檢史館舊籍有感再疊前韻

太白生芒兆掃除軍符旁午事棼如千秋業定三章約萬里城摧一紙書顆卒今茅勳莫並盲公謀國計全疎故鄉隱隱青編上遼鶴傷神換刼初

有感四疊前韻

秘館需才有急除枚臯遠遜馬相如功名不入黃山苑消息何來綠字書潛水珠胎遲月滿占春楊葉得霜疎請看國手論棊處較勝何曾在局初

題陳南麓同年匡山讀書圖

我生頗作山澤臞涉獵名勝周方輿又頗博覽為通儒捃摭經史收膏腴洞天七十在眼底牙籤三萬充坐隅豈知清福帝所靳坐令失念𨁝塵途稍攻帖括事章句旋紆青紫乘軒車峨冠如箕綬聯組面目塵俗中空疎狡獪或可到卿貳以彼易此寧非愚會稽陳君我同志富貴於爾浮雲如逋來自檢杜陵句命客為作匡山圖芙蓉九曲展屏障雲霄五老朝香爐高揭天紳落風雨橫界地絡今

荆吴元猿下飲石潭靜白鶴曉踏長松孤一亭枕山側睨湖一人趺左右足舒長身紅頰胸垂胡舉頭看山俯讀書讀書看山樂有餘如渴夢飲飢梦餔夢中了了醒乃無何如買棹返故居金庭福地神仙都三千丹篆秘玉厨人間文字皆粃稃何有紙上之匡廬致君堯舜非吾徒我亦從君退荷鋤人生百事須壯夫歸来頭白胡為乎

賦得新秋

蓮老紅猶在桐衰緑未稀雨窓殘暑去風簟嫩涼歸倦喜抛紈扇貧愁製袷衣查頭鯿可罟頻梦舊漁磯



美人蕉

自觧傾城舞偏宜少女風箋長猶卷緑燭短未銷紅墻角娟娟影闌西小小叢客窓孤槳夜秋在雨聲中

寒食後三日偕同年熊敏思周漁璜游黒龍潭二首

刼燒遺墟幾換春神仙幻梦竟誰真竹宫恍惚當年事金馬浮沈現在身百歲騰騰堪幾醉一尊艸草且三人無悰剩託閒游遣肯更應官戀路塵

兀兀窮愁户晝扃等閒游屐比晨星十年芸局頭俱白幾日春風草又青山鹿由来怕羈勒海鷗終欲狎滄溟虚舟不繫原無著未分從人較醉醒

史耕巖宫詹先輩招同同年熊敏思龔于路張天門三編修陳南麓給諫游西山出郭有作

秣馬脂巾車良游共賔友出郭歴遠郊去路指曾阜節候桃花前川原新雨後風畦麥偃波春渠魚縱溜村暗樹烟深塵香落紅厚問途白髮翁賒酒蒨裙媍西山忽歛雲千峯直馬首側聞盤龍岡峻極矗參斗會臨萬仞巔一氣俯培塿



摩訶庵

八字朱扉碧樹間偶緣客至暫開關松梢紅上三竿日樓角斜啣一崦山鋤麥人衝殘雨去坐禪僧共落花閒未能便入宗雷社且約芳時數往還

慈壽寺

蒼苔半沒泥金榜飢鼠来偷照佛燈無限滄桑前度事朝朝風語㙮巔鈴

重過元福宫 辛巳春與諸同年共遊茲寺飲酒甚樂今胡孟行顧書宣汪安公皆沒寺花亦異昔時悵然有作

當時梨杏向千株今日風光總不如老樹無花三月半舊遊似夢六年餘偃松風扶新栽檜御果園荒旋種蔬同醉故人還幾在酒痕猶涴舊衣裾

皇姑寺

巾幗匡時省殺身終教帝子悔蒙塵當時自會無生意今日翻留不了因麗女獨饒方外友陶公可是社中人畏吾村畔勾留處別有郊原浩蕩春

畏吾村西道中作

路僻無車馬村幽似畫圖晚晴鳩喚婦遠隴雉將雛天氣兼寒暖雲峯乍有無無能謝塵鞅過此獨



踟躕

宿翠微寺

林樾互蔽虧岡巒相枕帶逕迴雲磴高谿轉石梁隘迸泉濺人衣衝風振松籟烟生墟里間日下牛羊外步屧隨昏鴉聞鐘宿香界

善感寺

一谿唯白石四面盡青峰徑窄纔通馬墻高不掩松窗中何處墖雲外一聲鐘欲去聞殘偈迴頭萬慮慵

史耕巖先輩為二絕句咏余籐杖作此奉荅

萬里昔相持難忘入蜀時還如桃竹杖贏得涴花詩

碧雲寺

崔巍碧雲寺壽安山南陬前貌衆龍象後植千松楸于經首作俑魏璫復效尤規制駭心目宏麗無匹儔近屏羅翠嶂遠勢交廻洲石室窈中空繚垣屹外週鏤階鳳䍦褷琢壁龍蚴蟉偕侈陋陵闕豈止逾王侯當其繕搆際乾坤困徵搜攻石千仞岡輓材萬里舟蒼生莽流冗四海輸賧賕竭彼血萬斛就此土一抔刑餘胡敢然童昏寄垂旒軫臂奪



之柄蠱腹心舌喉鉗質殺喬固軒墀延共兜上擅天賞罰下快私恩讐敵張冠盜熾木蠹禾生蝨罪雖淪一族禍乃延九州高廟血祀斬泗社蒼烟愁思陵葬無所麥飯矧可求昌平寒食日春慘風颼颼民家敗紙錢吹挂陵樹頭窮奇舊衣冠乃得歸巖幽百年有餘恨烈士涕橫流偉哉張侍御一洗異代羞仆碑剗名氏伐塚為平疇茲事良義舉我更借箸籌賢聖律既往為後世罰褒善固揭百世惡亦昭千秋誅姦賴直筆不繫塚去留上世戮鯨鯢封骨高嶒嶒請肆彼遺骼存此招魂邱用之作

京觀事異理亦侔覆轍留眼前後車庶迴軔殷墟歌離黍鑒之者有周作詩述胸臆以俟采風輶

碧雲寺海棠

幾點殘紅未委塵二分新緑染初匀種當祇樹鋪金日老伴維摩示病身芳艸一庭無過客小園三月又深春廣泉花木偏顏色高挂朱牌禁看人

自碧雲寺至香山得四絶句

看山蹔起趂清朝卯飲微醺半晌消碧㵎東頭盤馬地十年猶記小橫橋

山村深處見樓臺行到街西首重迴墻裡桃花墻外路風中時有暗香來



堦旁老樹挂朝霞門外輕風颭落花五百年前天上水閒人來試火前茶

昨日狂風前日雨杏花狼籍野棠開閒官剛是無忙事作底春殘始肯來

未至退谷入道旁僧寺小憇

身似籠禽豈自由心如野鶴愛林邱村童引馬看松去嬌鳥憐春喚客游問道怕穿西苑路携僧閒上夕陽樓經過底要知名寺但有花開便肯留

隆教寺

竹老饒千个花殘剩幾枝重尋曾到寺仍記舊題詩鳥起人來處鐘鳴僧飯時塵悰不煩遣闌外有清池

卧佛寺

空堂瓦落透斜曛却勝香山與碧雲猶是一區清淨土鐘魚不護寺人墳

自山中歸途中呈諸同年

此身猶未著荷衣清境無緣便息機紅雨撲鞍遊騎返青山滿眼舊心違莫嫌相訂重來數漸覺偕行故友稀三月剛能餘幾日却回城市送春歸



晉祠七首

不見分桐社空餘覆甕山祠荒千載後泉出兩峯間金虎當星位珠龍護水關天人靈氣在笙鶴有時還

北望千村簇東流一派長魚菱占地利秔稻發天香民健偏難老年飢不暫荒故應唐帝子還福舊封疆

神女事應妄唐碑蹟正奇門隨流水入步逐好山移春晚花纔遍樓佳下自遲虛疑石巖底猶有地仙芝

老柏高無限雲濤翠欲流層崖颯風雨百歲小春秋暖覺青烟動靈邈紫鳳遊晉賢知甲子曾識種年否

千嶂芙蓉影澄虛一鏡涵春晴沙漠漠橋靜柳毿毿晚日風吹帽深杯醉墮簪茲遊空冀北或恐是江南

良遊懷故舊勝事惜離羣地逈仍千里花闌剩一分孤鐘搖旅思遠目送歸雲此意何由達夷猶到日曛

誦賦憑芳樹弹琴坐綠苔客遊寧久住春去豈重迴且待當頭月休推入手杯明朝便陳迹走馬背山隈



過雁門有感二首

神京右臂晉咽喉曾宿雕戈控上游一箸籌邊高築塞九州抽甲遠防秋請纓誰出驢駒道選妓翻開燕子樓當日儲胥過北斗仍聞驕将畫封侯

崇山為谷海生埃遠鶴飛還弔刼灰戍卒閒當官道卧耕人秋出舊邊迴時清不待鳴雞度客早仍先旅雁来三百年前射雕處於今欲覔拔天才

忻州道中

雲際看忻口林間指代州河高新受雨山澹遠橫秋鵰鶚迎寒疾牛羊近塞稠時清無戍火一笛起城樓

過長平驛感阬卒事有作三首

丹水橋邊落日明頭顱山畔晚烟生千年碧血無遺葬幾簇黃沙有廢城陰窖復寃酬上黨新安阬卒祖長平紛紛豎子真兒戲齒冷西来阬步兵

請荆人遠寇方深酷負相如避路心河外能教歸卞璧宮中難使却秦金寘昏轉覺之奇懦宋小應憐向戍黙零落澠池遺瑟在老臣無術覓餘音



猿鶴沙蟲盡刼灰盲人柄國是災媒白頭移印孤臣去赤手收城上相迴九曲風濤搖砥柱六符芒角圻中台王家但解升公族誰采寘卿異姓才

土木四首

哨脚未過毡帽北塵頭已壓海陀東誰拚孤注輸天子為有刑餘擬冠公

英雄天定力難爭一卷青緗後世名只隔桑乾三百里誰将土木比平城

兒孫不識棘門軍只賞邊臣築塞勳獨石牛羊平出口居庸亭障上連雲

路馬重瞻不返輪衮龍還上再来身神靈有意非
天意曾是親征下詔人

會稽周紹寔　先嚴幕客也夜讀其詩有感
却寄

東風同醉百花時曾伴山翁醉習池鬓雪平欺司
隸客春苔已没曾山碑一抔土淺長饒淚時先嚴還葬事未定四海文窮但有詩欲徙短藥相就讀展君吟卷
不勝悲

過故人舊墅二首

荀香何粉事全非到眼空驚柳十圍樸砌苔花秋



暗長過墻螢火夜雙飛新隣未敢知今主短篴難
容叩舊扉門逕不殊風景換林間月上紫駝歸

和鳴教得成雙鶴獨本移来第一花腕底呉絲能
鮮織籠中蜀鳥肖呼茶白鳩鷲破玲瓏曲碧玉催
歸輾轉車只剩當時舊賓客珠簾壁月記繁華

正月十日同且園七兄燈市歸作四首

六街春鼓殷晴雷怒馬驕輪一鬨来篋裏敝裘旋
典盡也從燈市買燈回

火王明珠列兩行輸他厦屋照紅粧波旬醉後天
如漆鼠子争偷一𤏲光

靈祐宮巍斗極春燭天燈火爛星辰光明欲遍閻
浮界不照人間匱窮人

逢場童丱競隨肩兄弟相携各惘然貧借月明開
貰酒風光回憶十年前

送陳南麓同年之奉天府丞任

甲午夏月次鶉火陳君東去丞陪京月題之輪約
青幰翩翩白馬懸朱纓風吹蒼髯拂肩領長身突
兀雙顴頳後車輪囷載墳卷前驅合沓羅旗旌路
人如堵看祖帳客前陳辭酒再行山海之東富奇
詭水産陸孕紛千形熊肪三寸削玉白鱘鰉一丈



如龍狰活猗挺鹿掣生尾癡掩雛雉披柔翎巨蛤
腴腹瑩見子芽蕨拳飽肥稅萌八梢偏口略粗俗
黄羊水獺猶羶腥君到正遇八九月應饗北食忘
南京郭外日紅看放獵月輪壓地排千兵鶻弓可
手稱鷲箭馴駒口熟知人情馬上射生下艸檄吏
卒啃嘆官寮驚書生如此良不惡行矣宂樂餘何
營我時避罡亦為壽敢有玕獻君吾聽蒲河鉄嶺
我故土身雖不到心能明　皇家大業首遼瀋有
漢關陝唐汾并膏原坱圠二千里崇墉岌業一十
城薇局中開應箕尾王氣直上聨魁衡已聞方召

降喬嶽宣有董賈鍾菁英後生無師孰埏鑄適喜碩彥司膠黌頒稀射獵課文史數親短槧跡長槧別裁謅體定塗軌披汰瓦礫搜璜珩中和樂職正宜作子淵之後君再生大海泱泱浸日出長山矗矗撐天青縱探極目厲其氣推排河岳鞭風霆發為聲詩被絃管常武是弟綿是兄便就童子覓何武或有骨骼堪公卿采風九牧貢　軒陛升歌一闋通神靈咸池雲門見光景金泥玉簡基云亭君不見元和韓碑眺典誥劉詩柳雅窺齊盟生平羞與曹檜伍歸其賒我當繼聲



初伏日集張天門寓齋是日暑甚晚雨微涼

紅燈映閣綠醅新酬對渾忘孰主賓喜雨恰逢初伏日到門還是舊来人一簑我負烟波約十載君抽簿領身胥舉泥蟠知有定不妨文酒小逡巡

螢火

嗟爾何微細新因腐草生光無方寸遠身較一銖輕靜逐微風起斜穿遠樹明無聲潛入幔有月怕窺楹露重星垂地燈殘燼墮藥炎天驚冷燄織影媚深更秘苑先秋入宵遊待汝行只愁蓮漏轉赤日漸崢嶸

賦得槐杪清蟬咽雨餘

摵摵庭槐綠暎除空庭寂寐雨踈踈一絲殘響𢾾難續滿樹涼風怨有餘霜管簧寒移調後銅琶曲罷劃絃初零音餘韻同幽咽併遺羈人憶故居

秋陰

漠漠遙空失遠岑秋庭欲晚倍蕭森雲中有影斜陽閟樓角無聲暮鼓沈極北重陰連紫塞過江甘雨抵黃金天公未擬均膏澤只作愁霖惱客心

有感次且園七兄韻

偪側萬憲慵驅逬衆事廢新令疾風霆舊禮委蒿



萊再宿煩筋骸屢吁熱肝肺敢述聞樂悲何成自公退爽颸秋不來炎暑夏長在轉覺村叟賢屋上烏可愛蚤歸先雞聲殘睡兀羸背入戶曉氣清披簾日影碎且休輾轉輪如息俯仰碓白飯酬飢劬清樽自慰徠危逕方險巇子身畏尤悔豺虎非鴟哇何由憐憤憤

題温樺村小照四首

純純大隱市朝閒心比秋雲一倍閒如此風襟自蕭爽不須位置向溪山

威遲常侍知名日約畧蘇州折節年絕妙射鵁屠

虎手還開叙洛演河編
雪泥印爪過飛鴻牢落淮山舊桂叢不向春枝問
花信人間何處有凉風
謝傅門庭接履綦謳雞野鶴幸同時韓家更有冬
郎在未敢題詩惱畏之

又贈樺村

鼎食何妨更鼎烹淮山梁苑若為榮一杯薄醴知
深意早鮮徉狂獨穆生

柳絮詞

千萬遍試東皇剪催散柳花芳力軟踏青無人白
日靜一聲啼鴂青陽晚游空隨席何繽紛疑烟斷
靄相絪緼萬點全飄荻洲絮一片欲夢梨花雲纖
塵同輕玉比潔滿簾紅日霜華白有袷難裝不煖
綿未雲更落無寒雪謝女不語顰雙蛾髩絲妬色
愁柰何一尺柔荑繫蘭舫澄潭鴨綠青萍多羲鞭
鞭日日不住漢上空驚十圍樹歲歲江南青艸長
便風吹上雷塘路

閏三月二日同人集同年范書山寓齋續上
已之遊各賦古詩一章

春閏氣有餘生意殊未已早樹敷繁陰晚花破孤



蕊歘然朝雨晴風日爛清美盍簪招舊遊良讌續
上巳祓除假詩篇滌蕩富文史滇海倒驚瀾澄霄
淨纖滓已若濯江湘無煩涉溱洧興酣落日黃目
極暮山紫暢適斯一時俛仰雜悲喜夙昔醉杏園
吾徒矜壯齒聚散二十年髩髮今如是古今駱共
邱歲月磨轉蟻文章日揭天富貴風過耳高軒底
用乘退筆且須洲騷壇巍百重詩城屹千雉庶幾
窮津梁努力聯鑣軌

雨晴有感

薄宦何緣有世情麤才未擬致時名宂逢霽景澄
鮮日却憶溪橋放浪行歲月欺人霜髮早京華種
樹綠陰成春山灤上閒如許天氣年年爛煬晴

送蔡若璞永平上塚

馴駒初服短轅輕故國東還五日程宰樹有陰悲
夢幻春風無力近清明塵中朱邸方昏晝水外青
山更晚晴獨立蒼茫重無那年年送客向灤平

翳日

翳日曾雲睒目塵小山寒重桂為薪醉仍可哭非
窮路狂尚容歸固幸人城旦無書還甲乙槐安何
國竟君臣天荒地老心難折拍掉橫流任此身

送同年陳南麓

古交遂陸沉衆趣變寒燠垂老乏朋儔念子行復去麻衣色如土離觴不能御宦達竟貧辛親遠益愁慕喬柯儼有陰抔土凄無簽故舊滿高車疇為麥舟助花般鑑水春雲黯蒼梧慕孤柩眼中陳清淚夢餘注重趼犯百蠻萬里兼兩顧還歸江上堂尚識松間路元鬓白成今青山澹如故夙昔林壑心未之滄洲趣京華塵埃間娛親廿年住崇桑徑即荒瀧阡表終著人間一大事送死重邱墓北風起南國努力畢封樹



又

風詩本性情王制被管絃中具四時氣心聲發靈源裂錦豈成匹吹花詎能妍蜂蟻自雄長蛇蚓紛相憐大義久茫昧詹詹繁小言纖執古有則津逕今可緣決驟雅頌域攜弭騷些鞭沉幽洞九地抗極摩穹天九章爛華袞五緯聯星纏寓寄比興義迴斡風化權無益在所屏有作非苟然斯意秘胸臆鬱鬱垂十年怍齒竟誰語出口憂訕怨比來舉似子沛若水赴川君詩寬近古茲事宜仔肩百世豈吾恕俟後猶鑒前行矣勿蹉跎與子各華顛

丁酉五月為　先人相墓永平未獲吾壤歸過段家嶺悽然感懷回念　先嚴牢泃日已二十三年矣

劫劫輪蹄搶暮塵悠悠歲月剩悲辛術疏悔擬古原隰誠薄終難格鬼神京兆新阡竟何地桐鄉舊事記茲辰（先人以是日履泃邑）春霜秋露無窮淚遺緒茫茫愧此身

過三河

日照城西嶺風吹柳外塵依然昔時路那作獨來身遺愛蒼生舊孤兒白髮新眼看原上草二十四回春



題友人漸水泛舟圖三首

千重紅樹週遮處一派澄溪自在流載得斜陽滿歸艇好山無限重迴頭

閒攜稚子作江行秋水為神徹底清只恐烟霞留不住都來毛骨是公卿

溪山卜築君曾往湖海浮家我亦諳游屐歸橈俱寂寞却從畫裡見江南

寄內四首

撲袂西風悵據鞍勞生底事未容閒河梁跋馬無

窮意一片斜陽幾簇山
菊花黃遍晚寒多二尺燈檠照幕羅不離釣魚臺
畔去無端新夢似灤河
他日題詩憶北平半窗落月逈含情也應此際愔
愔意無那砧聲復雁聲
知君寵少塵間意顧我都非濟世才灤上青山三
百曲幾時同挽鹿車回
題蜻蜓蓼花畫扇
纖纖紅穗垂波弱颭颭輕身點水遲記得江村如
畫處白蘋風細雨晴時



立夏日偕同人城南看花四首
野性都無畛閒行不厭頻春遊兼入夏晚起亦侵
晨軟草平鋪地輕輿穩著身城南來往數人目是
狂人
沙路緣溪曲風帘出柳斜踏青唯信馬迷路忽逢
花村靜聞吳語泉香試越茶翛然遠塵俗偏愛野
人家
淺酌新篘酒平攤小樣氈萬株紅藥艷一幕碧天
圓醉可留花下春仍在眼前題詩誰第一小謝有
新篇是日周漁璜咏芍藥有一種繁華不相待牡丹前日送春歸之句余為服膺

曲欄憑已遍欲去更夷猶青嶂收殘雨斜陽在小
樓馬驕頻嚙膝花好重迴頭明日無塵事還期挈
榼游
題征南圖四首
連巴控楚事摐摐獨指欃槍竪節幢但解孤城堪
作塚誰言萬騎可橫江朱旗颭地親麾陣蠻甲齊
山罡受降南去光輝照行路馬前白鉞一雙雙
橫探沸海掣長鯨旋許開牙領百城滿眼青燐新
戰血一隅赤子舊編氓身當方岳為霖雨手挽天
河洗甲兵弓矢載櫜豺虎盡歸來頭白見昇平
十載投荒海一涯故關已入敢言遲歸雲自戀初
時岫棲鳥猶驚已定枝爾日封侯多部曲當年屈
指寄安危至今湘漢諸耆舊猶記將軍倚樹時
馬鬣封留漆水東爰田已沒舊樓空蘚碑遺字零
星綠戰壘秋陽寂寞紅不夜人寰方白晝無私天
地自春風且留粉本傳孫子好待他年寫鄂公
琴魚二首以題為韻
喁唫春藻綠游泳碧潭深未逐飛仙去翻勞漁父
尋形骸欺粟顆生活寄蹄涔不及淮南犬佳名愧
玉琴

聞說神仙味封題寓傳車佐餐春韭白飛箸玉盤
虛誰起秋風思將刪組議書彥通容對食未擬惜
金魚

戲送人販馬四十韵

挟策人何限空羣妙獨窺殷勤思穆驥重疊夢秦
驪自許支公癖羣疑濟叔癡前身通馬語蓋代一
圉師蟻塚寧勞試龍媒固可知無心分牝牡有術
致權奇禹服窮天地榆關暫鼓鞞連山荒苜蓿遠
使隅龜茲十二軍營整三千道路遲艱難將絮幣
飢渴逐旌旗掃地收麟種傾囊得駿姿四蹄風乍



入五色錦全披鬣慣斜身控啣偏隻手持飛竿霜
隼下旋鞚月輪移呵煖柔繮指衝風圻湅肌河冰
三尺夜野火一星時白苧偕雞唱黃粱帶雪炊多
情迴轡酒得意攏鞍詩落日邯鄲道朱樓漳水湄
窗明花亞檻簾靜月當墀解珮王孫意留賓謝女
眉醉霞絚暈臉舞玉軟凝脂送恨歌三疊迴頭柳
萬枝芭蕉心不展蠟燭淚雙垂紅粉人難換斑騅
路易岐年華新客鬢蹤跡舊天涯山葉黃仍落涼
蟾滿復虧橫溪晴瀲灩遠岫曉參差平楚東連海
名城右枕伊股肱周岳牧郡國漢藩籬驍牝思歌
衛騂騏欲頌僖遐朋寒習射行部晝褰帷一顧馴
殊價千金足厚資腰纏奚羨鶴脫穎已如錐江迥
歸浮棹亭閒醉賭碁椎牛渾舍喜任挾一方推伯
樂猶年華王良是大兒殊材寧久棄伏櫪莫徒悲
代谷言終踐燕臺事可思陶朱千載意晦跡衆人
嗤

與熊敏思登蟠龍山頂望都城値大風有感
呈敏思

城中拄頰看西山千峰歷歷橫眉端山頭倚杖望
城市萬雉鱗鱗在足底左有潞水右太行桑乾流



合東南方王氣中開五百祀上應北斗與明堂璵
樓十二門九閶王侯甲第麗青春大風忽起白晝
昏俯視一氣不可分唯見灰天蒼蒼之綠樹蔽空
翳翳之浮雲浮雲綠樹朝復暮英雄豎子俱成塵
君不見石甕山中耶律墓碧雲寺後于經墳連雲
樓觀已傾圮滿山松柏摧爲薪天邊紅日不肯回
頭上白髮仍相催攀龍附鳳有時鞏餐腥啄腐非
吾儕與君無何日飲酒買山著書歸去來

龍泉菴

長松覆小菴孤絕寄山麓飛泉何處來一線落空

谷涓涓赴石渠蒼蒼蔭山木濺沫跳珠璣清響雜
琴筑曲池鏡凝光微漣風颺縠白石明可數落英
粲盈掬清天見歸鳥斷嶺下飲鹿幽事喜盥嗽餘
潤及花竹可憐長安城苦泉論斗鬻安得甘露漿
散入萬家腹

擬公讌詩

倉庚鳴高枝春日已載陽滄池鏡新沠珎木擢早
芳高讌懷良辰飛盖臨玉堂清言韻絲竹醉德匪
酒漿願唯葑菲姿厠植蘭桂旁洪鍾儼在懸莛叩
亦得將景行維高山德音不可忘鴻鵠志霄漢雁



鶩懷稻粱顔言慎其儀終近君子光

橋頭村

白日下高空征車趂前路輾轉兩不停客子馬得
住故鄉日以遠茫茫見烟樹人生固多情青山自
朝暮

# 味和堂詩集卷三

## 灤陽消夏集詩目


乙未夏四月二十六日從　駕避暑曉發途
次有作
宿湯泉
伊州
懷柔早發即事有懷蔡若璞
樺榆溝
喀喇和屯曉發
熱河
即事
寄内
射堂
夜雨
對月
月
偏師
聞行與文震青編修同賦
雨後偕阿立恒學士水際晚眺
題汪千波黃山采藥圖四首

題畫扇四首
晚步即事三首
佛山
前題次阿立恒學士韻
前題次文震青編修韻
前題次敦陛升閣學韻二首
題畫四首
立秋日夜望
不寐再成一首
青城懷古
晚歸
雜咏二十二首



# 味和堂詩集卷三

男恪書勳 愿麟勳校編
鐵嶺高其倬章之

## 灤陽消夏集 乙未扈蹕避暑熱河作起四月迄十月

乙未夏四月二十六日從駕避暑曉發途次有作

日永風薰避暑天萬靈弭轡候先鞭雙龍不動黃麾正滿月孤擎曲繖圓地獻神原延禹轍谷藏暖律待羲絃銀鞍赤管隨天仗張邴終慙賈馬賢謂同值諸館丈

宿湯泉

萬幕齊張靜不諠滿川斜日雨餘天宮花半落飄如雪泉氣常溫散似烟待射馬排行仗外校書人到御牀前班陳漫上籌邊議敬勝能捺戰勝先

伊州

伊州歸職貢青海請衣冠稍覺論兵易猶應置戍難流沙西極遠雨(去聲)雪北庭寒上略終無戰將軍漫據鞍

懷柔早發即事有懷蔡若璞

似鏡清流渡馬渾如烟綠樹隅塵昬萬車爭隘雷

霆鬪一校當岐虎豹蹲羞認青旗投餅肆偶因羣
𡾰憶龍門余保安故居近龍門峽境頗幽邃灤陽舊約能諧否此
際無君與孰論

樺榆溝

寺連山勢起河與地身平入夏初無雨安流得不
驚湖魚天上味巢燕異方聲未獻書兼賦多才愧
長卿

喀喇和屯曉發

控馬瞻高旆披衣待曙雞地當灤水北家在霧靈
西塞遠山相續邊寒艸未齊連朝足陰雨石路喜
無泥



熱河

昆圃原宜苑神山自有樓星躔連尾分職覲近
皇州地勝清無暑湖平滿不流 聖人行處好塞
麥十分秋

即事

有巷皆車馬無名亦市廛樹根珍比玉雀卵貴論
錢處處聞鳴鏑朝朝衣薄綿沙隄騎馬路僮僕喜
晴天

寄內

蒲樽角黍感佳辰忽漫辭家盡一旬多病憐君非
健婦承歡知我憶慈親莫吟膏沐愁中句且喜平
安塞上身簪筆執殳吾分在 主恩已重敢逡巡

射堂

調馬馴鷹意未慵射堂基堅日從容冠飄孔翠天
風細衣染鵝黃御氣濃煮酪客尋關外水聽雲遙
指仗前峯應嗤頭白讐書者名紙生毛筆退鋒

夜雨

並塞三間屋輕裝一葉身有聲通夜雨無夢異鄉
人牢落青門意哀遲白髮親棲棲求祿者何日慰
艱辛



對月

北極風初定東山雨暫晴何曾今夜月不似故鄉
明輪定當樓影鴉喧匝樹聲老親應念子危坐向
深更

月

帝子芙蓉檻仙人玳瑁簾共憐今的的不道本纖
纖寒極偏生桂圓時但隱蟾六更鐘漏假莫認夜
厭厭

偏師

偏師氣銳擬擒王宿將謀深待畀糧板屋人思逢冠郭王門天遣閉河湟十年未必西窮海三策唯應內恤疆誰指金城相形勢上書不抵繪圖良

閒行與文震青編修同賦

曲逕緣溪曲平沙似掌平波心雙鷺沒雨外一峯晴官冷朋游數時和夏氣清橋東村北路留待月中行

雨後偕阿立恒學士水際晚眺

送爽過谿雨生涼弄袖風村閒流水外山媚夕陽中有象含生意無倪識化工唯君須領畧他日黑頭公



題汪千波黃山采藥圖 四首

故園已偃手栽松短笠長鑱歸意濃我覔一山渾未得妬君三十六青峯

泉石烟霞亦複方滌煩除熱得清涼酬醫未要千株杏認取黃山是藥王

雲海軒皇有舊壇憑拈仙籍問仙官淮山抜盡閒雞犬底向嵇生惜上丹（時方作書寄熊敏思）

草木無知欲乞靈故人鬢髮已星星題詩若寄楊員外莫道山寒少茯苓

題畫扇 四首

綠烟金穗剪初齊燕撲迴簷水拍隄好是灤陽三月半亞城東面曲池西

紅旗破賊湘南地碧柳成陰漢上營今日何人起亭榭舊將軍屬李西平

崖州有淚似龍荒春草年年沒射堂雨露未甦霜雪幹春風依舊上垂楊

柳下都無舊釆存西州誰哭醉過門遺經天付丸熊手自教公侯復始孫

晚步即事 三首



長隄迤邐繞垣東十番垂楊一面風幾點昏鴉歸欲盡樓臺半入暮烟中

橋邊細路渾迂曲水外歸人或兩三却指雲低山缺處一絲眉月挂西南

碧溪新漲浸迴汀隅岸人家戶半扃沙尾夜燈紅不動水晶簾底看踈螢

佛山

未鑿胚渾見本真凝然趺坐絕情塵聊傳面壁無言教却現觀河不壞身石欲點頭花散雨鵲方巢頂月開輪漫云西向明來意留取當中待聖人

前題次阿立恒學士韵

雲可為衣石當屏撐天螺髻草痕青任塵自欲觀千刼移像還須召六丁妙色現光朝日麗瓣香作供野花馨他時流布無窮法看取磨崖萬卷経

前題次文震青編修韻

大地絪緼久孕靈一峯幻出世尊形維摩共法無文字彌勒同龕不醉醒心鏡半潭秋水徹蓮花萬點遠山青石頭没縫終難劈誰向丹霞說與聽

前題次敦陛升閣學韻 二首

小乘不作五通仙成佛登峯直上巔石畔湧身留妙相崖端撒手斷諸緣天人久証無還果世界今當極樂年何限瀰江功德水神龍八部舞蹁躚

示身說法水源頭萬派由来會一流覺世底須千手眼住山何止六春秋從知變幻山形肖為遍高深佛性留了取色空分别想無勞氣詖問浮邱



題畫 四首

松牡丹

寫生底復借胭脂淡墨兼松畫一枝畢竟風神誰可並傾城垂手問禪時

竹菊

雪中不改青青節霜後仍留粲粲花如此淡交原耐久都甘冷落謝繁華

蓮

畫蓮真是愛蓮身點筆無多剩有神三十六陂秋寃好江南愁絶白頭人

桂秋海棠

桂花爛熳海棠妍好景分明到眼前往事日多仍記得上方僧寺甲申年

立秋日夜坐

簷牙氣爽減蚊雷刀尺初忙蟋蟀催撲檻暑隨残雨去透窻風遞嫩凉来辭家見月今三度出塞逢秋第一回明日西岡晴意好愁看親舍白雲堆



不寐再成一首

螢流高屋影相追水外踈星拂地垂吹緑葛衣風漸緊滴残蕣梦漏初遲三秋似月纔生䏚四序如花半在枝砧韻蛩聲愁幾許旅人雙鬓寃先知

青城懷古

築城絶塞跨岡陵門啓重關殿百層宴罷白沉千帳月獵回紅上六街燈夜江欲渡金源馬秋使方徵渤海鷹刼火東延名勝盡前塵難問再来僧

晚歸

客中遍著四時衣晚出臺南未是歸十里踈烟沉
土銼一絲斜日泠銅扉鴉爭禁樹衝人過雁背邊
寒入塞飛霜雪欲来風力勍素情敢忘故山薇

雜咏二十二首

貝闕侵鮫室層垣繞桂宮天孫通樹錦少女可旗
風萬落層雲外三辰一氣中東山頻樹羽停蹕向
崆峒
寥落風騷後唐賢接漢章别裁誰復爾大雅日應
非詰曲神山梦寧馨夜半衣先河遺典則終見百



川歸
坱圠良常麓清虛帝釋都樓成天上玉燭借日南
珠極浦千重浪窮荒六尺軀驪龍渾不睡弱肉寄
天吳
角宿蒼龍首罡星北斗魁更從箕畢好祇作雨風
媒披繪收奇骨旋車得儁才小生深夢梦長者阿
游田
地腹凝陰火温磨水氣辛漲消魚挂樹路隘谷量
人日占咸池曉天均太皥春屬思無盡火浴室倚
傳新

晏清東上闔趨㨗殿前軍入幕床床雨連山淰淰
雲身貪餘健馬家落待徵勳稍欲田征轡河湟掃
塞氛
鳳識朝陽回鴉矜夕照温尚憐全樹假詎借一枝
尊國士宜前席公孫正杜門營營因熱者終負解
推恩
弱波環絳闕縹緲見龍鸞梦好游應易緣輕住即
難玉支三夕火珠定一生盤珍重春陽曲西風殿
角寒
嶽嶽神霄吏相逢供奉班冠猱終急遽舞鶴亦蕭



閒秋奕非無敵逢弓莫屢關南華三昧在材與不
材間
斗里浮明鏡平鋪貼地泉嫩涼生水外紅燭在樓
前風雨人間夜烟波世外天璵鐵還報曙熱海正
開邊
崤函供糒糗河隴莽蕭條旱後秦黔首饑餘楚細
腰星微頻苦霧日遠自青霄百二關中節何時付
管簫
鳥獸方隅識乾坤萬象包從容須抵隙倉卒莫探
巢偏帥辭戎落方州慎斗筲十全慚遠略終見繫

長蛟
聞召金山部兼徵綠水豪飽鷹忽遠擊飢虎欲輕
操一道全迴遠三軍半鴛鶩陽關風雪滿將率撫
綏勞
王人王仲祖才子魏東阿歌帽雲隨馬書裙字換
鵞露荷珠幾許風柳態如何不有山罔栢沄沄對
去波
崑崙峯已逼星宿泒非賒夜酒參旗過秋河織女
斜乾金窮訓故佛寶悟楞伽象德昭殊禮盈車定
賜麻



漢貂金史胄對掌射生場滿月圍全合飛翬翼兩
張當頭拗白馬數朒射黃羊西域何狐兎區區欲
跳梁
五鹿克宗客商瞿子木經乾坤資水火山澤孕風
霆不夜盲捫籥無人犬吠扃煌煌周孔轍忠孝是
前型
訣蕩天門豁仙才豈並升蓮紅歸院燭頭白近床
燈成佛無前刼登天有上層驊騮將鴛馬同駕固
殊能
遠寄隨羣馬長賒稅屋金愁中支永日衆裏秘歸

心露白連天草秋清徹曉砧啾啾亜無那篙外有
覊禽
濕蘚封丹嶂腥涎涴碧潭固應無溽暑稀復見晴
嵐避水虵鳴樹窺獒虎睨驂香泉無爽塏羣憶甕
山南
日月天中麗光華域外瞻算窮章亥步慶溢泰人
占定志三千禮持盈六五謙皂囊長在御功德埒
羲炎
朱艸宜頻種金人莫屢緘世嗣瘢杜牧俗並罵陳
咸楚雨非孤憤秦吟本至誠瞽矇如備業頤實采



風函

味和堂詩集卷四

塞上悲秋集詩目

行役曉發

牛欄山

密雲縣

石匣鎮

南天門

古北口

兩間房

王家營

曉行

喀喇和屯

渡灤河

三岔口

雨行

熱河

感懷

即事

丹輪

初晴夜坐



晴

七月十五日對月

十八日對月

十九日對月

別圃

西岡晚眺

離愁

曉意

獨立

賣果舡

寄内

憶蔡若璞

不寐

值夜

奚兒賣馬歌

水際晚步二首

秋鷹

百鳥房

聞歌

秋水

晚眺
秋山
八月初三日對月
初四日對月
憶熊敏思陳南麓
夜
夜雨
苦雨
喜晴二首
聞内子季玉病
負手
漫游
國士
中秋對月疊七月望日韻
小樓晚眺次内子季玉見寄韻却寄
殊方
秋宵
月夜值所口占
入口


# 味和堂詩集卷四

鐵嶺高其倬章之
男 恪書勳 愿麟勳 校編

## 塞上悲秋集

戊子春余分隸 恒邸山丙申秋隨 恒邸于熱河作起七月迄九月

### 行役曉發

飛鳥翔遥林對哺戀故枝人生重離别況我親衰時升堂告行役暗淚腸中棄未言向何處先說還家期慈親起送我語好顔色悽愛我不肯哭頷我平安歸家貧萬事乏供饋倚病妻嫁衣典已盡不復餘襜幃男兒羞低顔舍子将語誰在家同一愁出門成兩悲傷心竟何物雙輪八馬蹄今日行門前明日行天涯塞水鳴咽流木葉高下飛天晴尚愁人風雨秋凄凄

### 牛欄山

潮白限重山齟齬勢未暢合流下潞瀏百里赴平曠健努乍釋機萬馬齊振鞅崩瀾走白沙危防憤高浪牛欄百尺岡崛起與相抗形較金焦微意勝灩澦壯横壓巨川東直逆洪流上聲殷風雨驚辟立鬼神相崛強孤臣情傲岸勇士狀人村日安貼高枕看秋漲偉哉一拳石倦客為神王末俗叔聲威匹夫氣凋喪薇蕨固須餐溝壑未敢忘

密雲縣

西風吹崇雲日暮雨滿衣我馬實虺隤底復鞭箠為老鴉啄艸屋村晚炊烟微下馬叩人門徒侶同時饑大道直馬首東望山参差潮河不可涉歷險方自兹密雲古雄鎮土瘠居人稀築城者誰子久客言語悲官作有定程工力不敢施前年春水生力疾別江湄今年秋葉下頭白滯天涯猗嗟況瘁人感惻危呰詞塞垣困行役猶勝歸無期

石匣鎮

一阪幾曲盤一水幾田渡白道入遥峯孤城隱烟



霧時清烽戍閉社小鄉人聚異地自情親遊子悲行路斷嶺下牛羊斜陽照獨樹邊塞秋如何鄉國已多露

南天門

亂山青叢叢複沓勢相礙峻阪盤其間呀谷窅藏内徑仄崖脚欹溪怒石稜對深泥膠車輪馬力苦不逮推後或挽前頻進亦屢退奮勢揮長鞭助呌亂儕輩低從眢井底仰躡飛鰲背豁然天宇開升巔延勝槩連峰際碣滄雄勍睨恒岱右迴包神原左抗阨幽塞滇漲拍天波陣簇萬馬隊轇轕賓從游騰壓敵怒捽叢笥抽碧筿修眉展濃黛日上衆壑頳烟深數峯晦今古無改形曉夕各異態晶熒層巖間僧宇潔可愛雕墻礱角圭窿棟負綵繢恢麗自近今創始首何代芳援碧参差砌卉紅瑣碎即事光景佳行遠中心痗赤曦高亭亭濕雲白靄霽輿氣秋不来前路險仍在勞者何時蘇吁嗟委穹載

古北口

九邊雄寰中古北乃其一北顧關居庸南境抵遼碣屹然介其間長垣亙積鐵高冒峯巒巔低竟蛟



蛇窟晴空展虹霓海勢現城闕千里不可窮隨山遠曲折城頭一抔土黎庶九州血作俑趙與秦流弊極明末貂璫秉國成書生總戎律志擬封狼胥兵不踰房闥颯沓西風来萬騎射南月騰凌在俄頃若蟣蚍蜉堞深源竟喪師無忌空把節可憐邊沙中青燐照白骨城同夏鼎傾事與秋烟滅齷齪何足論階厲病前哲不見張韓公築城門不設從来守邊術能戰守可說更有必勝方千古同一轍赤子付龔韓白麻命蕭葛

兩間房

曉見山色蒼暮見山色紫征車無停輪日日遠故里出關道彌艱石亂途無軌行役良苦辛幽境乃可喜林合蟬響交雨歇泉溜駛紛披襍樹花低亞孤生蕊西風落崖端紅影動潭底盤鷹孤戾霄飲鹿眾將子寺閒人外峯農散松間市晚宿傍巖村人家近流水

王家營

朝見山上人羣行互牽挈暮宿山下村緣墻樹欄柵父老為客言山深虎患劇夜夜攫羊豕食盡不留骼朝朝看庭宇斗大見行跡種桃在北岡獨往未敢摘養馬賣東村終畜恐無益軍屯有追呼往往在曛夕公役有程期性命安敢惜語罷顏色悲主客兩脈脈我亦飢癱人弱肉困搏廹山虎未肯還人虎不容射法吏寢舊章壯士閒長戟晶熒日月明跼促人境窄鬱鬱同苦辛憂患何時釋

曉行

蚤行無定時愁客苦夜永出門望明河月在西峯頂木葉落衣上馬蹄踏人影荒雞樹上啼秋星露中冷情愜耳目幽身倦道途迴犖确聞車聲更上東南嶺



喀喇和屯 華言烏城遠譙名也

列岫亘雲橫長河竟天瀉連岡起中央平趾受萬舍人雜九州聲賈晉百物價灼地驅眾禽斫轂樹五稼晚禾綠葳蕤早稻紅穲稏氣象中土侔形勝薊檀亞有遠起臨潢襟輔此憑藉抗吭朝霄奚折箠笞方夏幕下列歌鍾馬上談王霸城猶延昔名地幾開新榭締造雲雷屯荒侈江河下故物今孰存圓月尚照夜西風吹般堰弔古數悲咤

渡灤河

天晴濟灤河漲落水初縮沙岸復舊痕人家下平陸方雨夏源溢萬騎怒振觸及茲曉波平稚子戲盥掬幻哉造物態萬變互倚伏牽馬就低岸榜舟轉遙麓碧色淨琉璃風紋颺纖縠青山亦多情千里同迴曲返照上烱鬟秋影落明玉際天遠微茫到海不信宿入雲石帆雙東南兩石狀若船帆繫樹漁艇獨游鱗動鏡深晚蘋竟洲綠清賞惜須臾塵鞅苦羈東灤陽舊扁舟清夢數相逐宦拙棲遲非頭白歲月促敢與秋水盟理楫言可復

三岔口

白日下高空征車赴前路輾轉兩不停客子焉得

住故國秋茫茫迴顧見烟樹人生固多情青山目
朝暮

雨行

馬首山無限雲中日又西秋仍留滯暑雨不避輕
霓重險溪難涉多岐路易迷沉陰昧昏曉村晚有
鳴雞

熱河

天作高山地獻原萬靈翹首奉　行軒眼中羊馬
西樓富頭上星辰北極尊五色雲來知入夏九州
人聚自成村年年雨露隨　雕輦千里桑麻接塞



門

感懷

剌促悲生計棲遲異壯遊迴腸深貯泪短梦數通
愁風雨川原黑乾坤物象秋天涯獨歸雾日暮鎮
低頭

即事

即事深無那勞生未有涯親衰貧念子妻弱病持
家窮塞三更雨昏燈一寸花已堪頭白盡況復有
清笳

丹輪

丹輪黃綬本天人珠斗聯輝近北辰魯有兩生皆
國士衛從七族盡親臣丈人可愛烏猶好社鬼為
妖樹亦神珍重從流戒舟楫水柔易狎是危津

初晴夜望

羇客愁無寐生憎夜雨多今宵天色霽復柰月明
何涼露欺黃葉流星驀絳河青門無限意秋至又
蹉跎

晴

嶺北全無霧橋東亦少泥雲晴低貼地沙白遠明
溪久客人情熟平心物我齊坡陀青援外行藥擬



扶藜

七月十五日對月

秋至初當三五夜天邊剛滿十分時可能早上還
遲下只是殷勤照別離

十八日對月

雞人初報漏蟾魄又升東已側全身鏡猶開半偃
弓梦迴千里外頭白一宵中久客渾無賴題書待
早鴻

十九日對月

茲夕出方晚三更月未中仙人孤影瘦桂樹幾枝

空衣薄初涼露天寒欲暈風京華通夕坐愁絶此宵同

別圃

閬風別圃緱山岑姬晉瑶笙鳳子琴白月無聲秋漏永紅燈有影夜樓深儂邊藍尾知人意例外纒頭識句心閒道蓬萊方覓藥釣天不奏静愔愔

西岡晚眺

孤寺小峰前登臨似昔年長安同日遠關塞得秋偏草白新延馬林紅晚送蟬亭亭帆石影常並客心懸



離愁

離愁不可說薄醉豈堪憑身逈方遥夜山深竟幾層平鋪際天艸紅定遠村燈無限蕭森意題詩寄未曾

曉意

殘漏聲疎落月遲五更鐘後獨醒時風吹牧火星垂地鵲撼宮槐露滿枝白雪多情登鬢青山有夢記前期年來事事虛無補衮裡惟添出塞詩

獨立

將離鳥匝含烟樹驅犢人歸返照村一片蒼茫秋影裏天涯獨立正黃昏

賣果船

清溪如玉抱山流賣果人歸上小舟淺碶平灘三百里碧天低處是平州

寄内

的的天涯意難憑雁字傳貧家無易事秋日是愁天青鬢今年雪斜陽幾樹蟬思君無一語清晝永於年

憶蔡若璞

舉世論知己交深祗一人他時方抱病遠塞獨傷神愁極棲心定霜明點鬢新灤陽三百里問訊竟無因



不寐

夢醒空階夜雨晴殘釭有影未天明秋來冗是多愁客常聽鳴雞第一聲

值夜

一葛新寒雨後生宮槐黃葉下重城意中故國偏無夢風裏銀河似有聲萬馬夜嘶秋待獵一封宵奏遠論兵杞人孤坐聽殘角落月光中太白明

奚兒賣馬歌

上都河畔飛黄埃松亭關外奚馬来五色照野爛
雲錦千蹄般地聞晴雷或蹄或嚙或俯仰飲泉齕
艸横鞭數路上輕泥踏作塵鬣間赤汗飛成雨奚
兒騎馬無鞍韉長竿八尺左右揮鞾鞓四週風葉
旋俯身一驀霜鷹飛貴人惜馬不惜價千金空羣
買馳射駟星夜入早櫪間妖狼朝斃弓弦下駑駘
無骨空肉肥賈奴但買圓尻脽花印印髀絲絡腦
連羣散盡須臾時歸来穹廬月如斗兒彈琵琶妻
送酒仰天作歌歌復歌槖駝聽曲高昂首太平
天子五十年為奴作父奴安全瀚海茫茫天盡邊



戰馬戰馬何時還

水際晚步 二首

十二層城碧落間萬株紅樹夕陽閒飛塵不到人
聲寂官鹿成羣上禁山
月漾江橋緑水湄垂楊新長過墻枝平隄軟草前
年地又是斜陽獨立時

秋鷹

夏虫豈復更知氷古有多才未足憑二十四稜毛
翮好擬將鷙鶽比秋鷹

百鳥房

笏竹墻籬翠幕圍紅鸚白鵲有恩輝常才只在金
籠外故國年年燕子歸

聞歌

通宵吹笛徹明歌梦淺愁深不柰何一種青山紅
樹裏人間孤客得秋多

秋水

山近勾陳獻壽杯城臨秋水起樓臺金鷰衣賜鷹
人著白露時微鹿伴来萬幕平沙晴見雪千蹄空
谷夜驚雷相如尚有書堪上只試長楊作賦才

晚眺



晚角悠悠塞艸黄碧天盡處是斜陽霧靈山外西
風急白雁斜飛向故鄉

秋山

罨畫樓臺紫翠間洊雲飛鳥意相關何人自趂笙
歌醉無限秋山水外閒

八月初三日對月

孤客仍窮塞寥空又晚晴年華秋在酉樓角月當
庚照舞光猶暗添愁影亮明纖纖遠天外端為別
離生

初四日對月

娟娟猶昨夕纖影漸豐盈塵鏡生光淺弓眉隱恨
明簾烘燈妬影邊冷夜無情下值憐相送官街照
獨行

憶熊敏思陳南麓

容懷牢落與誰論黃葉聲中晝閉門百疊秋山邊
外地三間茆屋水南村晴空黑上盤雕影低草腥
留過虎痕苦憶天涯舊知己平生八月有清尊

夜

草屋唯孤坐村醪與孰同溪心平受月鴈勢逆當
風詩句窮愁後生涯拙宦中眼看秋又晚蹤跡滯



灤東

夜雨

重城咫尺斷經過街鼓聲喑夜柝訛川鬬恐難留
稼穡天高應未濕星河泥中破幕沉炊釜樓上凉
風趂舞羅空遣黃雞催白日浮雲無際擬如何

苦雨

夜值愁危幕晨炊泣濕薪邊寒深倉卒秋雨太因
循青長禾中耳紅葴地外輪溪橋沒川漲城市有
危津

喜晴二首

風外聲乾禁苑鐘亭前曉倚亞簷松白雲如水平
鋪地日在東南第二峯
茅齋西近酒旗邊屋角秋陽劇可憐却聽九州人
共語重從望外得豐年

聞內子季玉病

窮塞悲秋地聞君卧病時緘書兼客淚數日算歸
期藥餌貧難具平安遠未知愁深無近夢夜雨正
如絲

負手

一片斜陽在短墻空庭負手正迴腸梁間燕蟄山



霜蚤水外風吹塞日黃短夢無心頻過嶺深秋見
客遠還鄉天涯日日思歸日覺有歸期日倍長

漫游

霜汎崇蘭桂樹秋淮山梁苑日淹留獨尋紅樹村
邊寺更上西風塞外樓鐘鼎舊情憂害馬江湖新
夢落扁舟桐衰鼠腐年年意鴟鳥何知鵷鶵愁

國士

終風曀曀晝方昏一飯難酬國士恩白雪登頭虛
楚醴朱絲橫膝鼓齊門雲深不盖蛟龍水夜黑全
開虎豹樊天與馨香教作佩無窮秋雨濕蘭蓀

中秋對月疊七月望日韻

雲散月明新霽夜親愁妻病遠遊時人生爭不教頭白三度中秋兩別離

小樓晚眺次内子季王見寄韻却寄

斜陽渺莽水淙潺一倚前欄倍慘顏不隔鄉愁遮望眼西南天角塞門山

殊方

塞馬行山捷奚兒逐獸能遲回尋鹻鹿神速著霜鷹雷送深秋雨谿寒太始氷殊方風土異東望遠愁增



秋宵

離抱何時釋秋宵特地長夢迴仍遠塞月好是殊方蟾淚紅垂地蛩聲寒近牀遙憐多病後吟罷正迴腸

月夜值所口占

邊氣寒於水霜華薄勝塵殷勤通夜月還照不眠人

入口

神化知無外中華似有疆關榆全樹綠塞艸竟天黃鴈外依殘角車前是故鄉秋深行潦盡歸路雨無妨

味和堂詩集卷五

知非集詩目


行德勝口外
察哈爾部
得內子季玉送春句却寄
鹽海子
即事
歸化城四首
明妃塚三首
對月





曉發脫脫城
晚眺
久旱草枯喜雨有作
客意
次韻和新城王令歸化城𩞊粟即事
立秋日
瀚海石筆山
望小天山二首
曉意
雨夜



雨霽即事
西爾哈昭次馬農部韻
喀爾喀部書所見
早發喜晴
推河曉發用周星濤韻
憶內
烏塔道中
苦雨獨坐
寄內
席喇烏蘇





雨
夜咏
己亥正月奉命決獄中州晦日出都門二月二日曉發定興途中作二首
保定道中
方順橋贈夏霧士
正定
欒城道中
憶內
盧生祠二首

邯鄲
磁州道上
寒食前三日過淇縣
過衛輝舊居
村行
黃河南岍遠眺
赴粤西即席口占別祖餞諸親舊
曉過長新店
重過保定橋南
曉發過正定



望故鄴都感魏晉石趙事有作
雪中宿五女村
庚子除夕抵汝寧辛丑元旦發郡署留別軼之十七弟 二首
元日信陽道中
蠻民
十一月二十六日燈下作書寄內並題二律
過席帽山晚眺有感
聽山半彝人歌有作
霑益驛樓雨夜寄內

雨夜
題端硯
病中口占寄問倪雯士
次韻和友人立春次日與春樓觀雪
茶花口占 三首
水仙
題大理石十絕句
勸農有述八絕句
除夕宿清平縣
蘭



病馬詩
乙巳除夕重過清平
澎湖曲為朱忠壯總戎作
飲酒辭
將宿楊林道中作
過嘉麗澤
霑益州
平彝縣
重過滇南勝境茶亭
過陡郎箐

白水河瀑布
山家
三丰真人影
飛雲崕獨坐
黔山
端午
阻風
洞庭湖
又代友賦二首
舟師二首

雨夜憶内
望磊山
雨夜
曉雨未晴仍泊湖上阻風不行
江行過江夏又過黄州周公瑾破敵蘇子瞻紀遊之赤壁皆在焉因憶齊年周桐埜昔為余誦其赤壁佳句有云舟楫吳兒真便利山川赤壁竟精神即押精神字成二長句分咏兩赤壁
望廬山
小孤山

# 味和堂詩集卷五

男恪書勳 愿麟勳 校編

鐵嶺高其倬章之

## 知非集

### 行德勝口外

平野無窮濶遥天盡勢遮幾家蕃部族一片漢桑麻青斾詩醯酒薰風發杏花河流知有意曲曲向中華山杏五月始花

### 察哈爾部

元順帝裔也崇德中其君稜丹洽虐國人携貳王師滅之後封其裔孫尚主守藩吳逆之變亦以其衆叛復討平之覈其餘衆于近邊俾司冏牧援其豪入備宿衛有通顯者即明史所稱插漢及插部者也

恩已存陳杞頑仍類扈苗金人終罷祭白馬不成朝鮮網踈猶祝馴鷹飽莫驕秺侯非種貴忠謹世傳貂

### 得内子季玉送春句却寄

因君新句倍思家外地風光惱鬢華又是一年春盡日更隨芳草向天涯

### 鹽海子

群蹙紛灌輸連岡莽迴抱廣大非自有謙受瀦衆潦西南際山根百里白浩浩雷雨入畫心義娥浴波表深霖注未盈愆陽亢詎燥狀亦蒲解倂名同渤澮好薰風一披拂解慍阜物寶池鹽遇南風即結礰碌孰磐槎晶瑩非淬瀷英英廉角圭纖纖孕文㴽鹽多方顆中含細紋如荇藻狀性因潤下鹹質賴秋陽皜縞雪夏不融繁霜厚勝掃取給恣帳族分蠃及屯堡負戴各悠悠浪用亦艸草豈知淮海壖煎水然秸藁嚴防峻豪攫寬禁弛孤媪滋味彼何殊造化厚荒徼人鮮汲煮勞歲却雞豚禱濟施溥無垠功惠不擬道利物亦適然食志謝編討



### 即事

獨倚一筇枝夷猶立水涯黑山笳咽後鹽海月生時

### 歸化城古豐州地四首

前朝築塞遍巖阿劃弃豐州意若何一抹平田三百里大青山外即黄河

六宇春陽换刼灰白羊烏犍散龍堆太平欲紀無文字原草青黄七十回

縹緲神山種玉岑弱波深隔飲牛津誰將桑海塵間事擬問雲中試鳳人

蹇馬頳輪泣道途酒罌食籠滿行厨軍中靴鞠閒無事更判泉薪付阿奴

明妃塚 三首

漢社西京久屋壓一抔無恙黒河邊居人猶自憐遺塚不放牛羊踏墓田

絳縷長封悵舊因也緣梦雨怨巫神争知一入龍荒後無限穹廬獨夜人

覆地新霜艸未摧心犀不遣即成灰學他六寸鄒生管吹取氷天暖律回

對月

倦程沙磧外多病别離中獨夜三更月穹廬四面風明催新鬢雪曲並遠眉弓坐望人何限關心底獨同

曉發朓朓城

徒馭揚前旌初日照西嶺四月柳未柔浛浛山意冷攬轡指直僵呵氷結衣領鳴駝魚貫出一一鶴昻頸千峯排連山一線曳修綆直下白艸岡迴入無人境風吹枯蓬根側勢正南逞轆轤遊子心輾轉随斷梗饑急軍符飛親衰愁病併回車義未安吒馭進傷勇天外睇烽烟雲邊認鄉井哀笳迸一聲清淚闌俄頃下馬立蒼茫徘徊踏孤影

晩眺



平阜畫霧落暉閒萬里愁生薄暮間芳艸不迷前日路長城深鎖故園山兼風孤角悠悠起貼地昏鴉一一還欲寄鄉心随塞水東流背客去潺潺

久旱草枯喜雨有作

漠漠彌平楚涔涔向下舂濃雲低幎脊新溜落駝峯行李天涯穩揚飈早魃慵萬方應一槩浮慰故園農

客意

縷縷題書屢駪駪返轡遲窮家無日計客路有天涯梦遠兼風雨傷離閲歳時有情治不浮只是鬢成絲

次韻和新城王令歸化城輓栗即事

急裝轉栗共臨邊識路仍憑老馬前青塚一牙蕃部卒黄河六曲漢家天挽推騈沓才何感畫諾從容意自閒宿飽 王師功唾手居延無事策屯田

立秋日

艸虫無語潺雲收已覺輕寒襲薄裘幾縷雁行横度磧一分弓力勁添秋萍浮客跡終難定環轉年光半已遇堂上白頭方倚望西風吹夢向神州

瀚海石筆山

大鈞陶萬有所施無薄厚扶輿之氣鍾巽物産荒
陋偉玆一拳石挺特孕奇秀收縮萬里勢幺麽五
嶽岫方寸區崇庳盈咫計延袤窈深谷狀呀迴礴
崖勢逗紆逕細於絲幽洞狭容豆阜疊邱再成罅
拆天一竇迤邐列嶂横卓犖傑峰瘦山腰谺白雲
嶺色凝上聲醇酎駢鰲首並昂舞鳳翼相湊向背狀
態殊轉側光景又形模孰權輿詭譎難竟究我行
適萬里再至斯發覆披沙駭失聲捧辟返狂驟搜
滌扶莓苔拂拭去埃垢是時快雨晴風日美清晝
几席爛光華塵目豁昏瞀偃卧數炯戀仿佛擬枕



漱仙嶠失蓬壺靈境儼峴鷲具禮再拜蔵誇客清
尊侑丁甲畏今取神鬼知昔守胚胎草昧前豁露
文明後好事真宰憐假手山靈授瑩栗非琢磋刻
峭謝剜鏤玉德涅不緇金聲鏗待叩巧嗤百技庸
器陋三代舊我欲系新銘冀附金石壽綺語時俗
書纖弱不相副歸當摹鼎盤雕鐫譜篆籀

望小天山二首

峴閬曾元衆巘君亭亭一隺立雞群倚天峭壁無
塵玉墮地孤峀不動雲永夜有光宵欲曙四時同
色夏難分凌虛剩許飛仙到誰擬磨崖待勒勳

清凉世界遍琉璃刼火彌空遠不知靈氣一區分
草木寒光百里上鬚眉璵田絮滿春歸後銀海珠
生月上時不分有情同塞客年年頭白在天涯

曉意

萬竈沉沉靜野烟曉營如月一規圓濕雲不捲低
於幕衰艸平鋪直到天家憶東南將梦遠地當西
北得秋偏鄉書未寄飛鴻杳塞上栖栖似去年

雨夜

浪說消愁付酒巵爭教青髩不成絲二千里外初
長夜一穗昏燈聽雨時



雨霽即事

朱丸一點照原明天角東南已放晴泉脉漲看新
井溢幕氊乾覺舊裝輕秋從白艸梢頭至路認黃
埃起處行知有牛羊堪買良山望孤角一聲聲

西爾哈昭次馬農部韵

湧從蝸角覓菟裘蠻觸亡来廢刹秋風鐸閒同山
魅語鬼燈紅出寺門遊無窮逝水悲前刼依舊斜
陽到小樓聞道再来人不滅千年歸鶴恐生愁

喀爾喀部書所見

頷手　温綸敬拜嘉款賓解煮　尚方茶海西畫

奉諸侯職漠北蕉無可汗牙草瘠艸肥占歲事雁回雁去記年華牛羊繒絮相酧酢中外于今正一家

早發喜晴

星星牧火既猶明漠漠油雲静不生雁外風傳邊角迴馬前紅覺導旗輕長河暫洑潛仍出髙嶺遥看到却平剛是愁霖三日後人間争不愛新晴

推河晓發用周星濤韻

日日聞雞驀曉行客中歲月漸崢嶸水邊細路千回曲雨外晴山一崦明沙艸枯来新露白米囊空



後舊裝輕上公獨擅籌邊箸萬里何時遠塞清

憶内

梦破酒醒人散後月明燈暗雁来時憶君因憶君相憶萬里愁懸一寸眉

烏塔道中

紫駝聲急攪衣忙日日悠悠去路長千里斜陽山向背一番寒雨艸青黄居人詎肯憐行役遊子何能有定方目送飛鴻東去盡白雲親舍遠迴腸

苦雨獨坐

經過咫尺竟何能獨擁閒裀坐似僧風逗輕雷生

幕角雨飛斜點打窓稜眼中路迴仍千里頭上雲深有萬層白日天涯已愁絶可堪還對夜深燈

寄内

濕雲低似幕永日坐如年風雨方如此歸期愈渺然深愁通日夕遠梦共山川無計憐貧病親衰賴汝賢

席喇烏蘇

地勢仍從北河流不向東未霜先見雪每雨即兼風星野常占外暄寒片刻中更誰陳五利早擬淨西戎



雨

雲深埋近嶺溪漲没迴汀地近窮陰塞天饒好雨星盤鷹高避濕病艸晚田青待洗天山淨磨崕好勒銘

夜咏

金風剪剪透衣涼柳月汀烟望渺茫客鬢無情霜共白故園有夢桂初黄南飛雁避邊寒去西下河随塞路長夜漏三聲身萬里新詩吟罷更迴腸

己亥正月奉　命决獄中州晦日出都門二月二日晓發定興途中作二首

擁傳新　恩重依親未願違夢傷前日別淚在醒時衣春草愁同長鄉心雁帶歸路人何事意嘖嘖羨榮輝

晝食纔當午宵眠更及晨易過遊子日難慰病鄉親藥願新醫聖家依一婦貧平安祈有喜早晚寄征人

保定道中

月樣城橫一水涯朱闌樓角有青旗東風日日吹楊柳岐路年年管別離度馬小橋新白板出墻舊杏又紅枝可堪不醉垂鞭去仍是春光欲半時



方順橋贈夏處士

身貧不受買山錢一畝亭池近自然檢令接花防火日乞農嫁杏得晴天塵中噩夢風吹盡柳下閒村水抱圃愧我學耕耕未得年年辜負好春田

正定

太行張翼水迴襟三輔名都匝萬尋荒圃遍城民屋減黃風竟日路塵深當官處處酬恩地引領人人望歲心禹服周圻天尺五春陵須效次山吟

欒城道中

滹沱四作渡河身路過輿梁漸少塵尚識黃芻懸陌柳又看紅杏動耕人無情樹遠遮雲舍多病萱孤怯晚春麥飯亭南歸雁盡此回𨇨馬倍傷神

憶內

芳艸全悽送遠神瑣窗仍作獨愁人身因姑疾都忘病食願親嘗更諱貧蠟燭閒垂深夜淚杏花紅過隔簾春幾回回首回腸處併遣天涯雪鬢新

盧生祠二首 用玉茗堂傳奇事

石濠有吏捉疲民南詔無車返舊輪眼底群兒方碌碌爭教閒得跨驢人

夢覺原無覺後身更憑誰說夢中因老翁莫役閒



雞犬又作人間判鹿人

邯鄲

返璧行金互抑摧即今何處有興衰幾家烟舍成新市一角牙城剩廢臺日日晨雞催客去年年社燕逐春來千秋後獨佳公子贏得憐才酒一杯 昌谷詩買絲綉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

磁州道上

湧地朱曦見半輪隅河紺塔露全身雨行垂柳陰中路千里春山影裏人節候中原真正當鶯花三月甿精神有情不共風光轉倍感韶華憶病親

寒食前三日過淇縣伯父光祿公舊令茲邑余以丙辰生于官署明年隨光祿公去淇今四十二年矣

杏花零落滿山城深巷餳簫三兩聲一百六日又
欲過四十二年今重行老柳未枯應識面遺民無
幾尚多情棠陰不覺征衫濕光祿新阡樹已成

過衛輝舊居

童稺曾來似夢遊遲遲駐馬重迴頭門前綠長新
垂柳花外春深舊小樓客自有情生白髮天應無
力禁閒愁太行千里斜陽影又送行人過衛州

村行



柳烟榆火近清明朝雨絲絲歘已晴綠艸添齊黃
犢力東風吹軟白翎聲三分紅暑長添晝萬頃平
陽飽看耕願捲韜符開月令好收豐歲付蒼生

黃河南岸遠眺

偉縱難窺造物蹤勺流拳石判鴻濛已輸全勢歸
河北更展平原作土中一曲神迴天上水九州人
弛韔中弓英雄戰地寬無用暢放斜陽萬頃紅

赴粵西即席口占別祖餞諸親舊

去去復遲遲辭鄉及故知相逢纔幾日時甫從塞外歸惜
別又斯時萬里車前路三行席上巵此間頭欲白

何必更天涯

曉過長新店

歲鼓催年急春風破凍遲山容明遠雪柳意靜寒
枝客黯傷離後村喧上集時鄉心重無那前路有
青旗

重過保定橋南

立馬橋南獨惘然高原莽莽兀寒烟酒帘依舊垂
楊外不醉黃壚二十年

曉發過正定

鐸聲催客共雞興僕睡羸鞍喚不譍萬點城烏驚



曙鼓一罏村酒閃風燈愁衝桂嶺浮空瘴喜見滹
沱徹底冰高閣重登又何日勞勞身世愧閒僧

望故鄴都感魏晉石趙事有作

衰興瞥眼過飛鴻敏手沉機事略同盡假伊周為
狡獪幾疑舜禹亦英雄危搖戈戟求秦璽病擁笙
歌卧鄴宮一擲成盧竟何幸後來問鼎更匆匆

雪中宿五女村

同雲壓地近黃昏一一輪蹄見過痕數點遠歸天
外鳥幾家深閉雪中門難謀顭酒三升釀小泥齊
裘片晌溫振觸鄉心搔白首他方餽歲集雞豚

庚子除夕抵汝寧辛丑元旦發郡署留別軼
之十七弟二首
惜別又今歲相逢是去年五更雞唱後萬里馬蹄
前凍柳條難折風旌意並懸椒觴吾欲醉戓可忘
離筵
僻地從為郡方州愧着鞭蔡城臨汝水桂嶺隔湘
烟好按崎嶇轡難調燥濕絃猶良期報政把袂莫
潸然
元日信陽道中
霽色新開淑律還曈曈初日照溪山愁消雨雪氷

霜後路在江淮汝漢間歲火未闌墟落煖車塵不
動道途閒計程楚澤梅應好人日剛過武勝關
蠻民
烏皮常覆背白氎競纏頭是泊都稱海無家不起
樓歌長偏有意蕎熟甕無愁只待文翁化蠻荒亦
一州
十一月二十六日燈下作書寄內並題二律
遲迴千里道不獨為傷離病緒兼愁緒君知更我
知燭燒三寸後腸轉九回時無寐同遙夜星星兩
鬢絲

老眼頻生暈昏燈數剪花書長難盡意心近未離
家齋志為求藥神泉寄煮茶固應如昔夢一飯
頻加
過席帽山晚眺有感
滇疆行盡近黔疆極目川原總異鄉蠻樹帶秋留
晚綠遠峰隔雨挂斜陽雲知歸未依巉屾雁解鳴
仍竊稻粱官馬重騎拋欵段一鞭慙舊羊腸
聽山半彝人歌有作
長鐮短笠上山腰啁哳歌聲雜稞苗趁市場占雞
犬日迎秋麥熟苦甜蕎田漁穩處心初定炬火稠

来癉旋消好趁昇平事安養申商法律湯多條
霑益驛樓雨夜寄內
雪辟前題暗薄埃鴻泥蹤跡剩低佪年来去住都
如夢世上暄寒未有涯一點樓燈剛雨後百般鄉
思又秋来鹿門舊約仍虛擲何日雲梨手共栽
雨夜
長宵方八月滯雨復三更蛩絮無窮語藥留一點
明微醺容易盡白髮等閒生千里含遙意無由寄
此情
題端硯

端溪之珍巨盈尺合粟金精蘊玉質剛貞而溫潤以栗鸜眼瑩瑩暈凝碧用之不頗平且實近墨不黑朱不赤王氏獲之同拱璧期傳孫子永無斁流落曾不一錢值筠叟遇之重拂拭琅琊刻銘字可識辛酉之年仲冬日距今辛亥五十一歲月不留駒過隙物我相遭萍偶集吾何容心繫得失頗與才人佐文筆於世於家隨所適天下寶為天下惜一笑爾爾聊什襲況復中洞絕人跡今也巖空無片石

病中口占寄問倪處士

愛山入骨癖難醫萬里棲雲寄一枝倚馬昔曾誇矍鑠伴松今欲謝支離排成新卷添前集檢點清狂似舊時同病相思聊問訊藥爐烟畔一題詩



次韻和友人立春次日與春樓觀雪

多情白雪迹陽春檻外新看散玉塵萬隴潤回添麥力一枝香破健梅神也知造化憐荒土愧乏暄和被遠民恰喜東南晴旭上黃綿分暖與南人

茶花口占 三首

燈火新繁燧火除滇南民意逐時舒花情送喜紅於火開迹農閒及歲初

病起看花戒飲時閑西扶杖立遲遲一甌恰喜佳名共煮小龍團對艷枝

一枝艷錦艷陽時應訝邱遲入夢遲好記滇南真種子羅浮砂染牡丹枝

水仙 限仙字

房已兼金麗萢仍截辟鮮 小杜詩實卿雙辟截肪鮮 護寒簾不捲妒影鏡分妍清賞今瓊閣孤芳舊石泉亭亭凡艷外種性近神仙

題大理石十絕句

南徼提封帶百蠻家家在翠微間點蒼石竄諳鄉土不繪平田只繪山 層巒疊嶂者



林角繞聞布穀聲東風早已促春耕吹來朝雨還吹去更放前溪一崦晴 山雨初霽者

峯峰拔地並千尋數寸雲生便作霖都入太虛容載內不齊吹萬付無心 羣山傑立者

一白爐峰三百里曾騎生馬到其間於今却曳紅藤杖偎小屏風看雪山 雪巘千仞者

一匝晴烟畏翠微東皐巘壑是耶非天涯自白年年髩綠遍鄉山春又歸 碧岫微烟者

水清石瘦便能奇恰是東坡居士詩況復雨餘雲

綻後更當江上月圓時水石雲月者
白雲橫鍊碧山深窮窕仙源逕可尋擬就漁舟問
消息且憑流水洗機心雲山有逕者
燒痕漸沒草痕新淺碧微黃染未勻恰是年光剛
好處溪山消息入初春淺碧輕黃者
山影一痕眉倒暈水光萬頃練平鋪惠泉亭畔煎
茶後記上峰頭看太湖孤嶼平湖者
約畧光風何處是秣陵春雪未晴時誰知濕靄濃
雲裏中有梅花一萬枝雪雲未霽者

勸農有述八絕句



天章垂象麗昭回萬里宸心念艸萊行省勤農
頻奉　詔尚書親為勸耕來
千畦碧毯稻初抽龍骨車鳴澮水流從識太平真
氣象綠蓑黃犢遍青疇
柳外烏烏拍手歌耕餘小憇坐坡陀誰知不按宮
商處一段中聲近太和
致饁嘻嘻婦逐姑底須翦翠與腰珠敗蓑破笠偏
珍貴堪入風謠與畫圖
十畝今年異去年東偏移隴向西偏刀耕爭敢遺
餘力滇土原多歇歲田

高墾山巔下水涯白頭田父跪陳詞五風十雨三
時順始是殘年飽飯時杜詩但願殘年飽喫飯
力穡經年倦入城疲氓怕聽打門聲但教守牧平
徭訟不下衙階已勸耕
莫緣作苦輙嗟吁勞力原非賤丈夫說與青箱呈
種事耕犁　天子歲親扶

除夕宿清平縣

昏燈逗壁坐頹然細雨聲中歲欲遷脫手萬千皆
去日平頭五十又明年拙懸試藝新基局時有客圍棊
閒憶垂綸舊釣船老我鄉心無處說孟光猶隔夜
郎天



蘭

大塊賁其文紛然蕃萬卉共生亭毒中獨得昆清
氣和風揚幽芬待紉君子佩托根空谷間在遠羞
自致何當樹九畹藝殖偕黍稌陰雨既膏之洌泉
復灌溉庶幾發芳馨異用同臭味上為王者香下
洎蒸民利寄言稼圃翁薅根勿並蒔

病馬詩

墻角初抛舊錦韉埒間仍挂好珊鞭老誇汗血都
無味幸脫金羈亦偶然空有旁人憐駿骨不須重

牧試明年杜工部誰家收養頤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灤陽山外春原
在芳艸無涯綠到天

乙巳除夕重過清平

昏燈塵壁尚依然屈指南來歲五遷白首漸看同
老境青陽又欲換流年萬峰盤地初迴馬一水浮
空擬試船衰病自憐歸未得路人翻羨上青天

澎湖曲為朱忠壯總戎作

閩嶠峩峨插天起環以洪濤一萬里山川奇氣生
偉人指㖷熊貔杖馬箠鯨浪拍天搖扶桑橫海佩
印司戎行先聲讋敵心胆裂中流擊楫鬚髯張賊



旗照水般於血賊刃成林皚如雪一叱先登只等
閒十萬平摧在頃刻巨礮忽墮赤焰飛將星下隕
聲如雷死綏尚持無忌節逐北仍用英公麾華表
書勲照鄉土戰地於今集商賈澎島長風捲怒潮
砰鍧猶似將軍鼓

飲酒辭

壯稗羅馬前婦女在戶裏領白䍥且言使君復行
矣昔去踰七年今來歲餘耳來轡亦何遲去鞭亦
何駛南人無遠遊不渡盤江水轆轆一寸心相隨
去萬里涓涓一尊酒心中淚如是請念故舊民瀕

行為飲此顧我治理跡嗟汝風俗美遠饋困未蘇
近境尚多壘俯仰內疚深邑邑何時已聊復借此
觴杜舉志吾恥

將宿楊林道中作

四月餘春氣風花滿客衣麥秋村意喜樹夏路陰
肥薄醉經殘餞踈鐘送落暉勞生幾陳迹東去未
成歸

過嘉麗澤

滇山馬振鞚滇水矢激弧合埶並東翥千里無停
潴獨此小迴薄滙行為平湖風漪散碧淪天影含



空虛鳧鷺羣拍浮泳唼鳴相呼容舠棹行艓自昔
無巨艫亦不昌荷芰唯有葭與蘆濫觴邵甸里其
田資灌濡初夏每涸竭霪潦霣園廬或復堰其泄
貧寠施耰耡十藝幸一熟粒不充其稃冀彼偶然
獲償所未畢逋黠者旁睥睨矯攫稱新畬有司或
惑之亦目為膏腴請看岍際草不雨先黃痛㒟㒟
紅蓼花莖弱枝葉踈生物瘠若此乃云多黍稌矧
無歲歲入馬給年年租常恐喋喋口終令粃奪朱
滇地極磽确此土尤惡蹠可遺百一利不可尺寸
輸載籍一倉卒百歲疲追挐況今　聖天子不獲

念一夫皇皇擢循吏期使蒼赤蘇民生有安危大
要在莞枯荒隅介萬里宜令人有餘目前不足計
長慮令良圖顧聽嘉麗澤過此行躊躕

霑益州

村村短笠與長鑣踏水聲敀打麥兼垂緑栁陰隨
陌曲潑藍峰影向城尖涼飔弄袖吹殘雨老叟迎
車訴白鬚無補南人勞卧轍前題在壁愧重添

平彝縣

僑籍情如寄編彝習尚存全滇門户邑窮壤寂寥
村代椽炊連葉烹葵食帶根治安長久計用法在



兼恩

重過滇南滕境茶亭

塵蹤歲斋兩流萍瀹茗重來坐此亭十載飛鴻江
際夢一聲啼鴂雨中聽雲山無恙依前碧客鬢多
情減舊青去去迴頭重跋馬磨崕百丈見新銘

過陡郎箐

瞻天唯一線躡磴有千盤林意兼風雨行期異暑
寒昔以十月過此今四月再經也蠻荒雙白髩歲月半征鞍欲語
經營者寛平衆所安時方開新路

白水河瀑布

漁洋山董雨先生皆有詩悲古體長歌盖
奇觀訴狀非此不足抉發蘊秘且欲與山
川争雄勝也余十年之中凡六過此今将
别黔為賦今體長句一首聊塞無詩之誚
兼備一格焉

倚空立壁削青銅赴壑懸流挂渴虹瞥馬萬蹄巖
陣鼓綿雲百簇揭天風常含靈氣棲神物自闢龍
門謝禹功為有西疇千頃在餘波不逐衆川東是水西流滋田頗廣



山家

運有於莞跡林多格磔音關風通屋角凸石露田
心懷土生涯薄謀家意念深歸仁兼望歲循政等
甘霖時稍之雨

三丰真人影

衆醉傞傞悵獨醒殷勤留影印蒼屏山河不隅神
仙氣槁腐羣孤造化靈一世人曾輕寓跡千秋後
始重遺形白雲鄉意知誰會崕際春来艸自青

飛雲崕獨望

雲際叩僧扉闌間望落暉泉疑建瓴瀉石欲帶風
飛遠蹋疲塵鞅跡鍾澹世機會心巖畔鳥薄暮倦

知歸

黔山

一線懸流若建瓴兩崖削壁似張屏黔山空解無窮曲沅水依然到洞庭

端午

昨夏仍滇土茲辰又楚鄉三年俱外地百歲幾端陽醉與愁相近逐兼日並長何由續前句空復對蒲觴

阻風

豚陣接勢来鼉鼓鳴相答礮雲起初更中夜風雨合排空萬獰馬趹踶怒相踏悍聲吼㧾檣餘威簸枕欄天明推篷窓不見臨岍墖天水儼函盖墨雲黑複沓芥舟蓬一葦濤山雪千匝長年噤無聲愁坐類枯衲陰晴適爾爾氣候有闗闔生平恬百怪夷險隨所納炯炯方寸間中無一塵襍但覺袂衣單孟夏如初臘爇火炊濕薪南烹市螺蛤無何且飲醇祛寒倒蠻榼



洞庭湖

楚境横天下用坡公成句三州枕水濆源容千派入流任衆江分斜影迴衡雁孤帆擘郢雲君山無戍燧漁火照犀軍

又代友賦

四週天幕歷一髮岍糢糊荆楚疆中擘沅湘水暢鋪汀香芳岍並風信舞檣烏萬里歸乘興中流看月珠

又

囊括西南水萬川綠雲横展岳州前平浮日月圍雙璧別為魚龍闢一天靈瑟不彈湘岍雨雄風仍送楚人船誰驚九馬稱奇險我欲臨流起扣舷

舟師二首

工拙難教局外知莫憑樓客論舟師千重浪裏盤拏處一篊闌閒倚指時

工拙難教局內知等閒操楫盡舟師個中大半輕天險只識湖平風便時



雨夜憶内

遠意無由達重湖未肯晴客懷方輾轉篷雨倍分明善病饒離別多愁屬性情殷勤相望處歲籥已三更

望磊山

十年彈指鬢雙班磊石依然落照閒倚棹緣湘三

百里記曾九面看衡山

雨夜

耿耿一燈孤鄉書半字無如何風雨夜更宿洞庭湖

曉雨未晴仍泊湖上阻風不行

水雲千里黑星火一村孤雞自聲呼喔烏仍尾畢逋湘沅偕向海風雨妬歸吳誰識東還意殷勤半為鱸



江行過江夏又過黃州周公瑾破敵蘇子瞻紀遊之赤壁皆在焉因憶齊年周桐埜昔為余誦其赤壁佳句有云舟楫吳兒真便利山川赤壁竟精神即押精神字成二長句兮咏兩赤壁

外事孫郎付友臣老瞞恚銳壓江津會吳尚隅一千里羆貔繞消三萬人爭說英雄關氣數誰從謳藉想精神絕倫大勇非材武檢點生平似飲醇

五載黃州作逐臣未甘貶論悅平津寧知二客從遊者竟匹三分濟業人文與江山分氣勢身由河嶽得精神放歌自寄湘縲意不為魚隹與酒醇

望廬山

峩峨三萬仞空翠撲湓城江去知吳潤雲歸見楚晴藏書千載意寄夢十年情雪瀑如招隱因風送遠聲

小孤山

如髻復如雲離羣自不羣（此山獨起不與羣山連接）一拳峯獨峙萬里水雙分崕白斜帆過樓喧衆估醺神歸風滿樹江鷺雪紛紛（山多白鷺）

味和堂詩集卷六

知非集詩目

題且園七凡指繪鍾馗按劍圖

又絶句二首

對菊

延平途次得内子季玉手字却寄

送春次來韻

又次來韻

憶内

五日緘書後却寄内子季玉



荷珠

寄内二首

重過燕子磯登眺四首

立春後二日同王忠庵藩叅鄧孝廉署齋夜

坐忠庵有句即次其韻

和某制軍重過蘇門詩即次原韻四首

皖撫趙拙庵中丞寄示紀行集次招飲韻却

寄二首

端陽送熊務先年姪北返

和許子遜中秋風雨後看月即次原韻二首

宗人鳳翰九日以古篆章及近思録爲壽却

寄二首

夜望金山

乙卯仲冬望後十日阻風重上燕子磯遠眺

燕子磯阻風二十二日風轉曉發至京口

白燕二首

又禁用珠玉瓊瑶梨絮霜雪潔白净皎等字

再成二首

題畫

文君



昭君三首

班婕妤

飛燕

緑珠

道韞

王環

虢國夫人二首

盼盼

小青

洛神

有以美女畫扇索題者隨意口占各書絕句
持紈獨坐者
一人自舞旁有孔雀張屏者 四首
虛窓閒凭者
持扇望月者 三首
倚垂柳久立者 二首
臨鏡者 二首
凝眸苦吟者 二首
斜倚午睡者
執卷獨行者

且園七兄筆畫為熊務先年姪題
題新柳春禽圖 四首
題十八羅漢渡海圖
次沈子大館丈韻題且園七兄所繪飢驅圖
三首
擬古次韻
重登正定大佛閣遠眺
信陽道中
渡滹沲有為王良爭如麥飯香句咏遺事者
廣其意成一首

過黃梁亭有感次師學使題亭原韻
又得二絕句
過湯陰見旅壁題句多弔岳王者予謂當時
敘岳退韓竄網死鼎檜罪實通於天然高
宗忘讐祈安之志既深且堅視數君子者
若草芥無纖髮惜嚮意故檜投隙售奸芟
刈之如振槁落四人者去則有宋將相之
材盡中興之望絕不復可為矣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孰使之然耶因述意為一長句
黃河

題倪穟疇侍御碧雞關圖即和原韻
乞書
長至後二日江岍獨眺
洞庭阻風夜坐憶往歲泊此有舟師二首不
覺自哂因踵前韻亦成二絕句今我非昔
可以緊知
曉起望湖上村落
寄內二首
液
朧日寄內

官舍東有隙地闢為小圃結茅搆亭春初課
僮僕藝殖因成一長句
承徐咸一進士見和鄙詩再疊前韻奉荅
紅白梅二首
牡丹二首
題畫驢二首
雨晴署樓登眺
課耘亭看桃花
二月晦日登課耘亭所種桃盡開城之東北
隅民舍園桃尤盛望若霞錦花光遥接顧



而樂之再成一長句
三月三日登署樓春望
課耘亭菜花
送董田三姪赴韶州太守任三首
初秋與查兩頋話舊即次見贈韻送別二首
次查兩頋原韻二首

# 味和堂詩集卷六

男恪書熙愿斛勲校編

鐵嶺高其倬章之

知非集

題且園七尺指繪鍾馗按劍圖

昂藏烈丈夫七尺偉軀幹一劍霜氣寒雙眸電光爛剛同百鍊金峭若千仞岸袪邪吾何心詭正彼自汗欝欝浩然氣熊熊照几研吾昆為此圖以指代柔翰揮洒自淋漓經營終慘淡提挽頑懦情非元耳目玩忠鯁斯激昂婞婀或河漢盥手一展觀題詩復三歎



又絶句二首

嶽立雲飛占氣槩火燃泉達見精神好從傲兀離奇處識取光明磊落人

照夜神光倚斗看人間長鋏総羞彈獨鎔仁勇為心鐵世上紛紛任語難莊子說劍篇皆瞋目而語難

對菊

誰假浮名號傲霜花遅應待晚秋黄薄餘顔色原非艶羞競芳菲不奈香人剩徘徊愁獨醒天憐孤冷借重陽南山只在疎籬外故國關心逕就荒

延平途次得内子季玉手字却寄

一歲禁離緒三冬乏遠音長愁身易病垂老別關心苦歷憂思極從知慶慰深平安字無價爭擬抵黃金

送春次来韵

短長亭畔逐行塵只夢愁身與病身離抱滿懷花滿地西興江上餞餘春

又次来韻

君起三冬病吾歸萬里身相逢幸無恙不覺有征塵

憶内



離懷何縷縷清淚正涔涔縱寄千言札難將萬里心叮嚀真鄭重愁病莫侵尋應念天涯意含情望遠音

五日緘書後却寄内子季玉

別離多病日烽火遠行身令節愁仍在他鄉俗自親題書難盡意極目獨傷神傾盡菖蒲酒還為不醉人

荷珠

幾許驪珠媚碧川盈盈捧出水亭前青蘋風際千迴轉紅藕香中萬顆圓貫處未容披柳線買時應不費荷錢光華照夜仍相借一點清輝月在天

寄内

擬句相寄拈筆皆縈憶之辭無能排悶祗益生愁思西湖揚子東南佳勝為買棹所必經實生平之未到口占二章以博粲

曾經西樊千重巘更見南溟萬里瀾收縮十年天外眼此回仔細看湖山

却携絕勝奚峰茗去瀹清泠揚子泉香色味皆居第一自應鼎峙有新篇

重過燕子磯登眺四首



蒼崖躡屐破苔紋倚杖危亭日未曛膩漲碧来桃渡水嫩晴白捲攝山雲江圍孤寺開三面菊待遊人剩一分心醉烟巒懸舊約夷猶不是泥餘醺

平疇東望故吳宮衰柳枯荷正晚風自在騎牛今豎子苦辛逐鹿昔英雄梦餘金粉殘編上刼後山河落照中萬里江天無燧火耕漁何以荅鴻濛

誰伴山公讌習池遺民應記白銅鞮紫囊賭奕從諸父皓首凭闌又一時鴻跡有情同斷梦水濱無處問沉碑垂楊外即西州路淚洒黃壚舊酒旗

鄭重深啣覆露恩庚村謝墅肯輕論三遷愧領

丹陽節兩度虛辭白下門課政敢云堪歲計字民
終欲布春溫茲行謹與山靈約擬為東南慮本根

立春後二日同王忠庵藩叅鄧孝廉署齋夜
聖忠庵有句即次其韻

促坐論文夜向深故人今雨重題襟盈頭白髮傳
經意滿眼青陽育物心燈燭豈知光又共杜句共此燈燭光風流尚約老相尋後生可畏吾衰矣擬託踈絃
待嗣音謂鄧孝廉

和某制軍重過蘇門詩即次原韻 四首

閱道風猷快著鞭倚樓詩句艷吟箋吳儂半識新



方岳才子知名二十年
亭隅老樹長孫枝辟上輕紗護舊詩白首憂民重
繫舫于今更問夜何其原韻有醉歸不問夜何其之句
筆端已夢省郎花天上初宣節使麻福曜文星相
合併斗牛新燦九光霞
孤鐘仍發舊僧樓感興詩成夜半舟好共韋劉詩
體格兼為羊杜續風流

皖撫趙拙菴中丞寄示紀行集次招飲韻却
寄 二首

外臺宣教化誰鼓自南風詩凱風自南帝曰諧惟汝
民生望在公斗牛分地紀方岳亮天工保障由來
意傾丹結寸衷
蒹葭蒼白露雪絮欲翻風秋序又將晚伊人遥憶
公鬢因持節換詩並倚樓工敢擬偕君子于于共
此衷

端陽送熊務先年姪北返

窮交孟東野遺嗣任西華海內吾垂老天涯子寄
家何當聽驪唱空復對榴花一舉菖蒲酒霜毛覺
頓加

和許子遜中秋風雨後看月即次原韻 二首



風雨初更歇涼蟾已在天涔涔終不濕炯炯只孤
懸鬢映千莖白秋逢兩度圓三吳烽堠静絃管自
年年
過眼經殘雨當頭見碧霄依然金魄滿未覺日光
遥天官家謂月借日之光以為明座客因詩瘦鄉心仗酒銷天工
憐令節既雨不崇朝

宗人鳳翰九日以古篆章及近思録為壽却
寄 二首

分攜曾幾日又是菊黃時古貺將遥意前非愧晚
知本源猶仿彿真味肯荒池琢重揩眵目移檠讀

近思
居然古遺直能賦復工書駿骨非凡骨鹽車亦鼓
車千秋意寥潤一飯俗齟齬好使悠悠者持籌識
緒餘

夜望金山

山上琳宮矗女牛壒中燈火照真州扼江全鏁三
吳氣注壑橫當萬里流斗挾波心何桃籍遠迷烟
影若沉浮妙高本擅東南勝放眼晴天孰倚樓

乙卯仲冬望後十日阻風重上燕子磯遠眺

鴻跡天涯又此亭塵纓未濯愧山靈錮金地尚留



寒氣是日寒甚占斗人方望歲星沿江之田夏中被水江浪挾風
千浦白潤松蕉雪一冬青計時賴是吹葭後屈指
春陽啓蟄扃

燕子磯阻風二十二日風轉曉發至京口

今日乘風昨石尤人間順逆總悠悠雞聞殘唱連
鍾阜山看餘青入潤州吳估舊諳因水便楚帆新
報轉艖傻東南生意偕誰計數仰江雲掉白頭

白燕二首

璞膏初染羽毛新重向重湖覓故人遲日不融梁
際雪生綃還戀掌中身一痕瑤圃餘前壘幾樹梨
花共暮春又是清明微雨後玉堂開霽正無塵
玉作身材似葉輕刺桐花發半巢成梦隨烟散塵
踪杳心逐雲歸雪嶠晴有色何曾相假借不羣仍
恐太分明素衿一種差同調還笑籠中解語鸚

又禁用珠玉瓊瑤梨絮霜雪潔白淨皎等字

再成二首

西方受氣有微機元鳥羣中偶覺稀瑞表不勞隨
貢使素心未觧厭貧扉仙禽色共輸君智莊子鳥莫智于鷾鴯
客鬓秋同羡汝歸會取韜光無限意木蘭花外
貼枝飛



也乘社日撲簾櫳不擬離羣已不同無垢豈緣朝
雨洗當花倍覺杏梢紅化知海國千年後影没仙
雲一氣中聖女釵頭歸未得春旗空自颭靈風

題畫

文君

粉繪應難寫舜顔遺臺猶憶昔躋攀琴心詩意知
何似記對芙蓉看遠山昔曾登臨琴臺時芙蓉盛開遠山如画千載猶髣髴也

昭君三首

方張越網鏁金籠第一人翻出後宮始識丹青工

狡獪妍媸不在畫圖中

一葉隨風入塞雲漢家不警棘門軍可憐靡靡檀槽曲也抵籌戎魏絳勲

杜陵梓澤兩詩人一語標題艷古今故塚遺村寥落後江花塞草尚風神

班婕妤

紉得秋蘭佩獨芳却依長信望昭陽扶風家世風流在更許曹昭乞瓣香

飛燕

飛来天上奉延陵掌裡輕身得未曾歌泣好憑通



德記他時共剪夜窓燈

緑珠

量珠不感價偏多祇欲身酬懊惱歌會得青陵臺畔語南山有鳥北張羅

道韞

倫擬聊方謝氏賢封胡羯末敢隨肩名言已自過仁祖秀句猶應壓惠連

玉環 畫作臨鏡態

衆槩無恩已獨妍尚臨粧鏡惜流年春来粉黛三千女鮮倚薫籠也自憐

虢國夫人 二首

翩於驚鸞麗朝霞桃葉桃根恰一家為惜尹邢須割宅標枝横放出墻花

走馬来觀待八姨花奴羯鼓玉奴絲何當抛取儻苍曲聽唱汾陰爵蠟詩

盼盼

瑇瑁雙棲更獨留牡丹風嫋不勝秋彭城轉為霓裳女重記尚書舊節樓 昔人考張尚書為建封子是則愬功澤于彭城其流播因盼盼耳

小青 畫其聽雨詩意



獨擁陳編夜向深隔牕雨共淚涔涔好教留取酸辛語觸撥人間父母心

洛神

竊攀宋玉擬齊名贈枕虛傳作賦情十二峯雲飛不到楊林無雨洛川晴

·有以美女畫扇索題者隨意口占各書絶句

持紈獨坐者

衫裁越葛秋雲薄扇掩齊紈片月圓一點嫩涼生雨後十分花氣到庭前

一人自舞旁有孔雀張屏者 四首

自譋小譜按空庭不領笙歌佩舞鈴略借斜陽為
照影更教孔翠沓張屏
振彩飛光自不禁多情癡煞嶺南禽好從妬舞開
屏霎識取人間衆女心
妙技奇毛得未曾宮中第一莫誇矜極高霎是先
寒霎珍重紅樓第上層
相伴惟餘一鳥馴弓彎偷試越羅新唐人句舞袖弓彎渾忘却蓋舞勢也任他墻角長槳在不擬金堂舞向人
扉窓閒凭者
水晶簾底梳頭罷脂粉汚人不更加桃訝太紅梨



太白等閒不種隅窓花
持扇望月者 三首
樓鼓三聲秋一半碧天如洗挂瑣輪十分清絕無
塵霎剛合中間著此人
心似靈犀並月明神如玉雪與秋清誰何只梦巫
山雨不放青天一角晴
獨悵前蹤黯自嗟偃持紈扇忘煎茶瑣樓舊事今
明甚記倚氷輪看桂花
倚垂柳久立者 二首
花似頳霞艸似茵鈿車咽路踏青辰空園不語憑
芳樹已自禁平聲春更送春
望遠凝眸草際天春来不踏畫秋千闌西舊是攀
條霎一樹垂楊又放綿
臨鏡者 二首
對鏡身疑入月身流傳竊藥事非真飛瓊舊是神
仙種自合天邊倚桂輪
懶擲風神付畫師粧成臨鏡語移時人間第一傾
城影除却殘燈獨爾知
凝眸苦吟者 二首
特著心神寫謝班別誇標格鬪荊關無窮詩境横



波裏一段吟情淺黛間
傾國風神乏比倫苦吟贏得瘦生身過人不擬誇
顏色剩作詩中絕代人
斜倚午睡者
巫雲十二情何有蓬海三千夢也無釆苡剛完為
絡罷神閒贏得睡工夫
執卷獨行者
曾執魚編立講庭十年踽踽不taking辨從詩孫壽新
粧様長把曹昭舊授經
且園七兄筆畫為熊務先年姪題

吾兄英磊人繪事挺拔俗浮沉人海中衆態幻寒燠強弩擬魯縞颷車擊齊轂愔愔五十秋坦坦額不蹙退食屋打頭荒庖炯不續凭几拂硯塵照窓爛晴旭興發風雨来機迅鶻兎逐萬狀露端倪十指任拈觸一一富生趣不為法所局方其得意時墨瀋逾巾服泰山小秋毫矧復縈禁辱兹幅獨用筆義於故舊篤傑松青入雲茵艸芳被谷林聲風可聞巖春花似馥勝地氣象千乎石罡者獨會心絶町畦喪我忘誰孰不記水濁清安知足伸縮滄然濠上情展玩豁心目人生本内腴百嗜紛外屬軒笠何崇埋世趣自淵陸翹翹肥遯沉漱石鄙食肉苟非遊無窮晏安亦耽毒但化北遊知無屏南海儵儵儽儽裹壤間俯仰原至足



題新柳春禽圖 四首

江柳初柔日漸遲金衣飛上麴塵枝就中傳得春消息花事三分正好時

舊箋重開獨涕零皇州鶯囀記同聽分明携酒當年事西苑西頭柳亢青

食柳吴農歲屢艱劇乹愁濕倍相關年来衰鬓星星甚心折黄鸝白鷺間

花朝過後禁烟前又是郷山種麥天辜負耕犁歸未得春禽春樹换流年

題十八羅漢渡海圖

真一生水運氣樞包舉坤軸載巨輿天漢下會注大壑川瀆騰逝歸尾閭不名一水有衆水厥量無際非江湖寰九迷盧廣輪幅東西轉浴浮圓軌寅鯤穴鯨小么麽有若太倉容一稊坎德最勝王百谷朝潮夕汐猶吸噓小波萬弦激戰弧大波千霆逐電車中央一水三千餘不波不流如練鋪烏毳亦沉矧舳艫十八開士翩飛鳬妍醜肥瘠殊形模



不藉行雲御飄颷一一自渡無携扶擭龍馴獸當折蘆蹴踏止水成盤盂中流一顧迥穹壚天水共色涵空虚碧琉璃光射兩矑蓬嶠三山粒米孤齊州九點青糢糊袈裟一角燥不濡萬里徑濟纔須臾其来無自去無徂游行溟渤等潢汙聊示衆教非嬉娱張子汝霖繪為圖龍眠遺法窮三隅無乃亦一學佛徒而我諦觀識性初人間欲壑漏所瀦分别逆順纏華苓所知一念轉自愚汩沒弱海長淪胥涸之唯有牟尼珠光智返照九日如地海人海源豈殊非所非渡渡者吾兩際際斷即舟桴水

見不現海已枯種筠之叟一枝無世波彌天原坦
途

次沈子大館丈韻題且圍七兒所繪飢驅圖 三首

繪物繪衆類優游各遂生繪人繪隻軀瘠餓如有
聲吾兒非善謔中具飢溺情深抱我惻惻寧唯彼
營營溝壑拯豈易秦越懷非平官廨展是圖心疚
若有攖一飯固吾徒剡逢世晏清
人生如飛花搖蕩逐便風或吹階瑶席或墜隨飄
蓬造物固無意何乃號高穹富貴侈衆心貧賤玉



汝躬挺挺松栢枝挺出樛木叢道豈為餔餟賢聖
識所從一瞬猶隙駒七尺寧弱冲聊甘笑憲病勿
復誇跖雄
仁為兆人心亦各憐飢驅廣廈猝難構何時乃慰
愉頓自所能始畢我力稍餘相煦僅吹沫亦潤轍
中魚窮施濟族近達則週壤壚方寸貴實推奢抱
善亦徒

擬古次韻

啞啞桑樹顛天曉烏將兒蚕起理蠶薄不遑懷晏
私庶幾蠶事成室家和且平縫衣奉大子一縷縈
千情提筐下庭陛當樓閒搦筝新曲聲冷冷妾心
方營營營營亦何意葉稀蠶待食食蠶妾所執非
關衆嘆息謂妾腸九迴宛宛朱絃直所與蠶無飢
不知妾何辭寄言樓上筝亦賴繭中絲舉頭祝鳴
烏頓若慈烏慈踏枝勿毀葉閔斯幸不違翳翳墙
下陰樹之十年期

重登正定大佛閣遠眺

三重登淨界一佛見全身闌記曾憑處僧無舊識
人爰田分呂畢驛路別梁秦迤邐雲山外迴頭向
北辰



信陽道中

雲中隱約見遥岑漸入烟蘿逕可尋石瀨逗風紋
似綺硐松萬竹共成林注坡馬足穿泥滑過嶺樵
踪印雪深詩境現前吟不徹就中光景似山陰

渡滹沲有為王食爭如麥飯香句咏遺事者
廣其意成一首

田舍翁多十斛收何如四海奉共球君王已弃糟
糠婦一飯公孫敢望酬

過黃梁亭有感次師學使題亭原韻

書生遺像尚高眠授枕翁歸不記年化國原非方

外地芒人祇見井中天梦餘從（去聲）識槐柯幻弦後誰知桂魄圓南去一麾還自笑輸他若水近神仙

又得二絶句

即此驅輪擁蓋時夢耶非梦已應知若敎更待黃粱熟辜負青瓷授枕師

夢覺都非正是時若為留待至人知亭中我亦題詩者一例人間鄭士司

過湯陰見旅壁題句多弔岳王者予謂當時殺岳退韓寬網死昌檜罪實通於天然高宗忘讐祈安之志既深且堅視數君子者若艸芥無纖髮惜嚮意故檜投隙售奸芟刈之如振槁落四人者去則有宋將相之材盡中興之望絶不復可為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孰使之然耶因述意為一長句

敢持和議作經綸已識官家不卧薪畫地六軍齊卷甲渡河一旅遂無人共兆方擬耕莘佐（高宗賜檜閣額曰一德格天以阿衡擬之也）申甫難留降嶽神十九年真堪慟哭消磨俊傑此君臣



黃河

不媚奬桃舫能浮萬斛舟極天含健氣際聖有澄流白馬隄全穩黃雲麥遍秋沄沄豈東注廻勢抱神州

題倪穟疇侍御碧雞關圖即和原韻

方輿雄西南坤元氣未漓五雲起天末佳士鍾滇池懷瑾不輕售甘拙喰巧遲讀書盡寸晷夜以膏繼之一一杞梓材蓁蓁梧桐枝採之中琴瑟郢匠來同時羅致取其良並受韓歐知公餘共遨勝遐矚窮幽奇岩嶢碧雞關一鏁通荒陲濃翠撲眉睫大白浮酒巵歸寫以尺幅詎倩夸娥移愧君持示我使和琳琅詞無鹽敢不量擬鬪姑射姿昔游恍昨日感舊聊題詩



乞書

四十餘年侍從臣當時未學衛夫人乞書深愧殷勤意春蚓秋蛇豈足真

長至後二日江岍獨眺

望遠獨徘徊天涯一水隈江趨東浦去雁背北風來物態知應爾陽緘漸已開年年氷雪後香在犯寒梅

洞庭阻風夜坐憶往歲泊此有舟師二首不覺自哂因踵前韻亦成二絶句今我非昔

可以縣知

天籟端由地籟知子綦齊物乃良師風如牛弩波如雪恰是先生隱几時

風伯深情我寵知殷懃相戒亦吾師生平幸免從流下頭白非誇疾走時

曉起望湖上村落

築隄圍沮洳一線逼風湍地狹江湖濶漁多稼穡難飢鵶啼樹早雪屋閉門寒千里陽和意持籌愧另冠

寄内二首



已聞來鄂渚未見下潭州半月如三歲遥懷足百憂未應風滯阻恐爲病遲留目斷孤帆影天涯獨倚樓

兩書俱不達十月又將闌遠夢愁相礙中宵月獨看白頭憑慰藉多病望平安萬里來非易天涯已薄寒

夜

鄰舫羣呼酒扁舟獨掩扃未能成共醉可得免孤醒雪重千檣白燈寒一穗青數聲深夜柝兩地定同聽

臘日寄内

往者吾方病携扶仗子賢何曾知臘日不謂有今年拙宦休論地生涯已荷天來朝歸可必煮茗話深緣

官舍東有隙地闢爲小圃結茅搆亭春初課童僕藝蔬因成一長句

小圃雪霽上燈前倚杖茅亭看劚田煖入柳容千杪碧春柔鳥舌數聲圓富民方愧無佳術學圃還應有舊緣節物關心時恐暮課耕端合在農先

承徐咸一進士見和鄙詩再疊前韻奉荅



領節仍慙老馬前築亭聊復勸耕田木奴底要千頭足雲子還祈萬粒圓（工部句飯抄雲子白）鬓雪逢春消未得鄉山有約住無緣慚君佳句相期許一線羊腸敢競先

紅白梅二首

比桃尤粲玉尤瑳香散林坳影印波朱粉外饒傾國在松筠中結古交多種分庚嶺原隣楚名滿揚州不借何管領東風蘇百卉陽春爭待郢人歌

幾枝香綻上燈辰山杏園梨託後塵裁玉尚疑留舊佩餐霞端合是前身簷牙風少春應護驪背詩

多客未貧記取一時雙絕代衣裳不共共丰神

牡丹二首

絕穠華處絕無塵姑射霞籠綽約身緣住衆香憑
管領春輸全力與風神半闌花韻非凡境一歲韶
光冣此辰擬寄朝雲傳彩筆人間今剩幾詩人
淡蕩風疑逗淺嚬絪緼香為護全身芙蓉城畔初
澌錦燕子樓中薄醉人白香山贈關盼盼句醉嬌勝不得風嬝牡丹花剩
惜流年思故圃獨留晚艷餞餘春誰知第一穠華
外有味還儲藥籠辛

題畫驢二首

身微未許駕高軒廐冷常將繫短垣走疾鞭仍同
掣電遞遲軍正未田轅一痕斜日山隅路幾處危
橋雪後村今日鮮鞍春草緑昇平群沐息兵恩
秋田放荷浪仙思踶齧仍餘故技存如汝人材堪
令僕笑他沽價陋羔豚幾星棧豆留應住十里莎
隄過有痕誰畫龍媒誇汗血慣拋苜蓿出橫門

雨晴署樓登眺

東南初旭照樓明一月春霖此日晴社燕欲來湘
樹緑岳山繞盡楚江橫兩三村起炊烟白六十年
耕戰壘平城北駱駝灣為王師攻吴逆戰地擬為　官家作田畯



夜郎況復已休兵

課耘亭看桃花

去年桃發時汶北推篷䟕今年桃發時湘南策節
看鬓雪日星星園花歲粲粲衰遲又猶昨九十春
已半日月磨蟻旋塵踪櫪駒絆窈寞花前尊榛蕪
物外觀武陵神仙源忘機乃津岍方寸虛無倪胡
為自氷炭

二月晦日登課耘亭所種桃盡開城之東北
隅民舍園桃尤盛望若霞錦花光遥接頎
兩樂之再成一長句

亭前紅影半遮楹墻外頳霞欲逗城一境田蠶占
月令萬家烟雨近清明題詩却哂劉郎句種樹差
餘雒社情領略深春花下意静無言處一豁成

三月三日登署樓春望

危樓西北隅矚遠有佳致湘雲將雨還江晴衆山
媚桃紅水外村烟白崖際寺千里青春深四郊耕
者出句芒夫何施亦行無事智譪譪元和中吾偕
百昌遂

課耘亭萊花

肉食多鄙謀萊羹有至味蕪壤弃廨東闢之蓺葵

芥汲灌轉圓桿分區劃方罫遲遲春陽煦冉冉纖
萌大尺莖翠葳蕤金英繁瑣碎幽含郊原情艷出
桃李外流香越樊籬畦畛不能界布席風日佳墻
西露晴黛悠然把甕懷煩襟滌塵墖頋懶四體勤
轉識三農德比者穡事艱樹藝人憲隘充庚忘九
耕療飢萁一快湘南矧疲瘠暄潤倚罏鞴覩茲圍
蔬昌庶幾時物泰五穀美且成野不珍荑稗

送董田三姪赴韶州太守任 三首

去年秋雨共山窓今歲秋風別楚江三帶左魚猶
領郡一麾南徼更浮瀧歌催去櫓聲何疾燈照離
尊影暫雙破涕送行斟一斝喜馴飛雉靜驚尨



傖荒詩格漫嗤譚方駕群賢肯絓驂得髓自知由
露晥探珠誰共到驪潭辭香儋耳心相續片石韓
陵語未甘餞有飛霞堪丐乞試留三昧嶺雲南
顧我支離愧老成鴒原餘淚尚紛橫諸兄凋謝無
前輩爾日揞持仗後生馬氏白眉方屈指謝家青
巘擬歸耕遥遥門閥今何屬拭目宗賢繼世卿

初秋與查兩顧話舊即次見贈韻送別 二首

新秋已喜歲多稌況復君來意倍愉松瘦梅寒偏
蘊藉觚方絃直有規模知酬故友孤懷盡胸比澄
霄片翳無坐聽嘉言心自醉未須火急倒銀壺
巔毛如雪各英英冷暖休論世上情病尚憶雲原
鶴性老猶傾日亦葵誠共光燈燭何今昔屈數交
親半死生忽湧相逢還欲別送行怕聽早鐘聲

次查兩顧原韻 二首

催人節物三春後老我筋骸六十餘除職偶然逢
隙地結茅即此是幽居未能勤體聊知稼已復憂
葵肯儕鋤自笑年年荒菊逕官銜莧藿日專與
耕愧原寧釣愧莊故人重喜揖黃香般勤旋剪初
生韭穲稏初紅早熟秧衰後共餞棲谷意秋來莫
賦伐檀章倩君且助韶州守吏遣輿歌樂麥桑

# 嚴太僕先生集十二卷附一卷

〔清〕嚴虞惇撰

清乾隆嚴有禧刻本

序

故太僕嚴先生耽研道與綜覈儒先於六籍多所發明而尤長於詩所著讀詩質疑凡六易稿始定間牽勉應酬爲古文詞深厚爾雅遠擬歐曾近亦與潛溪安亭相上下其爲詩寫所自得不屑規橅一家而闇與古合聖祖晚而知之頻司文柄盡瘁以歿遺書甚富子鑒能保守不失距今幾二十年孫有禧始克謀授梓而以力之不足爰先取詩古文刻以行世其餘著作將次第刊焉俾余爲之序余執簡逡巡者久之蓋先生之學其淵源遠矣非淺陋之辭所能敘其指要也記不云乎先王順詩書禮樂以造士於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學者非是勿言也晚周之季道麗文雜罷黜百家始由董氏班氏云儒雅則某某文章則某某然傳儒林而不別標文苑豈惟寓意輕重抑亦儒外無文故也至范氏迺分爲二蓋魏晉之閒虛浮競煽蔚宗溺於弊習而不知於聖教遠且悖已唐之視漢儒術益衰貞元元和雖少振厲然華則縈矣實猶未旣至宋 判而爲三於是有弁鄙不文之儒者有荒唐不典之文辭自時厥後贋秦漢而貌歐曾更相非笑昧其本根弊無終極求其能致精於先儒箋疏之學而以其緒餘形諸文墨者尠矣 本朝治隆化洽遺民老學傑然間起而吾邑自俗學浸淫時不爲所染其尤著者爲嗣宗馮先生仲恭顧先生馮氏



之學傳諸家僅以有韻之文鳴尚非至者顧氏之學一傳爲圓沙再傳而得先生顧氏所著炳燭齋稿雖經門人刊布於經說頗多解駁惜未有成書馮氏有成書矣湮佚不傳而先生之書獲登梨棗垂之無窮余以知流澤之未艾也兩先生僅以諸生老而先生掇高科官禁近被 詔述作當仁不讓稽古之榮實遇其時道德一則人材盛豈虛語哉抑觀古所稱文章大家未有不以經學爲根柢者若歐曾若潛溪安亭之屬其根柢亦略見於文集中攬其華不察其實蓋學者之過自先生云逝邑之後進靡所承事得毋有務華絕根者乎若不說學而恥相師則尤非先生所望於吾黨也余於先生爲年家子顧自少時嘗追隨研席略聞緒言於學術人材衰盛之故竊有槩焉趣舉其端以諗諸有志者同里蔣廷錫謹序

# 序

古文之學代爲升降自明以來實能繼韓歐諸公而起者莫如崑山歸太僕震川先生震川沒而虞山錢宗伯牧齋先生益昌其學歸之文峻以潔錢之文閎以肆百餘年來莫之或抗也思菴先生生宗伯之里居太僕之官而其文實足爲兩先生代興先生早擢巍科入承明著作之廷中遭挫衂晚乃益振累主文柄勤王事以歿立朝風節卓卓可紀著述甚富或發明經義或訂正史學各自成集而詩文之散見者今復彙爲一編其爲文原本六經穿穴百氏才雄氣盛實遂膏沃光熊熊而息深深淺根薄植者茫然不得其涯涘也詩不一格大或



千餘言小或數十字自開堂奧動與古合嘗論歸太僕當明中葉以古文措拄俗學鬱爲一代作者而有韻諸體流傳絶少吾鄉堯峯先生曾欲刻其遺詩新城王司寇頗以爲怪宗伯之詩與其文並傳矣而論其世者或不免楮彥回中書之惜今先生遭際 盛明從容黼黻嚴詩賈筆並冠一時遇較優於前人名不衰於末路尤令讀其集者爲之奮然而興起嗚呼何其盛也余於先生有知已之感已悉其語於墓門之碑嗣君汝礪持先生集屬爲讐校旣受卒讀乃附一言於簡末云

乾隆元年歲次丙辰嘉平二日後學楊繩武拜撰

# 嚴太僕先生集目録

卷一

詩


館師阿公奉 命節制兩江頌德抒情一百二十韻

許不棄奔喪歸閩詩以送之得一千字

許朔方自吳門至以詩百韻見投爲作一千四百字酬之觸事感懷詞無詮次聊代一昔之譚知我者謂我心憂勿示他人以增我過

送陳濂村之任筠連

題畫雞





偶題四絶句

題桃源圖

苦雨

首夏同人雅集次張處沖送春元韻

雙清軒醉歌


卷二

詩


小重陽日大雨後續城南登高分得千字

曹冷民釣魚圖次韻

送慕見曉之吳門

刺梅園登高得東字

不棄寓齋次韻二首
送陳素堂之任膠州
柳枝詞有寄
送汪東山請假歸里
九日陪吉水先生城南登高分得夜字
疊前韻答夏用修
再疊前韻答用修
三疊前韻答用修
甲申元旦
甲申人日芝泉草堂讌集限日字韻賦五言古
體一首因盡本韻復益古十二韻通一千三



百一十字
送李吉四之淮南
八里莊春遊即事次韻
慈壽宮九蓮聖母祠用春遊原韻
甲申中秋澄觀堂讌集以昌黎一年明月今宵
多為韻限七言古體分得月字
田家
送倪仲佩之吳門
張劍峯自眞定歸吳門口占送之
送劉雨峯之任眞定用江字全韻
送許不棄之任陳留

淮陰舟中二首
往余與先師碩公有十年行脚之訂浮沉宦海
未遂初盟而先師隻履西歸又已八年矣舟
渡淮河夢瞻禮先師法座座上大書棲雲二
字知我塵緣已斷先師來導我也覺而賦詩
以申余志
奉和東山年兄春日迎　鑾風雨舟中之作
疊前韻奉酬東山
奉和東山對月有懷之作三疊前韻
句曲道中即事二首
雨霽



卷三
詩
鍾山懷古
雜感四首
讀曹荔懷玩月唱和詩即次其韻奉贈兼柬忍
齋東山二同年
七夕松石堂次玩月元韻呈忍齋東山二同年
乙酉長至日北上同人餞於懷古堂寫懷留別
長句十首
吳門遊好餞余於郭氏園賦長句二十韻酬謝
贈張彥迪評事

題孫汝舟負米圖
送成乾夫之任南安三十四韻
題惲正叔墨梅
題趙東籬種菊圖
題簣齊和尚情禪圖
陶然亭至刺梅園漫興
送王雪洲
題邰耕萊滙水村居圖
秋宵讌集酒闌漫興得孃字
秋夜痛飲蕙圃清機軒分城字韻
書孫節母傳後

題周景菴秋林讀書圖
贈張吉友
題畫扇
題試茶圖
定興道中大雨
過滿城贈隱者夏柱石
楊忠愍公祠下作
井陘口
豫讓橋
立秋日過中條山
過馬嵬作

漢武帝通天臺故址
咸陽懷古
和俞駁世過連雲棧之作用其韻
過彝陵有感
題孫大承三峽品泉圖
使楚述懷
過漳河訪金鳳臺遺址
確山道中
登黃鶴樓

卷四

序


宋荔裳先生文集序
胡朏明禹貢椎指序
張子餘觀玩録序
廿一史彈詞補註序
王適菴詩序
王呂倩詩集序
李渭湄哭母詩序
劉氏族譜序
社布王氏重修族譜序
李氏族譜序代
送龔汝量之崖州序

贈盤山拙公序

卷五

序

四川鄉試錄後序

福建鄉試錄序 代

湖廣鄉試錄序 代

江西鄉試序齒錄序 代

四川鄉試墨選序

程墨文起序

錢庭堅太學試牘序

孫起山制義序

孫起山未刻稿序

卷六

序

戶部尚書錢塘徐公壽序 代

胡朏明先生壽序

山東巡撫王公壽序 代

山東巡撫王公壽序 代

陳南麓先生四十壽序 代

錢天來壽序

卷七

序



興化總憲李公葉夫人六十壽序 代

王節母李孺人五十壽序

長嫂張孺人七十壽序

淩氏姊八十壽序

劉母陳太夫人八十壽序 代

孫母錢太夫人六十壽序

郭母朱太夫人七十壽序

卷八

記 書 書後 題詞

東園記

重修繡谷園記

新津縣重建儒學碑記

與沈位山書

書 御書咸中有慶扁額後

書 御書樹滋堂扁額後

書李文襄公行狀後

明人尺牘題詞

題蘇州半塘寺血書華嚴經後

卷九

墓誌銘

光祿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撫加七級李公墓誌銘

光祿大夫原任安徽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加五級高公墓誌銘
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四級涵齋汪公墓誌
銘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馬公墓誌銘代

卷十

墓誌銘　傳
翰林院侍講學士來菴張君墓誌銘
贈奉直大夫刑部督捕清吏司主事祗菴劉君
墓誌銘
布政司叅議高公墓誌銘



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孔公墓誌銘
錢羽皇墓誌銘
李太宜人董氏墓誌銘
中大夫訓夫劉先生傳
部仲子傳
王九成小傳

卷十一

神道碑銘　墓表　祭文
特進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勇略將軍趙公神道碑銘代
封光祿大夫王君墓表

通議大夫湖廣湖北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二級
任君墓表
山西平陽府知府劉君墓表代
封夫人陳氏墓表
祭姜西溟先生文
祭王懌民先生文
祭大司寇鐵菴翁公文

卷十二

策問
辛卯科四川鄉試策問五道
癸巳科湖廣鄉試策問五道



嚴太僕先生集目録終

先君子自少研窮經史制舉業外兼工詩古文詞通籍後長安諸名宿推爲作手相國文貞張公妻東王公大司農吉水李公尤相欽挹鴻篇鉅製每以相委非　先君子手筆罕當意者不肖校閱之餘未敢割棄竊見古人集中間有爲人代筆之作用敢編次入集特於題下別標代字至其他文藁散佚頗多一時無從追録異日搜羅得之容俟續刻云

不肖男鋆謹識

常熟嚴思菴先生小像

先生之學經經緯　史光明卓犖不
屑乎犖悅畢雕斷　先生之十辨
折天口志挾風雷吐棄一切如煙
垛　先生之仕時蹟時起亦稍展
其生平貼未豈九對而還已　先
生之容神清而棄雄體弱而音洪
隋髯飄〻頎步羅〻吾歸乎與冥
不可傳也逝矣而話言形偽猶庶
髮於此中

受業門人陳祖范謹識

#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一

常熟　嚴虞惇　思菴

## 詩

館師阿公奉　命節制兩江頌德抒情一百二十韻

皇帝撫萬國德化流無疆尤軫東南隅特簡屏翰良維古稱陝區三吳接豫章天分斗分野星紀寒垂芒形勝扼都會天塹橫長江大海環其南北挾洪河黃東瀦為震澤彭蠡西流長崇巖標峻極奇秀鍾廬匡黃山中天都往來神靈蹤金焦虎阜間六龍時徜徉自餘名山川包絡坤維張地太物產博舟車浩穰穰閭閻富文史人物矜冠裳民男二女五周禮載職方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粱魚鹽之所饒竹箭之所叢厥田惟下下禹貢物土詳厥賦下上錯差勝黑水梁不知何王代號曰財賦鄉輓漕半天下灌輸達神京九州仰一州萬里飛帆檣江南既繁庶最豔吳金閶夫差之故都其人性輕揚男女不耕織朝夕趨游荒婾食而好衣室無一金藏澤國異膏腴窪田盛菰蔣旱甚潦尤苦巨波成陂塘官府猛於虎胥吏貪如狼賣妻鬻兒女剜肉醫疽瘡展轉離鄉井狼狽流優倡遂令天下人視此如故常歌童與舞女姑蘇販成行哀哉姑蘇民誰獨無肺腸不恤廉恥喪不痛骨肉戕致此誠有由賦重力莫償憶初生厲階元季

吴張王稱雄據南面堅守城不降明祖旣定鼎雪怒加
懲創遂以私家租準爲官額糧君惡民何罪作法於不
涼相沿三百載有若蹈沸湯犬牙列名都沃壤豐稌稏
輸課十一二餘者留倉箱畇畇理疆畎輕重何不平同
戴唐堯天彼活此獨僵剥窮數必復更化待於公唯公
鍾間氣岳降星呈祥七曜蟠心胸四庫儲箱囊清如氷
貯壺白如玉截肪直如朱絲繩平如九達莊和如五味
羮毅如百鍊鋼烈如夏之日温如冬之陽包涵如四瀆
洞達如八窗澄明如水鏡皎潔如秋霜明堂架梁棟清
廟陳球璜騶虞育仁囿鸑鷟鳴高岡薪槱美棫樸藻鑑
羅琳瑯風清百僚上氣協一德傍經綸贊密勿扆從資



勗勵北渡絶瀚海南巡築宣房長楊侍羽獵泰岱陪登
封秘殿日中昃宣室夜未央訏謨莫有二渥眷疇能雙
公惟忠且勤　帝錫圭與璋　帝曰汝往哉汝其殿南
邦兹地帶甌粵上游控荆襄藩維天下重雄鎮屹巨防
民庶大和會軍府需安攘一張復一弛文武惟所當公
式遄其行八鸞聲瑲瑲龍旂建牙纛鋚革金鏤錫仁風
從飈馳德音隨流洋黃童扶白叟延頸顒相望金陵帝
王都六代繁華塲鍾山直崇崇秦淮水湯湯左顧清海
甸右眄澄湖湘爾寒與爾襦爾饑與爾粻勸爾力南畝
率爾遊膠庠豈徒銷烽燧漸睹揖桁楊勤梳櫛利疴總
挈持維綱濁流悉淘汰清望先明欻苞苴絶銅墨獷悍

歸條轠雷風鼓厲迅雨露漸濡汪幅幀萬餘里號令不
下堂就中姑蘇民公尤宜蠹傷大東空杼柚北斗挹酒
漿空然鞙佩璲惟見墳首牂當今　天子聖蠲賑開庾
倉東吳百萬家宵旰勤傍徨翠華曾涖止清問顧道旁
　皇情若有睠臣職無由勗從來君臣合能令民物亨
納約還自牖造膝徐可商恩波自上流諫草勿外彰渙
汗其大號黔首咸蒙慶如扇道邊暍如起溝中尫豐年
遺秉穗凶歲安糟糠力耕務節用土愛惟心臧彬彬讓
王化渢渢絃歌香歡呼大地洽膏澤遐陬滂春風噓萬
彙時雨滋百昌仁術有先後王道無低昂從此江左右
戴公如父孃成周昔分陝名伯巡甘棠下泉歌郇侯陰



雨蘇苞稂先哲邈莫嗣千載公頡頏願公政成歸爰立
佐廟廊大旱作霖雨巨川濟舟航必世富且教普天壽
而康惠綏及蠻貊政治登虞唐小子實固陋三年廁承
明自惟甘駑蹇未敢希騰驤少長吳趨里繫懷恭梓桑
目擊鴻雁哀思監天漢光菀結莫傾吐遭逢辱門墻福
星拱杓斗蔀屋瞻麾幢溉釜知烹魚承筐免刲羊荷公
眷顧久狂論慨以慷於公苟不盡即爲負公誠公能活
我人奕世永不忘

　許不棄奔喪歸閩詩以送之得一千字

八閩有許遇慷慨天下士弱歲聞名聲中年結昆弟求
官滯京華銜恤遄故里臨岐感今昔苦語寫惻悱憶昨

初識面歲酉月在巳君薄遊吳閶邂逅余虎阜傾蓋若
故知相要定終始君心矢白日余志青松比俠骨要離
墳忠魂伍胥水月照生公石風響西施屐選勝日追歡
論文常設醴高揖千載上抵掌當世事有時鬚髯張四
辟雷殷起或時狹邪遊跌宕絲竹裏衆中識紅拂期我
衛公李余亦笑語君君豈虬髯是方期永晨夕不覺歸
棹艤分手半塘橋臨觴淚如氾自此魂夢中時時一許
子天涯不相見末由寄尺鯉極望南天雲重重煙水瀰
丙子秋七月公車偕計吏苦尠舊相識忽逢荆卿市塵
中袪一摻頓然豁吝鄙問君胡為來君言吾將仕家有
老慈親長貧缺甘旨冀邀升斗祿一博高堂憙我言君



大才當持國綱紀捧檄為親屈大孝當如此親老不擇
祿古人義所韙勞苦平生歡相顧雜悲喜其冬月胥坎
余病纏膝理五日不知人宛轉委床第君視尤惻然若
身負瘡痏延醫致藥物贈錢拯寒餒高誼從古難足以
愧澆泚明年余及第蕭艾充杞梓廷對動　天顏臚唱
賜宮綺深慚易負乘辱賀詩采芑貢公喜陽登彈冠笑
口哆自余入承明旅況非意擬月奉一囊粟臣朔饑欲
死玉堂冷沉沉寒風徹骨髓嗟彼何人斯狐白跨騕騔
顧盼意氣豪自嘆吾道否維君亦濩落謁選被扼掎床
頭無黃金不能攫青紫駏驉負蛩蛩相憐吾與爾世途
紛若織　皇都浩如海固窮節益堅數奇氣不庳文章

不朽業古道相磨砥十日一徵詩五日一酌釃虬松畫
古辟歲寒幽獨矢（不棄辟畫古松題曰歲寒書屋）太息貽王臺荒煙蔓
荆杞瀟洒送日月嘯傲恥虱蟣昨者歲云暮忽傳書一
紙君家老慈親大病手足疼君痛不欲生血淚迸泉氿
水漿不入口羸軀立萎膝戴星急首途子錢苦無抵奮
飛乏羽翰酸風助哀悢吾聞民有喪匍匐詩人以況我
忝友朋自當助財賄長安多富室而我獨如洗坐視不
能救面赤內恧恥豈徒為君悲悲君更悲已我年二十
六奪我母天只又十有六年吾父棄我矣父愛母更慈
劬勞養棘枳嘗遭大水饑日旰得升米食我以脫粟而
自食糠粃至今每念之心摧骨如燬昔君來求官實母



之所使得官母心慰不惜閭門倚母死官未得天何降
酷疢我雖忝一第無怙亦無恃瞻彼日與月不如死之
久有弟共五人莫能一存視兩妹死饑寒枯骨委螻蟻
醜顏為人兄無乃愧孝弟君今恨終天天罰非君罪離
憂志則樂韓著歐陽誄歐陽死不歸君歸母不在吾豈
韓公徒書此嘆一揆送君春明道楊柳絲旖旎一絲一
迴腸難報春暉美去去連江闊江清湜其沚嗟哉越王
石空悲陟岵屺因君傷我心隱若芒刺體同為無母人
君去我還止止者心搖搖去者荼如薺友道日彫落世
路多隔痞君去當復來我行終歸耳西郊有舊田環堵
營一畝讀書訓諸弟力耕奉祭祀豈不戀　君恩慚負

我父母蓼莪恥瓶罍白華免塵滓聊以補刻刖豈敢望
續似此去愼眠食遵禮勿致毀他時能念我訪我劍門
趾

許朔方自吳門至以詩百韻見投爲作一千四百
字酬之觸事感懷詞無詮次聊代一昔之譚知
我者謂我心憂勿示他人以增我過

北風飛雪雨載途羈人窮巷愁據梧東東叩門誰氏子
朔方我友來中吳瘦馬羸僮走襆被驚沙刮面塵侵膚
入門握手相勞苦掃滌寒氣酤村酤別來僅易四寒暑
今吾非故看眉鬚世情翻覆幾枯菀撫時感事增長吁
昔君尊公我先子論交總丱同嬉娛文壇狎主執牛耳



酒陣角逐搴螯弧二老風流興不淺吟詩把醆窮朝晡
君家兄弟於我厚惟隣是卜連門閭伯氏長我仲我蒭
君小於我十歲餘讀書學文在我後出語長老爭誇譽
初從太學賦石鼓凌紙怪發鏗鯨魚謂當萬里快掣電
豈意六月遲搏扶渟泓演迤大以肆如水決決鳴春渠
北遊雲中抵燕代東俯日觀凌龜皀江山風物盡呑吐
登高懷古恒踟躕淋漓長篇或短韻波瀾曹植驅應徐
即今落落一千字性靈陶冩胸懷攄句奇語重激頹懦
詞眞意切箴頑迂迴環三復不忍置何啻贈我雙璠璵
君有至樂不可幾兄弟無故父母俱崎嶇夕葵日負米
徙倚秋樹朝攻書商歌淸音出金石白華絳足承蕚柎
我登其堂慕且嘆爾有父母翳我無蓼莪劬勞恥缾罍
門人輟讀增欷歔哀哉菽水不復饗安用拖紫紆青朱
君今來此復何事欲沾一命邀親愉擇祿而仕古有戒
捧檄色喜非身圖經營旅力正方壯枅去牙角寧辭汙
泰山之雲觸膚寸神龍蠖屈升天衢枳棘鸞皇暫棲止
稻粱雁鶩誠錙銖漢朝公卿多邑宰朱邑起自鄉嗇夫
君才自足致廊廟豈止百里分銅符我有一言君三思
如君之才誰不如愼勿苦戀高官職愼勿苦愛多金珠
壺頭伏波謗薏苡淞江張翰思蓴鱸食前方丈止適口
渠渠夏屋纔容軀我生窮達有定分天道倚伏還多虞
苟得甘旨羞壽耇兼且饘粥供妻孥南面王樂不是過



君須及早歌歸歟吾聞萬物若銅炭造化陶冶陰陽鑪
天傾東南地西北盈縮彼此相乘除吾儕不合富仁義
詩書浸潤蒸膏腴世之所棄吾獨寶我貌雖瘦道已肥
何緣更思富且貴貪饞無乃神闚覦景公千駟伯夷餓
盜跖肝肉顏回癯千秋萬世旦暮事呑腥啄腐曾區區
此曹胮肛駕項領壹似牛馬加襟裾騏驎駑駘共一皁
不辨涇渭淄澠殊牧羊卜式孫弘豕南陽大冶掄均輸
櫂推盌脫印纍纍量以斗連載以車譬如明堂度材用
杙楄椳闑楶欂櫨醫師溲勃敗鼓皮兼收並蓄無遺儲
納汙藏疾山藪大但恐方正旋淪胥申椒不芳蘇糞壤
周鼎斡弃尊康瓠猛犬狺狺吠所怪九關沉沉不可呼

豺狼從目虺九首土伯血拇潛幽都射工沙虱善窺伺
一中形影成瘡疽曾參殺人市有虎青蠅能使白黑渝
彼何人斯暴與蘇一者之來云何盱太行萬仞直跬步
洞庭一葦堪乘桴人心反側那可極中山客逢狼跋胡
以之感憤益悲咤惟願緘口鉗其樞孝標著廣絶交論
我今避客如逃逋子雲執戟嘲寂寞東方待詔慚侏儒
不如歸休力南畝此邦信美非吾居我家家在虞山下
劍門奇石叅天孤昭明臺接子游井巫咸祠旁尚父湖
星壇檜移道士咒龍淵石破高僧趺秋山澹蕩翠欲滴
春葩爛熳紅疑鋪吾谷千章雲錦爆桃源百丈天紳紆
此中位置復何有天為幕地為蘧篨仰追堯舜俯周孔



六籍百氏勤爬梳作唐一經備漢史發揚潛德誅姦諛
立言不朽俟後世名山石室其藏諸冬披一裘夏一葛
入山而樵入水漁好友如君二三輩浴沂詠歸風舞雩
方今老成日凋謝碩公三峯志和尚碩揆圓老錢圓沙先生俱云徂
深山大澤龍虎逝鰍鱔跳舞號狸狐危如千鈞引一髮
斯文後起其誰乎小生不量力不足守先聖道明王謨
螢乾蠹死不知老鏃礪廉角張稜觚一從庄張孔馬後
中庸胡廣傳規模大官婞娙詎忼慨下士齷齪徒趦趄
我寧溘死羞此態脫屣而去無攣拘巖花谷鳥吾知己
流水高山我友于雖無負郭二頃耨且可茅屋三間誅
科頭箕踞散人散高冠長佩愚公愚君平賣卜成都市

子陵垂釣桐江隅先賢高躅邈千載繩武直夢南華蘧
遲君官成解簪組偕君伯仲歸桑榆耕君東皋具春酒
奉君高堂御板輿相將瀟灑送日月庶幾洽比通耰耡
韓居符離寄東野歐思潁上招聖俞不學周顒北隴笑
邢問楊惲南山蕪我今為君維白駒與君同醉黃公壚
百金鬻技洴澼絖萬鍾受粟支離疏咄哉卿自用卿法
陶然吾亦愛我廬不須洗眼看輕薄一點浮雲過太虛

送陳濂村之任筠連

玉堂才子神仙吏指日星軺下蜀岷一路鶯花看爛熳
到時弦管更清新君令家樂先行更於吳門搜訪佳麗芙蓉樓畔飛黃蝶
香草洲邊咏白蘋最喜連山蒼翠裡綵毫題處徧青筠



題畫雞

睅目朱光觜削成花冠金距擅長鳴一從越石中宵後
直到如今是惡聲

偶題四絶句

唐推韓柳宋曾歐五緯經天四瀆流一辯南豐熙甫在
何人撼樹學蚍蜉
張左京都未易才應知鼓吹六經來流連光景嘲風月
千載無人解別裁
緯史經經有導師源泉萬斛浩無涯由來韓杜波瀾闊
何事詩人只讀詩
競說西崑倡李溫義山原是杜陵孫無端輕薄誇宮樣

拾得殘膏倚市門

題桃源圖

桃源古仙踪避世長游衍惆悵武陵人不如雞與犬

苦雨

上章執徐日在柳天關不收銀河走奔流直下傾坤維簸搖崑崙蕩海口頊冥秉時執魁柄炎帝倒阿坐拱手祝融回車仆火旗丁妃恧縮避壬牡先驅飛廉號萬竅雄雌颯沓振沙堀黑雲頽山壓空低礮磹頳目電光㪷雷公兩手椎大鼓倏閃上下索某某僉夫宵人心膽隳踢背拳肩被蒙首須臾溯雺激瓦石俄頃澎湃注溝漊狀如洪濤怒訇磕響如利戟爭撞扣來如萬馬齊騰驤散如千軍競躪蹂陽侯奮威河伯驕商羊黑蜧舞先後玄衣玄裳駕漆車緇幢皁蓋轓帑黝鞭驅五龍吸滄溟九鯤鼓翼助哮吼衛公秉驄瓶倒瀉空中噴射亂瓊玖淋淋浪浪旦連暮涔涔溞溞暫還久或時霢霂聲乍微忽爾滂沲勢益趣藩垣攲傾辟無四街巷汨没逵失九平陳阡陌疑西東倒浸竹石迷左右庭游蛙蝦跳龜鼈户網蠨蛸巢鸛鵓燕雀啁啾咽不飛蛇虺屈盤聚成藪當門蔓草勃怒生荒園叢棘恣纏紐芳蘭蕪穢豐茅菅嘉禾狼籍盛稊莠陽氣堙滯弛化力陰脈偾盈張惡殃蘊隆内鬱礎流汗溽暑旁塞菌出朽銅鑪灰潤結若圛角弓膠弛弱可揉汲薪煙濕突罷黔禰鼓皮緩撾倦肘



坳堂蘚紋薦蘋藻曲几蝸涎篆蚪蚪上漏彳亍移莞簟下泛倉皇運甈甎陳編大字乙混丁虛齋踈廉卯似酉夜瞻北斗全晦昧曉望西山只霎霂天公三月醉不醒太陽八旬封其蔀得非遠逐自夸父或并彈落由羿后均輸未果遭烹燀甲兵無乃洗濁垢曷爲天泣無休時曰狂恒雨若徵咎東南河決流滔天淮徐民生星在留舉朝公卿謀築室親搴菿茭荷畚帚浩浩皇都成巨浸乘船入市識非偶重離無光陷習坎吾其魚乎嘆童叟何當赫日縣中天騰翥金烏吠蜀狗

首夏同人雅集次張處冲送春元韻

客堂清敞挂踈簾墻外青筠巳透尖舊雨盍簪情耐久新詩刻燭韻重拈琴聲太古難諧俗張庭宣善琴酒味如人不放甜此會後時知再否巳拚身世老茅簷

雙清軒醉歌

雙清高軒花正開雙清主人傾金罍春風漫誕白日麗千枝萬枝紅如堆天然豔質自嬌愛霞光霧氣空纖埃朱顏微酡旣含睇欲笑不笑嫣然顒東墻垂垂一樹雪色香掩映無嫌猜蜂爭蝶鬧不知晚明月潑水尤奇哉舉觴邀月坐花影疑有仙佩空中回梁間凝塵忽飛發當筵一曲清而哀絲竹間作奏妙舞絶纓滅燭相喧豗老夫亦逐少年隊一任指點嘲于思時艱良會匪易得況復聚散流光催古人愛花即肎死那肯百罰辭深杯

明朝春色尚未盡結伴攜手還重來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一



#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二

常熟　嚴虞惇　思菴

## 詩

### 小重陽日大雨後續城南登高分得千字（俗以十三日為小重陽）

重陽風雨古語傳今秋雲物何澄鮮天公怪底號令錯
喚醒屏翳豐隆眠九日更越日有四以三乘九陽無偏
飛廉先驅號萬竅隨以颯拉歘流泉秋行夏令勢滓涵
列缺吐火施其鞭九衢淙淙注黃潦淫沒一丈車傾蹎
城南高臺竦百尺蒼波對面葭葦連煙光水氣相蕩潏
岌業孰敢登危顛豈知詩人足好事偏於造物工雕鐫



重尋舊約命儔侶羸馬滑澾泥衝轥入門頓覺簷溜斷
升階忽見雲容穿褰衣陟級試翹首鴟鴞晴日長空懸
得非吾儕氣陵暴揮斥八極塵昏湔不然天公逞狡獪
助我豪興呈清妍憑欄遐矚萬頃碧橫雲一抹凝如煙
西山新沐神女髻落霞孤映波蒼然胸襟披豁耳目爽
朝陰夕暉氣萬千翻思此景不易得非此洗滌那娟娟
雄談四起競辨囿諧謔間作飛觥船官蛙一部當鼓吹
大壑泉赴鳴絲絃籬邊黃菊不改色茱萸續把懷香荃
牢籠物象入詩態興到潑墨霏雲煙韓蘇當代大手筆
清懷小綴新詩篇（吉水先生首倡十律）秦黃卻走籍湜汗贅牙佶
屈窮迴邅譬如百谷宗大海吐納不讓支流涓良辰美

景出苦語山川笑我愚而孱蒼茫暝色四圍合寒塘雁下烏雅翻明朝萬口誦詩句龍山嘉會還重編

曹泠民釣魚圖次韻

萬頃波光一葉寒清溪磻石傍松壇吾家曾老羊裘客何日歸來理舊灘

氷雪鬚眉骨玉寒先生昔日老吟壇年來水急風波闊莫遣漁竿下釣灘

送慕見曉之吳門

慕君磊落關西儒短小精悍驅千夫忠義激昂不愛軀嫉邪骶佞羞囁嚅霜寒白簡秋風俱鷹隼一擊狐兎徂主聖臣直道不孤蜩螗沸羹訐且誣惟君諫草裡訏謨



嶢嶢易缺皎易汙玉斂於櫝劍鑄鑪六月暫息鵬摶扶翩然四牡馳東吳吾鄉山水清而腴高賢自昔常寄孥公家舊德甘棠符鴻飛信宿場縶駒胸中八九吞太湖一邱一壑隨所娛屏翰四國賢才需休聲旦夕追前模信美豈久耽尊鱸朔風獵獵馬首塗蘆溝水咽氷挂鬚濁酒慷慨傾一壺丈夫意氣寧區區行行正當梅萼敷支硎山中雪萬株六年魂夢思菰蒲因君南望興長吁

刺梅園登高得東字

佳辰掞良朋名園騁遐矚天高氣肅爽塵坌蕩清旭蒹葭何蒼蒼萬木未彫綠孤松本千丈蟠屈如羈束邈然起長嘆嘆此秋風續載詠東籬詩先賢有高躅

不棄寓齋次韻二首

何意囂湫地居然水竹林雜花隨處好微雨一庭陰坐久渾忘暑杯行不厭深興來時潑墨獨表歲寒心

何須避人境即此是山林雨過竹清暑月來花滿陰病嫌生事拙窮驗道情深老我淹留處千秋有素心

送陳素[illegible]

膠西蓋公里君去政無譁問俗時行國吟詩早放衙村閭垂棗栗海潤接雲霞雨洗郊原古秋空物色賖驛程看曉日離席數歸鴉佇聽三年最還封十萬家

柳枝詞有寄

煙籠雨洗靜無塵窺綠搓黃第一春怪底東君少珍惜



敎他閒管別離人

依依脈脈漾千條流水門前記小橋竟日憑欄看不足如眉如眼又如腰

秋風灞岸曾攀去春雨隋堤舊種來樓畔一枝先記取莫敎飛絮惱章臺

送汪東山請假歸里

一夜秋風動碧潯扁舟忽繫故園心蓴鱸淞水煙波渺橘柚包山落葉深此計羨君眞勇決當時愧我轉侵尋君行我亦將歸矣握手相期楓樹林

九日陪吉水先生城南登高分得夜字

高臺揖西山爽氣若相迓憑欄騁遐矚一雁長空下遠

峰橫雲平落霞映桑柘茱萸表佳節黃花摘盈把戲馬
覇圖空龍山宴堪傷月影窺清尊歡遊不知夜

疊前韻荅夏用修

九月賓鴻來黃菊巳先迓萬物各有時佳哉東籬下秋風禾黍熟柴門翳桑柘甕頭新醅開巨螯手可把田家樂事足何用策高駕千載懷古人養生愧叔夜

再疊前韻荅用修

古人千載上我生不相迓我欲隨今人面赤汗常下斯道多榛蕪獨手開翳柘微言寄述作陳編不厭把君才浩如海萬斛舟可駕涉流必尋源勗哉勤晝夜

三疊前韻荅用修



人壽不滿百白髮早相迓況此秋風高驚心木葉下勞生為世役無端去桑柘中年哀樂多流光不堪把逝將汗漫遊乘雲躡飛駕庶以補黥刖寧使詆時夜

甲申元旦

無端歲事一番新瞥眼風光色色春日暖山桃疑獻笑寒輕岸柳欲舒顰三分花信誰為主萬里萍踪剩此身何計消磨好時節半龕佛火勘前因

甲申人日芝泉草堂讌集限日字韻賦五言古體一首因盡本韻復益古十二韻通一千三百一十字

窮懽良友親老惜流年疾立春纔幾時今日巳人日晴光蕩昏翳淑氣散冽溧輕文裂層氷微息動幽蛭皇州春色早西園花信溢都人巧作偽曲房靚加密緼火根常溫和風甲齊茁桃豔繁英然梅疎暗香苾仙葩瑩寒水蠟蕋釘玉栗天性知未全生理那可卒及此初爛熳相將事嬉佚高齋赴嘉會清尊開笑咥倩盼無紅裙軒車異赤韠盍簪投白紵霏毫吐碧瑟風流足騁宕意氣感崷崒臭味淡以成肴核旅維秩月令氷上魚鄉風盤薦餌會稽釀名酒南國倈嘉橘橘潤甘無邪酒清香有飶急觴行如飛燥吻到旋畢百觚孔難類一石髡庶匹名教殊足陶威儀不知佖諧談縱捭闔正議凜繩律雄辯驅溟涨狂詞走夔𤠔懸河勢奔騰折角力仡佛牛牟



布廣野鼓旗建大帥初交若梯攻中解忽免脫文字成獻酬晤言愜膠漆令徵奇與耦夜卜甲與乙天街靜嚴鼓高城遠吹觱方逐糟邱遊不畏灞陵叱長安百萬戶就中衛霍室隆棟插霄漢飛甍拂虹霱前庭羅鐘鼓中堂集琫珌一宴費萬錢重行具八佾青蛾裝粉面秦箏戛瑤瑟金釭明璫街火樹流星鴆都盧騁百戲博塞輕千鎰亭池繞杜韋狗馬歷盩厔輿臺被罽毳優伶曳削戍狼籍誇騈闐讙呶陋啾唧累葉何功勳傳家寡經術忽焉時勢改頓令繁華失鬱葱北印樹巢嵬南山礩陵谷豈千秋饘鄉止一肸高明有鬼瞰咫尺見天騭悟玆物循環譬如客乘馹吾徒厭藜藿終歲棲蓬蓽詩書腹

便便縱橫口一一倷薄身不肥官閒心自謐興到傾綠
醑朋來弄縹帙蒐討皇王初采擷蟲魚悉韻嚴恒鬬巧
章就無嫌率清風時泬寥檻泉正沸渾淒淒守雞鳴洋
洋樂水泌引領脩門阻側足畏途怵諸公皆清華於理
宜輔弼龍光歌孔燕鼓舞頌有駜胡然垂天雲徒爲汲
井繘寶韞連城櫝光斂大阿鞓潢曲潛虯龍鹽車老驪
驌支離挫鍼飽章甫文身絀前者積若薪後進加諸膝
蒼蒼理莫問悠悠止或尼曰余本浩蕩無端隋塵汾口
舌偶得官負乘果掐嫉讒夫磨爪距孤臣罹羅畢狹路
跋胡狼驚紘退風䲹大官老於事婘婀詎肎出舉朝心
知非閔默孰敢詰幸逢　天聖明得免身斧鑕沉沉玉



堂遠落落泥途汨路鬼相椰榆宵人競蹙踤申椒糅糞
壤闕褘混衷衵灰寒難復然禾稿寧重櫛五石瓠濩落
十圍樗抗旎自愧乏寸長曷敢避三黜所恨堯舜世而
不饒殄聖狺狺九關吠駓駓千仞扶號呼沸蜩螗湯沐
吊蟣蝨蹉跎生盛時倏忽變衰質巳矣終貧窶嗟哉日
据拮囊無銖與兩盎無黍與秫親知盡騰笑妻孥起交
誶不思夔憐蚿翻同蚌困鷸賴有閨中淑居然林下逸
三生訂盟好十載侍巾櫛犢鼻話酸寒牛衣慰鬱崛清
芬襲班蔡徽音紹尹姞永矢同心宜私計偕老必昊天
降荼毒窮秋遘惨慄名花怯霜風嘉卉埋茨蒺長空叫
哀雁清宵泣悲蛩斷魂去何所傷心耄云耋視舌更何
人呼因有誰暱從此倍悽愴常如中飃飃吾聞西方教
兼愛南華筆色相元虛空彭殤總齊一古語諒非誕予
哀未能窒攄悲仗友朋娛老寄作述先賢樹桀薙後學
志彀率衰頹雖低垂文筆尚屼嵂張皇隨補綴聱牙亦
屈佶神鼎懾魑魅洪鐘破蟋蟀上可追墳三下乃綜畧
七但恐希知音徒以藉口實方今寰海靜致理爰周郅
熈熈亮天工藹藹多王吉不才宜見棄長貧豈爲屈幸
得弛負擔況爾脫梏桎富貴浮於雲患難甜如蜜無心
綰纍纍安望穫挃挃逝將返邱園深潛學蠑蛣江南二
三月春風花柳苑幽谷鳥嚶嚶平湖波潏潏士女百花
徑絲竹千人碣寶馬蹙金鞍牙檣牽錦綍由來佳麗地



曾駐鑾旂蹕幾許好風光如何終阻絶蕭風易水冷
荒草金臺没萬里嘆無家一觴聊可啜草堂題詩句城
南從子姪佳節古所用韓句兹遊吾祇遹乾坤磨旋轉日
月九跳軼世運方艱難吾生飽憂恤不如飲美酒何事
求仙术瞥眼柳垂條直指荷抽蕊排日追歡賞尋芳涉
岑蔚即此度年華庶幾補黔刖愁腸出苦語高響發清
樾下里奏巴唱佇聽飛白雪

送李吉四之淮南

洞庭初木落匹馬更何之斜日薊門道秋風漂母祠一
尊聊共把千里各相思借問淮南客誰人寄楚詞

八里莊春遊即事次韻

柳絲如織草如煙十里紅橋綠水邊上巳流觴纔五日春風落䰟又三年斜陽點點催花雨小巷聲聲賣杏天更是夜深惆悵處清歌一曲串珠圓

慈壽宮九蓮聖母祠用春遊原韻

浮圖突兀凌霄漢閟殿清嚴拱禁城聖母金輪雲蓋覆神皇玉鏡日光明虬松翠柏橋山影鶴唳猿吟夜梵聲九品青蓮寶華座千秋不共曲臺傾

甲申中秋澄觀堂讌集以昌黎一年明月今宵多爲韻限七言古體分得月字

青天高虛一輪揭纖雲淨掃天河沒清光灝溔空寰瀛人間競賞今宵月澄觀堂中設高宴玉斝瓊罍錯肴核



堂虛簾捲通綺寮朗朗身疑入西蛸（長楊賦西厭月蛸）滌濯䰟䰟洗肝腎昏翳脫落清泠發百壺澆腸未厭多興酣長鯨吸溟渤分曹射闘角勝負勝氣讙呶負含噦閒以雄辨驅波濤雜出險語破拘縻吾儕跌宕文字飲縱使麤踈免俗滑生平苦愛謝莊句千里相思共清越可憐此景不易逢圓缺陰晴變倉卒人世那能期上壽靈藥誰教駐華髮舉杯矯首問姮娥何事朝朝守枯晞十年枵腹厭荼堇三載傷心失鵷鷺人去瑤臺何處尋我欲乘風訴眞闕對酒當歌倍悽愴況此良宵思結愲獨立蒼茫飲罷時孤影空堦散林樾明朝行見挂纖纖堅守參橫不知歇

田家

插棘編籬槿竹垣數家雞犬自成村門前流水桃花綻屋角青山古木尊半艇垂綸波下上一犁橫笛月黃昏歸來濁酒誰相和莫負牀頭老瓦盆

送倪仲佩之吳門

燕市論交日金臺送別初袖中詩卷富衣上酒痕踈白月廓空𢈢秋風劍有魚從來山水地懷古足躊躇

客中還送客況是客吾鄉坐石披朝爽移橈看晚粧山川餘六代詩酒賸千塲無限登臨思煩君寄錦囊

張劍峯自眞定歸吳門口占送之

君今六月離京華我向秋深亦到家握手預期楓葉下



輸君一路看荷花（眞定繞城荷花二十里）

送劉雨峯之任眞定用江字全韻

常山股肱郡形勝稱大邦瀛海環其東南走滹沱瀧挾燕控全趙勢若瓴建䶰自昔用武地金鼓聲相摐聖朝一寰宇耰耡化矛鏦選良二千石蘇瘵開愚惷使君大雅才早譽馳湖江清詞朱絲彈健筆龍文扛時狎高陽徒投轄傾春缸百篇罄一斗倒流三峽淙年來益豪宕萬轡騰龍駹奇硬盤橫空羣兒失胮肛竹西名士多獨持一軍杠儒術試之吏五馬瞻麾幢老手無不宜盤錯誅藂尨三輔奸猾藪探丸恣搪撞急絲憂徒棼潰隄恐成洚近者天灾行汙萊沒禾豇目擊道邊死䏜（平）毛悚心

爲㒚惟賴賢使君立沛恩洪庬賜以粟與襦載以車與
艘養苗去稂莠東剪枿與椿火烈濟水柔小惠非梁矼
坐令百萬家夜吠無驚哤信知文且武非賢詎能雙首
夏清和天高柳翳北窗春明唱驪曲清尊照紅釭候騎
從西來鳴笳振逢逢前史美劉公一紙十部降君今行
繼之盛業陵崆峣

送許不棄之任陳留

憶初與子遊虎邱月如彎相從來京師金臺弔枯管銜
恤君南馳遭讒我投閒我留不得去思君隔河關前年
君復來執手塵埃間歲月曾幾何驚心鬢毛斑丈夫重
意氣恥爲兒女顏飢寒非所憂所悲在孤鰥君喪孟光余亦有安



仁之痛何物非天慈獨君與我慳十年共寥落相顧如鷄
鶵我今井底泥萬事甘愚頑君方整六翮一舉雲中鷄
才與不才殊本量不可扳銅符宰百里墨綬垂青綸勿
謂官職卑藉爾蘇痌瘝陳留古劇縣末俗生偷奸近者
天災行流移食維艱恩濡遍禾黍威濟除獶獮居然配
卓魯歌頌流人寰慰我顦顇容間彼夸毗嚬車驅大梁
道翹首夷門山爲我問侯公今誰隱市闠信陵邈不嗣
懷賢淚長潸送君一尊酒蕭蕭鳴馬班去者增光輝留
者空愁孱此邦匪我土我行亦當還君能念故人尺鯉
勤時頒

淮陰舟中二首

十年顦顇滯京華又逐歸雲去路賒隴雁避寒辭朔月
野梅衝雪放南花河奔濁浪蛟龍怒戍送殘陽鼓角斜
且喜鄉音漸親近棹歌煙裏聽嘔啞

淮水東流去不回淮陰城下浪相催王孫自昔曾遊此
漂母於今幾見來黃紙紅旗空意氣清泉白石莫嫌猜
一竿歸卧滄波月不爲龍鬖下釣臺

往余與先師碩公有十年行脚之訂浮沉宦海未
遂初盟而先師隻履西歸又已八年矣舟渡淮
河夢瞻禮先師法座座上大書棲雲二字知我
塵緣已斷先師來導我也覺而賦詩以申余志

十年行脚嘆蹉跎辜負丹山共碧蘿白社自嫌心未淨



南宗何用鏡重磨水中明月觀空色火裡青蓮離濁波
鴻爪雪泥塵影事而今真許作頭陀

及第心空證道場書生習氣未全忘諸天合現曇花鬘
塵世寧知白玉堂法喜維摩真眷屬法喜指武陵君海山兜率
是家鄉棲雲示我迷津路彼岸從教一葦杭

奉和東山年兄春日迎　鑾風雨舟中之作

聞說　鑾旂次水湄朝　天彩鷁侍臣宜莫嫌細雨斜
風候正是清塵灑道時燕拾新泥營舊壘鶯啼曉夢占
高枝深慚寂寞滄江客也效蹡蹌未敢遲

疊前韻奉酬東山

孤舟風雨正淒其一寸迴腸百不宜對酒當歌多病後

懷人惜別暮春時鶴歸遼海空餘表桐長龍門豈有枝
今日布颿無恙否似予情味轉棲遲

奉和東山對月有懷之作三疊前韻

十年一夢鬢垂絲禪榻茶煙事最宜正是空江明月夜
相逢尊酒落花時傷心暮雨還朝雨暫眼桃枝更柳枝
身似荷珠原不着從今學道未嫌遲

句曲道中即事二首

淺夏風光好輕衫馬上涼長堤垂柳暗夾岸野花香牛
塢村童笛蠶筐姹女桑人家數茅屋流水帶斜陽
斜陽明復滅密雨灑從風雲合天疑近煙和樹暗籠荷
珠圓迸顆麥浪白翻空濕鳥投林急前村有暮鐘



雨霽

今朝雨新霽密樹宿煙開山遠疑橫黛溪平暗長苔鶯
遷携友出蝶喜撲花迴遥望霞明處茅君若往來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二

#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三

常熟 嚴虞惇 思菴

## 詩

鍾山懷古

岡巒合沓水迴湍王氣鍾山自鬱蟠六代風流歌玉樹
千年陵谷泣銅盤中原耆舊餘開府江左英雄只謝安
荒樹寢園風雨暗白頭宮監淚闌干

雜感四首

眼看時事漫縱橫檢點餘年剩此生貧賤受恩深未報
艱難作客久無成一囊飽去慚方朔四壁歸來羨長卿
兀兀只憑天付與何勞卜肆訪君平



平生志業寄邱墳誤我終當一炬焚壯不如人今已老
身將終隱又焉文長鑱麥隴犁春雨短艇漁波釣夕曛
野老漸忘名與姓休令人說故將軍
鳶肩燕頷與時諧得意光榮失意乖落拓不容天豢養
伶俜寧受世擠排揚雄寂寞元非白方朔聱牙只類俳
眼底紛紛共誰語唐衢阮籍是吾儕
邱山大小等秋毫鍾鼎山林任所遭流水游龍看世態
清風明月屬吾曹從來不信營三窟莫道於今有二毛
偃鼠所須惟滿腹一簞瓢更一綈袍

讀曹荔懷玩月唱和詩即次其韻奉贈兼柬忍齋
東山二同年

論文如論兵一勇當怯十大勇莫可當叱咤千人失使
君西北豪文武應時出餘興寄章句英果精詣極如入
百萬軍敵首五步得二子相應和決若水就濕或時奪
蝥弧摩壘張兩翼摧陷志廓清豈肯事一室當今號文
士纖瑣類沙蝨惜哉秦無人大雅久淪匿我有太阿寶
精光未曾拭懷此欲贈人恐遭按劍惻聊從辟上觀瞠
目眩五色徒令千載下廣武空嘆憶

七夕松石堂次玩月元韻呈忍齋東山二同年

人生如隙駒寒暑纔數十不樂復何為坐感良時失露
氣西南流新蟾破雲出神妃聳靈駕今夕樂何極彌年
曠一水佳期惜難得急雨洗高柯石蘚徑餘濕方池送



涼吹商飈振雲翼螢疎度前除清景散虛室宵然絕塵
境擾擾貟蟻蝨但恐河無梁流光易沉匿支機石在否
誰與相拂拭天上暫歡娛人間長悱惻清尊對遙夜萬
里空一色哀樂自古然毋為苦相憶

乙酉長至日北上同人餞於懷古堂寫懷留別長

句十首

生憎骨相本邅迍踏盡長安九陌塵老去歌魚彈劍鋏
重來祭竈請比隣蓬萊舊事春前夢苜蓿頭銜屋下薪
奉命補國子監丞弔我正宜何賀我當筵愧我一陳人
纔脫緇衣返舊耕迎寒又作薊門行長河氷咽衝波定
白草雲迷古戍平曉樹鳥閒昏樹急出山泉濁在山清
故園梅信今年早辜負南窗月影橫
華堂綺席正陽生鵲語梅簷報曉晴共喜盍簪來舊雨
何妨促坐待傾城是日有所待不至看花老病渾如夢把酒離
愁覺易酲珍重驪駒悵分手今宵端擬到參橫
中年哀樂苦相循對酒當歌倍愴神玉折蘭摧盲子夏
水流花謝病安仁荒荒歲月吾將老落落乾坤寄此身
他日青山好埋骨應題墓道作窮民
瘦骨支離驢雪加此行一似戀京華貧而且窶歸何黨
計出無聊官作家　天子聖神眞有道羣公賢達富如
麻牛溲馬勃將安用也並參苓入菡牙
莫嫌匏繫一官輕似海　君恩剩此生狼走中山遭狹



路蛇懸東辟結疑城鶢鶋腐鼠空相嚇鐘鼓爰居謾自
驚熟讀南華齊物論人間榮辱總休評
年來世味飽曾更玉忌嶢嶢水忌清齊虜得官原口舌
塞翁失馬自虧盈馮唐已老休言事李廣難封悔用兵
太史公稱牛馬走菱梢磨芡可圓成
落拓詩場共酒場舊遊如夢費思量春花繡鞅過金市
秋月蘭橈泛錦塘西子湖頭調鳳管要離塚畔試魚腸
而今那有閒情緒禪榻茶煙老睡鄉
十月桃花六月梅咎徵先告泰山頹乾坤劈破法王力
龍象行吟大地雷廿載鉗鎚知我鈍一生心血等人來
蹉跎行脚吾衰矣慚愧爐中撥芋灰此首追懷先師頤公師以丁丑中元

日西歸先是三峯有十月桃花六月梅花之異師臨行偈云從今要識三峯面劈破乾坤在兩邊又師有小冊記學人姓名及生年月日題曰等個人來

酒闌歌罷憶當年執手臨岐思黯然料檢囊箱勸加飯
丁寧風露手裝緜高樓極睇魂疑斷角枕寒更夢自牽
今日何人送馬首兩行清淚灑荒煙此首專悼武陵君

吳門遊好餞余於郭氏園賦長句二十韻酬謝

朔風捲地正蕭颼勝友開尊寫鬱陶緩唱驪歌維白馬
先傾瓊液奏靈璈名園曲徑饒奇石淥水垂楊繫小舠
地是金閶足佳麗人推玉樹果英髦彈琴卓女簾前見
投轄陳賓屋後逃選伎徵伶來彼美披風抹月屬吾曹
淋漓衫袖痕猶潤絕棄冠纓興倍豪老去風花如逆旅



狂來天地亦離騷諸公聲價連城璧賤子遭逢下里蒿
潦倒名場雞肋倦驅馳塵陌馬蹄勞三年宦拙涼於水
一篋書饞利似刀誓以微軀同鹿豕寧知垂老啜醨糟
碩人俁俁前持籥君子陽陽左執翿直道不營三兔窟
明廷於我九牛毛行行且止眞無計蹙蹙靡之任所遭
未果巢枝兼飲腹何堪首下更尻高終將脫屣潛幽渚
便欲乘桴釣巨鼇國子先生新白髮東吳處士舊青袍
即看詰旦遄脂牽且盡今宵醉凍醪

贈張彥廸評事

業是魯諸生官居天下平釋之非口辨張敞豈材輕韋
杜城南近驊騮異北鳴會須槎直上星映絳河明

題孫汝舟負米圖

本自戀慈幃其如菽水希艱難長作客跋涉悵言歸爾
有母能養我無親可依虛叨大官粟何處報春暉

送成乾夫之任南安三十四韻

南安古侯官山水清而駛土風昔稱嘉四時氣和旨崇
岡梅萬株幽蘭被長沚喬松號高士石狀蓮花似果宜
産荔枝較於嶺南美茉莉無地無編籬代棘枳九溪泉
滑洌茶荈可厲茲鄉俗尚機利賤女貴男子繡被擁鄂
君粉黛學跕躧父兄反爲榮閥閱亦不恥成君澹蕩人
泉石膏肓裏綰綬宰此邦卧治烹鮮比裁花鳴琴絲酌
酒弄書史三年奏課最照辟見蝎喜此行非所難一語



進樸鄙此邦多姦偷忮暴雜亂散揉持吏短長告訐憙
投匭正須猛濟寬排擊中髖髀拔薙除巨豪柱後惠文
理地東際大海帆帕百貨侈假以市易名或闌入奸宄
正須杜其萌閱實所過抵吾嘗論世事東南隱憂此君
昔令贊皇單騎入賊壘慷慨布大信百萬悉帖耳君居
淮陰時曾寘大猾死力却暮夜金公誼不因巳二事足
千古恒願終如始勿狥耳目移勿任嚬笑使陽剛振旦
氣陰忒自消止行當執化權豈但才百里惟古言贈人
諷直戒渝訛君其采蒭蕘勿以規爲珥政成有餘閒然
後唯君指

題惲正叔墨梅

梅花詩句逋翁好後此青邱亦絕倫疎影暗香歸淨域
美人高士現全身三年鄧尉餘清賞十里揚州憶早春
今日畫圖看墨妙泠然心地迥無塵

題趙東籬種菊圖

陶令昔年曾愛菊千秋重說趙東籬清風亮節今誰是
酒興詩懷合自知栗里豈虛蓮社約南山空負白雲期
與君同是飡英侶還許秋來醉一巵

題篔齋和尚情禪圖

篔齋示我情禪圖圖中一人結伽趺環侍三十六妖姝
青蛾皓齒紅玉膚彈琵琶箏吹笙竽分曹博簺投哨壺
酒旗茶槍雜詩書折花弄水相嬉娛曼精娭光意有餘



粉痕香膩侵衣裾欲絲鈎牽疑有無道人於中坐晏如
吾聞三千大千兆屬情世界胎卵濕化旋輻轤乾坤壹
似大粉本憑誰點染鋪丹朱花香鳥語各姿態造物豈
是空頑愚木木相摩發雷電水中有火焚槐枯古來忠
孝亦情使盤互結轕掮其軀三世諸佛具血性世出世
法無差殊世人強執人我相專以男女爲情區閉門魯
男學柳下窺墻宋玉嗤登徒獨醒共醉兩隔碍亡羊臧
穀誰能逾譬如青天高且孤雲霞萬象任卷舒又如芙
渠盛水珠水隨方圓葉不濡所以兜率天靜時應觸精
微居所以變化天橫陳嚼蠟昇清虛如風吹光刀斷水
如鴻印雪雪點鑪身心煖觸總不着色空空色空都除

盲師談禪守枯槁死水潴蓄成洿渠魔民蹐落愛見阱
欲河騰波業火驅我今無縛亦無解現身遊戲神通俱
維摩法喜本眷屬道場天女天花數凡諸有情等攝受
登伽證果元須臾不須摩頂更說法披圖超出莊嚴途

陶然亭至刺梅園漫興

八月天氣涼草木黃未隕城南騁遊眺物色最淒緊天
高雲橫凝山翠若髻鬟蒹葭水空闊孤思豁平眇歸鴻
散輕霞斜日桑柘隱世事問樵牧吾生等麏麕陶然寄
杯酒藉此高興盡清風起長嘯餘響答虛牝老松卧荒
園蟠屈勢輪囷材大難爲用古語豈非允余本濩落人
何時脫羈靮



送王雪洲

春明門外柳絲長欲寫離情繫客檣試向昭王臺上望
白雲秋水是吾鄉
一片雲帆指舊吳水深岸闊長菰蒲洪濤萬里君家畫
更乞重臨鄭俠圖時吾鄉大水

題邵耕萊滙水村居圖

何天水一方迴合清且瀏孤興眇人外結廬寡儔偶四
望皆平疇曲堤映疎柳牛欄雜雞塒漁唱出浦口竹木
相紛披清風入虛牖空庭有老樹水漬根半朽槎枒似
盤石坐釣玩鯈鮒忘筌或在斯萬象豁諸有人生此至
樂富貴等芻狗我本澹蕩人羈鞅蹐塵垢觀圖想濠濮

三歎謝莊叟

秋宵讌集酒闌漫興得孃字

客裏經秋秪自傷況逢明月倍凄凉悲歌燕市尋屠狗寥落江潭解佩纕天上已歸秦弄玉人間重見杜韋孃酒闌曲罷渾無寐疑是維摩證道場

秋夜痛飲蕙圃清機軒分城字韻

秋半氣肅爽良宵更鮮澄挈伴遊糟邱藉以衝愁城時當殘暑淨颯颯凉風生空庭有老槐踈影羅縱橫天宇曠無際皓魄西南呈圓光未及滿萬象含餘清照我手中杯恍若金波傾晶英濯肝腎豪興吞長鯨不假絲竹喧不倩紅裙迎只此文字飲跌宕羣兒驚人生貴適志世事浮雲輕安得封萬户且願求步兵佳辰匪易值知己良難幷不醉復何爲豈畏侵嚴更君酒正盈盎君詩已先鳴還期三五夜踏月來重賡

書孫節母傳後

婦人以節重窮孤遇尤阽矢死完遺孤大節耿不淹朝典立旌門本曰彰幽潛奈何世風下斯義嗟長熸豪族挾聲勢巨賈揮璣纅紀德悉共姜述行皆周南公然列奏牘棹楔烏頭瞻旁觀代濡汗毋乃羞幃𡪞煢煢陋巷女早歲單鵜鶼四顧誰因依血淚流如泔不惜白練隨痛此呱呱喑㩳拘幷手口百躓無一饜辛劬四十載内行周微纖鄉黨景高躅臚狀陳尊嚴伏請表宅里庶用箴奸婪清議辱厚貨吏墨欺神監娟婀竟遏抑不得天恩霑三代久蕪没史傳多浮譫非但誣巾幗流毒延纓簪鄉賢祀瞽宗古維不朽三今者負販叟俎豆巫言參巫咸子游皆吳産也疇不欲榮親亦顧德所堪作俑何人者官邪肆貪饞吾欲叩九閽研覈加誅芟清濁判涇渭真僞分瓊瑊天道往必復明祇感至誠流芳集餘慶彤管徵瑤函元老志典重安溪相國立傳舊史文讖鑱歡華詎滿眼公論高巉巖貞風激萬禩永使頑愚砭

題周景菴秋林讀書圖

秋山杳而清落葉滿空谷盤石足徙倚一編寄幽獨白雲行無心鳴泉自相續折芳誰爲賞藴眞愜所欲我願從之遊相期結茅屋

贈張吉友

龍門自昔標游俠此道於今已藐然如我遍交天下士惟君不愧古人賢平原座有三千客郭解家無一頃田六十功名猶未老營平會見畫圖傳

題畫扇

建午之月五日日午西谷戲墨楊梅六顆枇杷楊染萱草薜補是稱三絶堪入畫譜江鄉風物時節花果狀寫丹青香侵肺腑置之懷袖如列盤俎何必尊鱸結念吾土

題試茶圖

穀雨新晴採露芽清泉活火試甌華十年櫻笋江南夢最愛茗溪隱士家

定興道中大雨

朝發古涿郡夕指宿定興大雨忽傾注雷電交奔騰衢衖水深闊十丈不可馮車摧馬胃折童僕懷凌兢我亦憚險艱簡書愧已膺速驅戒前路奚啻蜀坂登祇喜滌炎敲豁然耳目澄芃芃潤黍苗汨汨盈田塍　聖心方憫旱庶用活黎蒸

過滿城贈隱者夏桂石

本是囂塵地幽人卜築偏琴書花氣潤竹石水聲連陶酒留佳客潘輿樂大年兩尊人皆年八十餘矣桃源忘魏晉緜谷自山川心鏡喧逾寂神雞養更全竹林中散鍛蓮社遠公禪暑幌延風冷秋庭占月先頓與濠濮趣未愜繪尊緣偶憩思淹此臨岐意惘然何時謝簪紱高卧白雲邊

楊忠愍公祠下作

世廟稱英主何當戮諫臣天威雖錯逮士論不終淪褒䘏先朝厚烝嘗奕代新可憐立仗馬莫肯步清塵

井陘口

峭壁虬盤一徑開時清雉堞長蒿萊書生立馬空懷古此地淮陰破趙來

豫讓橋

古人感一飯況乃國士知主死為報仇烈士不顧私三刺不得中殺身固其宜所恨志未伸慷慨請君衣擊衣躍呼天衣中血淋漓精誠貫白日趙魄陰為褫報仇事已了大義千秋垂至今橋下水颯颯英風吹

立秋日過中條山

梧桐一葉金風催曉望山色中條開崚嶒欲分太華勢突兀直瞰黃河迴蒼蒼雲煙晉嶺斷颯颯風雨崤陵來昔聞王官有深谷會須採藥求仙材

過馬嵬作

昔在天寶末祿山寇京闕倉皇走蜀道六軍懷憤鬱大駕至馬嵬撞搪不肯發國忠已誅死洶洶勢未歇維時陳將軍倡議清禁闥請亟斬貴妃衆怒庶可遏天子無奈何俛首但嗚咽馬前空宛轉白練俄頃絶人曰將軍賢能去君側孽少陵號詩史北征許義烈和者同一辭余獨排此說唐自高文來乾綱自提挈明皇晚政衰太阿猶未掣叛逆古有之天誅旋撲滅胡為生殺柄臣下敢干竊元惡乃國忠固宜正磔裂太眞女子耳安足比苞枿貴寵由色升罪匪甚褒妲當其擾攘際宜援大義折慷慨君臣恩順逆細剖別更乞罪已詔哀痛極洗刮誰無忠孝心而忍恬桀倔投鼠尚忌器蹴芻禮有罰床笫奪寵人執縛加斧鉞老瞞殺伏后千古歎一律狼籍脂粉香模糊佛燈血傷心老南内清淚灑秋月四紀御乾坤不庇一婦哲吾法春秋書亂賊必首揭自此遂成

刐藩鎮恣咆勃曰生則曰生曰殺則曰殺朝廷敢搖手宰相徒咋舌迫脅倚兵威弑立禍胎結肅代迄僖昭皆踵元禮轍誰實生厲階此恨竟莫雪作詩儆無將勿用詭詰屈

漢武帝通天臺故址

漢武通天有舊臺秦川遥對未央開芝房瑞産神光合仙掌高承玉露來衛霍功名蘇武節董孫經術馬卿才當年盛事傳千古落日西風漫草萊

咸陽懷古

六王畢後霸圖空三百離宫一炬中八水凄清秋色早九嵕巀嶭夕陽紅車迴博浪沙中客舟引蓬萊海上風



自料驪山萬年計豈知遺恨在樵童

和俞馭世過連雲棧之作用其韻

岧嶤棧閣俯關城攬轡登臨物候清一徑危從天際落羣山環向馬頭迎白雲碧樹三秋影紅鶴青猿萬里情借得坡公詩句好兹遊奇絶冠平生

過驪陵有感

歷歷遊踪憶往年重來城郭故依然時清櫓堞生秋草日暮牛羊遍野田橘刺藤梢風落木水花雲葉月流天歸舟江畔人何處夢斷華堂舊管絃

題孫大承三峽品泉圖

家近中泠顧渚間却來三峽品流泉想他孤棹千峯裏活火霜華手自煎

去年十月下瞿唐茶具空携伴筆床却惜吴船快如駛負他簾影水泉香

使楚述懷

楚王不識玉卞和屢遭刑葉公好畫龍眞龍乃潛形維昔楚有材江漢實炳靈邇者風不競蘭芷埋榛荆曰余樸鄙儒謬膺藻鑑名銜　命赴大邦深懼負且乘誓將矢精白以報任使誠涇渭不並流正雅無姦聲睠彼中林士呦呦鹿呼苹結契在獨知兩美期合并旁羅盡杞梓山澤無遺英南金與大貝作貢充　王庭

過漳河訪金鳳臺遺址



鄴中全盛日金鳳起高臺雄業藐千古詞人集上才東流漳水急西陵歌吹哀披榛訪遺蹟日暮悲風來

確山道中

荒雞到枕曉光催十里紅亭倦眼開翠袖恍從脩竹見黛眉疑共遠山回煙籠薄日將舒柳雪殢輕寒未放梅擬託微波捐玉佩早傳春信入陽臺自出都至此始見山淇園無竹亦至此始見

登黄鶴樓

三年兩度此登樓千里江山一望收自昔孫劉多意氣至今羊杜尚風流朝雲暮雨陽臺夢桂棹蘭槳赤壁遊懷古憑欄更搔首天涯芳草思悠悠

#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三



#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四

## 序

常熟　嚴虞惇　思菴

### 宋荔裳先生文集序

余年弱冠見萊陽宋荔裳先生於吳門先生與先君子交相善也嘗與先君子論古今人物及文章氣運之升降酒酣以往辯難往復各不相下鬚髯蝟張大聲殷墻壁余時居末座洒然變色者久之爲文章凌紙怪發龍蛇變現如雲興泉湧頃刻數千言不少休見者爲之震掉悼慄其材蓋天授也先生嘗命余以文正於先生先生曰此子筆力雄健異日當讓一頭地先君子顧余



而喜曰小子勉之先生命之矣先君子於文章少所推讓獨心折先生暨新城王先生新城自都門貽書徵序鄭重期許而先生自吳之越之金陵詩歌唱和溢於卷軸流於江湖洎先生奉　詔入都觀察蜀道遂音問相隔不復相見而先生亦遂棄人間世矣先生少負異才風格豪上顧屈首郎署不獲登承明著作之庭洊歷外臺分藩建節駸駸通顯矣復中蜚語幾蹈不測故其詩沉鬱頓挫有勞人志士之思覽古寫懷登高狀物江山貧其悽惋風雨壯其羈愁屈子奏重華之詞賈生續沅湘之賦然而風流節槪豪宕感激懷鄉戀闕怨誹而不怒蓋國風小雅之遺音歟假以先生之才使之鋪張鴻

麻揚厲偉績庶幾與古之作者相後先惜乎浮沉外僚跋前躓後卒至崎嶇嶺嶠羇孤萬里何其痛也先生與新城諸公舊有燕臺七子之目今新城在日月之際叅豫密勿旦夕輔政而先生則竟已矣然而先生之文窮而益工久而益彰其精氣光怪不可遏抑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決不沉溺銷蝕無疑也先生歿二十餘年子思勃裒輯遺集録而刻之以余嘗奉敎於先生屬爲之序余學殖荒落回思提命緒言深負名賢知遇顧以通門世好側聞末論撫今道故不敢以不文辭更念先君子昔年文酒過從雄談高論頡頏馳騁今先生詩文大顯於世而先君子遺集數百卷未授剞劂小子無似



無以發揚前人之光執筆而序先生之集尤重有愧於思勃也已

## 胡朏明禹貢椎指序

昔鄭漁仲有言禹貢之書深於道者也書深於道非後世言地理者所能及余嘗韙其說以爲自禹治水至今四千餘年地理之書無慮數百家莫有能越禹貢之範圍者亦莫有能疏通證明晰其源流而抉其異同者嗟人習於所見學者溺於所聞洵乎其難哉德清朏明胡君著禹貢椎指一書余受而卒業慨然嘆曰偉矣哉此禹貢之功臣也自古著書之難有二一曰博而不擇山經海志茫昧而無稽方志與圖錯迕而失紀太史公周行天下其作河渠書曰厮爲二渠復禹舊迹說者猶以爲與龍門大陸故道不相合何況縷覼掇拾誇多炫奇彼此漫無折衷前後互相衡決此其失者一也一曰固而鮮通山川則消長不常土宇則廢置無定或一山而更數名或一水而經數處九河之跡至漢已堙三江之稱訖明未定泥古則廢今信今則疑古此其失者二也莫要於班固之地理志而史家但以爲記載之書不知其條綱正目州次部居約而不失之疎也莫詳於酈道元之水經注而文士但以爲薈蕞之書不知其沿波討瀾支分派別瑣而不失之雜也今朏明之書簡而核精而賅網羅放失而實事求是摘抉微渺而融貫古今兼



班志酈注之長而去其二難洵可以不出户庭而指畫九州目營四海矣昔之釋禹貢者孔安國之傳蔡仲默之註皆立於學官蔡氏因陋就簡無所發明僅以資科舉之業而已孔傳頗多牴牾先儒皆以爲魏晉間人僞託非西漢筆也自南渡以後儒者高談性命而忽於實學易之不主象占也禮之不考器數也詩之不詳鳥獸草木也禹貢一書保殘守闕承訛襲繆幾千百年得是書而闡明之其有功於經學豈淺鮮哉君爲人氣專而容寂平居以著述爲業不接人事蓋有道者也其成是書也研精覃思凡二十年不惟區明地理之學兼亦窺見古聖人財成輔相之精意漁仲所謂深於道者庶幾

近之今　天子道河周嶽灑沉澹灾此書陳廣厦細旃之上豈徒賛水土之績而已行見立之學官傳之誦習正孔傳之僞而訂蔡氏之訛尤後學之所深幸也已

## 張子餘觀玩録序

自漢而後言易者無慮數百家大要蔽之以二端曰理曰數其偏於理者謂易爲性命之書於是探之於虛無索之於幽賾而其弊也流爲輔嗣之清談其偏於數者謂易爲卜筮之書於是驗之以飛伏測之以時日而其弊也流爲京房之雜學夫是二者皆過也物生而有象象而後有數因象以推數而理行乎其中理與數豈有二哉程朱大儒出而易之道燦然如日之中天程子之



傳理精而義微而朱子之本義參理數而折其中則猶伊川之志也　國家用程朱取士而士之樂於簡便者倡爲異說謂程主理而朱主數二家不同遂棄傳而專用本義而其所爲本義者大率因循近代講說之繆如二之必爲臣五之必爲君陰卦之必爲小人陽卦之必爲君子依希附會相習爲制舉熟爛之文甚而睽剥否夬諸卦則以其不利於塲屋而刪之而不復知誦習其苟且滅裂至於如此無惑乎經學之不明士習之不正皆由此起也涇陽張子子餘惄然憂之撰觀玩録一書發揮程朱之精意而因推明羲文周孔四聖人之微旨凡諸家之說自漢而後有可采者悉掇拾之旁通於春秋國語之繇詞參驗於歷代史書之事蹟期以明天道備人事而又河圖洛書之源流先天後天之圖說互體卦變之異同無弗綜也無弗貫也噫其可謂用心勞而致力也博矣夫易非一世之書將與天地無終窮也以無終窮而拘於一世之一人一人之一說指培塿而度高乎泰山覩涔蹄而測深乎滄海多見其不知量也已張子之爲書原本程朱而交通曲鬯不名一家譬之求珠於川採玉於山既已搜奇掇華而山海之百物凡可用者莫不兼收而並蓄之將以博其精粗而窮其旨趣涉其原委而溯其精深名理畢該而象數悉舉其斯爲易道之大全而程朱之功臣也與　天子右文重道表



章六經張子此書豈徒經生誦習而已行見鋪陳於廣厦細旃之上紹絶學而開太平必於此乎取之而余更有感焉六經之書保殘守闕後生學者不見古人之大全詩之廢毛鄭也禮之廢康成也春秋之廢左氏公穀也舉　國家所著之令甲藏之學官者悉束之高閣而徒守近代一二講說以爲制舉之文雖有通經學古之士無由而見之而張子獨能補苴張皇旁搜遠紹尋微言而析大義於滅裂苟且之餘其尤知所尚也夫其尤知所慎也夫

## 廿一史彈詞補註序

孫子畏侯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長於史横監鉤貫爬梳

摘抉成書若干卷以其緒餘補註廿一史彈詞彈詞者楊升菴先生酒酣以往淋漓放筆之作也代標數事事標數言庚詞瑣語馳騁間錯通人讀之有茫然不知其所從出者孫子曰此先生遊戲之文而實讀史者檃括之書也於是薈萃諸史旁採小說原原本本實事求是畧者詳之微者顯之訛者正之闕者補之一展卷而古今興亡之大畧歷代正閏之統系無弗晰也無弗貫也韙矣哉可以陋毘陵之左編而掩妻東之史約矣相傳升菴先生官翰林時每趨朝尚早坐棊盤街携胡琴曼聲高歌一彈再鼓旁若無人可想見承平公子風流跌宕之槩豈知二百年後一老書生穿穴故紙疏通而證



明之蓋先生以文爲戲而孫子以文立制其趣不同其功於史學一也吾虞錢馮之學至今而不絕如縷孫子錢之自出而嘗親炙於定翁高材博學詩文皆清麗可誦世有問虞山之學者必以孫子爲歸而此特其一斑耳

## 王適菴詩序

余耳熟適菴名久矣今年秋相遇於都門傾蓋如故知其人雄駿君子也再試爲吏得閩之崇安作詩四章貽別諸同好金鏘玉戛卓然盛唐之遺音於是又知適菴之能詩也既而啓其槖得詩數百篇詭然龍騰蔚然豹變其沉鬱頓挫豪宕感激之氣得之秦風爲多而格律深穩波瀾老成則駸駸入杜陵之室矣韙矣哉適菴之深於詩也近世之爲詩者或窘於才或儉於學彌望黃茅白葦蚯蚓穴而蒼蠅鳴則其人可知矣適菴少負奇氣挾筴干西諸侯落然無所遇盤牙鬱塞往往發而爲詩覽古寫懷登高狀物有古勞人志士忠臣孝子之思其情深其調古適菴之人吾於適菴之詩益遇之今者游刃盤錯揮絃而卧治將見揚於　天衢昌其詩以鼓吹大雅吾知異日稱詩人之達者莫適菴若也余故樂爲之序而以壯其行

## 王呂倩詩集序

辛卯秋余奉使西蜀道經寧羌識其州守王君君漢川



名士也余耳熟焉一見如故知出其詩文若干篇示余余讀之躍然而興繼而悄然以悲乃輟卷嘆曰天其使君昌於詩而已乎抑將有以用君也夫古之爲詩者必具獨至之性旁出之情阨塞磊落不可一世之氣而後其詩乃得與古作者並而可以歷世而行遠寧羌在萬山之中蠻獠之與鄰虎豹之與遊君居其間往往登危崖臨峭壁極目騁懷覽古寫物凡奇譎詭麗可喜可愕之狀一寓之於詩豪宕感激沉鬱頓挫其選詞造句雄健而拔於俗亦若有五丁開險之勢洵矣哉君之昌於詩也君兩宰劇縣皆有政績可傳道大臣屢薦之於朝駸駸嚮用矣而遠牧荒徼七年不調天豈無意於用

君乎而何僅昌於其詩也然君意氣豪上與會感發其詩多勞人志士之作而無志微噍殺之音吾知其進北山而歌四牡正未可量也然則君之久於此天殆欲昌其詩以發山川之奇耳而豈無意於用君也哉君其可無憾君以書來徵余序余故次其語而歸之

## 李渭湄哭母詩序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其言之悽愴悲惻於邑而不成聲者皆其情之迫而爲言而不能不言者也昔蓼莪之詩人痛其親之没而不得終養也故其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千載而下猶令讀者



欷歔煩酲涕泣而不能自止夫豈有意於言哉而其言之感人如此同年李子渭湄居太夫人之喪擗踊哭泣未嘗見齒每風晨月夕撫膺長號血淚縱横沾漬楮墨筆而記之共得斷句百章思菴嚴子讀之而嘆曰嗚呼是眞可以追配蓼莪矣蓼莪之詩人非爲詩也而發乎情動乎哀不自知其爲詩也渭湄之詩按之而成章歌之而成韻湫乎憂乎如怨如慕是安得不謂之詩乎哉余天之僇民也既冠而喪母既壯而喪父孤貧困厄煢煢無告而又椎鄙不文不能如渭湄之稱詩以寫哀終天之悲飲泣而已渭湄雖無母何恃而尊甫少司空公方被遇寵榮康強無恙渭湄日侍子舍脩瀡豐潔無行役之憂無缾罍之耻以視蓼莪之詩人其哀同而其遇不同是又不幸中之大幸也而況於余乎余既悲渭湄之詩而又悲余之不得如渭湄也於是乎言

## 劉氏族譜序

余讀劉氏族譜而嘆其復古道者二焉一立宗按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尊祖敬宗收族之義於是微矣眉山蘇氏援宗法以立譜而自祖禰而上皆得自立宗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今劉氏之爲譜也由小宗而溯之大宗故有繼禰之宗有繼祖之宗有繼曾祖之宗有繼高祖之宗而皆統於繼始祖之大宗



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古道也劉氏以之一立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近代士大夫廟制畧矣唐王珪不立私廟爲執法所糾而宋文潞公立廟河南仿求杜岐公之遺跡爲循依而制度未備今劉氏之譜首重立廟叅於家禮通禮之間爲同堂異室而序立有位陳設有數籩豆有等皆如法洋洋乎盡倫盡物孝道博矣傳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古道也劉氏以之有此二道於以聯族屬於以敦孝愛行葺之忠厚棠棣之禦侮兼而有之矣世表以叙年列傳以紀實載誥勅以崇國恩撰名次以傳統系祭田義田仿於范文正家訓十二章仿於方正學其詞簡而質直

而不華有太公家教之遺風至矣哉近代之爲譜者衆矣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也劉氏世家遼陽發祥於榮祿堯天公著績於都督建臺公錫命開胙紀功太常繼繼承承惟忠惟孝清河搜輯譜牒編纂未竟於天踵而成之推斯志行斯道其合於古人尊祖敬宗收族之義於以風世善俗不難矣余抱禮失求諸野之感故於於天之請序撮其大要而書之

## 社布王氏重脩族譜序

族之有譜昌昉乎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一曰宗以族得民宗宗法也以宗法收族此譜之所由作也宗法之廢於天下久矣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有百世不遷之



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後世大宗之法廢而士大夫之家亦罕有能行小宗之法者眉山蘇氏族譜則猶小宗之遺意也夫惟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欲收族以尊祖敬宗未有不自族譜始廬陵社布王氏其始曰長者諱該當後梁時自太原徙蜀自蜀而徙廬陵至十三世孫曰宗白始以社布名其族宗白十二世孫曰奎弘治庚戌進士始偕其季父乾滉作族譜十　世孫平樂同知曰一鵬續而脩之諸生曰祖泉曰濟川等推而演之登諸梓鄉先生念菴羅公東廓鄒公爲之序至於今又幾數世矣余同年生曰嘉祿於宗白爲十　世孫懼其世之遠而譜之闕也糾於宗人搜討遺佚摭行紀實續成斯譜走四千里以書來京師曰子宜爲序余不及見王氏之譜而竊於羅鄒兩先生之序得其大略焉今夫王氏之發於長者也不猶水之有源而木之有本乎其定遷於宗白也不猶椒聊之遠條而瓜瓞之緜緜乎自今日而溯之宗白曰大屋曰花樹曰白竹曰高村曰石林曰車田其羣萃州處者皆一本也自宗白而溯之長者曰棟頭曰茅塘曰什香曰東向其支分派别者亦皆一本也閱時千載歷世數十地無常居人無定業或絶或續或顯或晦保無有休戚不相共而相視如塗人者乎世衰俗薄倫紀日斁父子兄弟釁生於乾餱而況族屬疏遠服窮戚單者乎先王之制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



辨親疏而大司徒之本俗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蓋先王之於民使之恩與禮相接仁與義相守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疏飲食以萃渙合離宗廟以報本追遠而其大旨則務使人親其親長其長故曰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故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又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蓋先王之世所以厚人倫成孝敬美教化移風俗皆由此出也今王氏之譜系以五世親親也有小宗之義焉自長者而下爲一圖自宗白而下爲一圖尊尊也有大宗之義焉傳曰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别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此王氏之譜之所由作也廬

陵理學之邦也故家舊族敦尚古誼羅鄒兩先生之澤未艾也羅先生之言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言則行法獲上信友以正其家邦鄒先生之言曰尊祖睦族合敬同愛舉天地萬物而位育之以達天德善哉從羅先生之言可以滋從鄒先生之言可以大吾於王氏之譜油然藹然見仁孝之思焉余學殖荒落不克推明古人之訓姑誦所聞以復於王子而弁以告其族之人亦猶二先生之志也

## 李氏族譜序 代

維吾李氏盤谷世譜曠而不修百九十年我族祖明大司馬忠肅公始纂輯以蕆成事譜成之年而某生距今五十有　年矣宗人以書來京師告某曰譜之脩又不可以緩總是役者莫如子宜某嘗讀忠肅公之序曰譜普也奠世系叙昭穆先人之德普於無窮也某請益之以一言曰譜補也徵文獻脩廢墜前志之闕補而勿佚也維吾盤谷之族發源弘長流澤緜遠繼繼承承寔大以蕃自隴西而宜春自宜春而吉水神奇靈秀鍾我盤谷椒聊遠條蕃以萬計其生其卒其出其處不能離而合之渙而萃之是散也或嫡或支或繼或續不能派而別之支而疏之是亂也文章理學若而人事功氣節若而人不能微而顯之幽而闡之是晦也五十　年之中少者壯壯者老古者稱九族自高祖至玄孫之孫今吾



盤谷緜且一堂九族矣多則易散繁則易亂遠則易晦不晦不亂不散是莫若脩譜某幼而生於京師長而列官於朝迴翔館閣二十餘年中間請假里居無幾何時所謂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者目迫迫然未之能至也諸父昆弟謦欬笑言時時往來於心而伐木之釃酒棠棣之籩豆未之能踐也職大而任重勢疎而事難蓋旁皇輟簡者久之既又念忠肅公當國步多難之日以其餘力黽勉卒業在百九十年譜牒放佚之後今譜之不脩較其年不及三之一而又四海清平國家無事　天子方用孝道治天下某之才德雖不足以希蹤前人庶得以執簡操筆竊附名賢之後以補其未竟之志是亦後來者之責也蓋譜成之年而某生生五十　年而譜復成於某之手前序所云時至事起者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或亦天假之緣祖宗神靈尚或相之而非偶然者也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譜以收族也而尊祖敬宗胥於是乎在古者有大宗有小宗今大宗之法廢矣以盤谷爲幹譜其亦小宗之意歟然自盤谷而溯之宜春溯之隴西譬之水然千涯萬派皆水也以江淮河漢爲四瀆而皆朝宗於海則小宗之有大宗也脩譜以收族收族而尊祖敬宗之道具之矣忠肅譜例十一條今損益之爲十二條所謂補也若者去若者存若者詳若者畧悉遵忠肅之舊而兢兢罔敢隕越焉某之所謂

補即忠肅之所謂普也忠肅不云乎吾家八百相傳止有忠孝節義四字忠肅純忠大節貫日星而炳河嶽固已言而履之無忝所生矣補忠肅之譜即以普忠肅之志胚胎前光紹庭上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祖宗在天之靈亦即以忠孝節義望後人之補而勿替乎今而後祖宗之德乃可以普矣譜既成為文以告於廟復推明作者之意而序諸簡端

送龔汝量之崖州序

崖州去京師萬里在大海之中黎獠之與居龍蛇之與遊龔生以仕往仕又卑其籍乎哉古之仕者居其官則思盡其職巡簡官雖卑主督捕盜賊海盜藪也附以黎



雜以獠以卑官主之籍乎哉然而生固長於才家貧能奔走四方以養其親又能邀一命以為親之榮其遇盤根錯節裕如也古之仕而顯名者或起於游徼或起於嗇夫生其勉乎哉生行矣五嶺之高奇百粵之阨塞與夫山川變怪鰐魚颶風可喜可愕之狀生工詩者也其為我敘而記之

贈盤山拙公序

吾友王紫詮數為余言盤山大師拙公今之寶積普化也余思其人欲旦暮見之不可得一日見盤山志讀之躍然而起曰余雖未見拙公拙公已在是矣夫盤山天下之名山也京師諸山蜿蜒磅礴緜亙二千里而盤山突踞其東無所附著危峰峭壁上摩雲根如介特之士排奡竦拔睥睨一切而其中蛟龍屈蟠畜洩雲雨奇花幽卉爛熳巖谷則又怡然而和廓然而容非但以孤僻自高者比也拙公之來此披荆莽驅虎豹結茅而居之四衆和會蔚成叢林以其暇日蒐討文獻網羅散佚撰盤山志一書凡山之一泉石一草木披而覽之若在扃履之下名人逸士高僧羽流一觴詠一笑言迹而玩之若在几席之內非拙公不能發茲山之奇非茲山亦不足以當拙公之筆墨也夫於是而盤山之真面目出而拙公之真面目出矣拙公長於詩清微靜遠有宋九僧之目其鉗鎚學人機鋒迅利語錄亦迥絕流輩昔唐寶



積普化俱駐錫茲山而甘泉之曉方尤吾虞産也余讀山之志而益知紫詮之言信而有徵公之沖情逸韻顯顯然在心目他日屣脫塵網青鞵布襪從公於翠屏紫蓋之間公其許我為曉方乎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四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五

常熟　嚴虞惇　思菴

## 序

### 四川鄉試録後序

康熙辛卯各直省當大比士禮臣以次列名上請　皇上命臣虞惇貳編脩臣長策典四川試事臣治裝五日而行越兩月至蜀入闈偕臣長策暨分校諸臣焫蕭誓天恪矢精白閱卷凡三千有奇得士七十有八人貢太學者又十三人既撤棘録其文之尤雅者二十篇進呈臣例得載名簡末伏惟我　皇上文德誕敷光被四表海隅日出沐浴聲教咸思濯磨以赴功名之會惟蜀



僻在西南數千里外巒獠之與居羗戎之與隣數十年來疊遭兵火絃誦闕如今其民皆被服儒素稱説禮樂彬彬與鄒魯文學相後先豈非　聖天子菁莪棫樸之化養育使之然哉臣嘗覽其山川按其形勝銅梁玉壘之高奇峨眉劍閣之巉巇瞿唐灩澦五溪七門之激壯與夫邛竹旄牛丹砂赤箭之物産瓌瑋詭譎不可名狀意其人物必有忠信才德之士出其間而或未之概見者何也漢史稱文翁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故其後多僅以文詞顯今其故俗猶在寖以益甚急功利喜告訐操持文法擬吏短長蓋有服儒衣冠而不克自脩飭者其風聲氣習往往而然然則雖其文詞之過人猶不足比士君子之列而況其文大率塵飯土羹黃茅白葦鮮有能發揮聖賢之微而合於古人之繩尺者故臣於闈中力加澄汰矜慎持擇去庸俗而取高爽去浮囂而取切實去冗雜而取清真蓋言爲心聲文爲行表因文可以徵學因學可以徵品臣以爲持此論人什得八九矣及榜發而果皆束躬砥行恂恂誾誾之士向之所謂不自脩飭者概不得與焉於是衆論翕然而臣乃信文章之與人品若合符節而益嘆我　皇上之壽考作人漸被爲無外也臣因復進諸生而告之以孝弟忠信之道禮義廉恥之節如此則爲義如此則爲利如此則爲君子如此則爲小人而又示之以經經緯史之法



修辭立誠之要勉之以致身事君之大義以副　皇上興賢育才之盛心於是多士皆洋洋於於彈冠振纓爭自感發而臣亦藉手以報　皇上任使之意於不愧矣夫宣　上德意使民風士習知所嚮方使者之責也故特舉臣所以論文取士之旨與訓迪多士之語拜手稽首而颺言之是爲序

### 福建鄉試録序代

皇上御極之四十有一年久道化成海宇寧謐和氣四達文德光被各直省當大比士禮部列諸臣名請　欽定主考官　上命臣某偕臣某典福建試事臣受　命治裝五日而行遂由齊魯吳越以達於閩山川跋涉六

十餘日乃至既至則閫事戒嚴監臨某官某整肅綱紀毖飭内外提調某官某申嚴功令庀事詳密監試某官某釐剔庶政不懈益虔臣某與臣某嚴肅同考官某人等進某官某所録士若干人鎖棘而三試之閱幾日得中式者若干人副榜之充貢者若干人如額既竣事遵例録其文之尤粹者二十篇以獻而臣例得颺言爲之序臣惟人材之淑慝係文章之高下而文章之高下係取士者之賢否取士者而賢則其採擇也必公取實學不取虛聲也取才地不取門閥也取寒畯不取勢家富族也又其甄別也必明理取正大不取險僻也詞取典雅不取纖縟也氣取宏達不取卑瑣庸弱也有眞文章



而後有眞人材此取士者之任也徇私而滅公惡直而醜正不畏天不畏人辱朝廷而速官謗亦取士者之罪也臣自釋褐待罪鐵嶺兢兢守職惟懼隕越中值　大駕東巡臣獻賦　行在　天語垂獎勞問再三兼賜酒果風塵末吏仰荷　温顔實曠古之殊遇臣自此誓捐踵頂祈報　聖恩過以薄劣濫厠行取蒙恩補額外主事不一年而有兵垣之命又三月而有禮垣掌印之命復承詔宣入内殿頒賜　御書超擢邁倫寵錫逾等今又蒙恩畀以入閩文柄事重而體大非臣之愚所能堪也然而臣之所可自勵者惟公與明信之心而質之於天耳八閩山海陬區風氣完密人物殷阜商賈帆船輻輳交至其民富而機智其士習亦相競爲名高其稍自異者則以辭章語言相尚無有篤志於學切磨於道德仁義而追龜山考亭之緒餘者臣始入閩則戒勅同列要大神而盟之務以精白乃心核求眞士不敢懈不敢肆不敢執虛己博採賞奇拔尤撤棘之日訪之輿論則向之所謂勢家富族與夫藉門廕競虛聲者皆屏攝不敢出氣而英俊秀拔之士皆得收而貯之藥籠之中臣於是可藉手以報　皇上不次之遇而信臣宿昔之志矣然而臣非敢曰臣之所取果無遺才也臣之所自盡者公而已明則臣不知也就臣之可自盡者而求焉不以僞亂眞不以獨廢衆庶幾或有一得之明而亦非所



敢知也　皇上文思天縱日升月恒天下之士爭自濯磨雖山陬海澨窮鄉下邑皆知稱詩書説禮樂况於中州清淑之氣前賢風敎之區而其人其文不足以潤色休明光揚家國者此士大夫之責而亦使者之憂也臣嘗讀唐書常衮傳衮以建中初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衮至設學校延師儒推歐陽詹以興起多士蓋閩越之舉進士自詹始臣之賢不及於衮而官又非守土者也然而興起之志臣竊有慕焉雖然詹不足道也閩之士有周樸劉韐之節義李綱鄭俠陳瓘之忠直蔡襄之政事鄭樵之博洽楊時蔡元定羅從彥李侗之理學而朱子自他有耀蔚然爲儒宗多士生於其鄉誦其

書考其行有不感慕奮發思以則傚其一二者乎有眞人品而後有眞文章多士先資之言則既知而信之矣脩詞立誠以為理學明體達用以施政事立朝矢讜直之論臨事表忠孝之節於以垂竹帛光天壤若其淹洽古今以博學稱者則又其餘事也此固多士之責而使者之所深願也不然僅以弋富貴苟利達而已聲帨其言脂韋其身所謂孔子讀而儀秦行使天下後世鄙其人而惜其文而并歸其責於取士者之不賢則臣實有大懼臣故舉其說以戒多士而并列之於簡端以見臣於斯役不敢不盡心焉維時有事茲土者某官某等例得備書



## 湖廣鄉試錄序代

皇上御極之四十有一年薄海乂安民俗和樂道化翔洽人文宣朗於是天下當大比士禮臣列諸臣名上請

皇上命臣某偕臣某往主湖廣試事臣邊鄙樸儒學術固陋遭逢

聖世起家甲科爰自中書選授掖垣旋蒙内擢備貳同政榮寵逾分報稱無由今又蒙

恩委以衡文之重任畀以全楚之大邦非臣之愚所克堪也聞

命悚惕不遑寧處陛辭之日星言首塗既入楚境則監臨某官某挈持維綱肅清中外提調某官某申嚴功令綜覈周密監試某官某釐剔奸弊毖飭有加臣乃與臣某入闈涖事遂偕同考官某某等焫蕭戒誓質之

神明期以精白乃心搜羅眞士爰進某官某所錄科舉之士若干人鎖棘而三試之虛已博求詳慎矜擇校閱凡幾十日共得官民卷中式士若干人副榜貢太學者若干人如額既撤棘錄其文之尤者二十篇進達

睿覽而臣以職事例得颺言簡端為之敘臣惟自古文章之運肇於成周而二南之詩獨先被於江漢之域今漢廣汝墳江有汜之載於國風者可考而知也三百篇而下莫盛於莊騷屈原莊周皆楚人也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登高賦物主文譎諫惓惓乎有忠君愛國之思而春秋時左史倚相能讀墳典邱索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故楚雖偏方遐壤而其文章常為諸國之冠



漢魏以降風聲氣習稍不逮於古然而才人秀士往往間出唐之杜甫遂以其詩卓然千載之間蓋亦三百篇之流亞也臣嘗閱其山川覽其形勝襟帶吳蜀控扼關隴荊門虎牙之雄奇洞庭彭蠡之灝瀚赤壁西塞之險阨其扶輿磅礴之氣特鍾於人故其文章大率英爽豪健疏宕而不羈於俗明三百年制科之文間多傑作而本朝初年先臣熊伯龍劉子壯實開風氣之始蓋維楚有材見於傳記自古為然矣洪惟我

皇上天縱神聖博學多能欽明文思光被於上下四表緝熙光明丕冒於海隅日出有造有德歌壽考之作人薪之槱之頌辟廱之鐘鼓於是山陬海澨之區懷鉛握槧之士莫不矯

首奮翼思自祓濯揚於王庭而況杞梓皮革菁茅包匭久已登天府備服御者乎則今日之揚揚於於摛華而掞藻固其宜也往者滇黔作慝荆岳震驚陶侃之故壚周瑜之舊壘蓋亦嘗屯重兵設巨防矣今則煙火萬里康阜殷樂家詩書而户絃誦者多士峩冠盛服歌鹿鳴而來謂非　聖天子數十年涵濡休養教育之澤乎語有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臣以爲文章者報國之具而非所以報國也因文可以徵學其文而淵深博茂者其人必深識古今通達治亂者也因文可以徵才其文而瑰瑋宏達者其人必身兼數器文武隨宜者也因文可以徵行其文而光輝篤實者其人必孝弟忠信廉隅不



苟者也多士脩之於家獻之於　天子之廷大者謀王體斷國論次之藩宣綏牧有社有人皆足以報國家養士之恩而發揮文章之實用矣若夫溪哇靡麗賦朝雲之詞而歌大堤之曲雖風流相尚非國家之所望於多士者也昔者楚之士有張柬之唐介之忠直黄瓊黄琬之政事龎德公陸羽之雅操孟宗黄香之孝友而周惇頤以理學爲宋之儒宗多士生於其鄉誦其詩讀其書有不聞風而興起者乎前之所陳者以文章華國多士之所飫聞而樂道者也後之所陳者以文章報國多士之所心儀而向往者也信斯言也臣可藉手以副　皇上任使之至意而慰臣以人事君之素願矣維時有事兹土者某官某某等例得備書

## 江西鄉試序齒録序代

序齒録者何叙生之年月日及家世族姓官閥以次長幼登世好志不忘也余奉　命典試江右江右轄府十有三士之同舉於鄉者相去或百里或千里年之相去或以十或以五或以倍其間有素相聞知者有素不相聞知者異時相見如途人然此録之所爲作也漢左雄行限年之法孝廉非四十不得察舉而魏氏中正之弊至於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今則後門寒畯與貴介門子同歌鹿鳴而老成魁碩奇尤英妙之士亦俱出其中　國家樂育人材之休於斯可謂盛矣雖然窮達者



天也賢不肖者人也異日覽斯録者指而目之曰某也爲公卿某也爲大夫此自有數存焉曰某也以功業著某也以德行稱則斯録之作其可不爲之激厲而懼思乎哉慎勿謂僅以此爲次長幼敦世好而已也

## 四川鄉試墨選序

辛卯秋余與俞太史駁世同典蜀試既撤棘太史先歸復　命余以校勘試録留錦城者匝月復取諸生之文黜定之擇其尤者若干篇付之剞劂而告諸生曰生知所以爲文之道乎夫爲文而僅求工於文而已則其文必不工蓋文以經史爲根柢者也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其體異其用同古之人自八歲入小學而教之以

治經易詩書三禮三傳大義旣通矣繼敎之以治史史之文浩博司馬班范其著也叅以溫公朱子之書旁通於莊屈揚馬韓柳歐曾之文而後發而爲文理與法俱氣與辭稱閎中肆外可以傳世而行遠無論宋元以前即明代帖括之學所稱王唐瞿歸諸家無不由此自近世妄庸者流專務速化之術盡束經史於高閣而奉坊刻程墨試牘爲聖書其所習之一經亦大率割截記誦剽賊而已不復能究其全於是時文之外懵然不知一物而其文亦日趨於苟簡庸陋纖靡猥俗倖而弋獲里巷小兒又羣而效之上以是取而下以是應父兄以是敎而子弟以是學蓋今天下比比皆然而蜀其尤甚者



也夫蜀自文翁以來素稱文學之國而今所以然者其故有二一曰無書一曰無師兵燹未久絃誦闕如書肆所陳兎園冊耳士大夫之家亦無有藏書好古者故曰無書學宮茂草博士倚席吏爭筐篋士趨錐刀無有宿儒老生可充待問者故曰無師而余以爲是二者皆可以無患古人讀書多用手錄五經刻板起於五代歐陽公跋舊本韓文可見也蘇文忠言古人見書之難而今人有書而不讀以爲恨事今使十人而合購一書十人而分鈔之又購一書又分鈔之如此三年經史畧具矣費儉衆輕力勤功倍夫何患無書讀經以聖人爲師讀史以賢人爲師深探力取日累月積夫何患無師去是二患用古人分年讀書之法以朱子學校貢舉私議爲準的三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夫豈特工於文而已黼黻鴻業潤色太平佐　天子理天下皆是道也韓子云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宋景文言人常有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爲人所鄙賤矣斯言雖質有切事理諸生無恃乎其已得者而蘄至乎其所未得者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生勉之毋僅以規爲瑱也諸生唯唯而退爰次第其語爲之序

## 程墨文起序

古之取士以道德不以文藝兩漢始有射策甲科隋唐以來專以詩賦取士宋初因之後乃改爲經義論策前



明立制初場試四書義三道本經義四道二場三場則採前代論策表判而參用之　皇朝定鼎仍而勿革蓋自洪武甲子迄於今已三百年矣此三百年中科舉之文有正有變有純有雜有盛有衰凡夫學術之眞僞人品之邪正風俗之厚薄世道之汙隆無不相爲表裏若合符節間嘗上下古今考其大畧洪武建文永樂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數朝規模草創淳古質直有大圭不琢大羹不和之意此文之始盛也成化弘治正德三朝華而不靡質而不陋彬彬郁郁比於漢之建元元封唐之開元天寶此文之最盛也嘉靖初年體尚謹質壬辰以後宏博典麗瑰奇浩演發越不窮至其末年遂多冗漫

隆慶復古再見弘正風規此文之繼盛也文之衰其在萬曆乎甲戌丁丑猶屬雅裁庚辰癸未漸啓時轍壬辰凌裂乙未廢爛自是而後希聲接響日異月新沿及天啓僞子僞經變怪百出崇禎初年猶踵其繆辛未甲戌丁丑崇雅黜浮稍爲近古辰未之際雅鄭互作亂雜無章而文運遂與國運相終始總而論之嘉靖以前世際昌明人物俊偉君相崇尚經術學士敦厲行誼國不異政家不異學此其所以盛也萬曆以後朝堂水火法紀陵遲內則王甫趙嬈釁伏於肘腋外則赤眉銅馬禍發於疆埸上無忠厚正直仗節死義之臣下無忠孝廉節正誼明道之士此其所以衰也語云文章關乎治忽豈



不信夫我　國家文治之隆遠軼前代戊亥屯蒙初啓舊習未除己丑壬辰力追正始其文雄傑老健卓然有作者之風未戌亥丑或取清通或取醇雅追乎酉戌漸即頹靡丑辰以還矯枉革俗一時文士皆力學好古無敢以空疎油滑僥倖其間故　本朝之文前莫盛於己丑壬辰後莫盛於癸丑壬戌而四十年來公卿將相文學侍從之臣其大者固已卓犖魁壘其次亦能黼黻鴻業鼓吹休明皇哉唐哉近古所未有也夫學庸語孟易書詩禮春秋之書非不習而熟也而古之人以成德今之人以炫名古之人以達材今之人以要祿其故何也古之人三年小成九年大成學庸語孟易書詩禮春秋之書非徒記誦解說而已蓋將明天地之道類萬物之情通古今之宜識治亂之跡自修身齊家以達於治國平天下無不窮源泝流條綱正目而又參之以毛鄭孔杜之註周程張朱之說司馬班范之史韓歐曾蘇之文養其根而竢其實閎其中而肆其外今則不然以通經學古爲拙以稗販剽賊爲工一經之外不及他書其所治之經亦多割裂記誦不復通知大義如此之人心志既已苟且學術亦已卑陋以其柔曼骫奊媚悅之詞譁世取寵使之立朝必苟利苟祿蕩無廉恥朱子謂科舉之學驅一世於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才世道其害已極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邇年來與趙子星瞻



揚搉文史討求典故撰次歷科程墨一書刻以問世余惟　國家設科取士之意不但如世俗所云已也故因推論三百年盛衰治亂之蹟而深著其所以然傳曰脩辭立其誠又曰有德者必有言韓子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歐陽子亦曰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於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若其苟且卑陋徒以柔曼骫奊媚悅之詞譁世取寵苟利苟祿而已則李泰伯有言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有國者之憂

## 錢庭堅太學試牘序

康熙已巳余充貢入太學於時兩司成皆詞林宿望方以通經學古訓後進四方知名之士亦多聚於京師每

朔望釋菜六館之長率諸生摳衣升堂執經問難八旗子弟拱手序列有圜橋觀聽之風月有課季有考公卿大夫皆傳觀其文以爲質的其平居朋友講習道德詩書之外無游談無剿說亦時或有杯酒相聚爲燕樂蓋士之砥礪如此而上之鼓舞作興又如此故太學於是爲盛二十年來而此風已稍變矣自余庚辰謫官乙酉補國子丞至之日周視堂廡詢考職業則不禁慨然而嘆語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非士之有貴賤也蓋貴之而貴賤之而賤以簠簋相望則環堵絀矣以竿牘相競則束脩廢矣噫國家設官育材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而錢子獨能於舉世不甚貴之時挺然自拔於流俗此



其所以可貴也錢子名家子高才積學以明經高第教習八旗屛棄外物惟以讀書爲職志其學務窮六經而時亦汎濫於百氏其爲文精深鑱刻一軌於正間亦縱橫馳騁而絕去纖佻浮滑之習試輒冠其偶而不以自矜其教習務盡其職而不肯苟且以從事每春秋大事廟庭賛禮氣和容肅不懈益虔凡在職事皆屬耳目焉蓋錢子之自立如此以故前後官太學者不一人而獨於錢子有加禮者由錢子之能自貴也然則士必自貴而後人貴之以是哉昔東漢之末清名之士皆聚於太學以氣節相矜厲故風俗最古而韓子稱何蕃之在太學能使六館之士不從亂蓋太學所係之重如此使今

太學之士而盡如錢子則其盛豈特如前二十年而已即以及於古不難也余太學老諸生也而又嘗官於太學故因錢子之請序畧道其盛衰之際以朂錢子而即以爲今之育材者勸焉

## 孫起山制義序

已酉庚戌之際制義初復文氣萎薾不振東海先生以通經學古倡導天下而韓翁二先生實興其時天下靡然嚮風乃稍知五經三史與夫唐宋大家之文當是時天下非韓翁弗學也數科以來文氣日變向之卑熟腐爛之習固已盤牙於胷中而通經學古之說又無有人焉爲之倡導於是故習復作而其稍自異者往往趨於



離奇放軼而未合於古人之程度又或以尖輕纖詭秘爲神奇倡爲新說以爚亂天下而天下之士喜其說之易而便於其不學也則又相率而從之文氣日以益薄而學亦日趨於苟簡蓋自韓翁之後三十年來作者雖衆而卒無有一人矯然自拔障百川而迴狂瀾者乃今而得孫子起山其人起山以庚午登賢書辛未成進士其爲文縱橫豪宕雄邁俊偉不屑蹈襲古人而自與古人相比附其心悟神解鑽研穿穴能使古今萬物之理呈現於毫芒杪忽之間如磁之引針如水之合乳而其才氣之浩瀚則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生馬洵所稱拔地倚天逐雷

追風不可捉搦者也孫子之會試出給事何公楷之門公薦於新城王先生先生擊節起舞嘆爲曠代奇才將以第一人置之而或有尼之者詆其文爲未軌於法何公力爭而壓得之先是何公嘗拮余余守耿介之性未之謁也是役也余試卷適分屬公公詳加評閱鄭重許可而未及薦余始若有不豫然乃今知起山出於其門不惟嘆公之知人而且嘆公之知己蓋公能於數千百人中特識一奇士而又不以同列之忌不避嫌怨而力爭可不謂賢乎公之拮余知余也余之不往自知也古人有言黜而宜乃知我矣余之文萬不如起山其黜之也固宜可不謂知乎厲柱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知及



莒敖公有難厲柱叔死之古人於不知已且如此況公實知我而有不流涕太息而自愧其負公之知者乎公之得起山猶東海之得韓翁也繼自今孫子以斯文挽回氣運使天下之卑腐者放軼者尖輕纖詭者皆奉孫子爲準的而復以通經學古爲事雖孫子之功其有不歸美於何公乎孫子之生也太夫人娠十三月有奇而生未能言即闇記二十五字廬江人詫爲異聞蓋其靈慧夙成天固將啓之以爲斯文起衰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序孫子之文極論文運之盛衰而并於何公之事牽連書之蓋所以致深愧於何公也亦深致仰止之意於孫子也夫

## 孫起山未刻稿序

孫子起山四書文其行世者八十篇其未刻者尚得二百餘篇暇日余請盡出之以公世孫子曰諾子爲我序之余知孫子之文久矣乃今益知其爲人蓋其人與其文若一轍也孫子之爲人天懷放達不立崖畛而光明磊落能充其浩然之氣爲諸生家貧不問有亡惟讀書飲酒讀倦則飲飲酣復讀嘯歌俯仰旁若無人其鄉人或笑以爲拙或目以爲狂弗顧也爲文章不顧世俗而能自闢塗徑亦不屑傍古人門戶其心悟神解冥搜淵覽多古人之所未洩其馳騁豪宕得之太史公蒙莊及東坡海外之文爲多而浩然之氣流行而鼓盪之信乎



其醇而後肆者也嗚呼士以氣爲主達而爲事業窮而爲文章皆氣也以孫子之才輔之以浩然之氣豈特其文章瑰瑋卓越而已其事業所成就亦必有大過人者余既知孫子之文與其人而更舉陳同甫之言以實之曰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胷風雨雲雷交發而疾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没世必以余爲知言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五

#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六

## 序

常熟 嚴虞惇 思菴

### 户部尚書錢塘徐公壽序代

丙戌秋八月户部尚書徐公督修河工告成自江南歸京師復 命趨赴行在所 天子深嘉勞之錫賚逾等先是 上五巡江淮指授方畧河工已即叙矣至是復出 睿謨開濬髙堰三垻河以工務重 特命公往監督公於是相形勢程土物議遠邇料盈縮賦職任役人樂趨事自經始至訖功凡 百 十日堤之長以丈計之凡一萬六千六百有奇河之長以丈計之凡一萬二千六百有奇共節省帑金二十餘萬兩河流湯湯萬世永賴自古成功之速且易未有及此者公之爲功於河而德於淮民也大矣公之在淮會翰林掌院學士闕員上以公文章經術冠絶當代遂 命公以本官兼院事廷推敎習庶吉士久之難其人 上度無出公右者復仍以屬公户部主天下財賦盈虚出納關國家之大計而翰林育材成德以儲公輔之器尤政理之根本公以一人兼之非公政事文學實有足以追配古人者亦安能致 上之眷注篤而信任專如此也初公以庶常授檢討 上試諸詞臣於南書房擢公文爲第一後連七試皆第一一時譽動朝野旋充 皇太子講官與睢



州湯公同心輔導 上已深器公駸駸嚮用矣有忌而尼之者久之乃侍 講筵列坊局 上愈欲試公以政事遂晉秩卿貳歴副都御史工部刑部侍郎奉 命巡撫河南公持憲執法平刑掌土皆有治績可傳道而河南之政爲尤著河南地大物博吏多不自修飭公至一嚴苞苴餽遺之禁以身爲倡召諸屬吏於庭詢其地之所出舊例官之所入與其家一歲之所需幾何裁闊狹與相準度俯仰足以自給而已外此取民間一絲粟者以白簡從事無所貸吏惴惴奉法莫敢欺紿又感公之恩而幸廉之可不至於貧也於是百城之吏無有以賄敗者公因得以爬梳利病鋤姦蘇良勸農桑興學校輯軍旅生聚敎訓三年有成民用大和河南士大夫至於小民交口以爲 本朝數十年來巡撫未有如公者也憶辛巳冬某被 召入都謁 上於澹寧居 上問江南民風吏治甚悉遂問河南巡撫徐某居官如何某具以實對 上曰然朕亦聞之徐某起家詞林居官如此不負朕所委任矣嗣後某每侍 上稱羣臣之賢者必曰徐某徐某云蓋公以和平正大之氣精敏練達之識敦裕博厚之體清而不激嚴而不苛察而能容温而能斷故能周知物情洞悉人隱使人畏威懷德而樂趨之上以副 一人倚毗之盛心而下以造斯民無窮之利然則公之所以受知於 上與 上之所以知公者誠

三代以下所罕覯而千載之後猶有餘慕者也初公以巳未分校會試甲子典江南試皆稱得人甲戌會試公爲主考官所錄皆瓌瑋博達之士列於臺省館閣者是科爲多公復　命而歸值公六十誕降之辰其門下士某等乞余一言以介壽余與公同朝久知公最深而余之子某又公所錄士也故不敢以不文辭詩有之名伯有成王心則寧又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公之告成而歸與名伯同而　上之寵錫公者即吉甫之所以受祉者也繼自今天壽平格黃髮台背公之功名方且熾昌盛大佐　天子錫福兆民余更請歌南山有臺之詩頌公矣



## 胡朏明先生壽序

古稱不朽有三而立言居一有言矣或華而少實流宕而不知返風雲月露之詞可以謂之言乎或有稱先王道古昔規摹而剽賊孔子讀而儀秦行可以謂之言乎記曰言者仁之文也仁義充於中而言發於外其用可以經天地理萬物其次者明學術正人心辨古今之治亂然後可以爲立言之君子矣而天下後世誦其言而志其人是之謂不朽蓋自漢興至於今數千百年學者溺於功利之習囿於詞章記誦之學其卓然能以言配德與功者數人而止耳而其間有其人不足以不朽其言者有其言傳之久且遠而不得謂之不朽者則立言難哉今之世吾於胡君朏明庶幾焉朏明爲思泉先生之曾孫少孤而力於學能世其業高才不遇年四十弃舉子業肆力於古文其爲學鑽穴六經貫穿諸史自天文地志兵刑禮樂以及諸子百家之書無不涉其波而探其源叩而擊之沛如也洒如也其爲書研精覃思忘寢與食張皇補苴旁搜遠紹其精深而奧衍則王輔嗣杜元凱也其詳核而博洽則鄭漁仲馬貴與也予與朏明交二十年見其爲人外和而內剛意所不欲不隨衆俯仰內行純備不爲表襮家素貧不以有無屑意飲酒至一石不亂亦惟意所適居恒凝塵蔽榻著書之外不問一事而其所爲書鑿鑿乎如五穀之可以療饑如藥



石之可以治病不爲浮夸誕謾之言以希世而炫俗洵可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而不朽者矣輓近以來家懷鉛而人握槧如君之書乃足以當古之立言者而又其人足以不朽其言吾見天下後世必有如楊子雲之桓譚者深知而篤好之必不以祿位容貌爲傳世之久近也君於是乎不朽矣君之書有禹貢椎指洪範正論易圖明辨周易挨方三易雜占法及其他數百卷而椎指一書尤其生平精力之所注余既爲序而刻之昔伏生能闇記古文尚書漢文時年九十矣文帝使鼂錯往受其書君今才七十著書猶未已一旦　天子安車蒲輪修三老五更故事執經問難當不僅使掌故受業而君

之聰明強固雖至九十亦不至如伏生之年老齒漏使女子傳授句讀而已也君之子某游於余門摳衣再拜請余文以壽君余既知君之深敬君之至故不敢以祝嘏之詞進而特舉三不朽之說以爲君左券君其可引滿而進一觴矣

## 山東巡撫王公壽序代

余讀漢書曹參爲齊相延膠西蓋公問爲政所宜蓋公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遵其敎齊國大集嘗反復斯語而深有味乎其旨也當孝惠時民之去湯火而登衽席未久也參起於戰功知時之要與民休息諸儒言人人殊蓋公一言而七十餘城若赤子之附慈母蓋古



之大臣爲天子牧養元元安靜無事持大體得人心如此大中丞王公撫齊之五年政修事和人吏安輯歲之正月余扈　蹕南巡入齊境男女歌於市軍伍謳於塗自長吏之官是土者與士大夫之居是邦者下至黃童白叟莫不道公之政績亟稱其賢余以是知公爲詳蓋公之政廉平而不苛博大而有容謙靜持已而和厚接物合於古清靜而民自定之意故利澤及人而人賴之自公之爲政未嘗妄殺一人妄斷一獄也輕徭減賦期於富之災祲之見告者未嘗不呼籲軫恤也其御僚屬也務成就安全之未嘗以小過輕見彈劾也未嘗輕變一法而弊已革未嘗輕動一衆而利已興其閭里之輕俠頻海之奸宄屏息而斂迹亦未嘗搏擊立威也進六郡之髦士而敎育之復白雪書院講道論德於其中未嘗以軍府盤錯而輟也未嘗爲矯矯之行而自敦羔羊素絲之節未嘗樹赫赫之功而人享舊德先疇之利世嘗謂古今人不相及以公所行合於平陽之爲治其同不同正未可知也　國家久道化成太和洋溢四海之內物靡失所　皇上方弘寬大之詔錫蕩平之福則夫藩垣之佐腹心之臣謂宜廣上德通下情滌煩除苛導迎善氣而或者猶矯激以立名刻覈以駭衆上負朝廷之任使而下使百姓不得遂其生成此非細故也惟公含弘直方敦大博厚不矜名不炫能漠然無爲而四境



之內環數千里之地民氣和樂俗用康阜　天子嘉之是用錫之章服寵之　宸翰　天語奬勞至再至三蓋所以褒公忠之節而大和平之治風勵有位至諄至切也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於公驗之矣抑聞之古之君子愛其人悅其德則必願其壽考以享福祿於無窮南山有臺之詩是也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今年春適公懸弧之辰東土之士大夫謀所以祝公而致南山之意羣相與乞言於余余惟公保釐之績既已合於古人而其大旨則惟寬和靜一以得民心故特舉參之相齊以爲言他日參爲漢相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載其清靜民

以寧一蓋始終守蓋公之一言而相業遂為三代以下所稱首今公簡在　帝心入為霖雨行見佐　天子垂拱之治而貽一世以壽考之福吾知功名蓋與平陽比烈矣

## 山東巡撫王公壽序　代

大中丞三韓王公撫青齊之　年政修事和民俗安阜歲　月值公懸弧之辰其僚吏自方伯劉君而下謀所以祝公者相與羅長筵考鐘鼓稱百年之觴既又撰書幣不遠千里走京師乞言於余余嘗讀君陳之書王曰君陳命汝尹茲東郊敬哉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夫乃喟然嘆曰古之人所以師保萬



民惠綏侯甸者未有不本於寬和以為治者也若夫俗偷而多辟民奸而思逞官吏之濁汙刑獄之紛紛為治者不得不用威嚴以懲創之前史所載若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之徒皆搏擊豪強以致聲名而其甚者或不免於酷虐苟其亭無枹鼓之警野有桑麻之殖民奉上令而莫敢違吏守一職而思自効於此時也摩之撫之喣之飲之若黃霸之於潁川韓延壽之於馮翊類皆先教化而後刑罰尊禮讓而詘詐權故百姓歌思之至久而不衰而其時天子亦獎厲之以風示天下蓋古之為治者以寬為本而濟之以嚴故寬而不失其平至於武健刻覈僅以救一時之緩急而非出於其所得已故曰不競不絿又曰不剛不柔不競不絿寬也而不剛不柔則平矣古大臣相天子理天下使道洽政成而澤潤民生流光後嗣者莫不用此道也今公之治齊也正己以率下端本以善俗以詩書弦誦鼓舞士類以田疇子弟休養黎元其省事而息人也如召伯之說於甘棠其勞農而勸相也如郇侯之沛其陰雨其拊循軍旅則三軍之士皆挾纊也其表率僚屬則百師有位皆飲冰也蓋齊魯泱泱大風濱於海岱魚鹽之饒絲枲之富其俗闊達而奢其民舒緩而好禮其士彬彬嫺於文學有先王之遺風故急之則難使寬之則易治惟公忠厚正直溫良惠和不矜名不炫功不施勞無所言議施為而遠



近自服無所紛更創造而頹廢畢舉其視民如慈母之於赤子而環境內數千里之地民之於公不啻戴之如天而奉之如地也故公之政治不下階闥而休和之聲溢於海隅達於　輦轂揚於　明廷近者　六飛東巡寵賚優渥　天子親灑宸翰特書為政寬平四大字顏其聽事之堂蓋以獎公之成勞而勉其新績大哉　王言於以見休養兆民之至意而凡為人臣効忠者之勸也方今海宇乂安六合清謐內外臣工務以休養生息導迎善氣公之寬厚而和平譬之豐年則膏粱也　聖天子久道化成　萬壽之期合天地之五而公嵩生嶽降亦適當其時君陳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又曰允升

於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以書言徵之則所謂天人同心君臣合德於公見之矣洪範之五皇極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王道以平為極而以寬為中故皋陶告舜曰御衆以寬而舜之贊皋陶曰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寬則和和則平平則中

皇上之訓與舜皋陶之謨一也公世家從龍書勲盟府至公而益著聲績簡在 帝心委任保釐與君陳媲美從此謨明弼亮股肱腹心弘敷寬大之政使天下均受和平之福以丕建無疆之基公之茀祿正未有艾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其卒章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請以為公祝焉



## 陳南麓先生四十壽序代

余讀漢書至成帝詔丞相御史言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温故知新通達國體然後可以言博士未嘗不反復慨慕繼以太息漢世博士以文學為職或守家法論經義或侍左右備顧問然至朝有大議則公卿不敢專決必引博士共議而博士亦得据經守法與公卿抗論於人主之前蓋漢世重經術而尚清議故博士得申其職不為侵官所謂温故知新通達國體者如此近代詞林之官與漢之博士畧相等特不與廷議耳然而儲材館閣教而養之上之待之甚重而責之亦不輕蓋將以為公輔之器而期之以經國之業非僅弄柔翰職記注已也輓近以來寖失古制以文采翰墨為可喜以詞章記誦為多能僅比於金馬待詔鴻都文學之流而於國家設官育材之意寖以微矣以故學術日以苟簡人材日以卑陋而文章亦日以衰薄上不稱朝廷之禮遇而下亦以來悠悠者之口寔所謂儒林之官四海淵源者固如是乎哉余承乏翰林謬長院事因得與同館諸君子朝夕游處於吾浙得一人焉曰陳君南麓余不惟知其文也而并以知其人蓋南麓之為人孝於親友於弟信於朋友和而不為羣清而不為激平居與人愉愉如也而臨事有守不為利害得失之所奪恬於榮利或誘之以非其道弗欲也其典試西江也虛衷



鑑物惟才是取不狥權勢之請託而亦不故摧抑之以立名於餽遺一無所私而亦不顯為謝却以立異家甚貧而好聚書嘗典衣以購書書多至萬餘卷而丹黄校讐弗輟也其讀書以經史為宗晝而吟夜而思危坐一室落落然不交人事其詩清麗自喜而時出深遠之思其文章雄駿辯博根柢乎六藝而輔之以史漢之法度視唐宋以下弗屑也蓋余嘗論之所謂温故知新者非經之學乎所謂通達國體者非史之學乎經經之史緯之上之謀王體斷國論次之禮樂刑政典章文物元元本本可以探之不窮而試之不竭不至有耳食面墻之譏斯眞可以為四海淵源者矣以南麓之為人而充之

以學豈徒儒林之官於以佐　天子作股肱耳目必能敷經國之業垂不朽之盛使世俗不敢以儒為戲所謂弘此遠謨一雪此言者非南麓其誰與歸哉南麓今年四十矣其學殖之富有如川之進而未已其德業之崇上如日之升而正中而又當　天子崇儒嚮學闢門籲俊之時詩有之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南麓雖恬於埶利乎吾知其大行也不久矣會稽士大夫於南麓覽揆之辰酌酒稱祝徵余為之辭余故舉平日之所知於南麓者以告之不特為南麓慶實將以為吾詞林慶也

## 錢天來壽序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為天地所生而輔天地之生



者即人也寒而衣饑而食疾病而醫藥巢居穴處而宮室皆生人之具而醫藥之用尤大黃帝岐伯之書根三才而貫五行調四時而宣六氣通於其道者可以壽百世千世故曰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以其能生人也臯夔稷契黃岐也蕭曹魏邴房杜姚宋和緩也胡廣張禹學術誤天下當按以庸醫殺人之律輓近而下相業可睹矣其能生人者獨良醫耳而今之醫則皆廣禹也人安得而盡生哉錢君天來世儒而精於醫尊人保和先生以醫名吳中君自少即恥為庸醫切脈處方能以意合古人之法度里黨之以病求醫者皆曰錢君生我年來病足不良於行奉母倪太君卜居城之西偏常矢願欲活千人既而念千人數難取盈惟著書乃可不朽因遂研精覃思旁搜遠紹闡前賢之閫奧拯流俗之末失以張仲景為之宗而推本於難經素問旁通於太極皇極以合於大易陰陽翕闢之旨謂仲景傷寒書淆訛自王叔和始爬梳摘抉疏通證明其論實先儒之所未發吾知此書行可以活千人萬人可以壽千世萬世而惜乎世之知之者之少也其奉倪太君也非鍼石湯齊之所入不以供菽水君子謂之能養太君亦慈而能儉安於澹泊聞人病不治則蹙然憂得君治之而生則色然喜君於人不望報而太君亦不樂其子之望報於人也昔雋不疑之母聞不疑多所平反則喜笑飲食語言異於



他時否則怒為之不食而嚴延年之母亦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彼二母皆以生人為念故史冊稱誦到今惟太君配之可以無愧今太君春秋八十矣君之年亦六十君德配某孺人亦年五十一門之內融融怡怡皆生氣也王賀有言吾聞活千人者子孫必有陰福君所著書其功可以佐爕理之所不及所活不止千人宜太君康強受祉而開子孫逢吉之占和氣致祥天人協應君其當之矣太君設帨之辰在十月之三日十月陽氣潛生於地中故謂之陽月而三日則哉生魄也以月乘日實合大易生生之義繼自今君之生人益無窮進而得長生久視之術吐納太和噓吸靈氣令妻壽母同登

方壺之邱庶幾乎古之得道者不但如太史公所紀扁鵲倉公而已也余請濡筆以竢之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六



#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七

常熟 嚴虞惇 思菴

## 序

### 興化總憲李公葉夫人六十壽序 代

余考唐世家韓弘之妻楚國夫人翟氏賢而有家法弘嘗曰吾之所以能守富貴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爾因是考之傳記古之所稱賢婦人者必有明懿聰哲之識英敏練達之才然後能輔佐君子顯於家邦而享令譽壽考之福非但以無非無儀爲閫內之恒事已也若我總憲公之夫人其庶幾焉夫人太常公之孫副使公之女而宗伯文敏公之姪女也幼稟家訓夙嫻禮則來嬪於公婦道克修凡所以奉尊嫜和娣姒共蘋藻主葅醢閨門之職無所不宜而夫人之賢則更有大焉者往者東南人士敦槃之會史無虛月輪蹄冠蓋望走於玉峯公以終賈之年揚光蜚聲押主牛耳夫人内庀酒醴外交餽問所謂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勤勤懇懇相勉有成非但無其物而言之以致其意者也以故公之名著於海内揚於 天衢早登巍科掇拾青紫夫人之助也自公入承明夫人遂專家政小大之事不以煩公公一意於持橐簪筆侍直 宸遊日被寵榮洊升華要然而汝南之月旦孟公之尺牘夫人未嘗不與其間也 六飛南巡道經吳會公時居

里門夫人謁公曰君爲大臣謁 天子職也 慈寧臨幸千載一時焉有千命首行而不迎謁道周者於是副笄翟褘盛飾以朝進止雍容應對嫺雅兼具珍羞百品奉獻 兩宮 聖母怡愉 天語獎勞於是鈎陳豹尾間咸嘖嘖稱嘆以爲知禮而東南士大夫亦相與誇詡榮耀傳爲盛事云蓋夫人之高識遠志明於大節而詳於禮法如此此非尋常巾幗之所能仿佛其萬一者也斯干之詩稱女子唯酒食是議而大雅緜之次章又稱聿來胥宇以著太姜賢知至於邑姜佐燮伐之功而列之於十亂則知家人貞吉不過鄉曲士女之常行而非所論於賢達之流自天子諸侯卿大夫至於士庶人一也吾西江之族與興化同源而異流敘昭穆余與總憲爲鴈行又同官三十年歲時羊酒兩家常相往來悉夫人之賢德懿行爲詳夫人今年六十儀觀偉盛視聽明子弟鸞停鵠峙幼者蘭茁其牙其高明顯融正未有艾茲蕤賓之月適當設帨之辰余將率椎髻之妻蓬頭之子爲夫人舉觴上壽顧慚綦縞蒲柳就衰仰瞻天人若有神相史克之頌僖公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髮兒齒敢歌此詩以爲南山之祝焉

王節母李孺人五十壽序

余自少號爲知文里中之業文者多從余游王子斧若少余十歲事余於師友之間時尚未授室也其爲人恂恂闇闇無子弟之過制舉業清穩而間出新意顧虛懷下善有過人者每一篇成示余余曰善則喜否則邮然不寧要余痛加抉擿必再三改削期於善而後已未幾娶於李氏李富室也斧若家素貧以勤生爲業李氏能安之人皆曰斧若有賢婦斧若既娶讀書於斜橋離城十里而近與余蹤跡稍闊余亦筆耕四方歲與斧若僅一再相見不五六年而斧若死矣嗣余奔走南北里中游好音問落然辛未下第南歸有來謁余者王其姓元勳其名詢之則斧若之藐諸也蓋偉然一丈夫矣凡與斧若游者皆爲余道李氏之賢曰斧若死元勳在襁褓



氏毀容截髮誓不二天撫其孤以至於成立元勳讀書懈垂涕泣而撻之其攻苦食啖有他人所不能堪者而甘旨必以奉舅姑今元勳已爲諸生遺腹者亦嶄然露頭角矣余既聞其言及見元勳則李氏之賢益信今年余在京師斧若之弟大受余門人也不遠三千里以書來曰予恩之邱嫂今年五十矣三十年苦節非夫子孰爲表章者敢乞一言以爲邱嫂壽而并以慰亡兄余發書慨然而嘆曰嗚呼人世得喪榮辱豈足道哉惟立德可以不敝惟全節可以不朽世衰俗薄廉恥道喪在上無表宅殊井之風聲在下無履石懷霜之感慨於是國史家乘可以寘易從心綽楔烏頭可以寅緣攫取高門

闕閱家侃母而户共姜潛德幽光泣寒煙而沉蔓草若其刻意厲行險阻備嘗百死一生歷久不變吾於李氏徵全節焉斧若年未及壯賁志而歿於家門爲不幸於人世爲可悲而既歿之後其妻能苦節以自表見士大夫之過其廬者必式而禮之則斧若爲不死呱呱遺孤其藐其勤克承厥家好學而文以昌其門則斧若雖死而不死傳曰賢者必有後吾於李氏之節占天咫焉斧若嗇於生前而豐於身後斯亦可以爲爲善者之勸而砥礪頹俗之一助也已迴思昔年與斧若遊處時顯顯在目轉盼三十年而其妻居然爲節母人之稱女宗者必皆曰李氏然則人貴自樹立耳得喪榮辱目睫之論



果不足道也余固以文見友於斧若者故不敢以不文辭幷以復於大受使誦余文以進邱嫂之一觴可也

## 長嫂張孺人七十壽序

丙戌之三月姪受天自里門貽書京師曰鼎錫之母今年七十矣惟鼎錫不肖不克博一第以榮親硯田之所入僅供菽水焉自先人捐館舍以來吾母捋荼拮据至於今今無以邀親歡惟叔父寵之以辭使鼎錫誦之侑吾母之一觴余發書慨然而嘆曰斯志也吾於白華之詩見之矣詩三百十一篇而亡者六焉其辭亡而其義未亡也毛公之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以白華繼南陔之後言孝子不徒相戒以養而又貴於潔白也故曰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自三代衰井田壞民生衣食之不給而學校之政闕焉士徒志於功名不知以廉恥自律往往貪冒苟得陷其身於不義而使其親享不義之祿至於恩衰共養而營妻子者無論也故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吾家自文靖傳世垂二百年吾之曾祖父曁吾族之曾祖父皆守先人家法罔敢失墜而後稍替矣吾兄雲軒府君讀書纘言不預户外事鄉黨稱之曰此眞孝廉也吾兄歿而吾邱嫂張孺人支持門户躬親紝織教其子如嚴師今受天兄弟克自成立孺人之力也受天力學好古貫穿五經漢宋諸儒義疏有聲塲屋詩古文皆博贍可誦其爲人耿介絕俗非禮



弗履平居恂恂如也遇不可則義形於色或去之若將浼然者尤好稱先世嘉言懿行以告諸族人族人雖褎如聽之而弗能難也偕其弟贊天易衣幷食勤身奉母所得束脩羊豕以充甘旨費閨門怡愉孝乎惟孝東晳補亡之詩曰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亹亹忘劬又曰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受天當之矣世風愈降故家子姓或怙侈蔑德或邪辟敗度以親之身體行危殆而辱其先者比比皆是也觀受天之所以守其身以養其親者而不足以愧乎而不足以勸乎茅容之雞季路之米其視世俗之軒冕鼎鐘而蒙不義者孰貴孰賤何去何從其必能辨之然則歌白華之

詩以爲吾孺人壽孺人可忻然而進一觴矣繼自今受天以潔白之身偕贊天揚於　王廷繩文靖之休烈孺人享期頤膺翟茀日升而川至正未艾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又將進白華而歌裳裳者華矣

## 凌氏姊八十壽序

余以丙子入都至乙酉歸里門吾族之諸父諸兄凡長於我者十年以來相次彫謝而吾姑姊之適他族者亦落落如晨星遂不勝杕杜睘睘之感惟吾凌氏姊康強無恙巋然靈光相見勞苦念往撫存旣可悲尤可喜也姊於我服屬爲同高祖長我二十餘年郡邑相望百里而近不得時一相見憶幼時隨先人往來竹馬嬉遊姊以棗栗啖我比長而驅馳四方歲時伏臘問遺缺如蓋不相見者垂五十年今姊已躋大耋而余亦鬢髮皤然老冉冉而將至矣吾家世守寒素子姓無中人之産今且有朝不謀夕者余雖倖通仕籍而居無環堵田無負郭凌於吴中號素封吾姊夫克從殁而其業不替吾姊搘持門户家風宛然食有餘糧衣有餘帛子弟無膏粱之習而有温飽之安洪範之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吾姊實備之矣姊自少習女紅通詩書大義端莊静一閨門無間言其歸於凌也刲股肉以療姑疾貺簪珥以襄大事人皆稱之曰孝敎二子不專於慈以故二子皆克有成立仲且揚於　王廷矣諸孫之以明經貢者二人餘皆芝蘭玉樹也吾家累葉清華冠冕南國厥後弃基於今爲庶弗克肯堂搆而縱尋斧焉而吾凌氏諸甥獨能以詩書發聞不特迪惟前人而且恢我宅相若子幼之於司馬衛公之於韓文章事業炳耀史冊吾於凌氏諸甥厚望焉則皆吾姊之敎也歲八月爲吾姊八袠設帨之辰仲甥雲鳳不遠三千里求余文以介壽余旣限於官次不獲隨諸宗黨後肆筵合樂進萬年之觴而又念祝嘏之辭三多九如旣已洋洋盈耳矣余樸拙無似僅舉家門故事今昔盛衰之感與私心所慶幸者使雲鳳歸而稱述於壽母之前相與道故舊爲笑樂以庶幾親者無失其爲親之意繼自今姊以黄髮兒齒之身膺鸞章紫誥之錫踰九及百茀禄無疆而余亦得以垂耄之年扶杖躋堂稱詩獻頌其爲慶幸更當何如也

## 劉母陳太夫人八十壽序代

侍御貴陽劉君母陳太夫人以明年甲申春秋八十侍御謀所以壽其親者於是其門下士某等相率乞余爲祝嘏之辭余子某孫某皆君所得士也故不敢以不文辭而爲之言曰松柏生於山林霜雪之所經樵牧之所加視夫天桃穠李皆得而勝之然而貞心勁節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而高厓巨谷之中往往有至數十百年而不𢿱者其結而爲實凝而爲膏雖千歲之久而猶足

以稱嘉瑞蓋物之貞者能久存而根之厚者其發之愈大而愈遠理固然也古稱婦人之德無非無儀而內則所紀酒漿葅醢之職皆其事之小者以余所徵太夫人之事則其登大耋享多福宜也太夫人自于歸後即秉家政事先姑禮無違者撫先夫人之子如已之子勤生力作以起其家而成其夫以讓產之義昔公父文伯之母稱先姑之言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太夫人似之生丈夫子一人即侍御也愛之甚而課甚嚴步趨出入唯謹稍懈即呵之甚者或予杖以故侍御自少如成人昔呂滎公之母申國夫人教子以禮法非正之書未嘗接於目鄭衛之音未嘗經於耳太夫人似之滇黔煽亂衣



冠多被迫脅侍御為諸生有聲其黨欲邀致之太夫人怒曰吾止一子欲陷之以不義耶遂戒侍御不得入會城竟得免其忠孝大節如此昔譙國夫人洗氏語其子僕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負國遂討賊立功太夫人似之侍御以射策發科敷教鎮遠每諸生升堂課文講義必設酒肴為宴樂太夫人躬親嘗之曰吾恐諸生之不飽也昔陶侃之母截髮留賓太夫人似之既而侍御知襄城持官侃侃每聽事畢入內舍太夫人必問今日判何事侍御以告得則喜否則誚讓再三如所教乃已昔雋不疑為京兆每行縣多所平反母為言笑飲食或無所出怒輒不食太夫人似之蓋太夫人生平

嚴而慈和而莊勤儉而有法明於忠孝之大不以私恩害公義故其行事動合於古能相其夫以教其子孫侍御起家清白正色登朝典試西江公明之聲比於宋之歐陽子則唯太夫人之教也天保之詩曰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言物之壽者無過於松柏也卷阿之詩曰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言賢人之遇世也太夫人視聽聰明康強壽考而侍御當官蹇蹇為國羽儀合而擬之太夫人喬松之壽無不或承而侍御朝陽之鳴應期而出是母是子和氣致祥傳曰溫山松柏鸞鳳以庇於斯驗之矣宋張齊賢為相母晉國太夫人孫氏年八十餘太宗嘉其福壽特賜手詔存問今



皇上孝治天下　皇太后母儀萬國膺受多福無疆惟休將與普天共之吾知太夫人之壽正未有艾也魯頌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余且濡筆而俟之

## 孫母錢太夫人六十壽序

丙子秋余偕計吏來京師同年孫子起山以謁選先至寓相去一里而近朝夕過從文酒之暇各道其生平游歷間及家庭舊事孫子告余曰吾少而失怙賴吾母錢太夫人以有今日也吾家素貧常一日不再食太夫人拮据捋荼以給薪水吾性落拓不能計有無日讀書飲酒以為常讀倦則飲飲酣復讀所得束脩半以供飲酒費里中人皆笑為狂生太夫人不問也吾讀書不能

效呫嗶亦不能時作文胸有所得曼聲長吟或酒後耳熱搖筆伸紙疾成數十篇太夫人頷之而喜曰兒他日必以文名世吾老不恨矣吾少可而多怪落落寡儔里中游好不數人皆高陽徒也每至太夫人必畜酒以待雖數至無倦容曰吾兒豪士不可以尋常繩尺拘也冬無裘夏無葛日長炎炎突煙不舉太夫人安之曰吾兒非常貧賤者況富貴命也暇則以此語諸弟及家之人吾以故得專力於讀書今吾幸而成名皆吾太夫人之敎也又曰吾旦暮作吏冀得近便地迎養以竭子職潔晨飧而馨夕膳吾志遂矣幸吾母之康強而無恙也吾其敢自逸哉余聞其言而善之未幾孫子令河間河間



畿輔邑也於是迎養之志果遂矣今年已卯太夫人春秋六十三月望日爲設帨之辰孫子以書來曰知吾與吾母者莫如子子爲吾序侑吾母之一觴余惟古之稱賢母者多矣陶侃之母截髮以留賓歐陽之母畫荻而敎書不惟其母之賢而其子亦能揚名以垂於不朽今孫子之爲子也以文章發聞取甲科登膴仕　天子推恩錫類太夫人膺翟茀之榮人咸曰太夫人有子矣其治河間也河間之士大夫與父老子弟雜然曰孫侯古之遺愛也或又曰孫侯衆人之母也蓋孫子之治河間也以經術潤色吏事攜持保抱惟恐傷之而其除奸蘇良爬搔疴癢而納之袵席則與慈母之於赤子無異故河間之人莫不以孫子爲之母孫子以子道事母而以母道子民體母之心行母之志河間之民以孫子爲母者又莫不歸德於其母之母記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其孫子之謂歟昔雋不疑尹京兆奉其母之敎嚴而不殘而蔡襄知泉州有惠政仁宗曰有子如此母之賢可知特賜冠帔以寵之母壽九十而康強如少者今孫子之治能使其民戴之如母而孫子退然自下曰余小子何敢當之微太夫人之敎不及此此非所謂顯親揚名而不徒以亨熟饘粥之養爲盡孝者乎茲者長筵肆設鐘鼓既奏金章玉軸鏗鍧照耀余備官禁近不得隨諸大夫後進萬年之觴特舉太夫人之賢與孫子



之孝而能養以爲天下爲人母爲人子者之勸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河間士大夫之事也詩曰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余敢爲太夫人頌焉

## 郭母朱太夫人七十壽序

同年郭子天若自里門遺書京師曰某不肖不克發聞以爲前人光惟是我母朱太夫人今年七十矣某兄弟啜菽飲水無羔羊朋酒以享親子善於我而甚文能介子之詞以侑吾母之一觴乎余發書慨然而嘆曰甚矣哉郭子之能孝也昔者東廣微補亡詩之六篇於南陔曰馨爾夕膳絜爾朝飧於白華曰絜晨三省匪惰其恪

嘗因子夏之序而論之夫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然而養隆敬薄晨飱夕膳未可謂之馨絜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然苟非終晨三省未可謂之鮮仵晨葩莫之點辱也合而論之蓋必莫之點辱而後膳可馨飱可絜則甚矣束氏之善言詩善言孝也郭子強學力行敦善不怠平居笑言不苟於取與之節介如也讀書無所不貫而尤邃於經術年二十為大師都講摳衣升堂貴介門子拱手踧踖所得束脩羊皆以供甘旨費痛先府君即世蓼莪之哀久而不忘家素貧太夫人樂善好施與遇窮無告推食解衣無所吝郭子體而行之無或違者書有之孝乎惟孝吾於郭子見之矣郭子以庚午舉於鄉躓



於公車四十而未仕蘊義風生不侵然諾人皆曰此真孝廉也可不謂之潔白乎偕其兄某敦孟家之好夕葵秋樹承顏北堂閨門之內愉愉如也可不謂之能養乎於是南陔白華兼而有之甚矣郭子之能讀詩也六月之序曰南陔廢則孝子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蓋古者大順之世孝道隆茂民氣和樂於是時和年豐陰陽理而萬物遂而君臣上下相與燕樂以歌詠太平故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鄉飲酒禮燕禮工歌鹿鳴之三然後笙入奏樂自南陔白華由庚魚麗以迨於由儀先王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以此也今之世士無家庭之行或兄弟鬩於墻或妻子誶於室甚者貪冒無恥辱身敗名以貽父母羞安在其莫之點辱乎而又何夕膳之馨晨飱之潔之有郭子竭誠盡敬疊疊忘劬斑衣戲舞彈琴歌風太夫人顧而樂之異日揚於

王庭奉潔白之身為　天子股肱耳目導迎善氣移風易俗使萬物無不得其所小雅之興其有望乎郭子勉乎哉太夫人生於高門能循法度事繼姑以孝聞舉案相莊教子有立婦儀母德於是焉備晚而皈心西竺康寧壽考由此而享期頤膺茀祿天保之卒章曰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蓋天保之詩與南陔白華相表裏小雅之極盛也以此為太夫人壽其亦可引滿而進一觴矣歲之　月太夫人說帨之辰虞惇以年家子



三千里外不獲與躋堂稱兕之列姑述其謏聞自附於小雅詩人之義以復於郭子使進於太夫人之前若其他顯融赫奕世俗所謂祝嘏之詞者則固畧而弗道也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七

#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八

常熟　嚴虞惇　撰

記　書　書後　題詞

## 東園記

吳中多佳山水而士大夫以園亭相勝夫置園亭於山水之區遊者厭矣婁東無山其水分婁江之支而四方之遊者必之焉以其有東園也東園者何吾師太原公之別墅也園之中有山焉盤基數十畝高與之稱層巒疊嶺奇峰峭壁若天作而地呈之忘其為人力也環之以水蓄者為沼岐者為渚夾者為澗流者為渠渟泓渺瀰極望無際吳中之佳山水弗過也外為崇岡若拱若



衛東迤而北連延其西曰東岡之陂園之勝所從始也緣以長堤曰香綠步自陂而東度梅花廊有樓歸然向背皆水山當其面朝霞夕暉爽氣相接憑欄眺遠萬象鮮霽名之曰揖山其臺曰春曉循水而東歷長廊折而南度宛轉橋其東南為剪鑑亭澄波淨綠天光雲影鑑湖在數百里外若剪而置諸几席空明蕩漾如行鏡中舫曰鏡上志景也亭之北下土岡折而東竹樹蓊鬱雜英紛披窈窕清深若軼塵埃廬曰期仙之廬菴曰掃花之菴夾於兩水之間者曰峭蒨皆園之靈秀奇絕處也水中大石兀立怪突不可狀古藤纏之水之陰為竹水之陽竹無窮極雜以桂樹老屋三間顏曰紙窗竹屋其北界兩水之間曰煙上迤而西涼心閣也半在水半在山每清風徐來明月孤映虛澄朗徹形神翛然不知身之在何世也亭之南折而西有閣二曰清聽曰遠風琴瑟泠泠瑽瑽琤琤可以滌塵耳可以開煩襟其又西曰畫就皆山之南麓也自東岡之陂稍折而西度石橋循流而南外皆松杉夾岸垂柳萬株有橋曰綰春轉而東南行有橋曰紫藤叢篁蔭覆水草披拂波光徘徊若離若合橋之東南曰淼野堂園之高明弘敞處也堂廣數畝前蒔芍藥又其東曰香霞檻前植牡丹春三二月二花盛開隔水映溪鋪錦錯繡若相矜誇又若美女相悅靚粧袨服而相妒也橋之南曰雜花林稍進曰真度菴



清磬一聲萬籟都寂高人勝流時相往來坐茂樹掇落英又園之清絕處也園距城之東一里而近夾道榆柳古松長杉隍池遶其北平疇豁其南遙村遠浦東西圍合山峙水中水周山外樓臺亭閣宛在水中央大約山居園之一水居園之九竹石草木居園之六七奇情曠觀逸景遐趣昏旦變候四時奪目吳中之山水茲園悉擅其勝矣自昔衛公平泉晉公綠野皆絕盛一時然不數十年荒煙蔓草樵夫牧豎或過而弔之東園自文肅以來百五六十年矣而堂構鼎新風物無改山若增而高水若益而深詩有之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

若夫山林匱竭藪澤肆旣君子將隃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文王有聲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吾於東園驗之矣歲之首月公持東園圖示余且曰子爲我記之余雖未獲遊東園而覽其圖可以得其大槪焉遂不辭而爲之記若其草樹禽魚之美游觀登望之樂侯公他日政成而歸從公杖履之後一一爲公賦之康熙甲申春王人日門下士嚴虞惇記

## 重修繡谷園記

繡谷者何蔣氏園也園有嘉木珍林淸泉文石脩竹娟娟雜英飄揺紛紅駭綠爛若數錦主人顧而樂之思所以名是園者而未得也掘地得石刻畫斑然有八分大書二曰繡谷體勢遒勁疑唐宋間人筆主人曰是固與園稱蓋天作而地藏之以貽我者耶於是爲之記而以繡谷名其園主人者孝廉兆侯先生也孝廉捐館舍園屬之何人繡谷之名若滅若沒者四十餘年孝廉之嗣孫曰深字樹存博學好古哀先世之文得向之所爲繡谷記者求其處則園已三易主矣慨然於堂構之弗荷乃復而遷之蘇穢芟荒崇峭決深蒔植益蕃丹堊益新顧瞻亭廡舊石具存於是樹存曰嘻此王父之遺志也遂以記書而鑱之石而與舊石俱陷之壁於是樹存讀書其中仰詠堯舜言俯追姬孔轍揚淸芬懷駿烈而繡



谷遂復爲蔣氏業矣夫天下之物顯晦有時而廢興有數繡谷之石晦數百年而孝廉得之孝廉之園廢數十年而樹存復之以是知天下無物可久而惟文字可以傳於無窮樹存之汲汲於記與石以不朽也思深哉余於是重有感焉吾家與蔣氏世爲婚姻余之從祖姑樹存之曾祖母也兩家盛時閥閱閈閎郡邑相望今之存者寡矣蔣氏世有達人不替其業樹存篤思繼序迪惟前人光兹園之作可謂曰孝吾家衰落子姓僦屋而居無先人一椽以蔽風雨向之渠渠夏屋擬於平泉綠野者汶陽之田去而不返矣不惟家門盛衰之異而亦子孫賢不肖有以致之故余於樹存之請記爲之泚灡者久之樹存旣請王君石谷爲之圖海内士大夫皆歌詩以紀其事圖之勝槩隱隱心目間余他日得脫塵網歸故鄉逍遥琴書親戚道故園中之草木泉石尙能一一爲樹存賦之矣

## 新津縣重建儒學碑記

新津在成都西南百里而近蓋蜀之緊縣也明季兵燹學校廢闕前雖有大成殿三楹旁風上雨蕪穢不治殿之左右榛莽沙礫牛欄豕牢叢雜皆是生徒放散長吏恬而安焉六十年於兹矣金壇王君來爲令始至蹙然不寧若負芒刺告於郡大夫郡大夫唯唯詢之於士庶亦落然莫有應者王君曰是某之責也其曷敢以後於

是夜思早作節縮其衣食之餘日有儲月有積迺經迺營迺闢迺攘鳩工庀材賦丈計庸先　啓聖宮尊本也次明倫堂崇教也建東西廡以表前哲樹櫺星門以肅廟貌名宦祠於左鄉賢祠於右報功崇德揭虔妥靈垣墉橋池門庭庖湢黝堊丹漆赫赫奕奕經始於康熙四十六年十月而以四十九年六月落成凡爲屋二十八間一椽一瓦皆其手拮据口卒瘏之所就嗚呼王君之於此可謂用力勤而施效博矣昔先王設學以教天下之士蓋將使之明於君臣父子之誼習於詩書禮樂之節示之以鄉射讀飲弦歌揖讓俯仰之容收其放心防其滛息而納之於孝弟忠信廉耻禮義之域所以養成



人材移易風俗也後世學校敝而教化不立師弟子相視如塗人賢者不過讀章句課文字而已其士競於功利其民習於機巧箕帚誶而爭趨錐刀蓋有學而不知教其弊已至此而況并其學而廢之君子無所視傚小人無所觀感不至於相殘相賊悖法亂紀不止也而世之爲吏者方且刀筆筐篋簿書期會之是求語以教化曰非吾所急也嗚呼人材之日窳風俗之日偷豈不以此也哉且夫蜀去京師萬里蓋古荒服之國也其山川阨塞其人民獷悍其俗尚權詐喜告訐其士大夫平居暴豪鄉里持吏短長而又秦隴荆襄游手之民錯雜而處強弱相軋爭奪攘竊時時間作長吏不能禁或從而

嫗咻之驕則易怨怨則易相激而地相偪吾恐數十年之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於此而不率之以禮義導之以敬讓勸之以相親相睦保愛周卹之道習其耳目而柔其心思束其手足而矯其氣質則其恣睢忿戾無聊之心必有一發而難收者然則言學於今日固急而言學於今日之蜀尤急也嗚呼此非區區俗吏之所能及也王君當學廢之日獨能發憤竭力剏而成之此邦之士始而駭繼而疑繼而帖然以服亦躍然以喜來遊來觀相顧而歎曰吾儕今日乃知有學也事創於一邑其道可推於天下教行於一時而其利及於數十百年之久於以養樸茂之材而成易使之俗異日蜀之人士得與



鄒魯文學並稱者君之力也君治新津六年均徭役清田畝減火耗恤塲市皆有惠愛可稱道而此尤治之大者蓋古之行[illegible]必先明於治之本末權其緩急使民樂趨而不厭君之建學實行古教化可謂知所先後矣稱曰循吏不虛也昔魯修泮宮史克作頌文翁興學漢史以爲美談是役也似述而實作其功德不讓於文翁宜勒金石使後來者有考故余樂爲之記王君名汝驤字耘瞿金壇人共其事者教諭某訓導某康熙辛卯科四川鄉試主考大理寺寺正常熟嚴虞惇記

## 與沈位山書

都門握別忽已六載知吾弟杜門養道立德立言眞足

追配古人具徵德器深厚學問堅定視僕之碌碌風塵不啻鯤鵬之與蠛蠓矣可敬尤可愧也僕年來窮厄益甚去臘抵家境況甚惡二小兒又患危疾大約身不可保家無一廛一畝不得已授徒維揚爲餬口之計偶歸故鄉從中峯和尚處接讀吾弟手書具仭關注至意當今時勢日就衰薄居官無一事可做不過要錢耳論古人之道自當深潛隩伏趋然事外但吾弟年尚少力正強非隱居之日又出宰百里作民之牧或有一二利益百姓之事亦士君子讀書用世一塲但須擇此一官不畏不疑亦不必作過情之事只從百姓起見吾盡吾心其他利鈍聽之於天但得如朱邑之桐鄉亦足永永不



朽矣僕自少有此志欲作一親民之官好作條教少立名迹此志不遂蹉跎至今願吾弟勉之只此一官尚可爲餘則向背俱觸不得不殺人詐人以媚人矣僕尤最恨今日所稱好官纔到任便減陋規革常例標榜清節矯飾聲譽而其實私門旁竇墓金日進人皆謂之清官此種人極削天地之元氣欺世盜名尤爲可恨僕所見眞正清官湯潛菴先生一人而已清不絕物和而不隨此人若在聖門不亞四科之列願吾弟以此爲法而今之所謂刻薄苛皦一流切勿效之也芻蕘之言幸垂採納聞有來虞山之說此誠至願倘得買舟一來相叙數日何快如之人生會合不常出處無定未知此後離合如何若果能此幸先信相聞僕當從揚州過江而來如期相會若不先訂恐又不相值也千萬千萬欲言種種總俟面時傾倒不盡

## 書　御書咸中有慶匾額後 代

康熙三十八年二月　皇上南巡閱河所至問民疾苦行慶施惠自齊魯迄於吳越民歡然若更生湛恩鴻龐亘古未有　大駕五月還京師羣臣蹈德詠仁作爲詩歌頌颺盛德而臣某時掌邦禁在官言官特舉　皇上赦過宥罪一事揚厲如天好生之仁以昭　聖治之萬一繕冩冊子呈進蒙　恩茹納某月某日蒙　恩賜臣
御書咸中有慶四大字扁額一道雲章爛然暉映日



月字體嚴重格力雄深精理內含神采外發鸞翔鳳躍蛟龍鬱蟠非夫天縱神授未易有此瓌瑋奇麗也捧跪拜受感愧交并伏念臣起自草萊叨塵侍從洊歷三事備員秋官以至愚極陋之質當明明棐常之任夙夜祗懼惟恐隕越而　皇上畀臣以五刑之中獎臣以嘉師之慶顧惟譾劣非所克勝臣嘗讀虞書舜告皐陶曰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咸中之說蓋本於此故曰制百姓於刑之中又曰咸庶中正而用中之極至於天人同心福流後嗣故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又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知敬刑協中者臣子之職而作命配天者一人之慶也　皇上以堯舜欽恤之心爲心四方旣已從

欲矣而猶清問下民哀矜惻怛勸勉臣下臣敢不益加祗慎精白乃心捐五過之疵輔三德之化使和氣洋溢仁恩周溥遍於海隅蒼生浹於昆蟲草木無疆之休萬世永賴非獨臣一身一家之私慶而已也旣奉以懸諸家又勒之於石以彰 聖天子獎勵至意傳之子孫榮寵光耀永永無極

書 御書樹滋堂扁額後代

康熙四十一年 月 皇上御書樹滋堂扁額一道特賜臣某臣某踴躍舞蹈跪捧拜受謹懸邸舍之聽事且勒貞石用彰 天寵臣伏見 皇上天縱多能 奎章煥發筆力雄邁超聖入神羣臣瞻望 清光隻字寸緘



珍逾拱璧臣以譾劣備位三事重荷 宸眷疊 錫龍章至於再至於三卷軸淋漓暉映日月今又特蒙 聖恩親題堂額獎勵交至感愧益幷臣平日於諸臣之中受 恩最渥而年來於 御書之賜拜 寵獨多臣何人斯足以當此臣伏讀尚書曰樹德務滋樹滋之義蓋本於此古人有言德者身之幹也如木之植根本旣立必滋培焉而後條達暢茂實大以蕃臣學殖荒落德不加進顧名思義殊切慚惶庶幾祗敬日嚴夙夜不怠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以上副 皇上栽培之盛心以仰酬 皇上覆冒之大德不惟霑溉於一已且以流潤於後昆臣無任感激歡忭之至敢拜手稽首而識之

書李文襄公行狀後

自三代而後文武之途分而世遂有全材實難之嘆今觀於文襄公之事可不謂之全材者歟而 上之所以用公與公之所以用於 上者其亦可謂千載不世出之一遇也公文臣也詩書禮樂是習法度是脩一旦滇黔作逆閩粵扇亂 天子拊髀而思頗牧顧獨以疆場之事屬公公不震不動屹然如坊之止水決機如神運謀如掌嘆喈宿將皆俛首受約束而公親履行陳同士卒甘苦師行所向風馳飈驅應時底定當是時公坐制兩浙南控楚蜀西捍江淮使 天子落然無東顧憂公



之力也公又除奸蘇良摩之煦之民去湯火而登衽席一以為秋肅一以為春温蓋公之材武足以勘亂文足以致平如此方事之殷也公條列兵勢上言或至再或至三慷慨指陳上輒報可余嘗得其文讀之未嘗不低回嘆慕至於感泣以 皇上之神聖威武闓乾闢坤廟謨弛張折衝萬里而公以書生籌畫兵事凡所陳奏皆當 聖心若合符契向非知公之深信公之篤必不能任公之專且重如此而公以數千里之地數十萬之兵能使 天子不疑諸臣不忌神謀鬼謀與天同符然則公之成功固不世出之材亦不世出之遇也昔者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皆以文臣將兵克敵制勝而間執讒

懕惴惴焉幾不保其成豈若公之遭逢　聖明終始一德社稷安於泰山功名紀於竹帛天下後世論公之材而追考其世歸美於　上之用之此非傳之所謂君明臣忠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生平敭歷中外所至有名蹟及秉鈞軸持大體屏苛細卓乎古大臣風烈載國史不具論獨論其於君臣遭遇之盛如此其亦有所幸也夫其亦有所感也夫

## 明人尺牘題詞

王子含章好讀書尤好裒輯古今人文章嘗手錄明人尺牘數百篇示其友新安程子漢乘漢乘亦向有尺牘之選因相與叅訂摭所未備謀付諸梓而請余發其端



余嘗讀漢書陳遵傳遵略涉傳記贍於文詞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弆尺牘之名始於此梁昭明撰文選書表牋啓之外別無尺牘宋初文苑英華無體不備亦無尺牘之目近代乃或以此名家東坡山谷往來酬荅之札好事者掇拾綴集名之曰蘇黃尺牘家挾一編而蓮幕之士尤好之蓋牋啓之作施於達官貴人其體多駢耦之文而尺牘則閑言長語單辭隻句衝口信筆嬉笑涕洟無所不可令讀之者如聞其聲而如見其人則亦筆墨之高致而通人之緒餘也兹編蒐採共百餘家前明一代之人文略具於是而前輩之流風遺韻亦有足想見者劉子政不云乎亦可喜皆可觀等而上之子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於是乎在豈徒和鉛舐筆為壯夫捧腹而已也含章名元勲漢乘名化騄皆好古博雅士也

## 題蘇州半塘寺血書華嚴經後

蘇州半塘壽聖禪寺藏弆元至正中善繼禪師血書華嚴經八十一卷卷末有宋文獻公濂序讚序云上人善繼嚴持梵行從十指端刺出鮮丹至心繕寫滿八廿卷尊閣半塘壽聖寺又云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願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即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無相居士者文獻公之別號也於是寺僧相傳云永明再世為善



繼善繼再世為文獻公三世寫經人天希有康熙癸卯布政司三韓佟君彭年復勒碑以紀其事以余考之不然按公序但云異僧手寫是經未嘗云是經即血書之經也母夢異僧覺而生公則但以公為永明之後身可耳云永明再世為善繼公文末云然他文亦無可據也元至正九年公以大臣薦除翰林院編修官而善繼刺血寫經亦當元至正之幾年公與善繼同時人而云善繼再世為文獻其説荒唐不經不待辨而知也文獻集初有文粹十卷後又有續文粹十卷皆不載此序錢宗伯謙益裒公文之闗於佛乘者為護法錄此叙載錄中第九卷而以善繼為幻滅意者幻滅即善繼之字未可

知公集不載此序或其門人以公大儒不宜讚嘆佛乘故删去之而此文詞旨深妙決知為公作無疑也生死輪迴之說佛氏有之然而鑿空附會託為神奇以震動愚夫婦之耳目殊非釋師不惜身命供養諸佛之本意而又使人識其誣妄或并疑文獻之序為後人假託是其附會之罪即與毀經謗佛者等今年春予寓半塘繙閱是經見自來題志皆沿訛承謬無所取信因反覆詳考以著其實以袪來者之惑并以告於寺僧使知血書此經功德本自無量不必援文獻以為重而三世因果之說竟可置而弗道也時康熙某年思菴居士嚴虞惇法名開良敬書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八

#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九

常熟 嚴虞惇 思菴

## 墓誌銘

### 光祿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撫加七級李公墓誌銘

公姓李氏諱國亮字朗菴世為奉天海州衛人皇考諱逢茂以從龍入關累官至驃騎將軍都督僉事沅州總兵生子二人公其季也公少好學折節讀書中康熙壬子科舉人選授陝西蒲城縣知縣土寇唐文義橫行鄜延同華間公單騎造其營諭降之奉 旨加軍功紀錄時漢中新復大將軍圖公薦公有文武材即擢漢中府



知府公發倉賑飢招流亡實户口儲芻茭修烏江堰溉田積穀歲大旱公禱於神大雨時注民歌舞之陞西安督糧道時 王師已克川南奉 旨運糧於叙州叙距秦三千餘里公請於制府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秦民甫出湯火而復使遠餉恐重困且誤軍需盍選賢能官齎折色赴軍前准時價給之則彼此交濟制府從之於是軍得宿飽民獲蘇息壬戌陞四川按察司使旋丁內艱服除補江蘇按察司使不三月清理舊案三百餘事獄無留者平反周之楨等冤獄數十人會 大駕南巡公料理前站自淮揚至蘇杭 行在水陸儲頓皆供備無缺 上深以為能即擢江蘇布政司使江蘇富甲

天下公私那欠動計數十萬胥吏因緣其間多至乾没
公爬梳鉤貫盡剔諸弊舊例漕項及兵餉俸工等皆解
藩庫以次出納公悉令歸該管官司收給洗手奉職不
名一錢屬吏畏公法亦莫敢染指公精強明敏應事立
斷故能使豪強斂手奸猾屏迹長老言數十年以來官
茲土者莫能及會公以舊任事詿誤降級去之日百姓
攀轅號泣立石建祠以紀公德既入都謁　上於通州
　上素知公賢顧問再三其年九月復用公爲河南布
政司使先是秦地饑　上命運楚漕以賑秦豫當孔道
車牛任輦絡繹相繼至是復有協運楚漕之　旨公念
豫民彫弊不堪重役乃親詣楚與督撫酌議令楚民運



至淅川豫民運至龍駒寨各就附近轉輸運速而費省
民以不困河北旱蝗率僚屬往捕道暍無水公以鞭指
其地令浚井水隨鍤所至湧出適有黑蜂食蝗俱盡民
以爲神名其井曰應瑞井丙子春　上親征噶尔丹河
南主給馬騾車輛期會迫促公悉捐俸工治辦應時而
具民間不知又出私財養新滿洲具槖駝騾馬以助軍
　上嘉公忠勤　特命以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公益自
奮發思報　恩遇河南漕運舊例衛輝起兊明季以部
臣監兊駐劄大名遂改大名之小灘道里遼隔遞送煩
苦公相度形勢疏丹河水以通運道仍請改歸衛輝民
以爲便滎澤城逼黃河水波衝決歲糜金錢築堤捍禦

公請遷縣治於古滎陽郡爲新城城成不數日舊城壞
老幼感泣曰微公吾屬皆葬魚腹矣河南土曠不治田
之未墾者以頃數之得三十餘七萬公請令各省官民
之以罪而入於軍流者僉發豫省開墾數年之間賦稅
日增民食益裕蓋公歷官所至無不以興利除弊爲已
任凡事之益於國與便於民者毅然行之莫爲持難而
又廉以律已勤以率屬明而不刻嚴而不苛故雖當繁
劇倥傯之地而事至立辦處之裕如其於吳於豫尤歷
時最久政績最著而施德於民最深民之戴公者亦最
久而不忘也庚辰秋以薦舉失人部議革職奉　旨原
品致仕公感　聖恩寬大隨請自願於永定河効力共



脩築郭家務舊堤五十三里山東饑復請於沂州養飢
民一萬五千餘口明年復送回飢民八千口有零皆殫
心盡力黽勉從事公雖去位而惓惓不忘　君國憂公
如家又如此公前後疊蒙　恩寵有　御書鞍馬果餚
緞幣之賜丙戌三月公既病矣命子某迎　駕於涿州
　温旨垂問公年齒及病狀公聞而伏枕叩首感激涕
零知　上之始終眷顧不衰也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
某年月日年六十有六曾祖某祖某考都督公皆以公
貴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妻董氏封一品夫人夫
人有婦德葛覃樛木螽斯采蘋之美兼而有之先公十
年卒年五十有四子男五人夫人出者三元燮壽昌縣

知縣元龍元璉候選府同知庶出者二元樽十七兒皆先卒今存者元龍也女八人孫一人公既卒之二年元龍將啓夫人之窆合葬於某原具狀來請銘銘曰

業業李公實邦之桀文武隨宜智勇具設盤錯不懼應機立決於秦於黔吳豫更迭刑平賦均軍戢民悅惟忠與勤終始一節帝念勞臣寵綏不絕恩沾三世年虧大耋龜筮告祥崇岡巘嶂休烈遠垂視此刻碣

## 光祿大夫原任安徽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級高公墓誌銘



公諱承爵字子懋別號一菴先世居山東之高密明萬曆中有諱有者遷遼東之鐵嶺遂爲鐵嶺人有生良輔良輔生景時景時生尚義從 世祖皇帝入關勘亂有功世襲二等阿達哈哈番公之皇考也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光祿生子五人長曰天爵官江西建昌府知府陞兩淮鹽運使耿逆之亂抗節死贈太僕寺卿謚忠烈次曰膺爵曰錫爵公其第四子也次曰蔭爵高氏歷世隱德不仕至光祿而大公之昆季皆位岳牧著聲績而公之功烈爲尤顯公初以門蔭補蒙古都統七品筆帖式年雖少有幹畧選授河南衛輝府淇縣知縣遷西城兵馬司指揮出爲江南淮安府同知管理邳睢靈壁河務陞揚州知府康熙已巳 大駕南巡擢江蘇按察司使晉福建布政司使到任三日 特命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安徽未十月復 命巡撫廣東丁內艱歸服除 命分修南河高家堰明年 南巡閱河復奉 命撫皖旋以事解任仍赴河工又明年 南巡事得白尋 命督理靜海漳滏滹沱等處河務公爲人精明強力臨事果斷不吐剛不茹柔不畏險難不避嫌怨所至發奸摘伏興利除弊或他人選愞恧縮不敢出手者公應機立赴莫爲持難若庖丁之於牛養叔之於射王良造父之於馬砉然沛然無不如志以此收民譽而亦以此結 主知至今論封疆大臣之以才幹稱者必首及公也

三藩畔換淇當兩河之衝軍需絡繹民困輸輓驕兵悍卒稍失意則撞搪叫呼官吏多竄匿公先出庫帑採辦



而後徵之民芻茭糗糧悉儲境上至即給發檄出境無有稽留逗撓者其尤無狀者申憲以軍法從事莫敢譁囂民得安堵而事益集民有訴其妻亡者三年矣莫得其主名公悉逮其鄰里及常所與往來者閱視之良久指一人曰汝何敢匿某妻其人色動叩頭曰某非匿亡者乃知匿亡者耳即縶其人蹤跡之果得匿亡者寘諸法民咸以爲神京師多大猾而指揮官卑制於御史不得專決事豪右相率侮慢以爲常公受事之三日諸豪有挾妓羣飲而讙呶者公命吏執之吏曰此諸豪恐及禍公曰無恐率衆掩捕之無脱者公念此曹皆怙勢少遷緩之即不得行吾意乃佯目吏曰此皆白丁耶抑職

員耶白丁無大罪職貢當請黜革耳頂之皆以白丁對即予杖而逐之甫畢而憲符下業已杖亦無如之何當是時諸豪大猾皆斂手避高指揮高指揮之名震　輦下邳睢歲有河患夏秋之交風雨暴作洪濤怒波擊蕩提岸一壞則萬姓魚鱉公呼召徒役畚土卷埽隨方捍禦而以身當其衝僚屬切諫不聽堤卒以完論者比之王尊周甲富而懦王乙糾亡命刼之書券而悉畧其貲甲訴之州不為理以訴公或曰河官不宜與民事公曰吾既分治邳邳民即吾民也民寃不得直奚官為卒具獄寘王乙於法揚州例供草四百萬為防河而揚方罹水灾草價騰踊費且十餘萬公請總河寛其征至以去



就爭之遂得請於時元日有鶴來之瑞遂以來鶴名其堂而公廉能之聲播於遠邇達於畿甸　天子器其材遂有江蘇臬司之命公益勵精勤矢志平允以副　天子刑期無刑之意每當讞獄多所平反先是有私販鹽者以拒捕悉論大辟公親鞫之問防兵幾何曰二十七人犯盜幾何曰百餘人拒捕傷人乎曰無傷鹽犯三人公曰以百餘人拒二十七人兵不傷而反為兵所傷何名拒捕哉論其魁餘悉減等楊氏父死而訟父妾與人私生女某月日送育嬰堂者復有要人持之公曰子當為父隱父死而暴揚其私非情也且眞偽未可知一日以事至揚猝入育嬰堂檢其籍無某月日送女事其子

覘知之遂囑院移其獄於藩司公曰治獄吾職也吾能越職而問錢穀乎即日親鞫以籍為左證其子詞屈遂伏罪欽犯賄解役佚去而解役亦逃拘其父訊之不承公飭吏密伺之有與其父相聞者執以來得一人公曰此即解役也一訊而服人問其故公曰獄有五聽吾得其情耳無他術也粵東歲大飢公至即發常平米賑之而後上聞　上嘉之州縣舊派里民荷擔承應過客名曰過山夫役使勞苦公嚴其禁令自募糧役舊任里長因之侵蝕花户輸十二於官而私其八更以奴隸畜之莫敢與抗公立按糧均役之法盡革其弊民大以為便刑具舊用鐵梨木藤約其下而貫以鐵以是訊獄鮮全



活者公命易以杉木麻約之而貫以竹頒其式於州縣至今用之舊制凡監斃三人止罪印官而不及司獄公請與均罪又請罪人配漳泉者得冬月發遣以免羈禁皆報可公在粵凡舊政之不便於民者悉訪求其實大者奏聞小者檄罷聲生勢長陽施陰設大約以剛決為主而濟之以仁恕故民畏其威而感其德去之日老幼扶攜遮道奔送自羊城抵梅嶺蓋千餘里不絕也公凡兩治皖皆不久而去其治如在粵民至今思之初公自揚州即以才見知於　上有清廉之褒親灑　宸翰賜焉後遂疊蒙　恩賚非次拔擢中雖被誣而　聖明洞鑒終始保全再委河務軫念勞績眷注弗衰尚將有以

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初公之撫皖也以監臨當往江
寧念太夫人年尊不忍離朝夕遂奉以行江寧人榮之
及再撫皖而太夫人已没顧瞻堂宇涕泗潸然痛親之
不再至也公忠孝天植内行純備少負大志不屑紈袴
徽逐平生尚意氣重然諾讀書通大義每論古人成敗
則抵掌擊節垂老猶手不釋卷好學其天性也公生於
順治辛卯某月日卒於康熙己丑某月日年五十有九
配楊氏繼配納拉氏俱贈一品夫人子五人其偉庚辰
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其倫候選通判其健太學生其
佳其人女七人孫一人公既卒之幾月其偉具狀來請
銘銘曰



高世隱德發跡從　龍公承其先實大聲宏始以才顯
號能治劇弛張隨時導窾批郤於江於淮閩粤之交風
行標馳除莠蘇苗名徹　九閽懋嘉乃績　六飛南幸
叠荷　恩錫汝平水土克成厥功無替前勞保其初終
民有口碑史有載記揭於貞珉用告來嗣

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加四級涵齋汪公墓誌銘

公姓汪氏諱晉徵字符尹世居休寧之雙溪汪於新安
為巨族而雙溪者尤繁衍至憲副公諱某起家進士為
名臣公之皇祖也皇考諱某生四子公於次為季祖考
皆以公貴贈光禄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以丁巳舉於
鄉己未成進士兩試皆魁其經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授
吏科給事中同考武會試晉户科掌印給事中丁卯典
湖廣鄉試稱得人内陞順天府府丞提督學政丁内艱
歸服除補太常寺少卿歷大理寺少卿光禄寺卿順天
府府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督理錢法卒
於官公在諫垣多所建白嘗請停藩臬卓異以袪積弊
請復兩粤違限處分舊例以恤遠臣二疏皆關吏治之
大者又請宋儒張載世襲博士士論韙之其任京兆也
月有課季有程開設義學頒白鹿洞學規以勸士上言
學政六事至今以為法疏請修順天府學部議以其言
迂緩格不行　特旨命再議如所請至今宫墻輪奐公
之力也太常郊祀故事　御前捧香多至隕越公朝夕



恪勤加以練習凡三載遇　親郊者再無失禮廷尉於
刑獄主平反而近年以來多受成於秋官莫或可否鄧
繼禹為盜所殺實僱工人楊廷壽主謀也都察院以不
行不分贓擬杖刑部比窩主例擬流公獨謂挾仇造謀
志在於殺不在得財且主僕定分應照預謀子孫皆斬
律立決奏上報可公論快之熊泛一砍傷小功服叔致
死在保辜限外舊例奏請定奪刑部置不用公謂熊死
分也然例不可廢遂另議刑部以公言直乃合議公之
持法平不肯苟隨皆類此立朝三十年前後蒙　恩賜
御書者二　御製詩集古文淵鑒　皇輿考清文鑑
各一　賜松花石硯人參鮮魚及諸果物不可勝紀公

為人小心畏慎以樸誠自將持官持身終始一節遇事綜理微密而自奉澹泊無聲色玩好之具讀書務極根柢而尤粹於宋儒先生之學新安故有紫陽書院士大夫春秋釋菜講學其中而推公為祭酒平居敎子弟飭童僕皆有法大率以務實為主不追逐時好其周恤鄉黨尤備至倡里役會編保甲其大者也公生於前已卯某月日卒於康熙已丑某月日年七十有一配夏氏贈一品夫人子七人升英庚辰進士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文炯癸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先卒啓英考授州同知倬已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傑考授州判文英世英歲貢生孫男十二人女八人銘曰



洪範五福兼之者難惟攸好德四者乃安公其兼之福且未殫子孫繩繩為國之幹黃山天都神靈所盤卜斯宅兆松柏丸丸古稱淑人允矣不刊銘勒諸幽百世有觀

##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馬公墓誌銘 代

公姓馬氏諱某字某其先河南人明洪武中有以軍功衛延安者子孫家焉故今為陝西綏德州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皆以公貴贈某官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某氏皆贈一品太夫人公生而孤貧育於伯父某事伯父如父於兄弟友愛尤至讀書不事章句慷慨有大畧歲壬子舉於鄉出葉忠節公之門時逆藩煽亂餘

黨蔓延於綏賊朱龍將冠城城中恟懼公授兵登陴援桴誓衆及　朝廷命大帥至公為設攻守方略城賴以完主者嘉其功事聞即命公守綏公以桑梓辭改守灤州灤為畿邑民猾而多盜旗弁債帥持吏短長公鋤奸蘇良豪右斂手州有民殺人而埋其屍四十餘年矣公一夕宿逆旅恍惚有人訴冤掘其地得白骨詢之土人云此屋已十易主矣拘最初一人至鈎其情遂吐實立寘於法昌平衛有殺人獄莫知主名郡守以公材使治之公於道逢白馬少年云殺人者叔也公至閱其狀乃民有父子被殺於寺弁殺寺僧五人而民之居旁張劉二人者即其子之中表叔也詢之不承私令跡之二人



相語曰誰謂馬公察者易欺耳即執之一訊而服於是數州之民皆頌公以為神陞戶部江西司員外郎轉刑部山東司郎中時蔚州魏公為司寇眞定梁公為司農而公與于清端公相善且聲望相埒也故二公深器之以薦權北新關洗手將事宿弊盡革秩將滿天大寒公以正課無缺下令弛關禁譏察之外不收錙銖於是商民往來無稅者一月謳吟之聲交於南北父老嘆嗟以為百年來所未有也陞杭州知府其治如治灤而加惠焉杭民苦營債期滿不能償則以子女為質因没入之公白於將軍請核其子母虛實令悉持券來官為民代償遂發官用銀若干一日盡給之無留者軍得實惠而

民免驅迫之苦至今尸祝焉歲巳已　六飛南巡供張
儲偫應時立辦民不知擾　天子知公廉且材以公爲
可大用也適臬司缺員即超拜浙江按察使公奉　命
感激竭力報稱平反庶獄多所全活海寇滿三假貿易
聮絡隣境欲謀不逞公密偵得實白制府設策擒之殲
其魁六人餘七十餘人赦不問西興設渡船民貪利重
載遇風多溺死公立之禁一船毋過三十人違者罰無
赦至今錢塘江無漂没者其仁而有威皆此類也踰年
晉布政司使　命下之日民大悅喜當是時令總河遂
寧張公寔爲巡撫公益自刻勵嚴絶苞苴故事屬吏有
歲餽公悉禁絶之康熙二十九年紹興大水公私赤立
莫可存濟公檄十一郡合輸米二萬餘石按户賑給曰
是踰於歲餽多矣蓋公之仁心爲質知所緩急輕重期
以權宜活民而於已非有毫髮私也公政績日聞　天
子特簡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於是時
其柔剛與民休息仿白鹿洞遺法建書院以教士之秀
者嚴溺女之禁分給常平倉羡米使貧無告者有所養
雪廬山白石菴僧之寃獄不使無辜者坐死再疏請罷
追轉漕脚耗永甦官民之困期年之後人吏浹和環數
千里之境皆曰我公以嚴明廉幹聞天下今優游無爲
不動聲色而事以大治洵乎一張一弛公之才無施而
不可也已卯春　車駕以視河南巡既還公奉　詔陛



見　上奬勞再三　御書老成清望堂額以寵其歸時
淮揚荐饑　上命公設法救濟公以西江連歲豐穰救
灾恤隣道也遂倡僚屬捐米十萬移賑之淮揚之民戴
上之仁食公之賜歌功誦德溢於三吴公之撫循愛
養能以其餘及於隣封又如此方公之守杭也以爭寃
獄與當事有隙後其人倉卒遇事舉重貲託公事定公
還之封識宛然其人愧謝欲以千金爲壽不屑也其始
至江西也屬吏有不飭者將按之誓潔已自效及公陛
見其人縱如故公再至復自戢蓋公之生平廉以律已
而寛於責人急於豪強而緩於小弱故自起書生至秉
節鉞所在有聲績又能以功名終皆以此也公性澹泊
無聲色之好禄入所餘周及三黨州之　文廟圮興修
之役獨力任之平居好奬人之善門生故吏成就者衆
公所推轂多爲顯人少嘗遊榆林道中拾遺金四百金
訪其主還之廉潔其天性也居江西　年疏請乞罷
俞旨慰留康熙四十年辛巳十二月以疾卒於官壽七
十有五夫人劉氏贈一品夫人繼配劉氏封一品夫人
子二人益丙子科舉人豫庚辰科進士女五人孫男二
人國鑑國鎮俱太學生孫女一人婚嫁皆世族往余奉
使至杭見公於舟中接其言論風采知爲偉人及扈
蹕再至復見公公奉　召來京復見公於　朝精神強
力老而不衰士大夫之自東南來者皆樂道公之政蹟

及其行事故余之知公為詳於其卒也揭其大者書之且為之銘銘曰

揭揭馬公發跡武功式遏冠畧　帝嘉其忠威能行仁廉以生明摘奸糾伏其頌如神在越十年不名一錢蘇商惠民利及舟船西江之政以時弛張恩隨波流長淮湯湯公之來　朝錫賚孔多公之歸矣人用浹和老成清望大哉　王言生榮死哀作則於垣維公初終功在民社我作銘詩告後來者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九



#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十

常熟　嚴虞惇　思菴

## 墓誌銘　傳

### 翰林院侍講學士來菴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某字某一字澹遠先世自河南遷保定之左衛今為保定人祖諱某前己酉科舉人父諱某贈翰林院侍講生五子君其季也少為諸生康熙辛酉中順天鄉試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充典訓館纂修官甲戌會試充同考官陞左春坊中允晉左春坊左庶子丙戌充　皇太子講官陞翰林院侍講學士此君歷官之大畧也嘗　召試瀛臺進豐澤園賦復



召試暢春苑進　皇太后萬壽無疆賦　賜御書一幅越一年又　賜御書一幅　御書宮扇一柄復　召試南書房　賜硯一方　御製詩集一部又　御選古文淵鑒及　皇輿表各一部每試必　天語褒獎在諸詞臣之右其為庶子也引見之日　上顧諸學士曰此人品格好不愧翰林其眷注如此此君遭逢之大畧也君為人有智畧熟於當世之故應機立斷莫為持難尤勇於任事他人轇轕齟齬淟涊不敢出手君以身與其間如庖丁之於牛如宜僚之於丸批郤導窾縱橫折旋無不如志故士大夫多以事折衷於君君亦應之裕如不讓能於人而人亦莫之能奪也嗚呼詞林以文章為職

業持槖饕筆編摩記注高者講性命窮經史稽古得矣而不通當世之故臨事面墻無所可否世以是目笑之甚且譏翰林爲冗長之官悠悠訾謷今古同慨如君之才設使之謀王體斷國論當必有過人者而惜其無所表見僅以詞林終也君天性孝友事伯父如父讓產於姪周恤寡姊尤篤故舊之誼周人之急甚於巳劉某七棺未葬君爲之經紀俾妥窀穸劉某官雷州挂於法君傾囊拯之歿而脫驂以贈陳某託君千金人無知者陳死訪其孤還之鄭君某君之師也歿而遺八百金宵人設謀攘之君營護得歸其家葢其急疾讓夷見義必爲類如此此尤人所難也君生於某年某月日卒於某年



某月日年六十有一配劉氏贈安人繼配劉氏女弟也封安人子三人某某壬午同榜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某邑庠生女三人孫男三人銘曰

既振於詞既遇於時惟積不呰不竟厥施爰告後人揭於銘詩

贈奉直大夫刑部督捕清吏司主事祇菴劉君墓誌銘

户部貴州司郎中劉君柟將以某年某月日合葬其考妣於某鄉之某原衛哀扶服泣而告於余曰柟天下之僇民也生八歲而孤於今三十有六年先府君之音容不得而知也先府君嘉言懿行行於家而及於鄉者柟不及知也吾母師太君時時爲柟言之柟心識之而今吾母之音容并不可得而見也吾母嘗謂柟曰自吾爲汝家婦與汝父相莊者十餘年汝父雖不仕而知汝父之賢也吾逮事舅姑汝父之所以承歡於兩親者吾習焉而知汝父之能孝也汝父少爲諸生有聲場屋間旣屢試不售鬱鬱不得志而好學不倦每夜分篝燈讀書吾治女紅坐其旁雖寒暑弗輟也少從叅議公官四方於秦於豫於楚山川人物土風利病無不悉焉其在隨值三藩之變汝父佐叅議公修城隍峙芻茭練兵勇於時湖湘震驚而隨得無恐汝父有力焉隨之人至今能道之汝父雖不仕設使其得仕豈其無所樹立耶吾以



是知汝父之賢也吾先姑任夫人汝父之繼母也任夫人患癰疽瀕於殆者數矣汝父朝夕湯藥衣結不解吮拭膿血切摩痾癢中裙厠牏手自浣滌吾亦親佐其勞此在凡人固難而施之繼母尤難也汝前母方宜人病且劇汝父中夜得異夢心怦怦然曰吾親得毋有恙乎星馳至陳州叅議公果遘危疾見汝父至則大喜洒然有起色醫藥未旬日而愈方汝父之行也或有以方宜人病爲言者汝父曰父母與妻孰重遂去不顧未幾而方宜人竟不起吾昔侍舅姑舅姑每舉以爲言且曰以吾故使不得與方宜人一訣也言之而戚然吾以是知汝父之能孝也以汝父之爲人而竟止於此年不至中

壽豈非其命耶柟自少至長以迄於成人吾母之道先
府君者如此其詳不可得而知也方柟之始入仕也吾
母訓之曰汝雖以貲為郎然清白家風不可替也及柟
官秋曹則曰此執法之官人命至重鬼神難欺惟明惟
恕庶可告無罪乎鄉邦洊飢亟命捐穀千石以賑之曰
此汝父未竟之志也平居自奉儉約而遇族黨閒無失
禮治家嚴肅而待臧獲皆寬而有恩自先府君捐館舍
之五年而先王母卒又八年而先王父卒吾母之所以
事兩尊人者兩尊人不知其為無子也先王父遺姑四
人幼者吾母嫁之姑嘗曰吾有嫂不知吾無母也前母
方宜人遺一姊方四歲吾母撫之更不知吾母之為繼
母也柟不肖自少而長以至成人實吾母教之育之而
今終為鮮民矣吾母之闇德無可傳而先府君之事又
畧公能哀而賜之銘以納諸其幽庶幾藉以不朽乎余
旣聞柟之言又徵諸鄉黨故舊之賢者皆曰信乃許為
之銘君諱某號秪菴先世為小興州人明永樂初遷保
定之高陽祖諱某贈奉政大夫考諱某朝議大夫浙江
布政司提學叅議君生於崇禎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康
熙某年某月某日年三十有九　誥贈奉直大夫刑部
督捕清吏司主事加一級配方氏早卒繼配師氏後君
三十四年卒子一人柟也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娶賴
氏女一人適丁丑進士河南淅川縣知縣魏重輪方出



也余惟三代而下士之全德者蓋寡其有卓卓著功業
可稱述或文章足以耀當世者考之內行多未純而里
巷拘曲之士又卑鄙不足道君旣以文治其身而孝悌
之實又能修於家而信於人而其妻亦能守其家法教
其子以至於有立使傳諸其後不廢是皆可書也銘曰
士有百行惟孝為首天可必乎仁不必壽生雖無聞死
而有後其歸其藏銘以不朽

布政司叅議高公墓誌銘

公諱蔭爵字子和姓高氏其先為山東之高密人五世
祖始遷鐵嶺父封光祿公諱某以從龍勘亂世襲阿達
哈哈番生五子公其季也光祿公夢神畀朱衣象笏者
命子之而生公於杭生六歲而孤從其兄忠烈公官建
昌忠烈殉難間關轉徙復從兄巡撫公宦學四方學成
謁選得保定之蠡縣調繁三河　上較獵三河之陽廉
公才擢南路捕盜同知丁內艱服除佐制府于公於河
築界首堤　上南巡閱河嘉其功名見賜克食補德安
同知署應山篆擢分巡四川松茂道晉直隸口北道卒
於任年五十有八時康熙壬辰二月四日也公居官所
在有聲迹而蠡之治為最蠡大邑也割其半為旗屯民
佃勳貴田倚勢豪橫猾首斂紳互為奸利操持吏短長
又河數決孟嘗村歲不一登民大饑公曰我未暇理他
政且活民於是邑有倉粟二萬石請於上官發以賑不

可再請再不可則請解印去上官不得已許賑五千石
公曰歲凶而民不能償二萬石亦死五千石亦死等死
耳我且活吾民乃盡發之而出帑金五百兩貸種麥約
曰麥熟償種穀熟償粟以二十之一爲息是歲旱蝗大
起公捕蝗禱雨輒應秋大霖雨河水暴漲公率吏民捍
堤植立風雨中波濤撞舂不震不動堤完而田大熟民
乃活矣於是爬之搜之攘之剔之窮其根株鋤其貪頑
巨猾某誣劉生爲奴而籍其田獄既成矣公按得實并
按其他贓事寘之法某故以財雄諸佃民被毒尤甚某
敗此曹皆慴伏莫敢犯令於是設義倉置鄉塾興立教
條尊禮賢士民大悅喜雜然而言曰公發倉似汲黯禦



患如王尊發奸摘伏比趙廣漢而撫循教化又有龔遂
韓延壽之流風蓋　本朝蠡令未有如公者也其在三
河則一以簡易爲治無所設施或問其故公曰前令已
治矣何紛更爲前令者莆田無山彭公也　上至三河
問父老高令與彭令孰優父老曰彭令廉而毅高令廉
而和　上稱善久之蓋公之時其弛張又如此于公問
捕盜方畧公條三事以對曰剔盜藪窮盜術清盜源大
畧言盜以旗屯爲囊槖而出没變幻不可踪跡請嚴保
甲首實之令使盜無所匿而平日能使之衣食稍足則
可不至於爲盜于公韙之故于公在南河任公以築堤
之役時界首石工壞衆議脩治以二年爲程公問其故

曰取土數十里外取甓數百里外取石數千里外公曰
取土數十里外三月可了取甓數百里外六月可了取
石數千里外九月可了以三月畢工足矣及堤成不愆
於素衆皆服焉應山令不善而民逐之巡撫劉公曰是
非德安丞不可公改紀其政除奸蘇良比代至送公者
萬人劉公嘆曰孰謂民無良令之送攝令者前之逐眞
令者也松茂地控蠻徼口北制轄關内外公處以廉靜
却餽遺減郵傳恤商旅詰奸慝民夷安然邊鄙不聳公
凡兩任縣兩佐郡再爲監司競絿寬嚴悉因其俗一以
爲父母一以爲神明文武具宜謀行功從古之所謂循
吏能吏者公其人矣嗚呼國家張官置吏以爲民也今



之爲守令者或闒茸不治或刻轢苛急或自命廉潔而
於民之休戚不啻若路人嗚呼使天下之吏而盡如公
之爲政則今之州縣其不治者亦鮮矣此吾於公之歷
官悉紀其大畧而於蠡之治尤詳焉以著公之功而又
見公之用未久施未大而不得盡其才爲天下惜也公
性至孝事母趙太夫人左右無違少折節讀書持官持
身皆得之於學生平無他嗜好惟愛佳山水及古法書
名畫或按部所到清泉脩竹未嘗不停驂命酌流連不
忍去蓋其風致異乎今之俗吏者可想也公娶周氏封
安人子男五人長其佑太學生次其倬甲戌進士翰林
院侍講次其儀次其俁俱太學生次其億孫男五人繼

勳緝勳緒勳綏勳定勳其倬賢而有文於公之卒不求銘於達官貴人而屬之虞惇者以虞惇之文爲可信也是烏得不銘銘曰

古之循吏一以愛民今之視民如秦越人古之治民寬猛兼濟今之能者或貪以枝公自郡縣至於監司捍患禦災急病讓夷惟民之勤民載其德弛張隨時文武具通胡不黃耇而止於斯厥施未弘天下惜之公有賢子食報在是勒銘幽宮以俟百世

## 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孔公墓誌銘

康熙四十六年十月翰林院檢討孔君尚先具疏請於
朝曰臣父某今年八十精力就衰臣通籍十二年例



得請假省覲伏乞賜臣歸里以遂終養之私以廣錫類之孝 制曰可於是君即日就道旣抵家爲太公開八袠之觴長筵羅列親朋沓進閭巷以爲榮未逾月而太公病又三月而卒醫藥棺斂之具無違禮葬有日寓書走京師謁虞惇曰子學古而文必子也爲吾父銘者余與檢討君同舉京兆又同上春官又同官翰林朝夕游處相善也又嘗侍太公於京師接其言論知其生平甚詳雖不文不敢以辭謹按太公姓孔氏諱貞曉字鳴陽先世自曲阜遷於登州今爲登州寧海人皇考諱某生二子公其季也生一月而孤母馬太君矢節撫孤稍長肇牽車牛用致洗腆伯兄振陽早世支措門戶其艱其勤太君歿竭誠盡敬族黨稱孝焉公生而伉爽有膽畧見義必爲周人之急甚於己不吐剛茹柔而氣和息深抑然常若自下也逆藩煽亂其黨誣王躍等交通公廉其寃挺身白當事願以百口保躍事得解盜入室胠其篋而逃跡之乃某也公愀然曰此故人子貧無賴事一露則終身不齒掩之勿令人知至今亦無有知之者歲大祲有司不敢以灾上公獨詣郡言狀繪水灾情形請入告得蠲本年秋糧十之三檢討君以辛酉中副車舊例復雜徭公曰吾家系本曲阜而遷於茲今吾雖得復而宗人猶困於役非一本之誼也乃告於宗公請達上憲俾孔氏之在寧者別立闔里社均得復宗人感其義



申酉之交歲比不登道殣相望方是時公室無餘貲日饘一食耳日率臧獲荷畚鍤拾胔骼而掩之其他施衣施棺無不周也無不力也葢公雖布衣而然諾不欺不以禍福利害動其志其好行其德掩惡而揚善天性然也先是丙戌冬檢討欲請歸省公單騎入都曰吾雖老尚能據鞍顧盼爾何用歸爲虞惇以年家子嘗侍公見公飲啗如少年論議風發神采奕奕因謂檢討曰乃公年且過百衛武公不足道也未幾復馳歸居閒無事督諸僮奴力耕治生或時與親串道舊故爲笑樂及檢討奉觴上壽則殊色喜曰吾年躋八十四世一堂可謂幸矣明年數當陽九吾將死及期果然公之通識達生多

類此公生於明崇禎三年十月初七日卒於康熙四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年八十有一以子尚先貴　勅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旣遇　覃恩復進封翰林院檢討初娶曲氏有婦德後娶李氏皆　勅贈孺人子男二人尚宗尚先女二人一適汪文琮一適王錦文孫男三人衎倬貢生敎習知縣衎立庠生衎似廩貢生孫女四人曾孫男四人女一人銘曰

生而羈孤壯有立爲義而勇若汲汲年躋大耋子孫蟄荷　天之休寵命襲没祭於社胕蠁集其歸其藏神永戢

## 錢羽皇墓誌銘



余自少以朋友爲性命與里中諸同學敦然諾氣節之交錢子羽皇其一也羽皇高才博學下筆數千言立就而尤長於詩其詩多豪宕感激之作而緣情綺靡閒亦涉於香奩諸體每酒酣耳熱曼聲長歌旁若無人於時諸子皆年少氣盛以千載相期許而羽皇尤自負韜略欲奮發以赴功名之會嗚呼孰意其竟以老諸生終也羽皇居鹿苑距城百里而近不數數相見而相見必連日夕余與諸子皆寠貧硯田自給而羽皇獨善治生家故有園亭竹木之勝尊人六吉先生尤喜賓客客至必烹鮮擊肥投壺六博觴詠涉旬日不厭其尊人顧而樂之羽皇以此養志而亦以此自豪蓋余與羽皇交十餘年如一日也余以饑驅奔走四方及宦遊京師與諸子音問隔闊而羽皇尤踈前年余扈　蹕歸里門羽皇來顧余謂余曰余功名之念已矣往時慕鄭莊季布之爲人今願得如馬少游足矣余觀其精神意氣如舊而詩篇尤工意謂更三四年余乞身歸田與羽皇東阡西陌文酒過從追曩日之好而不意羽皇竟死矣往所與游者周子令俟程子文次何子天植俱墓草已宿王子露湑陳子方中單子漢符李子公亮趙子安臣則皆窮老不能自振而余亦浮沉宦海視茫茫而髮蒼蒼田光先生云臣精已銷亡久矣人世盛衰得失友朋離合聚散死生之變斯可爲長太息也羽皇孝於親友於弟信於



朋友而篤於故舊周人之急甚於已鄉里有曲直必羽皇一言而後定其以横逆來者亦不肯少挫必以直報之晚年尤折節讀書所著詩甚富其子淮裒而録之先刻若干卷行世可謂有子羽皇名天保別字畏菴吳越武肅王二十九世孫祖某父某皆不仕順治某年月日生康熙某年月日卒年六十有五娶黄氏生子男三人淮惇世恢宗女四人孫男二人銘曰

嗚呼羽皇而止於此鹿苑之北䰟魄所止有子有孫庶濟厥美

## 李太宜人董氏墓誌銘

康熙四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廣西布政司使李君之

母董太夫人以疾卒於家先是去年八月太夫人有疾君聞即請於督撫乞終養五日至六請巡撫蕭公察其誠疏於　朝故事疏上必下部覆議需旬月君疏上即奉　旨報可其年十一月去廣西明年正月二十六日抵家奉太夫人湯藥凡三日及卒殯殮皆如禮至是以書來曰濤將以某月某日啓先大夫憲副公之兆合葬焉敢請銘謹按太夫人姓董氏山東德州人祖某父某有隱德年十九歸憲副公初公元配宋夫人生子浹而卒繼趙夫人又卒聞太夫人之賢曰是必能母吾子既歸果能母子浹至登賢書成進士太夫人力也憲副公起家故城知縣調豐縣攝碭山縣事遷兵馬指揮陞工部營繕司主事虞衡司員外郎屯田司郎中擢廣西兵備副使所至有政績君時尚小未能記憶也比長太夫人時時言之君熟焉後憲副卒之十四年而君成進士官庶常又三年授編脩又九年　特簡知臨江府太夫人喜曰可以終爾父之志矣日督家人治廢圃植菜蔬曰吾兒為清白吏日用不以煩民也盜曾翁等劫掠旁縣君殲其魁太夫人曰此爾父治碭時捕賊方略也清江蠹胥倚收稅作奸君覈諸法平其稅太夫人曰此爾父治故城時清地丁法也一切措注悉以憲副為程合則喜否則正辭戒飭之以故臨江之政赫然聞於　朝實太夫人之敎為多在臨江九年　上命督撫舉廉能



官　陛見君奉太夫人便道歸里門其後轉運兩浙旬宣粵西太夫人皆不欲行君決意歸養太夫人力止之曰我老尚善飯兒正宜報國及是君萬里奔馳遄歸侍疾而太夫人已病不可為矣昔蓼莪之詩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說者曰此孝子行役親沒而不及見也國家弘錫類之孝使臣子得各言其私如君朝奏上而夕報可雖未獲常侍膝下然猶及啓手足親含斂以免於蓼莪之悲君之孝既足以格天而　聖天子推恩恤下之仁尤曠古所莫及凡在臣子皆當感激而垂涕者也自憲副沒後太夫人齋居素服不飲酒不聽樂以終其身平居雍雍怡怡而敎子孫若嚴師卒之日內外孫曾男女凡八十餘人皆在側嗚呼其可謂壽考令終者矣太夫人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年八十有四憲副官工部時　覃恩封宜人後以子貴封太宜人子三人浹早卒先夫人出也濤廣西布政司使潤早卒女幾人孫男幾人曾孫男幾人銘曰

有子而孝從母之敎母曰汝父汝其克傚當官而行為時名臣不違其親以乞其身　皇曰俞哉用錫爾類萬里歸來式遄其至生養死葬孝道始終勒詞幽石揚於無窮

## 中大夫訓夫劉先生傳代

傳者傳也其人可傳而傳之傳之所為作也苟其人之

不可傳雖爲之傳弗傳也其人可傳矣非有道而文者爲之傳則其傳亦不能遠且久而有道而文者又必待其人之可傳者而傳焉非其人則傳不苟作若我訓夫劉先生其亦可以傳而傳者乎先生諱梅世爲北直隸故城縣人祖父皆隱德不仕篤生先生先生以丙戌舉於鄉戊戌成進士授廣平府教授入爲國子監助教由行人司副司正陞工部員外郎選户部山東司郎中提督山西學政晉布政司叅議分守江常鎮道以康熙某年月日卒於家年八十有二先生事太夫人左右無違先生登賢書太夫人聞鼓樂而喜瞽爲之明居喪三年不入內人皆曰能爲子事伯兄如父視兄之子如子爲



伯兄買美田宅以居人皆曰能爲弟居庠序以文行率士居成均六館之士從之如歸著四書繹註以發明朱子之學人皆曰能爲師甄拔寒畯鈎稽醝法設救生船以免江波之厄歲活數百人人皆曰能爲長嗚呼今世士大夫輿馬赫奕豪暴鄉里親戚昆弟不啻若路人及其居官則視民亦若秦人越人之肥瘠聞先生之風無亦少恧乎嗚呼此先生之所以爲可傳也余爲國子生嘗奉教於先生今以侍御吳君之銘合諸其鄉瞽宗之評皆曰信故爲之傳以傳之余非有道而文者而文亦不苟也

邵仲子傳

余友邵柔上有賢子曰士楨弱冠而卒柔上哭之甚哀寓書京師告余曰余無用於世久矣平居以教子爲業諸子中惟此子最賢弱不好弄長而力於學經史皆通貫大義慨然欲赴功名之會而惜其志之不遂也性剛而才敏遇事能斷有不可則義形於色不爲詭隨竊私自計以此子必能亢吾宗而今已矣又曰此子嘗服膺先生讀先生之文思景行焉先生能賜之一言以慰此子於九京乎余讀其書而悲之嘗以爲天之賦物楛者易植而良者易敗芝蘭生於庭揩霜雪摧焉而茨棘雖芟艾之不盡也駑駘嘶鳴大路而騏驥垂頭蹠足求一飽而不得天之於人蓋亦有然者世家子弟食脆衣煖



不知稼穡之艱難甚而博奕飲酒聲色狗馬之類無所不至而邵子獨被服儒素以詩書爲嗜好其賢於世族不亦遠乎使其學成爲世用將必有可觀者而秀而不實不克有所成就蓋造物之不齊而天之不可測如此余次子密好學而有文既登賢書矣去年秋病瘵卒余方抱西河之悲今於柔上之請如河上之曲同病相憐又如孟嘗聞雍門之琴不自知其欷歔而悒鬱也邵子名士楨字振周歲貢生世爲新安人今家虞山其祖父皆有官閥卒之年二十有五矣邵子賫志早世名不出閭巷事無可傳而爲之傳者猶慈父之意而哀其無成亦亡於禮者之禮也

王九成小傳

太倉州民王九成勇士也翹關扛鼎才氣絕倫里有怨家相仇殺數百人方鬭九成至皆懾伏莫敢動事母性至孝母亦有家法常以好勇鬭狠爲戒九成奉唯謹平居恂恂閭閭修儒者之行士大夫多禮貌之母臨歿九成泣跪曰願阿母教兒一言母執其手曰我無他言惟慮此手爲汝累耳時三藩畔換閭左惡少年多懷不逞衆中往往指目九成九成亦素以豪傑自命故母深慮之九成視母含殮畢跪柩前以利刀斷一手而哭曰兒自此長奉母教不復與人事矣杜門絕迹布衣蔬食後歸浮屠以終九成家故貧日謀甘旨不給不及娶母歿



遂不娶竟無子舊史官嚴虞惇曰往余從周孝逸先生遊得一識九成知其勇耳未知其孝義俠節如此也太倉州拔貢生龔秉直爲余言之質之里巷間益信嗚呼獨行傳豈可少哉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十

#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十一

常熟 嚴虞惇 思菴

神道碑銘 墓表 祭文

## 特進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勇略將軍趙公神道碑銘代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特進光祿大夫勇略將軍趙公以疾薨於寧夏之里第時 天子西巡朔方聞訃震悼特命 皇長子親臨其喪 諭扈從諸大臣赴弔閏三月六日 御製祭文遣大學士張某 賜祭如禮其孤子弘爕弘煜等先後赴 行在所謝恩 上復召見慰撫所以褒崇寵錫之甚厚於是弘爕等撰事狀以隧道



之石請銘於余先是十五年春公以寧夏提督奉 命朝京師余時官翰林始識公之爲人後公凡四入朝余待罪政府與公相周旋悉知公忠勇大節歷官制軍勝敵之略與其生平慷慨質直強毅不撓之氣未嘗不景仰嘆慕以爲古之名將所不及而 聖天子褒崇寵錫推心置腹眷注之重與夫自初及終邮賚之隆尤足以獎勵勞臣爲國家宣力効忠者之勸故於爕等之請輒條次其梗概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良棟字擎之別字西華先世自陝西綏德衛遷居安邊及公官寧夏因家焉故今爲寧夏人公少倜儻有大志讀書不事章句好觀古人忠孝節俠事嘗慨然曰大丈夫當爲國家出

死力定禍亂安用儒生呫嗶爲遂以順治二年從　英
王入關制軍孟公喬芳署潼關守備時賀珍武定大等
構亂秦鞏從都督劉芳名討平之又從定寧夏署寧夏
屯田水利都司四年帥師征河西克之單騎縛僞總兵
丁國棟以功補髙臺遊擊十三年經略洪公承疇薦授
雲貴制府中權從征隴納水西諸苗猓山谷峻險糧運
不給諸軍多失律公獨號令嚴整所向克捷所得俘獲
悉頒諸麾下無私留者積功陞雲南廣羅鎮總兵官
今上御極之元年也鎮府初設軍旅草創公振肅綱紀
仁威並行伐叛柔服動合機要故能建威消萌烽火不
警吳三桂尙制滇南調公爲貴州總兵官勒令進攻水

西時公巳丁外艱力辭不允墨縗即戎水西平乃聽終
制再丁內艱服除八年補大同總兵官加左都督考核
軍政嚴而不私積弊爲之盡革十一年調天津總兵官
天津素稱盜藪旗丁鹽販通行橐槖白晝大都攫人而
奪之金吏莫敢訶問公至則申法制立程約張設耳目
窮治根柢務在鋤強暴以惠孤弱於是奸究屛跡部告
無事十五年奉　旨以提督撫安寧夏入　朝陛辭當
是時三逆煽亂遠近響應寧夏叛兵戕殺主帥勢益猖
獗公見　上詞語慷慨忠義激發請以家口移居京師
使得專意擊賊　上爲之動容　特賜第宅銀米貂裘
鞍馬弓矢之屬公即日就道直抵延綏西路之定邊諜

報賊兵由甜水河來刦餉左右請少却公叱之晨夜兼
趨搶入横城賊不意公卒至遂宵遁公厲兵秣馬脩器
械屯餱糧訓練士卒以勇以義購倡亂者熊虎劉得閆
國賢陳國忠四人請　旨正法軍中肅然無敢譁者在
任三載威信大行關中巳畧定矣公念漢南巴蜀未入
版圖天兵稽誅民罹湯火十八年上言臣願以所部練
卒五千獨當一面規取漢興恢復川蜀　上下公卿議
議者謂由興安棧道入堵山小川子四路前進須滿漢
兵五萬人前後接應輜重不與公曰兵貴精不貴多也
遂率寧夏本標漢兵五千自齎行糧由八堵山路徑進
遂破密樹關取徽州復略陽分遣裨將急趨陽平關覘

賊虛實十九年正月兵至白水壩與賊夾江而陣江水
暴漲波濤沸天岸無舟檝賊矢石如雨將士皆懼公誓
於軍曰此臣子報國之日也視我鞭所向敢退者斬於
是一軍皆奮呼聲震山谷遂擐甲浮江而渡江流爲平
賊錯愕奔潰師乘勝逐北過青川大敗之於石夾溝再
過青菁山舊州明月江屢戰屢捷勢如風雨不十日而
抵成都先鋒奪門無有阻者遂入城城中人不虞我兵
之從天而降也先是　上以公老於兵事　詔問公收
川事宜公條奏兵調發若何糧輸輓若何剿撫大勢若
何經畫詳明言極剴切　上是公　詔悉從公議是役
也兵雖兩道入而諸將方略悉公所預定公既入城即

下令禁剽掠市賈不變男女不聳赦脅從撫降附開誠
示公宣布威德於是東西川及天全諸土司烏斯番族
等皆傾心向化民樂更生焉捷聞授公勇略將軍仍管
寧夏提督事會雲貴總督缺人　上曰趙某謀勇茂著
操守淸廉雖係武負通曉文義其改爲總督遂以勇略
將軍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雲南貴
州等處地方兼理糧餉時雲貴尚阻兵也公在蜀聞
命以年老疏辭不許即自蜀入滇二十年三月追勦胡
國柱於觀音崖五月破關山象嶺渡瀘江七月復建昌
九月抵雲南時湖廣廣西兵已圍城數月矣公閱視壁
壘謂營陣太遠賊得休息故久而不下恐師老糧匱法



當移營以逼之乃自帥五千人急攻親冒矢石諸將益
用命凡八日城下蓋公爲將善料敵識地勢勇氣感發
不避險難其敎士悉用紀律信賞必罰臨陣對敵勸以
大義故士卒皆樂爲之盡死所向有功平滇平蜀皆以
此也是時公年已六十餘矣海宇蕩平櫜弓歸馬　天
子念公久勞於外特准入朝　命掌鑾儀衛鑾儀使事
優老臣褒舊勳也公結髮從戎四十餘年大小之戰數
十百功勞奏最莫與爲比　明主深知其忠特加一等
精奇尼哈番每寵以殊禮其方定蜀也　御書存誠匾
額秋興賦　命公子弘燦馳至軍前賜之其既定蜀也
命弘燦再至軍齎賜弓一張馬六匹及弘燦以寧夏

總兵陛辭也復賜公　御製詩太極圖說刀一撒袋一
其平滇而歸也遣使郊勞賜茶其掌鑾儀衛也時天寒
賜懸狐裘懸狐帽各一其奉名入見也　天子停驂勞
問呼將軍而不名其就醫江南也　命舁至觀德殿
聖躬親視憫惻者久之念其疾也則撤尚方珍物人參
鹿尾以賜之念其老也則擇內城寬大第宅以處之或
手書存問或晝日三接大官賜食便殿命坐隆恩殊錫
近古未有有大事必就公諮訪或召至京與諸大臣錯
議必待公而決而公亦殫心盡瘁不爲依違在　上前
知無不言無所隱避三十年師征噶爾丹　命公巡行
塞外公相度地形施設營陣日以私財椎牛饗士馳驟



沙漠據鞍顧盼英風銳氣老而不衰　大駕親征公又
扶病入　朝口陳兵事侃侃諤諤皆可見諸施行　上
方深倚毗之而公以不起聞矣公學問通達才思警敏
每奏兵事皆躬自操牘不假手於幕客曰軍國大事非
他人可代也日敎子弟以忠義曰君恩深厚汝曹宜盡
力居喪哀毀骨立若不能勝者治家嚴而有法門無雜
賓蓋其內行醇備又如此公生於明天啓元年十月卒
於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年七十有七娶郭氏封一品夫
人繼取李氏贈一品夫人再娶白氏子五人弘燦左都
督管浙江黃巖等處總兵官弘燮山東按察司副使管
天津道事弘煜內閣中書舍人弘煒弘熺尚幼女三人

孫六人銘曰
天翊　聖運篤生人傑桓桓趙公威武惟烈早歲杖策
從王於征搴旗奪纛目無堅城爰制中權爰總戎律嚴
明有威卒伍齊密畿輔之地奸宄是區挈持維綱以鋤
以誅關中叛渙將驕卒狂風馳飈驅迅掃欃槍巴蜀梗
化滇黔阻兵　主憂臣勞抗章請纓遂率所部練卒五
千鼓行而南搗其中堅腹敗支披莫敢齟齬整旅入郛
前歌後舞市不易肆農不輟耕鳥言卉裳壺漿來迎蠶
叢既定揚旌渡瀘環城三匝拉朽摧枯賊首朝授降幡
夜豎氛祲盪滌復我疆土凡此大功　帝曰爾庸告於
文人勒卺銘鐘大官授饍尚衣賜服彤弓盧矢騂騮驪



騄公之在朝　天子是毗公之既歸　天子用思國有
大事爰詢爰謀公徐一言奉為圖球公之材武如羆如
虎公之智略如風如雨公之精誠如火不滅公之亢直
如鐵不折恃其孤忠以報　一人至老不悔厥聲斷斷
惟　天子明獎其勳勞生有殊恩死有厚褒以勞定國
以死勤事臣忠主聖古莫與二歷觀載筴此為不朽我
作銘詩垂示永久

## 封光祿大夫王君墓表

封光祿大夫　王君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里第其
宗黨姻戚相聚會哭鄉人無少長皆哭失聲環濩澤之
境百餘里其鰥寡孤獨饑寒之民皆咨嗟涕洟曰善人
死吾無以為依矣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相弔為詩文以
哀之余始聞而異之及讀其孤山東運使廷掄所撰錄
君之行事而後知君之德及於人者深其致此者宜也
君諱某字某居濩澤之南鄉號楸木窪王家祖某父某
皆以子廷掄貴贈光祿大夫世有隱德以儉勤起家至
君而益篤其業少為諸生屢試不售援例入太學需次
選人以太夫人年尊遂不仕性至孝居喪哀毀骨立與
弟資政君友愛無間弟歿以次子為其子撫之成立平
居恂恂誾誾與人交有終始犯而不校其樂善好施予
周人之急甚於己蓋天性然也王族聚處繁衍多貧乏
不能自存君度其家之衆寡與其人才力之所能給以



貲本使之權子母以營衣食雖惰拙者皆無使廢業由
是嫁娶者有資喪葬者有資徭賦者有資壯者有所養
而老者有所終忘其終窶之艱也三黨之待以舉火者
無慮數十家比閭之以有無告者推之解之無虛月也
每歲麥秋發粟以貸其力農者或遇水旱則計口而授
之窮而無告者不責其償也或有以田廬相償者則焚
券而舍之曰吾非計利也三晉比不登民多轉徙君出
財貯穀數千石於官州守欲上其事於朝君曰吾為救
荒計非邀譽也請急散之由是全活者無算濩澤與河
內接壤大行為豫晉兩省之通道延袤百二十里山路
磽确登陟險艱君飭財鳩工攘之平之坦如也廓如也

由是商賈輻輳行旅無苦蓋君之汲汲於利物濟人始於家暨於鄉以及於遠邇其功利之大者如此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而又有春秋補助散利薄征以週民之不足者而尤恐王政有所不及故九兩之法九曰藪以富得民說者謂藪者乃富家巨室之好施予者雖非長吏師儒而能以財惠人以聯屬民心是亦邦國之不可少者也今觀君之所為其合於以富得民之意而足以輔王政之所不及使君之道行於國以達於天下吾知鰥寡孤獨饑寒困窮之不得其所者蓋亦寡矣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君之所為如此固宜苐祿盛厚繁衍盈溢緜緜繩繩保世滋大



以故長君廷掄發跡方州著勲轉運次君廷揚郎署有聲行躋岳伯而君以黃髮鮐背特膺 天寵有古稀人瑞之褒 禁扁輝煌 龍章璀璨都人翹首贊嘆傳頌於以昭示後世子孫足以為為善者之勸而益信天之報施善人為不爽也余既樂聞君之行事故於廷掄之請為揭其大者表於阡君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七十歲元配茹氏繼配李氏皆封一品夫人子二人廷掄山東鹽運使廷揚户部浙江清吏司郎中繼弟珦後女幾人孫男女幾人

## 通議大夫湖廣湖北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二級任君墓表

國家三歲一計吏吏自一命以上皆謹守繩墨惟隕越是懼大率兢兢焉求稱職而已不復以民事為己責其視民之利與病非若肌膚之切於其不得已也或其官至於大吏則其事嘗委之於下官愈尊而職愈不親亦其勢然也幸而其間有稍自立者則又嘗苛竅矯激而不得其中而甚者或反足以為民憂今之世求所謂古之良二千石者蓋難其人吾得一人焉曰任君君諱鳳厚字仲禮號清南陝西西安臨潼人生有異稟年十二通貫經史試輒冠其儕順治己丑以明經貢大廷試高等歲己亥選授江南淮安府通判丁外艱服除補廣西柳州轉江西建昌府同知陞河南汝寧府太守丁內艱



服除補浙江嚴州府陞兩浙鹽運司使福建督糧參政貴州按察司使晉湖廣湖北布政司使以疾卒於官康熙壬午之三月十六日也君性樂易不為刻急之行而所至明辨能使職事治而民不冤江南新中海寇江淮之間盜賊充斥君用間諜禽治舟車以通豪民秉穀貴時藏粟牟大利人情洶洶君出不意搜得萬餘石揭榜平糶而懲其尤奸黠者建昌新城亦用遏糶至擁衆圍縣署將作亂巡撫檄君往勘君以暇張樂延客密令手力捕為首者十八人寘於獄縣遂無事嚴州民楊某以失火亡一篋官求其人已得矣楊詭云篋有金訊其人不服君偽以他金示楊楊冒曰已金君審其奸立杖之

貴州石阡民楊從元妻谣而去其夫挈其女與所私江某者居楊不能制也妻以女許江女醜其母一日從父歸江以劫妻訟楊君廉其狀按之皆伏法李士鳳糾衆謀不軌所連染數百人君别首從定其罪而釋其無辜者民至今德之君遇事勤敏察奸斷獄嚴而不苛皆此類也其在嚴州爲糜粥以食水患之流殍者請於上官發藩庫銀三千兩糴米平價而糶之而蠲其本年之租在湖北請蠲鍾祥京山七邑之租發常平倉米以賑饑明年沔陽水亦如之江夏等十三邑自明季有藩田之害較民田賦重數倍而江　等三邑有田已坍塌而賦未除者他邑復有班匠之賠累於民者遍於三十四州



縣向之莅茲土者皆莫以爲意君具言其狀請於朝得豁免而以其餘均攤諸民田於是積困遂蘇蓋君留心民事其於興利除害不啻若嗜欲官雖尊而愈勤其職故能所至有功於民如此此余所謂合於古之良二千石者爲此也朝廷以制科取士公卿大夫之選多出其中而雄偉博辨非常之才間有終身不獲一第者或其人不盡由科目而功業卓然有所樹立足以爲　天子股肱宣力之臣如君之才簡司牧職屏翰皆有政績可傳道而竟以明經起其家則夫所謂資格者其果足以限人乎君少多異徵或言君所至鬼物不能近有病者君過之輒愈臨潼人至今能道其語天之所與有物來相於君實驗之君之家世官閥及生卒月日具諸誌若銘茲不論論其政績之大者揭於墓之原使來世有考焉

## 山西平陽府知府劉君墓表代

余讀漢史至趙尹王張之事蹟嘗慨然以爲古之才人志士任國家盤錯之寄必有精廉強幹之力爲百姓興利除害使豪強者不得肆而窮弱者不失職亦或緣飾以儒術順時之所欲而施之而必無頹惰苟且不及事之患蓋史之所稱能吏多如此而竊怪後世之刓敝而不任職者何多也居其位而不能其官上下相狥以文法苟避罪而已或敢爲激發之行以鈎取聲譽而其實



無益於民以故政日益弛而民日益困以余所聞涇陽劉君其亦可謂古之能吏者矣君凡三任州郡皆有能名而武定平陽爲最武定新遭兵荒公私赤立奸胥以逋課爲利藪君鋤其尤奸黠者更立法以清詭匿隱寄之弊課更以登樂陵人李景隆殺人而匿其屍獄不決再三鞫之不得實君據案良久忽厲聲曰若不嘗塡田中井乎則愕然曰然立命之田所掘井果得屍民驚爲神民有爭田水相鬭而死各舁屍以來其後舁以朱扉者老人也君念老人非赴鬭者且朱扉非田家物跡之距田所數里有廢寺缺一扉合之良是老人則寺傍賣瓜者也蓋倉卒斃之以誣其敵者遂以二命抵於法其

發奸摘伏皆如此平陽轄三十六縣訟牒山積君聽之即日而決無稽者時有所縱舍嚴而不殘白蓮教煽亂捕一百一人所連染幾千人君定爰書十九人論死釋其餘聞喜民盜開垣曲山礦旁邑爭趨之官捕十許人君恐成大獄以盜鉛薄懲其首者置不問十一驛當孔道奔命懼不給君設通融之法更代協濟事集而民不擾設義學以教國之子弟復晉山書院立五齋選髦士讀書其中後多有顯者臨汾舊有通利渠引汾水溉田歲久湮塞君濬之復其故所溉之田以畝計者三萬六千三百有奇墾闢荒地得畝一萬六千三百八十每歲兵餉之起存者銀以兩計之得一百二十七萬八千皆



前所未有也蓋君之治所至以公私給足為務故其在武定招來流民三百户編審增新丁萬餘口丈量漏田九百十六頃務使下不病民而上不病國君之篤志蓋如此而平陽之利尤為大君在武定七年在平陽六年中間在潞安五年潞安民涼而事簡而丞又非專郡事者也故其治無赫赫可紀者然其寬嚴得中張弛教條皆可以為後法故既去而人思之前後若一轍也君為人剛果有大節嘗訓諸子曰士以氣骨為主汝曹皆功名中人然須氣骨堅定骫骳囁嚅非吾子孫也平居意所不可百折不肯屈鄉黨有大事羣言噂沓君一言而定性孝友事親左右無違於兄弟恩義尤篤能厚其族之疏遠者少時磏礪問學踔厲風發聲名籍甚繼而迫於親命以鄉舉入仕非其志也故其訓諸子尤嚴諸子相繼登甲科官翰林訓飭猶不少怠也嗚呼君歷官二十年所至有聲迹其所設施亦已略見諸當世矣而位不滿其德道不信於天下假使以君之才如漢世良二千石入為公卿其功業必更有卓卓者而惜乎其僅止於此也然以君之所見者已如此則其所未見者亦可以推而信之矣此余之所以深嘉樂道而竊以君比古之所稱能吏者不誣也君諱某字某先世山西洪洞人再遷為陝西涇陽人中順治乙酉科舉人初任山東武定州知州陞山西潞安府同知擢平陽府知府某年某



月日生某年某月日卒享年八十元配某氏繼某氏俱贈淑人子六人某某官某某官康熙甲子余典試於秦某為余所得士故余之知君為詳於君之將葬也論次其事之大者揭於墓之原以告其後之人亦君之志也

## 封夫人陳氏墓表

故大司寇公愚劉公以精強通敏之才事我　世祖章皇帝敭歷中外迴翔藩服幾二十年暨事　今上晉掌邦禁白首一節功德章聞當公之存人僉曰公有賢淑為內助公政居天下最夫人有力焉公既薨而聲益彰今年三月夫人以大耋終子性等撰事狀請余表其墓明徵其辭益信不妄按狀夫人姓陳氏世為霸州文安

人年十七歸於公逮事先舅姑事之如子之事父母平
居執巾帚視寢膳惟謹不敢以貴驕公典試於闈值歲
儉躬織紝爲滫瀡具不以貴自逸公官於晉楚留侍舅
姑不隨行舅姑没襄大事成禮四方皆曰知其孝也如
此公壯未舉子夫人多擇良家子備妾媵爲嗣續計善
遇之不别衣服飲食妾之子愛如己之子其不妒忌也
如此公諸弟方幼夫人以邱嫂顧復之其叔姒早世藐
孤呱呱然衣之食之嫁之娶之宗戚之待舉火者十餘
家其有無皆取諸宫其仁而愛施也如此而夫人之賢
其大者在佐公於官澤於民著於　朝爲時之碩臣初
公以諫垣出藩始政於晉終政於荆皆有惠愛可稱道



獨豫章之政久而益大豫章左控楚蜀右控吳越地大
物博奸蠹叢藪公挈持維綱鋤削荒纇囊篋細碎綜核
不漏夫人佐之多所諮度嘘之以和風潤之以甘雨不
出閨闥而政脩於庭户人受其賜默而不知及公内召
躋九列地望崇峻　朝端具瞻夫人進盛滿持守之誡
杜險詖私謁之心朝夕切劘儼如良友唐司徒韓弘稱
其妻曰我之能守富貴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前史
志之以爲美譚公之功業媲於弘而夫人之賢不遜於
楚國夫夫婦婦相得益章其受天禄享令名宜也古之
詩人周南推本於后妃名南歸美於夫人閨門之政自
家刑國夫人有葛覃之儉樛木之仁采蘋采蘩之法度

而歸於卷耳之輔佐其君子以助公甘棠之政而流於
汝墳漢廣之間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臣道也妻
道也夫人兼之矣夫人自幼受列女傳内則毛詩賦頌
諸篇皆通曉大義所事所言悉從儀法長而涉獵内典
長齋繡佛四十餘年蓋其仁心爲質篤於利物本之性
生非勉强所致公官河南布政司叅政夫人以　覃恩
封恭人公官湖廣按察使擢江西布政使封淑人公入
爲太常歷大理都察院吏部侍郎晉刑部尚書封夫人
有德有容象服是宜每遇錫命不懈益虔余既辱公之
知又悉夫人贊助之美故於性等之請表其大者特詳
焉告於彤史俾不忘所自其父祖官閥生年月日子姓



之類有令相國宛平公之志在不備書

## 祭姜西溟先生文

嗚呼衆萬馮生賢否殊趣如氷與炭不能同居惡直醜
正實繁有徒謂天夢夢爲人所愚顔回早夭伯夷餓夫
靁開賜封蹻跖恣睢不惟其賢祇獎貪諛福善禍淫此
理誠誣惟我先生全才備德蜚聲藝林騰譽邦國　至
尊動容公卿改色藜閣雖燃棘闈屢窒晚登一第得不
償失方期大用丕振儒術青蠅煽禍貝錦成織鵩鳥告
災哲人云卒先生之學左右具宜原本六籍百家分支
漢儒耑固唐儒支離宋儒訓詁亦近於庳折衷羣言不
啚不戹二十一史指掌列眉山經海志怪怪奇文經

武緯囊括驅馳先生之才度越今古中所獨得妙絶書
譜右軍大令前規後矩草聖入神張顛首俯世人作書
睢盱媚嫵心正筆正懸肘貫膂嶧山之碑岐陽之鼓後
千斯年克配厥武先生之文追兩漢風散華落實褪外
硼中紀事班馬談經向雄詩歌五噫賦頌三雍六朝麗
豔三唐豐容下逮宋元含醇咀醲鐫劖造化刮磨昏聾
大雅復作窮而益工先生之行推四科首孝乎惟孝兄
弟則友不侵然諾篤於故舊胸懷坦白洞徹户牖視彼
囁嚅代之忸怩非法不言非義不取餔糟歠醨蠅營狗
苟疾之如仇掩耳而走三代而下實曰才難如我先生
翥鳳翔鸞爰自束髮託於彈冠以其屈伸爲世戚歡昔



從布衣來錫帶鞶及對　大廷　天子御覲特簡宿學
振國羽翰君臣知己千載所嘆京師首善擢主文柄矢
諸皎日曰公曰慎屛斥苞苴羅網寒畯宵人不悦遂起
謗讟宵人伊何匪踈實親乞哀見疾老羞成疢糾合纍
豪造設陷穽同然一詞莫可辨證九閽沉沉　天王聖
明孰功孰罪試於　乾清小子斐然　天顔有矜謂彼
失志厥聲狺狺衆惡必察區分渭涇煌煌渙汗吹枯嘘
生旋雋禮闈二十八人近古所希公論大伸曾參殺人
慈母投杼鑠飢銷骨磨牙鏃距先生素剛憤懣填膺呼
天不聞莫一傾吐鬱怫成疾其毒大苦多士哀號邦人
惻楚誰生厲階遘此惑蠱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古稱不

朽立功德言先生雖没其書則存藏之名山垂厥後昆
先生之道維藩維垣輝輝日月軒軒乾坤身之厄矣名
乃益尊富貴而死兀然孤魂草木同腐天道誰論吾知
先生精爽不滅上訴真皇誅鋤姦孽爲雷爲霆天轟地
揭爲雨爲露澤潤萌茁雲車風馬往來帝闕一日之困
萬世之烈人世悲傷不足一吷靈其來止鑒此誠潔

## 祭王懌民先生文

鹿城之左婁江之東爰有哲人穆如清風太原世望佩
刀名族渡江南來風流相續自天生德當明神宗巍巍
文肅元宰宗功事業三朝文章百祀祥開瓜瓞慶鍾麟
趾英英太史才筆無雙流傳典冊輝映家邦奉常濟美



淋漓翰墨詩宗唐矩文追漢則優游藝苑揮灑煙雲筌
蒙後輩維宰前身中原文獻東南風雅弈葉承休伊誰
能亞先生自少沐浴清芬趨庭辟咡詩禮先聞金昆玉
友八龍三馬有其過之無不及者一門師友同堂唱酬
氣求聲應川泳雲浮海内諸賢翩然望走十子之名先
生推首吳中文社遠接東林名曰愼交以訂同心三君
八俊維顧廚及牛耳之盟先生是執仲叔季弟翱翔天
衢先生味道琴書自娱家門貴盛蘭錡紛錯先生素懷
蕭然几閣左圖右史法書尊彝博雅好古鑒别瑕疵君
卿筆札孟公尺牘其風肆好衣冠藏蓄東皐舒嘯西田
宴游莊生達性老氏忘憂俯仰平泉徘徊金谷南山種

豆東籬栽菊平生孝友至老不衰閨門雍穆式禮莫違
舊巷烏衣芳規馬糞蘭玉森然箕裘克振國之耆碩鄉
之老成徵宜東帛燕式吹笙高朗令終康寧壽考一朝
永謝千秋誰綌先生有弟吾黨之師先生已矣吾師孔
悲哲人往矣吾將安放遥奠一觴靈其來享

## 祭大司寇鐵菴翁公文

惟嶽降神自天生德元精攸萃哲人云出少挺奇姿長
操鴻筆雲蒸霞變金聲玉色跌宕文史遨遊琴書一瓢
燕衎三徑蕭踈寂寥城闕浩蕩東湖馳驅燕路騰躍天
衢道喪文敝蠅鳴蚓竅爰更琴瑟以警聾聵經經緯史
建標植纛籍湜韓趨蘇曾歐綌公文始布厥聲大張饜
飫郊島吟諷膠庠宜黼黻用在日月旁三史述漢一經
作唐特秉衡鑒出試齊魯探珠採玉搜原滌浦松有徂
來柏有新甫俾東國文爲天下矩成均首善師嚴道崇
拔寒振滯敷化宣風圭璋濟濟薪櫕芃芃載光石鼓於
樂維鏞百川赴海羣山拱岳弘長風流含容沙濁氷壺
朗瑩翔鴻廖廓豈曰包荒是敦浮薄乃賛密勿乃貳銓
衡晉掌邦土將秉國成旣勤旣愼惟忠惟清人被其德
帝鑒其誠公曰歸哉秋風起矣 帝曰念哉秋官需
爾式遄其行毋久於彼先憂後樂奉公忘巳蘇公敬獄
臯陶制中哀矜勿喜平反惟公用柔化暴色愴心冲全
活無算囹圄幾空在漢于公高門積慶越宋王氏植槐



表盛如公之仁於古亦僅芝蘭秀發璠璵叠潤公之在
朝如山如河行葦忠厚羔羊委蛇公之在野爲淵爲邱
婁公拭面劉寬歸牛公之詩文三唐兩漢韭劉李杜同
條共貫公之問學五車二酉兵農禮樂左宜右有位尊
望重德盛禮恭守眞養素持盈保冲甫臻期艾思樂閒
曠神武挂冠東都祖張老非疏傅官豈巨源知幾勇退
邁古高騫尚父之濱虞仲之里絲竹東山釣漁西沚皈
心淨土棲神禪悅蘭若盤桓梵唄清越脫屣卿相浮雲
鐘鼎今古茫茫去來炯炯昔公之存 六飛幸臨珍羞
藥物錫賚頻仍今公之歿 九重盡傷松楸俎豆賻贈
輝光爵祿譽望康寧壽考高朗令終堂構克保於公無
憾於人孔哀龍亡虎逝木壞山頹池館依然壺觴非故
笛愴山陽歌𨿽薤露幸同桑梓夙附門墻老成云謝末
學安放留滯京華瞻望鄉國徒雪沈瀾末申匍匐生芻
遥束絮酒誰攜非斯曷慟此痛何期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十一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十二

常熟　嚴虞惇　思菴

## 策問

### 辛卯科四川鄉試策問五道

問自古帝王開天明道莫不以學為先務唐虞之精一禹之祗德湯之制事制心文武之緝熙執競皆學也其相傳授之精義可得而闡明歟六經之言學自說命始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孔子曰博學於文而程子獨以讀書為玩物喪志何歟大學之正心誠意必先以格物致知然則窮古今辨事物固亦學之不可廢歟唐以下亦有勤學好古之君而或雜而不醇或華而少實無亦僅



事詞章之末而未得其本歟我　皇上聰明天亶學問性成固已兼綜百王折衷六藝矣而萬幾之餘留神稽古　經筵不輟於寒暑宵旰每勤於記覽　宸章丕煥制作日新加以天縱多能神機獨運內而天人性命之微外而名物象數之賾以至天文地理律曆音樂書算之屬無不究其源流窮其變化又　命儒臣纂輯經史諸子百家之書親加訂正垂諸後法蓋自生民以來未有廣大精微如此之至者也則所為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者可得而颺其盛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曰下學而上達同歟異歟以子貢之智而文章性道有可聞不可聞之殊他日又悟多學而識之非而與聞一貫之旨則夫　聖學之所以合內外而徹上下者夫固有萬殊一本者在歟夫旋敦不能度泰山之高汎濫不能測海若之廣而登涉所至庶幾一言之幾乎道亦學者所當盡心焉其敬陳之毋忽

問六經為載道之書遭秦滅學漢世經師起於建元元封之間各以其說教授故後之學者各自名家至東漢而極盛矣六代之際經學分為南北唐孔穎達專取一家為正義而猶博采衆說宋程朱大儒出而漢唐之說俱廢經學始歸於一其源流分合之故可得而悉數歟王弼之易主於明理或以為近於老莊朱子以易為卜



筮之書故本義盡掃王註分爻辭為象占二義而程傳之所主者理也則理與數其可偏廢歟尚書有古文今文之別古文出於孔氏或云僞託也蔡傳不主書序多與二孔牴牾詩有齊魯韓毛四家毛氏出而三家亡集傳行而毛鄭廢矣然則詩序果可删而鄭衛果皆淫風歟春秋張洽傳初與胡傳並行今張傳之廢久矣而公穀左氏傳亦并束之高閣何歟朱子云周禮禮之綱儀禮禮之目禮記乃其義疏耳今三禮已廢其二而禮記又獨主陳澔之集說其果足盡禮之精義歟　國家以經術造士近又廣五經鄉會之額所以廣厲學宮者甚至而今之學者苟應故事割裂剽賊無論鄭孔賈馬不

能舉其名即經之正文亦罕有能成誦者其果謂之經學者歟夫經學明而後道統正學術醇人材之盛由此起也則夫窮一經以貫諸經博衆說以歸一說者其指安在試開陳其端

問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然則農桑固積貯之本務歟蜀地號稱天府有江水山林竹木果實之饒史稱民食稻魚無凶年憂自秦開蜀道國益富強漢世嘗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而唐韋皐治蜀貢輸之富甲於諸鎮千餘年來皆以蜀為樂土沿至明季兵燹之後而衰耗甚矣　國家休養生息垂七十年　皇上子育元元不遺遐遠蠲租復



役史不絕書宜乎民氣和樂室有蓋藏而今閭閻之間猶未臻於富庶者何歟向時俗苦加派今督撫大僚加意釐剔州縣親民之官亦皆洗手將事矣豈猶有害未盡除而利未盡興者歟古之制國者曰無曠土無游民蜀土曠人稀居無定業近當事力行招民墾荒之令勞來而安集之關隴荆襄襁負而至田疇亦既日闢矣然而新舊雜居強弱相軋保無有欺隱侵占爭奪攘竊之患歟或者鼂家令募民塞下之策魏孝文口分世業之制有可仿其意而行之者歟漢李氷鑿離堆之水穿二江成都中用以灌溉田皆衍沃今蜀多山田又多溪潦溝洫之利未盡修復也其遺法亦有可講求者歟女清以丹穴擅利程鄭以鐵冶起家貨殖傳亦稱南賈滇僰僮西近邛笮馬旄牛則通末[illegible]以佐本富之所不足亦積貯之一術也今欲使人皆土著而地無遺利農末交濟而主客不爭多士為桑梓計知必籌之素矣其悉著於篇

問刑之有律其來尚矣唐虞命皐陶作士以協於中而即訓之以象刑流宥鞭樸金贖之法意即律之所由昉也呂刑之五辭五刑五罰五過周官之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其哀矜惻怛之意蓋即權衡於律之中者歟三代以下如漢文除肉刑景帝減笞法宣帝齋居而決事可謂重民命矣而鄭昌謂置廷平不若定律令其故



何歟律起於九章其後寖以煩多所為決事比者即例也唐宋又有律令格式之名其損益輕重之故可得而歷指歟漢世嘗引經義以斷獄鄭康成賈逵杜預荀勗之徒皆嘗議律矣唐宋置律學王安石更設律科以取士其果有合於經義歟我　皇上如天好生慎簡刑獄每　諭法司再三駁讞或　命九卿集議每歲秋決多邀　恩緩爰書既上重辟之屬又多從減等此泣罪解網之仁未能及也而奉法之吏或未能推廣　皇仁不免時有出入者豈律例之際尚有可講求者歟律有定而例無定則今之所謂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者果一成而不變歟張釋之言法者天下之公也法如是而更重

之是法不信也而或者謂前王所是著爲法後王所是著爲令二者之是非果孰去而孰從歟夫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此論刑之説也衣食足而民自愛教化立而民有耻此不止論刑之説也今欲刑期無刑以成協中之治又何道之從多士勿以爲司空城旦書也而不究心焉

問文章之道與時高下而亦因其地爲盛衰故鄒魯富文學吳越多秀良蓋其風聲氣習使然也蜀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之徒以文章顯於漢唐則陳子昂振六代之習至宋而眉山蘇氏遂擅名天下蜀之文章其來舊矣 國家文教誕敷光被四表 皇上聖作物覩勲華



之盛冠古爍今而又加意作人闢門籲俊以蜀之地與今之時固宜多士雲蒸譽髦丕進矣而數十年來人材之盛獨未及於古者何歟漢文翁起學宮造士教民絃歌揖讓每行縣益從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於是聲教大洽則鼓舞作興之責其在師儒者固不可不慎歟封禪書班固以爲忠而宋儒以爲諛太玄法言見推於温公而朱子深斥之蘇氏父子之文朱子亦以爲有縱橫家氣然則必如何而是非不謬於聖人歟韓子言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晞其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柳子厚亦言本之易書詩禮春秋以翼道參之孟荀老莊離騷太史公書以爲文則文章之道深探力取固各自有本末歟史稱文翁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故其後多僅以文詞顯則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不朽之業固不僅聲華之末歟多士生山川靈秀之區必有長材俊民克自振拔以副 聖天子菁莪棫樸之化者其各攄所蘊以爲先資之獻

## 癸巳科湖廣鄉試策問五道

問自古帝王受命必告成功於天凡以揚洪庥昭盛典也唐虞協和萬國而有巡守柴望之文成周四海永清而有懷柔喬嶽之頌禮記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見於經傳班班可考也自後世乃有封禪之説於是云亭社首之蹟金泥玉檢之書漢唐以還侈爲盛事意者太史



公七十二家之紀非盡荒略歟抑其間得失優劣亦有可指數者歟我 皇上聖神文武久道化成赫聲濯靈遍於海隅日出耿光大烈格於四表上下太和之氣熏蒸洋溢肇無疆之曆服躋升恒之萬壽蓋自昊穹生民歷撰列辟未有功德隆盛如此之極者也則夫告成功而荅天慶其在此日歟記稱因名山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兒寬言唯天子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袁宏亦言功德不洽不能髣髴斯禮然則漢儒所采周官王制皮弁射牛行事其果合於禮經歟古有陳詩納賈問百年同律禮樂制度諸大政而泰山下有明堂以行黜陟今其遺制亦可仿求歟 皇上聖不自聖謙德

彌光羣臣屢請　尊號抑而未許然而英聲茂實作則
垂憲固不可已也今將修曠典正禮文協神靈儲休祉
意必有積誠告虔而不徒誇示於儀文之末者何以叅
文質而折其衷歟多士覯千載一時之會潤色鴻業儒
者之事也其颺言於篇

問天地之奧區篤生人才國家之郅隆先培士習三代
崇四術立四教詩書禮樂以造士又有論秀書升郊遂
寄棘之法所以牖啓俊良者詳且備矣大雅詠歌文德
美其壽考作人而二南之風首行江漢聖王之化澤因
其時又必因其地歟春秋時楚材最競如倚相之史觀
射父之詞令彪炳典冊而陳詩不採楚風説者以為風



氣尚隔文章未傳者然歟否歟嗣後屈原以騷顯宋玉
唐勒景差之徒以賦著其辭微指遠至與日月爭光然
歷代以來求其志行芳潔風流比埒者往往不數見抑
又何也我　皇上崇儒重學茂育菁莪頒　訓飭以迪
膠庠廣試額以收譽髦茲復開　萬壽鄉會之科凡遐
陬僻壤莫不涵濡　聖澤鼓舞奮興而況三楚人文飫
霑雅化所以濯磨淬厲者不尤亟歟古稱士有廉恥然
後天下有風俗俯仰今昔賢喆間生襄陽之清徽道州
之師範典刑未泯而近者奔競之風相傚嚚凌之俗轉
滋其將何道以拯之歟抑言者身之文也言之無文行
而不遠夫荊臺鄂渚揚揭風華雖古文今文體製不同

而源流本一乃或剽竊以衒奇或浮衍為塗澤所以崇
實學復正始者又將何所師法歟君子居其地則仰其
風其克稱含英佩實以供言揚行舉者知必先民是程
不愧良士也試敷陳之毋隱

問稼穡為王政之本積貯為生人之命周官遺人掌邦
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都之委積
以待凶荒斂蓄之政預矣而王制三年耕有一年之食
九年耕有三年之食是藏在民不盡藏在官也後世有
平糴和糴之法有均輸市易之名而在官莫善於常平
在民莫善於社倉然行之久而猶不能無弊者何歟我
皇上愛養黎元重農敦本勤咨勞來賑帑蠲租而尤



加意積儲申嚴常平之制所以滋養生息者德澤至渥
矣夫史稱荊漢廣沃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不受凍餒故
楚省熟旁省賴其資一有不登鄰糴俱匱今雲夢之饒
三湘七澤之潤其果地力畢出而無遺利歟果人力悉
供鮮呰窳偷生之患歟抑樹藝率作更有當求其詳備
者歟常平之儲豫矣然而主守有那移之弊胥吏有侵
蝕之弊居積有浥爛之弊給散有留難之弊何以勾稽
盡善歟詩稱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而周官亦有賒貸之
法意者推陳易新有可仿古而行之者歟社倉之法本
於隋之義倉可以佐常平所不及而朱子猶謂里社不
皆可任之人豈良法必資美意歟何道而在官在民積

不竭而施不涸也夫言農課則有杜詩龔遂之良規言
荒政則有耿壽昌長孫平之遺法多士究心本富之圖
惟酌古準今以仰賛　廟堂之石畫焉
問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樂以知政樂者所以象功昭
德也咸池六莖韶濩夏武之樂尚矣漢晉而下雅鄭迭
興唐宋以還制作屢變其名可陳而其數可舉歟我
皇上神功聖德極天蟠地定制作樂正在此時則律呂
之道不可不講也夫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所謂三
分損益隔八相生律取妻而呂生子者可得而詳指歟
五聲協五行十二律配十二月三律以合三統其微義
可得聞歟伶州鳩之中聲推本神瞽京房之律準衍於



元嘉荀勗造十二笛梁武帝立四通信都芳候氣於管
灰萬寶常調器於水尺王朴以秬黍定尺和峴以望臬
校度范鎮遵房庶之說魏漢津用帝指為準百家聚訟
莫適所從其是非得失可得而折衷歟漢志律歷合為
一書明二者皆起於數故或吹律以布歷或推歷以生
律而皆本於黃鍾我　皇上生知天縱聖學淵深集授
時之大成窮周髀之奧趣三角八線塹堵弧弦探幽索
微條理咸貫多士依德游藝亦有精通其旨者歟律數
循環錯綜參伍之故亦可一一而究其實歟夫度長短
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
阮咸之神解闇符玉尺文收之調律妙徹啞鍾安見今

人之必不古若也多士其勿泛勿龔勿猥勿并各攄心
得以佐太常之所未備
問唐虞之世敷文德而有苗格苗之由來久矣秦伐楚
畧取長沙五溪諸蠻始置郡縣後漢馬援征武陵而諸
蠻定則楚固苗民雜處之地也自是以後叛服不常至
宋乃有省民猺人之分有熟户生苗之號其生苗陬落
尤深山重阻人跡罕至蓋歷代未嘗效欵也我　皇上
聲教四訖至於海隅罔不率俾而封疆大臣亦皆勤宣
懋績柔遠能邇故紅苗歸化者八十餘峒嚮風慕義於
斯極矣顧異俗殊性綏撫實難何道而克善其後歟虞
詡論蠻賦不可增其後澧中漊中果以爭布騷動豈眞



難率以禮終當化外置之歟熙寧崇寧之臣以開邊拓
土為功而城寨設元祐宣和之議以節省休息為計而
州郡廢二者果孰是歟尹穡言民不可與猺田以資豪
滑之寄隱而嘉定中論者又言民不得市猺田以致峒
丁之窮困或宜交申其禁歟趙亮勵欲借衛土豪使任
彈壓今則既有土司之設矣范成大帥靜江罷官軍而
籍邊民分團立長置博易之塲以通近猺層次相衛保
障隱然今其法猶可倣而行之歟昔班超領西域務在
寬小過總大綱然則監牧長吏尤當寬以濟嚴而使之
畏威而懷德歟夫化文身以禮義被裸俗以衣冠非止
羈縻勿絕已也多士籌邊夙裕有奉颺　盛朝干羽之

化者其悉心以對

嚴太僕先生集卷第十二終

受業門人汪應銓陳祖范恭校



皇清誥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嚴思菴先生墓表

虞山嚴太僕思菴先生之沒二十餘年矣昨歲其嗣君鋻卜葬先生既得前少宰崑圃黄公爲之誌而復以墓門之碑屬之余余於先生固通門也自先大父忠文先生與先生祖髯珠先生爲同譜而余年十二即得拜尊甫白雲先生於床下以詩爲贄深荷獎許後余至京師先生以詞林宿老爲文章總持負天下望天下奉其言論風旨以爲輕重雖素知名士苟不當意不輕許也而余獨受知於先生最深歲癸巳先生出典楚試余方應京兆舉不獲隨先生行先生乃與太倉顧孝廉玉停偕既



撤棘先生病甚然每對玉停言輒惓惓念余一日字余曰文叔若售吾無憾矣玉停慰解之曰必如先生言迨彌留握玉停手太息曰吾病亟矣而京兆試録不至恐不及見也至得文叔捷音必焚香告余玉停如其言因寓書于余余乃得聞狀痛哭不能止古今來知己之感世多有之然未有當生死之交纏綿篤摯如先生於余者今日表先生之墓雖愧不文其敢以辭先生諱虞惇字寶成一字思菴裔出唐給事中諱悅後累遷居常熟明世宗朝文靖公諱訥起嘉靖辛丑進士歷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爲名相是先生

高祖也曾祖諱澤中書舍人祖諱栻崇正甲戌進士官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卽髫珠先生也父諱熊明諸生鼎革後不復出人稱白雲先生以先生貴累贈太僕寺少卿母袁氏贈恭人先生生有異稟讀書目數行下九經三史幼卽成誦長益探其閫奧每家塾課藝及里中文酒之社先生年尚少文輒冠其曹某歲入籍華亭補博士弟子時吳中承同聲愼交之後珠盤玉敦之會望走絡繹無不願交於先生先生實爲之職志癸丑食餼丁卯中副車廷試入都應大司寇崑山徐公之招預修明史庚午登京兆賢書時



聖祖皇帝愼重科場座主太倉相國王公時爲學士乃

聖祖特簡公正廉愼甄拔多名流而先生尤爲宿望丁丑捷南宮殿試日京江相國張文貞公讀卷以第三人進呈而長洲大宗伯韓公復奏先生家世籍貫

上亦素聞先生名遂以第一甲第二人及第釋褐授職編脩院長阿公山深相引重館閣文字多出先生手巳卯先生次子密從子亨裔並捷北闈會科場議起兩主司與先生皆同年忌者用是周內先生遂鐫二級先生亦不深置辨也甲申歸里門乙酉

聖祖南巡閱河先生迎

駕毘陵獻詩十章

温旨名問

賜御書一幅是歲冬起補國子監監丞明年轉大理寺寺副寺副故廷尉屬廷尉天下之平也而寺副權輕位下畫諾紙尾奉行文書謹守故事而已用法輕重人命死生無留意者先生獨毅然不敢輕其官論讞奏當必折衷至是務求其生或事有掣肘不得行其志輒義形于色雖啗之以利怵之以威不能奪也九門提督陶和氣勢燄逼人意旨所向無敢迕者嘗有所恚檀張三欲置之死用通倉盜米案煅入之先生執奏以爲罪不應死法卒從末



減有徐天榮者館內務府二格家二格殺人而欲蔽其罪於徐徐力不能脫又口吃無以自明巳定讞矣先生獨心疑其寃時方移疾且秩滿或勸先生稍緩卽量移此事可勿與也先生不聽力疾起視事密擒二格訊之二格服辜天榮得釋京師內外咸驚歎以爲神九卿倚重謂釋之定國無以過也辛卯典四川鄉試士皆拔其尤余嘗從王宮詹拙園先生視學于蜀蜀士之雋多所稔悉今入彀者過半以是知先生得士之盛也復

命陞鴻臚寺少卿月餘轉通政司右叅議未幾復遷太僕寺少卿先生自庚辰後位頗淹滯至是不兩月

三遷厥官
聖祖常問掌院及九卿外廷諸臣誰工古文之學者咸
舉先生名以對又問誰可比似皆曰故相國張某
之亞也蓋京江相國之文最爲
聖祖所契故援以爲比
聖祖深領之當是時咸謂先生且駸駸嚮用矣癸巳復
爲湖廣鄉試正主考先生念湖廣文獻之地如國
初熊劉諸公文章開闢爲一代風氣所宗主而後
或不免于凌夷此主持文柄者之責也因誓志挽
回黜浮矯陋入闈三十餘日盡萬二千餘卷焚膏
繼晷目擊手披摘其菁英落其蕪蔓榜發之日登



進者旣感知遇之奇被放者亦服衡鑑之當咸以
爲數十年來制科所未有也然先生精神心血亦
耗且盡矣在闈中已病出闈而病增劇未十日竟
不起祭法以死勤事則祀之先生勤王事以死正
與祭法相應開府劉公徇士大夫之請祀先生于
名宦至今全楚之士談及先生無不歎息泣下者
也先生手擬大魁起家禁近備位卿貳兩典試事
俱有起衰之功即前爲廷尉屬時清節直道亦卓
卓表見于世矣然以先生之學誼齒未衰耄又當
聖祖皇帝眷注方殷倘更天假之年必大被枋用經綸
黼黻當復何如而中道淹逝未竟厥施人以此惜

之著有詩經質疑數十卷文獻通考詳節二十四
卷其所輯易經及通鑑提要惜未成帙先生制義
旣已風行海內衣被後學而古文詞尤度越于俗
卓然名其家昔崑山歸震川先生爲有明一代作
者而官止於太僕今先生名位適與之相符居相
近世相接文章學問先後輝映從學之士欲爲先
生刊嚴太僕集繼歸太僕後論者咸以爲不愧云
先生生于順治庚寅五月二日卒于康熙癸巳三
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四配戴氏
誥封恭人子三長鑾敎習貢生候選知縣以子貴封中
憲大夫山東萊州府知府次密巳卯舉人次偓佺



廕生孫二人長有禧雍正癸卯
欽賜進士現任萊州府知府次繩業女四孫女二曾孫
男四以雍正十三年乙卯葬於吳縣之穹窿山下
嗚呼先生之沒也余留滯京師不獲效古人之誼
千里赴唁及先生卜葬余復大病僵卧五六月不
能起又不獲親送先生于墓憑棺一哭以誌知己
之恩且先生平日所以惓惓於余者豈直以一第
相期望哉良以先大父大節與日月爭光名德之
後巽勿墜其世故欲拯而起之謂孺子可敎也又
先生與余俱出太倉相國之門相國待先生以國
士而余受相國知亦至深且厚師門之誼波及下

走聲名未立因共獎成而余自登第後浮沉金馬
歷有歲年蹉跎偃蹇碌碌無所建豎今復以貧病
之故杜門里居不能自振將終為廢人然則余之
負先生知者甚矣今復援筆而表先生之墓能無
感愧弁集涕泗横流不能自已也哉乃為之銘銘
曰
先生之學賈茂董醇鼓吹六籍陶鑄羣言大魁廷
對渠禄高騫人尊北斗世奉龍門量移國子師嚴
道尊一佐廷尉出入平反法無骫弊人自不寃羣
公推轂喜動
楓宸敭歷卿寺一歲三遷星軺再遣玉鑑重懸楚材蜀

士選並青錢蠶叢闢路江漢遡源鞠躬盡瘁身殞
於官嗟余薄劣早荷陶鈞車過伯樂氣識延津邱
山華屋知己感恩羊曇有淚郭泰無慙九原可作
視此貞珉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充修
三朝國史　省方盛典　治河方畧
御定春秋傳説彙纂戊戌會試同考官年家眷世晚生
楊繩武頓首拜撰

# 秋泉居士集十七卷

〔清〕汪士鋐撰

清乾隆清蔭堂刻本

# 秌泉居士集

清蔭堂刊

序

秋泉集者余故友退谷汪
先生所撰也退谷號良史
才著述甚富没時嗣君度
兄弟纔弱齡藏日就散佚
閱今且二十餘年矣而度
卒克自樹立以上舍生起
家仕玉州牧思發揚前烈
掇拾於殘緗斷簡之中編
為卷郵寄乞序嗟嗟退谷
有子退谷為不死矣余忝
與退谷為性命交自幽明

長隔念輙惘然乃今重披
遺集不禁當日之音容謦
咳恍惚遇之並其生平盛
衰榮落具可覆按其能已
於言哉憶康熙戊辰間四
方名士會聚京邸其偕其

二

兄武曹尤爲風流所宗武
曹專主持制義斷斷不少
假其則以詩古文詞縱橫
壇坫間每讌會揮毫落
紙風起雲飛累累快意此
其初體也丁丑以會試第

一選入詞館
天子知其才日駸駸嚮用孔明
珥筆應制斐然
上幸屬所章輙令其從雉頭豹
尾間作爲歌詠道揚美盛
而詩文之境一變君尊甫

三

先生屢治劇邑以循良著
籍故君少即留心經濟中
年以後慨然欲有所設施
凡遇賢士大夫贈行送別
詩、於民風士俗三致意
焉會尊甫卒於官君奔喪

經紀
天子賜金以葬并銘其風浦以
小臣而膺異數爲重其才
故也君感
聖德念親恩托諸辭者類多纏
綿悱惻之致以服闋還朝

四

大開省日矣後趣者寖見
忌數年不從官乃買櫞房
山杜門埽却自號秋泉居
士因一變而爲斜疎淡遠
之音并少作而多改竄今
之存者半此時所自定也

君集之大都如此其少師
其宗鈍翁先生脩得指授
世之稱君者謂詩似元道
州白香山文類李習之歐
陽六一要其情以境遷格
隨時易凡經數變而辭歸

五

於高雅則余之知其固有
異於人人者不待標題年
月而始能識別也方余之
始識君君崑玉也髫年而
君待我特厚爲忘年交余
輈先其讀中秘書於同館

相得益歡每於入直之暇
懷所作見示從容商榷燈
炧漏盡相與拊掌稱快如
集中所載是也荏苒五十
年來海內知交零落殆盡
而余以衰換之年獨乃見

六

嗣君成之復得讀其遺稿
以彷彿其生平冀於人世
何如也爰追憶其始末而
序之蓋不勝悲喜交集之
旹
乾隆十有三年歲次戊辰

嘉平既望北平同學弟黃
叔琳頓首拜序時年七十
七

黃氏叔琳

崑圃

秋泉居士集序

居士汪其姓士鋐其名舊字文升别字若谷又曰退谷晚迺自號為秋泉居士居士自其先七世祖研山公以來世以行誼文學重於鄉閭其曾

一

王父来蘽公在前明起甲科為名臣歷官藩伯其祖若父皆服官清白克紹前修居士胚胎家學弱冠早有聲里中盛壯貢成均居高等試京兆屢躓年四十始成進士為南

宮第一人在翰林入直内廷扈從　行在旦晚當嚮用矣會有尼之者遂以坊職閒居居士於書無不讀作為詩文浩博無涯涘然非居士所滿志其於經笥史宬所熟習窮

二

覽皆洞究其底裏而卓然可見於施行藉令居士得歷官中外以福蒼生者報

天子俾人咸知館閣儲賢之實用而士之挾策干時者亦相傾興起不盡為雕繢無用之空

言詎不偉歟頎令其寂寞窮
年並其身不與於遷除之列
此人才升降之數在受恩者
猶遭離此患而況草茅伏處
之徒乎居士有才子〻曰度
為令牧著循聲騷〻乎長駕



遠馭以繼述居士未竟之志
者編居士遺集成屬余弁其
端余辱交居士久且深其相
得亦往〻出詩文之外循覽
遺編昔時倡和之作且逸其
稿濡筆書數言附姓名簡末

並以勗於嗣君其亦庶幾於
秋泉之義也夫
乾隆十三年歲在戊辰開歲
之九日湘門同學愚弟張璨
拜撰

國朝以來吾黨以詩古文重者推
汪堯峯先生蓋先生之文
原本六經而又流衍於史漢八
家其為詩濬發性靈不染
公安竟陵之習羣稱正宗一
時從遊之盛比於鄭衆摯

一

恂若劉堯峯承學也然得
其指授卓然不隨流俗者
不在門弟子而在杜子文升
先生先生科名冠丁丑禮
闈制義之醇而能埒久吾
流播藝林吾先生之法錄

治晉唐宋元之長一時圖
牒碑版幾於照耀四裔吾乃
古文與詩嘗出付之其家間
寫有從墨寶中搜讀者
比之嘗鼎一臠食雞一蹠
未覩全體也前戊辰令嗣

二

翊彬君幼然鏤詩文遺稿
若干卷既成以書郵寄乞
序發為讀之示必觀觀香札
似於堯峯為舍其授業
會其本原歎為無弗究
合以合者在學術在神理而

不立面目也潛嘗謂近日詩文
之弊一在求同古人一在求異
古人求同者循途執傳聲
色如優孟之擬孫狀胡寬
之營新豐又其甚者等於
嬰兒學語惟恐弗類而已

三

之真性不存此襲焉而失其
也求異者徵引拗僻造作
梗澀句讀不分聲律不諧宮
乎伎倆求為樊紹述盧仝
馬異劉叉諸人而止此矯焉而
尤失者也先生原本經史而

一抒中心所欲言絕不循枝
條以相沿襲不俯規矩以趨鍾
而然切理饜心詩以體物言
志猶之根柢之深厚波瀾結
搆之老成遣辭琢句之自然
準之堯峰君同歸於因子

四

立言用意見道者是不愧堯
峯而代興也已獨是堯峰
於入詞館後即乞身歸里
凡所述作半歸山林而先生
則侍
講幄注

起居所

朝家大著作每須斧藻昌黎所云鋪張對天之鴻庥揚厲無前之偉績者讀斯足以當之此又老峰所無而先生所獨有者也子思子不云乎昔

五

泰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先生固同里之先正也表章而指謁在後學因謹序以應松牧君之請且以告當世之讀先生詩文者於我同我異兩家外遇之庶足以見先生之真也夫乾隆己巳春正人日後學沈德潛謹序於京邸之歸愚艸堂

沈德潛

六

秋泉居士集自序

胡安定先生教人嘗作經義治事齋以居之蓋脩身齊家其要實在乎此余老矣不能治經而喜與人言天下事故進〻見於文

一

余前時所為文甚影今皆散佚其存者又不足錄聊取比年以來所作什存一二知其為蒙醬覆瓿物也

夫人恒自蔽其所不足翰林一官上而無軍國之寄下而無民社之托旅進旅退曾何足輕重於其間乃輙援歐陽子以為口

二

實侈談吏事不為有識者所笑乎繼又自念今之學猶古之學也古之君子以此教人獨不可以自勗乎知言君子庶幾正之

無川老耋而舍我
康熙六十年八月秋
泉居士汪士鋐序



秋泉居士集

卷之一
奏疏　頌
進長安宮殿攷表
進陝西方輿路程奏
謝賜葬金奏
謝恩奏
紅苗歸化頌
阜城書院頌



卷之二
序
濂村先生出塞詩序
全秦藝文志序
屐公山居詩序
近光集序
近光餘集序
舟中舊稿序
五經翼序
青溪先生集序
海天楂前輩徐澂齋館丈冊封琉球詩序

玉堂掌故序
教習齒録序
中山傳信録序
送房山知縣王君序
直隸總督趙公序
巡道楊賓實先生序
送鳳翔守張君澹村之任序
吳公巡撫江南序
山東布政司李公序
送阿雲舉前輩從征序



長蘆運御史鹽政序
天津總兵馬君序
送永州司馬王君還治所序
湖北布政張公壽序
安徽布政張公壽序
館師阿公先生壽序
署兩江總督邵公壽序
芮城縣錢君壽序
房山尚書奇齋巢公六十壽序
盧光祿先生序
巴太親母鄭太君壽序
大中丞吳公六十壽序
香城先生壽序
教習齒録序 代
送吳縣令蔡君序
繁昌令鄭君時文序
邊州見聞録序
前輩陳南麓先生壽序
沈凡民印譜序
侯氏書品序



問雞齋詩集序
景陵盧舜徒先生文序
守道李君序
送孔君堯重序
史蕉飲先生適江集序
雅南堂遺稿序
澗山堂詩序
贈蘘香翁序
曾虹受耕雪堂詩序
丙子湖廣齒録序

潛齋末學集序
尚氏宗譜序代
山西鄉試錄序代
贈佟君申之序
送蒲州牧吳君序
佟希白壽序
退翁胡太先生七十壽序
馬君六十壽序
少宗伯王眉長先生壽序代
太倉王相國七十壽序



卷之三

記

岷州疊藏橋記
洮岷道石公生祠記
重修香山寺記
長洲縣學新修尊經閣記
房山縣重建奎星樓記
重修杜公橋記
昨非亭記
東軒記
東園記
秋泉記
天津關浮橋碑記
大光樓記
引漁新屋記
斐然堂記
吳泰伯廟記
磐石禪院記
重修烏聊山汪王廟記
新修彌陀寺記
揚州汪氏祠堂靈泉記
重修汪王廟後殿記
昨非亭後記
西沽浮橋碑陰



卷之四

雜著

策問五道
問六宗之義其說云何
問三老五更其義何如
林之奇辨僞古文尚書

答許仁溯
與方葉老人
與魏允公
致獅峯先生
與吳中丞刻泰伯廟碑
醫說
師說
讀蘓明允用間
書瘞鶴銘石刻
元和郡縣圖志跋



王文恪公像跋
書趙襄忠公傳後
書穆伯長集後
雲麾將軍帖跋
石藏金剛經跋
董思白史記批語殘本跋
唐荷璘碑跋
唐契苾烈碑跋
張少悌書李臨淮碑跋
唐蘓靈芝書田公德政跋

卷之五
祭文
恭擬初祭
皇太后文
恭擬
皇太后梓宮發引前一日小祭文
恭擬
皇太后百日祭文
恭擬
皇太后發引後大祭文



恭擬
皇太后謚册文
祭澤州相國文
祭徐實君文
揚州剩堂得靈泉祭王祖文
漁洋先生誄文
祭陳太翁文
祭直隸總督趙公文
卷之六
墓誌銘

胡孟行墓誌銘代
誥封中憲大夫高君墓誌銘
繆太夫人墓誌銘
葉太夫人墓誌銘
蔣母劉太夫人墓誌銘代
孝子宋君齊山墓誌銘
趙公墓誌銘
卷之七
行狀
胡芝山先生行狀
北園羅先生行狀
卷之八
墓表碑
兵部尚書范公神道碑
鎮南將軍墓表
就亭潘公墓表
湯濟菴先生墓表
雪巖李君墓表
卷之九
五言古詩


祁門溪行見有取石於山者
新安吏
湖口關
雨中望廬山不見
送潘大恬菴之任天長有序
題辨香堂圖有序
題王司農樹石
東湖詩送張濟村守鳳翔
落齒
題嘯莊詩屋圖
答香山寺履中上人
題朱稼翁秋林讀書圖
南齋詩
題王秋史二十四泉草堂圖有序
簡牟方伯并寄近光集
送方石川之任四川
夢顧亭林先生二首
酌貪泉歌
鄂州兵
洪州民

度關山
讀遺安集示四弟
送吳縣令蔡君
湯少宰輓詩
雨日再書瘞鶴銘夜半聞雷旦起雨中作

卷之十

七言古詩

蓮花峯頂
題天山坐鎮圖
題張使君畫龍



題張太守臨韓幹馬
題秋江晚棹圖
觀硯歌
題鑑湖垂釣圖
花舫歌
瘞鶴銘歌
扶南以佳紙名筆見貽且謬稱拙書作詩
謝之
題揷秧圖
王生贈鴝硯作詩謝之

走橋行
同年嚴侍御屬寫梅花賦十二幅時值寒
冬索薪炭爲暖筆戲爲長句
題南沙雲林岡乃王石谷畫唐江東作詩
謝香城先生送酒
題青松和尚登五臺圖并呈獅峯居士圖
蓋居士作也用東坡烟江叠嶂圖韻
題廖若村學使踏雪看山圖
儲潭迎神歌
洮馬行



碑洞歌
上巳行
題梨雲書屋 有序
題布使君將獵圖 有序
徐侍御惠中興頌碑以余作詩報謝更辱
見示隹製奉答

卷之十一

五言律詩

淸暑扈行
扈從出古北口

塞外嘉禾遍野

行次黃水

塞樹多紅葉

歇馬

行次拖剌必拉

興安嶺

次索退衛濟

賦得雪中狐裘

將之荆楚獨宿江干愁來漫賦

張十訥夫邀同集城南陶然亭送春二首



送肅州道

坐郎氏水亭

喜泰安魏令至

遊玉泉觀

寧遠縣湯池

洮州道中

送人之藩司幕

通州牧

移居雜詩六首

卷之十二

七言律詩

塞上雜詩四首

九日言懷

江上歲日

放舟江上

留別董使君二首

讀王陽明先生別錄

萬壽詩二首

送巖中和尚住香山寺

送陳曾起任長寧



和秀野南歸留別詩

題山水圖

巖中和尚募建石樓

眞江大忝初來卜鄰時余方治廢圃

程生亦來卜居重賦

瀑水山莊二首

簡房山令

天橋灣薄暮回舟

贈凌處士

荒圃得泉辱湯院長磨給事薄庶子見訪

院長斐然有作次韻二首
題乘槎圖後再贈李觀察
佛茄根忽變紫芥燦然可觀戲成一律
送長洲蔣令
送蔣檀人視學河南
新年二日與義門閒坐二首
寄居中丞
懷慶守方賁村旣遷顏南道以傳許重建
香山石樓以其資付主僧㟮中成之喜
其得償夙願



白燕詩爲吳布二若賦
送成大理同年
秋雪寄房山令
過韓信嶺
悲平陽
發高郵
漂母祠
韓信釣臺
擬春船應制次民長韻
五十初度奉呈詩局諸先生五首

是日按 駕後再成句簡扈從諸公
駕幸天寧寺
幸三汊河 行宮
入值 行宮謝 恩恭紀
駕幸金山寺
隨駕至龍潭
駕幸江寧
上聞京城甘雨沾足
駕幸江南江寧教場閱射
幸明太祖陵



駕幸燕子磯
新正五日蒙 恩與老人宴恭紀二首
至潞河簡濂村前輩
吳使君將之池陽敘別十首
送李巡道
謝于尹泉名酒之惠并論書法時爲寫洛
神賦二帖
得孫爾月寄示文田九如諸昆仲并序
石撫臺
石公子署通永道

陳濂村前輩
布吏部以祖母喪廬居墓次百日釋服奉
慰
吳中丞新修泰伯廟爲作文以記承刻石
廟中奉謝
李守道特加布政奉賀
送通永道黃之孝
詠白菊
卷之十三
排律
上粵西陳中丞先生一百韻
卷之十四
五言絕句
題畫十二首
題薔薇畫扇答西谷高名之句
月下度進陽嶺二首
挈蘭山下詠古二首
曉行
卷之十五
七言絕句



北巡避暑
聖德詩四十首有序
題寄齋尚書大房精舍四首
題香山寺卷
漁父詞
戲題火判官
雜記玉堂盛事三首
房山踏歌詞簡同遊者三首
題曹廉讓卜居圖
奉答勉齋同年折柬之句
答朝曦兄濡錢之句
齒落
初年
題數帆亭圖
帆州竹枝詞七首
感東湖古柳
馬嵬驛
千叟詩四首
恭紀
聖恩詩四首

李少司農見示衡山石湖圖因題四絶
卷之十六
賦
南郊瑞雪賦
觀開鶺鴒賦
應國子試賦
卷之十七
駢體
書法華經疏引
募建松南義塾啟
送徐編修澄齋出使琉球序
紅洲集序送張詡夫之孝感任
送繆曉谷之楚序
盧廷尉謝恩詩序
玉白花紅集小序
花信詩小序
鄧氏白雲堂序
杜樊川詩序
鄭東光詩集序
珠江小集序


刋刻四六金桴題詞

奏疏　頌

吳門汪士鋐文升著

## 進長安宮殿攷表

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中允臣汪士鋐謹奏

臣伏奉命編纂陝西方輿路程書竊見古來宮殿遺跡多在今長安咸寧界內而志書所載舛雜訛舛杂出無倫因穿竅綴取訪求前代之遺文攈摭在朝之故實竊成長安宮殿考附以官廨第宅寺觀街衢共二十卷總其大凡以備編輯其餘宮殿



散見於他州縣者則各見於本書之下以臣之才薄能鮮使優以日力克其見聞猶不足以兼該博綜況三年草上加以微臣故父舊官西陲臣復往經紀遺事奔走岷山洮水間行篋所攜隨筆劄記以鞍馬之餘程搜一時之儉腹其能免於挂漏乎我　皇上神明天縱雖原泰壤皆翠華所經歷其名跡勝槩無纖毫不在洞鑒之中不揣冒昧謹將前件書恭寫進呈伏乞　皇上睿覽正其謬誤俾臣爝火微明常得依光　宸曜臣恐不勝榮幸欣忭之至謹　奏

## 進陝西方輿路程奏

臣前奉　命纂修陝西方輿路程書臣於康熙四十七年六月內照例回籍因帶往料理今稿本將次告竣但陝省蹐有梁雍幅幀孔廣徵時考事辭多舛錯至西安宮殿雜出長安咸寧二縣尤難詳核謹另成長安宮殿考二十卷進呈御覽伏祈欽定正其謬誤以便刪煩就簡纂入方輿書內謹

奏

謝賜葬金奏

臣至愚極陋仰蒙 聖恩趨走 內廷屢叨扈從曾無尺寸稍効微長伏念臣父陝西鞏昌府同知臣汪元絅向以諸生繕寫 世祖章皇帝實錄蒙恩特授府佐歷經四任閱視臺灣城工料理寧夏軍需八在邊方十有二年目下需次便得陞遷忽然奄疾辜負 聖朝臣身隨 禁蹕本不敢瀆奏私情乃蒙 皇上聖恩 垂慈憐憫頒賜白金百兩兼 命地方官資給脚力星馳就道俾早得扶櫬南歸臣一介小臣叨荷 皇恩逾涯過分臣雖粉身虀骨難以仰報為此具奏恭謝 天恩不勝悚息瞻戀之至謹 奏



謝恩奏

為恭謝 天恩事臣一介寒儒叨塵詞職仰蒙皇上拔置 禁廷南北扈從復荷 恩特權中允俾與 講筵臣雖粉身碎骨萬難圖報又臣父臣汪元絅遠任陝西遺有賠補舊案復蒙 皇上憐臣窮苦俯垂 清問 恩准將臣父任內及臣喂養茶馬料草銀兩抵補又前項銀兩除抵補外尚有餘剩臣感激 皇恩情愿捐充兵餉又蒙 皇上恩准部議令甘肅新撫臣鄂奇核減之後臣父名下尚有餘剩銀六千八百餘兩相應充餉現今部議嚴催造冊臣從此身家脫然無累皆我 皇上聖恩所致今當服闋候補為此扶病匍匐恭謝天恩臣愚不勝感激慶幸之至

## 紅苗歸化頌（爲川陝總督鄂公作）

惟我　皇家統一海內四方萬國罔不率俾　天子以湖廣制府鄂公有撫苗功酬庸錫勳　命公移鎭川陝公化行秦蜀遐邇悅服雍梁之州吏民安和邊隅孔固厥績懋哉先是公之開府荆楚也撫馭紅苗使開闢以來未奉正朔之區咸來歸化粤稽紅苗據有湖湘之間負嵎怙嶮竄伏靡常我

皇帝神聖威武寬仁大度不勦而除之使其自生自育於天地之間而苗民無知數爲抄掠延及平民公察其山川土田關塞險隘以爲宜有以捍



禦之使不得便其出入於是以鎭筸地方舊有邊墻延袤三百餘里今其址尚存宜及時繕完以固封守廼䟫其情形繪圖以聞　皇帝覽圖度勢指授方畧公恭承天命披掌詐誅榛莽冞入其阻宣布　聖天子恩德無有遠邇咸如赤子苟順而服靡不撫綏於是苗民吳老鐵等嚮慕德意率其渠長咸稽首請命願爲編氓凡先後來歸之衆爲寨者百三十有五以戶計者千四百九十一以口計者六千一百九十三而紅苗悉平公復命於朝請善後圖　皇帝曰惟茲紅苗亦我胞與其善撫之公拜　命益謙不敢侈其功以爲皆我　天子之恩命　國家之威靈以震耀涵濡此羣苗也而我何功之與有於是恭著銘辭勒諸豐碑以揚　天子神功駿烈而朝之詞英碩彥咸歌詩以紀其盛余竊考三苗之在唐虞亦皆負固不服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而虞書稱有苗不恭苗民逆命周書呂刑亦言苗民弗用靈惟禹貢稱三苗丕敘此必禹會羣后之後奉辭伐罪以克有勲後乃舞干羽于兩階七旬來格蓋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古在荒服之外非誓師稱兵不能有其衆不能予其



民今公襲　天子成命以臨紅苗無桴鼓刁斗之警而輸租納稅永爲王民此其功業之盛非後世翦鋤兇慝所可髣髴益以彰我　聖天子聲教四訖無遠不服是宜宣播金石垂諸無窮而余非其人也然嚮嘗往來豐鎬適公前者巡撫建牙之時戴公明德不敢以弇薄固陋匿其文辭乃作頌曰

皇帝誕命撫巡萬方海隅日出來服來王厥有紅苗竊嶮湖湘緊古以來猷匪鴟張　帝命鄂公開府巖疆煦之育之既庶且康惟茲苗民不常厥良虐我邊鄙黷我王綱公來整肅旗纛舒揚申畫

郊圻以禦戎攘惟茲鎮箄實維峻防橑以周垣孰
敢披猖公有成算𧇧奏封章　皇帝曰咨尒謀其
臧公入罙阻如履闥房布以恩信往即爾常　天
子赦汝無走且僵苗民懽迎提壺挈筐厥角請命
輸心敷腸昔公未來寇箐叢篁公今戾止芃黍柔
桑耕不易耒市不易埸公拜稽首入告我　皇時
維萬壽大開明堂推恩錫慶賚及戎羌苗民歸化
貢邇附唐不破戕斧不缺我戕闢地開天輸租稅
糧維　帝之德遠屆要荒維公之功左右匡勷酬
勞策勳移節雍梁億兆欣愉咸頌我　皇萬歲千

年地久天長

皁成書院頌

海寧陳公巡撫粵西三年政成爰諏衆謀作書院
城東門外七星巖下名曰皁成蓋取書周官皁成
兆民之義公恭書　皇上訓飭士子文揭於堂教
授生徒明習禮義復畀以經史指示爲文法式於
時愿朴彬彬尒雅又於城中立收養鰥寡孤獨之
所又創育嬰堂以哺乳嬰孩又設醫施藥以治病
俾窮郊遐壤疲癃殘疾靡不得所其詩所爲愷悌
君子民之攸塈者歟公前爲吏部侍郎官翰林學
士崇獎儒風作程萬古出鎮後猶捐巳俸以惠京

朝庶吉士中外戴德鉉兄份往典試事親睹百越
以西易頑化黠士民欣怡既爲文以紀而贊頌盛
美實維歌詩鉉辱在門墻乃作頌詞磨崖大書用
垂永久頌曰於惟陳公四方之綱矢其文德大啟
巖疆惟粵西偏自古要荒烏言夷面靡率厥常公
來至止和集無遐訓以詩書勉尒農桑秀者溫文
朴者愿良病者予藥飢者予糧亭之育之於序於
庠施及鰥寡其澤滂洋問何以然經術文章雙旌
六纛來自玉堂凡今之人茹柔吐剛否則苛察於
民實傷公振其俗弛而不張匪怒以教循誘多方

宣我 皇風彌熾彌昌何必渝濯然後爲臧何必
鷹擊然後爲強惟其寛矣民胥樂康亦無叢脞逾
顯其長惟玆愷悌萬夫所望考卜書堂於巖之旁
桂江沛澤榕陰比棠刊石表頌令聞無忘



秋泉居士集卷之一終

男度校字

# 秋泉居士集卷之二

## 序一

### 濂村先生出塞詩序

余嘗奉 命刊校官書遍覽唐人諸作往往多從
軍之樂出塞之詞知爲羈人才士府僚幕職悲愁
憤激之所爲若夫時當太平從容廊廟則窮邊荒
徼宜其見於篇什者寡矣方今 聖天子統一寰
內四方萬國並奉正朔居常無桴鼓擊柝之警余
昨歲 扈從清暑北庭出古北口歷西拉莫林至
他羅必拉經外藩數十部落氈裘君長咸來奔走



同於畿甸共仰 聖天子威靈遠播亘古未有乃
覽其山川土物則又平生所未覩其或清宵獨起
凌晨早發見白沙似雪明月如霜方知古來伊凉
詞調非身履其地不知其音之淒以切也今年春
前輩陳濂村先生以守於岷也偪卓泥土司楊汝
松與西海台吉搆釁先生捧檄會師往返四十餘
日得詩若干首爲出塞集屬余序其事岷固氐羌
地畨漢雜處言龎事冗余先君子蒞官玆土懾之
以威撫之以信屢變其習而畨性難馴洮岷十司
十餘族卓泥爲大地連巴疊擁衆以爲雄長又與

西海接壤其台吉落藏盆錯之徒亦稍稍歸附落藏盆錯以衆貳於巳乃與楊氏樹兵相攻官吏莫能禁遂以聞於　朝命官往理之先生承命以行至則宣揚　天子威德拊循安輯淸其故地西海之人頪首受命由是兩家息兵講好先生前官翰林時北征凱旋所進鐃歌傳於海內今出守西土臨邊諭戎又能吐其緒餘作爲歌詞以與唐人出塞諸篇頡頏上下其音節雄壯非如勞人羈客悲傷激楚之辭也



## 全秦藝文志序

康熙丁亥夏四月自江南扈　駕還都復入直南書房奉　命修方輿路程以鉉嘗往來秦中熟悉圖經因畀以編纂之事竊攷茲土域跨雍梁幅幀半天下所在多名山勝槩而時久湮滅鴻篇雅什輒與榛羅棘莽同其蕪蔵承　命後恐懼不克荷任爰是旁搜遠括自隋唐以來金石所載尤力爲掇拾積以成帙較之往乘稍爲增高諸阜功廣衆流庚寅冬旣裝本進　呈比屏居城南復私自編輯爲全秦藝文志上自詔誥勅令下及表狀章



奏以至書啟論議贊頌箴銘碑版雜著幷詩賦共爲若干卷以類詮叙其郡邑山川宮殿官廨園亭館驛關隘橋梁津渡邊塞祠墓寺觀物類靡不具備至鉉十餘年來足跡經涉耳目見聞亦皆叅互考證或亦信而有徵秦中文獻庶可省覽矣昔楊升菴有全蜀藝文志故巴江夔峽其文爛然以鉉之鄙拙何敢比擬前人亦聊以收其殘編賸簡稍備遺忘云爾康熙五十三年夏五月五日　南書房舊直左春坊左中允汪士鉉序

## 履公山居詩序

履公與湯侍郎學士先生交有年來京師欲謀任與福禪院先生曰余重興香山寺師可卓錫於此奚必與福爲夫人所必爭之地一與之競則必受其害與福爲虞山勝地浮屠欲居者趨之若鶩香山居洛陽閒曠之地經七百餘年荆榛蕪穢乃得重修佛宇師往任之去喧囂而就岑寂豈不與人無患乎師欣然即日偕其徒往焉洛陽令高君爲送入方丈余前於寺中首買常任業田十畝已而河南守張君泉司金公相繼捐助得田百餘畝師



經理之可歲食僧徒五人復撿點余舊所植小樹皆稍長師爲護持之又以佛殿三重尚少廊廡師欲持鉢募修以固地脉師之用心亦勤矣暇日復爲山居詩百首冲淡蕭遠眞與人無競者昔白傅有經藏堂貯所撰詩集余前以白公長慶集善本及御刊全唐詩中白集納寺中師得之卷不去手爲作詩三章云一日讀一首十年猶未了持此以養性情即終身可也師遣其徒以書報侍郎并以及余且請爲山居詩序云

## 近光集序

鉉自少學於鈍翁先生之門竊窺文章旨趣及弱冠來京師繼遊於四方與賢士大夫交益得博聞緒論歲甲戌從弟倓入翰林屬余裒集古詩文字以備館閣之體於應制之作則有玉堂金鑰之選於言情之什則有陶冶性靈集之選於四六則有文苑麗則之選皆取其高華典雅清新俊逸之詞玩而習之以適於用嗣是南北行役輒攜以從歲癸未以先人遺事踟躕岷山洮水間夜渡渭河從者不戒裝囊皆入渭水中時嚴冬氷雪馬瘏僕痡



不復反顧而去三數年來時時往來於胸昨者謬厠　禁庭復與編纂之末從容研席因得復理舊業於歷代名人之詩重加點勘勒成二十八卷其體雖不皆應制然鴻篇大作關乎館閣者十居八九而單詞警句亦間爲摘錄名之曰近光集庶幾覽者知余以不才之身叨蒙　聖訓得勉力於文詞者皆　聖天子涵濡養育之恩也

## 近光餘集序

余既撰錄近光集若干卷大抵憔悴之音居多而愁苦之言頗少然江湖廊廟兼者爲難古人山林放逸羈愁勞苦凡有所觸一寓於詩其音淒以切矣比杜門却掃因取昔賢名集朝夕諷詠更釐爲十二門名曰近光餘集以補前書所未備雖立意略殊而風調不異學者固可以類求也



## 舟中舊稿序

余少遊京師無以餬其口始學爲小文以求衣食於是輦下和鳴集得竄名其間已而走四方南浮閩粵西抵秦隴遍覽山水時時間作於是復有珠江集岷山小集今皆不存十餘年間爲人倩筆或月成一束每誦秦韜玉貧女詩曰可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因私號曰金線集匿不示人後渡渭水行篋淪溺遂并失之年四十謬厠詞館欲成玉堂集一編以自幸其榮遇時迫於國書不暇繼作庚辰散館後蒙 恩試萬壽無疆賦幸而



成篇邀 賜御書最後召入 禁苑南北 扈從橐筆紀恩奏進之詩其餘平時所作都不自收拾比艤舟濟上過蕉飲前輩辱示蕪城使滇過江諸詩皆排比成集語次詢余向所作率無以應因括舟中舊稿百不存一今畧爲撮錄誌其大凡備筆洗硯垂老無成祇足增欬七月十八日記

## 五經翼序

翼世者經而翼經者儒此孫北海先生五經翼之所爲作也其書首列諸經傳序旁及論議以發揮經義之大端鈎深而致遠探賾而索微其爲功於經也多矣其於春秋則及三傳禮經則及周禮於羣經亦未嘗不備也先生禮樂經濟爲天下宗師年八十三而沒易簀時嘗自言曰少爲書生老爲經生亦無憾矣然先生非徒經生也平居直言敢諫矢口論事一根本於經術所著書多至三十餘種考正經傳之微文折衷史家之得失叅定累朝



之典制表章歷代之人物凡天文地理河漕水利無不窮其源以逹其流究其本而迄其末學者讀之眞可坐而言起而行此先生著書之大畧也以其書之多難於傳寫獨五經翼向曾開版今其孫天津衛訓導亞封補刻之以行於世余與亞封昆弟交垂三十年竊聞先生緒論因屬余序其後余之夢先生者久矣丁卯歲嘗夢侍坐隅先生時與昆山顧亭林先生講論道藝顧謂鉉曰子讀書日幾卷鉉唯唯謝不敏鉉生也晚未嘗識先生之形容不知何以見之於夢及與其孫旦復遊至芥舟書屋云此先生與亭林先生講論處恍如夢中所見精誠所感良非偶然余嘗裒集兩先生之書冀得私淑一二而因循廢墜今日月逾邁其能自奮於學乎其於先生之書能講明而切究之乎此所以抱愧於先生也旦復先生之長孫也當蔭補入官終其身讀書不就至其子稼升始以次補州牧而亞封僅爲廣文然其才可用爲可喜也

## 青溪先生集序 辛丑改

道之至者通乎藝蓋文以載道文一藝也至於適情寓物素絢之事亦藝也惟深於道者爲能無所不貫青溪先生其深於道者乎自起家館閣詩文遍天下而滄桑變故百不存一間復寓情繪事至今得其尺幅片紙珍而寶之其後被遇 世祖朝簡於庶僚洊歷卿貳以功名自表見其文顧未大行於世今其孫光珠輯其遺稾爲二十四卷命鋐序而述之余受而卒業而知先生眞深於道者也平生瀕於阽危憂虞悔吝靡不備嘗而先生安之



若故晚而卜築於青溪之上優游林泉二十餘年心有所得輒形於言其詩瀟洒而有致其文澹宕而多奇洵乎其爲知道之言也昔文與可嘗自言曰吾學道未至意有不適而無所遣故一寓於墨竹先生意常無所不適而其發於詩文皆自道其胸中所自得言其知道之深固有什伯於與可者況與可位不過一州尤未足比倫先生然其操韻高深文詞精妙固不徒以墨竹傳也東坡稱之曰孰能敦篤氣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此可以況先生之槩矣先生得士曰沁州吳相國以清節著聞士鋐丁丑歲謬冠禮闈後出相國之門於先生爲門下士追溯師友淵源所自因爲之序光珠始爲東昌守有賢聲旋陞濟東道今攝山東布政司云

海天槎前輩徐澂齋館丈冊封琉球詩序

國家撫臨萬方薄海内外無有小大咸來臣順於是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嗣琉球國世曾孫臣尚敬遣陪臣夏執中蔡溥等來獻方物頓首稽首上言臣小國僻處海表仰沐皇風虔奉正朔至於今四世蒙 天子二聖慈惠綏懷遠人兩遣使持冊宣賜今臣嗣守疆土非請命於朝無以列蕃衛奉臣職 天子下其議禮部尚書臣恭等議曰琉球効順貢職多歷年所今恭請 冊命宜加典禮 制曰可命翰林院檢討海寶為使翰林院編



修徐葆光為副麟袍玉檢承命以行先是康熙二十三年翰林院檢討汪楫使還疏請陪臣子弟入學讀書後四年梁成楫鄭秉鈞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偕貢使來學肄業三年仍遣歸國錫宴賞賚如貢使時左春坊左中允汪士鋐為國子生教習八旗子弟親見成楫等讀書明理容止有度進退有儀於其歸賦詩贈之垂三十年矣琉球貢使春秋不絕於道今二君又奉命踰鯨波涉大海恬風息浪宣揚 聖天子德意還必如故事請子弟入學茲又命算法館二人隨以行測日景紀道里將見其國風雨和年穀登在此行也因各為詩以贈遂為之序

玉堂掌故序

古人云在朝言朝在野言野余屏跡城南栽蔬灌
園方與老農老圃較晴課雨以話桑麻之事頗曉
玉堂如在天上念往者謬忝詞館仰蒙　聖天子
厚恩眷顧非有聲氣之援旬日之間再遷坊職俾
與　講幄南北扈從校理秘籍積有餘年匪材荷
寵時懷內疚壬午歲嘗奉院長命修葺翰林衙門
媿工充材頗有餘閒因得紬金鐀石室之藏蘭臺
內史之秘凡慶成祭祀冊命制誥以及哀輓之文
莫不流覽掇其尤者彙爲一集以備程式名之曰



玉堂掌故顧日力不足未及周詳茲讀韓宗伯王
新城二先生集撿其有關館閣者錄而益之雖在
草莽不致廢棄以見余向者嘗盡心於此也昔余
師竹垞朱先生有瀛洲道古錄尚未就余嘗侍先
生於邗上先生曰子其爲我成之時余方奉命校
刊全唐詩未暇以爲因循歲月遂逾一紀今老矣
無能爲役其書在先生之孫稻孫所先生以布衣
入翰林在韓公後而與新城公同時在史館三先
生之升沉雖不同而其振起文教崇奬後進則一
也因幷記之康熙五十六年九月九日原充日講
起居注官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南書房
舊直汪士鋐序

## 教習齒錄序

國家教習之設以造就八旗子弟所以儲才育英備公卿大夫之用責至重也爲教習者月有廩三年期滿而官之所以酬之者至優也每旗設滿助教一人以糾其衆復設漢教習五人朝夕講課八旗凡四十人皆取經明行修者充其選宜何如盡心也余自庚午歲爲鑲黄旗教習年纔三十餘負其意氣與滿助教抗衡爭長子弟之能文者日爲課之余前爲葺學舍置几案又書涵養義理變化氣質八字刻之於板懸之楹間故至今有自奮於



科名者後之爲教習者皆彬彬文學之林也懐抱經濟或居卿貳或處翰苑或列臺諫或爲郎官㬎㬎若若今袁君雪巖與選者合前後之侶醵金置酒於陶然亭而樂之敘其年齒使知 國家待士之厚而殫精竭慮以無負其職發軔於此而羽儀於 皇路凡我君子其敬之哉於是燕山太僕引滿而言曰愼始者成終謹小者圖大吾子之言是也湯倚丈戴侍御并請爲書遂書之

## 中山傳信錄序

古者輶軒之使必紀土風誌物宜所以重其俗也況於萬里之外蠻夷海島之中乎編修澄齋徐館丈之使琉球也以文章華國以政事經邦而且儀容端偉言辭敏妙眞可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矣歸而作中山傳信錄凡若干卷中列中山王圖紀其宴享以志其崇奉中國之誠又爲之表其世系度其封疆與其官秩之崇卑廩祿之厚薄又爲之定其針路無過用卯針則無流至葉壁山之患終爲之圖寫土產卉木動植之物必肖其狀而首



則著其揚帆奉使爲封舟圖以見 聖天子威靈呵護出入於千波萬水之中經涉魚龍窟穴雖掀風簸浪如履平地猗歟壯哉往者族父舟次先生奉使時排日赴宴宴畢即上舩候風今徐君公事畢間與其陪臣搜巖剔壑揮筆賦詩非以是侈其遊眺蓋將歸而著述以爲得之傳聞不如目見者之爲眞也其國官之尊者曰金紫大夫時爲之者即舟次先生前使時所請陪臣子弟入學讀書者也其文辭可觀與之言娓娓有致今之所述皆得之其尸與其諸臣所言證之史牒信而有徵稽合

之南方草木狀范成大之桂海虞衡志豈足羨哉
賦泉華者所宜人置一編者也



秋泉居士集卷之二

序二

送房山知縣王君序

房山距京師九十里地瘠而民貧官茲土者僉以爲苦而吾師營山羅公先生嘗仕於此矣首舉學校興賢才弭盜賊而以時出納常平賑窮恤孤十餘年間民樂其教畏其法戴其恩是以人知嚮學遂有舉於鄉者後以郎官遷去而先生不以爲苦也今年夏四月三楚王君以進士謁選得是縣余有薄田數畝在縣中得自比編氓之末乃爲之言



曰學校者王政之本而教化之原也考之於古黨庠術序皆有法度郎令以循良舉卓異者亦以興行教化爲稱首則如養育人材乃爲政之本務而非獨師儒之責也房山學宮在城東隅有古松數十株其南舊有尊經閣今廢壞而遺趾尚存余嘗與余友薄君聿修李君古彝謀於其地立松南義塾延師以教其邑之子弟會羅先生遷去不果行後之來者亦日不暇給故與諸君共蓄此志而莫之償也今王君之來令於此也李君古彝躍然起曰松南義塾之舉其興於此乎王君善讀書明義

理於是卜其善爲政也而爲政之始必由於學今之窮鄉僻壤棄其書而不讀者非不知讀書之爲貴也凡民朴者去而爲農黠者習而爲吏一業於儒則終身俛首既不能荷耰耨復不能操刀筆即至闤闠市廛之間亦不能傭工書寫其弊遂至於束書不覩即以房山言之每三歲童子試應者不滿十人非不欲讀書也力不贍也今之州縣萬不能治田里教樹畜使之化瘠爲饒變貧爲富而即其邑中擇民之秀良者與之以師使之教以書史畧知學問根柢而指示以爲文之法其事亦在乎



賢有司而已矣故余與諸君欲成此義塾於房山得一好學者爲之師而復設義田以給其饍廩使其生徒不致聚而無所得食庶幾邑之子弟不徒習爲末業而勉勵讀書以爲士人君子此所以幸王君之來也君誠有志於此力而舉之則財不必賦而匠不必發而作將見人材蔚起盜賊消息必有與羅先生之舊政增高益廣者而尚何貧瘠之足憂乎

## 直隸總督趙公序

直隸之有總督自巡撫趙公始蓋天純佑我國家誕靈挺異以爲天子心膂股肱之寄乘時濟世非偶而然也公爲襄忠公之子具文武材畧天子信而用之特畀以畿輔重任公拊循養育十有三年天子逾益器重欲遷其秩則惜其去欲久其任則抑其才於是特加總督以寵異之又有年矣公以積直門戶有韜鈐之畧而無所用有慈惠之德而惟所施當襄忠之定策入蜀也剗陽平超白水揕建昌衛枚疾馳直抵雲南削平大憝諸將皆爭走



金帛財物之府襄忠公獨頓兵郊野安輯人民秋毫無所取人知襄忠公特排衆議立功萬里外不知全身遠利廉潔自守如此其至也今公之在畿輔也絕苞苴屏餽遺省僚佐歲時供應之費不可勝計而公絕口不道嘗竊語所親以誡子弟曰吾荷 聖天子厚恩以爲大吏於此居官清廉是其本分吾不效世俗矯語廉節以自詡況爲天子命吏戢兵安民懲貪舉賢亦何事不當盡職乃徒菲衣惡食以臨其下遂以是爲賢乎吾惟守我家法以總率僚屬不求名不好異而已襄忠之出師也

請於朝全家留京師公因得在都時年雖少一切軍謀秘計飫聞習熟及滇黔已定天下無所用其武公遂以門資進起家完縣旬徭役決疑獄治平第一以是聞於當宁其後典大郡歷監司藩臬驟致大位所至有名聲其撫中州也不一載而釐剔積弊百度具舉至今民懷其德不遠數百里來即戟轅歲時不絕公之德澤在民不以久暫殊也而公之興文教於畿輔者爲大公自少即工舉子業嘗應京兆試俛得而失於士子甘苦已悉知之故於政治外獨廣勵學宮謹飭庠序所在多立義學



又特疏奏請廣生員額數大縣至十八人中縣十五人小縣十八一時士子咸鼓舞踴躍摩勵以仰承德意蓋公之崇獎風流振拔善類出於天性非由於上之所命下之所求而使都邑郊鄙不輟絃誦以文天下之平其功偉哉鉉吳人也而往來房山愛其山川土俗因而買田以具饘粥且二十年以其民之朴野思有以教之而繫官朝列未得捨去今屏居城南行謀葺講堂以教授於其中辱公許爲經紀將以廣公之教亦公之志也余與公之從子容齋比部善且職在史官知襄忠公之豐功偉績載於典冊者爲尤詳因述其文武家世以頌公之德

## 巡道楊賓實先生序

歐陽子有云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故登金門上玉堂者咸祇以爲文章之官而無所事乎其他不知文者所以載道者也文而不本乎道則文爲空言而道者乃致治之本道而不施於治則道爲虛名道也文也治也古者合爲一而今則區爲三惟我賓實先生固合道與文與治而爲一者乎先生之在翰林也朴直自守其文皆體道之文其視學畿輔也辨正文體崇尚經術一切請托苞苴以非道來者悉屛不行而又不自表暴形人之短以成



己之長其供奉內廷也將之以誠謹處之以忠實內無所援外無所耀守其道不懈於文惟先生爲能盡翰林之職者也是以天子信重之已而直隸巡道需人天子特破成例簡用斯任巡道一官畿內刑獄之總彙保佑善良抑挫豪横職至重也先生始下車折斷滯獄期月間踰數百餘事幷犴皆空牘無留案其政不嚴自治而又申明職掌整頓綱紀不屈己以自下不居高以傲物穆然有道之客衆皆稱爲長者不知先生以道自得施之於政事之間以及於待人接物之際悉由誠敬篤實之心而勤於其業不猛不弛實有合於古先賢之所行昔朱子在南康時有躍馬於市傷小兒者不以衣冠子弟縱而不問其在潭州論斷獄事以爲不可不論是非善惡務從寬厚惟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其在漳州防胥吏沉滯公事邀索於人則嚴立程限使一旬詞訟應時都了蓋威則使人畏而不敢犯勤則使人信而不敢欺政事之間莫非至誠惻怛之所流衍而民有不化者乎先生以文章之官居政事之地一皆本於朱子家法於以立身行已於以對揚王休無所施而不當矣鋐



於先生爲後進且在弟子列因本先生之志而書之所謂合道與文與治而爲一者也

送鳳翔守張君澹村之任序

余姻家張君澹村以建寧同知遷秩守鳳翔行有日矣余以所乘馬贈之辭不受謂余曰子職於史者也曷一言以寵余行余應之曰君之家皆仕於南矣亦知鳳翔之樂乎秦實岐雍沃野千里古所稱王都陸海天府之國也西安而外鳳翔爲最其俗敬老而尚義其民質朴而易使猶有先王遺風周秦舊跡往往而有所謂鳳翔八觀東坡之詩在焉而石鼓入於京華蒙泉變爲邱墟其餘廢興成敗何可指數而東湖在城之南今經千餘年其木



可以蔭其水可以酌眞天下之至樂也君曰子知鳳翔之樂而抑知郡守之難乎郡之下有州有縣凡錢穀耗費皆於郡守乎責之而令牧之賢否不齊也道里之遠近不一也倉庫所貯或朝實而暮空其能一一而盡知之其忍一一而盡發之方今

聖天子釐剔庶政訓廸百官而於守令也尤所重昨者引見之日郡守四人僅留其二而余倖得稱

上旨以是知得之之難而郡守之不易也余曰君爲之無難也君前佐建寧嘗攝郡事其時上官苛察爲能君從容寬解諸務就理於鳳翔乎何有翊君爲巨族家世開府尊甫先生爲其家督教其家以忠孝勤於職業羣從子姓皆恭謹守禮以君之才委以方岳之寄猶綽然優爲之況區區數百里之郡乎君之祖父秉旄建節皆在江淮閩上接洞庭彭蠡而鳳翔在京城西與南方殊俗蓋南方之民柔柔則易玩西土之人剛剛則易虐君秉其祖父之教因其士族而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者其必有道矣乃爲東湖之詩以歌之君曰有是哉子之勗我也其賢於良馬之賜不既多乎

吳公巡撫江南序

吳會爲巡撫駐節之所天下財賦之所自出其東南濱於海遠近黎庶沐浴　天子德化咸俯首戢處無桴鼓擊柝之虞無雞鳴犬吠之警爲政者因而治之本以無事任者江南之民孔棘矣　天子思有以拊慰之乃以前雲南巡撫吳公往莅其任朝士相慶以爲吳公必能活我江南之人也吳公起家畿輔自州縣以至監司旋歷大藩頗躋開府由天津而江右而蜀而滇不及一二年間遂蒙天寵今公往莅吾吳甫及下車頗聞新政以是知



公能活我江南之人也蓋公仁心爲政開誠布公無猜疑無谿刻故能正身率屬昨公南下時遇前方伯牟公於塗吳公即先問民疾苦牟公悉以向所歷者告之而歸於行所無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牟公前在吳中盡心民瘼首欲裁浮糧以清正供開渠塘以興水利格於長吏而不行向使牟公得與吳公同事一方必能交歡相得興利除弊以惠我吳民而今方伯李公長厚君子也郡守梁公相門子亦敦行不倦者也今事我吳公必能得公之心承公之教而無扞格不行之事吾吳之民何幸而得此於今日乎吾吳承泰伯餘風素多廉讓比或少衰矣其黠者善訟其富者滅義公誠行所無事與之更始使巧者無所用其譎強者無所用其力則奸僞之風庶其息矣今牟公新任湖北將迎太夫人於吳門當與吳公相見其必及吾吳之政也因爲之序

山東布政司李公序

吏以法用人而人用吏以法用人而人或反以抑其才蓋一定者選人之法也然或拘於法而不爲之變通則雖有魁竒拔出之才往往屈曲淹滯而進退無所據如今山東布政司李公非由銓曹之注擬也非由廷臣之推舉也乃　天子通其法而自用之者也先是公爲畿內巡道已內擢京卿矣　天子重其才俾仍管舊職至遷轉之時臬司缺員則司選政者曰某已陞京卿也及京卿缺員則又曰某仍留巡道也是終無應擢之官也我　皇



上明燭萬里之外四方群百職司皆一一洞察其微故公於行宮召見之時特加褒奬且明示以久不得調之故識者早已知公將大用矣至是東藩缺人遂奉　特簡以公當其任公爲人至誠渾厚不加修飾遇事明白洞見表裏其事上官也謹至於事之利害可否則從容言之而不居其名其遇屬員也則敎誨之奬勵之凡可爲援救者則力任之而不拂其意是以人皆悅服其於獄訟也諸內外奏讞多所平反公前爲肅州道時余適以先人遺事奔走洮岷間遇公於臯蘭又以因緣㦴黨忝在末行得悉公之行事時西陲上官方倨傲鮮澳而遇公則不敢侮公亦無驕矜之色無卑諂之容其明哲之君子歟詩之謂仲山甫也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蓋雖事之難行者仲山甫無不明曉善惡辨別是非是以擇安而去危明哲以保身以成周室之盛今公爲　天子倚畀而布政於外必能如仲山甫之能明我邦國也

送阿雲舉前輩從征序

㩦爾澤旺阿喇布坦犯我哈密於今四年　天子不忍加誅乃命將出師往鎮涼州撫諭其衆於是以　皇第十四子爲撫遠大將軍　皇孫爲輔親授將印大將軍躬擐甲胄祇受庭下旌旗絢耀兵刃鋒利軍容之盛赫然壯哉維時鷹揚虓虎之士林立角峙而翰林檢討郭羅洛君阿金實被　命從軍爰戒僕徒備弓矢慷慨以行顧其後輩汪士鋐使爲文以壯之余惟涼州古武威郡在金城之西張掖酒泉之東而哈密則燉煌郡西鄙金城者



今跨蘭州張掖則甘州酒泉則肅州而燉煌則在肅州外唐爲州縣自明洪武初馮勝定河西始棄嘉峪關外地永樂中以哈密居元裔因置爲衛總其地則所謂河西五郡者是也其在唐咸亨中涼州爲大都督府領甘肅伊爪沙等七州天寶中仍爲武威郡督涼甘肅三州蓋自古重兵屯鎮重地也　聖天子神謀勝筭出奇無窮復命聖子神孫撫而臨之區區小醜勢同摧拉然而　王師數十萬衆雲集塞下其勢不得不以轉輸爲急而古者師行必先屯田今涼州沿邊內外諸衛皆向時置屯之所　聖天子先事圖度已命官耕種若廣而行之多設營田之官召募邊兵資以牛種給以衣糧官爲屯田而且建城堡浚溝渠立廬舍使爲可久若夫　天家牧馬之繁自古未有然非時調發或有不給則秦中舊有以茶中馬之例或仍仿而行之歲可增馬五六千匹抑亦濟時之用乎愚嘗往來秦隴間畧知其土風而迂疎寡識無適於用知君明於事而熟於計因以發其狂愚按高居誨使於闐記自靈州經白亭海至涼州四百餘里今　王師所道自雁門以北神木榆林至花馬池以



達靈州皆　皇帝親征噶爾丹時經涉地覽其山川知　聖天子運籌决勝萬古爲昭矧此當車之螳臂乎因酌酒相慶以爲別

## 長蘆連御史鹽政序

御史連公以亷平爲天下宗師以直節邀　九重知遇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連公遇事敢言天子益加信用於是以爲長蘆鹽院管轄直隸山東河南開歸彰衛四府巡按其地夫鹽者民食之本而賦稅之源也民生一日不再食則饑一日不得鹽則不能以得食故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觔少半大女食鹽三斤少半小男小女食鹽二斤少半此其大歷也幽燕以東至於穆陵無棣負海之地以鹽爲命



河南四府南遠江淮西遠解池故亦藉東海之利公爲之謹正鹽筴嚴其課程立之條教使官鹽疏通而私鹽不致克斥此連公新政之大略也嘗誦杜工部詩云蜀麻吳鹽自古通又曰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又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古之吳鹽通於巴蜀荊楚而今則行鹽之處各有地界池鹽不能通海鹽之鄉淮鹽不能達吳越之地已萬萬不能通行流轉此古今異宜南北異勢未可執一而論也今之州縣鹽法亦有代銷之例而京鹽之論匀則斟酌盡善運使宋君已嘗釐剔而整頓之公至長蘆下車之日首劾貪利商民皆已頌公之德此非必之於臨時而信之於平日也公之爲政於中州也當上官鄙瑣之時公毅然獨行其志節至　殿陛之間直言無隱而其典吾鄉試事則仰承　聖天子掄才重任矢以公慎榜下之日士子翕然悅服以公作事之勇衡才之公而知公之材畧無施不可豈獨乘驄按行理輸決事而已哉行且報最於　朝入爲卿士出爲開府使天下無不達之民情無不流行之德意則利周萬姓澤被生民矣余初未識公而以余友李宗丞之言爲介因善其政遂書之

天津總兵馬君序

寧夏馬氏以文武忠孝繼其家凡數世而今弟兄許國並秉旄節則天津總鎭衛閑馬君是也君以辛未中科擧 恩擢用自平陽移鎭茲土戢兵愛民直清以北達於 京幾所在管轄靡不感悅良由其居處之恭執事之敬與人之忠施之於政事寓之於行列以智信仁勇之德而出之以謹愼小心此君御兵以衛民之本也其在平陽也乘地方凋敝之餘十時民情桀驁悍暴君以爲此亂化之民也急之則激之使變乃與太守孔君委曲調劑



不即移師勦之卒以無事夫爲 天子牧養斯民不可急之以速亂亦不可弛之以釀亂今君之在天津也四方寧謐與文武官吏共享無事之福而君則殫心盡力日夜捆循其軍士而加之訓練行陣嚴整器械精利不以無事之時稍懈備其以視世之有事則倉皇失措無事則秦越不關者其相去如何哉夫子之論爲政也曰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其論人也則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蓋慢者驕之根也周公大聖人也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其見士之勤而不敢慢猶且如此況嘗同事於朝矣雖吐哺握髮如周公者不可得見天下之賢人君子亦嘗辱晋接而禮貌之矣乃足及門而不得見者比比皆是君則戎務旁午之際猶與四方賓客從容應對以至寡之時至小之事不敢輕意肆志則於臨事遇變出入於稠人廣衆之中其不敢少自傲慢可知也其教家有法故其子弟恂恂儒雅今其二子並列賢書即登館閣以繼其文武忠孝必然矣余之觀人不於其大而於所忽故知君之居心行事誠一無僞無倨傲鮮潰之容無驕矜縱肆之色推之於



治兵推之於治民無適不然非畧於大而書其細也

送永州司馬王君還治所序

居前人之堂則思前人之文與其政柳子厚自貞元中出爲永州司馬元和九年召還復爲柳州刺史居永州且十年其抑鬱憤懣之氣放於山水而一寓於文故其文尤奇其爲政令民不得質男女爲奴婢前時所負柳侯悉設方法贖之州人順賴相傳侯所居之堂即今郡司馬之宅也福山王君大司農公再從子能文章屈於有司遂弃去以貲入仕得永州府同知永州俗悍而役多訟知其理屈強執以爲是君廉得其情痛懲之析楊之下乃



始服其士不知書君爲指授家學開導義理亦曠然如發蒙蓋其頑梗剽疾自古而然然苟盡吾心無不治也又其地至今多蛇黑質丹裏闊不盈握長二尺餘遇人則鼓其氣於首大如斗噓口徑尺立而行曳尾於地其駛如風以噬人無得免者歲之七月王君以公事至京師來謁余時方手柳侯文一編假息焉聞君至輒起迎之訪愚溪諸故事池與橋僅有存者城北隅有司馬塘旁植蓮藕太守得而有焉城西則龍興寺俯臨大江所謂居西序者是也至宋時已改太平寺今復仍其舊耶又侯最愛法華寺西亭今莫知其處惟俗稱綠田寺者傳爲懷素師所止師喜植芭蕉今其旁石文埋沒芭蕉而柳侯之跡則蒙翳蠻煙嵐箐中已若存而若亡矣君子居其官則思守其職況前人功業彪炳𤍠爍古今居其堂思其遊止如謦欬之承而簪履之接也有不興起者乎君歸益圖其政教士以文而除其蠹敝之噬人者行枋顯於朝廷矣余居閒坊十餘年如柳子在永州時而文[illegible]獨何也康熙六十年秋泉居士汪士鋐[illegible]

序三

湖北布政張公壽序

皇帝五十有二年恭遇　皇帝六旬聖節天下臣民不謀同慶遐邇畢至咸來獻壽而外藩屬國亦奔走　闕下先是諸蕃於多羅喇嘛廟供養僧徒歲時爲我　皇上祝釐今春猶盛廟在居庸關北距京師八百餘里　皇帝親征噶爾丹時嘗幸其地後遂建以爲廟今年五月　皇帝淸暑北庭見此廟爲諸蕃會聚之地惟大喇嘛法力廣大四方



於此托信而廟貌不治非所以壯邊鄙之觀爰命前湖廣布政司張公繕完修葺公承　命鳩工庀材塗其丹雘不閱月告成琳宮貝闕巍我輪奐視舊有加焉時　天子行圍哨鹿還奉　皇太后幸其廟焚香禮佛諸王大臣以下以次進拜仰祝聖壽咸跪進香幣之儀白金千餘兩顧瞻新廟天心欣愉即以所進白金賜公佽其費用復命樹穹碑以垂永久蓋我　皇上文德武功宣布中外而懷來君長執以時遷徙其穹廬來就我皇上蹕驛之所厥角恐後此廟之所由建而於以大告武成者也張公先任三楚承流宣化厥績大著乃以闈中少中廣額十人公曾言於中丞中丞未之許後遂以是左遷而公絕不致怨於中丞年六十餘精神强健爲　天子効力趨走同壯歲之十月則公攬揆之辰也其長君鳳翔守滄村與其羣從子姪謀爲公壽公禁不許乃以建碑之役衝冒風雪復至塞北此眞國之勞臣也余與滄村爲姻好故敘其修廟始末以紀公之勞以祝公之壽云

## 安徽布政張公壽序

惟我方伯張公以從　龍世胄與其伯兄先後爲方伯化行江漢其尊甫中丞府君其伯父樑江府君亦以兄弟並至開府三江七澤間麾幢相望所以纘戎先烈啓佑後昆實在公兄弟間也公方敷政江淮時和歲豐今年五月爲公六十初度遠近稚耋咸來奔走躋堂稱慶而其伯兄率其羣從子姓遙進壽觴余以姻戚末行親見其飲食燕樂怡怡衎衎有合於兄弟既翕宜爾室家之道乃執爵而爲之言曰孝悌者王政之本而萬化之原也自



兄弟而推之宗族自宗族而推之人民由近以達遠由親以及疏莫不糾合親黨和樂安寧以惇天下之俗而睦天下之宗此所以爲王道之成也蓋小雅棠棣以燕兄弟之詩也而卽繼之伐木以燕朋友故舊而卽繼之天保以頌九如而稱萬壽以爲近自兄弟之間籩豆飫飫以會聚宗族而和樂歡忻則能使天下友朋無失其恩舊而民化於上是則是傚以歸其德於厚由是政成於國美歸於君以爲如是則足以報其上矣此天保之詩所以繼歌於後也而斯干之作築宮考室亦及於兄弟

而以式相好無相猶者爲戒於以見聖王之世人民殷富骨肉和親於是陳盛食以歡樂之蓋天下之平由於兄弟之和而所以能使財物豐殖民用饒足者則惟其家之兄弟各相好樂而無詬厲之事此所以天下和平也今公承家忠厚和樂其兄弟以篤於其家睦宗族恤故舊而推而及於天下故其爲政於江淮間者慈惠子諒使其民無嗟嗚之習而有和順之德是以諸福駢至而公適當春秋强健介茲景福民之愛戴公者咸以天保九如致其頌禱不知其兄弟之間恭敬和翕如鶺鴒之



相處飛鳴行動不能自舍以合於詩人棠棣之義此公之所以壽而能由家及國以致諸物之福者也故其從子鳳翔守新政和輯上天錫福卽今秦隴之間或被祲沴獨其封內嘉麥豐登人民安樂抑亦公之茂德所推而暨之者歟故余祝公之壽不敢鋪陳盛美而惟敘其兄弟相親室家雍穆以爲法式於天下

錦師阿公先生壽序

嘗讀大雅崧高之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天降神生甫及申說者言此四岳之山崧然而高而嶽得降其神靈和氣以生此藩屏四方之侯伯而郭景純則以崧高之名歸之嵩少謂中岳崧高山實依此名蓋嵩山居天地之中風雨之所和陰陽之所會其靈異鍾聚必生此聰明正直之人以主掌方嶽之事今　興京一天下之崧高也扶輿清淑之氣畢萃於巫閭長白之間故天篤生至中至正之德以佑我　國家往主方岳巡守之事而使之



耆頤老壽如吾師兩江制府阿公先生是也公自翰林掌院晉陟少宰出鎭兩江入爲尚書其設施之方勳業之盛實能如崧嶽之山聳然高峻以爲四方所倚毗然其特立獨行之槩往往牴牾於俗故入　朝未久旋即去位賴　天子仁聖慈愛始終保全公在兩江時會　天子巡方問俗來幸吳會公仰體　聖天子愛養黎元勤恤民隱至意一切供億皆從減省其先事而愼尤能爲人所不能爲公不自表白凡所施行必宣揚　聖天子德意整飭官吏撫慰百姓是以民皆感　天子之恩而志公之勞也公在翰林簡拔才俊教養多方維時館閣之士循循雅飭各自淬勵而士鉉等三十餘人以匪才下質仰承公朝夕訓誨賴以不墜三年散館遂蒙　聖天子施恩格外咸被擢用此眞數科以來之盛事而士鉉等幸遇其會至於兩江時甄別賢否必矢公愼君弼等亦以屬吏辱公薦拔此則公之誘掖奬勸以成人之美者無所不至非士鉉等阿私所好也今茲十二月十八日值公七十誕辰士鉉等在朝者六七人與其令子謀獻公壽公曰吾仰承　聖天子恩德廣大賜其閒暇得



優游田里以樂餘年斯厚幸矣顧不願汝輩爲我鋪張揚厲效世俗祝嘏之辭也而士鉉等平昔感激知遇之意無所抒寫因爲誦崧高之詩以敘公主掌方岳之事謂公實能如周之申甫應此崧嶽之神靈和氣以保乂我　國家故天亦錫公眉壽以繁衍其後此士鉉等禱祝之誠而實天下蒼生瞻望之願也

著兩江總督郎公壽序

皇上御極之五十有一年民寧俗泰區宇昇平又以時登崇畯良晉陟大吏於是江西大中丞郎公得攝兩江制府事中朝人士額手稱慶如暍暑之後而濯之以清風如旱乾之餘而潤之以膏雨何其幸也歲之四月適公誕辰遙想兩江之民扶老提穉躋公堂而介眉壽者踵相接也而余屬在編氓又齒通門能嘶於言乎惟　帝之稱公也曰居官清正和易近民而廷臣又稱公不惟有守而且有才　帝韙其言以爲良然蓋爲治之要才與守



不可偏廢而世之當途者動云一介不取一事不爲此獨善其身則可耳若乃　聖天子以數千里之地付之封疆大寮國計之休戚民生之利害皆於是乎在而乃養高自尊習爲清淨無爲之化其於百姓則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莫之省憂天下又安賴有斯人乎而有才者則又黷於貨賄擅作威福其於屬吏頤指氣使或甘言以誘之或危詞以動之其不懾伏而恐懼者鮮矣今夫疾風暴雨世之所震而駭者也而乖戾之習陰霾之氣亦往往中於人身至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和風甘雨其來也舒徐而委宛而其入人也則涵濡浸潤或陰受其福而不知此可知爲吏之道固在乎和平溫厚而無事炊嚴刻覈以權勢迫脅也今觀公之在西江也正身以率屬潔己以愛民無赫赫之威而吏皆謹守繩墨民皆安習生理熙熙然樂春和而游化宇而且賑民之饑急民之困古者鄰國告災首戒閉糴於是有汎舟之役往歲吾東吳之民嘗苦於饑公爲移江西之粟以救之故吳民雖遠在數百里外亦皆蒙被恩澤君子於是頌公之仁眞能延及天下而不徒一鄉一國爲然也今公既



得兩江之事而總轄之矣向之思有以兼濟者今皆得實行於事而無所扞格不亦快然無憾矣乎余惟烝民之章言天生仲山甫不惟其柔嘉之德儀刑百辟而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故能剛柔並用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公秉其和平忠厚之德以行於江右者施於兩江上以仰報　天子將海內之士作爲歌詩以頌公之德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者還以贈我公也

## 芮城縣錢君壽序

余友芮城令錢君以明年二月爲攬揆之辰邑之人咸爲稱壽君獨寓書於余曰吾爲宰鮮善政吾恐以無實之虛譽爲吏民羞子知我者其爲我一言夫亦訟吾過也余曰在書有之謙受益大易亦曰謙尊而光君之謙言乃君之善爲政也今之爲吏者動言不取於民惟上官之所以誚迪僚屬者亦曰於民無取試思一邑中國家經費與徭役所需與縣令之日用上官之餽遺何一不出於民而乃矯語廉潔以誣衆干譽乎且上官之所云不取



者禁其不取於民非眞能不取於其屬也奪諸口以充其腹而曰爾無饕餮毋乃不可乎今山西之民亦重困矣爲吏者培養之生息之尚不能補其前時之餔滿況日削而月朘之乎君則寬以使民恭以事上補令之所不足則爲補之卽攝篆他邑於前人之事亦務爲保全其立心忠厚如此縣有鹽課重爲商累君通其法按口授鹽收其正課不足則以俸益之由是商不困而民得食鹽嘗行於鄰境境之民遮道以留君曰芮城錢侯眞吾父母也其署猗氏縣去之日猗氏之民不遠數百里亦挽而留之蓋君惟順民之情而無拂其欲此卽古之治民不過如此而君曰吾無善政乃其所以善爲政也其前令郃陽亦如今在芮城時秦俗暴悍君束之以法豪右不便以蜚語中之上官不察君以是黜去三年而事得白乃復爲政於此平時喜施與急人患難不顧有無此君眞能自克以施與人而君猶謙言如此則請舉謙之義以爲君壽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謙之所以六爻皆吉也其卦艮下坤上而伏乾兌艮山也坤土也附土



於山而承之以天澤此哀多益寡用涉大川之象也芮城負中條而傍鹽池有山之高有水之深而厚聚之以土使民得宅爾邑繼爾居則爲令者所以施行天澤而服萬民者也謙之時義大矣哉余以是復書於君以塞君之請

房山尚書寄齋巢公六十壽序

山林之樂非富貴者所得而與也故達官顯宦則居乎廊廟之間殿陛之下而高人奇士則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蓋所性不同而遭遇亦異若夫爲 天子重臣職司民命立不朽之事業建蓋世之奇勳而乃憩迹林泉嗜幽奇就僻遠徜徉物外以樂長年則惟房山尚書寄齋先生兼之矣先生嘗爲刑部尚書已而退老於房山之下愛其山川奇麗草木明秀遂乃芟薙穿逕天下之人於是以房山歸之昔高敬彥爲尚書居房山其筆墨蕭散



閒遠世所稱高房山是也異代而下乃有先生有瀑泉之舍有清溪之屋依樹結廬疏泉考室而房山遂爲先生有矣故余贈先生詩曰淡烟喬木護山居位置天成畫不如一自高公卜宅後半千年內兩尚書余於丙子舉京兆出於房山今雖先生之門往來趨侍亦嘗買田以具饘粥而先生來此功名事業冠絕當時眇末小子何足以摸其形勢復爲詩曰此生早分作樵人十載蹉跎未下鄰何幸陪遊追杖履輸公管領大房春蓋紀實也先生好讀書工詩歌文章所藏書數百卷中多散軼今家雖貧往往典衣購書手披目覽至老不倦居山中無日不以書自隨也人得書相遺者公亦樂之又公性和易倘暑嘗攜小童扶藜杖捫崖攀藤搜奇選勝時復與田夫野老課晴量雨山中人亦知公爲山中人而已不知其爲尚書也當公爲尚書時臨大事決大議極天下危疑艱險者公以片語斷之其餘平反寬抑全活斯民不可算數一時皆以安石望公而公投閒去位優游田里其於出處大節綽然有餘裕矣余以爲古之君子進亦可退亦可退則守其身進則蒙利於天下張弛卷舒惟



其宜而已矣今公居山中無華軒高榭之飾而短垣矮屋足以自蔽無絲竹管絃之奉而殘書賸卷足以自適無紈簪珠履之客而山僧野叟談經論道彈琴賭碁足以寫其幽思發其奇氣斯亦極天下之樂矣異時 聖天子眷念老成方旌下招起而爲用於天下非公其孰當之公今年六十矣二三同志謀爲公壽余自辛卯歲見公於房山辱公不以爲不才而交之今值公維嶽之慶因舉公山中之樂以爲頌亦異乎富貴者之樂矣

## 盧光祿先生序

古來論天下之至清者必曰伯夷論天下之至和者必曰柳下惠然孔子之稱伯夷也則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而孟子之稱柳下惠也則曰不以三公易其介蓋闡微發幽所以推其心極其事以爲天下之人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有不然者也吾於盧光祿先生而知於衆人之論有大不然者也光祿之廉　天子知之衆人譽之天下之人亦莫不其信之然　天子拔之於庶僚之中躋之於外臺之上　召之使居於內而列之卿班之長豈爲其



不取一錢不爲一事以自號爲廉吏而已哉凡天下之廉者必刻廉者必矯廉者必獨善其身而不與人同其憂患今光祿之爲人也其才足以辦天下之事其辯足以服天下之心其隨事度理足以極天下之變而不窮而其立心則要之以忠厚本之以和平凡衆人之所難而不得爲而不肯爲者光祿處之皆綽然有餘裕以是爲　天子所深信而不疑夫　天子之用人也其小者與之以州縣之地其大者畀之以封疆之寄蓋欲其與民同其休戚而乃囚首垢面不衣不食以自充其蚯蚓之

操又其甚者剝民之膏朘民之脂而仍博一介不取之名以邀譽於天下此所謂賊民之尤者也光祿始自縣令爲府佐卽不畏強禦嘗遇要人於途叱之下光祿亦叱之要人目視不敢怒其後從軍轉運主者喑啞叱咤光祿面折力諍不少顧忌主者亦無以相難此則光祿之剛也其守徽州多善政世傳新安政績記此則光祿之才也其按察江南亦如之其爲雲南布政司也嘗出官錢以助用尋補其值而民不知光祿之所爲皆非古人成迹可以拘牽而羈縛者也至其正身率屬興賢育才



吏有能詩能文者則振拔之其事不勝書今略舉其大凡而已余天下之至愚者也自分無他長惟於事不敢怠今閒居十年閉門却掃不妄與戶外一事不妄與人交辱光祿一見於疇人之中而下交焉雖其居比鄰亦不敢數數見也今年十月光祿年當六十衆爲舉祝嘏之觴光祿不願也嘗以余不奉一言以爲憾余固拙於言懼其言出而獲戾於衆且不足爲先生揚光萬一是以逡巡畏縮然重違其意又不可故舉聖人闡微表幽之論以發其端而知惟　天子爲能知人善任也

巴太親母鄭太君壽序

歲之九月新安巴君恂九以其女妻余之子旣踰月將歸巴君爲語其母鄭太君之賢曰吾母愛吾女特甚今遠嫁千里無以慰吾母之心君其錫我一言以爲壽因言曰吾女之行也吾母戒之曰汪氏爲吳中望族汝往爲婦其謹事姑嫜無以遠道爲念又戒之曰吾家產於新安而僑居於揚有年矣新安之俗尚儉嗇而揚俗尚侈靡汝往爲婦毋溺於習而惰其職吾女謹志之不敢忘吾兒婦之來歸也旣三日廟見卽躬操作甘淡泊絕無羅襦



紈綺之好乃知吾兒婦能秉承其家之訓而奉太君之教令者尤詳也夫俗之媮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而況於女子乎或狃於富驕惟宴安耽樂之從甚者竭貧家之奉而不能供其一匕故人之娶婦也裝遺財賄甚盛一朝而得之甚易也至于佳婦則不易得也吾兒婦讀書明理來歸雖逾月而早作夕勤不敢寧處起居問安無少怠於今之俗是亦難矣夫人非敬順之難而持久之爲難故班氏之女誡曰敬非它持久之謂也順非它寬裕之謂也能持久則能習勞執勤謙讓恭敬而淸靜自守此太君之所以教其孫女而吾兒婦所當謹守而勿替者也太君年及笄歸於太翁踰年而矢柏舟之節太君教其三子以有成立其家故素豐析產之日至其家三子已什不及二三而太君勤以持己儉以理家至今財雖不豐而猶可自給而又能以禮法教其後昆以及於女孫太君亦賢矣來歲之二月太君年六十有四矣耳目聰明而精神强健固宜躋登上壽以食子子孫孫無窮之報長筵羅列諸子若孫方繞膝戲舞而女孫獨遠在千里不及侍於側而太君覩余之文知其



女孫勤於婦職當必釋前之憂而歡然以喜也君歸而以余文爲太君誦之

## 大中丞吳公六十壽序

蘇文忠公作眉州遠景樓記云上有易事之長則下有易化之俗吾吳東南之會其俗外富而中貧其民易使而難服爲之長者循其法而治之則民寂然而相安苟爬梳剔剔其朴者退縮無能而其黠者亦往往多事故始至者以爲難治我大中丞吳公節鉞莅止七年於兹一切與民休息無煩苛瑣屑之爲無甭霆威震之舉涵濡煦育惟恐民之一夫不得其所其眞所謂易事之長歟歲之七月爲公六十誕辰吾吳之民咸躋堂稱兕而余以屏居京華不獲從父老後趨承奔走惟感公之恩頌公之德念公之惠顧舊好時致書問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其公之謂乎憶公分守奠寧時遇公於途傾蓋之間歡言執手及來天津至豫章皆得班荊道故其在滇中有與余往還自都至者必殷勤問無恙其於友朋之間綢繆繾綣猶且如此況與其部民朝夕相見爲之謀其家室問其疴癢度其終歲之蓋藏䘏𠤕撫輯靡所不至不更甚於友乎以此知公之善治吾吳也往者吾吳之民嘗困矣其長官多牴牾不相能其下亦遂依違上下靡所適從公至則返其前政開誠布公而又爲之興學校治農桑平獄訟請蠲請賑請緩征務去民之疾苦惟我 皇上亦深知公之實心愛民凡有條奏靡不允俞至其救災於隆冬勘河於盛暑其勞苦況瘁甚於民間而又折節好士又嚴正祀復修泰伯之廟如狄梁公之巡撫江南不使無功血食亂明哲之祀此皆爲政之大者公一一施行無所遺闕其民亦知公之誠心軫䘏無所疑畏上有易事之長則下有易化之俗不信然乎余辱公愛久故舉一言以爲公壽余無東坡之文而吾吳則亦如眉州之鄉也爲鄉之民愛鄉之俗而樂其有易事之君子也於是乎書

香城先生壽序

香城田先生以詩鳴天下與伯兄司農公兄弟相師友其詩分路揚鑣司農公之峻潔先生之平澹皆人所莫能及也先生嘗以文章試於有司矣抑其才不得攄乃一見於詩當司農公初入仕時先生偕來京師時新城先生方主盟壇坫與天下才智雄偉非常之士林立樹幟先生岌然露頭角新城公一見奇之畧指授爲詩之道先生自出其意沉酣三唐之作浸淫及於漢魏雖未受業於新城之門然於其說詩之法固已含其英而咀其華矣



新城公尤奇之由是詩名益發聞於天下人有勸之仕先生默然不應旣而以明經就選當得官先生亦不就先生居德州門臨大河漯水經其亭門外颿檣蟲豎先生因名之曰數帆亭日與四方賓客賢士觴咏乎其間先生不多飮而善蓄酒所釀羅酒槩白二色酒熟時亦嘗以遺人先生上不求公卿之譽下不屑州縣之爲惟與詩書相密昵晩而學益富詩益高先生頎然而長與人交落落寡合京師去家僅七八百里亦不數數遊命駕思故人一至焉止於少廷尉峩山先生家其他王公貴人不顧也鋐出於司農公之門先生不鄙夷而弃之今雖屛居閉坊先生亦時來款門因言曰我年將七十矣期吾子一言以序之鋐承命操筆卽就先生欣然已而其稿佚去先生今年復以書來言曰來歲之文吾子其無忘也鋐懼無以應因復作此以寄於數帆亭中先生靜者也而樂水蓋動之機根於靜其智也乃其仁也先生之壽殆合仁智而長存者乎詩之名益自此遠矣

## 教習齒錄序 代

往時教習期滿赴吏部試每十人八人以知縣用二人以州同用而考州同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才終身不得一官當事者病之前祭酒翁司寇公以愛惜人才爲急於教習外奏請贊禮十人州同以知縣用旋尼不行後祭酒吳公亦整飭學校時歲壬申今中允汪君爲教習言於公曰 聖廟清嚴不可以輿臺皂隸贊拜其間曷如翁先生志仍設贊禮而以教習兼之考州同者以知縣用則官不濫而 廟貌肅吳公領之後一年汪君得知縣又



一年甲戌吳公請於 朝翁公贊成之奉 俞旨自後教習不復以州同爲病矣夫居其位則思盡其職上之人倡之斯下之人從而應之惟吳公倡教於下故汪君得以盡其言然則廣厲學宮豈不在上哉余於辛酉歲亦承乏教習未及見兩祭酒之盛而時聞其事今年正月張筵置酒合前後教習於堂而樂之諸君請爲序因告以國學中故事使後之人有所興起也

## 送吳縣令蔡君序

余同年友少詹蔡君之從子芥亭筮仕得桃源令引 見之日適少詹侍直芥亭奏姓名 上顧問少詹曰是汝何人少詹奏是叔伯兄弟之子 上問爲人何如奏曰爲人小心 上又顧吏部尚書曰蔡珽學問好審事明白蔡永清是伊姪考其家世居官必能愛惜聲名以吳縣乃揀選員缺地方緊要遂以桃源易吳縣惟江南爲財賦重地蘇州尤甚而長洲吳縣尤繁劇並稱難治長洲多水區而吳縣多山田水區糧重而難征山田賦輕而易



輸吳縣視長洲稍易治而事繁畧相等又賦久則弊生蠹吏强民並緣爲奸不無飛灑詭寄之弊唯嚴於稽查使奸蠹不得上下其手而賦役清矣又吳俗健訟往往其事不值一錢而積訟不已惟簡省詞訟使民不得盡其無情之辭而訟獄減矣至於催科之法緩之則民疲急之則叢怨惟權其緩急而輕重之則賦易入而民樂矣又吳郡雖非都會之地而巡撫駐節於此下之有布政有知府爲令者有事上之勞寅而出辰而退一日巳荒其半退而始理詞訟征錢糧至三鼓四鼓恒不能息日

以爲常事不暇給上之人或除常㤅外免其日伺候於門而有事始請見亦可餘其日力以辦公此則在上者之事也余於蔡氏交且三世余年二十四初入都卽止綏遠將軍家因得侍芥亭之大父其尊甫魏公先生方弱冠卽與之遊後又與少詹爲同年又其尊甫爲江南糧驛道屏在編户之末今又與君爲州民因道其風土樂其化之有成也遂書之



黎昌令鄒君時文序

時文爲科舉之業然非空言也內而立身行已外而體國治民其道莫不由之故大學聖經首言明德次及新民格致誠正明德之事也齊治平新民之事也學者童而習之亦苟爲科舉之文以掇取科第而不知其終身由之而不盡也邵武鄒君明於聖賢大學之道其爲文悉根柢於儒先性理言必有所據依試於有司輒得高等壬午登賢書連上春官不得志遂需次選人得黎昌令行與吏民相見習爲親民之事以發抒其所學今將戒塗手



一編示余曰此余科舉文向嘗盡心於此也不忍棄去將付之剞劂其賜一言以序之余惟古之學者少而學之壯而行之將以明其德也明德者明己之德也新民者與民共明此德者也而所謂德者不過父子兄弟綱常倫理人所共由之事民雖至愚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行之敎惟在上之人耳提而面命之由是父子得其理兄弟得其序奸宄不作而悖逆不行則德明而民治矣此卽向者屆首受書講明而習熟者也豈獨爲科舉之文而已哉君與余仲兄爲同年且與伯兄相晤於閩城

鰲峯書院交且久因爲之序知君之能行其所學
也



## 邊州見聞錄序

陳君秋田年二十二登江南庚午科榜舉人又十年成進士其時文雜之慶曆文中莫能辨復工於詩妙於詞人知陳君爲文人爲詩人而不知其眞廉吏眞循吏眞能吏也陳君筮仕得廣西荔浦縣能使從來梗化之苗民羅拜馬前以憂去服闋得四川長寧縣復治諸苗夷有不率教者上官必使攝其州縣事往即帖服會行取引見問於朝無不知者復回長寧尋以秋滿陞刑部主事余因貽之句云慣以威名震殊俗自將遷擢慰年勞蓋傷之



也居蠻夷中十年與相見出其所爲邊州見聞錄以示中間道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地勢之曲折風俗之淳劣靡不畢備其他流寇張獻忠時仗節死義之士亦載而錄之旁及飛潛動植神仙鬼怪之事可以資談笑而廣異聞者亦多有焉陳君謙言曰此稗官野史之筆也余曰此禮國經野之書直以游談戲謔受之耳陳君以爲知言夫人苟用於世而忠信及於蠻貊則亦足以自見矣矧其文雅健明秀必傳於後無疑也因書以歸之

前輩陳南麓先生壽序

先生家山陰而舉於粵西文章才氣足以爲粵西重而粵西不足以重先生也粵西之地少人而多石其秀異清婉之氣不鍾於人而鍾於山水宜先生一出而有以化夫蠻烟蜑雨之鄉也先生舊居當鑑湖陸埭之鄉窮山水之勝先生於其中常闢北園土石甃甓之費時或不給而先生意致蕭遠不苦其窮而有以爲樂也先生自翰林改官諫垣以艱去服闋猶里居二年而後選　朝催以其間相與占形勢治亭榭其分畦築壘儼若區畫宇



內故在諫垣首論鹽政利弊又論土司宜如漢諸侯法分其子弟以弱其勢數傳而後可悉隸版圖皆有關於粵西地方之大者其經營籌畫咸可遠久而區區度數畝之地爲園曾何足以施其智而展其才乎昔歐陽公爲許氏東園作記不言其遊觀臺榭之美而獨羨其兄弟之閒怡怡而樂於此知其園間草木駢枝而連理而禽鳥皆不爭巢而栖不擇子而哺先生孝於親而友于兄弟於許氏東園乎何有先生自通政歸還復舊官通政雖職司喉舌而務甚閒猶得讀書如翰林時從容八磚蓋先生儀容偉然慷慨論事不讓古人以施於政即可驟至卿相而先生里閒之志未忘也嘗作北園圖張之邸第與賓朋僚友嘯咏其側恍若入山陰道中千巖萬壑應接不暇會稽之山水清曠平淡非如粵西之崎嵚險巇可怪可駭也而先生駿騖用亦非如子厚之居柳州窮愁寂寞獨以其瑰瑋之詞炫耀其山水而已矣然古之言記遊山者必稱柳州鈷鉧潭袁家渴石澗諸勝至今讀其文如履其地亦如先生之圖北園可當臥遊也先生今六十誕辰其門下士咸爲文以壽余忝翰林



後塵且爲同年交三十餘年知先生負其豪氣不同於俗而又知先生蕭疎閒曠淡然無求於人異日功成乞身强健之時擕杖扶童優游於茂林修竹之下余老矣尚能爲先生頌之

## 沈凡民印譜序

不習篆隸不足與言知書而篆尤隸之祖也李斯程邈之書不見於今學者無所取正往往收拾秦漢印章以求其法而銅文爛缺不能復完則其書之舛誤益多矣余之學書無所師承早歲先祖沂州公授以文氏停雲舘晉唐小楷畧習麻姑仙壇陰符經莫知其意年二十四遊京師吾友陶子師見余書曰木板黃庭經也因稍稍改變習褚河南雁塔聖教序得其瘦年四十傥倖禮闈學殿試字寓中無名蹟習俗本趙子昂書得其潤壬午歲觀



孫北海先生家藏帖于其孫豫叔所乞得數本朝夕摹寫由是余書復變繼又得蘇靈芝田公德政碑其間初出時左右牽縮縈然可觀因知古人之書皆一氣寫成非逐筆而爲之也後博覽古碑得畫沙印泥之法知其中邊皆到所謂屋漏痕折釵脚者皆是最後得李陽冰顏氏家廟碑篆書六大字其筆直如屈鐵搨之於壁日爲省覽而余已將衰老無能學矣江陰沈君凡民有志於書先學篆刻之法故於史籀秦相之書說文字源及漢唐碑刻印章無不通貫顧其作之也以刀而不以筆而其得心應手之妙亦如以筆成之其法用中鋒而不用側筆其往復起止皆如其次第而不亂其筆不復不欠皆眞得書家秘奧而復攻飲爛之舛誤爲印譜一書屬余題其首因自序余書知古人之篆隸皆童而習之非如余之老而廢學也

## 侯氏書品序

邵陽侯君仁朔好古君子也其於書法搜摘微奥取秦中名帖區爲古正奇險四品而各著其語於後其於眞行草三者之法備矣法不備不可以爲書拘於法而不能神明於規矩之中是天下之奴書也古之爲書者每作一波磔必盡一身之力而送之然後可以盡其勢極之方丈而不以爲縱細於蠅頭而不以爲拘師宜官所謂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者以此也執管於手管不知運運管於心心不知管心手合 縱横自如夫然而其勢得



矣不學古隸不知波折往復之理不習晉帖不知回環牽縮之妙不玩唐碑不知古人各自名家之法去其短集其長毋矜其奇毋尚其險庶幾歸於正而合於古矣而其法必使之中邊皆到如錐畫沙如印印泥則能細筋入骨而字外藏稜斯亦書家之極致矣侯君從子孝廉來旌來赴公車以其書請序於鋐於其歸書以序之

## 問雞齋詩集序

詩以道政事者也故古之善爲政者必長於詩而其政寄焉而工於詩者授之以政亦無不達也光祿盧先生承中丞公後習見中丞奏章所以爲民請命者至再至三至今湖南之民尸祝之故光祿之爲政自起家畿輔歷吳楚至滇黔足跡所至咸能考其地因其人以化其俗而時爲詩以道其政焉貞淫奢儉之故剛柔燥濕之宜無不疏通而明辯洵乎其達于政也而復雄深雅健瑰偉奇恢斯亦極詩家之能事矣序公詩者皆序詩之源流而



余以爲能達乎政也其齋曰問雞者取夜如何其之義知其無刻不以朝廷爲心無時不以民生爲命而早作夜思以成其政此則公之志也夫豈徒覽其山川慨然而賦也哉

## 景陵盧舜徒先生文序

易之卦曰風水渙蓋風行水上自成文章無意爲文乃天下之至文也夫風起於青蘋之末而行乎大澤之陂其行也莫爲之其止也莫使之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此所以爲天下之至文也天之無情而至情出焉風水之無文而至文生焉非有所作意而爲之也今之爲文者詞非不工也言非不麗也以艱深不測之句文其空虛無據之學鏤心刻骨幾於牛鬼蛇神焉在其爲文也哉舜徒先生乃天下之能文者也自莅宦治民以至接物處事往往言出而天下之人以爲口實其詞通達而易曉其文曲折而不窮故其案牘判語下逮簡帖尺素或春容大篇或寂寥短章皆如己意所欲出而無不達焉初非有意爲文而天下之文章萃於是矣先生嘗授其尊甫中丞公說安堂集讀其文章蔚古精粹至其章奏所以告

王上者皆發乎情性達乎國體本乎民命雖三上五上而 聖主必聽從其言此眞天下之大文也舜徒稟承家學其文自出杼軸要以窮達事理意盡而止豈如呫嗶小生炫耀其文藻而已哉余辱



先生愛久熟其人審其事而知其文之出於自然如風水之相觸也爰序之先生楚産也初家景陵徙於燕名某字舜徒考湖南中丞公諱某也

守道李君序

國家之大計曰財賦天下皆以布政司主之而直隸則掌之守道不復隔以他官所以謹稅斂之所出重幾輔也而理之者實難蓋天下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凡府傳之往來州縣之朘削猾胥奸吏之所蠹耗叢集蝟起非廉潔自守有才且能者則未易爲治李君持身儉約自爲郎官時卽有聞於朝

天子特用爲監察御史已而守道員缺吏部列請次者姓名以進天子難其人君復以特恩除是官天子拔之於稠人之中重之以財賦之任豈爲



其徒尚廉潔澹然無所事於民乎且直省之錢穀幾南北之利病皆於是乎在亦非無事之官也余嘗考史書所載皆曰循吏而不曰廉吏廉者撿束之謂祗於謹身節用而循者奉職循理身修而官未曾亂也故史記敘公叔敖鄭子產皆言其不令而行不教而民從其化公儀休爲相亦無所變更而百官自正非有矯激之行以震世厲俗也至於後世始有還珠還錢投香酌泉之異於以矜名尚能逮其末流而官職耗弊矣李君奉職循理其才且能宜有以持天下之平大學平天下章獨重理財蓋財者人才之賢否所徵也民生之休戚所賴也夫欲官得其理民安其樂則必絜矩以同其好惡此大學諄諄以爲訓而孟子首及之尤深切著明以爲利者民所同欲與其過於取毋寧過於予過予不失爲厚過取則失於刻故理財者惟當絜矩以同民則無爭民施奪之事無悖入悖出之虞於以統率僚屬而僚屬正於以拊循黎庶而黎庶安卽一無所事事而天下之矩於是乎絜矣以之平天下可也而又何監司之足云

送孔君彝重序

古之君子未有爲其巳甚者也太廉則矯太清則刻今之君子以爲能而聖人所謂巳甚者也孔君彝重爲聖人之後學聖人之道庶幾所謂不爲巳甚者乎君自起家番禺縣知縣補臨漳崇安繼而自霍州知州爲平陽知府歷長蘆運使皆　天子知其廉知其清以　特恩擢用非有內外之援聲氣之助到長蘆不數月以公事去位　天子以君向者居官素賢優詔復令補用今得廣東運使夫人未有妄取妄與而可以爲豪者也亦未有不衣



不食而可以爲潔者也今之大吏或席豐履厚居可以不取之勢而治民食人天下通義其能必他人盡如我乎以不能者責之人而今之曰爾其爲於陵仲子之行其可得乎況其所爲者又未必盡如其所令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恩及海外粵南邊海之區蠻夷所處蛇龍所窟　天子咸撫而育之又　特簡親信大臣爲之大使君今往粵以司鹺政釐剔整頓自有條理不爲矯激不爲詭隨以事其上其必有合矣君子居官也不務赫赫之名而所至民樂所去民思故至今長蘆之民愛戴不絕其於霍州平陽也亦然上距今番禺時於今三十餘年矣來日與吏民相見其父老必有能言君之舊政者要以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故曰學聖人者必自不爲巳甚始

## 史蕉飲先生過江集序

頃寓直　禁苑獲見澤州相國爲蕉飲先生詩序述其嘗以能詩名稱於　上前竊歎相國之知人而又多其雖有薦拔而人不知以爲深得古人薦賢之體夫世之一長一技之士咸欲得有大氣力者爲之先容而名相壓勢相軋者又不勝其忌且嫉是以文人詞彥多至老死巖穴而無聞即或幸得一官而隨進退湮沒不彰者何可比數如先生之詩名垂二十年天下之士方樂誦而習之而相國復於稠人之中傾心愛慕徹名當宁是相國之



有容而先生知遇爲不可及也余往在太學即從先生遊而先生舉京兆余亦廁名副榜辱先生不以爲不肖而棄之同時一榜諸豪儁如西崖元朗皆朝夕相聚論文飲酒以爲笑樂其後先生與西厓俱出入承明而余方自憐其駑馬下乘顚躓長安後十年始纔塵詞館中間浮沈上下蹤跡稍疎比年來復遭讒茶苦牧馬㕮山旋被　恩命校書祁上東西奔走靡有定居而先生與西厓元朗皆改官諫垣未得相見昨歲始復侍　內直晨入暮歸欲一求先生之詩讀之而不可得日者　扈行塞外倉卒南歸遇先生於汶上艤舟待閘岑寂無聊先生始出其過江集一編即相國所爲作序者也尋繹玩索溫柔敦厚所謂發乎情性止乎禮義於先生之詩得之宜相國以爲風雅之本原詩人之極致也今先生暫爾告歸不日還朝以載賡補袞之什西厓先生則視學中州清苦刻勵不異太學虀鹽之日而元朗乃不幸逝矣悲夫余素不能詩得交於先生與諸君子後近復日侍相國之側嘗竊聞其緒論因承先生命序於篇末并道其曩昔歡會之樂如此云

雅南堂遺稿序

天之生才實難而能有其年以老其才者蓋猶難惜乎馬生以魁奇拔出之才而天不能少假之年也馬生名熙居吳之滸墅關去城三十里傍關之人皆駔儈生苦其囂塵讀書於虎邱之麓晝夜維誦久之病咯血父母勸止之曰汝必效昌谷吐出心乃已耶生不可盡取諸經籍及古今文編讀之爲文具有法度而尤好作詩一出筆即得中唐人詞調既而復取其所蓄三唐人詩集含其英咀其華故其所爲詩往往出入於岑王錢劉之間生又



好書法與其友王斗文黃逢原輩搜索天下金石文字斗文學於義門何先生因盡得其筆法而生之論書頗與合也生向從余遊嘗欲來京師得天下奇聞壯觀以發抒其胸中所欲洩以病不果行及余至秦中歸而生已不幸死矣問其遺稿則無一存者其弟右鈞與其友斗文發其故簏僅片紙短幅復於友人屋壁間得詩若干首蓋百不存一嘗爲吳淞歸釣圖詩曰斜酒月明傾琥珀釣絲風動拂珊瑚輒傳誦人口此猶未足以盡生之蘊也昔歐陽詹獨孤申叔才而夭昌黎爲哀辭一通手寫之以傳於世而余才薄能鮮無能爲生發潛闡幽以永其傳今生之詩具在雖一鱗片甲其神光自不可掩也因爲之序以發生之志而并以慰其父母之思云

潤山堂詩集

歙川詩人之藪而吾宗其尤也吾宗文武科第不絶於世寓擎初衣儒衣後乃習孫吳穰苴家言挽强命中遂以韜畧擅名不知其被服儒素其浸淫於古文詞者蓋有日也寓擎官於新安無緣與之相見昨來歙郡拜烏聊山王祖廟見其祠宇頹廢獨後殿巍峩道士曰此新安衛汪君之所為也既而見其人則溫文爾雅儒者也時出其所為潤山堂詩曰學之二十年矣而力有不至余曰楚人剽疾其文銳以利以此提桴壇坫何堅而不克吾宗



其知之矣

贈棗香翁序

卜之為術多矣或以筮或以龜皆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其應也如響棗香翁獨以其術行於坏燹能預知休咎每先事而言及徵之事後靡不奇中一時士大夫多贈詩以神其事余嘗觀古今以言語階禍患莫甚於術士之妄談其始不過一話一言而其變蔓延至不可收拾是以君子必愼所與今翁為人朴而誠其術歸於正道不為禍福之說以惑人且其年已老矣不過謀升斗之粟以給衣食非有求於世者也余因而嘉之為序其



卷中之詩翁廬州人居於棗香村郡守曾為築舍并繪圖以寵之故人目之為棗香翁云

## 曾虹受耕雪堂詩序

丁丑春余以張君錫田獲交於同年生曾君虹受愛其人磊落而英多與之别三年矣今年春以書抵余并郵所爲詩屬爲之序以余無似本非知詩加以比年以來嬰心塵雜薺植都蕪雖然亦嘗聞先生長者之論詩矣造言指意雖極絢爛卒歸於平淡故未嘗求奇於奇求新於新如適途者必之乎康莊之衢造廬者必登大高明之室而後能極天下之大觀固不必峭壁峻坂而始矜險絕曲廊便房乃號幽奇也後之爲詩者率穿蠹綴緝於單



詞隻字中而於鋪陳終始排比聲律之道概乎未之有聞偏側於陰崖躑躅於窮窟多見其囿於俗而溺於識也曾君家世金陵而居於湘沅蘭澧芷之間詩人之藪也君獨能拔俗自好不爲雕繪捃摭怪奇詭異之狀而又浸淫於古沖融大雅豪宕感激蔚然成著作之才於以升明堂而達通都廟如也因書以復之并以質之張君

## 丙子湖廣齒錄序

往在癸酉西谷太史實掌楚之文柄一時所拔皆湖南北知名士如黃君文在張君爾石及家弟荇洲輩其選也余時試京兆畢即往從西谷游因得與其門人朝夕過從賦詩飲酒以爲歡樂夫樓閣之聳秀江濤之洶湧與其文章炳蔚相爲映發以是知楚地之多才而取之者之不勝其取也嗣來京師文在荇洲並成進士入中秘而爾石輩相繼别去忽復三年矣昨丙子秋皖江姚太史復主楚試其所得士亦如西谷之才且賢又適丁廣解額



之年爲數溢十八人而湖南獲進者居三之一於是爾石與其新先輩討偕北發余幸與薦京兆今年春因與相見於棘闈爾石遂指在列者言曰某某皆吾鄉之秀吾所畏而友者也聞吾子久咸願與吾子交余愧不敢承曾君虹受復前曰吾介張子以交吾子吾鄉之同舉者齒必有錄子其爲吾序之余惟楚之始封在熊湘之地而其後始都於郢近時荊南人物必推高風宋則沅蘭湘芷之間固詞人才士特起之所不獨漢廣江永載於周南始謂可列於風雅之林也往者湖南被兵絃歌輟

誦蓋已有年頗 天子慈仁聖明涵濡煦育以養
以教俾鼓厲士氣由是三楚人士咸皆肆力於學
問以不負 朝廷官人育才至意比年來英賢輩
出而湖湘之學者亦與沔川夏口林立角出固天
之鍾盈烝發以供衡才者之所甄別而亦其產之
者之有素也余旣見兩太史得人之盛而幸余之
獲交於其徒也於是不辭而序之曾君名世琮與
文在爾石皆湖南人而兩科與解者居多余故尤
樂湖南之勝云



## 潛齋未學集序

同年友陳君幼安有潛齋未學集八卷其自號曰
潛齋者乃相國師之所命而曰未學則相國謙言
之以自教其子也幼安爲詩甚夥痛自芟削前三
卷服官後作後五卷則舊所作以附錄者也人生
憂患之來出於不意而惟潛乃能自訟於心而挽
之於其後此相國師之所謂敎而君子終日乾乾
夕惕若厲無咎者以此也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
昭惟君子爲能見微知著戒懼省察於未形之前
將萌之際而憂虞悔吝之來皆必恪恭震動思患
而豫防之故其出入以度內外知懼而无有師保
如臨父母今幼安奉相國之敎嚴自抑損而日夜
讀書以砥礪其學其於動靜消長之道尤潛心考
索樂而玩之故其爲詩亦小心祇懼因時而惕讀
其詞知其深於易矣學之充有止乎余學於相國
之門三十年閒竊聞其緒論因書以質諸潛齋

祿位以謹守外藩我子若孫其無忘祖考之懿訓小心翼翼以保守家法則能永膺 天子之眷佑而流慶於無窮矣周書君牙之篇曰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又曰纘乃舊服無忝祖考我子孫其敬之哉



## 尚氏宗譜序 代

洪惟我 國家開天承運肇造區夏惟茲數臣實戮力同心以奉揚 天子之威命於以統一海內論功行賞分茅錫土故某以不才之身亦得蒙被
恩寵錫之山川奉藩東粤自惟薄劣其何功之與有惟是我祖宗積業累行啓佑後人是以有成功此吾譜之作所以彰顯前人之功烈而使我子孫推求原本上報 朝廷下延宗祀綿綿長長無替 休命則宗譜之作其可以已乎我尚氏世爲山西洪洞人遷於衡水後乃徙遼左奠厥寧居再



傳而後遭逢 聖主龍飛備位行間南征北伐銘書竹帛山河帶礪實始藐躬居常深念毋飯不忘
聖恩即往者師行之際亦皆稟承 廟算昭宣我 聖天子寬仁大度不敢誅降戮服此區區所以自存者至於蒙 國榮寵邀逮 帝姻侍衛周廬出入左右者積有餘年如 天厚恩撥之不才之身實踰涯過分捐糜頂踵宜若何圖報惟我爲子孫者覩吾此譜知我所以邀蒙 聖恩者皆我
太祖 太宗櫛風沐雨之餘締造洪基暨我
世祖皇帝垂拱太平故我得以遭時奮興安享此

山西鄉試錄序（代　是科後遂停刻試錄矣）

皇上御極之五十有三年海宇敉寧仁風翔洽於
是四海九州之內近而畿甸遠而侯衛莫不鼓舞
　聖化彬彬乎文學之選矣昨歲　皇上六旬聖
壽推恩天下一年之內兩開　萬壽恩科今者復
遇賓興之歲以次遣官典試最後及於山西於是
　命臣某及翰林院檢討臣某爲主考官　宣旨
之日驚惶莫措伏念臣以吳都下士弇鄙無能自
成進士二十四年蒙　恩擢用茲復畀以掄才重
役如蚊負山罔克勝任自惟薄劣敢不精白一心



以仰報　聖恩于萬一乎聞　命之下臣卽與臣
某並馳就道入闈之日臣與臣某暨同考官臣某
　臣某等焚香設誓務期遴選眞才上報　天子之
恩下吐孤寒之氣於是進提學臣某所取士幾千
幾百人鎖闈考試得士若干人臣例得颺言簡端
乃拜手稽首而爲之言曰敎化者風俗之原人材
者國家之本也故盛王之世其敎莫不自近而遠
詩之國風首自周南召南而編詩之序則最後及
於唐風今山西去　京師千有餘里亦周南召南
之比也而唐風適當其地臣嘗爲縣令往來其閒

識其山川請其民情土俗眞有陶唐氏之遺風焉
其地在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晉水在其
南汾水在其東一天下之都會也其民守禮而好
義其俗儉嗇而朴畧故詩人本其風俗思邇慮遠
而欲其儉而用禮而在位之人能衈其民則皆相
親相愛而顧戀不捨民俗之厚至於如此此陶唐
氏之風所以不遠也今我　皇上文武聖神寬厚
愛民天下海內莫不嚮風戴德況太原鄰畿輔之
近凡有恩澤必先及焉往者　聖天子巡方問俗
親幸其地蓋嘗撫臨其人民而周覽其形勢敎諭



諄篤不啻耳提面命所以移風易俗者無所不用
其極故其民皆知易其朴野而相進於禮義風俗
淳厚則敎化昌明其士人君子亦皆趨於文事而
無椎魯固陋之誚況其地在唐爲北都風流儒雅
自古而然而太原則有王維白居易河東則有盧
綸柳宗元汾陰則有宋之問諸人其文章篇什至
今流播人口今之所取之士敢謂盡如其人乎而
　臣等以人事君之心亦欲此諸生景仰前人之風
烈誦其文章考其篇什而卽以知其行事推其用
心皆兢兢焉自勉於風操節義以上報　聖恩而

無失乎陶唐之舊此則臣等用以勗多士而即以
自奮者也臣故本其士風以爲獻



贈佟君申之序

善爲治者必察天下大利大害之所在而經營措
置於以成不朽之烈而垂功德於無窮如江西湖
口關在洪波震蕩之中商旅輻輳皆泊舟於此猝
遇風浪磯石相搏則靡爛潰敗不可收拾雖有救
時之士建議遷徙而仍襲既久莫可改易以是爲
行旅之病余昔往來江湖間目擊險阻輒形爲謠
詠然亦苦於無可如何之勢余中表兄吳商志先
生以布衣能言天下事嘗欲於左蠡之地別開港
口以殺江勢以平磯石之怒時抵掌而談復繪爲



一圖以授其子藏之行篋與當途君子有大力者
主之而未得其人前年余友薄君聿修視學荊楚
於湖南北制府公所遇今江西中丞佟公之子申
之申之制府公壻也英年挺拔豪氣直上妙能爲
文章工吟詠所著有潛修軒集而又明於大義每
以忠孝廉節之事相鼓勵故於范忠貞公之盡節
甌閩也則追紀其事以志嚮往西陲用兵也則有
慷慨從軍之思而又襟期潤遠其登衡嶽也則有
海天縱目圖之作其他清詞麗句不可枚舉既與
聿修相見雅甚歡上下古今論當世利弊聿修因

爲言左蠡之險并及商志未竟之志申之慨然曰家大人節鉞江右有封疆大任是宜爲言於是卽草家問次第其事并郵前圖以告其尊甫中丞公公爰集僚屬徃驗其地相山川之險易度工役之費用事在必行會昨歲祲未暇以爲而中丞公之謀國久遠與蕭臬傅公楊公皆當代賢者同德比義必能相與有成以活湖口往來之民而要其立心矢志視天下之民如已饑溺則申之有以先之也余因高申之行誼恨不得與之徃還相與乘風鼓枻聽石鐘之聲覽姑山之勝而一抒其心曰今



幸讀其文詞與聿修之言恍如相遇於一堂也巽時申之遍籍貴顯成天下之務活天下之民秉旄建節以繼中丞之後不遠矣申之已歸豫章在中丞公前朝夕奉侍必數數爲公言知左蠡之役必有成也因爲之序并系以詩曰

維木有根維水有源中丞之子節鉞之門克已勵行則維其眞忠義斯慕經史是親朝吟夕諷其書等身託意稷卨交結雷陳慷慨世務畢見於文左蠡之險天下所聞磯石搏擊江水吐吞行人過之悸心驚魂公子感動見義當仁從容趨庭以告嚴君刱開港口全活斯民一言之德萬世之恩濡翰吐詞行勒貞珉敢辭不敏用播芳塵

序四

佟希白壽序

蘭州司馬佟侯爲治於蘭之二年行者頌於塗居者歌於巷僉謂吾侯仁人也而至於不畏彊禦侃然正色與大吏相折辨灌民是利洵所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之君子歟歲之十月爲郡侯攙換之辰時侯方攝州事州之民曰吾侯之視吾民無異於郡吾儕拜侯之賜而無一言以爲壽人其謂我何於是相率請於明經喬君屬余伯兄爲祝嘏之詞郡之民曰吾侯之攝州事也纔三數月耳而民



戴吾侯爭先禱祝吾儕日食侯德二年　於茲庭無敢扑之聲對無催科之擾受其利而不知其利之所自來侯之爲惠於郡者實久且大民之德侯淪肌浹髓今值侯之壽所以獻蓋稱兕者其敢後於人於是相率復請於秀才朱生以余與侯爲婚姻之好屬一言以頌侯余惟陸象山先生之言曰吏甚宜於民則甚不宜於上官甚宜於上官則甚不宜於民二者相持故凡爲吏者寧失民譽而惴惴焉惟上官之是懼毋出一令則莫不斂息屏氣唯唯聽命今吾侯之至也輒數犯時所忌遇事閉

不盡言雖至於盛怒相加而侯屹然不動徐以片言折服河橋之役上官於馬上咤叱欲呼侯前致詞侯寸步不移遙語之曰我非營師焉知水勢時賓從僚屬從傍咋舌下氣咸爲侯踧踖侯神色自若其從容度量固有超越尋常萬萬者而至於視民之事則不啻如家事聽訟斷獄絕無疾言厲色必委曲周詳爲之勸諭期於息爭止訟民以此多德之蘭之民半隸於衛而其隸於廳者爲更名丁乃故肅王之莊佃也地與州衛相錯其爭訟也則彼此互諉侯撫循煦育胞與一視故州衛之民咸



就公質成今其攝州事值舊牧闒茸之後侯畧施餘才爲之整頓即翕然改觀民之頌侯者一如廳之民而廳之愛侯者欲私之故從諸生來請余文者父老數十輩則曰吾更民丁也佟侯吾侯也吾侯實惠吾而吾儕小民不知所以頌侯太史方從
聖天子西幸三秦屬車豹尾之間觀風採謠太史事也其代爲吾儕歌之侯之剏修河橋其專司也乃起而爲河平之歌歌曰大河沄沄貫環金城造舟爲梁臬巘崢嶸自侯之來洪濤不驚輪蹄繹絡履險如平侯乘未雨相度經營歲增其艘獨力

指揮如駕黿鼉虹蜺是成馮夷息鼓群龍趍迎侯禱於神所安吾民河流舒緩鑒侯之誠奔騰澎湃萬里無聲侯承半縮惠遍羣生一朝枋用功誰與京師看　御墨書其姓名躋侯之堂酌酒稱觥自今伊始功名顯榮祝侯萬年以達輿情



退翁胡太先生七十壽序

吾師金陵胡芝山先生之季父曰退翁先生有道君子也負其才不屑於世故自號曰退翁也先生道益進年益高與人交益謙退不敢以齒德先人鄉黨尤目之爲善人長者也歲之首夏金陵先生之嗣以書走京師寓余曰吾從祖祖父退翁先生今年十一月爲七十誕辰其祝嘏之文非吾子無以爲先生進一觴者余方朝夕襆直不暇作已而扈行塞外鞍馬之餘聊事筆研因爲文以頌余觀胡氏世有隱德淳龐敦厚故鍾靈於吾師以第一



人領鄉薦以第一人冠對策而推求原本積行累美以光此貧裒者則固非一人非止一事而退翁先生其一人也先生之昆仲凡有六長載川先生以孝廉爲司鐸垂老始官縣令其爲人師也督課子衿以經史暇日栽花蒔藥論文講藝郡守以上皆禮之昨歲年逾八十尚無恙飲酒至數斗猶不醉其次則天壁先生次侍村先生次岐爲先生又次則訥菴先生吾師之尊甫也以第五之名聞於鄉里而退翁先生最居幼素以至性孚於家其尤難者先生之羣從以百數食指浩繁未嘗析宅而

居分爨而食家事無鉅細悉秉先生之教以行先生之先世家業饒後行落其遺産蓋無幾所餘洲塲蘆荻之利不過百餘金猶歲歸之公而輸其租稅焉徃徃閱牘之隙見於孔懷甚有反脣戟掌閧胡氏之風能無顏汗乎其在棠棣之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以比於在原鶺鴒蓋鶺鴒飛則鳴行則搖雖物類之微猶有急難之意歟詩人有取焉詩之六章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夫子贊之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兄弟既翕宜爾室家以順其父母然後無忝於所生今上揚先人之清芬下啓後嗣



之令緒一門和樂壽考則無忝於所生矣其子弟亦皆能文章安儒業於以仰承先生之志躬行孝于之誼毎佳時令節上堂稱慶長幼有序進退有儀先生頷之愉愉而樂於此也其有不順矣乎後見諸子弟皆拖青紆紫以繼吾師之後而光揚先烈先生之壽考七十以至百齡正未有艾也余辱厠門下稔知先生之家事因序而述之其言質而不文世之知言之君子其不以余之爲失實也

## 馬君六十壽序

皇帝六旬萬壽之辰天下太平人民者壽於是四方萬國不謀同慶凡在籍之紳衿先生與鄉之耆老走數千里朝於闕下者數百萬人而吾吳之鄉先生翰林侍講彭公率鄉老數十輩以來都下是日於西苑道左獻菓上壽　皇帝駐蹕良久天顏喜悅　皇帝命大學士慰勞之曰蘇州父老勞苦朕都收爾五穀俾爾民年穀豐登以共享此太和也此我　皇上之加惠於吾吳者至矣既又宴天下之臣民年高齒尊者在朝與在朝齒在籍與在



籍齒鄉之耆老與耆老齒年九十以上者　皇帝親爲賜酒餘皆令親王貴胄執爵執酳或賜冠服或賜金帛以次賞賚亘古未有此　皇上之錫福於高年者至矣當此之時生其間者躋登期耋優游閭里以享此昇平之福眞天下之大幸而吾吳之民尤爲　聖天子所加意恩養亭育於此享長年登高壽則其尤幸者也於是吾姻親馬君於歲之六月年六十矣馬君樂善喜施吾鄉之奇士也凡鄉之學校之事累數十年不能舉者君獨力任與夫學中之貧士鄉里之窮民及嬰兒之無告

者君皆出財拯濟之爲之醫藥爲之饘哺凡所以厚民者惟恐力有所不及宜其年躋上壽以爲太平之幸民也夫學校者賢材之本也用人者宰相之事也人苟能留意學宫繕完廡序此爲國家培養元氣樂育人材其功爲大若以鄉舉里選之法行於今日學士大夫尤宜褒揚而張大之爲鄉黨力行善事者之勸或反從而訾之此其所以俯首惋歎而爲國家柄用賢材者惜也而君樂善之誠老而彌堅凡遇善事猶力行不怠而延師敎子期以無愧此學校此君之加於人者不啻數等將來



神明完固康强壽考由六十七十以至百歲凡國大慶俱蒙賞賚與今歲在朝在籍諸臣民均享此無疆之福則君尤吾吳中之大幸者也因走筆屬辭以爲君祝嘏君其無懈於善則所以介壽者至矣侍講彭公亦君之姻親也君其以余文質之

## 少宗伯王眉長先生壽序　代

吾宗贛州少宗伯眉長先生少於余十歲今年二月十日則其六十初度之辰也其門下士湯西厓少宰與其同舉於鄉者數十輩謀爲先生詩踵余門請爲祝嘏之詞先生吾宗之望也而贛州當西江之上游章貢二水異派同流瀠洄湍激匯爲文章其山川明秀之氣獨鍾於吾宗故王氏遍天下而贛州之王爲茂族先生自其少時卽有聲庠序年二十七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與余先後列史館稔知其爲人淵文爾雅與人言恂恂若不能出諸



口而其遇事斷決侃侃剛直實有以過乎人中間迴翔禁苑晉陟卿班二十餘年所在有令聞其稱觴之詞宜莫如余能道之詳也竊考周禮春官之職少宗伯與大宗伯掌王之邦禮佐王以和邦國蓋聖王之制禮委曲煩重其儀節度數至于三千三百之多而其用則從容而不迫使人涵泳鼓舞而不自知則和之爲貴也和者天地之氣而人得之以生者也生而不已所以爲仁也故天得其和而生萬物地得其和以成萬物而人得其和以受天地之中而稟之以爲性而聖王恐其舒緩悍急

之不齊也於是制爲禮以和之蓋禮者所以和同
天地而使民協其性者也方今 聖天子建中和
之極體仁合德而先生通爲禮官與大宗伯上毗
聖化導揚和氣於是海宇昇平仁風翔洽物得
其理而事得其序故天地和而萬物通也君臣和
而上下同也和之時義大矣哉抑又聞之天地之
氣與時爲春春者歲之首而和之始也四時皆得
陰陽寒暑之和以成歲功而春爲之首猶周禮五
官於正月之吉皆布其象而春官獨無所布明乎
禮之無所不在而和之無所不包也萬物皆生於



春其於支干也萌於甲而盛於午則今者歲行之
所在也先生躬爲 天子春官以調和元化而其
攬揆之吉則在仲春於月爲卯於行爲木木之德
爲仁敷榮滋長生生不息則和之聚也天地體萬
物之和以成春而人得天地之和以成仁記曰宗
伯之官以成仁所以成其和也先生仁心爲質而
其行已春容自得而無纖毫急迫之氣宜乎天地
之和以養其身以復其性以致其延年則今者六
十初度之辰乃耆頤壽考之所由始也又宗伯之
職專主文章易於賁之卦取象於文曰柔來而文

剛分剛上而文柔蓋剛柔相和而文生焉彖曰文
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宗伯生於
江山文藻之地職爲禮官兩司文柄丁卯京闈之
役其所拔皆魁奇傑出之才先生旣得天下之才
以文天下而復爲禮官以和天下此所以化成天
下而和同天地以爲壽於邦國者也其所以爲先
生壽者又孰有過於是哉

## 太倉王相國七十壽序

吾鄉相國太倉王公以歲之正月七日躋七十壽觴鉉之伯兄與其同館之士爲文以祝公因頌南山有臺南有嘉魚及菁莪卷阿之詩四篇以言公之樂育人材思遲賢者以立太平之基而致無疆之壽其文典而有則其所以頌公者至矣而吾鄉之縉紳學士言曰天下之甲第吳中首爲吳中之甲第太倉王氏首焉今公當太平之時有忠誠篤實之心以與天下賢士大夫共立於朝蓋天錫公純嘏以上佐　萬壽無疆之　天子而吾儕幸屬



梓里可無一言以爲公頌乎乃爲之言曰有容一鄉之量者則一鄉之人歸之有容一國之量者則一國之人歸之有容天下之量者則天下之人歸之故大學於平天下章引書之秦誓曰若有一个臣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蓋言絜矩之君子能容天下之人其心公而平其德博而溥與其上下前後左右之人無彼我之見無同異之私而不以已所不欲者加之於人於是賢才俊乂布列庶位推而至於大小內外無所處而不各得

其當故君陳之篇亦曰有容德乃大惟有容則能簡厥修進厥良以允升於大猷此所以爲天下之人所仰望而立太平之基以爲邦家之光也惟吾相國先生以少年取巍科登高第晉登顯榮馴致相位垂五十年天下之人誦其文章仰其風采者蓋已久矣其休休有容之德實能信之於其素而其源遠流長蓋不自今日而然公之曾祖文肅公當前明神宗之世爲相日久其經綸密勿所以左右丞弼者厥功爲大風流弘長猶赫赫照曜人耳目至今吳中稱名相者必曰太倉王氏而公於百



年間復相繼爲相後先輝映而其羣從子姓與其哲嗣榮躋卿尹並列詞職或居郎署巍峩冠冕洵爲吳中之甲第而公尤荷　聖天子特達之知非常眷顧其所以仰報國恩者惟以求賢若渴之心爲　天子立太平之基蓋公之量實能包容天下之人故天下之人無不傾心向慕樂爲公之用則請仍爲公誦南山嘉魚諸詩山高而木叢焉淵深而魚聚焉賢君賢相在上而人材出焉公率祖攸行以調和元化山不加峻而草木足以蔽水不加深而魚鼈足以施此公之所以有容也而公厚自

謙抑初不自以爲功凡所敷陳嘉猷亦如周之君陳入告於內則必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故我公得以安其祿職與四方賢士從容燕衎以游泳於太平之世觀公之所爲而知南山有臺之詩所以必歸功於君上以基太平而稱萬壽蓋君臣同德上下協心則能絜矩以容天下之人而與人同其好惡此菁菁者莪所以被於中陵中阿而藹藹之吉士所以爲　天子所使也則南山嘉魚諸詩固宜天下之人爲公誦之夫[illegible]之私言而閭里之榮慶而已哉



秋泉居士集卷之二終

男度校字

# 秋泉居士集卷之三

## 記

### 岷州疊藏橋記 戊子

岷州城東里許有橋如率然而長者疊藏橋也按疊藏河源出疊州經番境汪州東流急多石渡者小不謹輒人馬漂沒舊有橋久圮先君子來此度其故址建橋若干丈十餘年來民無墊溺既而先君子以勞卒官後之來者時葺去中間視事缺人甲申夏六月水暴至橋遂齧人畜死者百數余以茶馬事至蘭歸而憫之立謀於諸鄉人採材於山伐石於巘還其故觀後四年余重來至止則前之橋再齧於水二寸陳公復新之矣余惟古之善爲政者必謹視其山川土俗以時平易道路修其輿梁是以民不病涉余行四方見長溪深谷中高廣不盈尺無良材以植之無厚土以築之一置足則撼動而不寧雖徒行者猶或難之況輪蹄䭾鐸往來不絕乎余每與當途君子言而歎之或者未即韙余言不知天下事非身處其地而力行之其不以予言爲笑者寡矣誠得天下之吏視其州縣事如家事恤孤獨賑窮乏復治其橋梁道路使褰裳

揭厲之徒皆如行平坂而履康莊則一方之中寧有遺利乎余願後之官岷土者皆推陳君修復之心與先君子締造之意斯橋雖百世永存可也抑又聞之古者達官顯人軒車所歷必有皇華之館斥候之吏安其行李謹其墻垣然後賓至如歸今則館人不設候吏無聞雖通都大邑四方賓客之至者亦皆止於館舍如蘧廬之一宿而不可久又何論乎遐陬遠澨層巒疊嶂之區乎先君子旣治斯橋別搆屋數十楹以待賓客之來於其暇日又與諸生講藝於其中今陳君恢而大之因庳爲崇



增狹爲寬於其東偏益治射圃使遊止有地燕息有所行客過者不知其在洮岷以屬西羌也先君子治岷十餘年威而不失於寬故能惠加於民今陳君以相國公子由翰林改官州郡能勤其職如此余因書以諗之其亦余先人之志也夫

## 洮岷道石公生祠記

吾吳郡守石公遷秩洮岷旣爲政四年洮岷之人敬而愛之乃爲公建生祠於余先君所建濯纓堂之後屬余爲記余惟古人臨民之道要之以簡簡非闒茸廢墮因循茍且之謂也簡則見機明而處事決故其移風也速吾吳當都會之地簿書之叢訟獄之繁日不暇給而且錢糧賦役甲於東南考成尤難故前之官吾土者因以重困公至則省文書定期會舉向者煩苛瑣細之政一切罷去而唯待之以誠約之以簡吾吳始享無事之福至今思



公不輟公之治洮岷也一以治吾吳者治之民皆翕然稱頌蓋洮岷之困久矣其俗番漢雜處向者以爲難治余於先君子卒官後牧馬於斯見其民敬官長奉役使有公事則効力奔走惟恐後以是知洮岷之民易使也而前之上官或吹毛求細而督責之民遂不能以朝夕且洮岷地多磽瘠其田畝居平川者什之三居巖岡者十之七又夏秋洪水暴至橫肆衝決則成熟之田亦皆廢爲深溝荒壤乃欲按畝而計之扶寸而丈之無論崎嶇萬山中無能施其丈尺就使計畝定額不惟新賦不可

增將見其民流亡轉徙而莫知所止也奈何口道忠信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欲使於民而反以厲民乎先君子格而不行幾以此獲罪而洮岷之民終得免加賦之苦假使其時早得我公監司一方則斯民安得罹其害乎余因知我公之得民蓋在乎休養生息而不惟興事擾民以操切鈎距爲能也余吳民也而客於岷熟知我公之孝於親而獲乎上和於衆而嚴於已故其推之於政得乎居敬行簡之道合於聖人之言如此因岷人請而書之公名文焯歷世貴顯



## 重修香山寺記 辛丑改

香山寺在龍門東巖距洛陽縣南三十里唐少傅白公爲元相國作誌銘元氏厚遺之辭不獲乃以其資作寺自太和至今蓋已八百年餘矣後之官此土者大吏或黷於貨賄土苴前賢名蹟既無意於爲其州縣疲於奔命又力不能爲宜其廢且久也學使湯公由翰林爲都諫搜奇拔彥士樂其教具束脯重建兹寺舊地有小雙石塔因於其間相視而卜食焉浮圖之法非儒者所先然藉其徒衆資其屋宇而名人才士亦可永其傳故吾徒有取



焉白公分司東都後即於此爲菟裘歿而遂葬於此都諫今爲封殖擇白氏後以奉祀爲饗堂三楹土人皆知爲白公墓也歲戊子余過大梁都諫爲余言此寺修復之由曰子曷遊乎余欣然問其寺常住有業乎曰無余曰龍門在荒郊中僧無田無所乞食余雖旅人當率先謀之遂遊其地過郡守張君余出微橐屬買田數畝明年重來又爲栽樹且捨所乘馬以易耕牛都諫爲余言兹寺之興具有靈異一夕水漲村木俱下樑棟悉備遂搆殿若干楹白公祠三楹禱者輒應居人殖樹栽松以報

焉夫天下事皆以誠感格諫以其校士之誠與白
公遇而余年三十時曾手勘白公集及校刊官書
迻用之今復得往來斯寺蓋誠之所至必有物焉
陰相之非偶然也當白公作記時欲結後緣於此
安知他日不異於昔所云乎公嘗裒集詩文與經
藏並藏於寺余因以官書中白集及舊本長慶集
還納寺中倘亦公精靈不爽歟後之來者其有感
於斯



## 長洲縣學新脩尊經閣記

長洲縣學新脩尊經閣者義士馬君某所作也閣
之廢久矣棟宇騫崩經籍蕩盡士大夫病之謀之
於衆築舍無成馬君慨然曰我賈人也詩書禮樂
未之習也吾自金陵僑居於此五十年吾老矣不
能以自樹立吾子若孫得習於學宮與多士相後
先吾所願也吾其獨力以成之於是搆良材陶堅
甓鳩工庀治不日而就重檐傑閣拔地凌霄矣余
見世之富商大賈擁其貲財驕淫逸樂靡所不至
不數傳而雕梁峻宇過而為墟何可勝數而馬君



之言曰盈虛消息物之自然及我身而能長有其
富者幾人乎況於子孫乎古人云遺子黃金滿籯
不如遺以一經吾家無秘籍吾不能有所遺吾成
斯閣以願吾吳中士大夫藏書之家各出其書還
納閣中竹編漆簡充棟盈棟以沾丐我後人不亦
可乎君既功脩長洲學又獨成斯閣又為重建道
山亭凡學校之事人所欲經營而未遂者君皆力
任不辭余素高君之義且愛其語朴而旨而吾吳
中諸君子亦亟欲為君張其事君世家於澂其先
人與島帥毛文龍為中表今居於吳遂為吳人云

## 房山縣重建奎星樓記

房山舊有奎星樓在城東南隅久廢不治以形家言攷之是爲文峰宜加繕完於是邑之人士請於吾師邑侯羅先生倡而舉之各助其餘貲不踰時而事集今歸然獨秀而高者是也於是羅先生與邑之賢士登而落之且諗於衆曰斯樓之作邑之人文其兆於此乎才之生視乎其地必有人焉鼓舞而善導之房邑去京師不百里含濡　聖化近而易及余自丙子舉京兆鄉薦出羅先生之門來謁之曰愛其民淳而士朴買田數畝以供饘粥且



樂從先生之几席與諸生講論文藝以明習於禮讓往來五六年間邑之士皆道德明秀可以充觀國之賓此皆先生之教有以及之先生令於房且十年刑清政簡毋徭役必身先之課督士子不異子弟行將與邑之士大夫倡爲義學以訓來者顧祿薄俗貧未易兆治且少需之樓建於康熙辛巳某月畢工於壬午六月余友薄君聿修以衆意來請記遂爲書之

## 重脩杜公橋記

距孟縣北十五里有橋曰杜公橋明萬曆中建於縣令杜公應楚廣二尋長倍之凡七洞濟水經流其下地當南北孔道去年夏水漲橋斷行者病涉今縣令張君嘉頴余姑之女子子之夫也年少初筮一至縣即創水運以濟飛輓施粥糜以賑貧乏皆捐其家財以助用不費民間一錢民甚悅之已而之郡城目擊斯橋之壞乃首捐錢二十千又勸其鄉之義士崔三政等募而修之於是傾者正圮者完民益樂之蓋橋梁道路乃爲治之要余行四



方每以是言於當途之士視其境土地闢田野治者知其善爲政也適來中州其民皆力耕好穡然往往貪於種藝并官道而犁之以冀尺寸之利不知阡陌一失行旅之人意行率步反多蹂躪或天陰雨濕則又舍其泥淖之地而踐其禾苗其傷更多余於馬上心計曷不清其官道旁起深溝即以溝中之土治爲堤岸夾植榆柳於農隙即功歲一治之不三四年樹已成而伐其條枚大者可以爲椽小者可以爲薪於以資蓄洩於以保禾苗於以便行役一舉而數善備賢令宰何憚而不爲此因

以語張君君曰余視事未幾恐民之艱於慮始也余曰苟利於民始詛終誦又何疑焉杜公橋橋之小焉者也因此而及於道路則爲治之所當先也遂書之



## 昨非亭記

長蘆運使孔君彝仲以按實鞫獄忤上官一朝去位人皆是孔君而惜其去君獨蕭然自樂畧無幾微得失介於其胸孔君亦賢矣哉君家闕里有竹數百竿將歸而治亭其間益教子弟以讀書爲學因屬余作大書榜其亭名之曰昨非昨亦何非之有耶即其理之所在以行其心之所安而寧爲其拙無爲其巧寧獲戾於上官而不敢以人命爲草菅不賢而能如是乎然人之毀譽何常是非寧有定哉當世所號爲才且能者往往武健嚴酷一惟



上官意指所向以是爲非以非爲是雖致人於死不少顧恤假使如其所爲則君且不去彼方居其官享其用出入烜赫儼然有靦面目於斯民之上而君乃歸矣夫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君子不爲也故曰孔君賢也昔淵明作令八十日拂衣高謝其著歸去來詞曰今是而昨非蓋亦有慨乎其言之也君在職未久去非其咎而君益虛其心平其氣與人相見不作世俗一語惟論文講藝以爲子弟法其致豈出淵明下又何必今者之是而昨者之遂非也君子以是益賢孔君而爲斯人之徒惜也

雖然非孔君意也孔君欣然而笑曰有是哉無多
言且歸去



## 東軒記

乙未歲九月九日余治東軒成先是季夏京師大雨彌月不止廬舍傾壞余有矮屋數椽在日南坊南鄰古廟東爲卞氏廢圃圃舊有池居民泄水此焉畢滙與廟後瀦水合淹及敝廬予與卞爲世好乃請於長君徐州守乞地數丈堙土涸水搆一楹於其上覆以秸蘗名曰東軒而告余子連蕚（今改度）曰余之爲此軒也非以求安也余聞今茲之歲京城內外水之告灾者屢矣滹沱河溢水入鉅鹿城村落衝沒居庸水浮不走鉅石塞關門關溝俱壞



河西務堤決糧艘沉溺者數十居民蕩析離居而余乃幸有故人昆弟假此寸土尺壤以爲容膝之所余之所得厚矣昔陶令弃官歸去息交絕遊邈然與世相違而余以非夷非惠之身居不出不處之地上視柴桑奚啻什伯倍蓰然余之成此軒也時當重九栽菊數本繞籬邊而嗅落英又奚羨乎淵明哉或告余曰茲地也是假之也非眞有也奚治之爲况子居京師無囊橐之奉計茲木植薪土其費不下百餘緡以典衣稱貸之錢糜之汙泥濁淖之地何吾子之不憚煩余曰天下之物何者爲

我之所固有功名富貴得喪靡常而世乃斤斤焉據爲已有惟恐失之不亦陋乎茲地也今日假是巽日歸之何所不可且余之窮非自今日始卽不耗能無困乎



## 東園記

去年秋七月京城大雨壞民屋廬余居日南坊西偏其東則卞氏廢圃也舊有池一夕水漲毁我垣墉乃請於卞氏乞地數丈築之作東軒於其上今年夏卞氏地將他屬余以昨歲之勤也乃并購之袤三十餘丈廣五之三南鄰廟陂地最下爲作堤以障之又前後繕垣樹門平其隆者湮其窪者復疏廢井得泉而甘凡土石工役之費其勤有甚於昔者焉客謂余曰斯地也其土可以殖其水可以灌是宜爲園因名之曰東園有客笑者曰斯地也



無花木之樂無臺榭之飾是謂者糞穢之所積而馬矢之所塡也何園之可名余曰尙吾意之所適雖屋角半弓室中方丈皆足以爲娛若夫名園大宅高臺深池極富貴者之樂其廣袤有什伯於是者而達官顯人拘牽職守求一顧而不可得茲之開園曠壞爲他人所棄置者而吾以不才之身得散步於其間朝可以觀初陽之升暮可以眺夕嵐之映風雨之晦冥煙雲之繚繞皆得望而卽之且也門臨池水宜於種柳長堤平衍宜於植槐而桃梨棗杏凡賤而得實者皆可月栽日殖數年之間

安知其不遂蒼然深林鬱然高阜乎而何不可名園之有客笑而去因書之爲東園記



## 秋泉記

余既得廢圃樹藝於其中以歲之旱也自三月至六月不雨炎熇被野如燔如灼且風霾不絶葉之茂者槁矣果之孕者落矣過者咸咎其灌漑之不勤而水泉之不足也其秋始得雨草樹稍蘇余周覽相度將謀爲草堂而力有不贍廼先因庳爲池以土蓋堤乎其上以爲原穴其中以爲谷初不意其地之有泉也一日從者舉鍤得水曰及泉矣余未之信擴而大之挹之不竭飲之而甘其水側出涓涓細流經宿水盆壯泓然一池噫異矣夫泉之



出也必有所爲故滁州有庶子泉洛陽有韋公泉皆爲前賢而發余以閒放之身屛跡草野亦何所名而致是其尤異者玆泉之出其日得古錢數十枚中有一錢其文爲貨錢篆法精妙或笑曰錢者泉也君自此得財如泉之流乎余應之曰余窮於世久矣藉友朋之力資其匱乏其非義者則却而不受嘗邑從太原大吏餽翰林人各二百金居士言於衆曰彼厚歛於民而以翰林爲口實不可立其却之今固守其窮而不改安所得貨賄如泉之流乎余聞之古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蓋

惟學之有本則汨汨乎其來之不窮苟爲無本涸可立待是以君子惡過情之聲聞也吾於是得學之道焉客謂余曰水之新潔者爲泦兹泉之出新而潔矣是宜名曰泦泉或曰水之正出者曰濫旁出者曰洌詩曰洌彼氿泉今兹泉旁出宜名洌泉余愛庾子山之言曰文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因名之曰秋泉且紀兹泉之發於秋也



## 天津關浮橋碑記

總督趙公旣作浮橋於西沽之上天津副使朱君曁鹽法運使宋君實董厥成又以衛城北郭外門臨會通河運道所在且爲榷關口百物於是乎聚焉賦稅於是乎出焉四方行人往來如織不爲作橋曷以濟渡乃度其餘材爲巨艦十有三其制一如西沽余旣爲趙公書西沽浮橋記且勒碑陰樂斯橋之成也乃爲言曰天下之事難與慮始而可圖成方其功施一簣豈即輿虹梁横亘乃上之人倡之下之人應之又以餘力得成斯橋固知事惟



無作作即有成兼以見創始之難也且此地富商大賈環聚輻輳鹽筴之司敝政蠹耗亦屢告矣宋君能爬梳剔抉而整理之卒弛其困而朱君近攝榷務於正供外不名一錢二君之潔己惠民於斯見矣因畧記其事而併書之以告來者使有繼也其施財者長蘆商人共之衛民阮士錡獨造七橋可謂好義之士矣

## 大光樓記

天下漕運聚於通州歲漕東南米三百餘萬石納通倉者什之三納京倉者什之七納通倉則道由土壩在州城東納京倉則道由石壩在城北石壩有樓覘漕者居其上遠近洞矚漕無阻滯康熙五十六年吏部郎中布君聽刑部郎中吳君節民以羣公薦為坐糧廳來使於此主之日盤剔漕務遏絕弊竇而又以東南運丁轉輸良苦多方軫卹諸運丁咸奔走恐後由是康熙五十七年以來三年之漕無絲粒負者倉場總督奇其才屢疏 奏聞



天子下其議將優其秩以旌異之夫為天子克廩庾養黎元非家施而人給之也惟留其有餘則事可久而功易成自古言善理漕者莫如唐之劉晏晏為江淮都轉運使治船運漕數倍其值人皆以為浮費晏獨不顧惜船場既興人人克足船亦數年不壞後之來者反其術工市畢入皆凍餒船亦隨敗以是知損上益下謂之益今二君之理漕也非有小恩小惠以市其下乃事集而功倍此真得益之道矣益之彖辭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因名壩樓曰大光樓以著二君之政將見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以昭皇家之光以為萬世無窮之益者於是乎在康熙五十九年三月既望記

## 引漁新屋記

吳君道存自刑部郎出使潞河主漕事歲納京通
倉米三百餘萬石民大和會乃於城西北隅得天
橋灣隙地依村舍作屋三間旁啟七窗高柳蔭窗
外其北臨牐河亘以長堤虹橋起其西支流廻環
前後荷香襲人四際空明雖席間方丈視之不啻
數十里而遙眞塵寰中勝境也其東則壩爲轉粟
揔會去官廨七八里天橋灣適當其中君於退食
之暇倦則少休焉而時以待賓客之至者歲之四
月獅峯老史匠門居士來遊其間愛其清與名之



曰引漁屬余作榜書獅峯爲之圖秋七月重尋舊
盟余亦與焉余因歎勝地之難逢而締造之非易
也夫人羈一官守一職簿書期會日不遑給雖有
寬閒之野深靚之區曾不得偃息焉即閒員冷署
日踯躅於軟紅塵土中寸步不能自去今吳君優
於治理乃復爲燕休之所與四方賢士雄談高詠
於其間仍不廢事可不謂賢哉余屏居城南荷鋤
荒圃將營一卯以爲菟裘謀之三年而未及就今
守魚坻俯清溪恍如憩余秋泉之上而不逮遠矣
君泉州南安人爲部曹有能聲羣公交口薦之至

茲木上承玉泉諸流繞都城而東至大通橋施五
牐以資漕米實京倉其事甚重當别有記斯遊也
同來者容齋比部用卌孝廉及匠門之甥與其徒
也翼日半樂主人繼至僑居於通者使君鄉人鶴
峯居士也

## 斐然堂記

斐然堂者秋泉居士所搆以課兒讀書之地也兒年十五六時塾師課以成弘正嘉之文得其畧矣而不得其醇其師歸更易一師兼授以慶曆之文得其局矣而未得其變要未嘗隨人好惡以自外於理與法也文章之道未有不通於理嫻於法而能成章者也朱子謂五聲成文謂之章五采成文亦謂之章故樂之作也有條理焉有始終焉金石之叅雜笙鏞之淆亂未可以爲章也五采之相宣也有正色焉有間色焉紅紫之失倫黑白之莫辨



未可以爲章也其於文也亦然孔子之在陳也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言其各自成家以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以是爲斐然也凡今之人豈易至是乎而況於初學之士乎余奉先人之訓幼即受爲文宗旨已而從族父鈍翁先生遊復學歐陽子之文今之操筆而爲之者皆前時祖父口講而指畫者也然猶未敢望於成章也兒今歳入闈粗辨三塲初塲之文一遵先民理法不敢有雷同也不敢有勦説也不敢以塲屋中而悖其師之傳也先生長者亦辱獎飾而許可之矣不知主師曾寓目與否於落卷中得浮籤云尚未成章旁注斐然二字斐然者聖門所謂狂簡之士可進於中行者也尚未者期之之詞也何其意之厚而言之下也非小子所敢承也因撤舊屋敗材爲堂五楹顏之曰斐然使小子觸目警心益和其聲而比其節揚其光而耀其采必也惟變所適一歸於醇抑亦無負主司之善誨也余非敢毀人以自譽也亦非敢譽兒以求知也爲文之法夫有所受之也小子昴之兒名　今從而受業者沈君名崢太學中不競名不炫采者也秋泉居士爲誰汪士鋐也康熙五



十九年十月日記

## 吳泰伯廟記

讓美德也一家之中讓產讓金猶或見稱於人況於天下乎孔子美泰伯爲至德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其時周尚未有天下夫子推其心表其跡而曰以天下讓所以教天下之讓也而俗之媮也父子兄弟之間往往反唇戟掌於一錢甚者子懟其父弟怨其兄錐刀之末利盡錙銖沿襲既久莫知變革是在興仁興讓之君子鼓舞振起而作新之也吾吳舊有泰伯廟在城閶門唐時狄公仁傑爲江南道巡撫大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獨



存夏禹泰伯季子伍員四廟故泰伯廟至今在吳中康熙甲子巡撫湯公先生撤上方山淫祠廢材重新斯廟書三讓無稱四大字榜之廟門今都御史吳公建節於此入和政興乃復作而新之又以吳氏子孫系出泰伯爲堂以合族使民相習於讓無以借父耰鋤而有德色無以斗粟尺布而致鬩墻釋惡以遷善因俗以成化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可不謂美乎余以公之斯舉爲能教吳之讓也故表其大者書之康熙六十年六月建

## 磐石禪院記

磐石院在報國寺西偏衣冠之所輻輳車馬之所喧塡報國寺有廟市月凡三集士大夫至廟者必之磐石師居其中寂如也湛如也先是主其地者緇流塵雜無戒律之條無磬鈸之具所謂浮屠法一切蕩廢師至滌腥濁去蕪穢晨魚暮鼓一改舊觀先於正殿後隙地建大悲殿三楹康熙五十二年　皇上特賜御書金剛經寶塔師乃撤正殿重新之以供　賜書又修葺前殿及左右配殿又作方丈於正殿西偏又於東偏起文昌閣又復民居



小屋若干間此師建院之始末也師爲文相國曾孫年二十二出家爲靈巖繼起和尚大弟子後十三年遊京師乃來斯院資其畫筆以給大衆不爲持鉢乞食之事焚修終日不出戶居塵囂中如在深谷夫物之興廢成敗各有其時惟能自樹立不藉勢於人者乃爲可久儒與禪則一也師以儒家子而學於佛挺然獨立既而　皇上留意天下名僧師遂得賜紫衣遇　萬壽聖節遂主內壇　賜人漫珍菓極一時榮遇而師恬然退處不以耀於人可謂操行者矣師於俗姓與余爲中表兄弟求

文記其歲月因書於石師名本光號于宋云康熙
六十年五月記



重修烏聊山汪王廟碑

生而爲英沒而爲神況乎爲一方之主司一方之命有功於朝廷有德於鄉里一姓而爲天下之宗千年而爲郡國之神者惟吾王祖越國公一人而已公自隋季昏亂特起新安保有歙宣杭睦婺饒六州之地日夜撫循人民一時羣雄不敢南窺竊據至唐知天命有歸公乃籍其生齒奉其圖版而自歸於朝武德四年詔使持節六州諸軍事歙州刺史上柱國封越國公食邑三千戶至今信圭玉冊世守弗替其歿也士人爭爲立廟水旱疾疫必



禱焉宋時屢有陰助增封王爵至元而不改明太祖微時禱於王廟預知有天下兆其後親爲祭祀賜以玉帶我　朝定鼎之際山寇竊發于於嶺頭麾戈封刄舊有廟在烏聊山上春秋祭祀今其廟荒圮不治道士鄭元晟募其資錢以市材木廟前舊有鐘鼓二樓其一爲奸民侵漁今告於太守將清其故址王吾祖也佑我新安民而曰新安之神者非推而遠之也尊賢也吾祖之子孫布於天下凡我族姓欲連爲同氣者非引而近之也親親也親親尊賢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吾王祖

乘天地之氣爲生人之主一郡賴之天下宗之取精多而用物弘故宜牲牢血毛不絶歲時正月十八日新安民尤奔走王廟蜂集蟻聚其日太守必上山親奉牲醪質明行事雖風雨不敢後其誠如此鉉於歲二月朔來此適當上梁之辰道士請爲文以記因不辭固陋識其歲月銘曰

汪氏之祖新安之神並私於汪實福吾民烏聊之山新宮在焉雲梁石柱鬱乎參天沄沄練江諸水朝宗提山掬海異代神功我拜遺像丹青自古神光赫翼如見吾祖山移谷遷精靈不朽豈獨愚氓



厥角稽首凡今守土祀事有虔昭兹廟貌於千百年

## 新修彌陀寺記

彌陀寺者蘭州義士蕭君世慶等所修以居女僧明悟及其徒識本者也其地在城西南隅爲明肅王府中地其時宮人退老爲尼遂居於此其境不廣其屋不豐中設彌陀像故以名其寺舊有救度殿匾額爲開化王書又有景泰五年碑一通肅府伴讀襄城張顒所書其文漫漶不可讀中言肅王西來始建斯堂女尼清菴自幼落髮投師受戒事則斯堂之興蓋久矣今其旁院尚有老尼年八九十餘欲問其事則已耳聾目瞶不可對矣蕭君等言於余曰世運有變更人事有代謝不爲文以記



則斯堂之興而廢廢而興後人於何知之也又言吾儕小人幸生無事之時享太平之福而不行一善興一利則無以爲人故凡募修橋梁葺廟宇吾力行之又言曰吾小民也目不識書詩身不列黌序嘗見吾西邊士子試於長安者崎嶇萬山之中匍匐千里蓋亦勞矣以其勞且遠故皆裹足而不前而三歲所中式曾不及五六人竊甚病之欲爲諸生請於上官分試於臯蘭其亦可乎余曰江南有安徽之分湖廣有湖湘之阻皆試於一地而不

能分也何獨於西秦而異之無已則有說也方今
聖天子右文致治興賢育才四方之士烝然向
風雖窮鄉僻壤皆弦誦不輟今西偏之學者既衆
貢請廣解額以鼓勵生徒第兹土遠在天末四方
書賈之所不至故秦隴以西難與豐鎬諸學者絜
長較短請按會試分卷之例於甘肅四府各鎮酌
分若干卷以爲定額復請照湖南舉人例一科揀
選庶人知嚮學而中式者不患其寡矣曷謀於諸
生請於當途之君子以聞於朝乎衆又言曰吾儕
請之而上官不以聞不幾辜吾願乎則又曰我



聖天子在歲西陲深恤邊鄙之民屢次蠲租賜租
德洋恩溥今中丞爲　天子所簡在其地方長吏
亦皆明習政治諸君第請之不患無成也衆皆欣
然曰然既已言於衆因退而書之使知諸君之意
非徒以求福田利益也

## 揚州汪氏祠堂靈泉記

吾祖越國汪王祠遍於新安宋羅鄂州願作新安
志以吾王祠廟列於新安之神蓋以其能捍大患
自宋迄今累有陰助以有功於朝廷故一方虔祀
之明非汪氏一家之私祠也揚州亦有汪氏祠始
於族人蛟門叔定而成於曼思來青爲門一楹旁
翼各四爲重門七楹爲堂五楹周以廻廊後爲寢
室以安王祖之位後又爲室以安吾始祖以下及
王之子九公位旁爲重屋各一堂之右別搆二楹
以爲燕休之所規制弘偉壯矣哉門之前至官溝



凡二十餘丈中舊有池近祠之民凡有水皆瀦於
此歲久蕪穢瓦礫糞壤積若邱阜每春雨秋濤輙
浸民屋廬漫衍不可收拾余往者奉　命校書即
止於此頃復來僑居盡焉傷之乃謀於族人光元
文學諸君曰吾祖自唐時保鄣歙宣杭婺睦饒六
州之地歸土於朝以爲利於一方是以新安民敬
而奉之至於今血食不絕今祠建於揚揚之民止
蓄行潦有賴斯池曷重濬之以惠此一方民乎且
形家言敞其明堂實吾祠之利也衆皆曰然相率
醵金以助浚爲方池寬廣各七丈有奇由是隆者

下澾者深缺者補缐以椿木築版覆土不逾月而
告成先是禱於王祖曰凡吾祠之人士者利於名
商者利於貨則願吾祖賜一靈泉以爲兆乃掘地
未五六尺左旁有水一盂工人以爲水有積也洞
之不沬如珠津於土俄頃復溢乃泉也又二日池
正中復得一泉較大湧水即滃然而澄居民老少
婦女咸聚觀以爲神靈異矣泉之爲德來而不疾
逝而有常君子以爲是得深造之道而爲名者無
急急於功名爲利者無營營於厚實漸而積之源
源乎其來之易矣且比年以來青衿久缺昨就童



子試於海陵者數人而得三焉由此登巍科躋顯
仕始基之矣祠之前舊有高柳數株昨歲爲風所
拔茲復繞池補植五十本不三四年便與成林矣
當祠初建時嘗置義田以供歲時俎豆用中多廢
失今光元文學將謀復其舊規吾族之人其勉乎
哉

## 重脩汪王廟後殿記

吾王祖廟在烏聊山高阜前有正殿後有寢殿俗
所謂夫人殿是也元天曆二年有重脩後殿瑤光
樓記今其碑尚存而制已壞康熙四十六年吾宗
人新安衛守備國柱奉其尊人以來拜於廟見後
殿皆頹垣敗瓦盡焉心惕乃捐其官俸命道士別
擇良材堅甓正其圮者易其腐者而更新焉維王
有四夫人累朝錫號不一王之顯靈於雨暘疫癘
者蓋亦有內助焉而元妃冊簡國家所以致崇極
於我大神者無弗至顧寢廟有缺內政不舉宜陰



陽之所以愆和也吾宗人一見而修復之於以顯
柔道著坤德以佐王祖惠澤於斯民於國家祀典
亦有光焉先是吾宗人未官於斯也其尊甫先生
夢一人褒衣博帶以來告曰吾爾祖也爾其謹視
其祠宇語畢而覺若有所覩及來王廟貌靈生氣
儼然在目蓋精神感通若或先之凡茲廟事其敦
後乎每月朔必具香幣以禱王與夫人袍服以時
供奉其道士募錢以修前殿亦首爲倡之吾宗人
體其尊人之意以告虔於王祖孝道也其於後殿
廢而脩而又圮而又復之可謂勤矣向有石碣以

庳小不稱乃屬余爲文以易之



## 昨非亭後記

余旣作昨非亭記孔君謝曰子之譽我過矣其何敢承余曰不然我非譽君也天下之公是也我亦非毁人也天下之公非也毁人以譽人我亦不爲也夫能却二萬金之賄棄其官如敝屣如君昨者之所爲非大有操持者不能也吾亦見夫爲吏者矣或竊一介不取之名以自厚其私槖或其能不取矣其於訟獄也則剛愎自用桁楊桎梏無所不至甚者無辜之人或斃於庭或斃於獄或斃於道不可勝數此亦今之賢大吏也其餘簠簋不飭者



無論矣孔君之所不欲殺者而人能殺之則人之所以賄孔君者安知不移以賂他人乎余非好訐也余惡夫天下之好行其私以殺不辜者也不然則孔君昨者之所爲果非也而豈其然乎故書之以爲聽獄者戒無執一己之私無徇人之財而以無實之情以成其獄則庶乎得其平矣

西沽浮橋碑陰

總督趙公化行畿輔覃及天津作浮橋於直沽之上行人利涉使河流不改運道長存趙公之功永永無極昔郙閣有銘萬安有記斯橋之成不可無述爰勒碑陰垂頌聲焉董其事者運使宋君師曾天津道朱君綱記之者中允汪士鋐



秋泉居士集卷之三終

男度校字

# 秋泉居士集卷之四

## 策問五道代

問安民之道在乎知人故虞書皐陶謨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而帝堯之世內而百揆四岳外而州牧伯侯皆得其人是以庶政惟和萬國咸寧而猶云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則知官人之法惟明且哲然後能司黜陟之大權而用無不當也我皇上聰明天縱文武聖神其於天下大經大法無不宏綱舉而細目張而於用人之術尤加詳悉致意內之九卿百寮外之監司方面以及州縣佐貳亠皆出自



帝心簡拔進用洵乎濬哲文明之德具於內張弛進退之宜著於外固已人無不知民無不安雖帝堯之所難者一經我皇上之裁制而皆無難也猶以四方萬國耳目恐有未及凡庶司百職緊急要缺必詳令保舉始行擢用此皆　聖不自聖之心然內外之見闕難周而初終之節操不一則爲所舉者果能無負乎而舉人者信之於前亦能保之於後乎諸生留心時術必能講明知人安民之道其悉著於篇

問郡縣之名隨時改移山川之形千古不變今之

山西即古之河東也唐都關中而其東則河故謂
之河東今居蓟北而其西則山故謂之山西各自
其畿甸之地以爲言其説然乎而秦漢之間所稱
山南山北山西山東者則又以何爲指也説者以
爲太行之山居天下之中古人皆指此山以表地
勢其説何所昉乎而史記言蕭何塡撫山西則指
今之秦中非今之所謂山西也故郭璞方言解云
六國惟秦在山西則非今之所稱山西也其説亦
可述歟考之禹貢今之太原在冀州之域故云既
修太原至於岳陽至夏后氏而始分冀州之地爲

并州則今之太原矣今稱山西皆以晉爲言而詩
有唐風無晉風唐都絳翼在河汾之間而其地亦
兼乎魏故魏風曰彼汾一曲是也諸生在晉言晉
生長茲土識其山川其於古今都邑之地沿革之
故宜求之熟矣其詳言之
問爲民計者在乎貴本而積粟與其救之於臨時
不如預之於未事古之常平社倉皆所謂積粟之
法也而朱子於社倉則尤加致意於崇安則有五
夫社倉記於婺州則有金華縣社倉記於建陽則
有長灘社倉記於建陽則有大闡社倉記於邵武
則有光澤縣社倉記於浦城則有永利社倉記於
常州則有宜興縣社倉記於南城則有吳氏社倉
記其惓惓反覆皆本之成周之制縣都委積之法
行之一鄉而推之天下即隋唐之常平義倉亦近
古之良法美意也其文皆能誦乎所謂聚可食之
物於鄉井荒閒之處而王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
不以流徙之刑果能謹其出納杜其姦欺乎我
皇上軫恤民隱加惠黎元凡賑貧禦災之術莫不
先事區畫昨者特下恩綸多方積貯截留現年漕
米三十萬石分貯江南浙江河南此眞莫大之深

仁而晉與豫壤相接也豫民足則三晉之民皆足
諸生感皇上之深恩積粟之道其亦籌之於素乎
問文中子設教於河汾之間而其著書則有中說
元經蓋此三晉學者之宗也程子稱其書多有格
言而朱子亦以其說儘有可觀不知其所言者果
能合於聖人否也程子以爲續經之類非其所作
其果出於傳會乎朱子以爲唐李翺已自論中說
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蓋久矣顧其爲說往
往摭拾兩漢之文依仿六經則亦不能比於孟子
以視荀楊亦不能有所優劣然荀之學雜於申商

子雲之言本於黃老不若文中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我　皇上加意右文崇重理學而以朱子之學獨冠群儒乃於　萬幾之暇纂輯全書又採其論次四書者頒示天下布之學宮使人知理學諸生産於文中子之鄉當必習讀其書故舉朱子之稱說文中者以爲問其詳荅焉

問移風易俗化行自上而剛柔奢儉過乎一偏其來舊矣詩稱唐風儉嗇而吳季扎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則其俗之朴自古然也漢史稱其俗剛強多豪傑隋史稱自古言勇俠



者皆推幽并然涿郡太原前代以來皆多文雅之士則亦不獨僅尚武也我　皇上建中和之極以表正天下而於天下之人涵濡化育務使剛柔奢儉皆得其宜是以海宇昇平民生樂業凡一夫一婦莫不各得其所使之有以化其習俗之偏歸於情性之正而太行以西尤爲近畿之地何道而使儉者不致於陋剛者不致於暴歟諸生皆文雅之選而沐浴於　聖天子之教蓋已有年其俗之剛儉宜其移易者久矣其言之無隱

問六宗之義其說云何

六宗之說諸家衆論各有不同謂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則以天地四時爲六宗者伏生馬融之說也謂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歐陽和伯夏侯建之說也惟孔安國謂埋少牢於太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其說與孔叢子所載宰我問六宗於夫子夫子所答不異劉昭注後漢書祭祀志以爲此



解若果出於夫子則後儒無復紛然矣然劉歆以六宗爲水火雷風山澤賈逵以爲日月星辰海河鄭玄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晉武帝初司馬紹統駁之以爲帝在於類則禋者非天地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伏與歆逵失其義矣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鄭爲失之安國按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幷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禜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號霜雪之災非禜之所

禖雩祭之禮非正月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周禮有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祭而無六宗之文有四郊四類四望之儀而無六宗之兆祭法有天地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祀而亦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禋不宜復立六宗之祀也幽州秀才張髦排衆家之說而以六宗爲三昭三穆爲祭先天地次祖廟有虞祀天不宜遺其祖宗太常博士吳商則以爲禋之爲言煙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范甯注虞書則注



鄭氏而虞喜別論又以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按經句闕無地祭則六宗者所以祭地也劉昭以虞喜之說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爲六此又不通也顏師古注漢郊祀志則主乾坤六子之說然乾坤六子設卦取象非有神之可祀亦非通論矣要之六宗皆天神之屬其專以安國爲據故蔡傳主之

問三老五更其義何如

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率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注云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輭輪供綏執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　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鄭玄注禮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玄又一注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輭輪送迎至家天子猶拜於屛三者道成於天地



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己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臣昭按桓榮五更後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則榮非長子矣蔡邕曰五更長老之稱也

## 林之奇辨僞古文尚書

漢儒聞孔子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尚書兩漢儒者之所傳大抵霸僞本也其實未嘗見眞古文尚書也故杜預注左氏傳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者出於二十五篇之中皆指爲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尚書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霸僞本亦非眞古文尚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於晉齊之間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

按伏生所傳二十九篇世所號爲今文者乃眞孔壁中之古文而孔安國所增加之篇既不傳於世故張霸之徒得以造爲僞書至晉梅頤奏二十五篇遂以爲眞古文復出不知穿鑿補綴要非孔壁原文此朱子之所以致疑而草廬書經叙錄以漢儒所傳伏氏之書確然可信者錄於前而以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庶幾復孔壁之舊而不容以僞亂眞矣



## 答許仁朔

徵君足下上不師古不知根柢不獨書法爲然也足下以所書八分見示及直井中所出殘碑十幾字何用意之勤也鉉素未習隸書司空陳公屬書宜休堂三字強顔爲之因取孔廟禮器諸碑各書一通知其運筆頓挫曲折之妙其形體雖不同要其分間布白不爽秒黍此人之所同也今人眞書皆由意造習爲墨猪於古人去遠矣鉉無師承不敢與人言書辱足下下問而答之

## 與方葉老人

亮書來言先生於六月中抵家途中安穩爲慰良深交友重事也今人視爲浮萍隨風相逐先生獨能行古之道人以爲僞我以爲眞人以其薄我獨其厚辱先生不以爲不才而賜之教誨勤勤懇懇下至家庭細瑣之事無不委曲籌度至於有關學問者偶有所得亦必考訂詳確一以見示惟恐其有所失也此豈人之所能及哉凡人處憂患之地須有識力方能脫然而無患況非其自取者乎如先生者眞如冥鴻之在九霄也秋風多厲思念病勞



## 與魏允公

足下自秦中行取來運糧於哈密以西者三載出入萬死一生中保此殘軀蕭然而歸今復與故人言及文字眞萬幸也僕之文章舊所作者或沉於淵或匿於人皆以散佚自壬辰歲稍稍收拾至近日得數十篇其文大抵關於吏治足下爲我芟蕪去穢畧存一二使知僕向嘗盡心於此也足下見復謂似歐陽子之文非所敢當僕年十七八時先大父授以六一居士集盡本讀之莫能知其意徒愛其文紆餘委折家鈍翁師亦嘗以此教僕故其文至今未盡忘前輩云學韓不成亦不庸腐學歐不成必無精彩僕亦嘗口維心誦於歐陽子之文矣然操筆爲之氣靡而調弱絕無雄深雅健之意此學歐不成之病也今將取昌黎文諷誦之精思而力索庶有瘳乎足下何以教我

致獅峯先生

古來名人勝地必有圖畫以垂久遠右軍之蘭亭右丞之輞川至今不去人口不獨以其詩文亦傳於書筆也西崖少宰視學中州時曾復修白公香山寺自爲之文并屬鉉爲之記茲病鉉前作煩冗改竄一篇欲淨寫入石非先生通靈之筆不足與蘭亭輞川並傳也



與吳中丞刻泰伯廟碑

吳俗之弊久矣中丞振起而作新之此吳民之幸也風俗之壞在於相爭爲國之道先乎禮讓今公新修泰伯廟使民與於讓且聯吳氏之族立義學以教之眞有意於治也僕因爲文以述之其文無鋪陳功德語然自有泰伯廟以來彰教舉廢者唐有狄梁公本朝有睢州湯公至公而三公固不朽余亦得附以傳矣

## 醫說

病可治乎曰可烏乎治曰宜服藥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必如扁鵲能知人生死洞鑒臟腑然後一服而病可已也不然者不覩人之肥瘠不察其老壯而一惟脉之從寒者熱之熱者寒之以致陰陽相遶其下也不然則寒熱並投補瀉兼用俟其變而後治之已無及矣故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非少也不得其術則一方已足以殺人況其多乎余昨歲卧病今春而劇余惟以不治治之病雖未驟去而亦不至於他疾客有勸予服葯者因而試醫一服而病減再服而如故三服而病作矣始之減者邪氣退而正氣見也故少間也纔則邪氣盈而正氣耗矣故病增也余滋懼焉惟養吾之神調吾之氣時其衣服節其飲食無思慮以耗之無憂勞以伐之何疾之能爲於是謝客與醫兀然靜坐



## 師說

師者所以傳道解惑也學者溺於科舉之習道之不明師於何傳今之爲師者秖以解惑而已惑之不解師何賴焉夫子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二者常相因誨人倦則其爲之也亦厭矣故覩人之學者自教人始今之爲師者毋乃少倦乎師曰吾非倦也欲隱而不發夫所謂隱而不發者明示以機之可從非叩焉而默默無言也然則師其倦已哉

## 讀燕明允用間

知彼知己之勢者乃可以用吾間故古之爲將者必審度彼我之短長而用間以攜其勢又爲之懸高爵以邀之給厚賞以固之使行間者於我深信而不疑而有所冀於後入乎其地如行乎堂閫遊乎街衢得以盡吾術以疑其心然後可以較彼我審敵情而惟我之所向乃彼悍而我怯也彼逸而我勞也彼主而我客也我雖衆彼以寡敵我去來如風奔突如豕彼食其獸之肉而不必裹糧也彼一人而兩馬晝則逐水草以休其人畜夜則卧於



兩馬之間不必障蔽也我無所長彼無所短彼且不來怒我以戰廹我以攻而我烏乎間之假欲用我間我之士卒皆畏死而不前即有銜鋒鏑冒白刃之士奮不顧身而平時無椎牛饗士之恩任而不返有壍崖而埋塹耳又焉能得其僞情以欺我哉而我烏乎疑之燕明允喜言兵事皆陰謀秘計而於用間則歸之於正我是以有取焉

## 書瘗鶴銘石刻

甲午歲於滄州使君處乞得瘗鶴銘臨摹數月復爲考辨且以搨本難得思別爲鈎摹礱石未就蹉跎四載昨房山尚書公先生枉顧語及瘞鶴銘云予必有藏本其爲我割愛余頃刻奉去公叩其故爲言前礱石事公曰何必遠求吾有石在篋不遂成之余因慨天下事毀易而成難以余因循數年而未就者賴公之力得以有成何其幸也石條尺幅已定不能如原石寛展然不敢意爲裁割中間上下相去不爽毫髮仍逐行注明覽者庶可想見



舊本位置遺意懼失其眞也陸放翁有踏雪觀瘞鶴銘題名又有跋云不貴多而貴眞誠哉是言

## 元和郡縣圖志跋

右元和郡縣圖志圖自宋淳熙間已亡書四十卷今又缺六卷外弟李秉成所寫以寄者也其書無總目不知缺何州縣今以舊唐書地理志考之始知所缺第十九卷乃幽州節度使所治幽涿瀛鄚檀薊平營媯順十州第二十卷淮南節度使所治揚楚滁和舒壽廬七州第二十三卷荆南節度使所治歸夔峽忠萬澧朗七州第二十四卷山南節度使所治興元府下集辟巴蓬通開閬果八州第三十五卷嶺南節度使所治春新雷羅高思潘辨瀧勤崖瓊振儋萬安十三州第三十六卷容管節度使所治容　白牢欽巖禹湯讓古十州復考之新唐書其併省分屬與元和間或不合如澧朗二州移入湖南道是也元豐九域志則唐時廢州縣名尚存猶可叅訂樂史寰宇記祝穆方輿勝覽視此書太煩今建置沿革則以舊唐書補之四至八到則以九域志補之山川古跡則以寰宇記方輿勝覽補之不敢謂援引確當聊舉大凡以備遺逸庶幾覽者正其悞而畧其妄也



## 王文恪公像跋

右王文恪公像四一爲編修時年二十九一爲少詹時年四十八一爲少宰時年五十二一爲太傅時年六十二當明正德間劉瑾用事公守道自重齟齬不合遂拂衣歸第優游於林屋莫釐間當年六十二時則家居已二年矣又十有七年而薨泉石之樂山林之勝未有以易此也以視天下詭隨之輩依附勢燄以傾人陷人者時未幾而其人與骨同朽乃公名在當時文傳後世其所得孰多耶余于公之裔孫世繩所獲瞻公之遺像風儀端偉神采英俊至今奕奕猶有生氣後之學者尚當思慕而景仰之況其子孫耶因書其後以歸之

## 書趙襄忠公傳後

余讀趙襄忠公傳未嘗不歎公見幾明處事決而慮害深當公直取成都入雲南兵薄城下一鼓而捷何其決也及城既拔屯兵郊原不取一錢不掠一人又何明也公挺身犯難諸將齟齬不合謗怨騰起卒之諸將多已獲辠戾者誅戮而公功名流天壤及於子孫豈不偉然大丈夫哉以視退縮不前昏昧逐利但知邀功而不顧國家之利害者其相去何如也余因書公傳論而次之公之長孫之垣今以刑部郎攝光祿卿云



## 書穆伯長集後

穆叅軍以文名於世而世之咎叅軍者以其戇直不能容人而人亦莫能容之不知其行必本於正道言必要於薦賢宜其見惡於人也常考其遺事眞宗得其詩於禁中謂侍臣曰有才如此公卿何以不薦丁晉公言行不逮文自是上不復問噫公卿大夫以一時私怨短人上前蓋自古而已然矣然叅軍之文歐陽公稱之其卒也蘇子美爲詩哭之又爲文以祭之不可謂世無知之者也士君子患無叅軍文與其行耳何憂乎晉公哉

## 雲麾將軍帖跋

雲麾將軍碑爲泰和書中第一而此搨尤爲雲麾帖中第一不獨文詞旣全神理復備且碑額完好尤爲勝絶葢古人作書未有不兼工篆隷者唐人篆法惟李陽冰有碑版其餘一鱗片甲專賴碑額之存乃世人搨碑皆棄而不取故傳於世者獨少余竊有志裒集往歲長安廣文康君行囑其將泰中碑額盡爲摹搨曾以碑洞中所有見寄乃知古人篆法亦非一格其肥瘦不齊斜整各異惟顏氏家廟智永千字額最爲適中獨未見此額今得細



爲把翫眞平生一快事也泰和諸碑中惟嶽麓寺與此碑爲世所共寶餘如東林寺法華寺婆羅樹碑見者甚少余於壬午歲皆手爲臨摹而此帖佳者尤難今蔣子厚兄以此本見囑爲題識其神彩煥發眞見所未見的爲宋搨無疑因附識數語以歸之

## 石藏金剛經跋

右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乃房山縣石經山石藏中所出與今世持誦本小有同異如佛在舍衛國此云婆伽婆在舍婆提城如長老須菩提此云慧命須菩提又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此云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皆義同字異謹按石經山石藏乃自北齊至隋沙門靜琬發願刻十二部經藏之此山後其徒續成之歷唐宋遼金功始成其半此卷卽石藏中之一也又按今世持誦金剛經本姚秦時鳩摩羅什所譯此則三藏菩提流支在



胡相國泰大上父宣公弟譯其本不入經藏故世罕流傳我　皇上聖學淵深旁通內典於經藏所載靡不貫徹而金剛經尤留　聖意時灑　宸翰勒石廣布臣因見此卷乃是碑本謹臨寫一通敬備御覽庶石藏遺文常依　御座上以效祝釐之慶下以盡犬馬之私微臣不勝榮幸懽欣之至

## 董思白史記批語殘本跋

儀六館丈以董文敏手寫史記批語殘本裝成小冊而自跋其始末其用意亦勤矣夫世家大族牙籤玉軸插架充棟尚不能愛護而寶藏之況其爲焚燒灰燼之餘乎蓋文敏之書固已妙天下而於此尤見古人讀書之勞宜其寶之如此夫人爲一事未有不畢一生之精力而成之者嘗觀文敏自序云吾學書在十七歲時與家仲子伯長同試於郡郡守以余書拙置第二由是發憤初師顏平原又改學虞永興以爲唐書不如晉魏遂專倣黃庭經及鍾元常宣示戎輅力命丙舍諸帖凡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哲爲意然於書家神理未有入處比游嘉興得覩項子京家藏諸蹟又見右軍官奴帖于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許其自言如此夫書一藝耳不得其規矩則不知所從入然非得其神理亦無以成功今人於古人書法知其所入而不知其所出往往畢守故轍而不能神明變化於諸家之法則又奴書也惟去其形模集其所長其於書也幾矣



## 唐符璘碑跋

按舊唐書符璘傳甚畧新唐書全本此碑其文特詳則碑之益於史家不少也況宗閔之文簡潔明淨庶幾韓柳之亞尤可徵據耶

## 唐契苾烈碑跋

按咸陽縣志有唐契苾烈墓云契苾烈後周時拜賀蘭大將軍謚曰毅有唐相婁師德碑文今考舊唐書契苾何必傳何力爲鎮軍大將軍卒謚烈陪葬昭陵子明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都督則烈乃何力之謚而縣志誤以爲其子之名且繫之後周則又誤以武后之周爲宇文氏之周且以賀蘭都督爲賀蘭將軍志書之舛謬不可信如此又考新唐書何力謚本作毅正與碑合



## 張少悌書李臨淮碑跋

案此碑文已漫滅不可讀偶得舊搨本因爲塗潤可讀者什之五六後復以顏魯公集本校之互有同異謹爲旁行注明又題額皆大字行書亦碑刻中之僅見者又案張少悌始爲集賢院待制見崇仁寺陀羅尼石幢結銜在天寶七載後乃爲將作少監耳又案金石錄張少悌書凡三見一王四娘塔銘裴熤撰詞一郯寧馬璘德政碑韓雲卿撰文及此碑顏魯公撰文前二碑不可見今所見者惟此而已以臨淮之功業魯公之文章乃毅然奮筆書之且魯公書法名聞天下而少悌畧不遜讓則其書之高出於一時可知也

## 唐蘸靈芝書田公德政跋

按蘸靈芝書凡五碑憫忠寺塔銘在至德二載則云承奉郎守經畧軍冑曹叅軍蘸靈芝書易州鐵像碑在開元二十七年則云登仕郎前行易州錄事蘸靈芝書此田公德政碑在開元二十六年則云逸士蘸靈芝書道德經注在開元二十六年則但云易州刺史田仁琬奉勅立而不著書名豈其代田公書耶抑碑文剥蝕或有遺缺耶皆不可知至夢眞容碑在開元二十九年則直云武公蘸靈芝書也又按宣和書譜云蘸靈芝儒生也嘗爲易州刺史郭明肅書侯臺記前五碑今皆現存而侯臺記碑不可復得矣書譜亦但言靈芝之儒生而不知其嘗仕也又開元二十六年已稱逸士及至德二載則復云冑曹叅軍豈史思明作亂之時靈芝遂隱而不仕至思明歸附後復仕於朝耶今考憫忠寺碑當是靈芝之書亦仍在思明未叛之先思明時磨去年號歸附之後又從而改書之今搨本磨痕補字尚未見也田公碑舊在易州已裂爲[illegible]沒民家馬櫪中相國安溪公移寘保定[illegible]得復完又碑中嬰孩作纓孩古人書多[illegible]

原缺



# 秋泉居士集卷之五

## 祭文

### 恭擬初祭 皇太后文

天何悇酷喪我慈幃痛矣眇躬肝腸迸裂垂六十年之孝養將供子職以何從屆八十載之春秋欲睹音徽而莫自六宮慟哭助我哀情四海悲號愁余病毁自 慈宮之違豫將及三旬痛予末之焦思因之微恙每集臣工而誠諭俾知臨御之艱難歷年無過於今朝旰食正深於此日方期 聖善共享長齡何意幽宮遽回 仙馭歎天同孺慕之悲搶地有攀號之痛昔喪 祖妣亦遇霜天今哭寢宮彌增血淚茲陳牲醴初告几筵伏冀 慈衷鑒茲哀悃

恭擬 皇太后梓宮發引前一日小祭文
嗚呼 聖母天上安歸號慟經旬人間欲絕居廬
枕塊不知疾痛之在躬擗地摧心惟念音容之如
昨龍盾將啟漸遠 椒宮鳳吹猶聞常依蘭殿輿
慈幃之壽考歷百歲其無多竭孝養之微誠合
九州而猶歉問安視膳猶似於當年清暑嚴冬每
承乎 懿訓詎婺芒之韜晦雖欲攀戀以無從顧
坤曜之移躔將舉殯宮而遄往濯龍門外徒見車
流長樂宮中俄聞漏盡念翟褕之不御哀動六宮
覩丹旐之遥臨悲纏萬姓衆天飛雪隨玉輅以同

塵載地凝霜與素衣而一色在臣僚念于微痾謂
可即安顧別離在此一朝敢辭親送先期告奠蠲
吉陳詞祈上格乎 慈懷庶下將夫哀悃

恭擬 皇太后百日祭文
隙駒易往嗟 慈馭之難留羲御如馳悵韶光之
已度變嚴霜於旭日動復經時回暖律於陽和俄
然改火悲纏千載痛切三春欽惟 皇妣大行皇
太后 慈惠寬仁 溫恭淑慎嗣徽音於周代騭
滿宗宮邁儉德於漢家聲高長樂佐 先帝於升
遐之歲撫冲人於踐祚之年馴致升平勉隆孝養
一日之內數侍夫 歡顏五紀之中時承乎 懿
範猶恐南巡北狩或缺晨昏因之鳳韓鸞輿常臨
邸圉念天工之難曠輙神遊乎九州懼孝道之或

虧每心懸乎一縷人間母子似此無多前代史書
方茲絕少顧余凉薄未獲 天心降此鞠凶長辭
聖善霜飛鴛瓦感寒氣之摧腸淚滴金階迸窮
泉之入地迴復時移歲改已判隔年倏然冬去春
來竟奄百日當此鶯啼花發祇足傷心回思便殿
寢門何從視色嗚呼儀容宛在詎間於幽明歲月
推遷頻忘乎寒暖悽愴無地哀訴從天謹陳絮醴
之儀伏冀幽寘之鑒

恭擬 皇太后發引後大祭文
神遊寢殿猶聞長樂之鐘仗列行幃不返東朝之
駕芻靈一設路已隔於幽明蓂莢半凋禮竟虛夫
定省迸寒泉以若湧痛血淚之交流欽惟 皇妣
大行皇太后克符堯母媲美周姜秉儉德而躬御
綈衣施惠化而心存葛藟劬婦道於 聖妣餘三
十年仰 母範於寰區合千百國俾予冲子嗣歷
服於無疆勉以 先皇建丕基而勿替神功聖善
史不勝書內殿外庭人惟共禱與遐齡之長享詎
一去而不留念孝養之無方縱千秋而莫殫奇珍

異膳慮修上食之儀丹旐霓旌空衞棲神之地金
鋪既遠黼扆徒陳椒殿猶存翟衣安在九衢薤露
助雨泣以含淒十部笳簫咽悲風而斷響嗚呼想
夜臺之魂氣無所不之瞻寶婺之星躔於焉整次
淒涼原野寒雲翔雪之鄉寂寞宮幃素練麻衣之
色人間此痛白日安窮進薄奠於牲牢儼親承夫
顏笑惟祈靈鑒尚與來歆

恭擬 皇太后謚冊文
坤厚載物后德所以承天萃聚而升王假於焉有
廟舉易名之大典母範攸彰弘樹食之隆儀幽光
斯闡欽惟 皇妣大行皇太后 教育宮中儀型
天下太任太姒並至德以難名思媚思齊嗣徽音
而不忝惟 先帝升遐之既早致
慈幃助化之難終顧地下以相從勉抑情而順禮
上念 聖妣已富春秋下顧藐躬猶然冲幼享六
十年之孝養值此昌期歷八十載之升恒登茲上
壽九州四海何天非職貢之鄉北狩南巡何地非

問安之日金根奉 母軫轂親扶玉塞思親牋章
時寄定省之禮不隔於千山孺慕之誠有同於一
日何期遊厲頓返重泉回思壼教芳規勒瑤函而
莫罄永念懿徽慈範書彤管以彌窮爰順輿情式
昭古典謹奉冊寶上尊謚曰 皇太后嗚呼鴻名
不朽還留湘竹之痕幽魄攸歸不化塗山之石伏
與神靈宛在肸蠁時歆黑黍雕胡永薦明禋於七
廟金泥玉檢常銘鴻寶於千秋佑我後人光於前
政上言

祭澤州相國文

惟昔之歲中台星坼曾未逾年元良捐客　天顏震悼寵錫誄章中外慟哭遐邇悽愴公之斯文渾若元氣雅頌典謨長留天地公在相位乘時太平潤色鴻業終始令名自公掇科五十五年羣公翹首曾莫公先公之政事炳耀國史莅官以誠上報

天子中朝屹立如瞻太行巍峩冠冕培塿崇岡公居　禁庭密勿左右綸閣代言皆出公手一生忠悃敢愛林泉封章再上戀國心懸公乎再相

皇情敦廹進秉鈞衡退理秘籍公之薦士實惟名



儒片長寸善搜拔甄殊公之行已中正純粹大書於碑夫豈有媿公之頤養蕭散冲和謂公壽考受祉孔多胡圖遘厲膏肓上下屏去醫禱無心怛化

天子眷念頻　頒上藥中使存問先後繹絡束園祕器爰錫於家飾終之典視古有加載勞　帝胄哀深涕零　親奠於筵乳茶滿瓶羣工陪位咸拜　聖恩榮誇閭左感入幽魂某等樗櫟並荷財成誼均猶子分則師生寢門悲痛有淚如河寓哀於帛墨不勝磨

徐實君祭文

已乎實君天奪其有藝有文章一第不偶謂君宜祿曾無升斗科名士宦甲乙誰某乃令斯人旁觀袖手既嗇其官或俾之壽年未五十胡然遽朽以予之德宜令有後如彼鄧攸裕毘則否藐孤何在有七旬母茫茫者天居高難抑漢庭韋氏經術斯守維君仲弟賢豪舉首鶺鴒在原門庭孝友罹君之喪哭不絕口寓書友朋斂襄我肘上慰慈親恐去左右發函悽愴遙奠酹酒古人之義執紼趨走今隔江濆哀情空負臨風長慟維月在九靈兮昭



鑒有馮其輀

揚州祠堂得靈泉祭王祖文

有源者泉出不擇地派自新安通於淮泗邗江之上昔搆祠宮虔奉吾祖烏聊比隆前有沼沚行潦斯積歲久蕪穢化爲瓦礫爰浚方塘靈泉出焉神告孔吉有開其先凡今之人率薄於族恃吾王祖示聯骨肉如彼流泉綿長瓜瓞神其降止鑒此修潔



漁洋先生誄文

康熙五十八年冬十二月吾師漁洋先生之子以先生帶經堂集并文寄示屬書先生年譜謹爲文以告於　先生之靈曰惟公千秋之筆一世之師自述自作有筆有詩帶經文中斯文在茲妄庸者子竄入僞詞瓊玉瓦礫有目共知爬梳剔抉間不容緩事在吾黨大豈有私公之平生刑官是司終長秋曹果斷且慈出入玉堂視草　禁掖文章政事惟公所施豈惟六官至今涕洟公之年譜撰錄不遺出自公手易簀無疲當勒貞石傳信後嗣令



子書至屬鉉書之謂告先廟吾子則宜鉉自弱冠遇公良醫垂四十年鄙拙敢辭蟹尾續編寤寐所思何時重刊以決衆疑門生汪士鉉謹告

## 祭陳太翁文

鄉黨之中所敬者齒已乎先生春遺杖屨既全名德亦有令子主掌文柄職司學士　恩榮上及聯翩鳳紙翁實遺榮曾不顧是謂此科名得失由已必與計偕以酒前耻惟翁之生一乳雙只並有文章豈徒貌似惟翁友愛荊樹連理居不分宅行惟共止翁困於貧耕耘於揖有文送窮無術居里既獲良朋乃於齊徒講授生徒跌宕文史翁雖韜藏有譽無毀遂登賢書哲嗣繼起惟翁守正趨走是鄙不詭於隨惟命之俟以此一生篤信彌矢義方



有訓惟喬俯梓學士奮身文衡是視惟畿南北菁莪載美翁益勉旃始懼繼喜謂此清白庶續祖妣學士色養匪獨滫瀡體察無形溫凊莫比惟我先生彭籛糠粃養性怡神期耋薦祉維昔之歲八十稱兕翁自為詩百年如駛何期上征薤歌徹耳共等忝辱維桑仰玆國杞奉其儀形歷有歲紀木萎山頹翁今已矣惟餘學士血淚如泚感動鄰春情均薤露有悲尊宿覩此哀誄嗚呼哀哉尚饗

## 祭直隸總督趙公文

惟忠貞之世冑為畿輔之親臣緬勳庸之如昨念惠澤之常新惟公恩由　天造官乃因勞六纛雙旌既兄弟之對仗大刀長戟亦父子之同袍是以家承衛霍代有夔龍屢著酬庸之典幾同錫土之封趙北燕南總轄者維九其郡黍苗膏雨撫綏者一十六年既成材而厲學亦薦能而舉賢　天子倚為股肱羣吏効其心膂於是物阜民安功成績敘允為列岳之先遂乃諸侯之長歲屆春闈時蒙恩獎念忠襄公伐叛除殘擅留平之秘計惟制府



公銘功紀石繼羊杜之風流佇旂常之再勒知寵遇之彌優方期枚卜從此和羹豈意騎箕俄然歌薤比召伯之茇舍是處遺陰況韋氏之傳經即時繼拜斯誠曠代之奇榮實慰忠魂之匪懈　聖王之心顏震悼中朝之僂恰方深矧忝通門之侶能無慰唁之音爰具牲牢陳玆酒醴念世澤之長留輿靈兮之鑒只嗚呼哀哉尚饗

秋泉居士集卷之五終　男連芳校字

## 墓誌銘

勅授儒林郎　皇太子講官左春坊左諭德

兼翰林院修撰胡君墓誌銘（代竹垞先生作）

吾友胡子孟行亡後四年夫人陳使其嗣子哲裔來告葬期且持其門人中允汪士鋐之狀以乞銘余年老矣悲懷易感漸不喜爲人誌墓乃前年銘我睦子澹成今年又銘胡子孟行摩揩老眼不覺涕下漣洏孟行諱任輿先世家於吳明洪武初徙金陵自五世祖遠服賈饒於財以意氣自豪所謂



春江公是也嘗買地於寧陽侯以卜葬陂池塘榭三百餘畝其旁可置數十冢林木蓊鬱以故子若孫聚葬於此寧陽侯中悔訟於朝春江之孫爲布衣直其事侯竟坐廢蓋其先世皆濶達大度累有陰德延及孟行未嘗析產而居析爨而食至今金陵人稱長者曰胡氏孟行之伯父禹龔以乙酉舉於鄉至辛酉孟行領解額繼成進士大魁天下胡氏遂以科名顯孟行爲文日數十篇援筆立就未嘗起草自爲諸生時以此服其輩行後入翰林爲館閣諸文章材斂過人壬午主順天武闈以策問中多徵引故實人或中之幾得罪　天子親試之方隆冬呵凍頃刻數千言　天子嘉其才再試益稱　旨遂超一官遷左春坊左諭德以孟行之爲人如此學問如此勤於館職又如此而猶不免於訾議人之無惡於天下者蓋寡矣余自將改官見斥於時賴　天子仁聖聰明哀憐矜恤得屏息林泉安其暮齒久不與人世是非毀譽之故觀於孟行而憂虞悔吝又可悲夫孟行年五十一始得一子曰阿璽歿後二十五日而殤乃以弟大勇子爲後當春江公門盛時亦艱於嗣嗣其弟之子生一



男又十月而孤胡氏不絕如綫已而其孤舉丈夫子五人子孫蕃衍遂蔚生吾孟行今孟行之嗣能纘承遺緒安知其門不起而大乎孟行居家孝友教羣從以學具有法與人交喜施不倦孟行既歿家苦貧無力買山以葬終乃卜地於祖塋之右面方山而左右旗鼓形家言曰大吉遂以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廿七日葬焉稽之往兆與方山相對者惟焦狀元一人而已今得孟行而有兩狀元墓也天作地藏豈偶然哉往余典試江南一榜中十年間得兩狀元蓋孟行爲解元澹成名在第六及澹

成首捷南宮孟行復以禮部第七登第一人及第二子負其才而皆不克究其施爲可惜也汪子亦從余遊丁丑歲孟行分校禮闈首薦遂冠多士孟行遇汪子厚故其狀特哀銘曰

抱之不盈撓之逾清光明俊偉惟我孟行宜其有後乃使無成嗣子克紹亦慰平生



誥封中憲大夫高君墓誌銘

天生盛德之人厚施而不食其報則必於其子孫焉發之如大同高君其人也君姓高氏諱麟祥字熙肇其先山西五臺人君就婚大同麻氏因家焉祖諱來貢考諱禺先任湖州副將君以是得官廕生及爲陝西經畧先鋒營總兵官君從征入川值王輔臣亂與其父誓死不負 國恩已而奪平凉西門斬賊衆奏凱而旋 天子嘉其忠擢其父爲福建興化總兵官時調松潘時君在行間推鋒陷陣獲軍功未及用遭母喪盡哀君自是不復以仕



進爲意嘗覲侍其親於松潘從容進言曰巴蜀道險大人春秋高宜引年以退其考鎮川十四年乞休 上溫旨慰留終以得請蓋君性恬澹以退讓爲能嘗舉鄉飲大賓君辭曰 朝廷大典不宜以齒德未至者當之我德薄能鮮其何敢承君居家以孝待人以誠有急難必爲拯救鄉人多德之康熙三十五六年 皇上西巡寧夏駐蹕其家上諭曰汝父年老矣凡有奏事汝其代之 天語殷勤問其家世里居君奏對稱 旨上篤念前勞御書邊山夙將以寵之又 賜衣物有加君亦未

嘗有求進意也其教諸子皆已成立嘗誡之曰汝祖父一生清白爾曹能事　君盡忠即所以爲孝也年六十一而卒娶麻氏京口總兵官之孫女麻氏十七世爲總兵官子三長泓原任浙江紹興府知府次淵候補府同知次浚廣東瓊州府知府君以長子任泗城土府時恭遇　萬壽覃恩誥封中憲大夫麻氏封恭人女一人孫男五人孫女六人其諸子將以今年九月七日葬君於先塋之兆以狀來乞銘以君之盛德乃爲之書銘曰



不急仕以求名不殖貨以邀利守其潔處以義斯爲君子之器

## 繆太夫人墓誌銘

繆氏爲吾吳中望族自中議公以名進士任參政嗣後科第蟬聯至其孫念齋先生遂魁天下爲丁未一甲第一人官翰林至侍講先生之次子復以文學爲乙未第二人其叔子繼登賢書必能趾美前人以是知繆氏能世其家也比余來天津止同年友運使宋君官舍宋君爲余言其母繆太夫人之賢輒至嗚咽不勝曰吾母賢母也不幸棄諸孤早即安淺土三十餘年未有誌銘以顯揚其懿行是重余之不德今以家先生命銓次遺事乞吾子



一言以光於泉宮以是知繆氏積行累仁不獨文詞炳蔚成其子之名而又以端莊淑愼貽其女也夫人爲念齋先生第五女幼而聰慧先生奇愛之時吾吳中文學甚盛敦槃之會殆無虛歲名儒夙老主盟壇坫先生與葑溪二宋交最善見儉齋公第三子年方三歲頴異過人遂許以女妻之即余同年之尊甫會稽郡守公是也夫人年十八歸於郡守奉其姑嫜晨夕最謹又以嗣於疇三先生也其歲時祭祀必潔以豐相夫子以讀書擇友爲務辛亥壬子之交四方名士復雲集葑溪郡守公爲

具賓主之禮夫人至脫簪珥相佐飲食必精腆上
以是皆賢之其待妯娌以睦時念齋公已通顯夫
人小心敬畏不以其貴驕人也其治家儉以約食
茶茹苦經紀米鹽瑣碎井井有法不異貧家女夫
人生二子長師曾即長蘆運使君歲丙子與余同
舉順天鄉試已中式揭榜時乃易置副榜起家郎
署歷今官次志夔自中書科舍人歷副郎第三子
候選府同知志契四子候選副使道暎皆其後如
夫人出也女三長適通州訓導吳衡次適己卯副
榜王天錫次適貢監生王嘉稷第四女早卒皆夫



人出夫人以郡守公貴誥封一品夫人以夫人之
淑德懿行宜永其年乃未及中壽遂以不起今其
諸子皆已成立孫曾繞膝而夫人不及見矣此郡
守公所由咨嗟太息而屬銘於余之勤也中議公
諱國維夫人之曾祖也祖諱慧隆以念齋公貴封
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者也念齋公諱彤夫人之
父也其弟則乙未第二人今翰林編修名曰藻丁
酉舉人名曰芭也三宋先生儉齋公諱瘞居長次
文恪公諱德宜嶹三公諱德宏最少無後以郡守
公為後及貴　誥贈光祿大夫復貤贈儉齋公亦

如之此夫人之所及事以盡其孝養者也銘曰
生富貴兮嬪高門秉淑德兮世不聞子貴顯兮追
慕文宜福祿兮垂後昆

葉太夫人墓誌銘

余同年友宋君旣以其母繆太夫人之狀屬余追作墓銘則又言曰余不幸幼而失恃纔六齡耳其後以養以教俾今粗有成立者皆吾繼母葉太夫人之力也夫人世家松江祖諱有聲明天啟乙卯解元歷官都御史父諱翙龍恩貢士叔父諱映榴癸丑進士湖北糧儲道叅議夏逆之變公以身殉難 天子嘉其忠特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賜謚忠節夫人聰慧過人爲忠節公所鍾愛嘗謂其嫂董夫人曰此女有林下風吾當爲擇配非其偶者未之許也會忠節公榷關贛州歸遇宋儉齋先生子靜溪公於荀里時靜溪公方爲諸生一見傾倒即言於董夫人曰宋氏吳中名族今儉齋子有文名真東牀選也於是以錢檢討金甫爲媒錢公時亦爲諸生深以忠節之言爲然即請於儉齋公公欣然納嘉禮焉會儉齋公丁巳冒籍事起遷延三載後儉齋公事得白復爲舉人靜溪公承父命成婚葉氏結褵之日適夫人病甚遂僑居雲間者三年夫人和柔溫順出於天性嘗有二子矣皆不育撫前夫人子女七人俱如已出佐靜溪公讀書



交友聞前夫人之賢曰吾與若當黽勉從事不可無以慰前夫人於地下其主中饋待賓客不異前夫人時故靜溪公得益見稱交遊間夫人體素羸弱亦未及七載年纔三十三而歿當儉齋公六十誕辰親朋滿座夫人自雲間歸而捧觴治具供賓悉中禮節其他勤於婦道可知也子四人長師曾次子夔皆前夫人出次志契次映皆側出女四皆適士族三爲前夫人出一爲側出孫八人曾孫二人靜溪公官紹興府知府蒙恩誥贈一品夫人夫人待前夫人之子如己子故予同年亦待夫人如所生母不以先後異今亦以靜溪公命屬余追述壙穴之文凡人於所生之母未有不厚而於後母雖竭力侍奉猶恐不及況於少息耶余因宋君之請欲舉以風世余自墮地即遭吾母見背實賴繼母佐吾祖母以存活每於人世母子先後之際未嘗不爲之欷歔感歎也銘曰

有子但賢何必己出鳲鳩在林均平則一有媛淑人風詩所述厚施食報實大且吉追銘其藏彤史之筆

誥封一品夫人蔣母劉太夫人墓誌銘代

惟一品夫人劉氏年八十二以壽終是爲都憲蔣公之配劉氏世爲大興人都憲公則平陽臨汾人公之贈翁僑居京師與劉太翁相善也劉太翁謂贈翁曰我有息女不欲與凡兒郎君聰穎必亢乃宗廟以女之贈翁欣然遂成婚姻夫人年十三歸都憲公逮事贈翁暨其姑張太夫人居三歲張太夫人歿時闖賊蹂躪仳離甫定倥傯保家室而附身之具不以倥傯廢禮夫人實助之夫人以贈翁春秋高不宜累以家事惟勤奉甘旨以順適翁意都



憲公舉於鄉漸至通顯遂總憲府皆夫人佽助之康熙三十四年平陽地震廬舍一空　上以都憲平陽人其往撫綏公以一方告灾上煩　宸慮念及私家懼無以上報　朝廷下慰父老夫人知公急公意即悉索家財并出簪珥以資公爲賑濟費公至平陽捐五千金輸之官繕完城池修葺廨宇復出其餘資以助官賑貧乏平陽之民賴而活者不可勝計更置義塚以瘞殘骸皆夫人平時節縮衣食至是爲鄉人用既而都憲公以目疾得請告家事益委之夫人都憲公之喪遺命歸葬河西夫人率諸子奉公之喪蒲伏二千餘里經營穸窆之夫人歸析產諸子家無餘財所存惟圖書數千卷庭舍二十餘區遺衣數十襲而已謹按其家狀錄其有關於都憲公政事之大者著於篇夫人當都憲公爲庶吉士時以　皇上御極恩封孺人爲檢討時以　皇上親政恩再封孺人官侍講時以加上兩宮徽號封宜人官詹事時以滇黔蕩平加恩封夫人官戶部侍郎時以北陲用師克襄公事封一品夫人又以運餉大同克襄公事再封一品夫人後以子敭錫仁錫恭遇　皇上六旬萬壽覃恩



晉封一品太夫人此夫人蒙恩加封之次也子男五人女二人孫男十七人夫人以某年月日合葬於平陽先兆銘曰

是惟夫人有德有年夙復有子益振其前伯也挺特屏翰巴川仲氏五馬於黔之邊惟叔早世中斷行述季子渾朴鬱久必宣偉兮第五詩筆清妍奮其科名繼世且延翼翼諸孫爪瓞著篇賁惟夫人厚德使然返葬河汾先公之阡丸丸松栢既碩且堅鄉人過之拜誦母賢載熾載昌有衍其傳

## 孝子宋君舊山墓誌銘

余嘗讀史記聶政傳至於嚴仲子之事政謝曰有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歿卒爲仲子報仇人皆知政之以氣自豪而不知其孝於親也如燕湖宋君舊山世所謂豪傑之士也雖於文酒惟不事科舉業故不求試於有司性至孝年十四背其先人奉其大母陶夫人母胡夫人以居備嘗艱苦凡所以奉養者無不至後十年陶夫人歿又二十四年而胡夫人歿於天津君與其弟文修廬於南郊棺次三年致有白蓮並蒂之瑞辛卯歸葬於



金陵牛首山遠近會哭致賻虎遊於林長吏即欲聞於朝君與其弟固止之癸巳 覃恩有旌表孝子之典里中具實以聞得 旨建雙孝坊由是燕湖二宋孝子遂名聞於天下當君之來天津也因於靳氏先是君遊粵中繼遊江右時南安太守靳公一見奇之妻以舅氏女傳夫人事必取決於君已而靳公遷長蘆運使委以百口君歸而奉其母夫人遂僑居天津時津門協鎮藍公未遇時即交於君之尊甫藍公視君亦如子見胡夫人以嫂呼之其後藍公遷靳公去而君留天津君見事明決勇於有爲津門之人咸推重君然人亦以是嫉之歲甲午怨謗騰起多方搆禍莫不出力以擠之死幸運使宋公來仰體 皇上恤商至意得脫於獄又蒙 皇恩并不加罪君於是屏謝一切不復與聞外事而感宋公之德時爲調劑以報之卒之前一日猶與宋公論事翼日疾作遂歿康熙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距其生之年爲順治辛丑享年六十有一自鹽法之弊也度支經費往往子浮於母公私交困而京引尤甚宋公爲之經紀論勾行鹽商人無貧富均受其惠君亦時贊成之往時



商綱爲有力者主持其事不無龍斷之病而貧人亦往往資其力以全活其後人自爲計訟獄繁多而耗費益甚矣賴其間有明斷曉事者爲之左右如君之爲人而今已不起矣豈不惜哉君之父諱某慷慨仗義重於鄉里而君尤好施與遇人無賢智必盡歡欣余初識君於藍公所後於宋公所遂獲交焉久而益知其才之不可及也夫古之所謂豪俠者雖睚眦小怨動即爲人報仇如舊山者有仇而不報豈不賢於聶政輩哉是以銘之子二某某女五人銘曰

斯人之喪國賊之憂我思舊山挺身萬難臨事好
謀豈僅游俠之流



## 趙公墓誌銘

直隸總督趙公以疾薨於位　天子震悼特遣皇
孫臨奠并　賜御製輓詩一章與祭葬諡肅敏哀
榮並至公爲勇畧將軍襄忠公次子惟　天子永
念舊勞以公能世篤忠貞服勞王家所以待公者
至重至久在直隸十有七年　寵遇尤渥至於公
薨　天子念誰可使者乃　命其兄恪敏公之子
署光祿卿之垣往署巡撫事　特加僉都御史以
重其任前此未有也公諱弘燮字亮工號理菴系
出山左先世以軍功隸陝西綏德衛後以襄忠公



初任寧夏水利都司遂占籍寧夏當吳逆之變諸
將與襄忠齟齬不合襄忠提孤軍入陽平關取全
蜀復獨當一面入滇除其孽其功在史册至今赫
赫照人耳目世言將畧者推襄忠惟公能成其業
與其兄恪敏公秉旄對仗垂功名於不朽公自直
隸由完縣令起家遷南路同知特陞天津道丁襄
忠公艱服未闋特授直隸巡道三年復補天津道
明年陞山東按察司使又明年即其地陞布政司
逾年特命河南巡撫又一年特調直隸巡撫在位
十年　天子以公習知畿輔民風士俗吏民相與

安之不可以易人特加總督仍管巡撫事俾久其職直隸之以總督自公始其治吏也去其太甚者而不毛舉細故其治民也務期休息而不以多事擾民其興學校也請廣州縣進學額又立義學以課生徒保定左衛有學無廟公捐資建之　上嘗巡行近甸見畿內之民日有起色弦誦之聲不絕
特製詩章親洒　宸翰以獎勵之既而遂有總督之命襄忠公嘗鎮天津公又兩任天津道以先公舊棠思人勿拜有河東地距天津僅一武而去武清百餘里徭賦病其遠涉公請以地歸衛民便



焉衛有西沽渡爲九河下流當伏秋水漲諸河之水滙集於此奔湍激濤行人病涉公創立浮橋商旅往來如織未嘗濡裳至今豐碑矗然也天津關稅舊設監督後特命公兼理行旅載頌其在完縣也鄰邑飛蝗蔽天公具衣冠禱於神於是有蝗不入境之異其在天津也火延燒居民屋廬公復肅衣冠拜之於是有返風滅火之異公自縣令及捕盜皆不畏強禦及任巡撫庄頭有李必達者欲圈旗退納糧地六百餘頃民幾失業公爲民請命
特旨免其圈占民歌樂土其在中州巡撫雖未久而條奏地方利弊靡不措置得宜請去病民者數十條而免辦官柳者爲尤著中州密邇黃河築堤需柳作埽民間辦運數倍其值公請官爲代運民困立甦公久勞於外勤恤民隱遂以成疾　上既
特加總督以慰其心復遣御醫診視　親督醫院製藥公感激　聖恩疾日益差而　天子溫綸寵錫所以優待者視前有加嘗迎　駕趙北口　上欲周悉民情　特命中使刺船召公傍　御舟以對在熱河　命內侍駕小舟召見復令近侍扶掖遍遊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前此迎　駕白河忽躍



白兒　上引弓射之應弦而獲遂以　賜公皆曠世之奇榮也其他　恩賜　尚方珍物不可枚舉其巡撫賜卹亦自公始公自幼育於外曾大父母每思所以報其勤劬康熙四十七年恭遇　覃恩請以已官階貤贈外孫爲外祖父母請封亘古所無　上特允俞遂爲著令公於地方水旱疾疫尤所關心請蠲請賑靡不舉行惟公之明德　天子之求舊所爲君臣一德交孚共契於斯極矣公生於順治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寅時卒於今年六月十八日申時春秋六十有七配吳氏　誥贈一品

夫人繼康氏有子曰之璧次龐氏有女二人次賈氏撫一子曰之增長女適戶部郎中張公子候補知府渠次適刑部尚書張公子右春坊右中允縉之璧幼未聘之增聘寧夏總鎮葉公女公自少爲文操筆立就及居顯位手不廢書知公固能文武以世其家者也其子之璧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所來請銘詞曰公秉旄節畿輔旁身依日月照爲光股肱心膂帝命將曰余一臣守封疆燕南迤北汝障防謹守管鑰弗敢忘史民恬熙皆樂康惟 帝之德臣何長鞠躬盡力揚贊襄夔龍衛



霍世不常惟公父子遙相望詒謀燕翼厥後昌高牙獵獵旗風揚行人過者攀遺棠載道丹旐返故鄉涕洟從之傀壺漿琢石紀幽銘其芳維 帝之褒終允臧

秋泉居士集卷之六終　男連芳校字

# 秋泉居士集卷之七

## 行狀

承德郎 皇太子講官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芝山胡先生行狀

芝山先生既卒之一年其門人汪士鋐始得哭於其家長號幾絕蓋先生之視鋐猶子而鋐遭罹大故寄身邊鄙不獲臨棺一慟宜其哀也先生姓胡氏諱任輿字孟行芝山其別字也始祖泰川公嘗明太祖都金陵時徙燕州民以實京師公在徙中遂家上元再傳至潤泉公生三子長春江公諱從



鑑仕定海縣丞無子以其弟春谷公之子爲後於先生爲曾祖生念約公甫十月而孤母夫人陳守節自誓教其子以有成先生之祖也輕財好施與喜賓客子六人長諱禹龔順治乙酉舉人今行唐縣知縣而先生之考則念約公之第五子妣王氏生先生多英異念約公撫而喜曰異時必以文名天下年十三即試高等爲文章搖筆疾書未嘗起草歲丁巳居王夫人憂哀毀骨立終喪就試首領鄉薦家人咸稱賀先生獨泣下曰吾恨不及吾母之見也是年辛酉主文柄者爲訥生馮公竹垞朱

公時朱公方以文詞經術爲　天子所寵重首拔
先生即期以大用乃四上春官連不得志至甲戌
成進士居第七臚傳之日先生爽然舉首一時以
爲榮蓋本朝鄉試殿試皆第一者自先生始授翰
林院修撰居七年充　皇太子講官毎會講時聲
琅琅若金石壬午主順天武鄉試以策問中語不
中程式　天子疑焉　召試　乾清門將觀其能
否而加黜陟人或以　上意不測私憂之先生承
命就階下舒紙濡墨不移時就四書文一篇五字
句詩十二韻中使持以進兩院長咸悚息待命俄



而中使至有喜色命各退翼日　上以其詩若文
示大學士熊公稱善不數日入直　南書房　上
復試五言律一首時文一篇敏且工有加　上益
喜明年遂擢右春坊右中允尋轉左又明年陞右
論德騣騣方嚮用而不謂疾作也且不起嗚呼哀
哉先生事繼母陳夫人以孝聞晚節尤謹待友朋
一以誠信能周人之急其舊相識有死於家者厚
爲之殯且恤其孤歲丁丑先生分校禮闈得士九
人士鉉其一也鉉自幼衣食於奔走流離困頓年
四十倖獲一第先生寒則衣之飢則食之不足則

典衣以給之家人死則買棺以斂之勤勤懇懇
若天親今先生歿而士鉉常抱無窮之戚也嗚呼
哀哉爲德者有後先生晚而舉子謂必育乃歿未
期而殤茫茫天道其又何知耶嗚呼哀哉先生歿
於京師無以爲殮賴其妹壻經紀其喪返於鄉貧
又不能葬先生之配陳夫人勞心力將及二載乃
謀葬先生於某鄉之新阡以弟某之子某嗣焉先
生卒於康熙四十三年九月十七日距其生年五
十有九以　聖節覃恩勅授承德郎陳夫人封安
人當鉉之哭先生也入拜夫人鉉泣夫人亦泣且



曰先生彌留之日猶念子謂必不相負今不幸永
訣子爲述其行事以丐世之立言君子賜之以銘
而圖其不朽鉉泣而受命以在衰絰中未即書茲
免喪因掇其大節而敘其哀情

北園羅先生行狀

曾祖諱

祖諱爲湘崇禎癸酉舉人

考諱心醇康熙癸卯科舉人

先生諱在公字庭槐號北園其先楚人七世祖入蜀遂爲重慶府營山縣人先生生而頴異王考鍾愛之親授章句及長貫穿經史入縣學爲諸生先世皆治易先生獨以春秋領順治丁酉科鄉薦出富平譚沖翼張公之門屢上春官不第初除山西夏縣知縣考誠之曰清愼勤敏居官之要汝少年



初簽仕毋玷官箴以汙先世也母夫人亦訓以聽訟事毋輕株連婦女府君跪而志之到官之日禁絶苞苴勤民之政不辱父母之命涖仕七載値吳逆竊據巴蜀先生念父母兄弟皆在南土日夜憂泣成疾遂投劾歸里嗣後樵山公即世竭力營葬又數年遭母夫人喪又念王考公德在鄉里乃請於衆以表揚之遂舉鄉賢祠學使者又擇家之子弟爲祠生以奉酒掃先生自連遭大喪布衣蔬食無復仕進想辛未歲補房山縣知縣房邑密邇京師編民少而旗地多素號難治先生下車鋤除豪

右入皆畏先生之法已而更相爲助貧民頼以無事先是縣多盜先生伺其出入捕獲無遺申明保甲至夜戶不閉州縣常平倉皆相習爲故事先生獨請於上官每歲出陳易新畧仿朱子社倉遺意以時出納民沾其惠而官又免於紅朽蓄兩便之歲丁丑　王師新征噶尔旦先生奉檄調發芻牧兵畏其法不敢多取一束先生勤於王事皆以身先之故民不知其勞而陰爲之庇已而甘露降於庭白雀巢於樹以至蝗不入境氷不殺稼時稱異焉士人相傳唐詩人賈島墓在縣中先生訪之無



所得一日按視村落見一石方三尺許斜仆道旁馬驚盤旋其間先生異之下馬覜其石則賈公墓碣長沙李東陽篆文六大字碑末識其緣起云弘治丙子歲邑令曹公慕於邑人得地三畝封植公墓今歲適當丙子詢今之地主則覺羅某公産也先生因爲乞之某公慨然捐助聽爲賈公立祀先生搆屋一區中設賈公像募僧人守之按賈公卒於普州司戶葬於安岳而遷於河陽雖知其傳會而崇尚前賢惟恐不至也房邑久缺鄉解形家云縣西南隅是爲文峰宜有以助其勢先生遂建文

昌閣其後有相繼舉於鄉者在房秩滿擢刑部主事先生一日慨然歎曰我服官二十餘年甘苦備嘗幸無過咎今老矣求進不止倘有蹉跌奈先人何遂謝病歸房山民聞之循攀送不忍去先生篤於學問至老不倦嘗節錄太平廣記數百事以儆世名曰官餘記事暇時閒爲歌詩有房山集一卷又爲羅氏世譜晚而好易得於焦氏邵子之學及近儒來也鮮先生易詮先生居官交友不取非義之財不接比匪之類不貪緣官吏邑中有利害則侃侃直言不少顧忌先生生崇禎丁丑年八月二



十日卒康熙辛卯年九月二十四日年七十有五配王氏生七子長慥次恍次惕次忬次儕次僂次惰孫七人曾孫二人公於康熙癸酉丙子歲連分校順天鄉試得士二十餘人如甲戌熊君華癸未吳君廷獻丙戌莊君令輿皆先生所拔士而鉉亦與名其間丁丑邀首捷南宮辱先生知尤深因狀先生行事如此云

秋泉居士集卷之七終

孫振校字

# 秋泉居士集卷之八

## 墓表碑

### 兵部尚書范公神道碑

惟兵部尚書范公爲文肅公之子忠貞公之弟服勞王室厥有成績　天子懋功明德　御書世濟其美四大字以賜蓋公之忠孝天篤性成而洞達政體其勘亂救民威稜慈惠覃被滇黔江淮間厥功偉哉公之葬也妻東相國誌其墓公子時繹屬鉉書之且請作墓隧之碑謹按公諱承勳字蘇公號眉山裔出宋參政文正公後自江右六傳而隸



籍遼陽其世次官閥載公墓誌中文肅公諱文程　世祖朝官太傅兼太子太師翰林秘書院大學士公其第三子也年二十四授工部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擢監察御史調吏部郎中時吳逆餘孽未靖譚弘等叛走東川公往護征蜀兼督楚餉譚弘死復監鎮安將軍噶爾漢餽餉益遠公自歸巫陸路抵夔門以達重慶持四十日糧援大軍之駐瀘州者軍無匱食還京補文選司郎中康熙某年兩江總督于公成龍卒　上篤念之命舉如其人者以奏廷臣薦公及陸隴其等七人明年遂擢內閣

學士又明年以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又明年遷兵部侍郎總督雲貴粵西蠻獠雜踞非時竊發滇黔新剗於兵痍瘡未起公一意咻噢乃酌廣西九郡糧米或徵或折及請蠲藤賀二縣糧之無徵者至滇首除藩莊僞標之害藩莊者明沐氏田號曰勳莊　國朝畀吳三桂更稱藩莊逆平莊歸有司常賦外復徵莊租公請還爲民田而平其直逆藩既定其標下幾遍滇城時議盡歸之旗彝情危懼公槩請免發人得安堵如故二十七年七月湖北裁兵譁變滇卒潛謀煽亂移駐尋甸之兵亦脅衆鼓



譟焚燒民廬城中又復告變將以其夕舉事公偵知其情不得發翼日就縛斬其渠帥餘釋不問復逆擊尋甸叛兵於交水擒其首惡二十餘人斬於轅門諸反側悖怖褫魄兩迤數萬衆帖安公以便宜奏聞　上優詔褒嘉謂微公則變且不測遷都察院左都御史抵貴陽以本官總督兩江江南財賦甲天下民疲征役公至即上言三吳賦重宜復稅秋糧例至六月開征又除江西運糧腳耗又請江蘇廬鳳諸屬積欠地丁漕項分年帶征又請存貯米麥以賑江淮被災飢民并蠲淮揚徐泗所屬

漕項舊欠皆紓江南積困丁太夫人憂去服未除拜兵部尚書尋督修高家堰平廣西傜變獄乞休慰留再請乃致仕里居十餘年遘疾卒年七十有四公前在滇九年尤熟諳彝情土奚素事殺掠自吳逆徵其兵助叛復假以爵秩桀驁尤甚於是黔之龍天祐欲以土總兵世其子滇之安世基殺人以祭鬼公諭以禮法結以恩信頑梗悉服魯魁山渠猝楊宗周踞滇嶲山中與猓目尚義等合謀犄角數掠新嶍蒙元景楚諸郡縣公遣土弁入其巢爲陳禍福宗周等感悔籍其土田以獻公以朝命



授爲土官環山州縣遂以安枕已而尚義等背盟出掠公用宗周爲嚮導縛其衆尚義走死磔其尸以狥猓奚茂著搆釁殺其主魯妲姐妻其黨阿所地近蜀遂犯姜州　上遣官會勘阿所逃匿東川公密擒寘獄時會勘官將貰奚罪公執不可乃按以重辟金砂江爲迤西屏翰環滇八百餘里與紅黃二喇嘛接壤藉麗江土府以扞江外中甸吳逆出竄湖湘恐蒙番躡其後割地賂之蒙番始與麗江共有金沙之險麗江地去賦存公請蠲其賦以恤土奚又劍川協地連蒙番汛兵單弱宜撤內地

四汛以益之北勝州治江外爲金沙下流要隘而
永寧土府又在其北五百餘里逼處蒙界目丁五
十人不足爲備土州高贊䣛最孱弱優恤之責以
扞衛城東永北宜改協爲鎭以流土至守始格部
議卒如公言忠貞公諱承謨總督浙閩以耿逆殉
難　天子眷佑官其子時崇令仍督海疆公卒之
年適陛見來京執公之喪一門忠孝有由然哉娶
穆奇覺羅氏繼娶沈氏一子時繹也銘曰
承相業兮光後裔樹麾幢兮兄及弟篤忠貞兮千
萬世



鎭南將軍墓表

吏部郎中布瞻君出爲通州坐糧廳三年漕政無
缺余爲文頌之君來謝曰余之得至於斯也非余
之能皆吾祖舊德之所遺留也吾祖鎭南將軍削
平兩粵以死勤事　天子明其功而貰其罪柄政
者不可卒從吏議賴　天子仁聖始終保全後三
十餘年　天子篤念舊勞推恩子孫布瞻得以王
府典儀特授護軍叅領不逾年復擢文職爲吏部
郎中自顧孱劣未由仰酬　聖天子恩澤惟念吾
祖功在疆場獨　天子知之使遂湮沒無聞是上
辜　聖天子之恩而重余之不德也今墓道之碑
缺而不書先生其爲我表之死且不朽余曰發潛
闡幽史氏之事也其何敢辭　國初諱吳達禪者
君之曾祖也以勇力闘從　龍入關拔城得三等
世職阿達哈番鎭南將軍其長子也諱蟒吉圖襲
職以固山大防禦江寧康熙十三年吳三桂反滇
中分道出討公以副都統率師入粵受將軍舒恕
節制分駐廣東肇慶府時尚之信反粵中賊帥馬
雄等圍肇甚急外無救援城中總督金光祖巡撫
陳洪名麾下兵亦叛公提孤軍千餘人突重圍出

九猺十八洞轉戰二千餘里身經大小七十餘戰
時下馬步行或士卒病以所乘騎與之其勞更甚
踰九十日始度梅嶺闖賊將困信豐公收復殘卒
數百人救信豐至贛州與大軍會公自具棄城逃
保伏請寘於法　天子不之罪也及實授副都統
拜鎮南將軍兼護軍統領密授方畧四品以下官
許便宜行事公宣布　天子德意勦撫並至康熙
十六年夏四月大軍過梅關降其渠帥五月復南
雄韶州時都統穆成格守韶州賊帥馬寶等有衆
數萬環攻累月公保蓮花山以遏餉道內築土城



以拒之城潰者數矣賴土城獲全公遺書馬寶而
身自與戰擊走之冬十一月師次蒼梧復桂林保
潯州克柳州復南寧廣西悉平是時朝議欲急進
兵滇黔公以兩廣初定賊將馬承蔭雖降猶宜爲
犄角拒守否則恐承蔭之躡我後也力持不可密
疏　奏聞已而承蔭果復叛公親督戰懸厚賞以
巨砲擊之承蔭勢蹙復降遂班師南寧至潯州公
疾作猶張目奮身調兵進發遂以卒公之既平廣
西非逗遛不進也以貴州四川去滇中尚遠惟廣
西密邇交阯可由安南至金沙江直達其境公將

假道安南圖之會安南權國事莫王清與安南黎
王搆兵公撫諭其衆使與和好安南王感動遣使
入貢復厚遺公公却其儀而納其貢　天子嘉公
智畧將召見公公辭曰封疆任重不可輕離必欲
召臣臣請圖形以進其後公薨於軍而由安南進
滇之謀亦不復行矣公卒之日煙雲滿室大星殞
天鼓鳴其兆尤異者師方行軍士言曰有大蟒當
道公曰殺之或曰公名蟒殺之不祥公曰我受
天子命勦除逆亂夫何畏軍士一發中其項公遂
病瘵不起矣年四十七喪歸南寧百姓感公德羅



拜於道後爲繪像入五公祠以比公之功於伏波
也公約士最嚴師行之日秋毫無所犯既克韶州
賊將張星耀鼠竄公籍其家一資軍費不以一錢
入私槖獲其妾良家子也有殊色公嚴禁軍士無
汚辱而召其父還之蓋公嘗奉其母夫人之命毋
殺降毋掠民故謹守不失也初朝議削公世職與
其弟博和禮弟曰吾兄平粵有勞績　天子常褒
之吾不可使吾子孫復襲此職也乃以公之孫撫
爲子使以次承襲即布蟾君也後君得王府官復
辭不就仍與其子始　天子不知君爲將軍孫也

後乃知之故不次用君及爲郎中以公事詿誤當
奪四級亦特留本部皆異數也史氏曰　天子之
報功者厚矣故表而出之以勸天下之忠於君孝
於親勤於職以無愧其先者



## 就亭潘公墓表

爲人臣者莫大乎以人事君如吾亡友就亭潘公
生平所薦達不下數十人自文武大吏以致庶司
百職知無不言言無不用及其事後人遺以一絲
一粟皆却而不受夫以人事君而以苞苴行非人
臣之義也然或避其名而不舉一人亦非所以爵
人於朝也况我　聖天子太阿在上乾綱獨斷以
陟以黜皆出自　聖明所裁故其下無徑朋比黨
之私無阿依詭隨之事而公仰承　天子之德意
故其平時留意人材必以其所聞合於所見以待



天子之訪聞公雖所舉甚多而無一人不稱
上旨非必其門生故吏也非必其官學相同也非
有貨緣請托皆出天子得人而又不自表其廉潔
之名而又無避嫌之衆此公之所以尤難也公以
進士科甲起家縣令爲曲沃縣十四年雖其上如
東濕而公從容理之不汚其潔多興水利以溉田
已而遷户部主事擢吏部考功司轉驗封司員外
又調考功内陞禮科給事中轉吏科掌印給事中
陞通政司右叅議遷左通政歷官又十六年公爲
人和易近人至其在朝列遇事直陳當衆論蠭起

公徐出一言以定人無不服其明而於人亦無所怨也至公自少爲文善讀書爲詩宗漢魏此天下之人皆知之其所輯諸葛靖節昌黎柳州眉山劍南諸集天下之人皆誦之其世次子姓及其年齒之尊翰林侍讀具爲之誌茲不贅爲表其爲人一節與立朝風槩著於篇公自青膋識余於壬戌闈中今已四十年及爲同官又數年親見其却金謝幣之事此非他人所能知因表事伐石以揭於其墓公諱錦字就亭世居山陰以父徙閩爲崇安人年七十五以卒卒之日惟教子以報國不及家事云



## 湯潛菴先生墓表

工部尚書湯公潛菴先生旣薨之二十年其孫之旭始得官進士入翰林嘗來吳中吳民思慕公爭欲識公子孫蓋公撫吳之德愈久而愈不忘也公之撫吳也歲在甲子 皇上閱視河工幸蘇州駐蹕三日察公淸廉愛民從公言卽日 回鑾蓋天子知公深信公篤而忌者不察乃指摘公條教中語媒孽尚端必欲置公於死賴 天子仁聖明察曲爲保全今忌者之骨已朽而公浩然之氣常存於宇宙之閒至今炳若日星也吳俗故侈靡歲



時嬉遊笙歌管弦之聲不絕於耳婦女艷服冶容不絕於道摴蒲之習行於閭閻公悉痛絕之而民亦自畏懼不敢犯其尤著者毀上方五路神淫祠投土偶於湖驅其淫僧立碑禁止撤餘材以脩泰伯廟自唐狄梁公爲江南巡撫使毀淫祠七百餘所於吳獨留大禹泰伯季札伍員廟公生於數千百年下後先相望其揆一也當公之毀五路神也吳民皆驚愕不敢出聲公曰邪不勝正必不殃禍於民也久之民始大信其後五路神徙於他所駸駸乎有復興之勢碑隨仆公之長子在吳中於大

吏官舍感激發憤大吏愧沮重立仆碑其風復息
公之敎民也本於誠信以培養生息爲務故不賞
而勸不怒而畏惜公未久遷秩以去去之日吳民
空城慟哭叩轅門請留者塡塞街巷度不可得乃
相率焚香走送數十萬人踰江涉淮驛路千餘里
公旣去而思公者益深爲立生祠於府學學中名
專祠惟葦蘓州一人民感公德因立祠以祀之又
爲建坊於胥門外曰民不能忘眞不可忘也公之
學躬行實踐以程朱爲宗主而不樂詆毀諸儒謂
海內學術皆稍尚以僞學者未究朱程之理而徒

指斥前賢以自居於衛道闢邪之功我不爲也故
於陽明不加詆斥者欲以明程朱之道也或謂陽
明不當詆斥朱子公曰此陽明之罪過也於朱子
何損今人功業文章不能望陽明之萬一而學陽
明之罪過亦已惑矣公年二十餘入翰林改監司
爲遼陽道副使歷嶺北道治贛州以父老乞假歸
里居二十年讀書奉親布衣蔬食蕭然自樂丁父
憂服除聞孫徵君講學蘓門公從之學學益醇尋
以薦起還爲翰林修明史公前爲檢討時曾上言
修史之法謂前明諸臣仗節死義者不宜槩以叛

書疏入　先帝深加獎勵至是則專筆削之事矣
公於明史諸志則以曆書爲任知公之明於天文
也讀孫侍郎書知公之明於治河也其於諸經史
條分縷貫凡性命精微之奥無所不達而皆不自
以爲能所修明史數十卷藏於家當謗讟之初起
也謂公禍且不測未有以發會靈臺郎董漢臣以
上書言事辭多指斥衆欲加罪公曰大臣不言而
小臣言之吾黨之恥也忌者藉以爲口實指爲公
罪不可後公以辭輔導　皇太子命又欲罪之復
嗾廷臣交章劾公　上皆不聽後以母病乞暫歸

省　上爲慰留命賜第京師迎養而公病已不可
支矣公之安於義命不以死生禍福動搖其心其
得於學問者深也公睢州人諱斌字潛菴其世次
官閥與其他政事具家鉅翁先生所作公墓志中
茲不贅鋐年二十四來遊京師即受業於公之門
竊聞緒論今年六十餘矣而學不脩爲可愧也因
讀純翁所爲公墓志補其遺缺將告於其孫之旭
以表於公之墓以明　聖天子始終全公之意左
春坊左中允門人汪士鋐述

勑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雪巖李君墓表

代

有篤行君子曰李君故相武定文襄公介弟也年七十三以壽終其子庶常君丁丑歲入詞館以其母之病也即告歸母歿事其父不去左右今垂二十年如一日也余向見庶常君於閣下吶吶如不出之口即知李君之家教已而余視學山左暗中得拔其孫壽詮在高第益聞其賢方文襄公之守衢州也孽臣反閩中浙東西震恐衢州路絶文襄躬擐甲冑樹旗纛督兵鏖戰火及其鬚不動佐



天子仁聖得保全東西者文襄之功也當是時李君實在行間募鄉勇厲器械備糗糧輒身先鋒鏑諸勇士無不一以當百事平不言其勞人亦莫知君在師中也居常事其兄惟謹自文襄還朝至相位君往來起居外不干一事不以介弟之貴驕於人君讀書過目不忘爲文有法度連不得志不以咎有司歸而教其子弟故其次子癸酉領鄉薦長子庶常於丙子相繼掇科諸孫皆有文李君尤篤志學校州學庳陋傾圮君倡衆修葺親爲庀材鳩尊經閣又爲學宫置廳舍及病且革又補葺學宫不倦又立義學以教州民之窮者鄉里有災患則拯救之壬申歲大祲爲煮糜月餘以賑癸未州大水流離載道君自冬及春發粟賑濟遠近就而食者日二萬餘人所全活無算病者醫之死而無歸者斂之瘞之官欲上其事李君止之曰我以哀我鄉人父老子弟而已豈爲名耶州東南有徒駭河歲沖決淹民田廬舍李君倡築堤障禦戊寅秋河水方漲君爲文禱於水神立退其他募商辦課鹽革里長之病民者皆有益鄉里之事一生力行爲善惟日不給急人之難老而不倦居家嚴整雖燕



居必肅衣冠辨色而起夜分而寐終身不易也其孫壽詮以其父庶常君命來乞余爲墓隧之文余惟達官顯士始有神道碑樹於墓今李君揭德振華捍災勵學不愧於古不減於仕宦固宜伐石琢詞以表其行君諱之莊文襄諱之芳領鄉薦者次子嵩璘庶常君則長子甡麟也詞曰

不隱其身不求乎名敢行不怠以庇其後人

秋泉居士集卷之八終　孫振棫

秋泉居士集卷之九

五言古詩

祁門溪行見有取石於山者[illegible]成陶者也紀之

取以山上石細細碓爲泥合之以成器四方爭取
售上在江之南陶在江之西兩地貧爲用良楛相
等夷造物各自天亦貴人力齊不見逢年者旦暮
耕與犂

新安吏

蕪草不可蔓惡木不可存奈何新安吏奸宄紛雲



屯憑藉長吏勢威福出其門彼此締婚媾骨血肥
子孫牢固不可破毒螫非一村幸逢仁人來風雷
濟慈恩陰祭狐鼠輩如木蠹本根苟非大翦伐何
以儆愚昏檄吏密逮捕縱即枉法論守令莫敢庇
束縛如孤豚地大蠹既久宄徒實以繁安得殲醜
類城社無游魂

湖口關

湖口當水東之會磯石衝搏一朝風浪十
舟九覆行旅病焉按關舊在九江府湓浦
坊左自康熙二十一年移設湖口風湍作

厲屢議改易格於衆議謀國君子尚其圖
舊也

聖朝愛黎元關政本不苛如何彭蠡澤掀天風浪
多十舟九覆壞人命爭蹉跎自從改關來皇天忽
降瘥所苦非重稅痛此不測波屢欲謀改易築室
羣言訛所以賢哲人謹凜遵前科不如仍舊貫古
訓眞不磨昔從湖口來無異經洪河親見艤舟岸
磯石高嵳峩大舟印山裂小舟捲風柯哀哉無辜
民一飽供黿鼉君子秉國均火急拯病痾活此往
來商哭者當以歌



雨中望廬山不見

昔爲廬山遊痛飲廬山麓瀑布濺吾衣清泠濯吾
足至今三十載年光隨轉轂同遊五六人半已登
鬼錄惟餘弟兄在而我多躑躅一官不療貧萬慮
常滿腹扁舟彭蠡來震撼風浪觸濛濛春雨中濕
雲天際宿遥望廬山高不辨巖與谷匹練失飛流
爐峯渺難矚何時撥雲開再識眞面目

送潘大恬菴之任天長有序

昔王㒼孫知天長縣民爭馬二年不決馬
繫於官㒼孫曰吾聞管仲以老馬識路王

忳馬知其故第遂縱馬郊外馬乍釋羈束果奔入其主家訟遂息包孝肅知縣事有訟盜割牛舌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屠牛者公曰何爲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色變遂引伏孝肅事見本傳而夢孫於宋史不著其名則知古人艮績善政軼於世者多矣我友潘君恬菴以庚午孝廉筮仕得天長余因以此二事誦之君家濟寧州州古任城今儒學中尚有漢五碑君識其文并搨唐橋亭記以貽余君之先



人撫治鄖陽有聲葬於州城之西北以晚而得君歲久而後治其墓道之碑嘗屬余爲大書凡二十三字余以爲當作二行書之君然余言俄於墓旁不數武見古碑適二行視其文乃大元封中奉大夫河南河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任城郡公札忽兒觧公墓字徑五寸餘其旁兩行細書字不及寸前一行書中書平章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奎章閣大學士銀青榮祿大夫涼國公趙世延書後一行書至元三年歲在丁丑三月吉日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字缺一使男怯朝立石按元史宰相表公於武宗元二年官右丞距今四百餘年其碑將仆君於庚寅辛卯間再爲扶植其墓久沒尚有石人二一立一仆石虎石羊各二州志皆不載君得此碑因屬余仿而書之君愛其親而因以及人之親治其親之墓而因以及人之墓其仁孝忠厚出於天性於其行作詩送之而并綴其事



吾愛王夢孫縱馬不用鞫吾愛包孝肅屠牛決疑獄自古無冤民於今得艮收我友棟樑材精光韞余玉百里屈一官膏雨蒼生福君家任任城才名墜老宿搜求漢隸源囊括古碑目孝義性所便鄉黨敬且服先公撫鄖陽嘉績舊尸祝歲久治幽城松楸秀而綠命我擘窠書豐碑大於屋墓旁隣塚平遺碣半已覆恭敬及維桑況乃故喬木手摩苔蘚文知是元邦族邪許衆力扶巍巍石再矗惟君此仁心風行偃草速以之治長淮兩賢跡可續

題瓣香堂圖

瓣香亭在道山亭下林子鹿原爲曾南豐
先生作也宋光祿勳程君師孟知福州事
作亭於閩山以爲近於道家蓬萊方丈瀛
洲故名曰道山南豐爲之記舊有碑其亡
已久鹿原既新道山亭故址又以陳后山
有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句建堂其
上顏曰瓣香爲作記并圖於壁

瓣香在何處千古曾南豐南豐有遺碑道山亭之
中碑亦不可見亭亦爲一空鹿原好奇士家在道
山東幽尋訪遺跡褰衣榛莽叢斷崖多題名嵚崎



字畫工手摩再三讀感慨情何窮乃爲闢故址乃
爲考新宮暗誦道山記一日書一通上言水陸險
下言光祿功謂此像仙山開天鑿鴻濛登臺恣眺
望城郭雲朦朧亭荒山久廢斯文無兩稚誰知數
百年勝事重相逢前賢畏後生出語羞雷同當年
第一手豈讓六一翁請君鐫新文雙碑待磨礱更
署道山長私論亦至公觀圖當卧遊仙裾引天風

題王司農樹石

論畫不論形論書須得神我於書家法知與畫理
親一樹復一石落筆存天真當其得意時著筆無
纖塵瀟洒司農公摩詰眞前身觀其論畫旨變化
隨屈伸我書不足言此畫誰爲鄰

東湖詩送張澹村守鳳翔

東湖經千載湖水清且綠欲和東坡詩韻險怯再
續君今東湖王風雅事已足譬入寶肆中探物得
所欲我昔至湖潭風煙暫時矚高木鬱參天卧柳
橫水曲緣湖遍豐草映堤布綠縟往來夏秋間氣
候餘暑溽滂湟淺水邊有類羝羊觸未遭守吏訶
先被羸蹄促至今想湖光流盼苦拘束君來東湖
上四面光明燭湖中有清泉一飲潔如玉其流有



菰蒲其陸有菜蕢可以資窮民可以給官屬自古
三輔地厥土厚而沃君來播嘉政不用　詔書督
良哉二千石一返淳古俗重見鳳皇鳴休徵應前
錄周道日已興豈惟在郟鄏東坡有遺愛勿拜詩
所勗佇我驅羸驂首塗戒童僕再爲賦東湖君政
繼西蜀

落齒

吾年二十七始落一左齒今年五十七僅落二齒
耳假使三十年所落僅如此庶幾八百歲落勢方
得止人壽能幾何欲與彭聃比吾其保餘齡逍遙

任生理

題嘯莊詩屋圖

長溪漾成鷗綿亘三十里潆洄匯百川納海於焉始水齒折波廻川長激浪駛晶瑩照不遺秋毫洞見底銅官面其南山翠接案几側徑窈而深環流清復泚其上木茸茸其下石齒齒嘯莊居其間幽境絕比擬高柳颭歌湖如置輞川裏誰知謝氏莊千載未移徙丈人神仙姿搜討極山水停橈肆流矚吝與隨涯涘長嘯金石聲朗詠韶凡耳遺榮避時流餘才及孫子褰裳躡金華連翹英名起漁洋



一代宗弇賞心靡已題詩寄草堂聲價增篋觀圖發吟諷雲蹬飛藤紙何當臨溪流一洗塵俗鄙

答香山寺殷中上人

屏居京城南冠蓋已絕迹有客自遠方云是香山室手把書一通兼致詩數冊上言離別情下言山中適舊樹已成行新栽復連陌楡柳千百株桃梨八九尺更植江南梅頗怪風土易僧徒十餘輩禪誦課朝夕遊人無冬春來往紛絡繹緬昔樂天翁洛城留舊宅蕭條數百年空山日狼籍不有湯侍郎誰能再闢闢履公飛錫來經營費籌畫薄田一頃餘糞壤苦磽瘠搘柴復運水勞瘁不敢惜以之聚僧徒禪理參良繁洛陽寂寞鄉誰與競此席亦有擾利人傾言或嘖嘖地勝物不廉名高世所責胡爲懷貪嗔曾不舍山澤公今得信心靜勝我所獲三復山居詩輸公遍遊屐

題朱稼翁秋林讀書圖

稼翁爲吾師竹垞先生次孫詩文得家法出此圖屬題因以勗之

稺子初讀書侍翁曝書亭牙籤與縹帙棟宇相支撐阿翁親指授出入史與經有時隨翁遊載書滿



車舲或在山之巔或在水之汀談蕭與莊語發口衆所驚卽今秋樹下獨坐怡心情顏狀類阿翁析理粹以精既資稽古力復此淵源清清芬在祖德期君勗令名

南齋詩

去年治東軒今年理南齋皆當重九日訖工罷尨材庭除既已闢窓幌亦已開野菊十數本歷亂無行排屋前得古木扶疎蔭蒼苔屋後置廢囿頗足營池臺吾力豈有餘吾志未肯灰人言富潤屋而我勞百骸寄語二三子毋爲嗤我獃

題王秋史二十四泉草堂圖 并序

秋史家居望水泉上於濟南七十二泉中次居二十四草堂因得是目泉在趵突泉西其東滄溟白雪樓在焉故西厓少宰詩有詩人鄰並之句草堂舊址則明隆慶間殷文莊相國通樂園文莊名士儋與江陵新鄭同時漁洋師因有將相慶曆之句圖中山則曾南豐齊州二堂記中歷山也秋史詩筆高古丙戌成進士出少宰之門屈爲成山衛學官以艱於奉母遂弃去茲來



京師屬題此圖

草堂在何處七十二泉側庭際㶁㶁鳴滄波淼無極斯泉名望水一望草堂色中有吟詩翁履行古先則其文如湧泉其掾甚殊特微官薄不爲拂衣就家食肺肝陶冶靈筆硯耕耘力日夕對飛流瀟洒還自得升沉渺難定榮盛時所値緬昔文莊居花木舊封殖於今草堂前惟有高人軾滄溟白雪樓相映還在即朗詠來清風於茲萬慮息

蔄牟方伯并寄近光集

自公離吳中吳民思不徹田賦誰爲籌陂塘誰與澳人材在學校誰爲辨愚哲公來大河南異政日施設首爲去姦徒良民盡欣悅譬如養嘉禾稂莠必斷絕撫字與催科巧者無寧拙民情多狎水實亦畏火烈所貴在和衷戰勝不用舌賤子吳中民逼門詛均姪息迹京城南甘心守湔劣非敢云著書聊以躭討滌本是贅棠物期公手爲挈無爲笑吳兒所見等蠓蠛

送方石川之任四川

巴蜀今太平烽煙靜四宇西藏既寧帖東藏亦綏撫主者得其人黎民盡嫗煦詩書爲戈矛禮義爲



干櫓折衝樽俎間用文不用武君今往衙文恣力在復古文翁留講堂諸葛紀鑾鼓論蜀篇更成銘枉句應補功名須乘時作法近良矩禮義生富足文章興樂土錦江春色來萬里橋常樹四野長菁莪藝林遍鼓舞

夢顧亭林先生二首

我生已後期未識先生面何因入我夢夢若素相見彷彿秋氣凉長安酒價賤醉酒侍郎家賓朋滿高讌先生說今古舌鋒恣酣戰譬馳百萬軍旌旗閃雷電衆從壁上觀睒睗神色變余時侍其傍一

一記能徧先生顧謂子子讀日幾卷子起謝不斂
酒闌猶纔綣著書留夢中覺來驚漏箭

其二

首陽薇已枯東籬菊亦敗但聞先生名少可而多
怪何忽昨夢中不鄙謂自鄶示我書一編令我心
大快平生嘗撰遊洪河納溝澮山水記園陵金石
窮倒殖今爲地下郎豈餘文字債白首歎無兒遺
書更誰賴幸有宅相賢不使蠹魚壞竊發枕秘藏
三歎發聾聵



酌貪泉歌

古人酌貪泉泉水偏潺潺今人酌貪泉泉水何涓
涓但願貪泉乾相與飲廉泉嗚呼貪泉人所爲譬
如智愚終不移若使貪夫性狠籍總飲廉泉復何
益君不見隱之清風如可作何妨終古貪泉長不
涸

鄂州兵

洶洶復蠢動盜兵弄黃池廟算能制勝鼠輩何能
爲徃歲大不靖滇南連荆夷事殊吳楚反禍實人
民罹白骨惓窮塵血齒埋青泥死者餘鬼燐生者
俱瘠痍轉鬬七八年人命續懸絲功成安受賞將

驕而卒疲坐令廟堂上供給費度支裁汰省冗費
處置豈失宜此輩實徤兒誰能復耡犁手中赤白
丸殺人到睚眦官府或掩耳公然建旗麾脫巾夜
相呼城社累卵危大吏逾垣走誰人獨登陴小吏
棄城遁城中倏分離桓桓徐將軍剪滅功甚奇三
月復城隍渠魁已成尸餘黨悉赦免聖德仁若茲
蔡人亦吾民平時載皇慈忍能爲盜賊誅殺尚後
期古來召募兵遺散蓋有時去兵豈得已明訓聖
所垂



洪州民

紛紛出城走傳呼逃亂兵沙禽群驚飛村狗不得
寧奪路到章江欲渡無舟橫官吏不能禁東西星
散崩借問亂幾時未語先涕零何忍吾眼中重見
干戈爭鄂州雖云遠此去無幾程長驅肆陸梁何
由備措撑况茲城中卒潛謀連賊營訛言日再至
飛檄無時停洸洸中丞公東西一長城辛苦事撫
綏號令最嚴明選將固封守縛賊急誅烹盡殺豈
不忍恐益變亂生以此安黎元不受烽火驚到今
列屯戍艑艖禁夜行我來宿城隅入耳惟歡聲西
山暮猶碧南浦月逾清桑麻繁舊業耰耡鮮棘荆

飽閒田家樂穲䆉樂秋成

度關山

關山何嵯峨秦隴從此判連延走羣峰百里不一斷石角聳嶙峋山形互廻換上有蛟螭蟠下過魚龍岸我來十月交霜霰已迷漫今去維暮春雪消水盡泮俯視絶人寰橫流接天漢四顧草木稠山花發絢爛淺白間深紅好景足娛玩有鳥吟樹顚嚶嚶聽春喚飛梁閣懸崖側足流駭汗逦遞度三橋乃至山麓畔努力陟危岡何地平如案得非履鉶門無乃經大散緬惟古人言李叟及關歎井有



白雲生毋爲回首看

讀遺安集示四弟

家大人歷綰半剌聽訟折獄必得其情前後讞辭不下數百十紙因撿授士鉉兄弟諭之曰我弁此稿將遺汝輩以安也遂名之爲遺安集

自古訓祥刑惟良能折獄當使淸風披肯效濕薪東我親歷仕版倫要悉委曲哀矜此愚民何忍久桎梏兩造已俱備片言便決錄一一載刑書洞若然犀燭獄成讞上官不受符檄促因念司牧人迷誤或當局家家號咎繇律令手未觸有時失聽斷人命何能續又或積幸功頗遭大吏辱所重在簡乎所懲在多慾豈獨遺子孫三事亦忠告再拜書諸紳我與爾共勗

送吳縣令蔡君

我雖爲吳民吳俗未曾熟君今令吳中往事一再復靈壁我所產八齡返舊屋弱冠即出遊帝鄕行且讀中亦踐故園蓬廬止信宿瞬息四十年萬事隨轉轂君恩不敢忘故鄕憶耕牧曾無一寸田何以具饘粥餘澤念吾祖邱壟在山谷君今爲賢宰封殖我所祝何嘗爲子孫公府事干瀆賢哉我邦



君春風化何速况餘舊棠陰萬姓並蒙福聊爲陳土醎祈以訓吾族

湯少宰輓詩

昨日香山僧來欲求公文公今不可作有淚紛紜紜香山白傅蹟自公始再闢既建白公祠又修白公墳重爲營結搆一一心力勦公今惜已矣誰其嗣此勳憶公造寺初曾向余云云命余爲作記藏若草未芸昨歲復攺擴頗具骨與筋因爲書一通不雜猶肯薰僧念公功德佛前拈香焚余方親哭公益復悲離辭書以作挽章歔兮奠氤氳

雨日再書瘞鶴銘夜半聞雷旦起雨中作

白日擘窠書奪取蛟龍口一一折波廻字字類蝌蚪遂知古人筆得意應心手夜夢或見之長嘯焦山阜道士顧吾笑鶴骨未肯朽砉然霹靂鳴雷車忽驚走起看書在床驟雨決川溜髣髴江天風洶濤怒猶吼



秋泉居士集卷之九終

孫 振校字

# 秋泉居士集卷之十

## 七言古詩

### 蓮花峯頂作畫歌爲朱生賦

黄山亦有蓮花峯峯頭露出青芙蓉朱生捫崖躡高頂乘興潑墨圖雲封天清氣朗恣幽眺諸峯歷亂花茸茸上有驪珠之瀑布含煙吐霧隨飛龍下有交柯之高樹蛟螭屈曲蟠長松一一收拾筆端上恍遊瓊島逢仙蹤我昔華山來蓮峯在咫尺雲霞生其巔日月互爲宅朱生善畫最有神何不探奇選勝窮崑崙經過三峯華嶽下披襟放筆青雲



根黄山之遊遊此始丹青妙藝誰能此

### 題天山半鎭圖

使君出鎭臨雄邊碧幢紅旆連天山天山六月雪已滿君行況是黄花前到時霜霰遍原野番人獵火燒寒烟使君清風一拂拂陽和是處春生室綠玉河邊黍谷溫合黎山下晴沙溢莫道使君貧葡萄美酒能醉人莫言西凉遠邊鴻聲送秋天晩笑看行色畫圖中浮槎直去陽關通不見班超投筆處逢時猶作黑頭公

### 贈張使君畫龍

張君畫龍眞是龍一天雲氣盤空中平生本乃釣鰲手騎鯨徑到蛟龍宮探驪得珠領其要放筆一掃神靈通儼然生氣在鱗甲夭矯萬里波濤洪亦能方寸具體勢屈曲變化豪端工君家八龍君寵少畫諸亦繼旃常功偶然蟠螭失雲雨翻學尺蠖藏其躬何時乘雲遍行雨魚蝦屏息蛟龍舞

題張太守臨韓幹馬

我昔牧馬岷山隈身爲圉人誰告哀朝匆暮牧乞官府官府不應心爲摧剜身割肉供皂櫪日食芻草如山堆一朝交官吏民喜我心猶是懷疑猜官家已弛中馬令驊騮何自求其材忽驚天廐眞龍種騰踏紙上無塵埃韓幹眞本進內府此是明府心所裁曾見先公戰場馬（尊甫靖邊侯盛名冠西秦）方瞳紫電照九垓西戎膽落不敢顧至今疆土三邊開君今屈首受書史江邊作郡五馬來時當歲歉親拯救日活萬口回天災失時翻作鹽車困得勢便喚眞龍騤駑駘食粟驥在野圉人斂手空徘徊

題秋江晚棹圖

秋江放棹天空明高歌一抑船舷聲綠簑青笠一釣叟乃是天下才子名公卿經綸久在廟堂上縱



意山水娛心情白雲盪胷出泿湧丹林掩映秋霜清蘆中一棹橫空濶得非雲際飛鶴臨江鳴砉然長嘯出天地能使石破山爲驚坐隅之子非巾幗愛此江南洞簫客耳邊猶是聞餘音江上峯青人迹絕

觀硯歌

李侯一生有硯癖毎得一石如懷璧端溪紫雲嫩且細洮河綠玉光而澤形模渾朴多古意鏤鏤刻畫非新格吾聞百工營材先利器所以能書人豈徒紙墨費李侯學書三十年筆禿如山硯成臼猶恐老硯磨欲穿廣致佳石雕琢就點墨便同膠漆和著水疑有蛟龍吼吾與李侯兄弟交歲月兩紀成一晝十年不見今忽逢君亦清癯余羸瘦愛吾書意拙索寫不計紙更示數十硯譬如入寶市一一皆是璆琳瑯不數珊瑚筆格玳瑁裝乞君一硯日磨墨汁數十斗遍寫篆隸要與中郎丞相高頡頏

題鑑湖垂釣圖

澄湖水色搖空明誰其穩坐磯石平持竿釣魚魚不上乃是直釣爲業藏其名越中本是山水窟千

巖萬壑爭硉矹就中三山竄奇秀參差錯峙如冉
列環山四面皆湖光旁有聚落如連岡此是遺榮
賀監所棲處曾向君王乞將去高人名是自昔傳
道士莊猶至今署後有詩人陸放翁傍湖卜宅留
遺蹤湖光山色朝夕改藤蘿迷蔦相蒙茸君今買
田鑑湖上前村後舍紛相向一朝得第羈在官雲
山滿眼空惆悵何時掛笠長松下獨把魚竿臨水
榭異代風流有此翁陸埭北賀莊東黃冠草履將
無同

花舫歌



風吹花舫舫不行無花有花俱有情況乃四時花
不絕名花滿載眞傾城今年花事未爲好芍藥於
人更草草忽從花舫看花來高低紅白皆成堆移
將豐臺就花舫不羨王家園子萬朶同時開花間
一曲四坐起歌聲花氣爭雙美舉酒酹花花有神
燈前顏色尤相親人生有花有酒即不貧但願日
日花舫終其身

瘞鶴銘歌 陳滄洲重出瘞鶴銘於江中以搨本見示因作此詩

焦山山崖瘞鶴銘雷轟石裂沉江溟一朝水底出
至寶神物焜耀含精靈此碑書家最珍惜欲搨惟
怡蛟龍腥致令贗本遍天下刻畫嫫姆誇娉婷或
傳此是右軍筆未覩眞跡憑圖經滄洲使君好古
士搜奇抉怪心無寧揭來江邊問遺碣太息寶墨
留空亭時當窮冬江水涸巉巖湧出平沙汀或側
或仆露奇字磊落散布如天星命工舁石置江岸
殘筆剩畫無留形重依舊石定方位安排字跡存
儀型屹如陰厓立華屋恍如江畔開新硎字體寬
綽具古隸鋒稜雖刓精光熒何年埋沒忽漏洩奪
取龍藏歸蒼冥吾吳太守例神異驅使直可到六
丁魚龍遁藏避神劍刻削嶮巇磨青萍天生寶物



世必顯雲日豈被煙塵暝扶傾固須待好手此舉
便已喧驚霆此石此銘不再出毋使日夜椎搨無
留停

扶南以佳紙名筆見贈且謬稱拙書作詩謝之

不思落筆驚玉堂不思給札出尚方但願山中故
人不忘我時致紙筆盈巾箱我書敢比怒猊與渴
驥春蚓秋蛚聊相當既無柿葉高一屋徒有頹頴
裝空囊今年學得弘景帖瘞鶴寧讓鵝羣強謝君
一枝雕鏤管謝君十幅溪藤光爲書蠅頭答高貺

類我癡凍冬天僵

題揷秧圖

車軋軋水活活誰家田父學種田揷秧田中毚蹀客呼童課僕無時休俯首泥行股無骹今日祝秧長明日祝秧活不知何時秀且穎築場刈禾賦秸𥢽大兒讀書知種苗勿忘勿助不敢揠小兒讀書心孔開新秧出水誰能過主人有田復有兒稻熟酒香滿一室呼兒留客和田歌田家之樂樂無匹

王生贈鳩硯作詩謝之

墨非硯誰與磨筆非硯奈筆何凡物相須乃爲用



豈有孤特絕類乖天和王生知我性所癖贈以鳩硯平不頗形模古朴石理細密畜沽潤同江河我從王生得此硯愛之不啻龍羣鶩王生琢硯如琢玉昆吾利器相磨磋雕刻健勒如篆籀髣髴鐘鼎形無訛（生丙王編修製鐘硯尤佳）腕底出力鋒鍔斂作書直逼書中戈王生眞乃斯人徒贈我此硯千金多延年墨諸葛筆世間好物豈易致吾願寶此硯終日相摩挲

走橋行（丙申作）

長安上元燈火盛俗傳走橋去百病李君招我房山行蘆溝橋上月華明朋儕二五互先後僮僕六七任縱橫橋頭有月兼有雪如此走橋眞勝絕齊西山色月光中山峯半掩銀河同恍遊玉京步瓊島晶瑩一氣含太虛須臾便到李君宅淸歌妙舞當筵設氷輪皎皎日光輝華燈叢叢星羅列村童村婦笑語歡夜深燈火不知寒回看此景九門好何意得此荒山道百里驅馳兩脚輕十盃茗芋誰知老相逢快意萬病除京師走橋如不如

同年嚴侍御嵩寫梅花賦十二幅時値寒冬索薪炭爲煖筆戲爲長句



古來潤筆筆不乾今來煖筆筆更寒烏薪堆爐似沃雪白酒痛飲方酡顏嚴兒命我寫大字手僵墨凍凝氷堅慌然惠我炭一束侑以酒脯殊不停杯擁爐握禿管頃刻一掃十幅連張之高堂頗快意莫謂癡凍無餘姸上方換鵞或不足畧比瘞鶴堪差肩得君餘煖荷厚意免使寒凍過殘年

題南沙雲林圖乃王石谷畫唐江東作詩

石谷作畫眞是畫江東作詩眞是詩誰能有此兩奇絕南沙卷中兼得之南沙家住惠山旁名園十里淸泉香嵯峨疊成岱華勢洞頭奔瀉凌瀟湘抱

經堂中書萬卷主人讀書聽泉響煙霧繚繞出筆
端萬斛流泉在平掌平生藏修不自衒一朝召見
明光殿朱邸趨承老歲華丹墀供奉勞毫翰家園
抛却天南邊卧遊夢想空渺然此詩此畫寫眞境
展卷几案生雲煙

謝香城先生送酒

巖風捲屋寒氷折手僵墨凍筆頭裂忽聞剝啄扣
門聲長鬚送酒來停轍開瓶急洗東軒䑛未飲已
倒糟邱垤香城先生遠惠我墨露醇釀勝清冽平
原督郵尚隔胸青州從事多捫舌豈如羅酒白於



水淄澠清濁天然別老來戶小已止飲未敢放飯
猶防噎遠承綠蟻寄貧家如向蔡宅留眞訣翻然
痛飲吸長川手脚旋旋窮冬熱揮毫報謝一札成
門前不怕鵞毛雪

題青松和尚登五臺圖并呈獅峯居士此圖
蓋居士作也用東坡烟江疊嶂圖韻

香風繚繞清凉山一杯飛渡藏雲煙文殊師利趺
坐處車輪蓮葉今依然五峯嶙峋四面起明月朗
照流飛泉（五臺有明月泉）微塵點墨皆火宅恒沙世界無
平川昨日苦海今解脫星翳燈幻風飈前（金剛經如夢幻
泡影房山石本作如星翳燈幻與此不同）獅峯放筆寫巖壑鷲嶺飛下
諸人天優曇異花著寶樹一一散布皆鮮姸上人
餐風出雲表巾披白㲳衣水田一瓶一鉢隨杖錫
小刼暫住三千年虬蟠古木苔滿石青松月色爭
嬋娟（和尚住青松菴）我欲圖中覓丈室微病乞借禪床眠
（是時余方抱病城南）淵明攢眉未免俗何處得覓五百仙（法華
經云五百仙人五臺亦有五百羅漢也）前身幸有維摩老（謂獅峯）宿世
香火眞因緣試叅祖師西來意清誦供奉紅樓篇
（和尚曾奏對御前）



題廖若村學使踏雪看山圖

此言西蜀用兵非戲之也崎嶇奔走風塵
顔狀拔士之苦可知矣

峩眉山中三尺雪旌旗小隊排戎列婉是將軍戰
勝還誰知學使回車轍近來西蜀盛用兵軍書羽
檄飛縱橫蜀人輟耒士廢業四野鳴駝班馬聲使
君多方勸學校搜巖剔壑羅龍豹萬里橋傳諭蜀
文講堂循指文翁教奔馳六載倍艱辛崎嶇顔狀
多風塵馬頭雲起面前山蜀道之難自古難

儲潭迎神歌

儲君之神傳自晉世山曰儲山水曰儲潭自贑

而下爲灘行之始往來舟師磔鷄禱焉乃濟余過此觸石幾覆因而作歌

山嶌重兮廻風激石瀨兮橫空停橈兮弭節望夫君兮雲中雲溟溟兮無心悵清波兮遠岑捐瓊珮兮洲渚薦瑶席兮文禽靈揚揚兮上下蹇予愁兮莫禁予愁兮奈何伐鼓兮喧歌音不成兮節不和眷瓊筵兮盼山阿炰蒿兮滿堂揚靈兮帝旁乘赤豹兮鳴鏘鏘裁切雲兮被煌煌君之來兮樂康令茲渾兮波不揚架鼉鼉兮作棟梁千秋萬歲兮思君未央



洮馬行

方今天下正太平胡爲括馬來邊城府帖縣符日夕下不聞鷄犬聞人聲僉云　天子聖且慈奉行不善在有司豈不發帑藏豈不命度支官吏盡中飽誰其布恩施邊城竟何有所重在畜牧奪我蘇下駒絶我瓮底粟家家挺到官不容有私畜一馬費盡中人産鞭撻猶是侵肌膚已令輸馬送公府復徵芻秣供奔趨嚴程不得頃刻緩到邊馬骨支槎牙官府復不用再驅使還家焦尾卷鬣首半垂瘦蹄蹴踏成瘡瘢十馬九斃嚴闕閾過者太息皆掩袖料無上駟克邊庭縱有名馬歸私廐况今鶩駘半在亡平原雖好無馳驟海內搜求沙苑多一隅所産能幾何嗚呼一隅所産能幾何何時復聽龍媒歌

碑洞歌 西安儒學聖廟後爲亭者五間以廻廊環列歷代石刻俗謂之碑洞

孝經臺高鐫法古至今璀璨居中央懷仁聖教右軍筆千金不換存毫芒他碑星羅並碁布高者直欲克屋梁碑文什九已漫滅獨有碑額猶精光誠懸筆諫久已廢虞監戈法誰爲張

上巳行



去年京洛逢上巳携壺花徑香生齒兩床絲竹譜新荷一棹舫船流曲水今年秦城逢上巳走馬空山風過耳千盤鳥道入雲廻百派飛泉穿地底新荷曲水昔塵空鳥道飛泉在眼中一日兼行二百里翻身誤落蒼苔叢不逢脩禊桃花女幾作新豐折臂翁左臂雖傷右臂良祓除馬上何災祥聽來幽鳥同絃管沽得村醪酩酊嘗絃管年年勝事逢村醪一盞十分濃今朝盡醉煙巒裡來歲相尋何處蹤

題梨雲書屋 并序

家先生官齋後有老屋三楹旁植梨樹數十本
余以歲之十月來帆見微雪摧條驚飈墮葉念
此樹安得逢春花放如晴雲蔽空乎遂命僮僕
治蕪穢葺傾圮謀一栖息其中頗追隨奔走未
得休今行且北不及待此花之發也因取王仲
初夢好梨花雲歌顏之爲梨雲書屋
薄薄落落梨花雲作歌紀夢昔所聞我今無花亦
無夢花開想像空云云驚飈亂摧寒葉墮微霰徐
見枯條封已學松筠挺蒼翠不妬桃李爭穠穠樹
邊老屋八九楹屋角高株數十樹眼看新葉待春



風齊放繁花濯朝露何來飛鶴過仙山三素雲中
人未還粧成好酌春杯洗準擬花時獨閉關

題布使君將獵圖

右雪霽將獵圖一卷通州布使君屬友戲作也
從古皆作出獵圖以誌其獲禽𤜶獸之樂而未
有作將獵還者覩其出自閨房立於中庭其後
堂姬妾之盛有敲枰而對奕者有揮弦而撫琴
者有折梅而揷於瓶者有並坐者有同行者近
前則有執爵而將酒者有具食者有捧劍者雖
金釵十二不是過也其伺候於門者如雲僕從

抱弓矢操鞭鐃或牽犬而坐或臂鷹而立儼如
軍人之嚴肅當夫雪霽天清想其人慄寒威馬
求原野思各效其能各呈其用其意氣之盛可
謂壯哉余嘗爲使君之祖鎭南將軍表墓隧之
碑知其積有陰德不殺降不掠民宜子孫必有
昌者今使君爲將軍家孫將種也具有文武才
自王府護軍遷叅領改文班爲吏部郎今又出
使通州管坐糧廳事治漕無缺上官交章薦之
其辦事勤而敏又通州爲　車駕出入之所每
歲水園祗役供職有理漕之正務有王府之雜



役雖有其長才猶懼其日夜之竭力不足以供
豈有餘閒擁姬妾之盛陳車駕之雄如斯圖之
繪乎無其實而有其樂此其圖之所以爲戲也
新正使君來都旣屬枉顧復寓書於予持以見
示并請題其後以明其志云系之以詩
使君出獵天下雄平原雪淨士馬豐雉兎滿郊狐
遍野韓盧疾走鷹眼紅使君不繪割鮮樂繪此將
獵圖最工披衣欲出中庭立侍女進酒奴執弓使
君負氣性豪俠豈屑狎昵帷房中長弓大戟承祖
烈建帳樹羽旗翻風惟將英武報

聖王還思拂獸將從公

徐侍御惠中與頌碑以余作詩報謝更辱見示佳什奉答

君王浯溪旁親見浯溪石大書深刻唐家碑元氣淋漓藏點畫在昔孽臣方鴟張乘輿幸蜀驚倉皇朔方一呼萬馬集功臣日月重爲光次山作歌老無敵要與三頌爭低昂顏公一揮忠義筆浯溪十丈蒼崖立龍拏鳳翥字如斗苔封雨洗溪雲溼君從南來得搨本手自標識題牙籤知余謬有金石癖相贈奚啻千百縑作詩報謝之佳什更辱長句



光芒蒼驪珠纍纍照四壁風雨不使蛟龍潛想見艤舟浯水側秋波浩渺湘江添

秋泉居士集卷之十終

孫衛校字

# 秋泉居士集卷之十一

## 五言律詩

清暑扈行 起丁亥年

天作清凉國人娛山水情松棚依直舍茅屋傍行營宿衛風爲令周廬綱是城書生榮遇極扈從記王程

扈從出古北口

清暑龍沙道承恩翠輦間含毫隨豹尾緩轡及檢關野濶雲中樹天空磧外山驅馳方寸願忝竊近臣班



塞外嘉禾遍野

嘉禾塞北良熟穀亦名鄉沙磧風煙別灤河灌溉長天邊眞雨粟馬上亦爲糧喜甚擅裒長無煩更築場

行次黃水

黃水東南下清源西北來蕃方兩界闊巴林與翁牛特分界石闕一天開路始紆朱輦碑猶帶紫苔河畔有碑雲山供畫障圖取獻蓬萊

塞樹多紅葉

寒木動秋風霜林葉半紅疑逢二月裏並入百花

中野曠丹青色山圍錦繡叢垂鞭榆柳外彷彿看
江楓

歇馬

高林堪歇馬渡水就清陰樹底攜書看沙邊藉草
吟霜乾山果熟幕遠爨烟深忽聽樵人斧渾疑天
外砧

行次拖刺必拉 必拉言河也

塞水盡朝宗奔騰遼海東波縈萬派合浪湧大川
通榆葉開前月松花江上風 王言指點處勝覽
畫圖中



興安嶺

絶嶺外蕃通山頭萬木風寒生沙磧裏人在雪霜
中望遠迷奔鹿當前看射熊廻鞭指征路落日果
江東

次索遐尔濟 有山上賜名格奔阿陵言名山也

名山眞有名玉案與雲平精爽歸邊壤靈祇協聖
情 帝封一代鎮天築萬重城獵騎無輕犯風雷
怒處生

賦得雪中狐裘

狐腋千金重龍堆萬里寒春常來異域雷不到征
鞍挾纊營門樂裝綿野老歡應教天下暖眞作大
裘看

將之荆楚獨宿江干愁來漫賦 庚寅作

謀生何計拙歲暮欲投人獨宿江干老羞爲玉殿
臣風霜眞伴侶氷雪是精神昨夜嬌兒舞燈前猶
近身

張十訥夫邀同集城南陶然亭送春二首

新雨潤林皐攜群散鬱陶人情向朱夏春意戀吾
曹象覺依天近亭因得地高飛觴兼選藝相對興
俱豪



不是傷春客將離亦黯然風光曾幾度惜別又經
年鶯囀空林下蛙喧積草邊幾時金勒馬杏苑著
先鞭

送肅州道

白古安邊策屯田第一功玉禾荒磧外雪水亂山
中灌處多成雨耕時亦帶弓休兵仍訓俗萬里被
春風

坐郎氏水亭

門前荷葉滿四面水通潮初到應難去頻來不用
招開簾聽燕熱拭几換鶯饒坐起無餘事惟將筆

望調

喜秦安魏令至

幾年馳絶域今日始爲人地與火州接(即今土魯番城上猶有漢字曰火州)身將鬼穴鄰城隍猶漢代奔走盡王民亦有休兵策當爲玉殿陳

遊玉泉觀(在秦州城北爲元道士梁志通修煉處即隗囂宮故址)

欲尋山北寺翻到羽人仰瘗玉留眞訣烹泉試小甌凉因老樹得文向斷碑求(觀內有方碑一通列道經及諸宗派字跡石極隹渭)避暑何年殿還同渭水流



寧遠縣湯池

碧流蒸暖氣新浴木蘭香霧濕仙人掌池薰玉女漿無嫌甃石陋留築繚垣長若倣華清裏應名第二湯

洮州道中

春盡猶飛雪黃雲接關門烽煙暫過野(時番人有祝囊之警)籬落不成村虎爲當途攫魚因得食喧(洮河有魚無鱗)眼邊裝束變番女坐高原

送人之藩司幕

蓮幕依人去陪京杖策來阿咸眞愛士阮籍慣憐才攜得松花石斟將竹葉杯到時紫省慶東閣爲

重開

通州牧

今日通州守當年吳少公舊條多善教新政有清風化自神畿近年因得寶豐 恩光徧披拂是處向春融

移居雜詩六首

謬作蓬洲客偏依蘭若居鐘聲疑院漏飄影過禪廬挑得金蓮炬相看貝葉書三乘與四庫相較定何如

其二



補拙凌晨起攤書向夜闌數番官紙貴一縷佛燈殘愛日移床近和冰滌研寒不因時肅客誰復整衣冠

其三

一寸官家地祇園亦不留布金那有宅浮芥即爲舟蠻觸猶容角林塘少一邱何時同蔣詡開逕待羊求

其四

剩有閒情味愁來亦種花丁香旋結子蘭蕊佇含牙祿薄難號醉風清但別茶解知開謝意榮盛也

非詩八

其五

丈室寄身潛開坊樂事兼檻前花作毬門外竹爲簾弄筆拈新管勘書換舊籤本來無渴疾雪水況頻添

其六

晴天愁病目窮巷少貧交囊米從誰乞醫方手自抄風高驚木葉烟近畏厨庖深巷無人到惟應詩句敲



秋泉居士集卷之十一 終

孫衞校字

秋泉居士集卷之十二

七言律詩

塞上雜詩

非才忝竊復何如慚愧山公啓事書門館不曾投片刺頭銜早已報新除空勞薦牘題鸚鵡那有文章賦子虛今日追隨鞭鐙後酬知心在迹還疎

衮衮諸公列射場金貂烜赫有文章獨餘吟斷三更燭筆底穿殘一葉楊鎭日銀鞍頻換騎非時玉饌毋先嘗羨他東閣郎君好報與韋平欲抗行

病餘土木剩形骸已拚功名類死灰塞柳耐經秋



月冷邊風慣識夜鴻哀任他百鍊燒殘玉守我三緘保不才莫倚晴和披拂暖無端帳外有輕雷是日有震雷

野曠天高木葉乾途長風急客衣單一生總仗陽和力萬里常輕氷雪寒登陟初連皆坦道經過青海盡平瀾他年細數邊庭事垂老猶能一據鞍

九日言懷

風高帽側野雲遮佳節相逢未見家幾處離憂當紫塞一身多病負黃花天邊送酒人何在馬上題糕字易斜祗愧霜毛陪勝侶不將紅淚滴銀砂

江上歲日

卧聽鄰舟已報晨好風江上試新春煙嵐影裏齊開棹爆竹聲中並賽神纔別荒洲三宿地相看旅次隔年人羨他骨月團圓會一盞屠蘇早入脣

放舟江上

江邊買棹逢相識一笑相看便解愁今日揚帆破浪客去年除夜阻風舟煙中蕉鹿都緣夢天際風光豈自由歷盡氷霜成暖候滾江春草漸如油

留別董使君二首

感君爲我作曹邱我復憐君浪出遊鄂渚雲山迷



舊王楚天風物怨窮秋扁舟獨泛鴟夷子竹馬誰迎郭細侯今日客中還悵別離騷難爲寫離憂

滔滔江漢勢何寬豕豕風塵行路難亭下相逢多醉尉世間無用是閒官平生一飯難爲報後夜三杯強自歡祇恐塞翁終得計此身應不夢征鞍

讀王陽明先生別錄

撫粵平蠻蓋世功伏波勳業古人同謗書一篋來天上破廟三間拜夢中(先生幼夢至伏波廟平蠻後過梅嶺謁祠下如夢中所見)薏苡明珠餘舊恨朱崖銅柱至今通從來疑忌身應退披覽遺文歎爾東

萬壽詩(壬辰作)

聖壽初周甲子巡海籌添算正良辰萬年人度長生節三月天開四海春苑外 龍棚增氣象輦前鶴髮獻奇珍游河五老尋常事到處梯航祝 聖人

聖情喜悅順輿情夾路樓臺錦繡盈雲裏山呼一萬歲花間香滿九重城簫韶奏處從天下燈火張時照月明 帝爲羣黎來駐 輦謝 恩拜舞盡公卿

送履中和尚住香山寺

此生隨分作寒灰合向空山去不廻當日石樓嘗



獨往他年彌勒笑重來閒書經藏堂中記(余曾書白傳香山寺記刻之屏間)遍上龍門寺裏臺好剩半弓屋角地茆齋待我拂塵開

送陳會起任長寧(前任茘浦令)

依舊千山與萬山攜琴伴鶴入羣蠻香生綠荔紅蕉內人在羊腸鳥道間不信羸軀能遠役豈能才子得餘閒移風亦是無多術信及豚魚已化頑

和秀野南歸留別詩

人間安穩是閒居世路艱難閱歷餘六月橫流天

草雨三邊傳箭羽飛書已看遍野禾頭耳那有客
身蝸角廬今日飄然賦歸去東都供帳較何如有時懸車者故及之

履中和尚募建石樓

石樓風雨舊莓苔遺迹憑誰問刼灰兩岸龍門終
古在千年佛閣幾時開猶傳白傳題詩壁惟欠生
公說法臺天竺禪師令努力特爲持鉢洛陽來

眞江大恭初來卜鄰時余方治廢圃

頻年京國息羸驂欲問山南與水南粗買閒園供
菜圃準依淨土結茆茨日華升處迎朝氣暮露飛



時對夕嵐幸有良朋來卜宅筆驚風雨興猶酣

程生亦來卜居重賦

高人到此便停驂爲有清潭在舍南無屋不妨栖
野徑有官亦祇寄僧菴消磨歲月深沉地依傍山
林早晚嵐更莫與君閒較量黑甜一枕夢餘酣

瀑水山莊二首

卜宅端因爲里仁此間眞足避風塵門前瀑水循
除過屋後山峯入坐親人自靜中開卷帙天於寒
處見松筠從玆茆宇恒相望不怨蹉跎未結鄰詩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

晛松秋末韭初春度日優游儘不貧但得山川皆
勝境纔離章服便閒身仰公調燮和羹手容我求
田問舍人他日相過接晨夕莫嫌風雨往來頻

簡房山令

來任房山二十春縱然寄客亦州民薄田數畝堪
供稅茆屋三間便蔽身烏托北枝猶短翮魚遊南
國作窮鱗不知何地容我老卽此菟裘付後人

天橋灣薄暮同舟

回望煙光碧玉流落霞明處境偏幽紅輪翻似初
升日素魄俄驚未老秋折得荷花堪送酒敲將銀



杈各停舟明朝策馬都城去猶想平原十日留

贈凌處士

感君閒逕爲羊裘一榻高懸直到秋紫蟹黃花坐
上滿朱禽青李壁間留題糕節近重陽候送酒人
眞第一流獨有兩行懷宋玉無緣同上木蘭舟

荒圃得泉辱湯院長詹給事溥庶子見訪院
長斐然有作次韻二首

掘地成池土作山門庭闃寂掩柴關不知天上高
軒過來赴浮生頃刻閒荒逕漫開深竹裏好花都
在亂流間何時得踐茆堂約席地重茵細草斑

功施一簣巽成山自把耰鋤不啟開治產敢期栽
橘茂逢人誇說種瓜閑冷看秋色栖烟際細聽泉
聲立水間忽拜瓊章雲表至花牋霞爛日華斑

題采藥圖後再贈李觀察

采芝圖裏識儀形報道江南得歲星階下三章抛
肺石手中一卷讀黃庭崇虛道士鶩為帖京口仙
八鶴有銘慚愧衰殘難彷彿願求遺術養餘齡

佛茄根忽變紫芥燦然可觀戲成一律

天公不管任花神變化無端詎有因昨日白衣居
士服（佛茄花本白色）今朝紫綬宰官身優曇天上尋難得



芥子人間拾未真莫道陳根易摧折可知衰草亦
逢春

送長洲蔣令（西安人前任浙中會來吳下）

挺特秦關一俊人曾經吳郡土風親稻粱豐足家
猶儉山水繁華地自貧夜月橫塘佳麗集春光甫
阜管絃陳而今明府新為政應見吳儂舊俗淳

送蔣檀人視學河南

香山居士留遺宅白傅遺蹤在洛陽灘水平鋪閒
鏡面石樓高矗引嵐光文餘經藏千秋在詩納僧
房巽代彰君去衙枋為尋訪好栽高木接連行

新年二日與義門閒坐作（辛丑）

一身多病入新年左臂風痹右脚連豈有人扶能
借力兼無藥助總由天摧殘氷雪餘寒後回轉陽
和大造邊從此衰頹換強健與君常見不常憐
不須官職頻年換不要聲名到處張只願此身無
病苦得銷餘日有文章衣裳應候宜加減飲食逢
時亦節量從此優游三十載與君同鬬少時狂

寄屠中丞

節旄再擁出都城風土餘杭獨擅名樓閣湖山千
里美衣冠舟楫一時盈屢經巡幸成芳甸更遇升



恒樂太平唯有海塘須捍禦安閒應不似瞻京

懷慶守方賓村既遷潁南道以舊許重建香
山石樓以其資付王僧履中成之喜其得
償夙願

懷州太守遷官去猶建香山舊石樓能以高情齊
闕塞直將愛水接伊流當年白傅時來宿今日精
靈或共遊香火因緣結異代後賢還與續前修

白燕詩為吳布二君賦

天愛使君冰雪操特將白燕表奇珍雙棲繡幕辨
銀翅並入雕梁伴玉塵三素雲中飛不見一泓水

際看偏頃尋常慣到烏衣巷不及瓊臺直上身

送成大理同年

六千里外作歸人零落同年最愴神漫道薦賢蒙上賞敢云直道不容身鶴飛自有冲天翼魚退終知未損鱗君到巴渝饒米穀還憂原野尚風塵

秋雪寄房山令

山中八月似寒時不信聽吟秋雪詩遠望林巒飛玉屑近看城郭有瓊枝積來陰嶺俄仍在消去陽和忽不知滕六今年何早到訟庭閒鶴恐猶疑

過韓信嶺



嶺頭獵獵滿旗風聞說王孫過此中降趙破秦留險道依山背水立奇功全生未得師黃石臨死何勞怨蒯通若遇淮陰誇年少九原猶是笑英雄

悲平陽

地裂天傾一望平郊原那辨郭和城偏留瓦礫妨行騎無復衙廬慰旅情晋土不教安寸壤蒼黎何處救餘生可憐白骨青燐夜遍野時聞痛哭聲

發高郵

蒲帆高挂趁風行百里長虹半日程得意偶然來破浪無心終是屬浮萍常思坦道還多險未必平流便不驚三尺漁竿一卮酒羨他蘆荻寄餘生

漂母祠

漂母荒祠碧水潯行人感激爲知音英雄失路時難得邂逅相憐諾易侵一飯豈無輕世意九原不負報恩心王孫芳草年年路風送靈旗到夕陰

韓信釣臺

英雄消日一漁竿成敗當年亦可歎揺足未知何處重到頭終使漢家安一生失計誇能將千古論功愧築壇至竟封侯成底事廢臺高埭路漫漫

擬春船應制次民長韻



春波如畫遠涵天滿路香風近拂船千里旌旗千里月萬家燈火萬家煙魚龍夾岸迎鑾日鴛鷺聯行輯瑞年幸傍河干親扈蹕綠楊影裏指清川

五十初度奉呈詩局諸先生

自笑年光五十春一生强半在風塵浮舟滄海天連粤驅馬平原路入秦心力已枯金線集頭銜幸忝玉堂人况曾趨走深嚴地簪筆朝朝侍紫宸

其二

正值 鑾輿巡幸年黃河南岸候朝天紫薇香駕騎雲表烏榜紅舷向日邊到處盡聞天上曲相逢

都是地行仙微軀何幸陪鸞驚馬齒新加歲月遷
其三
只合終身廢蓼莪悽愴此日淚痕多雲埋慈竹千
年幹風折高松百尺柯罔養已拋他日事功名爭
奈白頭何西清未抵南陔願駒影相看歎擲梭
其四
幾處天邊數雁羣遙空嘹唳暗中聞不堪寂寞淮
南雨惟覺荒凉隴首雲荊樹有花原自合鶺鴒飛
處亦難分多慚校理頻添歲獨守江干對夕曛
其五

旅館蕪城盡　聖恩朋簪講習共朝昏湖光山色
詩中畫竹逕柴扉郭外村獨坐閑窓繙故簡行看
春水長新痕它時若與耆英會此日扁舟應再論
是日接　駕後再成句簡扈從諸公
拜舞塵埃隔遠天姓名難達　聖人前遙看扈蹕
皆仙侶不得同舟惹御煙葵藿有心惟向日蟪蛄
雖小亦知年殘編點勘將何補敢附青霄日月邊
駕幸天寧寺
雨氣空濛竹氣清　鑾旗到處瑞煙生銀墻掩映
紅樓院翠幕迴環白玉京別逕香飄親　御輦隔

林花發動霓旌　宸遊此日光祇樹共慰蒼黎望
幸情
幸三汊河　行宮
十年盡免供王賦萬室難酬造化功特敞　行帷
連梵宇(旁即高旻寺)　還將愚悃答　宸衷珠簾明月揚
州路土屋茅茨夏后宮兩度　金輿來駐蹕總宣
德意暢　皇風
入直　行宮謝　恩恭紀
泰隴歸來校秘文　恩波似海溢江濆天邊牧馬
酬丸造夢裡懷鉛奉　聖君重覲　龍顏瞻日月

欣依　鳳閣動風雲年年願得隨仙蹕久久昇平
樂舜薰
駕幸金山寺
聖主臨江鏡水平金山積翠曉光迎千重黼帳浮
仙露四面樓臺映綵旄人自雲霞生處度魚從日
月照中行　皇恩不禁漁歌起野艇無帆一半橫
隨　駕至龍潭
纔過上巳浴蘭辰　翠輦經臨遍處春雲護神潭
疑有氣雨沾香路淨無塵煙中虎踞龍蟠地馬上
橐弓橐筆臣慚愧鴛騶常後至勉從鵷鷺奉鈞陳

駕幸江寧

鍾山晴暖百花飛香氣迎　鑾入翠微　鳳葆龍旗排綵仗金鞍寶馬試春衣扶黎耆老歌恩澤傍輦詞臣頌德輝何幸重臨　仙蹕後再瞻佳瑞萃雲幃

上駐京城甘雨沾足　天心欣悅羣官志喜

甘霖三月需都城喜動　龍顏悅衆情南國氣和從北闕東郊煙煖佇西成膏流畿甸恩波滿澤潤寰區瑞露盈正值　巡方宣德意勤垂　清問及春耕



駕幸江南江寧教塲閱射

秣陵城北闢兵欄　萬乘親臨萬姓歡楊柳軍容羅宿將芙蓉仙仗列材官分棚明月雕弓滿入埒浮雲御馬盤　帝子　皇孫皆善射始知神武爲綏安

幸明太祖陵

自古園林只舊邱鍾山寢殿至今留十行膺札嚴樵採　九拜隆儀肅俎饈每度親勞　御輦過普天同仰　聖恩優松楸烟路衣冠夜猶感皇家雨露稠

駕幸燕子磯

江勢奔騰注石磯　翠華高駐彩旄飛平臨城闕蒼煙渺極目波濤遠樹微前代文章餘古壘南朝金粉剩斜暉於今一統昇平日滿地恩膏覩近畿

新正五日蒙　恩與老人宴恭紀二首

瞻戀　宮庭二十年欣從耆耋與瓊筵婆娑皓髮隨三老羅列珍饈自　九天執爵已逾周禮數賜桃直邁漢神仙重依香案叨榮幸得坐華茵對御前

密地從容聆　玉音一生肯盱　聖人心惟將體



國安邊策來著丹扆大寶箴節儉六宮行化近寬仁四海荷恩深需雲燕賞新承寵春日薰風拂舜琴

至潞河餞濂村前輩

相國門闌出入時從容東閣許相窺翰林文酒常同集邊地風霜亦每隨（濂村曾官岷州司馬）豈意都城有公事翻教咫尺隔離思路河帶水烟波接風雨無令阻見斯

吳使君將之池陽敘別十首

詩家例得守池州杜牧篇章羣舍留爲吏得閑常

弄水来人覔句每登樓山中朝氣看紅日江上閑

情對白鷗今日使君勤苦甚遥聽來暮續歌謳

其二

同官相慶在和衷臭味如蘭一氣中太華三峯原

自合潯陽九派本相通以膠投漆人誰辨益壤培

山勢叅豐我欲殷勤告良友好將舊政繼清風

其三

一問　朝命即趨程不俟池陽竹馬迎與客共論

天下事惟君獨見古人情彈冠貢禹眞同調市義

馮驩亦得名我豈能爲說項者凴將筆札播芳聲



其四

從古文章自有神感知賦在屬何人一編偉可供

嘗鬻千卷還愁欲化塵世有子雲同此好序無皇

甫孰爲伸臨行請得殘書刻慰我痴頑寂寞身

其五

屛跡長安若實難餐珠燒桂况閒官使君相遇情

偏厚月束書題墨未乾今日解衣因范叔殘年開

雪爲袁安不知何事相周恤別我猶爲詠伐檀

其六

通漕眞是愛君王贏得樓名號　大光天府歲供

三百萬私家月費一毫芒每因芨舍遺棠在遂使

歸舟載石忙使君屬余作大光樓引濊書屋記刻石今載以去　欲闢引濊

書屋處小紅橋畔玉蓮傍

其七

老樹傍邊別館開鳥喧雀噪有人來圖書東壁羅

名士文酒西園列上才獨使春蛇秋蚓筆還將古

鼎舊彝陪檻閭乞米留殘帖一字猶堪玩一廻

其八

高家園子牡丹時挈友携壺爲賦詩移得洛陽皆

貴種不令郊墅有凡枝姚黃魏紫今誰匹國色天



香孰比奇留與潞河徵故實池陽去後話前期

其九

何處弦歌得雅音讀書聲裏聽淸吟醉翁操寫東

坡筆韓子文傳太學心但使詩書能潤腹不須筐

篚有遺金爲君更衍多男慶九子山前問遠岑

其十

欲駕驂騑何所之與君相送復相期東瞻泰岱河

流急北領郊圻雨澤遲但乞壺中縮地術爲尋江

上放舟詩到時載誦隨車化四野甘霖遍濯枝

送李巡道

淸佈還膺特達知九重恩眷自天施聲名一日傳
畿內政事今時冠所司敎化不煩民自樂仁風隨
到俗皆移政成期月誰能比始信平生在自持

謝于尹泉名酒之惠并論書法時爲寫洛神
晉祠二帖

煩君潤筆遺佳釀愧我拈毫字少姿醜步難摹甄
后賦皁波不稱晉祠碑風生羅襪凌波日（洛神中語）勢
並黃河一變時（碧海黃河時一變晉祠碑語）安得右軍親指授
後來書法遞相師

得孫彌月寄示文田九如諸昆仲并答方扶



南兄劉奉乞 羣公先生和章不煩依韻
并序

二十年前曾荷石麟之送六十五歲敢煩玉果
之投在昔艱辛惟求似我老來蕿落豈有詒孫
冀豢養之已成慶詩書之有託用謝諸昆敬慰
良友奉乞 和章庶拜大惠

彌月燈花喜到門阿翁歡慶告諸昆從前艱苦纔
舉子老去從容得抱孫兩世琴書欣有主一生心
事笑無言徵朋但乞含飴句欲比銜魚爲報恩（扶南有金錢玉果之札因有後句）

石撫臺（署闕）

聖朝今日策元勳官職聲名獨出羣共道持綱員
御史亦知馭吏上將軍傳家來戢紛無數翼子屏
藩衆所欣同望舊棠隨處在吳都猶是頌神君

石公子箸通永道

潞河秋水一篙盈宛在伊人契我情濁酒黃花址
送節淸香晝戟自傳名凌雲氣概瞻千尺代組光
風擁百城更想高堂鬖杖遠海疆兩月有餘程

陳瀛村前輩

夢綠堂中夜飲時金樽檀板話相思千簪賓客皆



名士八斗文章是所師出處浮雲多變幻升沉比
翼各差池期君直上靑霄路相府門闌依舊規

布吏部以祖母喪盧居墓次百日釋服奉慰

盧居丙舍慰悲憂不必輿情已報劉吏部孝思今
不忝太君徽德古無儔緣知將畧傳三世自有恩
綸表一邱從此功名書竹帛千秋奕禩衍孫謀

吳中丞新修泰伯廟爲作文以記承刻石廟
中奉謝

泰伯千秋傳至德中丞異代表遺模能修廟貌風
聲遠善得民心政敎敷化俗固知賢者事闡微眞

是聖人徒不才何幸標名字爲記豐功在我吳

李守道特加布政奉賀

大廷對衆聖褒頻薇省班中第一人宣布皇風由近𨘚施行帝澤有賢臣　九重恩寵從天下八郡聲名到處春共識酬庸多異眷總持節鉞在茲辰

送通永道黃之孝

到處聲名載口碑粵西尤荷　聖人知道從煙微來幾輔深喜屏藩得所司涿鹿西郊守管鑰盧龍北塞樹旌旗回思芨舍多遺愛已淨蠻風明兩府

詠白菊



不羨黃金滿玉堂數叢幽艷繞籬香已無送酒人同調豈獨凌冬葉有霜老圃尚憐餘素質秋容猶是帶寒妝三重粉面俱迴顧頭白衰翁自笑忙

秋泉居士集卷之十二終

孫

# 秋泉居士集卷之十三

排律

上粵西中丞海昌陳乾齋先生十五　京師之城南

開府粵西天牙旗耀海邊地居嶺嶠末人是紫微仙山水爲樓堞官班領偓佺紀程窮霧海問俗及于闐交趾天分界朱崖地畫壖龍城風土記王會畫圖傳椎髻花氈裹蒙頭紅帕纏九天歸版籍百粵靖戈鋋虎豹皆藏跡魚龍不吐涎古來於島索靜鎮是安全節鉞文兼武勳名才且賢太邱天挺



特高閥代延綿四始推轅固三長敵孟堅詞源高峽倒妙句碎珠濺豈意神仙客來飛嘅越旆風生油葉葉雷動鼓鼛鼛憲府雄開闢苗民服化權天眞生宰輔　帝使玉山川桂嶺千重疊灕江百道連雄圖開象郡大府極龍編控馭才無忝經綸事獨專隨宜施子惠因俗制輕儇大吏推心待羣寮一體憐何來生枳棘不必逐鷹鸇廉潔先持已頑愚亦改弦訟庭閒案牘餘力著詩篇愛國心無倦安邦政不偏因移湘北粟來汎海南船鄰壤愁皆釋飢黎病即痊是歲廣東告糴先生遣官購米并募商往運活饑民數十萬先生

名查浦詩有汎舟移粟尋常事之句豈徒令桂管長得慶農田簫鼓
家家樂頻苛處處獨蠻獠來問譯虛市欲摩肩羅
殷俱供職雕題亦受廛人多輕寶玉吏悉屏珠蠙
官舍芽編屋蠻姬鬢插鈿蓬頭騎象去跣脚射豉
還八桂皆春色千家盡晏眠香風無瘴癘清氣有
雲煙丹荔紅蕉外黃藤翠竹前讀書欹峒客秉鉞
擁寒氈詩溢丹心苦旗添綵仗鮮每懷國計切祇
爲　聖情懸雙闕惟瞻鳳三魚已卜鱸還從出鎮
日轉憶奉　宸年到處螭坳侍非時　畢詔宣心
勞地更密直久事多便　天語傳呼吸中官接後

先暮歸猶視草晨入敢移甎銀管摅洪筆金花擘
綵箋每篇　天必奬一字石皆鐫扈駕龍沙遠飛
書盾鼻穿前軍臨瀚海後乘勒燕然削壁騰空劍
揮毫刺湧泉康熙三十六年征噶尔丹先生嘗扈駕北巡台衡方擬議
林壑暫周旋再起趨丹陛還勞捧　御筵聲華增
烜赫官序更聯翩遂領詞林長仍持選院銓品流
歸鑒別毫末必精研校馬文皆讓裴王譽不愆拔
才皆　聖意選吏少閑員宛轉羅豪儁殷勤勗弱
孱泰山收寸壤大海納微涓賤子翳駘質慚無桃
李妍謬勞加拂拭敢自歎迍邅追琢莛珉石磨礲

及瓦埏也曾陪羽獵亦得侍于畋萬騎銜金勒千
官奉王鞭晨瞻泰岱日夕眺華山漣壬午東巡癸未西巡時士
欽俱隨先生扈駕行署隨函丈珍饈與豆籩敢誇沾雨露
實是荷陶甄一紀馳奔隙三台斗入躔紅旗榕葉
裏烏府桂山巔極目零陵燕瞻雲海角鳶曾勞珠
桂念常是夢魂牽嶺表天多霧湘南草即荃柳栢
分界蜒煙水鬭嬋娟但有江如帶都無石似拳粵
程幾幾百楚驛已三千劍戟山光亂奔騰水氣煎
幽奇眞險絕訪覽有因緣欲附垂天翼終爲吸露
蟬徒勞瞻象戟無計卜筵篿冀北餘殘櫪城南儆

半椽敝精惟諭墨鍊骨祇丹鉛奇字無山識疑文
孰爲詮圖經尋隴蜀風土問岐汧考傳搜烏弋吟
詩記白顛祖能了官紙已是費私錢窮餓愁中瘵
光陰靜處延展愁尋勝折衣怯涉江褰會得鴿原
便專通魚素虔懇棠陰雨倚去聲仰柏惠風扇平聲拔
士入求驥搜才未得梗清風拂畫閣重席坐華鶤
擬泛芙蓉幕來叅玉版禪凉秋應到粵炎暑乍離
燕飲水思椰子裘衣問木棉楚山拔地起湘月幾
迴圓度嶺高還下歸舟溯復沿公乎來入相不獨
歲三遷

秋泉居士集卷之十三 終

孫周校字



秋泉居士集卷之十四

五言絶句

題畫

萬木深林合層臺遠路通欲知白練處雲起半空中

拔地懸崖出參天老樹高斷橋流水際偏置小亭牢

霞擧層巒廻林深茆屋低不知幽徑裏何處有清溪

高嶺不可卽青苔遍地遮扶筇獨看處霜葉似春花



層巒壓半空盤曲衆峯通好覓幽偏地茆齋密樹中

遙望有人家丹梯路不險山光何所似十丈赤城霞

峻嶺不見頂蟠松直下根叢叢蔗荻傍一棹失孤村

平嶺近可攀高枝遠相映不見有人行但覺天容淨

峭壁如削成巖下幽人坐欲悟無生訣蒲團直到

破

高臺四五層疎林六七樹階級最分明直上前山路

山嵐堆濕翠亂石足安居絶似瀑泉下平生願結廬

山色空明裏前村木葉稀漁人堪畫處披得一簑衣

題薔薇畫扇答西谷高名之句

薔薇本野性庭中不堪植零落花已殘幸蒙君子拭



未能成小隱托跡平朝市敢冀有高名藉蔭蓬蒿裏

月下度遮陽嶺二首

野鞚青絲勒山擎白玉盤嚴城更鼓急猶是在林巒

月小光逾逼山深寒漸添人同栖鳥亂不覺度峯尖

皐蘭山下詠古二首

西來大宛馬汗血漬桃花候馬亭宜築將軍未到家

試問霍嫖姚何如趙充國歸來早屯田誰上金城策

曉行

畏暑催程早聞涼帶月行馬頭殘夢裏剛聽一鷄鳴（聞鷄起也唐人每用之至今秦中方言尚爾）



秋泉居士集卷之十四終

孫周校字

秋泉居士集卷之十五

七言絶句

北巡避暑

聖德詩四十首 有序

康熙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皇上法天之徤順時清暑巡於塞北諭德臣昇臣

莊𥳑編修臣廷儀臣名世庶吉士臣灝臣愼

行臣廷錫等侍行往返三月餘諸臣從

鸞旆豹尾之後日覲

天容仰見



聖體安和

睿情悅豫精明強固同於天壽一時屬車奉輦之

臣大小懽喜又見

聖學之淵深

聖書之精敏鞍馬之餘曾無少輟而又

眷戀

慈闈問安之禮尤不以遠邇易節下逮黎人恤民

拯貧濟乏雖

法駕遠駐而視之一如几席之內是以四方風動

望幸從欲若夫

寵遇同臣頻蒙

優渥隨時隨事稟聆

聖誨不可勝紀諸臣既親覩

穆穆之光日有撰述奏進

御前而又周作簡牘從

宮報中寄示大學士臣廷敬以道其歡欣鼓舞

之意臣從臣廷敬後日在

禁近因得竊聞緒論亦皆踴躍感激如置身鈞

陳環衛之中長楊羽獵之地共戴

恩德同於率舞不揣固陋形成謠詠以紀盛事至



於

皇上篤念天倫觸暑驅馳孔懷同氣前古未有臣

不敢涉於筆端仰感

聖懷其餘厚澤深仁臣所不及知者掛漏尤多謹

得詩四十首恭呈

睿覽臣不勝悚仄之至

翠仗龍旗塞外行九天暑氣一時清均調元化同

乾運遍使蒼生樂太平

皇上北巡避暑順時布令皆法天行

松殿茅階識古風

鑾輿駐處有行宮天將關隘爲庭户長奉車書萬
國同
上駐蹕之所新建行宮
炎風三伏氣如蒸塞內生衣尚不勝何似清
涼行頓好水晶宮裏著寒冰
塞外天氣涼爽雖盛暑却似深秋
天邊翠色四山圍嶺外紅泉萬道飛佳處便
蒙
宸藻賞雲山分外有光輝
舁逢塞垣佳處多有
聖製



行殿開時萬卷陳窺將秘與授詞臣
王言字字皆謨訓直與羲皇一畫親
上於鞍馬間不輟書史
頃刻雲煙百幅生擘窠細楷各縱橫塞垣風
雨飛來急倂作
君王下筆聲
上毎日臨池大小眞行必二千餘字
聖書精妙神速尤非臣下所能及
手補陔蘭叶舜徽
宸遊常是戀
慈幃遙從王帳親緘寄

勑使中官一騎歸
上以
皇太后未得偕行
御製詠懷詩書扇寄遠
聖孝天爲無間遠邇
天提鳳翥龍拏筆妙寫湯盤帝典書長使心源端
萬木治平一卷更無餘
上借書大學全部
親製跋語有得於心在腔子裏之說於正心誠意
馴致於平之理尤爲融洽
宣夜周髀久乏傳
聖人籌算獨先天形成三角微茫辨萬古璣衡日
月懸



上以從來造曆之家未得其源故積久而差特
御製三角形論推測盡善
爾雅蟲魚少注箋一經
睿賞得眞詮英靈間氣搜羅盡却陋唐人御覽編
上命諸臣編輯分類詠物詩
親加裁定
垂衣恭已治無前樂使人人自省愆聲色不勞羣
感服優容
聖度本同天
上諭諸臣云朕意務在安靜但願人人皆爲好人或
其間有過令自愧悔爾等隨侍兩月以來曾
見朕動聲色否
聖訓寬和恩同天地
山左蒸黎拜

聖恩朱提紅粟到荒村况兼漕輓煩
宸廑十丈雲帆出海門
上以山左歲歉大發帑金截留漕米廣爲賑濟
外藩君長盡輸誠望見
鸞旗舞抃迎荒徼亦知芹獻意進來山果却無名
蒙古諸部落男女小大絡繹道左貢獻不絶
塞外風煙别異方早聞炎月已飛霜而今帶
得陽和力黍谷春回地道光
從前塞外七月已寒今地氣尚煖同於內地自
鑾輿到處轉移氣候



頻年教稼
主恩深犁雨鋤雲倍苦心今山谷稍有比櫛家家
眞抵萬黃金
前此塞外不知耕種自
皇上教民稼穡遂致豐盈
穲稏風吹繡隴香綠雲紫穗滿渠塘天然一
幅江南景點筆詞臣獨擅場
塞外禾黍青葱三穗兩穗者遍野皆然臣廷錫繪嘉穀雙穗圖諸臣系詩於后以紀
盛事
小隊紅旗正合圍時平講武見
天威鶡冠羽衛無多騎屬國都教作佽飛

上校獵時衛士不過數騎而蒙古幾千餘人合圍
聖德普被合爲一家尤見同仁胞與之恩
萬里排空起塞雲㸌羊野豕自爲羣更聞麋
鹿如犀兕壹發徵歌頌
聖君
上手射巨鹿重七八百觔角長五尺餘眞聞所未聞其餘諸獸百發百殪
雉翅隊裏雜詞臣一樣新衫穩稱身
勅與圍人調善馬朝來騎出奉車塵
諸臣臨扈行時
皇上皆爲
賜衣及在途中又
諭選良馬賜騎



淺草平原占地寬杏紅一色簇金鞍長寻大
戟排雲陣獨
許儒臣歇馬看
上合圍時
命諸臣於平坡息馬縱觀備極大觀
收禽計獸聚如山
黃幄前頭賞賚頒手捧天珍齊下拜萬人歡處
霽
龍顏
上獵回頒麃于諸從臣人皆沾恩賜
在藻何煩羨四瞾圓波動處錦鱗開游魚亦

識
天容喜齊上文竿細細來
塞外有細鱗魚
上所釣獨多宋臣賞花釣魚詩云魚畏龍顏上釣
遲前代故事
不足誇也
釣臺雲氣接崑崙水色山光並吐吞指點灤
河上游處長流不斷是
君恩
上幸釣魚臺 命諸臣周覽山川景
物復 命內侍指示灤河上流
噴地香泉味較甘恍疑人在菊花潭紅甆試
得龍團餅陸羽當年恐未諳



到處水泉甘美
駕駐鞍子嶺 賜諸臣武夷茶烹嘗
斥鹵邊方更不同天成素質有神功熬波漉
白無勞賦看結層冰積水中
阿巴海蒙古部落充俄里有天然鹽
上以 賜諸臣且 諭云此鹽產泡子水中上下
皆水中如層冰其味較
煎成者稍淡而更鮮美
珍饈寶膳荷
恩私稠疊頒來不計時闡道銀絲仙鱠美紅蓮香
飯滑流匙
上寵遇諸臣辰申二膳俱頒
御饌其他賞賚珍品食物無算又
賜紅蓮米飯又有大魚一尾
御用其半以其半分賜尤爲異數

千章高木勢陰森八月涼秋氣候深晨服不
勞
天子念
勑增綿纊煖於心
上諭諸臣天氣漸冷爾等須添衣不
宜侵寒體念下情 恩逾顧復
高低萬幕衆星明親切詞垣近
御營瞻仰雲霄眞咫尺
玉音清朗似聞聲
上命諸臣帳房立於 行宮南門外相去僅一十
步
上坐幄殿中可以望見
榮寵無比



仙丹靈葩匝地生神農本草未知名延年不
用還丹訣採擷歸來荷
聖情
塞外藥草彌山遍野水泉
所汪麋鹿所食皆能益人
梓樹有光承
帝澤棣棠亦得見敷榮何人不願輸忠藎一寸葵
心向日傾
臣愼行之子臣廷錫之兄俱蒙
天獎推 恩下逮 聖慈無已
非才持槖愧無能
許近青霄最上層頻頻

尚方空飽德朝朝引領日華升
臣奉
命在南書房行走愧無寸報
玉勒金鞍飾紫騮神光掣電綵雲浮合徵樂
府歌天馬長駕和鑾奉
豫遊
上賜觀御坐紫騮馬神駿無匹
諸臣皆賦詩恭進 御覽
天廐龍媒總出群萬山雲錦萬花紋攻駒不
數周家制塞北奚官好策勳
八旗牧馬綿亘山椒
監牧之盛從古未有
當道蹲踞鷙獸雄馬前三矢盡通中



君王神武眞天授別館端應號射熊
圍中有石熊突出
上三發三中熊立踣仆走時從臣山呼聖勇
莠稂鋤後嘉禾植猛獸驅時海宇清自是
天心仁愛切不教一虎塞山行
上賜諸臣觀侍衛所殺虎因
諭云虎性猛鷙在內地則傷人在塞外則傷獸故
圍場遇虎必不輕縱
朕所殪者一百九十虎
皇太子亦殪二十餘虎
諸王子亦遇虎必殪仰見
皇上除殘去暴於蒐苗獮狩
之中寓仁民愛物之意
獵場禁令早時頒若箇雕弓敢擅彎忽
詔書生飛白羽

殊恩誇與在朝班
上命臣壯履入圍場隨射憑仗
天威得鹿一頭圍中蒙 部射生尤爲異數
雍安高嶺勢嵯峩萬里龍沙自逶迤長白東
連西瀚海幅員眞廣儔山河
上發七城經雍安嶺是山東連長白
西接五臺龍沙千里直接瀚海
盡日陪遊叨
寵遇非時拜
賜有光輝不愁方朔金門米惟見西河義勝肥
一日諸臣侍班
上顧謂 皇太子曰諸臣比前較肥臣奏
曰惟
皇上之賜



心隨
玉輦巡行地夢到圖經未載山似與諸臣同侍從
君恩常得賜餘閒
上經雍安嶺抵興安
命諸臣徧遊附近山岡得悉山川形勢臣心戀
行在如同夢遊
長楊十里宿旌旗從獵王褒並有詩願得明
年親扈
蹕龍沙平陜効驅馳
諸臣在外俱有從獵詩進呈
睿覽臣以無能未得追隨未班下
情欣羨祗待
恩命

題寄齋尚書大房精舍

淡煙喬木護山居位置天成畫不如一自高房山往後半千年內兩尚書 元高尚書居房山

此生早分作樵人十載蹉跎未卜鄰今日來遊陪杖履輸公管領大房春

伊闕龍門夢想中房山仙窟境還同儼然八節灘頭宿皓月臨溪一鏡空 前歲記孫遊香山寺玩八節灘頭月也

半弓隙地得城南擬就松陰置一龕便喚松南老居士與公還往日停驂

題香山寺卷訓湯太常前輩



聽說松栽已滿山綠烟杳渺白雲間他時八節灘邊路定有清陰十畝閒 余己丑歲過香山出囊金付寺僧栽松昨道人來云已活數百株矣

漁父詞

岸繫楊柳水含烟風起魚來試釣船網得細鱗多論石官家不管算緡錢

菱角雞頭儼水鄉扁舟來往捕魚忙晴天晒網長橋下閑就荷花趁晚凉

一江秋水捕魚天賣得魚來作酒錢更換香粳供晚飯微煙一縷荻蘆邊

戲題火判官 京師元夕街市以土作判官燃其腹耳目口鼻光燄四射以爲戲也

無端喚作木居士比例因呼火判官多事遊人爭附熱煙消燼滅夜深寒

雜記玉堂盛事 以下乙未年作

玉勒金鞍鬬少年五雲多處有華韉騎驢不敢朝天去恐負官家養馬錢 庚辰年以後翰林皆給養馬錢

講筵初到便神仙一色貂裘玉案前珍重香薰不敢爇非時怕有事朝天

煖閣南頭供奉房尚方玉食最先嘗中官來往宣



傳宮鈴索無風也自忙 西煖閣南頭南書房也

房山踏歌詞簡同遊者

時和民樂縣官清元夕家家慶太平更是夏村燈火盛管弦聲裏醉三更

天邊紅樹千林火地上黃河九曲燈盛事當年西苑裏元宵侍直記吾曾

與君同是舊清班今日相逢喜共閒常願年年當此夕看燈看月又看山

題曹禾讓卜居圖

萬頃玻瓈似此湖雲光縹緲入空無不須真有茆

堂在北舍南垞已遍圖

春答勉齋同年折柬之句

庭内有花殊不俗尊中無酒莫嫌貧君如有意來
相訪願得攜壺酌主人

答朝曦兄酒錢之句

酒債三春未得償天留閏月爲花忙識君不獄頻
來看活火烹茶當酒嘗

齒落除夕前二日

眼枯鳫斷終難續齒落年衰豈更生一月素帷相
守在荊枝寂寞不勝情



初年

凌晨早起謁朝臣頭白金章尚在身莫笑秋泉老
居士長安有幾晏眠人

題數帆亭圖

驚濤濺浪蹙洪河北舫南船到此過閑看世間無
限客落帆時少挂帆多

岷州竹枝詞

試險西行行近蜀筭程東去本連秦家家板屋留
風土半是岐陽舊樣民秦州以西居民多用薄板覆屋壓以亂石岷州人謂之楗板舊州衛志明洪武二年元將李齊思以洮岷地歸附十一年置衛岷皆番族又徙岐山縣在城里號櫟民

西川稞老村村釀閭井黑魚處處筌最是岷州好
風景烹鮮酌醴太平年岷州產青稞用以釀酒城東南百四十里有閭井河水甘產魚黑有齒

社鼓逢逢穰賽時青旗白馬二郎祠踏歌遊女知
多少齊唱迎神舞柘枝城南金童山二郎廟俗以五月十日五日賽神遊人畢會明成化中副使伍福有重修廟碑其詩曰坎坎擊鼓岷山之下神之格思青旗白馬

青帘影裏出人家綠水溪邊試露芽何似梅川往
來路店名題酒埠題茶城東三十里地名梅川西十里則茶埠驛東六十里則酒店驛



地聳天高只苦風寒暄氣候迥難同四時不斷飛
殘雪九月山莉結小紅萬志岷州梨九月結實

輪賽番女盡編氓連袂蓬頭競上盈市罷夕陽人
影散青山冷落抱孤城南關市集處謂之盈上猶柳州所謂趁墟也其地多番女市貨舊志城東五十里有冷落山

感東湖古柳開湖上有古柳横臥陰可半池乃爲守者伐去

入門清興映湖光綠柳垂絲拂地長何意人間勤
剪伐猶留半畝襯陰凉

馬嵬驛

鈿合香囊消息沉馬嵬猶自占花陰黃泉碧落知

何處一樹相思空到今溫飛卿馬嵬詩任貞妃墓西有相思樹

千叟詩

千叟筵前舊侍臣 萬年歷裏遇長春 仙厨錫
宴 恩波潤歲歲歡呼祝 聖人

其二

長侍 龍顏玉案旁重來 金殿荷瓊漿親聞
聖主安邊詔萬里春風萬里疆

其三

聖壽綿長萬萬春椒花柏葉應時新金盤捧出銀
絲鱠 天上分來賜老人



其四

普天率土遍陽和新歲 新恩滿帝歌 聖壽增
高齊五嶽人間到處祝三多

恭紀 聖恩詩

編修王時鴻引見科道其姓名國書與士鉉姓
名同一音 上以爲士鉉也棠 恩垂問曾在
內庭記得會試第一又曾在軍前又曾隨駕下
情感激恭紀四首

幾年不上玉堦行猶荷 君王記姓名敢說閒身
隨分樂長依 宮闕戴 皇情

其二

曾帶弓刀替父行飛芻輸馬到邊城偏勞 聖主
垂清問猶是當年奏事情

其三

禮闈試策冠羣倫百五人中第一人二十年前榜
頭士那知還得動 楓宸

其四

扈從周廬近五雲翰林清切羽林軍隨駕時翰林班在頭等
侍衛下如今筋力應消歇惟有終身仰 聖君

李步司農見示衙內石湖圖因題四絕



石湖烟水拍天浮百頃烟波一望收彷彿橫塘向
西路絲楊影裏上漁舟

其二

行春橋下水潺潺畫舫笙歌日往還爲問煙嵐最
高處居人還指上方山

其三

溪山十里寫難真想像湖光絕點塵不到橫塘十
餘載憑將畫裏看遊人

其四

月色空明水色凉白銀盤照碧湖光詩人去後無

消息惟有漁翁是故鄉

題山水圖

六月驚濤百道飛江湖平岸似魚磯時因霪雨不止平地橫流民屋破壞何如畫裏黃茅屋尚有林間白板扉

寄樹疎籬石礎斜斷煙微雨有人家不須陸地牽船任好借荒齋畫裏誇



秋泉居士集卷之十五終

孫周校字

# 秋泉居士集卷之十六

## 賦

### 南郊瑞雪賦 庚午

驗黃鐘之應候覩白雪之飛揚儼肅將於郊祀備景福以徵祥其氣則陰其時則陽仰天覬於佳節展皇仁於彝章璿宮致制雲門奏律添線候影測圭迎日憑柴燎以通誠用陶匏而明質於時帝敬方將天心已感雲來四布雪飛紛糝花沾輦路之旁絮落壇庭之省隨蒼璧以成圓逐雲罍而作坎飄霙若舞廻風疑送色方玉瓚俱明氣與葭灰交動入暖律以初調著溫泉而不凍既欣盈尺咸慶豐年不羨赤烏之瑞寧賡黃竹之篇阻梁園之授簡劣晉國之于畋故知瑞乃因乎報本禮必嚴於配天秉微陽而是保崇般薦以無愆是以應時之嘉雪於雲物乎斯妍夜寂天清霱鋪色明顥氣欲奪寒光假迎于官則鴛鷺成行重席則白珩藉地下疾而迸墱加高酒窨而燎烟欲避惟茲天瑞之貽實見人和之至良由羣工滌慮天子齋心故能儀隆於往古福集於方今於是沐浴於長林豐草者咸欣欣然塗於論巷於吟以爲麥秋之先兆而

春脚之將臨



觀鬭鵪鶉賦 庚午

觀喧鬭之不息兮竊獨悲此星精聲無風而欲碎衣百結而長貧與人世兮奚競乃搏擊而求伸倘終朝之一飽應斂翮而逡巡笑纖禽之勞攘聊充玩於嘉賓當夫青女霜飛仙人露滴林木長號巢禽不寂聽響驚弓因風避鏑乘不備於雲羅故無逃於天羂遂乃登厥華堂盛諸錦囊才離芀棘旋沐蘭湯盈一握而常把使堅瘦而逾強出入懷袖狎昵巾箱於是廣召朋從來娛淸晝晨霞初吐日光纔滿閉䟽櫺以寄幃鋪平几而近牖花毯二尺



玉粒數顆出雕籠以就食譬夜蛾之赴火忽見敵而相侵儼交綏於道左兩喙交加雙雄往復毛落絮裂背飲鏃乍低乍昻時緩時速剨幾至於通中痛或深於中月久相持而不休倏先飛而竄伏於時爭觀雜沓助彩紛披始雲塡而風至終霧散而星離晏食未倦昃影已移感鳴雞之起舞悲蟋蟀之微吟縱大小之殊致咸角逐以相尋豈生人兮不武獨負氣於微禽雖蒙幸於君子終未出夫樊籠陋短尾之鄙穢託朝氣之曈曨願呑聲於敗北忍餘恥於秋風

## 應國子試賦

歲庚午余從國子生後朋試於京兆被黜退而卒業會國子先生以來科狀元賦爲課盍以相勉余與試焉乃作賦曰

感歲時之代謝兮知榮遇之無常苟平生之不負兮雖百折其奚傷伊昔聖哲之艱遇兮復何論乎非才貟余志於狷介兮羞尊言而行媒倘時好與俗競兮敢冀登名於一科倏日月之逾邁至今十年而蹉跎逐東西於南北歷萬嶂兮千波渡桑乾以愁心望棘籬而郤步屢敗績其何尤應攺弦而



猶未悟往者之不可追兮願來年而惆悵縱公道之相似兮已欲休而無望就三舍以卒業兮仰方員於哲匠得大賢兮以爲依歸詎嫛婗而失杖忍朝飢與冬葛笑孳燹而獨唱非夫子之循誘兮則何爲乎戀跡於塵坱苟有途焉以展力奚必一第之高騫曳長裾而無門兮寧甘心於棄捐羌醜好之溷濁兮雜蒼葹與蘭荃萍何根而泛水井何波而起瀾恃中流之屹石免枯魚之汞歎盈虗遞禪兮時至則然知愚同渾兮獨立益堅有知已而莫酬兮斯貟愧於他年

# 秋泉居士集卷之十七

## 騈體

### 書法華經䟽引

竊以蓮花貝葉俱爲薦福之資法雨慈雲即是報恩之本闡微言於覺路弘至道於寰區惟玆法華經者無尊諦義最勝莊嚴以譬喻開方便之門以信解爲清净之法如遊火宅俄示三車得入化城便離六道宰官居士初無定住之身窮子魔民全憑化道之力多寶塔內香幢斯存王舍城中金繩猶在欲現大鷲林鷲嶺必資乎蔡絹江毫而鉞屛



跡城南常持四恐栖心研北莫悟三乘念斯經具龍象之神通是神天之智慧因玆暇日虔寫秘文上爲　聖主祝釐下爲蒼生資福惟願　聖壽無疆算微塵於沙界法門不二鼓大造於風輪始信釋迦長生　聖世乃知　天子即是如來秪樹天花披卷有光於　佛日春蛇秋蚓含毫亦感夫君恩

募建松南義塾啟

竊以學校之本王政所先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惟此房山是爲僻縣詩詞清削則賈長江挺異之鄉書筆空濛則高尚書卜居之所自時厥後輙謝風流地實疲窮民多朴畧鉉也於茲寄客有意維持欲起儒宮無能締造昔文翁蜀郡爰立講堂子夏西河還傳石室擬就松南半畝營成茅屋一區以聚生徒俾知絃誦凡百君子諒契斯衷謹啟



送徐編修澄齋出使琉球序

天家冊命海國爲優殊域乘軺儒林獨貴況乎封侯萬里爰兆入洛之年仗節三山即是還家之路如我澄齋館丈是已心遊闕下少是終軍神歷河源長同博望文成諭蜀言出口而珠璣策擬和戎智周身而甲胄念 聖朝寵大尚有防風異服賓王並同儋耳惟琉球之在海外也一髮青山遠繫扶桑之外千波紅日長浮孤島之中世已遞傳猶稟唐家號令人惟一節還瞻漢代衣冠王會圖成年年職貢越裳通譯歲歲供王 天子待之以家人之誼聯之以藩衞之循許其誠而不惟其方物優其禮而當保其子孫茲以嗣服求封陳辭請冊 天子臨軒命使悉簡詞臣 詔意咸以恢王度我館丈昂藏儀表特簡宮庭雅擅文章久邀 天奬於是選於疇人之內托爲萬里之城撫諭蕃臣遠分寶玉特優命服示我威儀我館丈奉 聖札於洛日之東慰慈親於倚閭之望登堂獻壽麟袍即是萊衣鼓柁揚舲船首竇臨門巷昔瞻旌節尚在舞勺之年（編修年十三時曾見舟次先生奉使舟過其門今又新奉使也）今泛鯨艘遄異鷁鶂之歲萱芽秋發人慶長生遠島春

榮天開使節　王言不宿吒弩矢以前驅海若効
靈湧蛟龍而夾艦彭湖飛練雪水幾更海中水皆以更計也若木建標雲帆一葦於時琉球君長望塵遥拜俯
捧　鸞章旗幟來朝仰瞻龍節左右弓刀　皇威
不遠縱橫玉帛卉服咸賓使者於是邦私覿之儀
布　王朝之典祇命以往成禮而旋天妃似送鏡
面波平少女知歸檣頭風靜過里門而報母指日
下以還朝喜動　天顏知不辱命囊無長物唯成
風土之書胸有秘文不待象胥之譯云爾



紅洲集序送張訥夫之孝感任

相門才子出宰名都南國詞人專工雅什本蕭曹
之家世擅屈宋之風流洵是花封仍栽蘭芷何期
山縣乃集鸞皇將試以百里之才適當夫三楚之
地樊昌夏口據形勢於江山墨綬銅章表經綸於
民社俄看報最一歲九遷爰說爲邦三年期月吏
材誰伍治本窮經語妙無雙人推作賦當年郎府
曾歌白紵之詞此日將行示我紅洲之集家居京
口瘞鶴傳銘篇號文心雕龍奪目研京績稱奚待
於十年足賦成章豈貧於四句詞壇戰藝勇過鄒



枚藝苑流泉勢同倒峽忌已增於隣舖名偏重於
鄉閭乃遇時巡駿膺高選東堂落筆觀者堵牆
禁省修書掃殘落葉架上之疑籤無數　殿中之
應制偏多似此才華宜居秘閣其如淹抑再屆春
闈金門之試策已空牛刀之宰割非戲一行　丹
詔鳳下天邊五色仙才鳧飛江上雲中湘女動離
別之歌聲廚間步兵起臨岐之感慨高陽徒侶舊
好應疎楚國山川民情可念期嗣音於橘頌佇虛
席於楷垣贈以一言聊當三爵云爾

送繆曉谷之楚序

三年聚處一夕言歸感交分之相投悵離情之如結曉谷兄落落才高飄飄志廣語其德行則玉質金相論其詞華則雲流泉湧無求於世常甘北郭之貧刻意爲文不減東陽之瘦固宜馬走見即傾心豈獨豚兒奉爲師表耕之穫之始識倉箱之慶載雕載琢知爲圭璧之珍方當奮翮青霄騰身紫閣頗乃未窺棘院徒爾懷鉛先避龍門幾同點額徘徊岐路倀倀何之踽踽塵寰茫茫安托聊爲三楚之遊一寫九秋之欝蘅蘭香草並助詩情江漢



洪波俱供文藻愧踈濟之淺水難貯吞舟仰鵬翼之高飛終摶雲路道之云遠爰寄離憂書不盡言聊裁短札云爾

盧廷尉謝恩詩序

廷尉先生人惟楚產本是名家官有廷評咸稱廉吏嗣清白於再世感恩遇於 人此先生謝恩詩之所由作也緬昔尊甫中丞公以披肝瀝膽之誠膺建旄秉鉞之任事多匡國言輒披鱗 天子矜而保全邦人感而尸祝平生忠藎舉世皆聞先生則能承光緒不替家聲縣令起家由來強項外臺歷位並勵匪躬乃復以公事因緣致滋吏議特蒙 天宥晉列朝班雖曰左官實爲右職昨牧馬塞垣奔趨竭蹷而空存皮骨不待三年檢點箱囊



曾無長物特有陳情之請頻邀寬恤之文乃 聖主恩深勞臣力盡故天鑒中丞忠直一生知廷尉清貧在位奬其廉而彰其德畧其迹而徵其心此 天子廓大度之深仁明大廷之公論廷尉則感從心發頌以言形於是南國詞人並多佳什中朝才士咸成和章鉉夙托州民今同里閈傾心慕義以日爲年捧誦佳篇盡是琳瑯之響裁賡鄙句慚爲瓦礫之言

玉白花紅集小序爲郭于宮作

雙村兄才高白雪詞緬丹林久爲京洛之遊未遂蓬瀛之志祠逢海淀每換冬春趨走塞垣都忘炎暑感韶華之易往時有微吟乘筆札之餘閒偏多雜詠集名冶艷則玉白花紅景物鮮妍則秋林春雪芬芳月地依稀嶺上之梅點染霜天彷彿洞庭之橘懷人幽渺並屬詞流託興遙深非無離思三重紛向滿座俱回二月紅花窮秋佼勝芳塵糝玉如聆永部之篇晚徑停車似誦司勳之句云爾



花信詩小序爲前輩阿雲舉作

才人託意但詠名花騷客含情惟吟香草故傾陽葵藿無非感德之言紉佩蘅蘭大抵離憂之句況乎春秋迭代物候頻移寒暑互更心期不改鶴亭先生於是有花信詩之作也先生操比松筠性同葺桂掖庭詞苑地雖近而恒逢清廟明堂詞旣高而難和回環有信爲報春風開謝無端常存芳氣云爾

鄧氏白雪堂序

雲迷邱壠時切孝思風動松楸常勤遠望鄧五兄於是念白雲之常在欲作室而無從空有長懷幾成盧願㦔其性情伉爽則朗月入懷志氣慨慷則高標插漢一行作吏仿是儒官歷歲不遷始登郎署每有鄉關之念輙懷風木之悲南顧白門惟餘栽竹北留闕下未遂拂衣用是勉力蒸嘗因捐已産惟思長供祭掃并示成規乃勒科條爰成斯記冀孫謀不替常爲俎豆之光祖德彌揚世衍簪纓之慶云爾



杜樊川詩序

因人遠遊遂有秦川之作廻頭側足長吟隴阪之詩志士所以邅廻行人爲之嗟歎樊川杜子雲間才士日下名流風儀則松竹俱清詞賦則雲泉並發王僧儒傭書成學不覺傷心毛孝先捧檄爲親居然作吏途經鳥鼠筆繞魚龍酒肆茶司不廢會計之掌岷山洮水儼成風土之書都爲一集並見長篇鉸向也共寓書窓每同接席今也相逢縞帶輙欲班荆綴以燕言還來雋好云爾

鄭東光詩集序

一行作吏疑便廢書忽示新篇幾將燒研鄭侯官之詩句膾炙儒林東光令之賢聲流傳人口惟君三山才子百粵名流比之珍果則樹樹離支語其芳心則叢叢蘭蕙尚書之履聲不遠都官之家集猶存劝郎工文旋膺妙譽桂花叢裏早有新唫杏苑池邊時多高詠以至曉趨金殿染翰偏勞夜勘玉函籌燈猶在已而考居上第特宰名區案牘如山心情似水撚鬚苦思家人竊笑著書抱卷傍觀小吏幾忘署尾覽烟霞而作賦對簿領以成篇譩得草堂月惟一束將來良友坐郎揮毫王昌齡之詞樂人爭唱白香山之句老嫗皆通積此珠璣列之棃棗聰言朝士都傳白月之篇不鄙愚蒙得捧停雲之什聊爲弁首以誌傾心云爾



珠江小集序 補

五羊城外水是珠江百粵溪邊舟皆蛋女慨依人而作客聊抱膝以長吟祇愧飄零難陳祖德（曾大父曾爲海南布政）猶堪慰藉及見名流（時詩人屈翁山尚無恙）同遊拾翠之洲共泛沉香之浦武王臺畔十丈木棉仙人館中十年穀穗撫遺踪而興慨覩嘉果而怡情口啖荔支長三百顆月書蠻紙積數十篇祇自道其飢驅非以述其風土翠飛蝴蝶終未夢乎羅浮滿目珠璣曾不關乎裝橐空爲勞者之言以博同遊之哂而已

刊刻四六金桴題詞

道存吳使君化成綠輔出守漁陽臨行之日以余所選四六金桴將付剞劂請刋之郡齋以廣文教甚盛心也竊以六經簡質不廢詞華百氏菁英無非綺麗漢魏以降並擅芬芳齊梁以還彌加工妙此皆出於大手名人未可等於雕蟲小技文選而後採取未嘗幸有文苑英華一書猶存法式而駢體散體涇渭同流今茲撰述頗師前哲徒自貴其燕石未敢懸之國門延陵使君吏材譙伍詞調無雙忽爾搜揚遂為雕板庶使寒門不享千金之帚投之燕市俱驚十乘之珠



秋泉居士集卷之十七終

孫周校字

〔清〕陳袠撰

# 雪川詩稾十卷

清康熙鶯湖蘇嘯堂刻本

# 雪川詩稾

鶯湖蘇嘯堂藏版



予友玉文陳子歿後之四年令嗣培甫編次其遺稾既前請猾亭漢荀序之復詣予曰子辱知先人最深願更有以發其幽光予惟玉文詩自柳塘先生未歿已輒從猾亭漢荀是正故惟兩君能深知而言之予非所及也予所及知者玉文之所自知者而已方玉文歿時予從省試回亟往視已不及長辭撫尸一慟旋讀其留別諸子詩低回感泣深以學之無成爲憾嗚呼此則其所自知而予之所能言者矣憶玉文少與吾黨數人師桐鄉朱先生得其緒論即慨然有特立之志玉文天資靈警性又剛決數人者莫不憚之及其皎然不欺肝膽可照則又莫不愛之既乃與猾亭漢荀輩切劘詩學爲忘形交玉文悟敏而力勤有兼人之勇然而虛懷謙受情誼肫篤即諸君亦莫不憚之愛之也夫人之性情志量固立言行事之所本也玉文自丁丑前詩文議論與其處家庭承師友之概予皆親厭飫之大致性情坦白志量高朗人與詩一而已矣丁丑後其交游之廣政績之多予不及見也然

辛卯秋吾友玉文歿于家閱四年仲子培甫出遺詩見眎蓋玉文病中屬家兄右序編訂而令兄狷亭復爲之删定者也狷亭之序有云玉文齒最壯最早達而最先亡其詩雖爲當世推服而不副所自期嗚呼此眞知玉文之深矣夫玉文以天賦英卓之才自六七歲能調四聲大父抱置膝上授以唐八小詩上口輒成誦長而肆力稽古雕肝掐腎吟詠不休迨游柳塘先生門熟晰詩家源流正變而又虛懷善受偕狷亭輩倡和一堂識解日進謭



劣如予亦頻頻擊扣俾效他山之攻三赴公車經齊魯燕趙梁宋覽其形勝藉以開拓心胸筮仕衍桐廬爲山水佳絶處繚白攢青映帶几案務屏飫其靈奇而寓諸篇什宜詩之超出于流俗人萬萬也而狷亭猶以爲不副所自期何歟蓋善學者不蘄人知其學之所已就而蘄人知其學之所未就憶予與玉文定交年甫弱冠氣豪而志滿每指目李杜韓白數公思角逐其間以自出一頭地乃荏苒三十餘年予既戢影荒江老而頽廢不敢開口

讀其詩想見其性情志量殆有進焉丙戌奉諱後迄於病歿五六年間予觀其識充而益上氣降而益下精勤黽勉動輒知非方求一念之無忝於師門不可得又況天不假年中道而殞此其心之自憾何如而僅謂區區詩學之成否乎哉雖然詩人自漢魏以下燦然垂於世者其間誰升堂誰入室固不可誣然要讀之而使人勃乎興起有裨生民者其必自於性情志量之坦然白朗然高者無疑矣如玉文之詩後之人苟舍其所本而但以堂室



之氣候繩之則予不敢知不然其所未至者固不在詩而其所已至者猶將掉臂於漢魏以下詩人之中而又奚憾焉今兩君既已删定其稾又各序其所欲言誠足慰臨歿惓惓之意若予者識本不逮言且無文顧獨流連往復於性情志量之間而不勝如見之感也故書此以答培甫之請使附記之簡末云爾丙申春二月之三日同學弟周振業

雪川詩稾若干卷予族弟玉文於辛卯六月病中手自刪訂以授友人周子右序右序爲之斟酌去留而偕其令弟漢荀相與參校者也先是予客粤東玉文寓書促予歸里予以人事牽掣不能自遂至十月杪始出嶺至江右則玉文於八月中已捐館矣今年夏予自江右歸杜門養疾玉文之子培甫來省予相對痛哭不能發一語久之病稍間始過沙溪奠玉文於雪浪齋舊居培甫乃出此詩卷示予予爲之反覆校閱復刪十分之三然後編定以俟剞劂質之兩周子兩周子亦以爲可也嗟乎予齒長于玉文數歲而與玉文偕學詩玉文於予詩頗有嗜痂之癖予詩自愧淺薄不足存假使萬一或有可存則異日定予詩者惟玉文是屬豈知今日予反以衰頹之齒而定玉文之詩也耶玉文之爲詩其家學淬礪師友切劘以至前後所得之淺深具見自序中至其詩清真淡遠得江山之助則潘太史稼堂先生序其桐江集論之詳矣予俱不復贅獨念玉文於同志諸子中齒最壯最早達



談風雅事而玉文一官小草遽歸長夜有芝蘭之秀無松柏之蒼得失寸心徒增悼歎是豈詩道之昌爲造物所忌必奪其年使止于中道耶抑豈學問難成有英才勤力如玉文者資之以師友助之以江山而終不得盡窮夫閫奥耶雖然玉文遺詩具在立體則必清剛取材則必警策與朋友贈答俱有真性無浮夸之辭嫉邪憫俗有感輒發至閔閔恤民旨在言外者尤得古循吏遺意試以質諸李杜韓白數公吾見其合不見其離也是故玉文所未就者自期之高與人所以期之之重而要不足以掩其所已就者而靳之不使傳彼王子安高季廸之徒寧降年一不永而其詩遂不長留天地間哉因從狷亭後申以數言未知家兄觀之謂足慰玉文于泉下否也旃蒙協洽之歲陽月三日周龍藻序

而最先亡其詩雖爲當世推服而不副其所自期是則同志諸子之所悲而尤予之所深痛也壬辰季秋下浣狷亭沂震書



余纫不從他師六七歲時先王父樂閒府君抱置膝上口授四書章句暇則教之四聲間授以唐人詩若干首略能成誦稍長從事八股遂不復學至丁卯歲余年二十四適省試被放於是有事於學詩先王父知之則大喜盡舉所有詩本畀之是時柳塘吴愼思先生以詩學倡導後進應而和之者余兄狷亭從之遊者周子漢荀而漢荀兄右序及許子三英亦相繼而起先王父曰爾有志於此其從諸君遊乎是年冬柳塘先生有故人挈之北遊余則從漢荀學凡有所作輒爲是正漢荀亦悉心導之無所隱明年狷亭亦就塾江城於是又時時就正於狷亭二君皆嘗有奬勵語余私心竊自喜然亦疑二君之誘而進之故爲假借之詞未必其果有當也及柳塘先生歸因彙爲一編呈先生先生評閱之餘頗加歎譽歸以呈先王父先王父閲之而喜可知也嗣後率以舉業故不得竟學已巳歲先王父見背甲戌歲柳塘先生亦下世而余自庚午以後奔走衣食浪跡四方未嘗有期月之功

致力於此蓋自丁卯至今辛卯倏忽二十餘年矣此一編者皆二十餘年中道塗行役羈旅無聊之所作不忍棄去而存焉者也迴首二十餘年何間事不可爲何書不可讀一時同學諸子率能卓然自名一家蔚爲詩老而余因循荏苒晩晩無成墜先人之訓負師友之功而此身亦遂以將老爲可歎也今年久病不瘥因檢以付右序爲我刪而存之倘不即死則所作當有進否則所存止此矣詩凡若干篇釐爲十卷統名曰雪川詩稾云辛卯六月晦日書



# 雪川詩稾目録


卷一
楓江集　共五十九首
卷二
北征集　共五十二首
卷三
濠上集　共三十四首
卷四
汗漫集　共八十九首
卷五
中州集　共七十九首
卷六
桐江集上　共六十六首
卷七
桐江集下　共八十二首 附録二首
卷八
風樹集　共二十首
卷九
後中州集　共六十二首
卷十
遺懷集　共五十九首 附録五首

# 雪川詩稾卷之一

吳江陳[illegible]

## 楓江集 起丁卯九月至庚午八月

### 賜租行

憶在甲子冬十月　翠華初指東南巡時我湯公撫江左　帝之肱股邦純臣下咨疾苦首入告　重瞳坐照三吳貧三吳田賦半天下額重難減民艱辛軫卹久已在　帝念煦濡小惠恐未均　鑾輿未幾回禁籞公亦被名留丹宸君臣一德合天地膏澤下沛流無垠卯辰歲租竝現放何啻溝壑回陽春從來蠲免但宿負恩及頑梗遺良馴不然亦或飽姦橐坐視侵蝕誰能伸一朝睿慮詳且密蔀屋徧被無壅屯歡聲百萬溢四野推究德意由咨詢嗚呼　聖君遊豫方未已興革漸溥從仁人何哉青蠅汚白璧宵小構禍傾同寅即今藎臣憂國死傾城涕淚空沾巾從此年年清問日誰使吾民白骨爲肉常如新

### 冬日送柳塘吳先生北遊

落楓江雪正蕭騷客路三千襆被勞濯足酒邊豪故在騎驢橋畔興還高曲中縱覺回頭誤局外無如袖手牢無限臨岐依戀意不禁清淚濕征軺

### 謁桐鄉放翁朱先生歸舟風雪

暮雪霏霏一棹開衝寒疑出剡溪來阿蒙曾坐春風裏不似當時興盡回



### 讀周漢荀近詩

自喜騷壇得導師一斑時復管中窺未能參活句中句且更著眼詩外詩但念佛名推賈島任偷白格誚微之海山一曲成連去操縵從今儻許隨時柳塘先生北遊未歸

### 大梅菴看梅次東坡和楊公濟韻十首

晴日風光暖更和江鄉二月落梅多若將此段憑吹笛無限愁人喚奈何

禪關老樹覆生臺枝格橫斜面面開一樹蒼龍誰畫得半身香雪半身苔

疎籬短彴路紆回白板雙扉爲客開我比放翁尤放浪花多花少總看來

目送飛英酒一樽娟娟新月照黃昏一枝瘦影橫牕在招得梅花死後魂

孤山吟後更無花水影參差月影斜未到黃昏清淺候不知渠是當行家

枝南枝北後先開冷暖從教次第催不放春光容易過一花遲作兩番來

不朽才消一句詩乾坤清氣在花枝可憐俗骨渾難療看殺梅花不當醫

香滿羅浮翠羽飛清歌催放未開枝如何徹骨清寒境也到繁華夢覺時

玉雪飛來點點輕。蒼苔襯處更分明。莫欺半面殘妝在。
比似初開倍有情。
姑射仙人自一家。氷肌玉骨思無邪。詩人枉有詩千首
莫著纖塵負此花。

幼弟七歲能對局志喜一首

東坡喜兒能近道。信指剝啄常絶倒。吾家幼弟才七齡
四句乘除參入妙。雖誦泠泠玉瑟聲。更於餘力戲楸枰
眼光縱出指點外。兔起鶻落誰能爭。擊拳一握如繭栗
落子鏗然音中律。斜飛旁角爭刼遲。絶勝火攻出下策
須臾推枰斂手起。勝固欣然敗亦喜。身傍繩牀頭等案
復累殘棋成十二。仲父義方頗嚴切。見猶未即能嗔喝



吾祖含飴喜弄孫。膝上戲看拳亂出。憶我當年了了時
至今濩落徒傷悲。呼盧不成慚五木。等閑失却爭先棋
阿戎早已見雅量。頭角何時共我長。助爾脩成五鳳樓
他年當在諸兄上。君不見烏衣子弟畫屛開。蠟鳳羣推
未易才。笑他老大羊玄保。才賭宣城太守來。

夜坐用東坡韻同漢荀作

蹉跎歲月逼崢嶸。永夜西風送析聲。茶苦澆書猶有味
詩成閣筆尚餘情。爐灰淡白香初過。牕影虛明月欲生。
却笑縱橫蘇季子。枉陳十篋對寒檠。

久雨三絶句

泠煙疎雨著枝輕。碧草春深繞塭生。寒食前頭一百五。
先支十日作清明。
小牕枯坐若爲情。頻聽空堦滴瀝聲。連日雨多詩課准。
一番雨過一詩成。
舍北深泥已沒腰。溪南新漲欲勝篙。柳梢煙重渾如結。
枉喚春風作剪刀。

聞雷示學人

風起雲飛陣雨隨。雷光閃處走蛟螭。書生止是池中物。
一夜雷聲欲化誰。

寄懷柳塘先生 都門二首

入洛從來常語殊。新詩應更滿 皇都。先生長柄葫蘆
在。曾見中原傖父無。



驢背詩名更有誰。素衣幸未化塵緇。旗亭不遇高王輩
莫賭黃河遠上詞。

次韻狷亭兄與漢荀春雨倡和之作

松陵故事傳皮陸。對雨聯吟老興酣。風流千載其誰嗣
詩壇重見開煙嵐。伯兄健筆健無比。勁敵唯有周郎堪
中央未許坐劉老。恰如周北同張南。高哦大唱十日雨
痿者欲起瘖欲談。我愁泥濘不出戶。好事傳誦口耳諳
蠅頭一一細寫出。櫛比章句重較勘。恍如銀管雙開花
五色照耀垂毿毿。又如景陽兩錦段。爛爛奪目迷紅藍
詩腸未乾雨不止。掉頭想見遺巾簪。發發相及矢矢屬
精猛直射南山甝。中原之鹿死誰手。一戰而霸皆無慚

嗟我蹉跎早失學面牆却立疑癡憨井蛙跙踔時復樂
一句何當江海涵兩君之才益一世豈與靈運分斗甔
家雞野鶩吾不擇斂手北面心俱甘金丹坐待脫凡骨
母徒護短雌黃含好詩惡韻强學步有口未達詞諵諵
空階盡日響簷溜點滴似與幽人耽可憐奚奴亦何事
空令冒雨馳詩函

疊韻東狷亭漢荀并示馬御公

我聞古人學有本經史六藝皆沉酣工夫一一在詩外
餘事嘲弄排雲嵐況復矜愼戒苟作不朽一句亦已堪
後人不學絶津逮何異轍北車輪南吾師柳塘今杜甫
論詩四座驚雄談同時屈指首伯氏淵源家學夙飽諳
及門馬君稱好古貫穿萬卷勤讐勘周郎學富才更大
綵筆頻吐花毿毿二子傳衣推上座師門得髓青於藍
今春聯翩發高唱雨中往復朋盍簪如雲隨龍逐上下
如風怒嘯從狂颩旌旆壁壘縱不一三分鼎足要無慚
只今詩學遠失古流傳繆種騃且憨一二庸妄作巨子
狂瀾誰障潢汙涵俗腸紛紛塵十斛純灰何處飲一甔
阿蒙驚下不足數苦欲雷同心不甘古人雖往其言在
何不閉戶窮咀含願侍賢兄傳緒論下牀作語聲喃喃
執經仍從二子後吟風弄月同幽耽他時柳塘南旋自
京雒破顏一笑開詩函

養蠶詞



桑葉青蠶子生浴蠶過穀雨收蠶及清明三旬鄰曲罷
來往采桑陌上還相迎大婦十筐意未足小姑一箔喜
可掬吳刀切葉細於絲朝朝哺飼忘膏沐三眠漸到上
山時斸茅縛箒排高低蠶房欲暖山欲爽此中一一求
其宜下山採繭喜十分沸湯軋軋繅紛紜脚翻轆轤手
復轉一車兩束輕如雲新綿剝得從蛾口線細家家遲
好手黃絲留待織家機催租人到還何有可憐蠶婦慣
苦辛猶藏布種待明春

述懷東狷亭兄

我弱好弄不好學青春坐送白日徂垂髫猶昧六與七
但恣夕歡還朝餔成童率爾學制義殘腔依樣思操觚
一望茅葦顏忸怩觀場脚短羞侏儒倏蛇赴壑驚十捻
五白不肯成梟盧去秋省門又見放殘棋覆罷繙新圖
欲旋面目事風雅紙尾黠竄同鴉塗飣餖簡策塵十斛
腸胃半腐終難刳同門畏友有周子（謂漢荀）其詩學古與古
徒明珠滿篋不我吝偶味妙理逾醍醐癖書奇字多未
解以意揣測心追摸管窺十亦得一二拍案不覺驚且
呼未知吾生於此事亦復可望萬一無今春阿兄發高
唱老翩勁健驚鷇雛朱絃一奏再三歎金石繼響音節
殊（謂漢荀御公）時引我作羊公鶴氋氃未肯舞氍毹强拈險韻
不自量蠻語輒作如娵隅藏拙未敢輕擧示長途欲試
愁疲懦阿兄見之獨首肯不以氣盡鄙小巫傳觀那免

供一笑亦有坐客時捋須嗜痂護短自君病苦欲朱粉
妝醜嫫古人學詩有本末胸破萬卷涵江湖末流狂倒
眞漸失汪洋一派皆潢汙詩魔飛精入焦府僞種蔓衍
連根株鳥空鼠唧妖孽作生龜難脫堪嗟吁而我空疎
復駑鈍暗行失足誰將扶事誠在人未可料有志妄欲
追軒虞但恐力弱不足負東家曠女徒自愚國能未得
故步失技窮終笑能飛鼯貧家活計在苟得古貨今日
其誰沽咫尺城闉未可越講堂不得常陪趨羈鴻旅雁
本儔侶恨不棲啄同菰蘆經旬閉戶疏舊雨故態何處
求新吾篇長語複意不盡莫惜指點開迷途此詩不足
當下策愼勿碌碌笑阿奴



偶讀王荊公明君詞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
意無南北及司馬温公自嗟不若住巫山布
袖蒿簪嫁鄕縣之句作二絶句寄呈柳塘先
生

十載長門金屋寒阿嬌咫尺淚闌干縱然失意無南北
猶勝琵琶馬上彈

金獸雙環暗斷腸回頭灑淚別君王不知此去氈城裏
可勝蒿簪嫁縣鄕

讀柳塘先生燕邸詩

一年旅食滯　京師磊落胸襟擬問誰杜牧奮言皆見
罷少陵無史只裁詩刺雖留字終看滅衣縱經塵亦汚

緇莫恠歸來徒四壁相如元似不同時

題漢荀詩藁二首

麗句淸詞一代無蕭然四壁自歌呼詩工窮餓渾無准
此是君家十斛珠

天生詩骨自胚胎魄力誰爭大小來一石只今君盡取
敎人何處斗量才

又題二絶句贈漢荀

風雲月露總紛紜佳句超然獨出羣那得瑯琊白團扇
爲君細細寫秋雲

一尊未得共論文細雨淸燈夜欲分每到沉吟堪絶處
何曾讀罷不思君



喜柳塘先生北歸

消息經年悵各方欣看襆被返江鄕生憎河北諸傖父
却愛江南數酒狂面目初憐季子黑髭鬚陡覺阿蒙長
扁舟不負尊鱸約好剪秋燈話夜長

己巳春之塾三首

入春未匝月饑軀復出門前期束襆被悃悃中心煩病
婦補短褐矻矻至日昏幼弟宿舂糧草草供晨飱片帆
掛湖口黯黯春雲屯暗風吹我面寒雨銷我魂行矣不
復顧百憂難具論

我祖踰七旬老耄行日加入春忽臥疾十日勢未差縱
令病即已西日亦已斜未知從此去復得七十邪奈何

反哺日分飛若林鵻翻恐傷親意强言即還家淚眼忽巳傾躑躅腸痛嗟

古人輕萬鍾不以易我親況我非祿養胡爲走踆踆傭書博升斗硯北鋤且耘烏飛空繞樹燕宿常依人一念舍此去何術濟長貧負米有古賢此意良可珍我行匪得已夜夢猶酸辛

聞湖浦梅花盛開賦此自嘲

野草青青没燒痕遥知香雪遍江村今春無力償詩債避過梅花不出門

贈內

鴻案終朝儼主賓年來慣見甑生塵嗟君椎布無煩化



自到吾家不說貧（徐騎省詩化得妻兒不說貧）

山斗

山斗千秋孰敢倫後來嘔點苦紛綸總然盡把今人薄何至無心愛古人

無題四首同周漢荀吳謙六作

重來閬苑有前緣忽報雲端墮綵牋豈是窺牆遺玉勒寧教見面博金錢花枝偷看迷秦客鴻影驚飛逝洛川紅杏夭桃等閒在莫教容易颭風前

雷聲隱隱去遲遲十里春風繡幙垂柳葉煙深鶯不露花心香淺蝶先知一身那得生雙翼片語何因上兩眉此際珠簾休卷却綵雲飛去不多時

別時爭似見時難天上因緣怪未慳蓬島幾曾飄海外銀河不覺近人間綵鸞無影流明鏡翠黛多情壓遠山多少金閶城外柳但饒離恨莫教攀

闌干翡翠帳流蘇眉勢分明十樣圖醉未敢邀輸博局笑如可許誤投壺燒殘蠟炬還垂淚泣盡鮫綃總化珠從此蓬山千萬里相思有夢得尋無

春日同周右序李佑人泛麻湖

春郊風景別遲日勝情偏天入空明鏡人登疊畫船淡融黎作雪濃化柳成煙便恐桃源是綠溪錦浪鮮

哭姊

嗚呼姊亡乎我母今已而哀哀念我母恩勤至忘疲初



生數不育早歲多悲摧及乎姊始生珍愛如佳兒三載余墮地我母轉孜孜繼又得我弟頭角看參差余家適搆難雀角牆垣窺我祖性磊砢不甘非理欺於時家中落巢破卵幾危（余生之年爲康熙甲辰族人有藉其姻貴以搆陷者余祖遂至破家）歲復遭大浸漂沒蕩里居（庚戌大水）凶荒坐相并比屋無晨炊我母日拮据憂勞損膚肌消中疾已久至此遂不支彌留念諸雛失母誰護持臨殮視不瞑九泉恨猶齎姊孝誠過人痛欲我母隨我父遂感激絃斷不重徽姊時年十三余髮兩額垂一弟復一妹尚皆在孩提伶仃四五人形影相倚依再歲妹忽殤姊復涕漣洏更喪我庶母家貧益難爲姊即主中饋操作雜鹽醯或冬時號寒或午時啼饑一味

必共嘗尺布勿自私煢煢諸弱弟以姊當母慈我母未了債一一姊償之辛勤歷十載我姊方于歸蛩駏乃各散灑淚臨路岐荆布勿復完焉能具盤匜佳時及令節棗栗鮮饋遺姻婭或致誚妯娌頻見嗤姊誠識大體自謂命所宜縱多爲婦難不令家人知暨乎余授室乞食爲人師終歲一再見相對唯歔欷期我早自奮望我捷秋闈每念母蚤亡泣涕相勸規顧我益坎壈再試擯有司以玆不得意戚戚顏不怡去年鹿城返姊時適歸來一見心爲驚孱削胡至斯爲言兒女煩以故體獨羸嘗恐此一別再見未可幾斯言頗不祥余每中心疑豈知申申詈斯言遂永辭入春聞坐蓐三月音乖違幼弟趣



走候臥牀已瀕危自知不復起家事囑纍纍含淚向老親伏枕首屢稽衰年幸自愛勿爲女深悲悵然更念我百里路苦睽我聞疾奔赴望門腸如封瞪目但相向百聲不一回魂魄已離殼猶然淚交頤始知忍死待特爲我遲遲痛哉毛裏情畢此俄頃期幼子頭扶牀弱女方始孩況有呱呱泣生女月未彌夫君痛欲絕翁媼呼聲悽回憶我母亡慘割恍若玆衰親涕千行腸斷哀猿唬幼弟泣中宵毒痛音酸嘶同屬失恃人於姊較多虧靈牀火青熒悲風起空帷天高任茫茫湖深終瀰瀰悠悠入泉路遙遙上夜臺魂兮在何處應未離深閨姊子余當教姊女余當攜俟其稍長後一一道端委苟得至成立睍目豈無時我當告几筵以慰九原思嗚呼姊亡乎哀此重淒其緬然想平生含痛寫此詩此詩言有盡此恨終不灰

秋日尋范文穆石湖別墅故址

郡西鼓棹日熹微此地前賢早息機戀闕子牟心故在買山支遁計誰非三篙煙水宜官退一徑峰巒勝蜀歸亭午漫尋遺跡遍蕭蕭木葉滿村飛

責鼠

天公憐我貧到骨特與盎粟供晨夕鼠胡不仁貪而黠呼朋入盎恣饕餮中宵有聲鬪格格白晝勿避爭伺隙相女有體人勿責胡忍對人作盜賊公然竊負入已穴



急往逐之驚兔脫嗟嗟此粟本不盈甔石今飽我腹無七八縱然有口禁不得瞪目對之三歎息鼠乎鼠乎女莫竊我家十口賴之活女今飽噉腸欲裂寒士生意恐斷絕我欲箋向天公說憐女幺麽不足責此詩雖戲儆女魄鼠乎有知當自革嗚呼鼠乎有知當自革

澄江寓中與右序話舊

西風獵獵響菰蘆風景寒江儼不殊人事平分今舊雨疎狂自占故新吾登山黃歇墳三尺澆土劉伶酒一壺今日與君論信宿不須感慨到窮塗

同狷亭兄宿漢荀寓齋

西風江上客愁邊夜雨蕭蕭似昔年合與諸君尋舊約

杜康橋畔對牀眠

客舍枕上聞雪聲

淅淅茅簷細若無孤燈殘夢兩糢糊忽驚翠竹牕前折
身入袁安臥雪圖

中秋三首用東坡先生韻同猬亭兄漢荀作

今夕定何夕搔首明河東清光淨如水一瀉當天中去
年臥病客扶杖啓簾櫳要此清團團洗我愁腸空舉杯
問明月來此應何從聞有斫桂人曾否在月宮蝦蟇巧
相蝕毋乃憎此蟲一問再三歎欲語詞已窮但令置百
感坐醉佳會逢莫便作苦語竟夜常喁喁

明月無處無照我愁獨別清影落盃中和愁共一咽浮



生固有涯憂患經幾擲焉得繫冰輪團圞不教闕烏鳥
亦何爲三匝繞庭樾驚棲復不安策策鳴敗葉由命非
由他人生定誰說遙憐小兒女此夕覓梨栗尚有獨看
人清輝照如雪詩成欲一寄翻恐愁斷絕

去年今夜月玉山相對清前年過白下踏月秦淮行今
復巧相隨照此閒門扃寒蟲至夜半唧唧和哀聲白露
下高空燦若珠貝明招邀月影吾徑作二難幷風來動
梧竹搖蕩藻與萍空庭疑積水幾忘今宵晴人生會合
難靜境未可輕一落便經歲惆悵難爲情

風雨渡江泊瓜步二首

浪花飛度海門東雨過收回陣脚風兩點金焦剛洗出
夕陽斜照半江紅

帆飛京口濤聲壯舟泊瓜洲雨陣酣唯有長虹時矯首
却從江北跨江南

江干晚泊

一片征帆向晚開新涼風景亦悠哉雲橫北固吹成雨
浪滾南徐勢似雷第一秋聲隨雁至無邊月色趁潮來
柁樓拄頰微吟罷莫放閒愁到酒盃

秋夜燕子磯玩月

秋月照萬里橫江落千尺月色與江聲佳景最今夕我
來值高秋遙天望空闊潮爭月影流月助波光白山勢
亦似飛凌風矯欲活四顧煙蒼茫中流景明滅我欲倒



清樽臨江酹明月此月幾千秋此江經百折東注與西
流誰能心默識即今擊楫人俯仰皆陳迹長嘯下層同
扁舟待明發笑問燕磯人何如牛渚客

登金山

大江發岷峨東下萬里遙金山屹中流終古衝怒濤須
洞四圍水對峙一點焦我昔過其下望險常回橈譬如
三神山欲到風爲飄茲來慰夙願遊屐窮周遭涼飈絛
煩襟快若癢得搔眼無一物障意覺萬象豪濤聲入秋
氣松檜鳴蕭騷想其蟠根壯千丈搘斷鰲不然負壑趨
何異漂芒毫龍章燦貝葉突兀留雲高甘泉汾鼎覆泰
岱封中標此間留鎪鏤光燄常干霄玉音四十字一一

聞簫韶橫空發天籟日月爲回昭一洗疥壁陋呵護驅
龍蛟臨泉酌中冷古塔恣翔翱雲濤擁北固形勝歸南
朝往事如飛鳥煙霧空沉銷玆山流不去送盡落日潮
盛衰俯仰間滄海何迢迢何當振飛翮一覽扶桑梢



# 雪川詩稾卷之二

吳江陳萇玉文

## 北征集 起庚午十月終辛未一年

曉發苕溪

秋漲白蘋汀孤舟趂早程曉霜漁市火殘月戍樓更白
鷺銜煙過青山潑眼生篷窗寒不寐况復足離情

廣德道中

短晷生憎客路長蹇驢蹢躅蹋新霜寒泉面浸浮萍紫
老樹根堆敗葉黃都把亂山供落日尚餘疏柳寫秋光
山程堪詠還堪画此景他年未易忘

醉題宣城劉氏小樓示同年湯偉駿公



遠近晴光俯可攀紅塵隔斷最蕭閒隐明謝脁樓頭月
枕對青蓮句裏山眼力遠過鴻影外秋光清瀉酒杯間
醉吟疥壁君休笑聊爲征夫紀往還

山中

蹢躅山程遠終朝事苦吟西風遊子色落日故人心天
淨孤鴻遠秋高落木深客愁何處遣青旆隔前林

南陵客舍夜雨有懷御公右序漢荀狷亭兄

最是窮途客易愁欺人無賴是更籌他鄉睡少兼逢雨
好友離多又及秋定爲對牀思潁上可無飲酒憶梁州
曉來欲寄相思字江水悠悠向北流

發繁陽

驢背詩囊一束輕蕭然侵曉出秋城青山特地多情思
一路迢迢送我行

清弋江

暝色低含江上柳秋光淡寫水中天不知杜牧吟成後
更有何人爲慨然（牧之詩清弋江邊柳拂橋）

南陵雨夜憶三弟病中二首

經旬女臥病十日我離家却爲思鄉劇翻憐歸夢賒愬
鳴半夜雨雁叫一行斜相伴殘燈在愁時忽吐花

若此深宵雨羸軀那得安家貧艱藥費歲暮怯衣單未
免高堂累何能遠道寬遙憐在家者屈指計歸鞍

發南陵



一路寒泉送客程離亭回首隔山城秋從黃葉聲中老
人向青山缺處行幾片閒雲供画本一林落日待詩成
來時記得留題處尚有殘尊慰客情

廣德道中

日暮行吟草路荒昏鴉接翅伴人忙人歸村店鴉歸樹
閒却秋山對夕陽

誓節渡題禪林壁（并序）

唐季黃巢之亂里人張氏起義兵率鄉勇數百人轉
戰以挫其鋒及其敗也數百人皆投溪中無一降者
前朝萬曆間宣城太守段君爲之記今碑石猶在佛
寺側

此處義兵死英風今不亡遠猶追海島近欲比睢陽終
古溪聲急四圍山色蒼禪林遺碣在迴立向斜陽

五鼓發東塘舖

客程常早起殘月耿天西風送雞聲遠霜侵曉路迷懸
崖結屋小臥柳作橋低呵凍吟成後郵亭手自題

哭族子觀

頻年來問字力欲振衰門膝下無違養鄉人不間言有
妻能作誄無子與招魂師弟平生意臨風挹淚痕

張夏道中除夕示同年周魯祈

一桁青山落照邊清燈殘醉耿無眠與君起向燈前舞
未到雞聲尚舊年



泰山紀遊

茫茫四海涵虛空鎮以五嶽摩蒼穹泰岱萬古作長雄
帝出乎震羣朝宗天子祭秩等三公七十二代傳登封
我來登眺攀崇隆郭門堆疊青芙蓉山根直拔橫而縱
崚嶒特起如崇墉倚天面目何穹窿籃輿欲上不可扛
屈曲鳥道迷行蹤飛泉百道走磵谼大石怒激聲淙淙
盤旋過盡十八重（山有十八盤）綽楔分峙大小龍（山頂分兩路一曰大龍門一曰小龍門皆標以綽楔）
中矗十丈排霜鋒（一峰斗起名劍峰）峭阪四十里欲窮陡見金
碧宏珠宮（上有碧霞元君廟云是東嶽之配）飛檐画棟氣鬱蔥鬐垂珮委瞻
肅雍作配青帝禮秩隆奔走萬國傾愚蒙黃金火齊殿
陛充官家算緡皆上供（四方所施金錢皆積殿庭州官爲封貯每月朔望一收謂之掃殿）絕頂更

上策惰慵習習兩腋生凉風日月晝夜觀兩逢儼爲造
化光重瞳周秦吳越四望通譬若𦡱膈開瓏瓏更有仙
人駕綵虹危梁絶壁疑鬼工（絶頂有巨石横兩小之間名仙人橋）千鈞勢壓嵌
空洞縱目直欲追飛鴻一氣不辨九有同黃河萬里衣
帶縫咫尺溟渤堪飛𣶒弟畜衡麓兒嵩高僕役太華奴
恒峰其餘徂徠與繹蒙不及腰膂況肩胸中央拳石五
尺崇泰山之宰神明聰（中央一石高五尺鐫聰明正直四字云是泰山之神）吾思至德高
難頌能於膚寸雲勃蓬徧爲大地施㟊㠓崇朝霖雨沛
澤洪沾我稼穡活我農左右上帝稱良忠德施不言萬
國蒙長子主器豫聖功父乾母坤子職共泰火漢灰運
已終有碑十丈何其豐（秦無字碑在山頂）竟無一字篆鳥蟲徒見



老死蒼蒼松（五松今存其三然已不可考矣）唐開元代留遺踪陽冰大字深
磨礱萬古東魯章布躬欲小天下難形容（旁一碑云孔子小天下處）我欲
竟覽百感叢驟車十日征塵紅玆遊領略殊匈匈𧪼酌
大海飲瓢鍾翩然下顧心忡忡吳門匹練在望中翹首
西北雲空濛吾今轍跡其何從

北歸後一病兼旬少間與狷亭兄夜話離合之
際有足嘅者因以一絶紀之

青熒宿火話歔欷客到窮塗願易違不是對牀今夕語
幾成京洛不曾歸

去冬北上狷亭兄漢荀各以詩贈行行後右序
復有詩見寄三君之作篇長語重慰誨殷勤
其愛我至矣行李悤促未暇爲答歸後隱括
來詩之意奉酬一首

憶咋上燕京朔風吹積雪同學二三子惻惻傷遠别阿
兄首贈言愚𦡱資啓發流俗逐風靡祈我金煉百復讀
漢荀作諷論意尤激曲學有隱憂恐我力疲苶右序默
無言我行簡方折長篇意反覆勗我謀道切欲以方用
員師門有質的三詩言不同愛人皆以德此事微君言
愚固不敢忽況復重諄諄忍不益努力雖然竊聞之南
轅轍不北所云古人耳持此今安適當今際昇平羣情
漸玩愒頃來長安遊僦居纔兩月邊患幸少休部黨憂
未釋恬熙垂冕旒未用憂時策羣誇陸賈裝亦羨君卿



舌棠谿堅或柔素絲緇或涅能毀方爲員百用百不竭
而我失會機康莊竟一蹶貧賤豈足羞慚負嗟何及諸
君驚人才特達在轉睫後事師不忘以我當前轍方員
隨其宜緇素任所值幸同靡波揚相與糟醨歠毋羞薦
狗監毋恥趣鼠穴庶幾公孫賢幸免劉蕡黜諸君苟有
心我迹亦應易不然能終窮誓共守迂拙我玉固未獻
我足幸未刖我寧涸枯鱗豈甘赴沉溺我甘長齟齬豈
能恣汨沒緇難染素絲員豈刓方節守我百鍊金剛勁
幸無缺願終師阿兄對牀追夙昔漢荀負至性孝弟久
矜式師門推緒言右序意彌決願以諸君贈一一爲君
質庶幾勉古人吾道光前業

漢荀近多田園小詩戲東一絶
盤空帖妥韓公筆排比鋪陳杜老詩卷却波瀾吟斷句
東坡才分似陳思（坡詩文章曾植今堪笑却卷波瀾作小詩）
次韻佑人與周起貞贈答之作
風雨論文巳十年行藏較量幾淒然局當先著旋思悔
妝到迎門倍詫妍漫許雲龍堪共逐只看蛩駈各相憐
嗟余潦倒今來甚何處雞聲早著鞭
病起
偃仰渾同醉未醒敢云緣病長高情枕痕著面驚顏瘦
梳齒經風感髮輕但可尊前論現在不須身後歎無名
故人宿有聯牀約買藥還須暫入城



夏月臥病風雨兼旬詠懷三首
行藏草草付天公半榻蕭然百慮空夢繞茶煙一縷外
詩成暮雨數聲中荒江雨足浮天水老樹枝號卷屋風
賴有閒情堪自慰不曾感慨到塗窮
病來事少起偏慵掀户披衣景漸中遮日有雲皆作雨
掃花無徑不生風遣愁肯信詩無力添睡方知藥有功
最是西山看未厭一峰夕照恰銜紅
滾滾紅塵日夜流喜無噩夢到滄洲厭聞甯戚歌牛角
慣見安仁拜馬頭好友自成頭腹尾勞生休怨斗箕牛
不須更望長安笑落日孤雲祇自愁
郊墅雜賦十六首次高青丘韻
舟泛鴟夷子家浮笠澤翁西山當户見南雲到門通青
摘蕪菁雨香披穲稏風郊居無限好吟斷五言中
俗情緣病減詩境得愁增淥水濃於酒白雲閒似僧停
舟犬吠客宿壘燕嗔燈剩有懵騰夢温時記未能
春陰過十日小浦積流沙煙暗沿溪柳苔明掩徑花逆
風雅結陣細雨燕歸家不問牆頭酒如何遣歲華
幾番風信過春去嬾郊行花發聊隨意鶯啼欲盡情分
秧和雨種澆藥引泉生却笑劉侯輩吟詩好得名
淹滯經旬雨幽懷若箇親兒嬌强解事婦拙不言貧載
酒無奇字加餐有故人前灘得雙鯉幾遣問閒身
晴窗臨北渚晨夕便興居遠艇移雲外奇峰露雨餘棐



飛鷺宿鳥萍皺唼游魚更愛門前柳涼風到敝廬
鵲噪晨春候哇鳴夕照時柳陰斜繫犢車水亂侵陂雨
急回風斷雲低度影遲方塘恰半畝幽趣少人知
暑退涼初至晨興日兩竿露懸蛛網濕花帶燕泥乾棊
局閑中覆醫方靜處看午炊時不繼漸覺意能安
荷渚交交白苗塍每每青心閑參句活景妙入詩靈雨
過絲蓴滑霜高稻蟹腥鄰翁邀近局狂態醉兼醒
漸近登場候誅茅覆短垣好詩無惡歲醉吐有狂言護
犢牛宮靜呼名鴨陣諠斜陽隱隱處倦羽識林園
塞上休烽戍滄江息浪波時平官課最歲穰吏侵多野
外晴鴉噪煙中牧笛過田頭時負耒辛苦勝橫戈

昨夜西風急漁舟水滿塘犬驚遠岸火雁叫一天霜婦
供蒸壺味鄰傳釀酒方小詩隨意得心境兩相忘
質樸風猶古敦厖俗未逵妻賢能似孟奴愛絕如蕭倿
佛嘗施米憐烏不拾樵更開酒價賤青旆颭溪橋
偶過親朋話寒宵坐共隈韻嚴脫口接令險擊籌催一
榻松驚夢三更月桂梅等閒車馬客塵土厭追陪
晴牕烘柳眼臘雪點枝頭竹影侵堦亂山光薄暮愁稅
輸寬吏擾俸足假蒙求便覺風來暖輕冰泮荻洲
若算行藏便無過二項田雲山供覓句花月不須錢癡
黠容兼我升沉怪問年郊居無俗事消遣饁耕邊

初秋題右序北池塾齋兼示許三英四首



高槐疎柳映清池臨水軒牕靜對時連屋更堆書萬卷
分明画出少陵詩

漫漫方塘平似鏡曉煙鋪面水沄沄忽然風皺萍開處
倒浸天邊幾片雲

嘒嘒鳴蟬弄晚晴西風策策露華清琤然片葉飛空下
記取秋池第一聲

許子論文夜欲闌周生談古笑常乾坐間添箇陳無已
鐺脚詩成最好看

秋日同諸君過葉已畦先生橫山二棄草堂賦
呈長句三十韻

草堂勝概山中卜渌水依園山在屋山容傲睨似高秋
方幅波光媚幽獨主人河海滿詩名早脫塵鞿住空谷
半生蠟屐遍名山小草歸來鬢猶綠闢成幽徑號三三
結就奇峰似六六新秋一棹出胥江有客同過皆不速
石橋流水灌柴門主人高哦客剝啄相逢一笑喜跫然
解衣磅礴無拘束啓扉呼客繞山行婉轉岡巒境回複
一峰中起勢飛騫色古顏蒼神欲活數峰偃仰繚其旁
位置參差秀而樸石門迤邐上山頭曲折盤旋出山腹
堂前隙地鑿方池中浸清泉數百斛矮梅叢桂小松杉
點綴巔崖作眉目其餘面背皆青蔥枝盡亭亭根屈曲
更愁風雨無客來種竹蕭蕭聽戞玉案頭舊卷雜新詩
客到常教面山讀甕頭有酒不時需勸酬徑忘主客孰



若對二棄談人間舉白浮君頸莫縮須臾客醉主亦酣
自言平生看山足曾于岱頂見層雲又上匡廬聽飛瀑
衡嵩太華在脚底往來幽討忘寒燠但愁世態益險巇
名山亦有危機伏不如此水與此山與世無爭定無辱
坐客無言首屢頷歎息爲山得山學始知帖妥石嶙嶒
盡自胸中出丘壑亦如此山有妙理但適高人不適俗
出門攜手秋江濆送客斜陽山背閣秋深相約更重過
定遣山靈笑客熟

鹿城風雨示右序兼柬狷亭漢荀

山城木落動離思愁向燈前檢舊詩忽憶寒江風雨夜
兩家兄弟對牀時

久客崑山忽及秋末和蘇子美中秋見月九日

遇雨十六韻同三英右序漢萏狷亭兄作

閒愁飄忽無根荄併入秋氣傷離懷中秋明月九日雨兩回佳節愁中埋憶昨秋半景色妙天公若遣羈情開可憐臥病阻遊覽月反排闥披蒿萊絕似故人共傾倒沁入肝肺無纖埃舉頭邀影恰一笑人生由命愁何哉重陽轉盼忽又到誰家蕸菊無深杯而我襟懷恒作惡自別皓月常徘徊玉山咫尺未即上黑雲壓山山疑頹重來舊雨亦良友蕭蕭薄暮詩頻催未知清光去何許此愁未雨根先栽客中屈指晦朔再如雲黃秋浮香醅二三知己坐索莫苦吟屢托須邊腮秋月一落曠載別



重陽明歲知誰來坐令玉山一片石亦似騷瑟無詩才險韻强和衆賢作興淺應被山靈咍

與右序自塾齋暫歸江城次韻答狷亭兄即事

五首

依依帶水繞離思偶爾相逢喜溢眉絕勝阿連燕朔日滿鞍風雪隔天涯

幾來三徑叩柴荊酒罷燈殘更有情最是羊求來往數不須苛禮責逢迎

脫粟相留意自親終宵笑語倍生春阿兄硯北無他客合與梅花作主賓是夕余宿右序齋

湖上西風掃凍雲雪中興盡亦多君那知此夜袁安臥鼻息如雷總不聞三日前狷亭曾一到郡以雪甚不晤余而返

兩家兄弟最情親幾度聯牀得四人謂漢萏今夕霜天雁飛疾亂行斜渡太湖濱

雪川詩稾卷之三

吴江陳長玉文

濠上集 起壬申正月至癸酉十月

夜雨

亂堆秋卷半叢殘倦睫糢糊興欲闌雨過樓頭花正落酒醒江上夢初寒桐當焦尾音誰惜龍到驚人畫亦難剩有匣中長劍在摩挲燈影幾回看

雨中東右序

閒牕欹枕意蕭然終日無聊把一編芳草橋頭花似雪綠波湖上柳如煙酒醒殘夢憑詩記日暮閑愁帶雨還可惜故人前別去不曾商約對牀眠



寄懷吴旭初即次來韻

一百五日寒食過二十四番花信頻日暮心情如中酒春深詩句倍懷人草連遠浦疑無岸雨急中宵欲送春想得閒門三徑好高軒有客駐轔轔

二月廿二日夜作

狂飈馳驟作春陰不寐羈人坐擁衾薄味酒無終夜力苦吟詩見百年心芭蕉自共春舒卷芳草爭隨雨淺深欲踐連牀故人約西牕剪燭豁離襟

飲酒

索居來朋儔高齋置良會綠波瀉清尊未飲心已醉百禮繁苛刪三章約法備計客壘兩分築壇邊一帥先發必摧堅掩至忽伺怠擊籌鳴鼓催藏鈎設伏待偶勝一軍譁稍却半壁悔轉戰反主賓交綏亂伍隊誘敵却每三雪恥復必再怒衝搊陣贏勇喝梟盧采動若攪常山堅疑撼泰岱勝欣持耳澆負苦捉臂代傾倒座絕裾欠伸腰忘帶耳熱顏舒丹眼澀口吐囈赤脚舄錯交露頂帽穿脫語漸枝葉多膽忽輪囷大盤旋地軸翻酣適水底睡夢猶醉鄉侯生尚米汁拜坐起皆懵騰出門仍揖跪僮嗔酩酊扶路笑顛狂態歸來揮醉豪矢詩爲酒誡

送同年倪建侯北上兼東劉北固張天農

倪君別我來寒暑忽一變南北兩羈鴻相望不相見吴門忽邂逅喜極雙目眩再拜未致詞執手視顏面君云



頃北歸覲省及親串今來別子行仍復往畿甸聽君言未終我嘅已三歎孰云終年思坐席不暇暖愧無囊中金客裝爲君辦惟餘覶縷言慎勿規爲瑱君才美且多君學醇而貫意氣傾友朋玉潤而金斷幸得際昇平側席思賢彥夔龍坐廟廊延攬多髙薦吐君胸中奇逞君口中辨黃金築高臺青錢定爲選一鳴試冲天萬里不轉盼但當砥頹風如金堅百鍊霜蹄雖暫蹶詎足爲扼腕劉生寓 京華旅食短褐綻張子亦宿留饑驅日汗漫君行當見之爲我道繾綣長安多緇塵二子衣如練提徑足致身久矣吾黨賤健翮今何如翹翹望天漢若問洽江人終年飽噉飯

春日寄懷巳畦先生二首

春風駘蕩滿江鄉最愛橫山結草堂鄭老襟期三椽絶
次公醒醉兩番狂柳深不覺聽鶯久雨過初停灌藥忙
任是湖山奇勝處杖藜何日不徜徉

堅隱年來事事宜閒吟負手日遲遲久藏有客需時酒
工著無人愛處詩屋角安山常避險檻中引水不妨奇
相逢怪底機鋒熟米汁胡僧是本師

述近況東江城同志

客去齋空不自聊騰騰兀兀過昏朝雨聲常趂風聲作
詩力時兼酒力消寂寂笑應來鄧禹便便嘲合到邊韶
相思不得乘風去每對停雲首重翹

清明客居雜興六首

最憐江鄉春事繁短隄水漲接溪源夕陽雨霽新如沐
曉樹煙熏薄似昏乳犢一犁芳草地水鳩幾處綠楊村
客中無復關心事睡足高歌正掩門

竹根開徑午陰移深巷鳴雞日正遲菜甲帶花攜爨婦
藥苗隨草鬬癡兒寒生曉夢憑鶯覺香滿東風有燕知
更喜鄰家春信早朝來開遍出牆枝

郊原每每間青黃二月農家喜欲狂田父唱歌迎社日
村童擊鼓祀勾芒一篙春水響柔艣千樹桃花明夕陽
好景若教人畫出不妨便號避秦鄉

太湖新漲水痕平傍邑諸村樂事并浪靜船頭張水網
聲高屋角響風箏里巫罷掠門初閉酷吏新還犬不驚
更喜春來黃紙放秋糧先減一分輕

牛孃河畔浪花圓急水橋頭柳色鮮茶竈酒旗曾望宅
綠蓑青笠志和船艸陂自足耕犁雨蔬圃平分灌藥泉
無限吟情須記取蜂黃蝶紫菜花天

春信年年足別離杏花成片柳成絲只看江鱭風來處
已是河魨水上時愁裏好懷緣對酒閒中忙事總因詩
平生結習消難盡醉醒花香有所思

見燕題塾壁

春社頻看弱羽歸差池舞影覺心違華堂客與雕梁燕
總傍他家門户飛



題漢荀辛未詩稾後

周郎腰腹無十圍磈礧槎牙飽撐據萬卷貫串隻字嚴
筆墨飛騰挾風雨首春示我一卷詩云是辛未歲中作
張藔展按若對君讀未終編歎息屢攫拏騰擲百態新
則身天地悲無訴有如感遇效子昂造化陰陽爭發露
有如詩史學少陵風俗謳謠成掌故忠愛有時似瞽叟
恍若流離載道路憂時有時仿樂天不啻秦中陳諷諭
閒情彷彿玉溪生美人香草煩箋疏刺譏間學玉局翁
詩帳尤堪觸時怒論文或續遺山老偽體精裁得津渡
田園或似石湖公樂府農歌見高趣就中哭弟心更傷
至性尤多過人處其餘思舊與懷人哀樂情深如告語

始知詩外有工夫字裏行間見情愫凡此歷落數十章
一一詞源倒傾吐臨風掩卷幾思君狂言欲發君須恕
遺音正始本和平盛年豈即憂遲暮況君有道味堪怡
紛紛過眼何足慕願君自保歲寒姿松柏何曾霜雪懼
我亦從君作導師稍向迷塗正前誤讀君詩罷已三更
燈花欲落如垂露春光駘蕩勝去年定有和鳴變韶護

贈顧有典八十韻

東吳古名都奕世富文獻流風百年來弘長相後先㦲
㦲顧夫子古處邁前憲非惟絕學興抑亦頹風勸其性
介而和其學醇而辯修綆汲深沉源流皆貫串才華賤
綺靡隻字必研煉又復決擇精衆流橫截斷妍媸態紛



綸一一歸明辨猶然自撝謙抑抑不矜衒澄懷見肝膈
靜氣照顏面縱有非意干亦輒以理遣及乎涇渭間秉
義仍斷斷勸之世俗趨掩耳惟恐浼譬若萬頃陂而流
不淆亂又如千仞峰而立無厓岸置君今人中一足當
萬萬君師玉遮翁一代坫壇擅述作排前人菁華掩後
彥牛耳御齊盟人倫推月旦晚歲解組餘節概頗高猶
稷下屈奇談鄰中傾高讌良爲衆譽歸亦被物情訕一
時彥昇門翁沓聲華徧時出後堂宣願結東鄰翰桓譚
歎絕倫孟郊走僵汗或許冰藍高或詫雲龍伴或情等
漆膠或誼重香瓣片語肝膽輸千金然諾踐當其意氣
傾情好矢不變一朝異死生乃漸交情見海內金蘭交

過問不及半延陵劍影空巨卿哭聲遠當年魯諸生零
落晨星散誰賦大招些亦少隻雞唁崔堪翟公羅琴足
雍門歎即今藐諸孤伶仃絕攀援吟復責子詩悽愴絕
交論而君獨慨慷誓不存亡間無慚負土芭不負遺文
粲宿草已芊芊餘哀仍眷眷春秋一盃酒和淚時澆奠
偶過西州門痛哭車回旋死者可復生君乎曾不靦嗚
呼古風衰狂波滋汗漫鄉哀有太丘道廣賢愚涵高位
一朝失世情忽變幻紛紛炙手徒反覆不轉盼羣鸞飛
衛弧竝彀逢蒙箭生尚猶背之那冀死不叛高吟少陵
詩同學寧云賤竽工齊門吹賦喜狗監薦志氣既飛揚
衣裘復新袨堅違高堂養苦被宦情牽青雲一致身師



言輕背偭回思枕膝傳卓哉門牆健何爲曲學阿徒以
羞前典賴君力枝撐弗使靡風煽脫囊穎不誇暗投珠
豈羨始終師緒言義足金石貫勁節同棠谿洪爐已百
鍊奇節比松筠蒼姿積嚴霰置君古人中高風當亦鮮
吾師柳塘翁臭味與君善羞爲形骸交切磋戒規瑱太
息堯峰亡斯道眞如線獨行只推君嘖嘖聞頌讚是惟
小子愚踽踽足如胥名場怯掉鞅藝圃驚瞀眩時論好
縱橫阿蒙甘斷爛交懼水火爭舌怕玄黃戰風豈及馬
牛笑敢辭斥鴳獨喜對夫子春風游泮渙緬想風雅途
今古具隻眼所嗟持寸莛而欲洪鐘拘語海于井蛙終
然怖河漢苟君不棄遺束脩竊所願目爲忘年交實使

顏辛赧眼中縱輕肥碌碌何足算君其砭膏肓狂言恕蕪蔓

秋柳詞和已畦先生二首

憶得風流在眼前鶯鶯燕燕一時還而今老向秋江上不對西風再起眠

詩翁誰記舊攀條雨壓煙欺恨寂寥唯有棲烏啼不散秋風猶似惜妖嬈

婦弟李慧人將授室詩以勗之

爾之先父母自昔我顧復一從見背後慘目常自觸又恐動爾悲欲哀反停哭我祖李自出宅相應嘉卜復重渭陽情再世婚姻續爾姊許字時我貧乏饘粥爾母絶愛憐恩以兒子畜我已久無母似再得母育豈知不一載二豎尋相促頗聞彌留頃念我不瞑目及爾姊于歸爾從我誦讀爾父積憂勞二載復不禄嗚呼人世間此禍實最酷孑焉藐諸孤四顧形影獨每聞爾長號我亦痛在腹憶爾向從遊資性頗質朴我憐爾尚穉教示不能篤屈指孤露來三載易晦朔我行仍潦倒爾備極荼毒爾今將有室泉臺笑顏逐但當勵爾操成人貴磨琢苟念爾先人我言其佩服

遷吏歎

歲在辛未冬計吏皆上列巍然吳江令材能冠等秩政績問何如繁劇治有術歲賦五十萬一一完無缺如此閱三年大吏驚且悅飛章爲超遷以作令表率口碑在道路往往紀其實令本出將家目不識紙筆年少貌亦憨其性偏好殺尤於催科間一意用火烈正供終歲征計限分十月令乃欲速辦追呼廹倉猝飛符刻爲程晝夜恣督切額外又横征耗費不可詰輸糧亦苛扣甔石無七八鞭笞雖難廢止爲頑梗罰而令苟觸怒縱完遭痛抶尋常坐堂皇洶洶虎翼出什伍互搶攘四境恣饕餮時或按閭里夜半驚出沒屏息禁偶語行道多亡匿升斗縶妻孥百錢陷縲紲荷校耳及趾累月未能脱白棒健且新肉飛但餘骨自恨爲良民不如盜刦奪大盜晝殺人死罪反得活良民有首領性命等蟣蝨比戶無完膚終年見流血不詛令淹留但祝陞遷疾至竟得令遷產破業已失奈何行有期鼓搒猶不輟歲除坐倉場漏盡數命畢及其去縣時士民微詬誶令復赫然怒操刀肆殺截縶之滿囹圄坐以叛民律哀哀寃痛聲呼天常不徹不意堯舜民但爲屠伯設誰能採輿情上排九重闥國賦固當充民命尤堪恤征科苟有方民非盡姦黠豈必逞殘刑乃爲盡臣節我詩言有窮聊寫十之一監謗有常刑川潰不可遏

九月二十日發繁陽宿南陵

西風蕭瑟日微昏山外千層紫翠痕春穀道荒侵落照赭圻城小壓秋原夢隨斷雁雲千里人共饑驢月一村

却憶昔年風雨夜舊題詩句在柴門

涇縣渡

礫确陂頭水暗通秋陰黯黯浸長空青山山外嶙峋起遙見雲邊蠟燭峰

曉發涇縣

驛路微茫野戍空山嵐深處遠濛濛低頭驢認昨宵月拍翅雞鳴隔塢風歸思似雲吹不散秋容如水画難工一詩尚未推敲穩已有林梢日影紅

宿南灣

泥塗終日走逡巡晚就南灣卸擔簦暮雨隨人無宿處也歸茅店伴孤燈



新安道中

秋風秋色迴無涯繞郭山村石徑斜屋後引泉供水碓樹間棲稻噪晴鴉奔流遇險都飛雪霜葉經風似落花黃菊正開新釀熟可能羈客不思家

贈練江劉毅可即用其七十自壽韻二首 毅可善琴少遊金侍郎子駿之門能談其守新安事今寓繁陽

雲林深隱絕風塵老我琴書未是貧賸有酒狂衝劍氣未妨餘事作詩人宦婚何黜中年薄松菊陶潛老去親萬里煙江秋浩蕩鷗波深處看垂綸

滄海橫流剩此身刼灰燒後衹長貧共驚南國留遺老幾向西臺慟故人青史功名無夢到黃山猿鶴有詩親璜溪晚節君須記莫羨人間擲釣綸

寓海陽建初寺次武夷潘集山龍眠方受斯暨家弟靈湘初夏倡和詩韻二首

大雅賡酬日奇峰正卷舒秋風茲勝地遊子乍停車古柏夜生籟寒潭雁浸書可堪吟諷裏爲客慣躊躇

招提殊閒寂竟日少人過翠欲分遙岫煙仍挂晚蘿愁深遣酒易樹老得秋多敢繼羣公後酣時亦放歌

泊睦州胥口

風喧老木山逾靜灘響飛流夜更清酒醒夢殘人不寐曉鐘聲出睦州城

歸渡錢塘



鳳舞龍飛勢未休地非天塹亦悠悠檣帆隔水如瓜步埤堄銜山似石頭斷岸衝潮頻北徙洪波捲海竟西流漸江彷彿京江路只欠金焦兩點浮

歸自繁陽答故人見問

汗漫征程百日餘江山風物總淒迷黃花送客消詩思紅葉將愁趂馬蹏秋色平分江上下灘聲長繞浙東西故人喜我扁舟返笑問新篇幾處題

雪川詩稾卷之四

吴江陳莨玉文

汗漫集 起癸酉十一月至戊寅九月

曉發淮河

路入淮清第一州棹謳嘹嚦破閑愁孤帆逆水趨寒浦
斷角淩風度戍樓白雁南來人北去黃河東注月西流
昨宵鄉夢無多遠尚憶全家送渡頭

早發平河橋 淮安郡南三十里是日登陸

唱徹寒雞第二聲辦嚴呵凍赴朝程河中帆影隄邊馬
與客平分月色明

日暮沂州道中示顧有常張日容

朔吹蕭蕭日色昏衝寒客去黯消魂煙鋪平野秋荒驛
水繞中原夕照村接翅鴉翻沙際影垂頭驢齧燒殘根
與君稍就旗亭飲薄醉猶添笑語溫

齊河道中和壁間韻

極目平林暮靄齊客程躑躅岱峰西青山段段迎人面
殘雪紛紛沁馬蹄遠水雁分寒影闊官亭旗颭夕陽低
何人與我還同感得句征鞍手自題

宿張夏風雪徹夜五鼓起行衣履皆冰至禹城日始出有感示有常日容

無知稚子牽裾住垂老衰親勸緩行豈是長安少君輩
滿鞍冰雪聽雞聲



至日 是日聞廷試科場事

寒盡冰堅勢正張逡巡碩果欲消亡天公主宰分明甚
不聽羣陰剝一陽

余與吴赤霞別五年矣歲癸酉赤霞試北闈失意余計偕來 京相逢邸舍過從甚歡今春余被放南歸赤霞亦遠遊黔中賦斷句四首以志贈處之意

失意真成去住非尊前握手各沾衣多情惟有春明柳
半送行人半送歸

杏花成片柳成煙故國東風叫杜鵑萬事不如歸去好
只輸夜雨對君眠

燈火青熒笑語溫君行萬里我丘樊相期後夜還鄉夢
同到秋風落葉村

牂牁江水石門山只欠詩人一往還他日奚囊壯行色
江山粉本在詩間

余頻年客遊九日菊花輒於他處見之今年家君手蒔百本予適臥病村居而狷亭兄漢荀佑人起貞先後繼至遂賦八絶句呈 家君兼示看花諸君子

紛紛紅紫艷春陽正色偏宜讓晚香費盡東風無限力
幾曾開得到中央 凡春花色純黄者少即有亦不香

最晚開花最久開從前繁艷總爲苔此中亦有升沉態

都到渠儂眼底來
雄蜂雌蝶爲誰忙三徑無媒寂自傷不與羣葩稱後進
開時自占一重陽
秋風吹袂晚天寒寂寞東籬細雨闌一種清癯誰得似
故應斟酌配春蘭
霜摧彌勁色彌佳耐久交情似我儕不比芙蓉怨遲暮
秋風零落滿江涯
花開日日皆堪醉兒女紛紛一日忙我欲爲渠捐俗例
儘判九月作重陽
歲歲秋風客路賒遇花開處輒思家今朝恰與維摩伴
便倩渠儂作散花



揭來好事看花頻次第花前迭主賓自有餐英佳話在
此花開後不曾貧

病起猶亭兄過宿村居口占一絕

荒村一病餘三月感得君來問死生却恐傷心更無語
清尊坐對兩忘情

哭東瀾弟二首 弟歿於滄州道中

力疾馳驅客路長彌留誰與共扶將桐棺三寸家千里
却灑行人淚數行
遺孤三歲藐然存腸斷窮孀淚眼昏風雨江南寒食節
相將北望一招魂

春日北池小集分韻

蕭齋雪淨綠波明一帶晴光繞檻生嫩不勝煙殘臘柳
澀難成語早春鶯芳樽潦倒忘賓主池草招邀恰弟兄
好是昔賢行樂地閒愁未許逼崢嶸

北池感舊 右序舊塾柳塘先生及諸子常集於此

陂塘蕭爽影空明舊日詩人屢唱賡紅燭觥籌妨燕宿
清尊風雨聽雞鳴春雲散去成離別玄草空留隔死生
謂右序北遊柳塘下世也 流水年光知恨否不禁清淚一沾纓

正月晦日夜夢亡僕沈山相隨入 都覺而有
感

塵土勞勞已隔生夢中策蹇尚分明緣知不散窮途恨
月黑中宵伴我行



庭梅爲冰雪所壞

庭梅歲著花不與衆芳伍冰雪添精神不屑邀春雨昨
冬蓓蕾繁滿擬開無數豈意歲奇寒嚴凝塞穹宇初驚
雪在枝久歎冰入土遂使未開梅零落成空樹梅豈不
能爭順命固其所今朝春風香冰雪消何處梅雖不著
花生意猶萬古幸有來年期幽憤當一吐一花何足言
志士心獨苦

送錢鳳文之武昌三首

故人隨春風歲首得一聚提柳娘長條復送行人去相
送出春城芳草斜陽渡漢江君舊遊行路多辛苦東風
客袂寒水國征帆雨夜泊煙波灣朝指晴川樹鬱鬱武

昌門何似金閶路春光料已闌君行定回顧我時亦思
君頻來送君處
悠悠役長塗惻惻念行李千里去依人君心豈得已況
有堂上親白髮披兩耳纔歸即遠行恨爲飢所使遙知
牽衣別老淚落如泚古人陟屺岵瞻望良有以懷哉早
言旋非徒快知己
君才富江海未可量石斗文章爛春花五色無不有況
復敦意氣誼比古人厚高談聆玉屑鄙吝時一剖只今
賢主人識賞定非偶君其益激昂千古事不朽富貴且
儻然浮名焉挂口千里有心期行矣一揮手

與三英猶亭兄夜坐有懷右序　都門



寂歷東風夜對時忽驚行役一年期長安雪滿詩成早
澤國春寒雁到遲孤客望鄉應極目中宵
右序近詩賦得雪滿長安酒價高
憶遠各低眉何時杯酒尊前共笑剪燈花訴別離

空城雀

空城歲暮陰風生滿天冰雪枯桑鳴黃雀饑來啄冰雪
衆雛啾唧多哀聲衆雛日晚聲愈促雪寒沁臆不飽腹
雛饑雛凍傷母心恨不將身化爲肉空城無食可奈何
引雛欲去憂心多不見鵬鳥摶風九萬里今亦低飛避
網羅

苦雨二首

忽忽春將半滂沱勢日加聲喧緣樹密點急趂風斜雲
濕低行雁城昏接翅鴉劇憐江隴畔漂泊幾枝花
蹉跎芳信晚畢景倚闌看霧暗藏鶯柳煙迷宿鷺灘入
池新漲闊落枕遠鐘寒此際愁何限尊前賴酒寬

苦辛行

探玉高上萬仞巔探珠深下百尺淵當其辛苦一朝畢
富貴坐獲黃金千老農胼胝汗如汁終歲勤勤收顆粒
玉不可飽珠難餐彼乃糞土嗟何及世情顛倒嗔不醒
貴買珠玉光熒熒破盡中人十户產辛苦老農誰復聽
嗚呼老農辛苦勿復道縱遭賤棄猶自保君不見志士
千秋多苦辛按劍相逢良不少

訪滄浪亭故址謁蘇子美祠二首時未經修葺



榛莽情何極清流自激淙海桑今幾閱風月昔無雙曾
汲依殘沼犁耕避斷矼高懷渺千載俎豆在茲邦
避地城南日扁舟來往頻放懷歌水調高唱得比鄰今
日無漁父當年尚逐臣空餘花鳥恨零落古祠春

春興七首以四時最好是三月爲韻

今春苦久雨春半少花事東風著意催韶華了不至頗
疑蓬户寒或與園林異即今晴景和空見庭草翠可憐
花信過已盡二十四
春到清溪岸絲絲楊柳垂穠艷桃杏花日暮東風吹落
紅逐晴波蜂蝶遠空枝榮華不轉眼春光來爲誰蕭齋
羈旅客寂莫負芳時

芳園喬木多幽韻襲襟帶黄鸝矜巧麗含思愁無賴身
坐緑陰中歌傳緑陰外亦復有友于睍睆若酬對會心
良無窮砭俗此爲最
燕子未來時花事猶草草燕巢雛欲成春歸跡如掃況
復沮愁霖雙屐絕幽討春自雨中生仍向雨中老君看
百日中都能幾日好
遠山遶晴湖空翠難著紙片雲忽飛來如染淡黑水吾
觀疊嶂圖煙雲拂十指天公妙繪事此處不凡矣誰悟
景中詩興趣亦如是
老屋臨清流光若啓鏡函空明徹上下倒浸天蔚藍繞
檻鳬聚散垂楊燕呢喃齋中苦吟人照影髭毵毵天機

入妙悟得句吟再三
春月靄輕雲雲淨光皎潔能移花樹枝排入詩人闌横
斜及低亞高下復疎密銀蟾爲寫生一一神欲活恨非
張三影賦此雲破月
哭族兄大英兄僑居都下歿於去秋今春始聞訃
送我臨岐淚滿纓客中兄弟最多情忘悲鄉國難重返
乍別音容便隔生鄰舍有書傳信息墓田無主哭清明
天涯行斷歸飛雁猶逐西風叫數聲兄無子
吳門喜晤天農和日容韻二首
落拓休嫌衆裏身相逢契闊更情親憐君不向車塵拜
未是衆中一輩人

渺渺京華客路長倦遊況味只空囊五年屈指三番見
唯有今朝在故鄉
初夏北池即事分韻二首
地僻少塵事薰風漸拂衣客同舊雨至春與落花歸漠
漠池浮絮毿毿柳映扉相將傾一盞朗詠送斜暉
尊前饒勝致羈客若爲情燕熟知門户鶯閑樂友生茶
鐺風自沸竹榻夢誰驚記取吟成候鮮鱗躍水聲
次韻酬日容見懷
鍵户高哦太瘦生一篇珍重故人情吟殘柳外晴鶯語
醉過花時暮雨聲詩比春波猶有態愁同江草總無名
何時得踐連牀約一笑離懷得共傾

三英招同猗亭兄讀書北池自春徂夏倏及半
載余將移館虎丘留別四首
東風泮池冰我偕春共至池塘柳絮飛春去我猶止即
今夏已深亦將別知己忽忽聚首期轉盼一彈指好花
復好月笑語凡有幾頻添別後悲悉是當時喜即我別
君心諒君亦如是會合知非遥前期指秋水
賓主數晨夕懷抱各傾倒酬和止三人頗樂塵事杳良
辰風月佳夜雨孤燈悄快意同欣欣懷人共渺渺此時
會心遠或在不言表只較形骸多頓覺閑愁少一詠復
一觴悠然便堪老相期故有在離合何足道
知己不常聚動若參商各每積經時思甫得一酬酢未

及信宿留輒作數日惡何幸來君家半載互攻錯況復
有我兄得踐聯牀約賓主倡和頻詩成似鐺脚向後不
可知從前無此樂一人忽難留兩意俱寂寞不知今聚
首又復幾離索爲君引此觴閑愁得酒却
別友情已傷別兄心更苦凡我之所短惟兄最知予却
因同作客反得成久聚憐我學無識惜我胸無主英眼
恨太高用力嫌太努我雖未盡改什亦悔四五況復性
怡怡虛懷無不茹我意所不然狂言亦傾吐兄輒首肯
之山海無所拒師資在家庭此樂天所與所恨各饑驅
行斷參差羽君留樂友生我別悲風雨好寄西堂吟竹
間聞叩户



別北池

書堂北臨池几榻覺清快點滴雨千聲淡蕩煙一帶有
如詩人詩風水生異態何異君子交澄懷見肝肺坐臥
綠陰中截斷紅塵外將別復臨流身去影疑在何況齋
中人離情當百倍

謁湯公祠

我公騎鯨歸白雲我公遺廟留吳門須眉劍珮但彷彿
有口百萬傳其貞憶公撫吳甫二載不以肅殺惟陽春
元和一鼓萬物變我民久久思公仁非無貪頑及强暴
在公當日皆良民黜邪崇正一二事落落正氣扶常倫
憂時縱來忌者口亦爲萬姓非一身心雖無窮力有限
公語在耳猶諄諄公還何遽薨何速至今父老涕淚頻
洋麟威鳳世模楷日星河嶽天精神黃金可流石可鑠
千載光景終常新此祠尸祝我民意亦有月吉來朝紳
公之英爽無不矚有泚其顙知何人嗚呼公之德兮我
民親公之神兮我民尊民之福兮公宜欣民之賊兮公
宜顰瓣香再拜微詞陳嗚呼公兮寧不聞

同狷亭兄三英漢荀編訂柳塘詩集敬紀四首

僵走師門十載勤一編讀罷涕沄沄遺言敢詑侯芭在
也擬千秋待子雲

月露風雲世詫奇幾人曾解讀微詞詩家史例分明在
誰作先生本事詩



健筆凌雲突子虛同時眞已失相如也曾半載留京雒
只賦三言海大魚

舊雨人來夜未闌校讐欲罷更開看先生雅量應猶在
轉覺時賢撼樹難

右序南歸夜話

落落須眉見故吾坐深風雨感窮途幾回書札更番夢
此夕燈前一語無

濟上清明

連天芳草若爲情歷歷歸帆指去程故國樓頭還柳色
他鄉馬上又清明客愁似雨連三月曉夢禁寒破五更
辜負東風有底事揭來重過濟州城

入　都聞雞聲
拍翅三聲客夢驚曉風凄緊欲天明杏花時節年年客
不負雞聲負早鶯
江南詞
三月江南花信稀落紅飛絮總沾衣高樓暮雨湘簾外
又見營巢燕子歸
天街
貰駿人來冀北空騰驤蹴破陌塵紅只緣房駟光芒甚
攔入天街列宿中
聞雁懷猶亭兄二首
春暮書來未有期忽聽嘹喨入雲悲禁煙細雨東風晚

好箇江南送雁時
離愁正值雁來時遠道無由寄所思京雒只今南望客
去年此日共題詩
和顧俠君小秀野二首
老屋江南煙水重誰教移向九衢衕羨他十丈黃埃裏
也有三間著士龍
逸興蕭閑插架新且將虛白敵紅塵西園北第紛如許
只愛吾廬最可人
蕭散
蕭散年來性已便誰令驅馬更遊燕去家雖遠夢猶昨
作客未幾行悔前歸思西風馬首月離情南岸渡頭船

沙鷗一別無消息腸斷春江暮雨天
聞友人將至　京師示汪安公二首
五年三度別鱸鄉雙手重看障夕陽落得沙鷗還笑客
漁竿閑殺柳條忙
棲棲九陌若爲情詩句當年自斷成若畫漁竿重捉筆
更將何語報劉生（羅昭諫爲君捉筆畫漁竿）
人材
黃金底用築高臺欵段逢時亦俊才莫笑蹇驢名品下
也堪令僕論人材
讀枚生傳
紫蓋黃旗結陣雲君王親將靖邊氛軍中不得枚生筆

下馬誰爲露布文
送徐學人南歸三首
正及秋風鱸鱠肥征鞍輕穩興如飛春明門外如弦路
不是天涯却是歸
家山潑眼列秋容添得詩懷繞玉驄歸夢隨君差不遠
毘陵南去即吳淞
徐陵標格歎無雙管領湖山亦擅場歸與黃花尋舊約
應遲十日作重陽
明時
何忍明時便息機秋風冷落釣魚磯君王不管絲尊老
留住夔龍不放歸

戲效唐人小游仙八首

辛苦瑤階禮玉真碧天無路隔紅塵怪他雞犬尋常物
纔入雲中解笑人

無事相過但弈棋雲端摘得紫芝肥橘中不減商山樂
底事逢人苦道饑

萬樹紅霞錦繡堆春風狼藉閉蒼苔劉郎那識天台路
錯怪桃花解作媒

綠字丹書世共驚行行蝌蚪別諧聲蠹魚枉食神仙字
不出陳編過一生

天上誰傳樂句和風中斷續易差訛世間下士休輕議
自古仙人護短多



碧落朝回道路迂偶然游戲亦堪娛雲軿鶴駕嫌多事
自向巾箱出蹇驢

天上詞頭世莫加新宮銘就列仙誇却嫌難展書符手
戲倩人間蔡少霞

羽化沖霄似不經閉門無事誦黃庭蟠桃自是長生藥
只合千年待歲星

秋日醉後戲書二首

醉舞狂歌與未闌秋風秋月夢長安人間也有堪誇處
不似瓊樓玉宇寒

笠澤蒹葭幾溯洄渾忘寂寞在塵埃由來衛霍多天幸
只合南山射虎來

出　都復聞雞聲

慷慨由來敵祖生燈前舞影尚縱橫誰憐一片平生志
已負寒雞夜半聲

句曲道中

身在詩中又畫中丹青難狀句難工忽聞牧笛來牛背
吹破斜陽萬頃紅

挽姜西溟

晚入承明數未奇那知鑄錯不堪追文章舊價欣方慰
辛苦初心悔已遲遺恨一時頭腹尾空傳三絕畫書詩
生芻一束無從唁獨向西風淚暗垂

# 雪川詩稾卷之五

吳江陳甚玉文

## 中州集（起戊寅十月至庚辰十月）

將遊大梁與猗亭兄話別時兄亦擬北上

同君作客夢漁磯至竟歸來計又非老屋三間菘一畝
故鄉堪夢不堪歸

泊滸墅關

故山貧後不堪耕暫解征鞍復此行遠客初程才百里
寒宵殘醉及三更垂楊折後無多在脾肉消來尚未生
唯有還家舊時夢鄉關近處最分明

白下雜題四首



四海爲家不記年石頭城下水空還秋風故壘寒鴉外
消盡斜陽幾點煙

原廟荒涼刼後存白頭宮監老陵園海桑歲久都忘却
但記寒潮沒舊痕

一戟金湯可自由六朝猶得擅風流江山若也知人恨
莫笑渠儂不到頭（唐李山甫詩南朝天子好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

萬里長江極目看樓船五月指江干廟謨不用千尋[illegible]
只說炎風北渡難（事見牧齋有學集）

關山（即清流關也）

仄磴危岡鳥道迷戍樓遺趾與雲齊如拳鐵甕寒煙外
似掌中原落日西天塹浪傳六六鎖江關空用一丸泥

何爲此地稱巉截欲遣戎車限馬蹄

滁陽城樓

興王遺蹟舊時城樓櫓銷殘雉堞傾芒碭山空雲不起
晉陽龍去水猶清雪消鷗占隍池浴燒後人侵戰壘耕
回首興亡無處問寒鴉過盡夕陽平

將至大梁先以絕句戲柬同門朱勛孺田健翎

霏霏晴雪點車塵此夕梁園侍從頻座右相如猶未至
不知授簡屬何人

朱仙鎮題岳武穆廟壁二首

北望初無淚可垂未成和議已班師九哥自是忘君父
枉却千秋罵會之



報國丹誠死未灰金牌十二底相催孤臣不忍違君命
只恨書生勸馬回

春興雜題二首

雨浥煙籠嫩不禁傞傞舞影漾黃金憑誰巧借東風力
染得長條爾許深

似海春光瞥眼過落紅雨急奈愁何蜂梢蝶惹知何限
燕子銜將有幾多

送胡長卿歸陽邱

汝水洲邊把手歡春風幾日又將殘柳橋竝馬晴鶯滑
花塢連牀夜雨寒絳帳生徒容我拙烏衣子弟似君難
前期遲爾少官舍待送秋帆下石灘

次韻勵孺送春

誰唱吳儂懊恨歌一番春信又蹉跎望中芳草兼愁遠醉裏東風掠夢過三月鶯花晴日少十分煙雨柳梢多征衣點點漫空絮惆悵流年奈爾何

許下寄艾山弟

花發滿青林黃鸝載好音酒醒一夜雨吟苦百年心落日懷人遠春風閉户深殷勤東下水雙鯉莫浮沉

送王方鄴歸里

別袂初逢汝潁間經年硯削許追攀論文乙夜同傾酒覓句三春共掩關芳草似愁緣馬足閒雲如夢繞家山倦遊我亦梁園客恨不從君一舸還



湯陰謁武穆王廟（傳是王故居）

此地精忠廟當年少保宮死悲三字獄生恨十年功報國丹心苦傳家信史公勝朝無忌諱遺碣自穹窿

鄴下送宗人季宣歸慶雲

天涯作客久腸斷欲分襟南浦人回棹西陵客倦吟路長秋日短盃淺別愁深記得三臺路他年有夢尋

百門泉

蘇門山下嘯臺前疑是蓬壺小有天百道泉聲千點雪四圍山色一溪煙波心飛鳥和雲落樹影游魚帶荇牽咫尺塵凡橫隔斷水亭風榭著神仙

洗心亭

霏霏如雪殷如雷心跡雙清絕點埃一晌披襟孤坐處槐陰亭午好風來

湧金亭

靈源似雪一泓傾麥隴如雲萬頃平要與蒼生作霖雨如何留得在山清

安樂窩

突兀荒阿草樹深當年只說打乖吟杜鵑啼罷空三歎誰識先生一片心

雲門道中（輝縣南十里）

繞郭清流出衞源東郊十里即雲門柳陰臥草誰家犢竹外鳴泉幾處村桑陌罷蠶風漸暖秧田過雨水初渾



小橋駐馬茅亭坐爲愛風光似故園

覃懷官舍後望太行山雜題九首

暖翠晴巒畫不如引將眼力上空虛羨他出岫雲千片盡日無心自卷舒

一時邂逅眼偏明竟日招延倍有情陡覺羊腸未爲險對君懷抱直須傾

歷歷煙巒一望中心和白鳥去無窮孤峰更在孤雲外只欠飛仙兩腋風

形勝千秋夕照殘亂山狼藉倚闌干而今都落詩人手只合微吟拄頰看

便擬移家住翠微卜鄰先與白雲期閒時曳杖尋幽勝

一箇峰頭要一詩
杼光麓影坐來收風過高槐颯似秋最是晚凉微醉後
好山無數擁牆頭
疊浪層波萬萬堆岡巒重複路迂迴天壇縹緲知何處
時見雲中白鶴回
昨夜煙濃失翠鬟朝來雨洗出孱顔天公妙手眞游戲
再画將軍著色山
清光日夕映須眉爲看山多得句遲他日訪君須取記
青鞵布襪獨來時

覃懷送友人歸浙東

太行晴色迥驅馬意悠悠別酒嵩雲靄歸心沁水流蟬



嘶紅樹晚蓴漲白蘋秋會向吳淞過煩君訊白鷗

孟縣渡河次勗孺韻

盟津古渡閙烟棹出波間黯黯三川樹昏昏兩岸山風
回濁浪急雨歇暮帆閑亦有乘槎興星源萬里還

猗亭兄有長女之戚寄唁三首

信到遙知掩淚痕掌珠輕失恨難言微之賸有悲懷遣
併灑西風哭女樊
孤鸞廿載逝茫茫復此哀猿解斷腸回首悼亡還一慟
當時嬌女正扶牀
離膝牽衣復幾時只今琴瑟不勝悲那堪孤客秋燈下
重讀前年嫁女詩兄昔年有送長女于歸詩

戲題拜將臺在孟縣河口有碑云周武王拜將臺

八百諸侯佐命多三千壯士亦長歌就中想見蟠溪叟
躍馬橫戈逕渡河

夷齊墓二首

西山義士死崢嶸零落荒墳草不生今日大河南北望
一時佐命列佳城
豐碑宰木滿斜曛寒食家家拜掃勤唯有夷齊鄉國遠
村人來上首陽墳

北邙道中望嵩嶽

繹絡峰巒不暫停馬頭如幛復如屏山腰霧洗重重翠
天半雲鋪點點青王屋西來挾風雨大河東注落滄溟



仙都只在虛無裏擬跨飛鸞破窅冥

賈誼宅

舊宅荒凉灌木嗚洛人猶說少年名明時慟哭能容得
眞覺君王過賈生

伊闕關壯繆廟

宰木森森謁夕曛墓前伊水日沄沄只緣識得春秋義
敵國猶能禮葬君

風雨新安道中

百里新安路衝泥獨往還峽分周澗水浪吼漢函關穴
土居民古依山縣市閑爛柯知咫尺雲暗杳難攀

上座主新安職方裴公八十韻

當代推人樣唯公最老成經綸歸白髮泉石係蒼生身
退風彌峻詩清守愈貞羽儀威鳳遠甘節冥鴻輕唐代
宗祧舊河中譜牒明 公系出唐晉國文忠公之後明初從聞喜徙新安 青箱詒奕葉黃
雀兆佳禎學自淵源富才堪宿老驚爲文羞飣餖豎義
破聾盲百氏如翻水千言抵屑瓊秋旻摩俊鶻碧海跋
長鯨驥足行騰達干鉎試割烹下車寬猛竝劇邑莠稂
并 以下敘公任溧陽時事 好雨兼風扇驚雷掣電轟用威行撫字以德
化敲搒立起填溝瘠旋蘇待哺嬰 指設賑及請蠲事 四郊門不閉
竟夜犬無聲欒社春秋立王凫朔望迎歸裝輕少鶴課
最捷遷鷃 公行取俸不足三載 父老千行淚官評一字清爲郎參列
宿出使隷冬卿 公以督捕曹監通州倉 飛輓來南國倉庾實上京度支



司會地通惠轉漕程無復侵漁弊多緣核算精於民力
不擾爲國計常嬴政事資通達文章賴主盟 以下敘公庚午主考江南事
昌黎能破體永叔慎持衡水鑑妍媸別冰壺表裏瑩矢
公同飲蘗 謂主考侍讀安邑王公 濟美等和羹 謂分校永平盧公及諸先生 皓月雙眸澈
狂瀾隻手撑誓天關節絕歐血索摸誠 二句紀兩公闈中實事 騏驥離
形辨璠璵望氣呈無私公論協有識獨心傾 時韓慕廬先生擊節是科呈文
眉羡時賢白顏看下士騂濫同魚目混媿向爨龍感帝
里衣冠會師門君子營樞曹分闔政 公時晉秩職方 秘閣直蓬瀛
工公遷闈學 共有空羣目偏邀國士評 公披其闈牘云扶搖九萬里下視萬類 聲華皆翕
沓頭角各崢嶸利鈍爭遲速升沉異困亨匋匋方北徙
草草即南征臥疾行頻戀 其下第南歸公時臥疾京闕 滯途夢尚縈馮唐

猶未老疏傅已遺榮辭祿非肥遯盈庭惜榦楨停車王
屋聳問渡大河橫 以下敘公請告歸里事 選勝時穿屐臨流或濯纓三
川仍舊業五柳對柴荆釣艇銜煙出樵歌踏月行雲坡
青罨画芝澗碧澄泓晴檻奎峰迴虛檐鐵塔鳴 雲坡以下皆公邑中景也
據梧攤卷帙抱甕灌蕪菁食晚應勝肉經傳不羨籯鳳
毛垂片片蘭藥長莖莖楊氏詒清白荀家好弟兄林泉
歸後美時序別來更兩罷春官第從荒谷口耕 以下雜敘別後之事
因人疑碌碌守拙信硜硜苦語誰能聽勞歌衹自賡琴
嗟焚半禿魚病掉餘赬屢刻舟邊劍重翻刼後枰鼓三
軍亂轍刖再玉藏瑛自問才非健猶欣敵是劻 謂彭城李生蟠 花
生退穎筆箭穀大弨檠 李對策第一 感激追前事懵騰被宿酲



名微酌海蠡恩重負山蝱宿草悲安邑 謂王公下世 修翰阻洛
城 公時亦久疎音問 川原長渺渺契闊久怦怦偶作梁園客追陪
幕府英 甚自去冬從學使陽邱胡公校士遊汴今秋入洛因得訪謁 吹臺春漸暖兔苑雪初晴
殘暑嵩雲靄新秋伊水瀠元亭兩舍近絳帳十年情繞
逕惟松菊當門亦杜蘅高標梧特立清韻鶴孤擎與物
原無競居心自不爭閑能銷歲月老不愛功名雍睦欽
羣紀優容許戴彭依依永夕語擾擾去程旌預恐情懷
惡還愁鄙吝萌窮塗遲報效厚德久懞[illegible]珍重情何極
沈瀾涕已盈加餐歌擊壤長此樂昇平

別裴公

草草元亭過依依別思牽春風有今夕暮雪復何年身

賤恩難報家貧客未還朝來伊水上清淚隕漪漣

秋日汝州送張近愚歸楚三首末章兼訂來春遊吳之約

涼飈颯然至節物淒以清遊子客千里中道別友生與君隔吳楚冉冉孤雲征因風偶會合彼此離愁傾自冬復徂夏倏忽歲已更先我理歸橐惻愴情難平寒蟬嘶驛路候蟲咽孤縈今別誠所料昨會良不輕相見潁川水相送臨汝城君看百里間秋水方盈盈

紛紛兔園雪鬱鬱汴隄柳靄靄嵩少雲泠泠河朔酒晴鶯竝馬聽夜雨聯牀守形骸固我忘肝膈亦君剖況復數君子無異一足手同得侍恩門春風坐久久未知今



別來此樂還再否良晤縱非遙所難偕聚首翻嫌一歲中强半擲奔走離觴滿莫辭君其思別後

漢江堺上游下瀨疾如駛片帆挂西風日可數百里君還欲遊吳歲首戒行李屈指攜手期相違半歲耳未遣將別愁先爲後會喜歸謀稚髫婦傳示赤脚婢預釀村醪清早種園蔬美蓬藋掃柴門琴書潔棐几東風泮春冰故人當至矣坐君於西牕剪燭重話此

送舍輝歸江陵三十韻

雝雝壎與篪和鳴久同調京華一分攜吳楚隔音耗春風爲招延同赴千里名茲何別去輕昨固作合巧憶從梁園遊師門佐衡校同門數友生遠近一時造各各離懷傾一一握手勞天涯忽會合治念不及料交游快晨夕兄弟愜夙好終日共丹鉛無時閒言笑聯車洛水吟竝馬吹臺眺花月恣徘徊江山足憑弔有句同倡酬得酒即歌歗高談四座驚微中一語妙雅量尤過人能以靜鎮躁形骸何足拘肝膽炯已照至性最我憐厚意不在貌況復得羣賢意氣各傾倒樂因聚首多恨已窮途掃欣賞苦未幾歸期早見告秋水波沄沄秋原程浩浩驛壁候蟲鳴庭樹涼蟬噪同舍各懷歸結束亦稍稍來看舊雨俱去感晨星耀離腸一夕牽旅夢千山到君還峴首耕我返淞江釣潮平伍員祠花落黃陵廟定有池塘詩空憐對牀約送君臨汝潁回首望嵩少不見孤飛



鴻遙天正嘹嘹

明潞藩故宮

吹笙人去幾經秋應有魂歸月下遊高榭曲池零落盡路旁留得望京樓

潞簡王墳 今已改爲寺

帝子何年去未回松楸零落石崔嵬定隨高廟衣冠往不共昭陵石馬來寒食捧香悲故事東園賜器闕重臺殿門留得殘僧在閒倚斜陽話劫灰

客舍

客舍晚蕭瑟秋蟲曾未閑涼飈生獨樹夜思繞千山南國荳苗熟北州柿葉斑相思竟今夕旅雁幾時還

汴城感舊 明季流寇圍汴汴人謀決河水灌賊爲賊所覺反決以灌城

天意高難問人謀那可爭反資于禁水自滅晉陽城刼火千燒在桑田一夕平河流今效順隄畔有人耕

睢陽湯尚書墓

吳門樂社幾經春睢上佳城宰木新我是州民懷舊德偶來下馬一沾巾

杞縣劉狀元祠 先朝鼎元皆由宰輔擬進公卷列二甲崇禎帝拔置一甲第一死節事載邑志

妻殉夫亡子殉親殺身奴僕亦成仁假饒列箇忠臣榜也合推公第一人

歸洛

汗漫流塵未有涯嵩雲洛水路周遮已過十一回圓月



却到三千里外家驛路忽欣同旅雁歸期幸不負黃花秋田況是村村熟濁酒鄰家尚可賒

戲題十絕句

讀破萬卷筆有神別裁僞體風雅親此翁詩外有事在不薄今人況古人

彼此相輕絕可憐互相引重亦徒然誰將萬古千秋事只博時賢一拍肩

陳言故紙浩難窺抉破藩籬自得師試看丹成九轉後方知臭腐是神奇

韓杜文章薄雅騷此中合有續鸞膠麻姑長爪依然在肯向時賢癢處搔

善學西崑不在辭美人香草亦何疑義山本事分明在只是當時諷諫詩

雕琢旁門正可咍妄思險怪更堪哀起衰八代潮陽筆只得文從字順來

滄海橫流自古今誰於絃外覓知音當年得失何人辨不問千秋問寸心

莫逐雲龍上下狂未甘餘論借芬芳蘇門也著陳無己誰守南豐一瓣香

健筆凌雲杳莫攀君臣際會一言間同時亦有嚴夫子端坐淮南著小山

隻眼何人繼柳塘後生習氣愛論量此言未許他人共秋菊春蘭各自芳



酬吳鄴衣先生見贈二首來詩追悼柳塘故次章及之

騷壇不復見前賢及睹靈光尚巋然詣到入神那可學篇當漫興亦堪傳欲尋畦町原詩外剩覓鴛鴦只眼前慚媿蘇門舊時客駑駘無計著先鞭

絕學家庭自矩規當時雅奏合壎篪池塘已斷三年夢夜雨空傷數首詩 先生舊有哭弟詩十章 縱有子雲生後世已無狗監薦同時知君一掬西堂淚灑向遺編不爲私 時正校刻柳塘詩集

喜沈竹西歸里

十年京雒歎棲棲乍喜家山策杖藜倦客歸心先白雁

好音到耳愛黃鸝停盃剪盡西牕燭撫劍聽殘〻夜雞
賦得田園詩句好那堪有客又歌驪竹西歸作田園詩有十載風塵成底事抵今一日故山無之句時余將需次北上故有落句

秋日北上書懷四首東別同志

西風策策繞寒林樽酒離亭思不禁泉幸在山原自潔
雲當出岫豈無心頻年只愧躬耕薄今日端慚汲古深
出處前賢俱有道不須捉鼻費沉吟
平生雅志慕虞唐章句慚非濟世方每歎大東歌杼軸
敢辭小草課農桑才非百里從人惜帚享千金幸自量
正是明時堪報稱那能曲學昧行藏
此身豈怨隴頭耕捧檄欣然故有情　盛代清流爲吏



賤書生薄俸逮親榮食貧我亦疑干祿新進人尤戒好
名廿載菰蘆知不負可無一得效承平
飄然書劍指長途好向風塵認故吾鵬盻未應忘碧落
馬號那敢怨泥塗影衾堪問知今少食宿能兼自古無
寄語歲寒今舊雨此行端不爲飢驅

再戲效唐人小游仙四首

貝闕珠宮路渺茫人間慣見鼠拖腸不知月窟蟾蜍巧
幾日飛騰便到旁
自入鵷班作近臣上清俸薄荷皇仁黃金只是人間石
各與神丹自療貧
賜宴瑤池夜未央柏梁高唱醉千觴笑他託曲梟方朔

直以詼諧殿末行
天上頻看幾謫仙華胥夢短恨綿綿輸他策蹇邯鄲客
小就功名五十年

余常浮舟桐廬愛其江水清空涵天浸山作紺碧色白石基布苔藻魚鱗可指而數歎爲天下絶境若居官得此地飲水一杯足矣旣而見其邑宰則攢眉愁苦謂地瘠而民貧善逋賦多盜賊汲汲治簿書不遑烏知山水之樂嗟乎地負人歟人負地歟吾里陳君玉文以雋才取高第尤嗜古學喜吟詠謁選得桐廬有言非善地者君獨欣喜謂人詣縣令爲俗吏吾得與桐君嚴叟周旋差不俗耳抵錢塘盟於江而後渡莅官未久廉潔著聲歲大旱力行荒政災民以甦眞誠遇民民亦感動催科不擾租賦畢登獄訟衰少盜賊屏跡縣庭無事簡其士之才秀者日與講論文藝暇則登山臨水鳴琴賦詩悠然自得居五年而邑大治上官交薦會丁艱歸歸而裝橐蕭然手雪川詩一編示客曰宦遊所得盡此矣其詩清眞澹遠無一點塵俗氣類高人逸士所爲非持手板者能道其人其詩皆與江水同清庶可拜嚴祠而無愧矣昔寇萊公功名葢世亦復工詩筮仕巴東篇章傳播號寇巴東貴顯



後所作多不傳所云得江山之助者非耶陳君之官當日進而吾願其清心雅操長如在桐廬時則詩當日富日工異乎萊公之集寥寥一編矣

康熙戊子仲春潘耒書

# 雪川詩稾卷之六

吳江陳萇玉文

## 桐江集上 起辛巳五月盡甲申十二月

### 辛巳夏將之官桐廬留別　都門諸同志四首

### 自次前北上書懷韻

分手鵷鸞隔禁林離觴悽切客愁禁未成故國東歸夢
已辦天涯北望心丹闕觚稜迴首遠青門柳色去時深
灞橋初發無多路馬上猶看帶醉吟

出來盛世重循良豈合迂疏忝一方聊欲絃歌得彭澤
敢希尸祝報庚桑他年風雨渾難約此去雲山浩莫量
卻校金門輸吏隱萬人如海一身藏



爲貪升斗代躬耕恰喜鄉關近有情鳥倦得棲早亦好
鳥私稍遂薄猶榮州仍漢世更來姓縣自仙人住處名
便領全家更西上荷香六月過臨平

只今魚雁渺江湖珍重新詩競慰吾諸君多以詩贈行勉理荆裙
辭舊伴强施鞭策試長途謳謠俗遠知聞否名姓年深
得記無樂天詩碧落三仙曾識面年來記得姓名無惆悵春明門外路何年塵土足
馳驅東坡詩但教塵土驅足終把雲山爛熳酬

### 渡錢塘誓於江神

書生釋縫被銜命宰百里扁舟三宿程已達錢塘涘候
吏稍稍來挾柁欲西指長年請祀神云當邀福祉我謂
神聰明瀆請殆非禮但當盟我心以質此江水予本蓬
蒿居碌碌庸流比讀書二十年雕蟲嗤小技一第偶竊
忝循例得祿仕即今捧檄馳徒以老親耳恭逢　聖明
時宸衷厪民事兩浙財賦區慎重簡大吏清風動江山
草木蕩滓穢怵惕徧具僚俱抱瘝官恥以予蝨其間共
敢忘自砥況當筮仕初上下交何恃貧女乏華姿辭家
事君子羞顏理荆布低頭奉甘旨責恐遭舅姑笑應防
娣姒此心若未明何事不可罪游刃才所慚臥理庶尤
菲宦途聽升沉民情隨譽毀唯茲清白心庶幾夢寐矢
福固非予邀罪亦非予悔期毋作神羞相見復於此斯
言苟神欺此水鑒予矣再拜送神歸祝語焚一紙好風
從東來神旣從茲始



### 初至桐江

千家煙火聊成縣四面峰巒便當城山好似屏堪吏隱
江澄如練合詩清豐年幸可安無事瘠土還應課力耕
已識此邦風俗好瓣香傾邑馬頭迎

### 坐衙

水南峰色遠縱橫正坐衙時翠欲迎管領煙霞稱長吏
矜持朱墨笑書生退公飲水慚無補判牘看山覺有情
更喜二江皆到縣吟魂合得幾年清新安分水二江至桐君山下合流

### 戲題釣臺祠壁

過客人人詠釣魚羊裘老子意何如可憐斲盡山頭石
只刻當年買菜書

子陵祠弔宋遺民謝翱（翱同方處士干配食祠中）

片石千秋血淚侵可憐生死爲知音嚴光高尚方干隱
不似先生獨苦心

讀相如傳

移病文園臥歲餘同時眞恨失相如所忠枉遣求遺槀
不記當年諫獵書

即目

高樹倚天翠繁花委地紅掉頭人半醉好句落東風一

偶至閒苑

石白泉清夢想餘春風閒引暫停車山花嬌姹如迎勞
谷鳥間關似起居曲折瀑聲經雨後淺深山色展屏初



漁樵此亦他年可何必狂歌憶孟諸

漏江灘

激石衝灘作意鳴一時競進未能平憐渠只是無心物
也向秋江隘處爭

北牕

堆案文書次第回北牕聊復一編開讀書自笑成何用
正要渠儂作睡媒

輓魯祈二首

別語猶看强激昂俄傳惡耗自江鄉膏肓已誤藏舟壑
性命終輸築道旁身後龜兒方主祭生前阿鶩已辭房
知君泉下猶齎恨白髮何人慰敬姜

原缺第四葉

角初花白梨腮小顆紅相看社日近愁歎荷鉏翁

辰卯雷頻屬西南陣已橫山高一面雨塔迥半腰晴野
色看微潤枯苗望再生秋村堪入画誰寫憫農情

枕簟涼初覺園林氣已豪雲疑爭鳥疾山欲鬬秋高客
鬢行非昨浮生何太勞秋田猶半熟應得醉村醪

過竹影菴

草滿禪關覆落花綠陰侵戶夕陽斜竹邊一縷輕煙起
知是客來僧煮茶

秋柳

西風水國冷蒹葭雨葉煙條帶露華燕子不來鶯去盡
黃昏啼殺後棲鴉



秋蠅

淅淅西風落木時半窗晴暖夕陽遲蛩聲已斷蟬聲歇
只恐癡蠅未備知

官評

政拙何緣若有神心勞曾未補斯民官評他比詩家例
不薄今人愛古人

題閒生三陽龍頭山居

嶙峋百尺聳蒼顏傍水軒牕恰面山何處飛來煙雨外
似曾相識畫圖間高松身老凌雲健飛瀑聲遙落砌閒
勸著小亭臨絕頂更乘餘興一躋攀（余嘗勸生築亭其上）

圓通寺獨坐題木末軒二首

輕靄將舒復斂幽禽欲去還過不覺煙中人遠空傳木
末樵歌
幾處懸崖泉落何方作雨雲還覓句湯休髮白看山杜
牧身閑 寺有老僧能詩

攝篆至建邑

釣渚西來竟日程嚴瀧瀟灑舊知名 范文正公有瀟灑桐廬郡十詩郡舊有瀟灑亭 行
春伏過衡山鹿銜鼓聲來散曉鶯登覽千峰無舊榭煙
霞百里媿專城吟情預算知無負建水桐江一派清 舊有千峰榭取劉長卿建德千峰寄一身句也見放翁詩今廢

偶以公事至淳安舟中書所見示沈德傳

新定灘高似建瓴淳安山好抵圍屏千尋峰影連江綠



一徑松陰擁縣青背鳥去帆經雨重罷漁懸網過風腥
匈匈來往君休笑馬足泥塗自不停

自睦州晚歸桐江

沿洄指一水翠靄滴篷牕落日千峰榭西風七里瀧遠
鐘聲出浦獨火影連江去住皆為客歸心空未降

德傳西湖雜詩有不是湖山嫌寂寞金錢百萬
為誰消之句感而作此

妝點湖山錦不如一時魚鳥亦歡娛曾山身賤 君門
遠誰遣工人唱蕎于

夏夜二首

天意能無憫山田半草萊厭看星漢爛愁聽桔橰哀虹
只東方見雷空卯後催如焚心更切一夜恐先灰
有盡農夫淚無靈拜禱虔雨猶望今夕饑不待明年天
遠應煩聽官卑亦省愆憂勞竟何補廢盡一宵眠

蹋災宿長樂寺

青林逸出暮雲端黃葉平鋪上界寬老木揞風秋易感
空山零雨夜添寒檢田長吏關心切懸室窮民待賑難
何處哀鴻鳴更急不辭破曉跨征鞍

旱災蠲賑畢示士民

弭災禦變百無功爛額焦頭笑乃公累爾凶荒爾何罪
可憐只坐長官窮

姚東郊令子見訪



故人墓草已陳根有子深山訪巨源驚歎嵇生今不死
一時收淚罷招魂

泊富陽

延緣百里暮煙際一鐘殘插水城陰直侵樓暝色寬渡
聞人語靜潮落榜聲乾坐待澄江月清光倚醉看

春日懷江鄉舊遊寄友人

最憶江鄉景物饒青林竝馬足招邀平沙細草煙中路
小雨東風柳外橋桃倚出牆無限笑鶯憐得友不勝嬌
一杯未得狂夫共誰與嬉春慰寂寥

有感

疲民春到轉難支食盡枌榆更蕨薇自愧不如閑草木

根皮猶得療人饑

釣臺書院有感 嚴祠舊有祭田子孫世業之今田已盡廢而糧額尚存

荒祠零落墮寒煙廢盡前朝祭祀田猶有額糧推不去
子孫辛苦辦年年

遙送狷亭兄之官慶符和三英絕句九首

狷亭自都門歸攜家西上取道京口未由款別聞三
英有送行詩因如數和之以寄

微官何意落窮邊襆被蕭條路十千贏得半生稽古力
全家安穩上青天

片帆西上指峨岷家在東吳盡處村相隔只如衣帶水
無過江尾到江源



琴鶴圖書共一船紀行篇帙繼前賢料應十月巴江水
重記詩翁入蜀年 放翁入蜀記於冬月入峽計兄亦當於是時過巴江也

景好應愁著句難江山也復厭人看涪皤遷謫非君比
約畧風流近務觀

清江定合供吟嘯蠻俗行看頌袴襦身與嘉州俱不負
前賢遺恨一時無 用薛太拙及放翁句

佳水佳山無盡藏古今都寫入奚囊望雲灘上如重過
好著新詩與補亡 事見劍南集詩句

課耕應得及春初想見疲民勞起居兄弟遭逢俱　聖
世可憐報稱只農書

澄懷夙昔久心降幾共山齋語夜釭兩地只今皆飲水

巴江可得勝桐江

江上孤帆欲發遲故人情重淚雙垂秪應別後添佳話
萬里傳來倡和詩

醉書桐君山寺壁

秋山客思雨崢嶸閒倚闌干歲屢更常笑羊公同湛輩
敢羞噲等伍韓生三年海上春耕廢一雁樓頭暮雨橫
不用憑高苦迴首二江潮落正東傾

邑中有以和詩見投者戲書絕句

不愁案牘向塵堆却喜新篇日往回小吏無知偏竊笑
催租時節送詩來

武林歲暮書懷四首



飲量元無海樣寬客衾難敵五更寒滿城雞唱霜初下
別浦潮迴歲又闌塵土故應低面目江湖也復厭波瀾
九天已分音塵絕不信煙霄闕羽翰

地偏恰與嬾相宜管領江山自一奇偶欲開尊休吏早
每因覓句報衙遲探梅九里詩翁宅待月雙臺釣客祠
此段風流還足詫三年不遺故人知 九里花雙臺月見唐方干詩

萬里山川渺一方遙天空羨雁行行岷江有信趨吳會
西月無情竟夜郎風急青衣愁夢斷書憑黃耳怨塗長
戎州重碧如堪醉但聽猿聲莫斷腸 懷狷亭敘州重碧見石湖及放翁詩

回首孤雲落日邊抱關碌碌不須憐折腰手版顏常厚
肆罵文書意漸便敢詫心勞書一考却憐筋近宦三年

鍔祖來歲都無事待覓陶家種秋田

贈朱勖孺二首

吾道固如此孤懷豈易伸雨雲翻覆手賢佞暮朝身去國名難潔當門忌益頻九關無路叩翹望只沾巾

力盡鹽車下魂驚壁弩前吾生不有命何代獨無賢北溟幾千里南華第二篇雲山殊爛熳終不負歸田（勖孺嘗取東坡雲山爛熳之句命禹鴻臚尚基作圖而貌已於其上）

同諸君謁子陵祠次汪東燦韻

釣石巑岏釣水清偶同閑客試閑行江山自是因人重名利何曾到此輕聯陣征鴻雲外遠浴波沙鳥日邊明隔江指點玄英宅一笑依然暮靄橫（方干白雲原故居在釣臺南三里）

連朝無事課小詩遣興不暇求工也賦此自嘲

假日文書得暫忘晴牕點筆畫初長吟詩未入官方論縱不工時也不妨

再賦自解

擁褐朝來自掩關吟成黃色上眉端還愁未到無人愛不敢誇渠勝好官



# 雪川詩稾卷之七

吳江陳長玉文

## 桐江集下（起乙酉正月至丙戌三月）

元日試筆戲東諸生王益

曉樹煙輕羃酒旗晴洲波暖漲痕移只憐春酒粘衫袖不信東風誤鬢絲疊嶂翠深知雪盡孤梅香淺覺春遲不知守歲王夫子呵凍吟成幾韻詩

新正阻風釣臺

雙臺日落衝風急七里灘高鼓棹遲自笑新年無一事瓣香來拜子陵祠

桐江竹枝詞三十首（有序）

待罪桐邑已逾四載中間游罹水旱上下郊原流覽風土凡觸於目而有感於心者輒作數語記之病嬾不暇詮次今歲蠲租遂無一事因敘述前語復益以鄉謠里諺之可錄者前後得絶句三十首名之曰桐江竹枝詞質俚無文不足以備采風之選庶吾民作苦之餘歌之以自勞焉乙酉人日清美堂書

桐君山上塔尖尖塔下雙桐覆屋簷縣名便是仙人姓（桐君山在縣治左縣以此得名嚴瀨在縣治西三十五里郡以此得名）不數州人只姓嚴

新安水下釣臺流錢塘潮到釣臺休妾船東去郎西上纔得相逢恰轉頭（江潮過縣治即止不到釣臺）

灘險推船隔岸行溜江聲沸勢如傾郎因灘遠須長縴

妾爲灘乾要短撐 溜江灘又名漏江灘過縣第一灘也
江勢滔滔去不休半來天目半嚴州怪他兩下分開水
纔過桐君便合流 新安江自睦州來當縣治之陽天目水自分水來出縣治之背至桐君山下始合流而東
洲上梅花九里長躡燈過後探春忙更扶殘醉沿江去
直到桐洲不斷香 九里洲在縣治東十五里其上老梅數千株元宵後則大放更東一里爲桐洲亦多梅然不及九里洲也
村莊競出看鞭春馬導今年簇簇新遠路不愁無歇處
女兒新結在坊親 縣有四坊鄉人呼居縣間者爲在坊人
子母牛眠大樹陰老農護惜倍勞心耕田但替丁男力
未用金牛日糞金 金牛鄉在縣治南舊傳有人於其地見金牛故名
柴檨樵來不值錢老山朝去暮方還兩頭換得三升米
只賣肩頭不賣山 薪木之小者土人謂之檨老山在縣治南二十里方言謂一擔爲兩頭



穀雨村村摘嫩芽紛紛香氣出籬笆山家客到無供給
泉水新烹自焙茶
少婦繰絲堪織素小姑剝繭欲成綿忽聽打門催夏稅
一齊掩淚向堂前
砍將鹽篠換鹽灰日暮山頭未得回打鼓画船何處客
題詩閒上釣臺來 鹽篠竹樹之叢生者產七里瀧兩岸荒山中海濱人買以煑鹽其灰經鹵可以壅田邑人砍篠易之
梅雨連朝暑氣催麥田葉爛變枯荄天公別有良方救
醫用東風藥用雷 每過梅雨多麥皆黃萎得東風則甦遇雷則槁者立起麥遂大稔
郎家山面水濱間妾家山背浦江灣洩水嶺高羊角險
阿誰移去寨基山 大奇山一名寨基山在水濱鄉之南過嶺即浦江界洩水羊角二嶺名
水發清江似濁渠鳴榔不過釣臺漁銀刀出網長三尺
不數先來阜隷魚 梅黃時雨多水濁則鯯魚乘潮而至灘灘即止不上釣臺也每鯯魚欲來則鰣魚先至土人呼爲阜隷魚
閬苑仙人去不還飛橋宛轉洞門前石龍懶起施霖雨
只湧清泉灌稻田 仙洞在縣治東北十五里地名閬苑洞口環以石橋石龍在其下有泉自洞中出灌民田數百頃歲旱不竭
孫郎少小即離鄉舊墓傳聞事渺茫却怪長山瀧下路
千帆如笏盡朝岡 長山瀧在縣治東四十里其上有山俗名天子岡相傳是孫吳祖墓今不可考江勢至此稍隘往來風帆過岡下者皆相向如朝
蚕稻收成兩月強無多只好湊屯糧不知要與何人喫
不得農夫一口嘗 屯糧按月分徵及夏完半六十日紅晨早稻也六月初即熟
半月柴船盼不迴條鞭昨日到鄉催卯期好與回方便
再等江頭一汛來 邑人販柴至錢江者一月中或一汛兩汛蓋以潮汐爲一汛也又呼地丁銀爲條鞭
六月山田勢似焚兩潭徧禱竟無聞天公要救農夫命



只費烏龍一縷雲 縣有兩龍潭烏龍山在縣治西八十里邑人占雨每以此山雲起爲候
觀音粉細白如銀兒女磨礲費苦辛都向杭州城裏賣
不知傅粉是何人 觀音粉磨白石爲末出至德鄉其極細者可以靧面杭城人多用之
家家兒女鬧村妝燒得東平一炷香要識神前祈禱意
布旛邊上細書長 東平王廟在桐君山上俗云禱之有子七月廿四日爲神生辰婦女畢至
一聲漁唱海天虛秋月雙臺畫不如過客登祠看月罷
就船來買子陵魚 子陵魚極細而味鮮唯臺前里許內有之漁者多以八月他時無有也
結親那復論高低生女由來性命微七歲離家作新婦
一生不著嫁時衣 桐俗多男少女閭往時生女多不舉者近此風少息然不數歲即予人爲抱媳十室而九不爲怪也
柏子今年客價輕村村採摘趁冬晴華堂夜宴須燒燭
那怕山家少月明 柏子須霜落可採多爲賈人買去村家用燭者絕少

稅重屯田莫怨嗟半裁小米半胡麻民屯猶比軍屯好
兒女團圞尚一家（屯糧田地稅重倍於民田業此者深以爲苦軍屯屬嚴州所其田地俱在縣糧多軍貧歲有逃亡）
幸甚今年虎患稀家家徙犬滿柴扉山氓昨日緣樵采
獵得山前雉兔歸
灘頭水碓響咿啞力少功多實可誇水樂奏來凡幾闋
新秔出臼似桃花（邑中多種紅秈就水碓舂之）
山高作炭路難通一點山頭火夜紅風雪家家煨榾柮
茅簷煙裏煖烘烘（高山薪木樵採難通因就其上作炭冬月鄉人皆煨榾柮取煖無用炭者）
簫鼓田頭祭賽忙鐘山米白酒如漿一年辛苦今宵醉
齊到祠中看戲場（鐘山鄉去縣治三十里產糯米鄉各有土地祠一所農畢輒演劇祠中）
山村樂事本無多只要官清與歲和從此笛聲牛背上
兒童爭和竹枝歌

次韻答鄭生瑄春朝同諸友過飲見贈之作

好約商山伴（是夜同集者四人羅生年八十餘汪生年八十鄭生年七十戴生年六十）同過陶令家春風
迎鬢雪細雨濕燈花笑口樽前破酡顏醉後加歸途鳩
杖在緩步定勝車

附　原韻　鄭瑄

暖入嚴光瀨春生名父家綠痕缸泛蟻紅暈燭含花索
笑忘年老停杯覺漏加東皐土膏動吾欲候巾車

人日柯生茂蘭次余元日詩韻見贈再疊韻奉
答

江上風搖柳外旗堤邊帆向柳梢移興來酒户添三龠



睡起茶煙颺一絲碌碌志憐長倩在便便蔗覺孝先遲
嶺梅著意傳春信只待催花幾首詩

次韻立春

鷗波風軟細生鱗麥隴霜輕綠漸勻十日柳禁新歲臘
兩頭梅占閏年春歡騰白屋迎黃紙（是歲蠲免浙江錢糧）律轉青陽
拜紫宸好與土牛脩故事綵鞭花帽繞三巡

鄭生復次前韻見謝再賦贈之

雲壑詩翁宅滄江處士家（方千故居在白雲源徐舫所居名滄江書屋）一竿臨釣石
雙屐探梅花對酒豪仍在看山興倍加採芝君足樂莫
羨紫雲車

附　原詩　鄭瑄

白雪初飛翰光生泌水家捧來手欲笑吟處筆生花燭
爲停盃剪香應宿火加明朝新雨足竹外好停車

夕陽樓口號五首（樓在桐君山上）

天際歸帆一一晴灘飛鷺雙雙風送鐘聲渡水日移塔
影橫牕
暝色半銜虛閣松聲都到危亭樵唱風中裊裊漁燈竹
外青青
春暖花連崦北雲輕晚渡江南繞樹烏飛八九蹋月僧
歸兩三
愈遠愈濃山色最諠最靜灘聲那得閒如杜牧闌干倚
遍詩成

無乇雲山邂逅忘機魚鳥流連已識此身非我却恐閒人是仙

舟過七里瀧泊半百再次前東㸌韻

篷牕坐論不勝清薄暮方舟結伴行船尾風來帆力健山腰日落渚煙輕寒鴉匝樹孤村遠野戍臨江獨火明安得春波變春釀清樽銀燭鬬縱横

山行

山行風暖落花輕雨過田間野水鳴自笑微官如布穀年年三月勸春耕

久不得慶符消息遣悶二首

萬里迢迢悵索居二年江徼絶雙魚可憐明月還西去只寄愁心不寄書

遠夢無由訴起居絶憐兩地中鈎魚縱教書到猶惆悵何況經年不得書

哭李伊人三首

晚近材難得斯人痛莫攀才堪騫學海志擬突賢關孝友寧餘力饑寒不上顔東南風土薄吾敢怨天慳

偏露生多感沉綿禍絶殊依然三載病又見十年孫(伊人十歲而孫其尊人患咯血三十而殁今伊人病亦之同年亦三十其孫亦十歲)再世悲難盡重泉痛未蘇文章亦何罪我欲撫膺呼

黄壤空埋骨青衫不挂身亦疑生有爲偏覺死無因汗血無千里芳蘭悴一春不知將壽考天欲與何人



悼學人姚秉淵四首

初聞臥病已驚疑尚冀神明足護持爲善似君猶不免始知造物果無知

十年風雨共晨昏每到分攜愈見眞要識斯人過人處看來只不似今人

歎息頻年骨肉凋臨風一慟向秋宵知君至性多遺恨不到泉臺不得消(君祖父昆弟相繼下世居常鬱鬱甲申秋夕登盤門城樓南望慟哭自是得疾半歲而殁)

想見彌留辱念余衰親弱子近何如巨源愁絶荒山裏慚負嵇生一紙書(君病亟時與余手書以老母稚子見囑語至酸痛)

水發志感

拔木浮査付逝川一時窀穸亦崩穿天公自展魚龍宅不覺荒山壞墓田

暑

大地爲洪爐驕陽午逾逞官舍逼釜甑鎔鑠到鐵礦終然無遁逃如走避日景蒼蠅本么麽嚶膚恣狂騁露蟬爾清高聒耳亦諠猛當餐苦攢眉撫几怒生癭酷烈心所懲大熱若相警遥憶江鄉居門對湖百頃一竿投深清三幅浮舴艋風來菡萏香水滿梧竹靜斯時縱炎熇魂夢亦清冷胡爲自束縛終朝墮炎井棲棲懷禄情所願未敢請但令祛熱中迷塗發深省固知清凉散在人不在境須臾火雲消輕颸來素嶺

寄題宗人斐侯敘樂軒

聞君小築遠塵寰想見高情正掩關水樂數聲雲外碓画屏幾疊屋頭山春深棣萼詩成帙舞罷萊衣酒上顏我亦花前捧鳩杖却憐塵土未能閒

悼從子采章三首

先公遺澤百年存（采章爲先京兆公五世孫）一髮千鈞賴爾身未到半途輕夭折衰門從此望何人

一經貫串有家風筆陣縱横已似龍竟使賤貧都百歲儘堪力學亢吾宗

頻年骨肉歎分攜淚盡秋山落日低汗血名駒長已矣窮途倦馬正酸嘶

夢故人

風起夜初涼更殘忽驚寤故人歿三秋一夢乃得遇何知是夢中了不異平素意謂君不死傳聞人定誤又言君復生還家自遠路斯時口語心誓欲留君住覺來別袂空尚握兩手固不悟夢中來翻疑覺時去十年夜雨心三尺秋原墓可憐生別情死後方一訴山深月復黑君去知何處劉生不可作太息雞聲曙

寄慶符書後附二絶句

珍重前灘雙鯉魚秉秋西上莫躊躕還愁遠道風波惡未到巴江已歲除

江上秋風日夕吹尺書動是隔年期遙憐得到添惆悵正值全家聽子規



遊大奇山是日晚雨即宿寺中二首

古寺何年搆懸崖萬壑臨山含秋磬迴門掩暮雲深江勢遙天落霞光隔岸沉桐君何處是相望隔煙林

空堂萬慮寂夢亦絶塵氛瀑從他山落鐘應異縣聞（山之陽即浙江界）竹聲諠夜雨風急度江雲欲覓來時路煙嵐淡不分

秋日登四望亭（在桐君山頂）

四望亭空四面開高天爽氣淨無埃菰花帶露莖莖雪柿子經霜樹樹梅百里山寒明落照一江水活潑新醅倚闌幸得閒如許却恨吟無杜牧才

輓安公四首

不信斯人遽殞身客來可怪語無因寢門欲慟還收淚尚冀傳聞未必真

依依落日別春明愁絶江干悵望情（壬午冬君自粵歸過訪適余往俞城不相值至今爲恨）笑語音容都在眼不應再見是來生

架搆明堂未可知良材須盡百年期如何一夕傷風惡正在凌雲欲上時

周郎奄逝亦君悲曾寫哀悰寄遠思身後凄涼略相似傷心還更少龜兒（余寄君哭曾祈詩身後龜兒方主祭今君弟顧三亦未有子）

少別

無計尊前散百憂驚飆爭看逐東流即今笑伴皆黄土異日何人共白頭獨雁聲寒偏近夜孤桐心感易驚秋中年已自多哀樂忍聽山陽一笛愁

戲東覲伯

文體年華衆詫奇遭逢爭笑馬卿遲可能獨抱凌雲筆堅臥　明廷愛少時

謁謝皐羽先生墓

松楸老盡露槎牙斷續荒碑臥薜花死傍要離仍有塚墓在釣臺南岸生辭周粟已無家先生閩人宋亡棄家入浙往來釣臺西臺慟哭風猶起東海揚塵日又斜何處漁舟晚來泊笛聲迸散墓門鴉

慶符信到兼寄近詩

客牕風雨正凄凄遠寄平安手自題緘尚未開先下淚對牀人在夜郎西

次韻答慶符兄見寄二首



西風望斷一行書兩地雲山悵索居程數半年愁去鳥江遙萬里媿來魚正當夢醒青燈外想見詩成白髮初淚盡江樓吟望切雁歸時節一長吁

天涯未易容魂禁吏隱猶堪不廢吟句好難酬知律細書長未盡覺愁深遙憐旅鬢能消酒預算歸裝只典琴賴有合流祥慶水爲君徹底寫冰心

讀書四首次慶符兄韻

叢殘一任蠹魚穿舊學銷忘費討研悔甚莫追前去日誤深仍待未來年靈源欲及常遭壅頑璞方堅又廢鐫牆角短檠應竊笑可能無意伴華顛

逢年那敢怨天公函菸由來坐自窮無有足時塡井雪不離故處頂船風諺以逆風爲頂風已因欲速成遲鈍亦爲貪多少貫通縱使便同袁伯業可能補得半生功

晴牕檢點舊題籤把卷悠然興會添閑處生涯偏易好淡中滋味百無厭會心佳境思身占得意醇醪憶友兼唯有閑愁時觸撥狂言衝口却須鉗

敢希經術飾虛聲舊徑何人肯再行蠹簡有靈醫俗骨古方何處活蒼生誠知隻字難輕到也要終身得暫明從此一編勤炳燭不辭風雨到三更

又次前韻寄慶符二首

暮秋纔到早春書江海分當兩處居遠近雲山皆倦鳥淺深涸轍總窮魚中年兄弟分攜日萬里詩篇唱和初



回首聯牀舊時約每因風雨一長吁

薄宦羈遊兩不禁猿三載伴愁吟吏情只益篇章富歸思空憐歲月深遠有歌謠傳絕徼靜將冰蘗寫秋琴臨風寄與東坡語莫作天涯萬里心

慶符兄答三英詩有淚滴合江樓下水幾時流得到江南之句奉寄一首

望鄉淚滴合江樓萬里吹來海岸頭却恨無情嚴瀨水不隨人意向西流

懷慶符兄

門掩飛花一寸雨消春事三分萬里詩成寄我五更夢斷思君

七卷終

# 雪川詩槀卷之八

吴江陳萇玉文

## 風樹集（起戊子八月至己丑三月）

### 渡太湖

輕帆拂釣磯細浪逐鷗飛山翠秋容早湖深暑氣微宦租沉水府野艇入柴扉拯溺慚無術吴民正阻饑

### 秋夜讀慶符詩寄懷一首

歷歷霜鴻墮遠空一緘愁對思無窮詩如杜宇思歸去夢逐巴江欲向東尺素未知何日達清尊敢望幾時同孤燈與我同寥寂相伴西牕一夜風

### 次韻聽雨樓即事



爽籟生虛檻疏襟愛晚風日沉霞氣外秋滿樹聲中漠漠溪深碧翻翻蓼淺紅憑高自多感莫遣酒杯空

### 再次前韻

小閣臨清沼凉生水面風吟當山曉後酒醒竹聲中初月虛檐白斜陽小檻紅疏鐘時到枕知是出涵空（靈巖閣名）

### 帷林夜話再用前即事韻示陸生硯北

虛堂蟲響夕吹酒竹間風話久夜將半別來秋又中新吾初鬢白舊雨短檠紅相對愁無寐星河欲墮空

### 沙村晚步望靈巖

晚風吹客袂蔓草遍山扉老樹矜秋氣高峰障落暉呼名羣鴨返横笛一牛歸正好吟成候鐘聲出翠微

### 晚渡上沙至閶門

青山郡西門廿里煙波渺薄暮揚棹謳風林駭歸鳥雲埋村徑深日落山寒早河橋燈火繁城郭見了了回首諠寂殊孤懷抗塵表

### 哭亡兒樹寬三首

一病何期遽殞身三年血淚又沾巾烏私遺恨終天在敢望他年反哺人

稍喜覃思筆力遒那知肝腎困雕搜讀書自恨成何用却誤佳兒到死休（兒性嗜書病中未嘗釋卷）

教責頻嫌義勝慈無成常恐似耶癡欲知遺恨今多少死後人方笑譽兒



### 寒柝

寒柝聲長夜轉清愁人偏向枕函聽地爐灰白深深雪斗帳燈青點點螢過雁流哀沉屋角疎梅銜月上牕櫺垂頭却羡奚奴睡已有齁聲觸画屏

### 早春寄訊硯北山中

名園花信幾番更想見幽人曳杖行雪霽山園孤閣迥凍銷池受一舟横梅遲客到香猶淺鶯欠詩催曲未成飛札報君排比去要乘春醉賞春晴

### 次韻示硯北四首

十載落世網黄塵汗兩脚豈無山水佳不救懷抱惡何異縶猿狙而令冠巾著終然山野姿處處困嘲諕欲去

勢未能强留才更弱煙雲過我前雙睫隔重幙揭開子幽棲泉石自疏鑿况多佳友生解衣共盤礴晨興翠一牕夜臥雲半閣我時夢見之如渴遇漿酪匈匈苦易醒回味有餘樂何期憂患來肝膽摧巳落感子招我魂雲山理夙約所嗟半死桐難伴鳴臯鶴形骸旣土木心期復落莫苦語出痛餘子其恕荒略

中吳富園林恨不堪著脚煙霞固云好泉石乃復惡一物失所宜似眉眼中著往往千金費不值一錢詎所爭雅俗耳豈賭力强弱子獨出手眼曠然去塵幙一壑復一丘天然絶斧鑿妙逼詩清温趣等画磅礴科頭白蘋池抱膝青蘿閣古音非竹絲至味謝鹽酪乃知位置佳



自出胸臆樂亦復如其人嶔奇更歷落但恐子異時不得終隱約雖期遇風雲毋乃怨猿鶴不見諸名園終年閉寂莫此語幸毋忘我詩記其略

爲學戒隨人三寸短兩脚侏儒縱觀場恣口評佳惡那知國工棋信手無虛著希風而掠影有識所笑詎余少好學詩志鋭苦力弱幸從詩老遊刮眼發重幙導我溯淵源畀我利刀鑿當時什得伍下筆稍磅礴誰知十年來嬾惰成倚閣醎酸雜世好至味棄酥酪少學坐遺忘中年困哀樂進無刓抈强退巳尋丈落子欲事前修辦香有成約毋好葉公龍毋類芊家鶴窮通子我命誓共甘寂莫子當從此遠我亦返崕略

近山略昂頭遠山稍企脚牕通四面虛竹斬萬竿惡平生愛山心長爪癢處著蒼顏凛生敬脩眉疑可詎對之目無餘寫之腕苦弱快哉良朋來雲煙照巾幙子詩妙自然脫頴謝雕鑿石君筆老蒼徐子興磅礴而我心屢傾禿筆拈復閣所得幸巳多渴吻厭湩酪但憂聚散頻易失爽鳩樂何時遂長往扁舟我手落敢請十年期還山踐夙約春岑西子琴秋嶺東公鶴斯時得諸君亦豈歎寂莫唯應華髮衰舊顏驚約略

遊靈巖疊前韻

靈巖少日遊峰頭飛兩脚荏苒三十年憶之懷抱惡茲來澗上居蒼翠當面著呼之疑響應或亦聞笑詎未上



與巳豪巳到足肯弱夾路松琤琮襲袂煙綿幙琴臺蒼蘚鋪研池白石鑿湖含天淡蕩岫吐雲磅礴坐我昔眠牀登我曾攀閣泠泠一勺泉依然味如酪山靈我故人應賞重遊樂誰知別來久塵網千尋落我老幸未衰再訂他年約早休志巳堅不待遼東鶴蒼茫日射硼長嘯破寂莫歸來仍面山矢詩紀約略

三月五日夜雨達旦

雨氣侵燈耿復昏風聲撼户靜還諠篆煙和夢三更斷
春草如愁一夕繁飛絮有情初點鬢落花無主與招魂
朝來麥隴憑高望便恐青畦沒漲痕

明瑟園次韻贈硯北二首

境勝愜幽賞地偏遺俗情名園依淥水夢寐勞生平我來復幾時絮老已化萍露桐滴琴韻風松泛泉聲花催見詩句鳥命傾罇罍吟吭引餘哢醉帽沾飛英須眉素波亂諧笑清風生何當買隙地對築望茅衡

良時邈難得春去餘勝情雨餘山態活風過波痕平密葉暗蒼蘚低枝醮青萍喃喃燕雛語簌簌新篁聲興高託豪素才馨羞餅罌襟期既澹宕咀吐俱華英陳迹乍俯仰一笑感慨生無能繼公幹聊以詒士衡



# 雪川詩稾卷之九

吳江陳萇玉文

## 後中州集 起己丑四月至庚寅二月

### 出門

年饑故故驅人出婦病頻頻囑早歸欲別門庭無一語東風吹淚濕征衣

### 晚泊張官渡是夜有月 丹陽城北十里

日落張官渡風清豁旅愁綠肥槐易暝黃嫩麥初秋野水和潮落征帆帶月收去家程尚近歸夢亦悠悠

### 是行也决遊金焦二山渡江時風利不得泊德傳有詩紀之次韻一首

萬頃波光翠幾層風帆獵獵未容登世間只是無心好著意看山便不能

### 渡江懷慶符 另二首

萬里岷山水東來過石頭那知望鄉客淚盡合江樓

波浪春來闊平安信到難那知對牀客風雨宿江干

### 薄暮江行

回汀落照明繞樹浪花輕岸迴帆無力濤翻月有聲悠悠漁晚唱隱隱縣初更應被沙鷗笑孤舟日暮行

### 己卯八月歸自大梁儀正學博申昂青留飲而別今復有大梁之行昂青歿已三年矣舟過潛然有作

故人玉骨埋三載客子黃塵別十年重到津亭分手處
柳陰還覆渡頭船

儀正阻風

滴破五更夢一晴天尚慳雲沉別浦樹雨暗過江山永
日孤村靜輕舟一與閑何人風正便破浪海門還

曉發

客夢寒侵曉遙聞水鳥呼趁潮雙槳疾挂月一帆孤汀
柳濕如染雲山澹欲無煙江凡幾涉愛此早行圖

一逕

一徑緣崖上盤旋入翠微泉侵細路出雨帶斷雲飛草
木矜新霽峰巒競晚暉客塗晴便暖立馬換征衣



水阻滁西門外迂路行五十里得達珠龍橋（橋在關山）

北風吹雨濕征衣犖确坡陀野逕微避水馬知從間道
出山身似脫重圍諸峰林壑橫殘靄百戰關山映落暉
賴是閑情足吟眺迂回未覺客程非

右關山即清流關也

岱山舖有小山山後水石相激潔拂有致小憩
石上感歎有作

奔流礙山石屈曲流有聲況當新雨後泉猛石愈驚遂
令空谷間終日聞雷鳴乃知物相厄莫非激而成水石
雖無情其怒尚難攖豈無疏鑿手導之使不爭此中固
天意設險誰能明

早發岱山舖

殘更憑倦枕不耐早雞號水涸馬蹄健月斜棍影高遠
燈人喚酒重露客添袍隴上耕犁遍吾行敢嘆勞

鍾離官舍夜雨

高樓暮角沉不寐擁寒衾故國東風晚他鄉夜雨深江
湖多別日鴻雁有哀音并落燈前淚危腸恐不禁

鍾離懷古次德傳韻

鳳山形勢繞城回經始遺模亦壯哉千里東南多王氣
一時豐沛盛人材汲殘宮井澆禾黍滴陷金鋪上蘚苔
莫笑漢家何事業海桑回首總堪哀

鍾離官舍苦雨呈荊谿明府



孤館千山裏愁霖十日禁關河魂易斷節序夏將深急
溜翻盆瀉斜飛隔幔侵排牆崩敗屋和岸卷平林欲盡
崩城版誰留換米衾竈沉蛙叫噪壘敗燕呻吟板蕩遷
都蟻凄涼棄婦禽不分牛馬色難振鼓鼙音高臥頻中
酒無言久病瘖江湖思放浪樓閣罷登臨凝古徵曹謝
（子建有愁霖賦康樂有愁霖詩）憂時問向歆殘燈青半壁短髮白盈簪迢遞
梁園路艱辛單父琴（時余將游梁過此荊谿適有蹋災之役數日乃歸）天涯十載別羈
宦五更心故國浮雲暗高城暮角沉匈匈還聚首黯黯
欲分襟月豈常離畢辰當暫別參終朝作舟楫好爲救
災祲

得慶符咨取信計今秋可出蜀矣喜而有作

瞿塘秋盡水平磯想見征帆背落暉華髮應添雙鬢滿全家喜出萬山圍馬辭峻阪嘶風遠鶴拂煙霄盡翅飛相羡不勝重歎息一官六載劣能歸

淮水（土人云自禁高家堰長淮不能東下鳳陽所屬州邑頻有水患）

千里桑麻一望空湯湯東下路難通金錢費盡江河又忘却淮流害禹功

舟過懷遠見小蝶羣飛居人云麥所化也

積雨摧傷夏麥稀原田無實療民饑天公恐把如雲穗都與莊生化蝶飛（懷遠傳是古漆園國）

龍亢集野寺閒步

古殿無人靜不譁亭亭雙柏午陰斜太陽十日浮雲掩



一院戎葵臥放花

淮河舟中即事雜題六首

卅里城邊路波濤陸地生人隨蟻垤徙屋帶燕巢傾高柳中流見枯查逼岸撐知從墟市過稍見暮煙橫

浩浩長淮水盤渦一派渾帆爭水勢逆船壓浪花翻枉渚如迎送遙山自吐吞秖愁無處泊煙靄浸空村

晨裝不敢發停午見微曛帆角風收雨林端日漏雲山眉描欲就霞綺翦初分賸喜前村暮鳩聲喚婦勤

殘溜落高原林梢認漲痕枯萍粘屋角崩岸出槐根浪浸塗山國鴉朝禹會村（村在懷遠縣）東流失故道底績故難言

此鄉稱沃土麥熟飽何疑一雨無端久三農遂不支冬藏春預盡秋種夏愆期對此憐同病吳民正阻饑（舟過龍亢集聽居民說如此）

泥行復水宿無計慰塗窮策蹇還愁雨張帆又欠風程程飛退鷁寸寸挽强弓終愧茅簷下羲皇有夢通

懷遠縣

城中列肆魚游釜城外居民鵲徙枝千里東流無去路西來還繞禹王祠

杞縣道中

新築禾塲似鏡平黃雲滿載積如京道傍倦客槐陰下臥聽驅牛打麥聲

自亳至杞官柳夾道陳留境獨無之戲柬許不



棄明府

十舍垂楊一色新獨憐百里困風塵問君池上濃如許可有清風與路人（許官署中池柳獨多）

小飲陳留官舍示不棄

十年離緒足悲涼無計風塵脫鎖韁猶有天涯倦行客殘尊細雨話游梁

大梁感舊

昔遊蹤跡久沉冥聚散驚心欲涕零風月豈知今再到關河猶記舊曾經庭陰別後添新綠客鬢重來失故青回首當年折殘柳依依還繞短長亭（學使署中大棠梨一株予于十二年前見之今更榮茂故有第九句）

大梁送德傳北遊

天涯重送客尊酒若爲傾風日欺游子雲山疊去程晴驅太行色夜枕濁漳聲別後添佳句何人與唱賡

呂翁邯鄲授枕圖

高臥由來萬慮輕睡鄉何事更營營即看倦客愁炊熟恐有癡人待夢成

夜雨不寐次組垂韻

夜靜虛堂暑氣收簟涼無寐數更籌梧桐葉大偏宜雨蟋蟀聲長易感秋一夕涼生悲楚客十年重到憶并州思鄉懷舊無窮恨併入中宵欲白頭

秋日棲鳳閣 百泉書院後



客袂初涼候登臨意若何樓高暑氣薄山闊夕陽多酒醒泉鳴雨詩成月浸波鄉心正無賴莫有早鴻過

送胡禹聞北遊二首

同是天涯伴相憐意倍真愁邊連夜雨客裏長年身歸夢頻來數新詩醉有神明朝太行道悵望馬蹏塵

況值淒清候何堪送遠行千山游子路杯酒故人情北望迷煙樹西風數客程還愁別君後目斷雁南征

送徐文始歸上黨

忽忽十年別離懷此共傾却憐同客路獨得問歸程匹馬清漳岸斜陽古鄴城相逢更何地分手一含情

贈王孟毅即送歸漢陽

經時杖屨幸追攀真恨相從十載慳杜甫聲名老賓客子山詩賦動江關歸程秋近常多雨別酒愁深不上顏記取蘇門山下水離情日夕共潺湲

秋夕 時將別百泉

踈柳露初圓幽蟲語夜闌長宵歸夢熟遠路客衣單閣迥泉逾響山空月早寒無因戀清景惆悵上征鞍

鄴城不得即晤黃涪叔鮑雅宜月夜寄懷

照影一燈明難堪此夜清天高河影闊秋滿月輪平遠路三秋客飄蓬萬里程相思不相見愁絕數寒更

秋夕 時在鄴城

梧竹露如傾風飄画角清秋城寒易早客舍月偏明蛩語欺長夜鄉心閣五更漳河東去急此夕若爲情



禪陵 修武縣東門外

道旁荒草矗殘碑時見村民奠一巵畢竟千年有公道西陵唾罵禪陵悲

曉雨單懷道上

秋霖漠漠失朝巒野水紛紛道未乾顏色丹黃楓葉老羽毛單薄雁聲寒蓬飄空羨乘風易雲倦深知出岫難想得故園籬下菊雨餘香色更堪餐

懷州官舍書懷

本與沙鷗有舊期秋深相待釣魚磯那知蓬梗因風遠遂有雲山阻客歸寒沼萍稀鴻影闊高梧葉盡雨聲微

澤宮東畔三旬住空歎新寒綻絮衣
一
昔年遊梁與猾亭兄話別有老屋三間菘一畝故鄉堪夢不堪歸之句今茲再到倏復判年追念前詩不勝感歎賦此自嘲

秋風門外釣魚磯繞舍青菘雨後肥風景故鄉渾不惡問君底事不堪歸

山公祠（武陟縣西二十里公墓即在祠後）

參差古屋晚蕭森寂歷秋原落照沉荒草有碑供蘚蝕空林無葉與風吟鄉人懷舊羞寒藻過客題詩憶竹林太息海桑今幾變故村唯見暮雲深（土人相傳有山家莊爲公故里其子孫宋季殲於兵）

歲暮即事次馮文子韻（時在許下）



倦遊歲晚滯天涯好事空憐旅況賒悶畫爐灰因得句戲承簷雪試煎茶良朋書去時縈夢故國人還屢憶家更恨今宵殘醉後清樽不得照梅花

送文子歸吳

天涯獨羨理歸裝驛路雲山去莽蒼得就道還愁歲暮未登車已怯途長倦遊舊雨憐同載（時山陰周彥升錢塘孔旦華同歸）久客新詩喜滿囊自笑今宵有歸夢比君翻早到江鄉

送周彥升孔旦華南歸

歲晚天涯客相看別恨長燈前辭酒伴驢背疊詩囊雞唱山沉月烏啼屋帶霜倡酬多好句應滿酒家牆

自許歸汴連日早行途中雜詩四首

客子起常早未明心自驚枕前看月落馬上待雞鳴風陷裘毛薄愁欺酒力輕相看春又至何計遂歸耕

畫角凌風斷疎鐘迨曉聞星垂明似月樹擁密如雲蹋影驢隨伴尋聲雁叫羣梁園歲云暮便恐雪紛紛

寒林空落葉野渡不聞澌霜重棲烏滑冰輕立鷺危西風晴燒遠荒塢午炊遲賴得旗亭近猶堪煖一巵

溱洧帶荒原蒹葭倚近村羣飛鳧陣闊聚宿雁沙溫釣渚春來好梅村雪後繁故山無信到寂寞赴梁園

歲暮大梁不得慶符消息

翹首天涯送雁飛自憐歲晚未能歸冰霜路阻人難到風雨宵寒夢亦稀遠客未知何計是窮途轉覺寸心違



故山雲水應無恙棲息何年共釣磯

哭山堂兄四首

忽驚逝水逐崩沙淚灑西風點點斜辛苦一官拋半道漂零十口落天涯死猶勤事堪酬國生自成名不到家最是黃昏愁絕處戟門哀管與悲笳

慟哭高堂白髮新天涯望斷故園春頻年凋喪餘孤稚再世伶仃絕近親常怪皇天無老眼不知壽考竟何人門前嗚咽東流水行道猶看墮淚頻

物望中朝孰與過斯人眞足挽頹波孫劉迹絕扳援少洛蜀交融意氣多秘館空傳留筆札（御選四朝詩皆係山堂編校）中州曾未遍謳歌（止校河北三郡及許州而已）當塗幸不違輿望猶得清風配兩

河（歿後中州士子公籲臺司郡邑得崇祀名宦）窮途珍重故人情欲報知難起九京千里相招成永訣百年未滿況來生遺孤我痛嵇延祖死友誰當范巨卿愁殺蕭蕭今夜雨清燈照影夢難成

渡江書歎

此身空老道途間擾擾曾無一日閑故國又逢春雁去扁舟獨趂暮潮還東風綠遍沿江柳落日黃沉隔岸山慚負金焦舊時約也應憐我鬢斑斑

歸舟聞婦病亟書悶二首

近家心更迫一夜夢千迴便恐歸無及還疑死可回強言雖自慰老淚已頻摧那更舟行滯江潮逆浪來



行李淹何久沉綿恐不支但思一見訣敢望百年期門戶持應悴膏肓諱莫知（前月婦有書來云已向愈）刀環空有約凝望益淒

其

# 雪川詩槀卷之十

吳江陳萇玉文

## 遺懷集（起庚寅二月至六月）

見燕

不信春風解斷腸悲來觸緒未能忘傷心又見營巢燕依舊雙飛繞畫梁

別恨

梁園悵望未能回別恨應齎入夜臺今日梁園人到也夜臺知是幾時來

悼亡

歸時我欠臨終別恐死君多憶遠愁異地呼聲常不徹重泉寄語竟無由乍看兒女魂先斷欲問旁人淚便流從此傷心出門日更無人望大刀頭



短夢匆匆斷後緣夢中相見亦堪憐最難瞑目惟身後曾未開眉向死前萬事傷心緣我累百年遺恨負君賢悲懷豈是詩能遣腸斷遺言恐未然（君居常不快意輒云莫待我死後多作詩悼亡也豈斯言遂成妖夢）

清明

往年祭祀逢寒食憶得羹湯手自成今日還攜小兒女爲君澆酒作清明

夢中

東流無復水重回欲斷危腸暗自摧見燕引雛還墮淚

聽鳩呼婦不勝哀春風隴上新寒食夜雨堂前舊鏡臺子母重泉相見否夢中猶望寄聲來

去年今日

落花不語空辭樹飛絮無情自滿池泉下有知還憶否去年今日別君時

晤竹西有感 沈近裳長君

同心同病遠遊非運落風波願總違別後征塵俱點鬢相看老淚各沾衣三聲遺恨窮猿哭萬里無家獨雁歸憶得故山詩句在不堪回首倍依依 竹西舊有句云十載緇塵成底事秖今一日故山無

湘湖

扁舟信往還不異画圖間派接三江口波搖兩岸山蘋花穿棹遠竹徑繞村彎況有蓴絲美他年莫惜閒

遊會稽吼山次朱畇洵韻二首

浮影菴 俗呼水蕩

雨收山寺曉孤艇帶煙浮嵐影投明鏡波聲撼小樓洞開雲半壁橋豁水分流猶有殘碑在當年記勝遊 山爲石簣先生所闢

空明菴 俗呼旱蕩

竹徑埋幽壑松堂俯碧灣晴飛半巖雨寒浸一池山亭外鐘聲小煙中鳥語閑倚樓尤絕勝日暮不知還 菴中小樓尤勝

南鎮

越東多名山高莫稽山比山高出雨雲布護及千里羣



山所朝宗生民皆賴倚大禹會諸侯於斯貢篚嗣後南鎮名祀典垂歷禩五嶽四瀆外秩亦五等視我來謁山靈有廟翼然峙丹青施牆壖金碧鋪堦戺儼然王者像黼黻而冠履其後爲寢宮制亦妃后擬尊嚴儼神棲肸蠁若尺咫天家舉非常遣吏告有事歷代祭告文一一列碑誌考古辨歲年不載廟所始唐宋刱造亡元明略可紀字跡半摧殘詞意多媕鄙廊廡覽未周歎息不能已吾聞古聖王肇祀必有以名山及大川其神不遷徙山之神在山水之神在水若舍水與山神復何棲止況神異于人非可以意揣後代何夢夢褻越無不至河嶽增須眉山水佩朱紫既奉配偶尊復加謚號美名爲奉神明無異玩傀儡非惟悖禮經抑亦作神恥安得曠世賢明德格遐邇遠追古祭法陋習爲一洗祀山於山巔祀水於水涘爲壇以告虔布席以成禮其餘不經者應悉從壞毀毋令駭愚民紛紛惑非鬼先正嶽瀆典次及山川祀歲歲稽山鎮永錫民福祉我言倘非迂山靈其鑒此

蘭亭

茂林修竹裏丹青曲水湍流結字形要與太平添盛事不妨絲竹奏蘭亭

舟過富春與李眉菴明府話舊

久別春江望眼迷故人情重話分攜嘶風老驥途猶熟

因雨饑烏翅儘低鄉夢應隨潮水北（李家阜下）客帆常挂夕陽西（余舊治桐江在春江之西）江樓舊日憑闌處猶記新詩手自題（春江第一樓在城東余昔嘗有詩）

次韻答桐廬張天池明府二首

百里春江路慚無棠樹陰夫君多惠愛撫字劇勞心茶戶雨初足秧田水巳深薰風拔拂久一笑豁煩襟

桑下曾三宿重來滿樹陰愧無碑在口猶記水盟心江上孤帆小樽前細雨深雲山吾故舊相對好開襟

重過桐江志感四首

好在州民意不忘競前迎勞共扶將登山路熟如歸客執手情親似故鄉客鬢巳輸芳草綠縣門仍對夕陽黃



相逢堪慰還堪歎回首流年感慨長

一別驚看歲月遒全家曾此五年留依然潮送初來路不改山圍舊住樓反哺故巢烏再到雙棲空壘燕重遊娟娟江上當時月肯信人間有此愁

簿書豈敢厭風塵碌碌差能少俗情謝客詣僧因看竹放衙把酒爲聽鶯花開九里如詩瘦月上雙臺比吏清陳迹而今堪一笑只應留此作官評

分手雲山忽幾時扁舟再到豈前期吏民空認別來面官長翻多去後思遺愛不須鄉立社疚心幸少石鐫碑唯餘一事還堪累邑乘他年載竹枝（余有竹枝詞三十首頗道此間風俗）

昔年去縣時柯生茂蘭有句云庚桑尸祝原非願不足人無畏壘情蓋指予不肯立碑而言

有感其意次韻奉答

碌碌曾無德政名鐫碑何用罔虛聲故人誼重南山石一首新詩較有情

答士民

苦調知難覓賞音相逢猶記舊鳴琴當官得失何人辨也似文章問寸心

圓通寺老僧德宗能詩余舊有覓句湯休髮白之句蓋指宗也紫霄觀道士葛茂隆前年曾省余於家余以二詩贈之今過桐則二人巳相繼化去因閱舊詩感歎不巳口占絕句題



於寺壁

三年夢幻亡圓澤萬里孤飛失佐卿惟有重來房次律手書省識似前生（房的官桐廬）

江行用東坡先生煙江疊嶂圖詩韻贈天農二首時天農爲常山令

清江倒載千萬山山插水浮蒼煙江波東去落滄海唯有山影常依然我來正泝逆流上又值積雨山奔泉平時灘淺不沒踝今巳漾灝成洪川東風差差起船尾片帆欲挽輕舟前進無尺寸退尋丈始信人力無如天舟行十日半千里坐臥細看山姿妍憶與雲山一分手荷簑久種湖中田回首初來兩青鬢彈指不覺過十年

低徊自歎才碌碌衰遲敢惜顏娟娟唯恨當年困塵鞅
不得快意松間眠常山山水亦清絕幽曠不減桐山仙
故人別久勞夢寐茅間一棹來延緣相逢急欲索一笑
推篷自寫煙江篇
老坡作詩如畫山興酣滿幅堆雲煙今我看山如看畫
屏風百疊山蒼然詩畫描寫不到處但怪霹靂飛青泉
清泉本自落峯頂顛倒嵐影鋪長川一自江邊作逋客
勝遊欲續無因前雲山喜我今再到一笑翻動水底天
故人高才挾天手萬户不博千詩妍揭來低頭困簿領
何異駃騠驅耕田定知天公作戲劇故以山水娛流年
煙江疊嶂紛眼底特倩妙手摹嬋娟我來訪舊亦何事



筵媿十日看山眠畫圖故應突王詵詩格那得追坡仙
吾儕賦分遠粱肉清泉白石前生緣請君勉作煙霞主
且莫亟賦歸來篇是日晤天農有思歸之語故借坡詩慰之

雙檜篇爲西安葉生作

海山何處雙飛仙乘空汗漫遊天邊愛君池館清而妍
忽然植地三百年紅塵不到絕世緣已過有明及前元
筋骨瘦勁毛髮鬈面目嚴冷削兩顴裳服不作世俗鮮
長身兩兩古錦斑不分主客孰後先自是兄弟行隨肩
清風明月夜靜便定應有語人莫傳傍有兩桂稱後賢
問年僅在嘉隆間雖無仙骨亦老禪相對正足談空玄
山茶晚出更可憐百歲猶遲花娟娟神仙曾不數彭籛
小刼止過滄桑前君家世德何緜緜十傳老屋還依然
蒼鵝出地刦火燃秦松漢柏俱傾顛積善遺澤如源泉
大浸弗溢燎弗乾故能堂構無崩騫旁及草木猶堅完
我來十日樹下眠餐吸風露俗慮捐凜凜朝夕生敬虔
應有清氣來詩篇我詩不鬬麗與駢聊爲老檜傳神全
自恨世網時拘牽幽境不得常流連祝君從此保歲寒
爲我隙地留東偏他年卜築成往還共對萬古蒼蒼煙

西安葉氏小園

無復紅塵户外侵不離城市即山林池清倒浸穿雲月
風好遙傳隔樹禽檜影過牕知暑薄竹枝垂户覺煙深
暫來已足抒幽抱那得終年對此吟



聽天農談浙中近事有感二首

見說時情絕可歎風塵懷抱苦爲寬清時有味皆荼蓼
孤宦無人話苦酸世已盡然寧獨爾子猶如此可知難
風波吾是曾來客自分迂疎意轉闌
徵發何嘗有令程追呼曾不到編氓惟官疾苦偏無告
自上征求悉有名法網故爲吾輩設憲條秖要末流清
勸君不用頻嗟惜盤錯方看利器成

題姑蔑葉椒生淑衍孩音集後九首

清詞麗句絕纖塵妙處無過一味真識得此翁詩格否
陶前韋後更無人
平澹家風嗣阿誰詩當妙處始能奇此翁妙在無奇處

正恐時賢未備知

太末千峰秀絕倫慣鍾詩筆發精神柯山長句西征賦五百年來見替人郡人盧襄字贊元宋元符間人有西征賦及爛柯山長歌見秀水閒居及揮麈等錄　爛柯山俗呼為柯山郡城南廿里

伐毛洗髓語非誣津逮何人解問途知有淵源無處覓略從詩外見工夫

闢險爭奇絕可歎工夫勝處在吟安仙人常語皆神妙莫詫其間一字難

傲骨由來絕委蛇一官曾未合時宜笑他到老如薑桂吟得無人愛處詩

鸞鳳誰能畜近郊鴟鳶腐鼠漫相遭算來也得渠儂力成就先生此段高



燒鉛煉汞枉年年凡骨無由脫俗緣願就先生乞丹訣只求自在不求仙

後世何知楊子雲覆瓿端合誚今人桓譚亦是同時者曾向玄亭歎絕倫

三衢夜雨

此身漂泊欲何依夜雨山城自掩扉萬里西風孤館客百年心事釣魚磯短檠花落雞三唱矮屋聲諠竹四圍莫怪清宵歸夢杳異鄉酒力不勝微

庚寅夏自錢塘訪故人於姑蔑泝流西上重過舊遊舟中得雜詩十首詞不詮次

解纜棹亭晚扁舟不計程颿隨潮勢疾月入客懷清遠樹臨流待疎鐘渡水迎別來曾未久相顧有餘情

海上無雙月江邊第一樓每乘殘醉至幾為晚霞留此去誰青眼重來欲白頭闌干曾倚處回首思悠悠

峍屼桐君宅浮圖出遠空四圍秋月白一面夕陽紅佛火浮寒浪鐘聲落晚風熟知清絕地近出郭門東

山排衙舍後水到縣門前自謂官如隱人稱吏似仙訟堂啼鳥樹判牘落花泉猶憶公餘日松聲聒晝眠

最是深秋候雙臺晚更妍青山黃葉寺紅蓼白鷗天雁沒殘霞外帆收落照邊子陵垂釣處蒼靄撲漁船

冷水危亭古徘徊欲去遲愛看雲過峽坐聽鳥移枝倚



石安茶竈臨流泛酒卮雨雲分散後苔沒舊題詩冷水亭去縣治五里舊嘗與少尹連君學博汪君游此今兩君皆去任久矣

山徑舊曾諳深林策杖探穿雲尋石竇聞磬覓僧菴竹引過橋北花邀渡水南煙霞知有疾猶幸未名貪

青山江上路雨後景偏奇遠瀑穿巖險高峰插霧危画來無定態吟罷有餘姿輸與臨溪叟終年把釣絲

第一高峰上曾來竹閣眠聽松半夜雨燒筍一廚煙天近明星大山空午磬圓何時採藥去此境不無緣大奇山邑中最高山也舊曾宿此

俯仰皆陳跡重游絕可歎不開雲作雨又見水爭灘亭廢休遲月臺傾罷倚闌多情唯落日戍角一聲殘西臺舊有石亭

郡東北高峰菴前有臺俗呼爲方膩拜將臺二處余嘗登眺去任後皆廢矣

黌宮歎

峩峩學宮郡邑置棟折梁摧積年歲憲條歲歲令捐修
官長頻來估工費工費殷繁計莫支姑令有罪輸磚埴
從此誅求遂有名累百盈千無顧忌朝廷作養在宮牆
那識生靈從此斃郡僚作法縣僚遵後吏復踵前吏智
振興學校有美名不用苞苴享厚利一朝白簡究貪汚
仍指宮牆爲蔭庇

役夫歎

橫江千鷁如風趨役夫萬指爭牽扶灘高水逆不得上
以頭搶地聲酸呼舟中大人勢赫奕親承　天語來



皇都山賊殺官猶漏網特令推勘窮根株大吏俛首伺
顏色小吏迎拜紛泥塗沿江官役萃千百舟車繹絡一
月餘百金不足一朝費累累官帑皆空虛　九重但防
外吏詐奉使豈必能周諏況復賊壘路紆折徒擾父老
抛耰鋤嗟嗟役夫爾勿怨長官被箠無完膚時縣令有以夫役不備被扶者

窮吏歎

將軍大怒笞窮吏下馬親身執鞭箠衣冠手搏裂道傍
流血沾襟不能起大人奉　詔勘深山亦有中丞同相
與舟車夫馬責紛紛供給尤須夙爲庀昨聞官校將入
山空村盡室先逃徙縣官飛走苦無門恨不將身化羊
豕　天子惟憂賊害民那愁官爲將軍死將軍不殺縱
寃仁明日中丞肯貸爾縣官縣官爾何愚不畏將軍憐
赤子官軍過去百姓來涕泣扶官回縣裏

貪官歎

有吏貪汚以贓敗被害人人心一快含寃爭望問官來
大創貪汚垂炯戒委官承審坐堂皇不問貪官問被害
可憐被害多寃民前此身家已破碎當初指望雪沉寃
豈料而今寃更大重科罪犯過當初　欽案還須費三
倍後先一樣是貪官以貪問貪尤意外但願貪官勿復
糾被害寃民不堪再

富民歎

白晝攫金不待夜分明刼奪猶云借從來行賄止罪人



那知無罪尤難赦可憐溫飽皆良民閉門自謂身無過
媚官吏役獻奇謀不用科條用恐嚇累百盈千按籍求
竭澤而漁無細大傾貲不異爲官藏已經破產猶疑詐
前官方去後官來府吏未休縣吏下因官自要飽妻孥
致我妻孥常凍餓富民富民爾莫嗟何不西園早諧價
假饒家破得一官亦有爾民家可破

留別天池

輕橈又去白鷗羣日落沙明細草熏送我只應江上月
贈君猶有嶺頭雲四郊疾苦知前累三載謳謠異昔聞
山寺鐘聲知欲發隨風相逐亦殷勤

臨終詩四首留別諸同志辛卯中秋後二日

兩曜無停機委運固其理修短良不齊誰復能逃此俗
士戀其生涕泣對妻子達士輕其生蔦蟻均一視二者
皆棄天有識所深鄙君子則不然奉身以終始生有所
以生死有所以死吾聞諸曾子至死而後已
老莊稱曠達乃是狡獪人死生亦大矣此其病之根膚
髮當全歸胡爲患有身順生而寧歿妄謂火傳薪二氏
竊其說乘間鼓蕩䢰坐令臣與子不識君與親平生究
六籍頗識治亂源邪說茍不滅萬世無中原惜哉志不
逮未睹清三辰斯責諒冇在後死當自振
少時苦冥頑白日徂青春稍長奉師訓粗知學之門豈
不生慕悅誘奪常紛紜雕蟲與刻楮矻矻忘朝昏縱令
有可觀枝葉非本根況復未能工徒敝精與神蹉跎三
十載遂成下愚人此恨塞宇宙刻肌詒子孫
我有同心人道義相友師頻年喪逝多存者復別離即
今將去客欲別無由辭丈夫會有志豈爲兒女私所恨
在世日辜負箴與規臨風一長歎願爲諸君期百里半
九十一簣功莫虧般鑒庶不遠請君視此詩



哭玉文 辛卯十月廿二日在江西典國署中聞信作 狷亭

嗚呼斯人止于斯東湖一別成長辭異鄉惡耗傳參差
叓訪鄉人定不疑臨風雪涕摧心脾與君少長相追隨
暮年出處偏睽離憶昨北歸慰相思執手喜極還添悲
嗟我垂老應衰羸君未五十鬢巳絲君初過我孟秋時
我旋訪君登高期離懷悃悃言多遺中間更約同舟移
入山探桂候正宜旬日流連興未衰浮生得閒那易幾
會合未久還歌驪襆被我復行天涯去年端州舟始維
雙魚忽達江之湄知君抱疾遭庸醫屢試增劇消膚肌
後得名家言可治改方換劑稍安之誰知岐路又有歧
積漸膏肓術莫施算君年來何數奇骨肉摧折凶禍滋
甫終親喪再服期痛悼嘉耦兼嘉兒薄宦歸來常苦飢
可堪穉嬰仍纍纍惟當努力致期頤門祚衰薄須撑搘
溘焉齎恨遂已而鬼伯酷虐天無知霜蹏忽蹶千里駐
健翮竟隕凌雲姿鄉邦失賢多漣洏海內惜士應嗟咨
豈獨親愛哭我私嗚呼斯人止于斯

重哭玉文四首 壬辰中元沙溪作

灑出痛腸淚重泉定有知淒涼異鄉夢鄭重遠書辭淪
喪人言命歸來我悔遲空留遺照在神貌恨參差
辛巳歲予與玉文同在都門于汪安公太史寓齋請禹尚基鴻臚寫照俱不甚似
伏枕將期月浮生未五旬病深人不識醫雜藥無神薄
業隨身盡鴻文滿篋新風流知不墜莫恨子孫貧

ZW 21101000823408

淼淼東湖水熙熙沙浲村幾回逢倒屣此日最傷魂劇
飲樽猶在雄談席尚温平生餘意氣回首不堪論
有懷常抑塞未老已摧殘婚宦緣皆淺行藏道總難秋
風庭院寂落月屋梁寒此恨知何極茫茫溟渤寬